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四冊目次

劉文烈公全集十二卷

〔明〕劉理順撰
清順治刻康熙印本

一

溉園初集二卷二集三卷

〔明〕萬時華撰
明末刻本

二四五

時術堂遺詩六卷

〔明〕方其義撰
清康熙刻本

三九九

千山詩集二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

〔明〕釋函可撰
清刻本

四四三

田間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八卷(一)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斟雉堂刻本

六一三

劉文烈公全集十二卷

〔明〕劉理順撰

清順治刻康熙印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劉文烈公

全集

覺于軒藏板

序

歲已卯雍丘劉先生湛六豫章吳先生和受
試冰蘗勵操尺度程文一時得人海內有藻鑑之譽
發未生先生復同發轅禮闈得人尤盛甲申之變二
先生慷慨殉節又不謀而合噫異矣余小子先登承
出二先生之門時踰伏菰蘆中賦詩志慟中有成仁
取義之言既而傳劉先生所遺銘語余詩適符豈有
神告耶乙未冬余給假還葬便道過雍丘謁劉先生
松楸間因就長公講山所得觀銘語真蹟端嚴適上

劉文烈公全集

葉序

誠如所傳語次環視堂廡謂講山曰此殊湫隘不容
祖壇講山悲云曩家公登第後未嘗還里以試闕行
抵鄉初至門見瓦檐鱗鱗稍易舊觀停驂不肯入呼
予切責之以爲大壞素風也余請戚屬助爲陳懇久
之乃解卽此堂也而公猶少之乎余時愧汗彌日也
抵里與同籍王子麒生述此二事王子曰淳備哉先
生文行具是矣文山忠烈考其初豪少年耳不及先
生超群絕倫也余乃言曰憶在杞時杞人謀集先生
所著作詩歌古文付諸剗剗以教後學謂余以珥筆

之業令數言道其所以子謂何如王子則云奚爾爲
哉韓文有神雲波惟命而筆劄旣多橫遭口語劉生
譏其諛墓裴相謂之狂奔文章流播適爲累耳必欲
嘉惠來者則擇其卓者如奪情之疏禦寇之議或東
宮日錄與此絕命之銘數條可矣先生之教行于相
內元配側室節烈同時使盡如道韞能談朝雲解事
未必從容永訖如斯也且先生有道者也游戲翰墨
恐非所經余曰不然文托于道或不相觀而道托於
文如相語也君家右軍其人其文蕭然高寄救時之

劉文烈公全集

葉序

論如身創深徒以臨池攤其至行休徵孝子家聲籍
甚仕宦無可存者無所見其論述也由二子以觀道
隱乎技與德其言其累正等先生世爲忠孝之學
身爲忠孝之人交者潛于心而形于手心手非身哉
親暱可以身教疎遠必以文傳其來舊矣風塵辯色
零丁浩歌聲情爛焉豈在游戲乎余之持論如此王
子時亦建之距今又四年所始獲觀全集端厚與衍
如觀其人後有作者得是集讀之慕思宗之有若先
生之人第一文第一羞其行而昌其邦將終賴之科

名第一何足云云但先生之銘則猶曰既占科名不
肯苟全而已釋其意有若侍從之臣策格不行社稷
無功以爲懊恨者此尤可念也今先生遠矣講山亦
爾僂化歷歲幾何遠悲兩世然講山長公妙齡颺發
所爲古今文浩汗高流又復旣道江河餘濫猶萬頃
湖先生淵源可謂藏於不涸耳會豫中方伯猶龍楊
公慕先生義刻先生集行世徵言於余蓋以余素出
先生門稔知先生者余小子安敢當游夏獨自己邪
來坐拂春風歷交講山橋梓三世所得其梗槩緒論
劉文烈公全集 葉序 一

有爲諸薦紳先生所未盡聞者不揣固陋附綴數語
副名山焉若和受吳先生其行其文余別有誌銘載
之俱愧不能表章萬一他日有合傳二先生全集以
垂不朽者其在王子康肯

順治十五年戊戌端午日門弟子內翰林秘書院檢
討葉先登百拜敬書

劉文烈先生全集序

人生天地藐焉中處卽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
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
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凡有
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殞越及當大故臨
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
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
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
逾壯始及第嘗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

劉文烈公全集 孫序

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爲
斯道斯民憂當逆閹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
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
僚友門人革食商進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
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于天
地者無論卽矜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
回涕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
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
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蓋

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備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申大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丘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家孫菖石始梓公遺集十二卷行世菖石過余蘇門問序余欽公之人固不

劉文烈公全集

孫序

二

待讀其文今讀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岐視也周程張朱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僞襲于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余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即先生之人而已矣庚子春分之次日容城孫奇逢拜撰

劉文烈公全集序

或問於余曰言與人孰重余曰膾炙其言而吐棄其人非言之至者也尸祝其人而糟粕其言詎得爲人之至者乎惟我湛六先生蓋其人不朽其言與之俱已余與先生同梓里同筆硯故知先生之人者莫若余卽知先生之言者亦莫若余乃余之知先生則殊有異乎人之知先生者先是辛未歲余早先生成進士先生歸囑余簡閣中試牘余搜得駭然者久之見先生首作錄真後通篇竄改不遺隻字噫強弩之末

劉文烈公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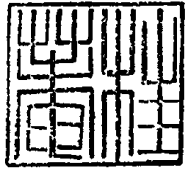
江序

一

而神力健旺乃能如是越三載而先生裒然冠多士矣甲申歲余出請室先生視余曰羞相見也無端誣璣豈第不能効綿力卽欲置一公道語不可得余悞然噫是實人所諱言者先生侃侃道之不數日而先生從容殉賊難矣嗟乎先生之爲人如是故其爲言乃能如是惟先生之言能爲如是乃其爲人實無不如是今天下無不知尊先生之人而未必盡知先生之言今天下盡知膾炙先生之言當亦愈知尸祝先生之人矣先生殉國後詩文遂致散軼僅存若干卷

長公孝廉講山會病未及舉遺命家孫舊石爲之墓
石克繩先志於苦次中卽携而過余謀授制尉余曰
是不可不公之天下以示天下之因言徵人與因人
攷言者故特爲表而著之此兩端用見先生之爲人
爲言其特異於人者如此而此篇其緒餘也

順治戊戌仲夏同里社第江禹緒頓首拜撰



劉文烈公全集 江序

劉文烈公全集序

憶甲戌廬傳之晨辨色入朝百官鵠俟時先康僖以
西臺侍班印綬結花如蓋適寺人自內出云上親
自遶定鼎元爲中州人凡我中州咸作癡想及臨
軒首唱則文烈公也先康僖綬花亦五色雲現徵耳
叶龜登麥洵非偶然舉朝手額爲得人慶公弱冠鄉
薦卽以孝友稱文傳夢易學重靈蛇仁及溺蟻誠格
豚魚屢困公車其業彌精窮居研討雖漢人流麥晉
人聚螢實兼其苦而性命之旨洞了宗極經濟之術

劉文烈公全集 梁序

傳通典要積絲成采散繭騰花哀然冠冕一時抑緒
餘耳及第後讀書中秘花磚日影寸陰是惜枕典席
墳詰詔皆所草定每著一藝輒上規姚姒遠過殷周
渾渾噩噩真所謂臺閣文章經筵講貫理晰牛毛矢
口訐謨多所規諫諫諷春禁德重二疏經天緯地明
體達用談天下事如數家珍延接同儕元氣灑落去
飾存素人有一介之善便咨嗟稱歎爲之延譽誘進
不倦見余虛懷北面把臂抗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偶一日過余齋閱蒼頭辦簿仍有措大風則曰夫人

能約其躬則擔石之積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
 不足今而後知子之不敢肆欲也此吾輩大受用至
 今佩之或共吟聯句復謬相許可肝膽彼此示癸未
 夏余得請定省公送之潞河登我畫鷁曰此去何異
 登仙洒淚而別嗚呼誰知此卽永訣之日也甲申四
 海舟覆二儀雲傾孟諸焚燎芝蘭俱盡宣房河決玉
 石同沉數已難挽卽有八師亦無能爲公仰天歎歎
 首拔龍髯闔室投繯從容就義長安爭傳袍笏簪珥
 具有生氣余在武林聞其節烈爲位陸宣公祠聚吾
 黨之族而哭之樓船簫鼓爲之輟響率皆承曉淚下
 嗚呼節烈感人不可磨滅也如是夫至今

劉文烈公全集

梁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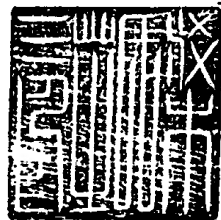
清朝聖人采酌輿論祀之謚之足稱巨典象賢講山扶
 覲歸窆後鷄骨不支亦復賁志以歿一家忠孝重規
 杳矩元孫菖石搜其著作梓以行世竊思和氏之璧
 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稱善文烈其人傳其文未
 有不傳者渾渾噩噩之氣直與天地同流所謂蓋閣
 文章歸然別構豈句櫛字比雕蟲小技所敢望其涯
 際也耶余讀其文如見其人思其烈如見其生蓋德

行文章死生忠義無非第一流卽傳之千萬禩仍作

第一流觀

順治戊戌夏月豹陵眷年弟梁羽明盟手書於愈愚

齋



劉文烈公全集 梁序

三

序

宋信國公年二十對策集英殿理宗擢爲第一國破
殉難爲宋三百年一人越四百年而吾雍丘劉文烈
先生年五十對策懷宗擢爲第一國破殉難爲明三
百年一人若合符焉余生也晚不及步趨先生庚午
宋司理萬公吉人文章氣節三吳所推而先生之子
講山公嚮慕之過宋執弟子禮余因與徐子霖蒼吳
子讓伯延仲遂定交焉風雨聯床者數夕其後升沉
治亂應劉彤謝先生冢孫曰始肯博學能詩嚮往正

劉文烈公全集

賈序

人有祖父之風丁酉秋余過雍丘出先生集相示余
受而讀之清空樸素大約與宋信國公詩文相埒夫
先生之凜凜大節刑于妻妾立德之儒也而著作炳
炳更兼立言不朽之中有二焉惜懷宗未大拜之不
竟所施未獲立功也憶余庚辰至秣陵過黃公五湖
言已卯先生典閩闢黃公同夏公葵仲與焉先生手
挽夏公曰一關高下皆汝定之吾但仰其成也余嘆
其好善優優有古相臣之風而其孫始肯曰先生在
閩闢竭日夜之力採衆論而折衷之嗚呼由黃公之

言則先生之長在用人由始肯之言則先生之長在
獨斷二者皆可以相矣先生之第一人也以甲戌癸
酉冬汴之明遠樓見有奎宿立其上高可數丈金光
陸離一郡瞻拜是上應天象也蘇子之論韓昌黎曰
閔天地之運泰盛衰之權其生也不偶其出也有爲
非先生之謂乎已亥仲秋雪園後學賈開宗頓首題

劉文烈公全集

賈序

序

余與文烈先生定交也在先帝壬午一近光輝見其泰山巖巖凜然難犯退而心儀之知正人君子不示人以可狎也因時相過從一言之玷一行之乖先生必而教焉大約處己以謙待人以恕盡之又知君子愛人以禮也既而余咏皇華僕馬駢駢載道先生遣使遺詩箋爲贈芸窓展玩如坐春風乃識先生爲詩自浣花深處來而諸體文詞未覩也迨癸未仲冬余復命抵長安時干戈內外相訐之際每與先生晤言

劉文烈公全集 許序

輒忡忡然有憂色至誠前知信云越明年甲申三月望旬秦寇薄居庸先帝慮危社稷召群臣於便殿議禦盜策先生與議出余就問於邸舍先生愀然曰今日之議竟有及雙縣日月昭乾坤者兩人相對泣數行下蓋指南遷之議也伊時秦寇闖河陽掠山左所至瓦解如舉國播遷何異驅羊豕於虎狼穴中是以君王爲孤注耳議及南遷計誠左矣僅三日而內豎陷城宮女潰走先生乃書銘於帶有成仁取義無愧

文信等語遂閣門自經

清順治九年壬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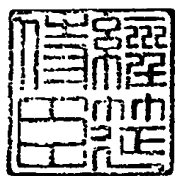
皇帝恤殉難明臣先生諡文烈賜祭田享祀春秋忠臣洵可爲也已亥余休沐居里先生孫首石持先生全集以示凡十二卷余正襟危坐而讀之其疏顚宣公其文比退之其爲詩則遠追少陵近擬空同而經筵諸義真所謂諫官不能言而講官言之者其諸體大率皆旨尙忠實詞取簡樸不以繁縟爲工耳於巖先生往矣文章果足以盡生平哉人以文重文尤以人重也嘗聞先生爲坦公先生改垣封事序以摘發武

劉文烈公全集 許序

陵謂舉朝翕然稱快其品可概見焉而集中未載豈編輯尚有軼文與

順治庚子清明日古新樂城後學許作梅題於詠閒

堂



維

順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高珩

諭祭故明左中允今謚文烈劉理順之靈曰仗節死義

臣子以致身爲先闡微表幽國典以教忠爲大爾

故明左中允劉理順品端圭璧業富縹緲奮跡衡

門宿志不求溫飽橫經丹地正學無愧科名望已

重於當時誼更貞於末造闔門殉難身家具見修

齊十載塵埋俎豆誰憐烟草爰採輿論用表孤忠

劉文烈公全集

祭文

嗚呼騎箕化碧留節義於千秋崇祀易名昭榮施於

萬禩爾靈不寐尚克歆承

祭品

靈牌壹位 席棚叁座 猪壹口 羊壹隻 大

鰻首貳拾個 托爐拾個 蘇花捌拾根 松子

肆觔 蓮肉伍觔 紅棗伍觔 栗子伍觔 棧

桃壹百捌拾個 寶粧壹座 真香壹炷 燭貳

對 焚白壹百張 酒叁鍾 湯貳碗 飯叁碗

順治十年十月二十日

內三院于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恭奉

聖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

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着禮部

會同院部等衙門堂上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

并實蹟具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卽行傳知欽此

合行傳知

原任左中允劉理順刑部保送破城時卽從容

衣冠同妻妾自縊詹事府保送城破闔門同盡

者十二人妻妾子女皆從死大理寺保送闔門

劉文烈公全集

謚祭

死者十二人順天府保送自縊通政司保送闔

門死節學士王崇簡保奏妻妾子女家人闔門

死者十二人吏科魏裔介保奏死難

禮部

題爲欽奉

上傳事祠祭司案呈云奉

聖旨范景文等給謚賜祭依議行王承恩殉君可嘉難

拘常例雖已立碑旌表賜地供祭還與他謚范

景文等仍于各原籍昭例賜地春秋致祭

計開

殉難忠臣一員劉理順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原

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謚文烈

勤學好問曰文

秉德尊業曰烈

祭田十日

每日計地柒畝共田柒拾畝

劉文烈公全集

祭

劉文烈公世系

鉅鹿楊恩聖撰

劉文烈公之先洧川人也永樂中徙杞邑西花園舖
贅於白氏因家焉譜失其名或曰榮或曰邦彥云生
子義義生鑑鑑生汝忠

汝忠字良節始業儒會同邑孫襄敏公有姪女生而
端嚴公愛之乃撫爲己女既長擇婿人或言汝忠公
曰吾聞劉氏三世醇懿過人其將有大焉者乎遂妻
之生五子長承業次承緒卽文烈 祖次承勲承家

劉文烈公全集 世系

承澤皆子姓蕃衍迄今力田學古刻鬻序者不絕而
承緒獨以文烈公著汝忠淹雅弘通卒未得遇以周
藩典膳卒於家承緒亦未遇因輸粟爲義官生子清
源正源

清源字溶庵贈翰林修撰儒林郎文烈公父也治春
秋早餽於庠試輒冠軍八與鄉闈卒不遇會歲薦且
及乃笑曰丈夫生不逢時吳事以明經老牖下遂不
就以教授生徒爲樂識李侍御用中於寒微誠徐兵
諒自得以歸養其大畧也嫡配袁氏贈安人繼配邊

氏再繼又邊氏以病弗克家於是聘單安人文烈公
生母也清源六十一年卒文烈公生彌月矣

文烈公者名理順字復禮號湛六溶庵公季子也初
袁安人生子大順行順而歿後單安人生向順及公
公既彌月而孤其長兄拓落不事生人產仲兄與族
人訟積年盡鬻產償貸至是而文烈公益貧窘單安
人率子孫媳紡績自給艱辛萬狀然每見長吏導騎
吹蓋則不食公見母不怡輒泣請母曰彼亦人子也
汝家積學未遭而小子無刺骨之行未亡人奚恃乎

劉文烈公全集

世系

二

於是而文烈公學益力仲兄雖窶困亦善承單安人
意課公不怠公之卒以有成者母與兄之力也公十
四而庠於邑十七而娶二十五年丙午薦賢書鹿鳴
歸奠贈君前單安人始色喜蓋自公襁褓以來未嘗
見其開霽焉次年上春官不第後屢躋困值侄庠生
自立歿其妻許烈婦殉之次侄庠生自省三侄自修
皆天自修妻曹氏因其父奪志自毀而死三人皆行
順子公痛念仲兄之嗣以大順次子聖筮嗣之今四
子皆諸生適公配馬安人又病卒喪葬相仍公益不

支遂偃息病榻間呻吟誦讀幾十載單安人年益長
公百計調攝年七十六而終時公年四十四矣越九
載甲戌而公魁多士當是時國事孔亟秦寇大起掠
豫楚焚鳳陵蹂躪江黃間公憂時感事多所建白悉
爲當事者沉擱蓋公自立清慎不希宰相意旨以故
既忤武昌又觸韓城見卿於宣典卽烏程者公雖出
其門而意見亦常枘鑿焉但以 先皇帝特簡宸眷
優渥皆陽敬禮之 先皇帝常引對見公憂深慮遠
意甚重公數欲大拜而爲當事者所阻止歷官修撰

劉文烈公全集

世系

三

經筵東宮講官領起居注六曹章奏誥勅撰文及纂
修二程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癸未冬始授左春坊左
中允明年三月十九日而冠陷神京 帝后殉社稷
公乃冠帶自贊與繼配萬安人妾李氏投繯死兩河
聞之爲罷市哭焉公立朝十年家無儲財而先後家
人死王事者與公計十一人一典闕試一分禮闈二
與特授七閱貢牘皆稱得人後公以義歿者崇禎元
配馬安人生子聖箴聖錄繼萬安人生子聖符聖錄
聖符皆從公先後死京師

聖箴字講山少聰敏過人庚午薦賢書辛未偕文烈
公試南宮不利甲戌文烈公廷對第一聖箴還後癸
未文烈公分禮闈聖箴引嫌及河則關寇已入關陝
聖箴遂走揚州聞變爲主而哭揚人恠之比數日而
施燹至言文烈公死狀甚悉會揚民噪殺鄭元勳聖
箴適客其侄爲虹家鋒且及一人曰此河南忠臣狀
元劉家也乃免走江西依曾亭應所家人四十餘人
悉付嫡子始葛獨與一婿二僕陳情金陵時福藩立
而荒淫奸相桀驁諸死事家或恤或否以賄賂爲輕
劉文烈公全集 世系

重聖箴曰吾父闔門報國千秋公論自在何異此爲
竟去走浙浙人聞聖箴來相與遮道留之恐後如見
文烈門生故吏輩諸凡餽遺一無所受比還汝則
王師已南下於是携家至豐城同造里會有寇聖箴及
妻孥家人流離艱難且恐相失乃依箕城吳中奇而
還丁亥迎文烈公柩歸癸巳冬爲營葬於邑西祖塋
之傍文烈公在殯聖箴立風雪中數日得疾歷丁酉
而卒卒之前十日力疾通行諸故人家飲酒人或勸
之就醫輒笑不應獨謂子葛曰我年已五十不爲天

折但汝祖遺文未刻墳未封樹汝叔婿樹奇燕雲未
歎於懷耳若前祠一事則聽之長吏與縉紳先生小
子無得妄與焉勉哉小子勿忘汝祖父器汝之意言
訖卒年五十一子四人長始葛次始蒲繼庠生聖箴
嗣次始葛俱列弟子員次始葛尚幼孫四人忠嗣忠
昆忠聖忠羽始蒲子忠裔

太史氏曰讀書懷古之士凡所景行輒如見其人焉
雖千百世問也矧車服未湮箕裘克肖者乎余不
及見文烈公然慕其行義每嚮往不置比轉豫駐杞
劉文烈公全集 世系

則公珂里也而長君孝廉念父自毀遂已早世忠臣
孝子出於一門余益深歎惋乃急進公元孫與之游
見其卓犖英邁動止維則雖年未強立而意念深矣
因得悉文烈公及孝廉君行事讀其遺文又知其累
世醇篤節烈相承積厚流光匪伊朝夕噫何天之篤
于劉氏耶抑劉氏之自爲篤者耶於是爲之譜其世
系使天下知文烈之令毋友兄開其先孝子慈孫繩
其後生也不偶無愧一堂其視世之捫闕閱咏彈聯
者蓋不啻霄壤也然則公之風百世而立頑懦者寧

兩河也哉

劉文烈公全集

世系

六

劉文烈公本傳

廣平後學申涵光撰

劉文烈公者杞人也名理順字復禮號湛六舉崇禎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元者李公焜

烈皇帝厭文事之敝思得理學大儒爲天下模楷閱公卷稱旨親洒翰墨爲訂易數字擢冠多士而置李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中州人爲徐言劉公生平學行狀實無其偶則又人人嗟異謂帝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書

劉文烈公全集

本傳

碩蓋公已十上春官爲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司起居注六曹奏章纂修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皆悉心討論及侍經筵東宮日講尤多所開導焉性簡穆醇謹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於性理宋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卽燕閒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與客言煦煦如家人無崖岸然中實耿介非其人不與交當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常斥言於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怒奪其講席予展書卒亦不動也庚午以後冠日熾疆

臣縮胸廟謀無勝算公憂形於色數與召對引陳皆
石畫及汴圖垂陷公大感慟曰中原破裂則京師危
尚以門庭玩視耶建議於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爲
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賊虜可殲爲疏條上之格
不行當是時乘桓泰帷幄者率晏安或飲酒高會公
與二三閒曹蹙躡驪馬日叩當路謀所以滅寇者
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棘公詣朝房謂
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
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
劉文烈公全集 本傳 三

事去矣皆唯唯公憤然歸捐俸緩及盤厄簪鉞輪犒
城卒諸僚友咸詣公所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
尚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於室中深數尺爲藏柩
計十九日城破配萬安人暨妾李氏請先死公笑許
之俟其瞑目呼具袍笏北向再拜又入祠別祖先遂
大書三鄉付家人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
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裡無愧前賢
書畢遂投綬死年六十有三方未死時門人詞林傳
姓者謁公問計安山公曰既及吾門此事當自辦傳

倉皇去公送迎如常儀傳後爲人言吾時亂甚無所
措師從容談笑如平日也群寇過其廬者皆下馬拜
泣而去不敢入事聞金陵卹如例

順治九年

朝廷舉封墓典遣少宗伯設壇祭於都市謚文烈賜田
七十畝春秋致祭劉氏其先洧川人徙杞花園舖四
世傳汝忠官典膳典膳公生五子季承緒承緒生溶
庵公清源始業儒治麟經有聲用公貴贈文林郎翰
林院修撰娶袁氏生大順行順繼娶邊氏再繼又邊
劉文烈公全集 本傳 三

氏晚娶單氏乃生公公彌月而溶庵公歿母氏督之
嚴公奉教唯謹以孝稱事仲兄如嚴父常捐產代償
兄逋弱冠舉賢書家固貧然未常以竿牘適長吏在
朝十載宅不改飾畝不增畔茅屋蕭然如故也已卯
典闈試癸未分較禮闈俱稱得人嫡配馬安人生子
聖箴字講山庚午舉人難後自毀不仕次庠生聖籙
先公死京師萬安人生子聖符公死後未幾殤於涿
其後子孫益盛皆能不愧家聲而家孫始萬望尤著
云

申子曰光嘗謁公於京邸修眉豐髯進退禱如望而知爲長者聞初及第時汴及杞中多異後大賢之出固不偶哉公以文信公自期論者謂狀元死節公實無愧文信公常仕在外故能號召豪傑興師圖恢復公始終珥筆爲儒臣凡所建白皆不用徒以一死報國非其志也其後余公煌劉公同升皆以狀元死國事倘亦聞公之風而興者與

劉文烈公全集

本傳

四

九例

一文烈公一代大儒所言非經國之鴻謨卽人倫之準則當與六經並傳非若文人才士之翰墨可加芟裁且片言隻字皆經手訂數次寡陋後學寧敢妄有取舍故所存詩文盡載以公千秋一公生平著述最富原稿紀以甲子今逸亡者半矣不便編年謹照文體彙輯以對君者居前詩次之餘文又次之而其中則仍各以類次

一公同時掌誥勅者四人每遇贈封百軸屬公撰

劉文烈公全集

凡例

者常什七公以代天之言不敢儕列私集另爲一帙竟致散失遂令茲集如無首之群龍惜夫一公殉難時家事無主僕人王輅獨能護取公之文集固義僕也然亦天不忍斯文之磨滅而假手於此僕矣但出於僥倖之際又經流離之餘其中不無一二殘缺茲不敢臆爲增益唯於篇內脫畧處仍闕幾字以附古人存疑之義

錦襄後學吳淇謹識

劉文烈公全集總目

卷之一

策一首

冊文一首

表五首

疏四首

經筵講義五首

卷之二

館課十一首

劉文烈公全集 目次

卷之三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七言古詩三十首

卷之四

五言律詩二百六十首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一百六十九首

卷之六

七言律詩九十一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排律三首

五言絕句十二首

七言絕句三十五首

卷之七

序十三首

卷之八

序二十一首

卷之九

劉文烈公全集 目次

書二十九首

卷之十

議四首

記二首

說一首

傳一首

贊四首

啓五首

引一首

題三首	
跋一首	
卷十一	
行狀二首	
墓誌銘六首	
卷十二	
墓碑五首	
祭文四首	
劉文烈公全集	目次

校閱姓氏	
吳淇	
彭羽廷	
孔胤機	
李篤	
姓氏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一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舊
始舊

纂曾孫

忠利

策

甲戌廷試策

臣聞帝王之弘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課其臣而後分猷佐理有百度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心効于君而後政修事舉成一人垂拱之休何謂實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一

事因職以察其能是也人不必問崇卑局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其能賢者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殿最迥若蒼素而國家因以有紀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問難易時不必問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智者無不竭之才勇者無不殫之力忠貞篤于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誼蓋有實心方能措實事而課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之所以熙庶績而聯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日法令未弛而振舉之極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蓋

以爲易而徂之者治之所自隳也國家承熙洽之盛情俗日偷而整頓之頗難然拯溺濟否聖人必且勞焉蓋不以爲難而諉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慨然以用賢圖治爲已任者真大有爲之君而堯舜親見政在今矣欽惟皇帝陛下剛健中正之威儻聰明膺知以有臨念念敬天出王游衍罔怠事事率祖上下陟降惟勤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勤問學而身親講幄日就月將非徒窮二酉之秘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一

一後先之揆遠邇淵源十六字帝典王謨揅之有要允矣太平天子卓哉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于廷悉以咨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二祖因才器使之方以及九邊之若何靖安群寇之若何撲滅兵餉之若何通融軍民之交相利賴屯鹽之欲復其舊漕馬之必循其原而歸于破格用人以臻康乂大哉王言真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也草茅之士猥積久矣敢不傾瀝對揚撫其葵藿以副明問也乎臣聞國家之

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天下擾人材之
効用于國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治用違
其才則無不擾堯舜之如天好生濟哲文明稱極仁
極智矣而陳謨矢訓惓惓于知人以安民者則轉移
天下之要樞固不出于明明揚陋之外矣太祖高皇
帝肇造區夏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孜孜訪求賢才
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
否因材授職都察院考察覈實六部勿輕調籥泉選
賢能守牧須久任何其用之殷責之專而慰之遠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三

創業垂統綏奠斯民與勳華無異軌矣列聖丕承奕
葉重熙蓋二祖以堯舜之心爲心故都俞賡於堂簾
列聖又以二祖之心爲心故拊髀興于憂寐二百六
十年治安如一日者非偶然之故也我皇上求賢若
渴用人不次謂宜麟遊于郊鳳翔于邑偕斯民于協
和風動之域乃數年 窺伺于東 挾要于西
盜寇之蔓延無已氓庶之微訥未息金甌全盛之天
下而有捉襟露肘之形固宜有以煩聖慮也噫嘻此
孰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宣力爲國家戡定之績

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爲首原策落此字磨
勵之術士爲先離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躁速化
者擯而德行出土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
也

羈縻無術遂致披猖一壞于四路
之輕入而開鐵陷再壞于經撫之易局而遼瀋危三
壞于戰守之爭執而廣寧棄 我爲可乘

耳誠以守爲戰反客爲主夜郎之疆不及漢大未見
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本我窮民積漸不已遂至蹂
躪一窮于倚山之爲固而窟未易清再窮于各省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四

觀望而權不歸一三窮于移徙之無常而哭不可禦
非寇不可除我無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進無退
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見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
可撤矣今日定營制明日更營制而兵終無一定之
數則老弱之不汰可乎訓練則鵠鶴成行鼓舞則風
鶴助勁請以精之說易其撤可矣餉誠不可減矣今
日請額例明日請壓欠而餉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
之不核可乎守則四知之常嚴侵則一錢之罔貸請
以核之說易其 可矣阡陌未常不墾也鹹鹺未常

不煮也自抽屯補伍而耕種無人自貴戚乞討而耕種無地自商不輸粟而輸銀而開中之法壞自鹽壅于公復壅于私而度支之用窘則修屯政以復鹽法者不可以條議爲塞責也舟楫非不時往來也驗烙非不時申飭也自雨暘失序而漂滯可虞自包攬公行而弁蠹莫問自食之不必盡其力而雲錦之色以減自策之不能達其材而馳驅之則罔閑則通漕糧而修馬政者不可以奉行爲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何受降之城不可築果劉陳之持籌何東南之賦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五

可蠲果郭李之在邊何參餌者不可成臂指之用果龔虞之治郡何竊發者不可成綏定之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雖無雙之國士終受抑于勝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豪傑特出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青爲大德之掩寸朽有合抱之棄雖三敗之孟明無以收功于焚舟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是也錯刀一割之用其可不珍惜歟常誦高皇帝諭群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當

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又曰凡事勤則治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如此豈有廢事蓋所謂用人而又以課人用者抒其約結欲伸之氣而課者作其寅亮篤秉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若臣固交任之者也則提綱絜領合群策群力而又安一世是在皇上之一獎率問耳臣草茅新進干竇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六

冊文

孝純皇太后加尊謚冊文

維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

月朔

日孝子嗣

皇帝臣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大坤垂裕弘嘉祉于升
恒寶籙薦馨昭徽音于赫濯以廣思齊之頌用伸罔
極之尊恭惟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率
履穆謙含章淑慎夙儀呈瑞贊皇考以熙雍麟趾肇
禎誕眇躬而承繼方瞻積慶再佑元儲體正三加備
威儀于宏遠勤學日就勵志氣于高明夫累朝昌熾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七

之休存乎大本若奕葉穆皇之盛賴有貽謀際茲昭
融允歸博厚普天率土均仰璇源之昌琢玉函金敢
忘文母之右博咨群議丕煥葵章應地無疆懿樂于
今爲烈配天維顯對揚于古有光謹率文武群臣恭
奉冊寶加上謚號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
皇太后伏冀鑒予崇報惠以居歆陰祐光亨祥發有
妣之百世明徵定保祐敦太妣之萬年臣稽首頓首
謹言

表

增崇聖母尊謚禮成賀表

伏以嘉禮洵開萬國景日升之運徽稱肇舉千秋協
地察之經啓佑弘于無疆尊親極于有赫光生俎豆
成賚松楸恭惟皇帝陛下德懋惇庸道隆昭格典嘗
遡堯舜可法可傳規制秉武廟以饗以祀誕祥鍾聖
篤生時慕于丹陵式穀貽謀追孝特殷于涓渙乃允
春曹之議爲增坤德之尊大冊高文上合三朝鴻憲
王書金簡丕新一代葵章告于几筵姬姬雅太妣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六

美聲諸 夏叶商頌有妣之將博厚於昭顯揚斯備
臣等幸逢盛世忝竊政機抑抑威儀方慶波澄少海
皇皇寶號旋睹德報昊天喜大猷定于聖人頌王孚
賡于今日伏願孝先錫類思用推心事親知人幸肅
雖而薦信仁民愛物偕康阜以承休昭明有融文母
之純嘏永介保定孔固湯孫之景命彌昌臣等無任
云

皇太子加冠賀表

伏以聖主當陽茂衍重熙之緒春宮正體光隆敬始之儀惟大本在于元良乃成人尊其瞻視慶流社稷喜溢謳歌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聖神兼資文武盡倫盡制穆紫極以凝祥止孝止慈孚玄穹而申祐邇祖宗付託之重弘象胤續承之圖講幃將開冠典先舉乘英齡之初紀龍躍淵溼諏吉月之令辰風融氣泰青絢赤羽煌煌采絢日星皮弁玉旒肅肅象法天地禮儀甫備勅戒特宣教爲子教爲君包含周策全經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九

期可尊期可久印合虞庭精義當年早建珙球从効于懽呼此日三加弗祿彌徵于昌熾臣等叨居密勿預睹嘉禎謨烈丕承偕簪紳而忭手勲華協戴聖闡闡以摠厥伏願作範以身貽謀惟遠問安視膳要歸于定命和衷說禮敦詩務底千月將日就垂裳撫盛治萬方詠保定之天端冕裕後昆億載綿升恒之曆臣等無任云

丁丑科進士謝恩表

伏以運際昌辰闕訪欣逢盛典光觀聖世明揚游祇隆恩泰交協以彙征晉錫蕃於三接望天伊始向日孔殷恭惟皇帝陛下極建中和道兼述作柔遠能邇仁聲洋溢八埏嘉善旌賢文德覃敷四海思得人而求治特清問以臨軒考兵食之良圖爰稽實訓集芻蕘之末議用代前籌何意管窺輒叨天鑒定品題於黼座燁然御筆之新隆燕資於尚方蔚矣承筐之燦臣等學漸弘博遇荷甄收業通籍以升廷漸服官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十

受采追惟樂育致身从志於平居言念寵榮報禮彌深於夙夜翼爲明聽務求不負科名南北東西共圖有裨康阜伏願光明下濟壽考作人治本尊親教常敦於詩書禮樂量包履載澤益沛於方正賢良以德洽堂簾廣稽首颺言之盛合群才康弗祿邁卜年有道之長臣等無任云

庚辰科進士謝恩表

伏以運洽泰交拔俊欣逢盛典誼勤晉接觀光喜被
隆恩豈弟作而嘗新延攬久而愈篤輝騰章布榮溢
綵綸恭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親賢樂善
小大成荷寵優發政施仁遠邇均沾高厚當此政立
教明之日猶願久安長治之籌載闢虞門爰羅周士
孤矢繼以敷奏德音惠以確陳玉輅儼臨作草野對
揚之氣臚傳特展過章縱披瀝之忠詐意管窺輒邀
天鑒灑品題於宸翰依然書採嘉言蕃錫予於尚方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十一

陪岡陵以永固臣等無任 云

武進士謝恩表

伏以廟算宏深整旅寄安攘之晷天恩浩蕩拔茅興
桓赴之升熊羆景運重開千羽休風再暢歡騰鳴劍
志奮請纓恭惟皇帝陛下副健性成智勇天授戎兵
克詰規萬世以爲治安我武維揚式九圍而萃玉帛
猶厘安疆之慮旁求禦侮之能三令五申九長鯨毛
雖之流勿分軒輊知人善任必燕領虎頭之輩乃共
功名歷試以覈其真連茹而示之勸榮方膺于獲傳
典復闢于臨軒臚唱三傳天顏咫尺綵綸璀璨光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十二

介冑之春燕賦豐隆喜溢貔貅之色我皇上宵衣旰
食久欲搜頗牧以壯聲靈若臣等執銳披堅敢不殫
鞘鈐而圖報效莫酬高厚惟有捐糜耻壁壘之在郊
秣馬礪兵維天子命 辭國

士知伏願上戰攻心先聲奪氣綢繆牖戶王猶固而
王旅斯張肅將天威四方平而四國自洽銘鐘鼎於
案弓戢矢咸懷我后之明明時蒐苗以講事選徒永
振中興之赫赫臣等無任 云

疏

遵旨條奏疏

奏為遵旨條奏事概自

畿南為日已久濟南再

陷運道堪憂目今時勢亦云棘矣恭誦明旨愧乏嘉

謀謹以膚見刻為六款仰候聖裁一曰作士氣人情

偷安漸成痼疾雖經申飭弛玩尚多伏乞時賜清問

動以忠義凡有小才小善悉加甄收以鼓其憂國忘

家之志則投袂而起者將蒸蒸矣一曰矜民窮殘破

諸邑子遺可憫特詔寬恤問疾吊傷命所在有司設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三

方賑濟併其額賦與之蠲免則民荷更生百堵可以

漸作矣一曰簡良吏拊循百姓全在有司州縣調補

雖各有人倉卒陞授未必人人召杜速催赴任之後

勅撫按再加甄別不堪者速題更補無再誤地方也

一曰會師期分掠力勢正單援師既集可以一

戰如尚盤踞則悉眾以攻之如已退走則合力以躡

之量其經行之處間道抄伏邀其輜重必大獲之不

然是終達明旨而聽其飽出也國憲能貸之乎一曰

信明賞自以來守土之官有棄信先逃者有

里守全城者功罪既分勸懲宜亟乞勅撫按確查速

奏逃者毋聽其狡飾之口守者立酬以越等之陞擢

而且奮人皆固守雖暴肯以敵其力乎一曰招脅

從所勾引多內地人迫于虎狼非甘心為之用者

大張榜諭許其來歸能縛自贖併與賞叙

之性必生疑猜敢久頓于內地乎以上六款極知庸

腐無當天聰顧經國之計孰能舍根本而別為收拾

制勝之機孰能舍行間而別為策厲謹畧陳其固陋

如此臣曷任激切惶悚之至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上

敬憶末議疏

奏爲恭讀聖諭各懷感憤敬憶末議以裨修省事臣聞盜賊之禍自古有之時雖竊發旋就撲除未有久稽天誅上厯聖諭如今日者昔應天詔書跋扈華心瀕淵御蓋 奪氣茲王言諄摯淬礪身先計必作怒蛙之勇奮而來鴟鵂之好音者臣日侍輦轂罔裨幹濟君憂臣勞大義謂何謬陳管窺用代投袂聖諭云倚任非人亂本已灼鑒前之失圖今之是發縱指示者調度之合宜與否執銳披堅者進勦之如期與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十五

否聖明裁鑒無俟瑣贅臣所感憤者皇上之明無不晰愛無不周而中外之所以事皇上者誠多未積才多未盡東西南北之不化富貴身名之是圖缺出而或營或避摠不從國家起見議發而倏是倏非幾曾爲百姓解懸夫事堯舜之主值饑溺之秋當同心共濟隨事盡力曷得以寵榮利祿之念雜其中而滋之情緣致機槍之莫掃乎願諸臣之洗濯其心以共爲廓清地也糾桓日增益矣非殺良以冒功則後零以自炫芻粟日接濟矣不日有司之閉關則曰村聚之

罷市夫縱無盡寇之能豈無爲民之毒果有衛民之兵何無犒兵之民自有事以來率以此爲脫卸而莫之變懲覈不嚴玩侮日甚雖竭閭閻之脂膏華內府之金縢恐感恩而不畏威終無益于勝負之數也謂宜專設台員以監之廉得其實立法以徇可也夫調邊兵遣宿將謂習行伍耳將屢戍于兵而民苦兵甚于苦寇兵將之不足倚任亦可知也曷若擇守令之賢者而端以鄉勇團練委之無事則各自保守有警則互爲應援室家井墓之念激發其捐軀赴義之心其整禦必有可觀第不可不爲之餉也耗百餘萬于無用而不問者豈靳數十萬于有用乎不可不以其任也有優先以酬其後者曷妨借寇以竟其績乎蓋揣時度勢而欲轉敗爲勝者終無如此法之便也亂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亂匪弭自天亦職競由人故臣首以一心一德之說進而繼以明罰繼以教民而久任蓋誠見皇上避殿減膳寇平方止宵旰何其切而僅僅素衣角帶遂足以內順外威而仰答焦勞竊不敢自信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十六

因言剖明疏

奏爲微臣朴拙自守浮稱忽及可職謹因言剖明仰
祈聖鑒事臣一介監儒斤斤砥礪於萬曆三十四年
中河南鄉試以崇禎七年會試中式感蒙聖恩廷試
賜臣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臣在館讀書黽勉
本業未嘗妄見一人妄接一言忽有山東兗州府曹
州監生劉觀光奏爲欣逢聖主破格用人直陳要務
以佐邳隆事奉聖旨本內條款俱屬勦襲套陳該部
知道欽此臣從邸抄得讀其全疏內化成心一款廼

劉克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七

及臣名無故以端品相推不知觀光何所見聞驀然
濫及且皇上立賢無方無分南北輒逞臆揣摩謬謂
以北卷首拔尤屬不經臣不勝駭愕不勝惶恐就中
指數多人原不端爲臣發然臣引分循省實所不安
夫過情之聲君子所恥好言自口詩人與刺若草野
之中播弄辱吻爭飾虛譽濫觴未已臣竊畏之臣生
平立身自有本末不意此月旦之妄加也幸蒙皇上
洞察斥爲勦襲套陳仰見日月照臨之下人品議論
一一分明無容浮稱淆亂仍祈勅該衙門凡建言諸

人不得妄意臧否人物以獎聖聽庶不虞之譽無所
乘而無稽之言將自屏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劉克烈公全集

卷之一

六

再捐微貲疏

奏爲愛國有心

無術再捐微貲以効急公之萬

一事概自

追擊就延軍費浩繁

致厯宵旰清問俯垂條奏諸臣各據一得求其民不
重困急濟目前者無如捐助一事各衙門先後各再
搜輸臣等忝竊詞畧外列侍從既無能援枹荷戈息
甘泉之烽火又無能畫策護解通江淮之舟航蒙恩
深厚緩急莫裨心實媿之夫臣事君猶子事父也髮
膚非所敢愛錙銖復何能私除前隨臣衙門掌院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十九

合進戰馬微俸外今臣兩資十人各再搜資斧湊銀
伍百兩上竇宸聰極知涓埃無濟高深乃中心鬱浮
忘其瑣屑伏乞勅部查收收俾誦詩讀書之儒得少盡
主憂臣勞之義將竹頭木屑之細亦可附毀家紓難
之忠矣臣等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

經筵講義

上論一章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是治千乘是大國古者以田賦出兵故國以乘
計不曰治而曰道者是從主宰上說有主宰方有
運用故言運用必迴主宰道之爲言純是主心德
意而非徒以紀綱法度爲事也敬是一段兢業的
念頭信是一段真確的念頭節是一段裁抑的念
頭愛是一段保護的念頭以時是一段寬恤的念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二十

頭皆道也夫子說治這千乘的大國其道有五
一曰敬事國大則事禁外而軍國機務內而宮庭居
起何者非事少有玩忽成敗利鈍所關不小須是
要敬敬是古帝王允執心法自臨御以及燕閒無
一刻可離的君子之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此
道也以此制事則事之前不敢忘綢繆事之後不
敢輟懲其難其慎之心與一日二日之幾相御
以行必如是卒起之事乃可以不驚奮至之事乃
可以曲當也然敬事矣布令宣猷之際或以慎重

而多所擬議以至朝令而夕改則廟堂之粉飾滯生群心之窺伺以起豈王者渙汗之道須是以此真真實實者信心以信令信於百官信於萬姓苟不可行無敢頒布已令於國斷無變更如著蔡然如時序然與天下後世共遵守之蓋信者人主之大寶故又曰而信何以足國曰用天下物力止有此數用之於不當用國且匱矣則節之道當講節者止而不過之意不敢濫於數內其敢濫於數外民窮財盡固當節府充庫溢亦當節土木黜祠無用者固當節拓地開疆有用而非其急者亦當節蓋用之舒而足乃恒也故又曰節用何以守國曰人人爲邦本本固邦寧則愛之道當講愛者體天地生育之心以切痼瘼乃身之視心膂之人愛以心膂股肱之人愛以股肱赤子之人愛以赤子諫行言聽無使有約結之意遂生復性無使有俯仰之憂原誤矜情無使有幽滯之苦蓋慈以使衆乃爲父母所謂不忍人之政也故又曰而愛人國有興作必借民力以下供上分義實然顧役非其時

妨農可念夫民終歲之所利賴者謂何乃舍其穡事而使其快快於畚鍤乎有道曰使民以時蓋聽其畢力於畝畝也夫農事與歲終始耳務農之外爲時幾何蓋寧緩吾役而不忍憊吾民名曰使民而實未嘗以役吾民其與其國以休息者又如此合而觀之那一件不是真心那一件不是美意故夫子此言非獨治國良法實是平天下大道可與爲邦章並看敬授人時則敬事而信中最急之務備法駕垂衣裳聲容同於天地皆樽節愛養之積而盛也然五者之中敬尤其本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戒慎恐懼之功少有不純挾詐者乘其隙而中之之以功利則日事外而海內虛耗無如何中之以刑名則日事文網而屢賤賈無如何敬之以興作則窮年累月而田卒汙萊無如何故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王政之提綱挈領也我祖宗存心有錄省躬有錄敬一有亭意深以遠矣願皇上熟繹之以比隆於三代

下論一章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者不使暇逸也誨者開陳善道也夫子說天下情之親者無如父子分之篤者無如君臣故凡爲父者斷無有不愛其子的則愛之其性也夫愛之則必爲之計久長天下未有不習于憂勤而能進德以修業保世以亢宗者則其事不得不出于勞夫甫離襁褓卽課憂勤于子若弗堪矣然必有日就月將的功夫乃有希聖希賢的成就故人生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三

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而入太學則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爲之求明師勝友使模倣切磋異其月異而歲不同若此者皆所謂勞也惟其愛之乃以此勞之惜曰勿勞則朝夕嬉游志氣或以消矣愛子之心能自己乎凡爲臣者斷無有不忠於君的則忠焉其性也夫忠焉則必爲之規遠大天下未有不本于訓戒而遷昭德以塞違體天而法道者則其事不得不出于誨夫精神流通奚

事言說于君似強聒矣然必有啓心沃心的作用乃有馳王驟帝的事業故憂盛危明則微漸必防而告之以天命去留之不常人心向背之可畏隨事効益則竭誠無隱或述古人之典謨訓誥或陳草野之疾苦艱難又爲之求端人貞士共効忠告務得其感悟而志以定若此者皆所謂誨也惟其忠焉乃有是誨焉借曰勿誨則憂虞莫啓侈心或以生矣忠君之念能自己乎夫子此言真是發出慈父的隱腸純臣的極慮謹按勞之義春夏詩書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四

秋冬禮樂則一歲之中無非勞畫而講貫又而習復則一日之中無非勞是皆然矣其在人主之子此日之勞與不勞他年之治與不治乘方盛之年與賢士大夫共講理亂安危之機則續緒承休舉而措之此其爲愛非直飲食服御之是節矣誨之義自公卿大夫以及百執事無一人敢忘自明廷登對以及暗室盟心無一時敢忘是固然矣其遇神聖之辟明良既洽喜氣之休拜颺猶履叢睦之戒慮極盛之難繼而務爲其君保萬世太平之業

則精白滿腔天地爲昭此其爲忠非直手足髮膚
之罔惜矣我皇上熟繹斯言篤愛而思愛之所由
成聞謫而察謫之所自出樂以養正聖功以端舍
已從人嘉言罔伏則唐虞三代之盛其永撫之

孟子一節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邊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這是孟子述文王伐密以安天下的事赫是奮發
的意思整者整飭而部署也邊者抑之使不得肆
也徂莒乃密人往侵阮者篤是厚祜是福對者答
其望也孟子言詩有云文王當年憤密人之不恭
赫然震怒爰整飭其師旅以邊抑密人侵阮之衆
周家之福祜以之滋培而開久大之傳天下之仰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望以之暢適而無陵暴之憂文王的威武如此當
時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德東西南北各就牧宰
盖一怒而安了天下之民勇孰大于文王乎孟子
引此盖以見文德武功道非有二靖亂安民時不
容需也謹按文王惠解懷保明德慎罰曷常快稱
于比戈之事尚火烈風發之威乃師不留行兵不
再舉王后維翰四方攸同成功何易易乎嘻非獨
肅將天威也盖實有制馭以收師武臣力之用焉
自豈弟作人國楨濟濟膺揚贊幃幘之謀免且皆

下城之器農隙講事蒐苗獮狩之無忘于邁爭先
手足頭目之自扞教訓久而忠信生以我之正以
彼之邪以我之堅乘彼之瑕故能敵王所慄而天
威不頓也其後一傳而有秦誓旄鉞以臨牧野步
伐止齊之致詳虎豹熊羆之偕告有弗曷者罰罔
貸焉中興而有常武敬戒以省徐方卿士程伯之
互命左右陳行之再申允塞之猶征乃濯焉蓋咸
率乃考乃祖之貽謀以行故一戎衣而四海永清
不留處而三事就緒則整旅一言實萬世軍政所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七

自出亦萬世太平所常保也我太祖高皇帝

設立府軍營衛等衙門使輕重之

各得統以督總叅差守備等官使指臂之相聯嘗
論軍士習戰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
致覆溺洋洋聖謨洵與周文先後一揆矣我皇上
內修外攘八年于茲憤 交訏悼水火之罔
救獨運賦以恤才遺頒恩諭以風有位念師徒之
暴露爲之避殿減膳以憫其勞念勇敢之莫倡爲
之輦金輸帛以作其氣念兵連禍結之無已爲之

刻期立限以速其功念無知脅從之可原爲之開
誠勸納以待其至慈仁懇懇卽修和佑冒易以加
焉乃三旬之逆如故兩階之格未聞無他整旅之
畧未講于師中故赫怒之威尚霽于閭外也何以
言之沿邊諸將非不基布而壁壘以堅如周亞夫
之營細柳者幾何人勦寇各帥非不踵接而神算
不爽如岳武穆之平洞庭者幾何人茲欲整之必
自擇將始將果賢寇且自遁李廣守右北平而
不敢入境其驗也又必自選兵始兵果精少可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八

擊衆馬隆以三千人復通涼州其驗也又必自明
部伍嚴紀律信賞必罰不淪時而決始少長有禮
晉侯樂其可用嚴翼共武吉甫所以成功彤弓之
鍾鼓貺以一朝靡亂之車旗徇于緩下士畏法始
知畏將將畏法始求盡敵有制之師而不能掃烏
合之寇者未之有也庶幾宵旰可釋赫聲濯靈繼
皇矣而再詠乎不然驕惰已成跋扈漸起隱憂方
大收拾更難臣不勝私憂過計矣

通鑑二條

丙午十二年冬十一月過魯以大牢祠孔子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與立者何仁義道德是也孔子生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其道實括堯舜禹湯文武之全當時及門之士智足以知聖人者指之爲莫踰之日月譽之爲不可階升之天而願學者直趨諸生民之未有蓋仁義道德之宗主而治國平天下所必繇之者也漢高當除秦滅項之始大業雖定隱憂尚多亟過闕里首隆特祀孰謂得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天下于馬上之主而能崇儒重道如是乎故謂帝之不事詩書不喜儒者殊不得其解也自是經出壁中虎觀石渠有講析同異之美律除挾書毛申董賈有纂述修明之功東都中興五更三老之明備偏安分鼎淡泊寧靜之經綸帝之貽謀實始開之說者謂漢家四百年精神命脉醞釀于此非迂談也蓋秦以焚書坑儒而亡漢以尊德樂道而昌有必然者乃我朝推尊之禮又有非漢代可及者蓋自聖祖開天列聖嗣統立科取士屏前代詞賦

綺靡之習而獨宗先聖之經義易王號而曰先師易肖象而爲木主一定無上之尊一洗邪教之陋禮樂之正雖百世莫之能易矣聖學章明名儒蔚興如薛文清之儒也而抗權燭于炙手之時王文成之儒也而取宸濠于反掌之易儒効章章誠于鼓吹中得力我皇上卽位之初幸雍釋奠萬幾之暇玩史觀經諸臣有一得之愚發明聖賢心蘊者輒賜採納鄉會所取士卷禪句詭語黜而不錄勅學臣申明卧碑之訓敗僻者懲之以法拔真才以實成均斟酌考較不啻三令而五申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以覺世範俗與天下共享清淨和平之福也規模宏遠迨堯舜而邁湯武漢代區區曷足言哉然尊聖人者非止隆其禮而法聖道者務先立其大正心誠意之學圖諸不見而闢門額俟之典協于至公是在皇上之勤行不倦以自爲久安長治計耳蓋不勝深望焉

六年

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

之

此文帝能將將周亞夫能將相與以有成也書曰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亞夫知之故嚴
翼以共武之服文帝知之故改容以伸將軍之令
乃其親行營伍通爲慰勞謂棘門霸上爲兒戲兩
帥寬縱爲可乘尤得鼓舞激厲之方蓋閱視真則
扶飾之弊無自生而勸懲明斯慷慨之氣有必奮
軍甫至邊卽達塞豈非駕馭先聲有以禡
之魄而驅之遁乎至亞夫之將畧委有大過人者
雖不見敵嘗如敵至不敵而人已屈有戰而無不
勝終亞夫之身 不問窺邊而山東七國之變
定之易如反掌亦豈徒侈軍容以自重而無裨于
疆圉者哉故敬勞將軍成禮也卽以明法介胄不
拜忘身也非敢忘君此所以收戰勝之勲而于今
爲烈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地開天一時知勇之將
如雲如雨推誠優遇何家人父子乎天宗失守雖
渡江之勲貴罔從寬貸蓋法立而後始畏知畏而
共乃生也禮與法之不容偏廢也如是頃者

亦烽火

微甘泉之傲也沿邊諸將皇上撫之素厚隆其禮
不使有肘掣之虞增其餉不使有巾脫之患此亦
敬勞將軍之禮也 孤軍深入傍掠我以諸將
環而攻之主客勞逸之勢衆寡之形勝筭不在我
乎乃出奇制勝不聞有深謀也陷陣摧鋒罔睹有
壯事也催調日煩督臣之呼請邀擊空勞馬上之
傳諭是皇上以亞夫待諸將將不以亞夫自待矣
明法以佐禮之窮其在今日乎不然策之不前迫
之不應觀聖托之乎持重逗遛托之乎呼庚東西
異道托之乎偵探之不明斬獲無聞托之乎割級
之有禁以有限之金錢養無用之兵以非常之寵
遇授無能之將禾稼任其蹂躪丁壯任其戾劉畜
產任其擄掠藩籬任其破壞豈國家養兵任將之
意哉或曰古亦有數敗而後勝者時有難易若之
何還舍禮而言法也夫今之將與古異與國初亦
異古之將文武兼資付以專制皆能成功今之將
騎射自雄必得指授迺可奏績國初之將銳于功
名沐雨櫛風無生之氣今之將狙于富貴高牙大

蘇無死之心將不同而將將者似難比而同矣且
今之督臣或倣古大將軍之任也將重矣而大將
之權不尤重乎古之所謂登壇推轂者或在于是
非槩施之建旄設施之倫也故督臣之任必有李
臨淮斬張用濟之威而後旌旗壁壘無不改色必
如徐中山械胡德濟之失機而後赴湯蹈火無不
用命苟非其人易之可也苟得其人烏可不重其
節制之權以成臂指之勢乎非以重督臣也乃以
重朝廷重疆場也故明法以佐恩禮之窮爲今日
之實着蓋漢文當日隱用之而今日不妨顯用之
矣管窺之見不知有當採擇否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一

三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二

杞劉理順淮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蒞
始蒞

纂曾孫

忠嗣
忠嗣編

館課

大臣當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論

道有一致之用而道以爲事者無岐操之功道者何
本諸身而流通于君民者是也無發不真無觸不靈
然必隆翼戴于君而彌綸參贊之業乃有藉以暢于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民然非誠豫于身而彌綸參贊之業終未能以得之
君者此格心之道爲立朝第一義而大人所挾以靖
獻者蓋不在區區補救之末矣蓋天立君原以爲民
而臣之義正以輔君元亨利貞天道也而元爲長仁
義禮智人性也而仁爲尊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君
法天而立道臣引君以志仁噫嘻此大臣之責也均
是臣也何以獨責之大臣哉大臣之身與君共朝夕
而大臣之道與君爲唱和人身負陰而載陽履中而
蹈和喘息呼吸貫浹于天地萬物之表而清寧發生

坐得諸靜觀之頃者道之所發不可遏抑也設有案
急刻覈之念拊心能自安乎設有慘急刻覈之事撫
躬能自遂乎非獨其實然也設有被我以拂戾殘刻
之名者吾能無瞿瞿然驚乎無他愛吾身故不忍置
身于道外而思以成吾身益不得不約守于道之中
耳以之圖吾君何不然也則致之于唐虞三代之隆
而還斯民于協和風動之舊大臣應不俟轉念矣顧
正者仁義道德嘿喻于君心而規矩準繩自率以中
禮非如因事納忠人臣有可居之功也不本諸道孰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與感通不本諸守身之道孰爲真篤故令徒以馳驅
經營効則僅備股肱令徒以繩愆糾繆効則僅供耳
目股肱耳目吾不謂非道所分寄之官而道之統會
不在則正之要領亦不存曷如積誠感動者爲術約
而實該乎而守身亦易易言也自盟心屋漏以至大
廷登對天地鬼神實貳臨焉何處可容疎玩何時敢
乘怠遑必如曾之弘毅戰戰兢兢日凜于淵冰而後
可言守也又必如舜之孺慕蕤蕤齊慄日隆于祗載
而後可言守也又必如尹之樂莘千駟萬鍾弗爲顧

視而是若是民必欲親見而後可言守也蓋奉吾身
早如奉吾君而于身不苟自于君彌恭誠之所孚志
無不通一心一德肅雍于拜颺廣歌之間而海內生
意盎如也蓋以親事君而非徒寵靈之赫奕也孟氏
嘗言之矣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聞之守其身而
不能事其君者聞之乎以夫事君而非徒鱗翼之攀
附也孟氏又言之矣存養不貳所以事天言行有恒
非所以事一人乎宗子曰躋于元良而家相無忝于
夙夜胡氏之言蓋奉教于君子而仁民愛物一以貫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三

經營告成論

人主有憂勞而後有事功憂勞之于事功不預期而
機遠應故大平無象廟堂之兢惕是其象至治無形
法度之昭明是其形何者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集
總不外于一心一德之君臣而將勝不若主勝則君
又其本故君之精神奮發于艱難困苦之中而不徂
於燕閒則智勇輻輳而興衰起廢之烈自隆隆而不
可及經營告成之詩愚不奇其成而奇其成之者有
本也夫自文武之道傷于 卽共和之初僅亦守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四

府修北伐而六月奏太原之績倭南征而采芑振如
霆之威條東指而江漢復朝宗之舊前此跳梁跋扈
而不受戎索者一旦委命下吏而不敢二其成功亦
何易乎如曰師武臣力當日之戰勝攻取者詩不聞
詳其事也如曰用間伐謀當日之聲罪致討者詩不
聞有他巧也果爾則是孫吳奇正之方而非盛世仁
義之師桓文之節制且不爲而謂中興之令主爲之
與蓋反復于詩而得其所以成也隨武子云德刑典
禮不易其度則不可敵成師以出之本蓋可知矣宣

自未央問夜雲漢憂天設庭燎而望君子乎大夫而厲昭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車馬駕言于徂東不敢一息懷安也鴻雁劬勞於中澤不敢一念輟慮也形弓覺報于鐘鼓不敢一朝稽饗也上而文謨武烈無日不思以對揚之遠而土宇版章無日不思以光復之大而朝覲會同無日不思以整頓之小而牛羊薪蒸無日不思以蕃息之蓋合祖宗之桑土綢繆與天下之安危利害偕其臣早經營于數年之前迨車旗出而始睹厥成耳豈易得也哉乃又反復于江漢之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五

詩而思其所爲成也衆之死生國之存亡誠不可以嘗試倘必取叛逆而盡芟之則貪殺傷和亦非殲渠宥從之義貳而討之服而舍之兵家之常而况帝王之師固有征無戰乎果知歸命依然休養之赤子也果能悔罪依然舊隸之職方也方喜其來方憫其晚赫聲濯靈王者之德威自遠止戈和衆闔外之意氣自閒故無所尚攻擊而第有經營可悉耳卽所告者亦告其成耳非執獲之能也成之義大假令我無遺失彼屬大創定諸目前舉諸事後何以爲成而遂可

告諸天子以酌斟禪之思乎故彼之所以成之者異而所爲成者亦異成之者異在以側身修行出之而成者異在以整而能暇出之然未有不側身修行於前而能收此整且暇者於後故曰其成之者有本也且宜蓋有所宗矣周之先世有遺患自公劉以迄古公迄文王而西戎邠岐之間蓋愠怒之不絕也追邇當年所爲苦心積慮而

者無他輯光克遂

則三單微田之道得也忤棫斯拔則作屏修乎之道得也三分有二則惠鮮懷保日昃不遑之道得也敬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六

義之勝武且清四海矣祖用之以開國承家者宜由之以定功保大此一成也實率乃祖之道以攸行矣卽虎之祝辭亦以文德終也愈知其武功之所由來而非偶然也蓋其守是功者政其成是功者也噫不有宣也虎何以任不有虎也宣孰與成吉甫方叔與虎並功而山川土田之錫於虎有特崇焉虎經營殆有獨超者與故君如宣將如虎缺一不可者也師曠之論齊也曰亦其君之力愚之論宣也曰亦其臣之力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才德之用非有岐也然有本焉本者何德是已從德而出之則才日充從才而出之則德漸潤故才者不得已而後見者也當其振藻揚芳燦星麗日亦爲人世間必不可少之業然必有醇龐渾厚之意行于其間乃有以善吾才而大其用故才非難所以用之者難也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請申其旨夫士一也器識文藝之論何自辨哉器者言其量之所受也識者言其神之所會也未嘗出以示人而渾淪之府無涯際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七

也文則言之有章而藝則應之不窘也蓋日挾以炫世而流露之中無含蓄也孔子有云文莫吾猶人而藝則以不試之故其輕重昭昭也故雖以一匡九合之勲而不能大於器雖以千乘百室之能而不能弘於識雖以文學蘊藉之長而終不加於顏氏子之如愚何者無所以根抵之而有餘者適成其不足也譬之治室必厚其基址定其規模而樸斲丹雘以漸而施先後之序不可紊也器識亦吾身之基址規模已况夫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其自待也不輕將懷

誠抱質與遇物爲徒乎抑風雲月露以自娛乎將極深研幾以盡性至命乎抑累牘連篇惟空文是耀乎將樹駿流鴻爲百世所宗乎抑七步八又以一家自命乎吾不謂此燁燁赫赫者非士也顧胞民與物內聖外王學者自有無窮樹立而僅僅以雕蟲附立言之末其謂此達大者何且烏見德性中之乏文藻而少神變也六經治世之文周孔才藝之祖粵考常年惟是戰兢惕厲心法嘿爲禪代遇圖書則卦辭出遇喜起則典故出遇輔理則經制出遇衰微則刪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八

定筆削出夫豈有意爲文哉迫而後應乃有此大用則所操于文藝先者愈可知也與其浮文曷如歛而歸于實與其角藝曷若進而化于道是故有所以收吾器識者頂淵集木無一念敢自侈也有所以清吾器識者淡泊寧靜無一念敢自擾也有所以擴吾器識者意念深矣而常有以自下也有所以定吾器識者猝然加之而不驚其毫末也汪洋必若千頃之波忠信移成桃李之蹊然後出其緒餘以彪炳于外而盡經緯之能不得以空虛譏之孰得以華競少之斯

士也所謂文質彬彬者非耶古之論大器者曰若規矩準繩又曰若渾金璞玉夫規矩則纖毫不容喻而渾璞則追琢乃以章允若斯先後之義斷斷乎其可識矣試舉往事以証之可乎安劉立宣世所駭爲非常者而爲此者乃少文不學之人也萊公誠奇才非宿德訓護則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稚圭能用歐陽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天下文章卒以歸之此數公者固器識文藝之明驗也士烏可不知所先後以自負其才哉然才實未可盡絀也鄭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九

介兩大非文辭不爲功冉子之藝恢恢乎遊刃有餘地而廉靜如公綽但可爲老而不可爲大夫也則展采錯事之臣又安可一日少哉先後之說裴公蓋成之也非阻之也夫子所以有器使之說也

讀史須見治亂之幾論

學有載籍極博而無裨于世道者君子以爲迂而不之務也君子欲經世不欲出世欲持世不欲隨世以寡聞渺見之胸而叩以經術寥寥焉何以爲君子以閱覽博物之資而投以世務憐憐焉君子又何以補救于天下故雅不欲以空疎自命而終不敢侈涉獵之功以付升沉于莫辨此所以經世而能持世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不能保百年無事而清寧之不易其常也史氏以其憂危苦心載筆記言而成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

敗興亡靡不具焉夫非徒言治言亂也言夫治可爲法而不可不與治者之同道也言夫亂可爲戒而不可或與亂者之同事也夫曰熾岡陵非無故而自盛震動虧削非無故而自衰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幾之說也史氏不明以語人而載諸其史者歷歷如睹也識微君子可不深思而自得之乎乃幾亦不易言矣于芒乎芴乎之中而言治言亂人幾以爲與無雲之雨而揚不風之波夫月離畢雨矣溷滂沱始雨乎塊噫氣風

矣竅萬號乃風乎故待治亂而徵之者其事也先治亂而致之者其幾也得其幾斯不眩于其事矣不然史曰治讀亦曰治史曰亂讀亦曰亂史曰治與亂相循環讀亦曰治亂相循環若治亂爲一定之數而無關於人將堯舜之兢兢業業不以爲徒勞乎禹臯之陳謨賡歌不以爲過慮乎圉圉宮室極志廣欲者不以爲天年無害而水旱盜賊日取奏帝者不真以爲小事不足以煩聽乎此無他不見其幾而隨世運以遷流故不知倚伏之可畏也夫幾無小不大無微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一

著無近不遠不見之謂未必然而已見之併不敢謂將然故讀史者有須乎其見之也不寧惟是君子非一覽無餘之爲敏而學古有獲之爲用見也者如大明之中天而寸雲尺霧不得而翳焉者也先儒有焉凡讀數行有疑難處卽捲卷熟思得其處置之宜而始過焉噫嘻此善讀史者不徒索之而且辨之不徒辨之而卽思所以補救而挽回之蓋一事之中有幾而幾之中又有幾如履險被創幾以爲危矣而卒以興元嘉開元蒙安襲慶幾以爲治矣而卒以亂蓋幾

居吉凶悔吝之先而實旋轉于惠迪從逆之際彼妙于端倪而我操以戒慎作者不能得之于當年獻替之餘而讀者務會之比事屬辭之外前得後事之師而煌煌乎有所依據以爲此日之措置也其于轉亂爲治豈小補哉故據事直書中務求其端微文隱義中務覓其指如秦越人之視疾見腠理未已也而及腸胃見腸胃未已也而及膏肓史不徒爲記載之書而我之建樹不迷方可附于開卷之益耳蓋有見于其幾者乃以操治亂而不爲治亂所操也夫安危得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二

失存乎史而仁義道德備于經經與史相翼而行者也危微人道之外烏有所爲治亂安危之故哉此又治亂之原而幾之載入載出者也精以析之一以操之內聖外王之學其有望乎而久安長治之休寧有遜乎

至聖配天論

天生物而物之靈者曰人天生人而人之最靈者曰聖聖者人之至也于人之中特鍾一聖似天之有私于聖人不知聖人固已合德于天而無待于天之私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而明之存乎人氣氤于純亦不已之中而天且借聖人以顯其用此配之之說也夫天渾渾耳淪淪耳名之而莫可名階之而莫可升索之而無其端窮之而無其委要非空虛積氣之爲而於人選乎其不相屬也位則曰天位矣職則曰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三

天職矣工則曰天工矣以至天命天討天視天聽天聰天明何事不相附以起苟能通之孰爲問之苟能大之孰爲抑之故謂天與聖隔不知天不知聖者也謂聖與天隔不知聖亦不知天者也躒者不可以爲體天能自開其垂裳之制乎梛者不可以爲命天能自開其稼穡之傳乎狂獫不可以爲俗而巢窟不可以爲居天能自詳其憂倫之教與棟宇之規乎故天不得不資聖人以成能也何況于聖而不可知之至聖乎夫聖何以至極生儀儀生象象生卦卦生物聖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四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之極極之斯至之矣至德至道皆其繇之以名者也蓋首出庶物之人而非混焉中處之人蓋先天弗違之人而非僅後天奉時之人是以天地猶有缺陷不滿之處而至聖獨妙裁成輔相之能試就五德咸備中一一體之何出身者之不加乎民何疇人者之不侔乎天何內聖外王者可思議之能窮何發邇見遠者可揄揚之能盡故天無爲也至聖以有爲代無爲而篤恭而端拱雖有爲而實無爲也天無言也至聖以有言代無言而玄默而不顯雖有言而實無言也終古一天也其間治亂相尋汗隆相續修短相懸枯菴相謬星之景也雲之慶也不爲祥霜之肅也霆之摧也不爲沴天之所以爲天者自若不聞以此憂天而天愈高六合一聖也其間風土異宜習俗異尚水火異情剛柔異勢近之悅也遠之來也不爲益水之九也旱之七也不爲肯苗之征也崇之伐也不爲急干之舞也壘之因也不爲緩聖之所以爲聖者自若不聞以此貶聖而聖愈大何以明其然也生物者天之德雨露雷霆莫非生也

安民者聖之德慶賞刑威莫非安也天之所以爲天與聖之所以爲聖其道一而不二又何疑于配之之說乎是以民生其間更不見天之隱而不可窺併不疑天之遠而不可叩焉飛魚躍順適于禮樂明備之世油油然奉二天于悠久無疆已耳蓋聖之至者無不可至天雖欲獨處其高且大焉不能也千載而上至堯莫如堯史臣曰其仁如天仲尼祖堯律天其贊堯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子思之言蓋淵源于此而非創論此治統所以無踰于堯而道統所以無踰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五

于孔也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法天敬天爲首務漢儒有言曰事在勉強而已矣人主而果敬天法天也是亦配之之實際已

患不知人論

君子之學莫重乎其致知也知靈於心而映于物非心莫匯其靈通之原也非物莫証其朗徹之用也故物欲辨辨欲悉而辨之悉之者不於物此致知之學爲君子之所不可已也夫物之靈且秀者莫如人故凡物易知人難知知物之學可盡知人之學不可盡蓋亦有其本矣夫性之初渾渾耳淪淪耳空空耳洞洞耳我如是人亦如是蓋順適于何思何慮之中而一知所貫無彼此也迨人不能盡如其初而機智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六

矣萬有不齊之變出矣夫彼自失其可知而其可知者自在也已不能獨持其初而醇白擾矣揣摩窺伺之術滋矣已自擾其所知而其能知者自若也然則知之原蓋可邇矣故知而不於其人是舍其大者而問其細也知而徒于其人是舍其內者而驚其外也古之知人者孰過神堯四岳不能知而堯獨知之師錫方入告而堯卽俞之堯曷役其欽明文思之神曰馳驚於天下而天下卒無能逆其鑑一知之所燭不容纖毫遁也其藏之也密故發之也神其持之也難

故微之也。遠禹曰：惟帝其難非，帝之知有難於天下而知之之心，帝實不敢自易耳。蓋天下未有誠而不明者，亦未有不誠而明者。天下未有明而不照者，亦未有不明而照者。不照之爲患，人知之而不明之爲患，人未之知也。不明之爲患，或知之不誠之爲患，人未之知也。傳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所謂不知人者，斷非觀九辨與劉邵諸家之志可知矣。其爲法非不詳也，詳于外而非詳于內，詳于人而非詳于己。我之窮之者，愈密彼之應之者，愈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七

變亦終爲人困耳。是以君子有致之之功焉，致之若何？守靜致虛，以養其體，殫精極慮，以研其幾。湛然若水之未波，而瑩然若鑑之不止也。人之是非孰得而眩？我人之毀譽孰得而淆？我瑕中之瑜，瑜中之瑕，孰得而蔽？我可以善任神鼓舞之功，可以舉錯收化枉之効，可以上論千古發美善性反之論，而不爲駭可。以筆削成義，揚天下萬世之迷，而不必避知之所至。人自歸一以知統人，以人還知，而天之所以與我惺惺者如是焉。已矣，故非人之難，吾有以知之之難，非

知之難，有以致之之難。難在此，患在此矣。若以評陽人品爲終身乾乾之實事，鯁鯁然日從事於月旦焉，則比方之賜，胡爲惕以不暇，而一則曰知止，再則曰知先，又再則曰知本，一惟知之是力哉！然世所稱知人，亦有不從學問而得之傾蓋者，何也？蓋知之呈露也，無時覺之偶動也，有獲然百之一耳。誤者比比也，孰與窮理盡性之學爲無不徹也哉？詩有云：其德克明，克明克類，類頌人之三復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八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論

宇宙間形形色色吹萬不同果且有貳乎哉號物之數有萬而我處一焉紛紛藉藉若與我隔礙而不相關夫其不相關也病瘵切身者何以語聖物我兼成者何以語誠萬物皆備者何以語性故非萬物與我隔我無以見萬物之皆爲我也我無以見萬物之皆我由我先不能自得其我拘滯我于萬物之內而我目昏因捨棄萬物于我之外而物日踈抑孰知盡性至命者固卓然實有所會悟也前賢云靜後見萬物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十九

皆有春意真體道之言斗東指而天下皆春春者歲功之首也其道主和其氣主溫其德主生是生也天地得之以爲天地四時得之以爲四時萬物得之以爲萬物我得之以爲我無物不然無時不然亦胡必于靜存之後乃見之哉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氣氤化醇天之春華胥擊壤世之春一陽來復歲之春夜氣清明日之春此皆混茫樸茂所含結之際而發洩構闢所退處之時物生其間欣欣然遊太和而暢天機者非偶然也迨徃獠剖而結繩結繩更而書契書

契變而詰誓邇世運者已不無王霸夏秋之感有如閃忽變幻日出而未有窮淵蟻之荆棘正深舉世之藩籬如織卽飛躍滿前孰從而識之甚矣主靜之學之要也靜者何治其心而已一日養一日致何以明其然也心呼吸萬端淆之則亂澄之斯靜濁之則昏清之斯靜翳之則蒙拭之斯靜塞之則蔽空之斯靜濃之則膠淡之斯靜紛之則雜理之斯靜靜則見四海九州之大否則不能照几席靜則燭元會運世之遠否則不能窺眉睫自非致之養之孰能于不睹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廿

聞中稟戒慎而探於穆之元平旦相近時辨人禽而續仁義之脉乎夫明鏡之在型也陶鑄之磨礱之未已也刮垢發光必辨乎絲髮而後已焉此致之說也研精入微則靜之致也嬰兒之在抱也鞠育之附摩之未已也食息嬉笑悉有以調之而不過焉此養之之說也淡泊寧一則靜之養也致與養合今而后藩變可知也由是而舞雩可風由是而童冠可詠由是而海鷗可近由是而恠石可供由是而意草可留由是而盆魚可玩由是而吟風弄月之成趣由是而傍

花隨柳之非閒由是而收天光雲影于半畝由是而輕鯨鱣巨艦于一毛由是而仰觀俯察之無往而不得其適蓋靜則虛虛則靈靈則通通則化不必乞靈乎鄉律問候于鵠鴈而摩盪躍露者寓目而裕如矣甚矣主靜之學之妙也不靜不見不見亦不靜假令元氣不決所在乖異與膠膠擾擾者何以別乎抑天地無心而成化萬彙有性而無情意之說無乃傷渾敦之朴而起思慮之擾與曰此非思議之所及也靜者自見之耳凡物抱陰而負陽無微不真無真不著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其

其欣欣然噓而欲動者皆其意之所在也而謂其不相往還可乎民胞物與之說先儒非無所見而創為此廣博之論也論語言毋意大學言誠意毋則私意盡誠則真意沉靜之体用此可參矣

治道以用人爲先務論

治天下者必明于所先務而後有提綱挈領之術蓋天下之勢有標有本而宰制之機有後有先于其本者先之則靡不舉也天下有政事而後有功業有人才而後有政事人才者國家久安長治之所自出也古之聖帝明王他務未遑而亟亟于明明揚陋之道豈天下之大別無足以寄其心哉用固有所獨急而不得泛圖也蓋天下非人莫治非用人莫得其治譬之治家者然候主職要非伯與亞旅與彊以同心合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其

力共爲助勦而主不勝勞家亦不勝勞矣故耕種以勤主不煩問也收穫以時主不煩問也而朝夕孳汲所課督者惟伯與亞旅彊以之人耳蓋伯亞旅彊以有其人而崇墉比櫛固彼之能事而主且優游而順撫之矣天下國家其事同也治天下國家其道同也帑藏未充敢謂非務而司庾得人則江淮之輸源源至焉戎馬日生敢謂非務而廓清有人則撻伐之聲且赫濯焉巢林之燕未集之鴻猶循誠急而拊循有人中澤百堵競樂役焉諱蠶日肆懦怯不前約束誠

急矣而登壇有人則旌旗壁壘自改色焉蓋天生人
原以供致治之用而求治于人無不旋至而立効如
飲者之于泉酌之而不涸也火者之于燧取之而不
竭也治天下之道又孰有先于此者乎夫自三事九
列以至百司庶尹莫非人自論道經邦以至展采措
事莫非用蓋翼爲明聽人有專責而元首股肱用實
相須假令舍耕者而問食孰與効坻京之人舍織者
而問衣孰與備筐篚之供舍策力之人而問隆平又
孰與効幹濟之忠乎況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疆土既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廿三

殊風氣各異非廣爲樹人恐無以悉調其願欲而在
在愜適故用人者非爲人用也爲天下而沃其膏澤
先人者非爲人先也爲天下而吸其命脉故明主不
泛求夫治之道而務審夫用之方也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矣而三載考績務竟其能也旌以車服貺以
鼓鐘矣而推心置腹務聯其志也片善是錄無長不
售而貞良慷慨各暢于奉養之會也量能而處不次
以升而寸朽微肯不以傷鼓舞之神也蓋人無遺用
治自無遺策矣治莫隆于唐虞之世二帝兢兢業業

無所不用其心而定冊所載惟是五臣九官十二牧
之命爲獨詳焉成周之時太和在其次宇宙而四友十
亂之寶濟濟焉則豈非得人弘化之明券乎蓋用在
人天下無不治也用人得所先天下治又不得後也
故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斯道也其合知若愛酌而出之與夫推
誠任用者君而隨事建立者人又請以不負所用爲
用于人者之實務以共成道于有永可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廿四

三代兵書何在對

治之盛未有過夏后殷周者也王之隆未有過禹湯
文武者也禹湯文武之立隆夏后殷周之長盛又非
徒忠敬質文之損益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順用之而五禮六樂之化醇逆用之而四征九伐
之績著故當其時未嘗無稱干比戈之事而終不得
執五材並用之說以晦其仁天下之心何者兵之設
以衛民非以毒民以定亂非以搆亂也聖人用之不
更舉而民安亂人用之每兵連而禍結非其用有巧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廿五

拙而仁暴之不可同日語也故三代之時有民事無
兵事其不得已而兵也父子兄弟其人菑苗猶待其
事孝弟忠信其教手足頭目其情成師以出雞犬桑
麻之不驚也振旅而還耕鑿作息之各得也上以仁
行之下卽以仁應之所謂以佚道使哀孔將者天下
有不忘其勞而怨之者乎故將不必更設司空可以
徂征阿衡可以秉鉞尚父可以鷹揚也餉不必別議
雲霓自切於望玄黃自充于饘而壺漿自迎于塗也
機不必決兩陣文德之七旬可格十一征之時雨自

降而躑躅之王造龍受也有兵之利無兵之害其德
日耀其威彌遠蓋聖人知夫忘戰之必危而尤慮夫
不戢之自焚故與天下繇於其道而無不可使之知
亦不必使之知耳後世不察其本而專求之兵內政
軍令寄而欺詐生矣十三篇出而奇正虛實分合之
機紛紛矣百家之傳誌出而臨危制變料敵設奇者
益龐雜而不可窮詰矣間亦有少擊衆弱制強筭無
遺策功卒以成者蓋偶有合于聖人之道彼徃於馳
騖而莫之省也故除秦滅項四百肇矣而約法三章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廿六

父老不早已歸心乎誅莽平郅中興愬矣而勤穡謹
厚亡匿不早已後志乎建誅削平火烈風發矣而除
隋苛政皇風不翔于四海乎受禪混一大志遂矣而
寬仁忠厚德澤不綏于遠邇乎故暴起風埃之中不
五載而成帝業者非盡運籌決策之能也使無寬大
之長者韓王成侯不能輔之以王矣迅發晉陽之旗
才弱冠而已濟世者非盡英鄂摧陷之長也使無安
民之素志則恭勸亦亡國之遺矣故曰三代之得天
下也以仁其失也以不仁且非獨三代也秦自商鞅

變法日事首功竭詐力以蠶食諸侯者百餘年而始
擁阿房之尊然能銷鋒鏑鏃鏃而不能使峭函之不破
能焚書棄儒而不能使勝廣之不起易如積功累仁
者戢弓審矢放馬歸牛而綿有道之長於無窮也哉
故兵之有書也書之有黃石也道德之衰也黃石之
書不授之他人而授之子房且期之爲帝者師則黃
石授書之意原未嘗專以術用而爲不仁者之借資
也故成敗利鈍之機自不容以冥冥嘗試之而易得
不返而求之于禹湯文武之心乎若徐之偃宋之襄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廿七

煦煦焉而欲以傲非常之蹟則政以不仁失之者也
非仁之有時誦也

康節經世之學對

道一而已有卽事而著之者虞夏商周之書是也有
卽數而寓之者羲文周孔之易是也書之義載政事
而危微性反卽于斯辨焉非載籍之文也易之義徂
性命而裁成輔相卽于斯出焉非推測之迹也吾烏
知保世安民非盡性至命之緒吾烏知觀象玩占非
開國承家之微吾烏知與世升降與時消長非二而
一一而二之道用有隱見義無精粗足乎已者推而
行之不得謂經術之不關於世務也邵子之學蓋易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廿八

學也易有太極焉極生儀儀生象象生物號物之數
有萬有一非極之充周者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人主得之以治其國公卿得之以治其家士
庶得之以治其身有一非極之效靈者乎爲黃老之
學者慕其靜而未得其靜之所萌生也爲管商之學
者慕其用而未知其用之所原本也邵子潛心于易
觀天地之運會陰陽之消息以達萬物之變其于易
可謂極深而研幾矣嘗卽其學考之皇極經世一書
由今而古由古而今由微而著由鉅而細或以人事

驗天時或以天時驗人事或窮治亂得失之所必至
或求離合與廢之所自起不啻燭之照數之計嚮之
應符之合自漢以來未有能過之者也噫嘻其學可
易言乎至其命書而標之以皇極經世更有味乎其
言之也極有其建之始有其會之歸之錫之而匪皇
其誰建之蓋代天理物象魏爲粗軌物乃真容民蓄
衆補救猶小感乎乃大使當時登用而與韓魏文潞
師師濟濟唱和于一堂之上其監立當有大有可觀何
者其學之所至實與世相關切也昔漆雕開見大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九

起而學之卽不謂其學可擬四聖人之學而謂非聖
人之徒不可已或曰聖人用之于治國平天下者而
邵僅用之于推事測物得無自小其學乎是不然言
易于簡斷篇殘之日無微不信彼蓋取其可信者以
爲之兆也而謂其道之止于是哉程子云充拓盡則
天地變化草木蕃知充拓之義者邵子之學庶乎其
可言矣愚不敢以內聖外王之學捨先儒之緒論而
終不敢不以信易因不敢不信邵子之學耳甚矣理
與數之無歧指也甚矣易與書之無二道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卅

留侯武侯郭侯郭汾陽裴晉公羊開府功業孰優對

蓋開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臣或開草昧或濟艱屯麟閣雲臺追思股肱之美剖符分壤不忘帶勵之存五人拜颺于虞庭多士翼戴乎天邑勲烈生旂常之色聞望增葵鼎之榮豐功大業誠後世莫之及矣乃若遭時遇會附翼攀鱗畢智竭忠匡王定國三代以下實不乏人尚友者所以穆然興懷而仰承清問不敢不摭其蠶測之識也留侯值天授之資發黃石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世

之秘操縱于曉關而嬰繫霸上從容于項伯而憾釋鴻門借箸席前乃公之事不敗附耳指地垓下之圍以成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知言哉至侯雍齒以安諸將招四皓以轉主心此又其彰彰者也武侯感三顧之勤奮隆中之跡吳會連而鼎足之形成巴蜀定而太和之效著攻心以服南人仰神武之不殺再表以明大義甘盡瘁于鞠躬以一州之地操強大而踞其上以十倍之才事主主而盡其誠邸閣運米木牛流馬合八陣圖以永傳渭

上屯田民安軍充雖時雨以何加先主曰吾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謂後主宜事之如父知人哉至忠魂視魄于司馬輔漢見褒于異代此又其表表者也郭侯賦奕見賀遇主最奇誦黃臺之辭而建寧之冤以白陳北伐之策而范陽之取獨先爲百姓表請就孝養而上皇遷軫與德宗約無害功臣使屢燧垂泣閭弱者悅其籌畫復故物如拾芥猜忌者感其忠懇固國本于覆孟善處父子骨肉之間不滯進退屈伸之迹有唐一代之異人乎定陝以消肘掖之變許盟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世

以易回紇之牛特其緒矣汾陽首捐私郤共殉國難出井陘戰嘉山而漁陽再絕道河外赴靈武而河東立平未幾而長安復宮廷無狐兔之踪未幾而東都復伊維洗腥羶之污以副元帥讓有功而罔計其爲麾下以害主將戮叛者而罔念其爲已私朽戈鈍鉞振威聲于乾陵帝有用卿不早之嗟單騎投鎗申盟約于強 致負公誠深之誨魚朝恩讒譖百端而卽日就道田承嗣囑強素著而西望屈膝再造唐室勲蓋天地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四十年其有唐

一代之完人乎耕河中而儲精之有餘寬渾城而邀擊之卒獲又其緒矣晉公相歷兩朝誠堅一心力主討賊不撓群議其辭闕之語有云賊亡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語何凜凜也初行宣慰識先顏之勇而好義再奉監督任常侍之勝以出奇繇是而元濟擒繇是而河朔服百年逋寇除諸一朝天子餘威震于萬里必問其名多年陰受其福汾陽而後公其最矣觀其遺表猶以儲嗣未定爲憂公之赫奕者豈僅諫止遊幸請釋忠鯁已哉開府誠感吳人望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卅三

乎朝宁平吳之議實發其端百姓憶其舊遊爲之立碑望之墮淚南國之甘棠也三讓受命輕緩常有餘閒累疏出師慷慨溢于言表繇是而薦杜預繇是而薦張華吳人塗炭釋于益州諸軍飛渡基于叔子青蓋旣入之後特念太傅之功西晉鴻基允爲烈矣觀其告武帝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其伐吳也豈不知外寧內憂之義而徒微倖于萬一哉故其功業皆後世之所望而震焉者也而其過之主與過之時不同焉漢高湯武之資也昭烈有祖風晉武德憲亦雄畧

安樂肅代則闇而弱矣有唐則上代下之師也晉亦大乘小之師漢初則其勢微而後更一方偏安矣夫君者功業之主也時者功業之會也繇其時稽其主考其成功而其難易超越因可辯也愚所難者武侯耳遇主同留侯矣誰爲之戰勝攻取誰爲之轉餉餽糧是以一身而兼三傑之用也迨後主而宮府調劑心血又不知其幾啗矣其難一受遺輔後主矣非如郭侯之脫然事外放進旅退而得以骸骨自全者也其難二魏已入立地廣兵強吳雖和好陽順陰逆非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二

卅四

如晉公之萃天下之全力直指蔡州而他無足慮者也其難三魏明初政荒淫未彰委任仲達筭無遺策又非如歸命暴虐播棄賢能百姓解體而可以偏師致者也其難四公之難者如是而如虎之畏巾幘之辱敵且甘受之不敢出一區足以六合四十年足以千秋公之功業豈易及哉使天假公年中營之屋不隕兩京恢復且開汾陽之先矣先儒謂禮樂可興有見其必然也故汾陽之烈亘天地以長新武侯之志光日月而不朽謹不揣其愚而以臆對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三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璽箴講山甫輯孫

結 婚 草 草 草

纂曾孫

忠忠忠忠忠
羽嬰嗣昆喬
系編

五言古詩

直道歌贈黃石齋

惟人靈萬物直乃所以生政教從此立三代無變更
宣尼行古道一字莫敢輕鄒里衍七篇義利各分明
長夜旣以開後賢各錚錚唐有昌黎子文章八代驚

卷之三

1

著論遡典常抗疏振公卿大義責驚驚白刃視如螽
 迨至伊川氏主敬中瑩瑩嚙笑不假人表裏一純誠
 防微戎折柳近罔牽情東南翕然尚紫陽集其成
 生平惟四字入告敢逢迎立朝未有日諫草箱幾盈
 大綱正千載六經傳以宏頴禿載籍間終歲守硯硯
 非不慕黃虞非不志颺虞存此幾希在斯與言用行
 尺寸如可徇賢聖當吞聲乃知皎皎者初非羨浮名
 于今誰嗣之閩海一孤貞

送傅師榮歸

當年聞臚唱祥雲五色紅久知太平業名碩當代終
追聆循循誘和風絳紗冲籌邊垂下問樽俎折長弓
維時桃李萃南北盡西東飲醇各敷采仙苑載菁蔥
作霖承帝寵宣麻暢群衷一德諧魚水千載際雲風
簿書終日汗蹇蹇勵匪躬無忝爰立命克配阿衡功
何期急流退飄然漸野鴻知幾古所貴善藏道彌崇
奈此步趨殷內外尚矣戎追綏供帳間躊悵殆無窮

詠梅贈劉晉卿

維梅冠百花芬馥是其性嶺上萼早舒參差呈淡淨

11

不借葉爲護偏勞月與暎帶雪迎曉日瘦骨那知清
移栽上苑中觀者欽容敬寸株香滿園一嗅醒百病
北風日日來清馨轉以盛縱復置深山松竹相與慶
爲壯歲寒色豈傲枝頭靚雨露夫何計煙霞吸靡竟
以此副科名青天一輪鏡

詠竹贈趙景之

萬物共發生不彫廼稱最蒲柳霜前萎嚴冬亦何賴
偉哉蓬萊竹扶疎枝幹殊出土百節全菁菁日夜敷
群仙相駭顧造化靈氣萃桃李誠穠矣何如此君里

維彼鵲雛鳥結契取充腸知爾風雪中摧落無所傷
盤根非一世藁藁節不易聲實具黃鍾君子寧遐棄

送袁環中督寧遠餉

左臂雄山海岩關一線通重兵宿十萬隊隊韜良弓
水陸各飛輓催僨日無空萬竈寒風捲桑孔亦難充
司徒懸秋鏡推轂憶舊功簡書彤庭沛四牡駕徂東
霜雪不言冷夙夜懼在公青蚨流地上牛馬動谷中
海可變桑稻山石盡鉛銅以供貔貅用騰驤月不同
再爲申大義長驅歌小戎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壽傅金峰年伯暨年伯毋雙壽

景運懿燦久醇醲發瑞禎豫章瞻紫氣台葵兩瑩瑩
台爲商家霖發亦鼎科英桃李諧所志琴瑟溢和聲
色養推腴產式穀滿簾輕鷁鵲翩然聚揆藻鳳池驚
誰爲扶健翮啓育歸所生崇閭願已酬遐福日大亨
錦含昔斑綵望雲今帝京弧悅辰巧奏桂菊一色菁
安期棗正熟瑤漿金丹清合侑日邊祝命車欲遠迎

送劉憲石奉使

畸人起北海族姓亦卯金淡然聲華外獨存三代心

憐余孤且陋提攜意頗欣得句輒見示墨蹟隱相尋
蘭室敞四座縱觀寶珠林自慚質衰朽堪覩莫嗣音
但凭青玉案摩頂俟規鍼瑤琴聲自動明月影欲侵
此際樂孔皆黽勉共惜陰詎期使節摧南向車騎驤
信宿莫縈維岐路情難禁羞澁何以贈清酒數與斟
壁間籠逸韻法紙旦晝臨懿範亦依依終覺影孤岑
花萼與良朋樂叙無淺深願君過言歸能不念盍簪

送魯青海使周藩

盛世崇文治瀛選闢新規三溢周才數前茅袁然奇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維余承帝寵厲摩共追隨居業二載餘和風日以披
俄合宗子禮使車南向馳周界天地中君實詩書遺
親賢兩相得俎豆寧惟時嗟余獨淹滯挈樽送臨岐
行行去以遠高捷羨難期

送張樞貳東菴督昌鎮

匡扶須英俊一出補浴奇 長源恢舊基

豪傑生有自知當全盛時明德邁成周孝友穀遠貽
颯然起大梁風培九萬斯朗鑑中天月前籌帝者師
受節陸軍節投袂慰韓恩傾心延國士小技亦問道

甘苦三軍共策力阿誰私戚暢壁收色揮鐔志馳傳
從此牛山北赫赫歌于

松柏歌贈項水心

萬卉春風中暄妍亦藹藹何如松與栢冬夏青爲最
植根千仞山挺然如翠蓋霜雪任其摧堅貞復何害
相彼谷中蘭穠鵲崎嶇外歲寒聊待時九垓終是賴

贈陳伊菴樞曹典試占東

斗精發紫氣芙蓉映水湄鴻藻三都遜慧思七步奇
飄然起天際多吉罔追隨中樞特借箸安危日夜規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五

禮樂推齊魯人文世所儀提衡須大雅驪珠方望披
果然屬司馬水鏡湛無私卧龍與雛鳳飛騰知在茲

送吳淳約還南

陸生初入雒蔚然聲價起寶樹發東山功名著淝水
吳會多靈種膝前常濟美豪舉在壯行弗角已自喜
翩翩吳公子胸中無俗累如玉在璞中望之可消鄙
庭訓有阿喬磨礪無息止器成光賜天竈跨寧曰豈
今日輕舟去長江楓落始何年揆策來卯辰會廷司

贈黃石巷司理建昌

昔年莫敢鍊發跡豐城中一朝禍變化蛟龍吼作風
金鐵胡能此區冶志氣通何況卓犖資出以磨厲胸
鳳凰山匪崇丹霞洞亦空共仰中天月皎然處處同

送胡吉雲假歸

卓哉周魯交匪直指困義醇氣相契洽不覺心爲醉
憐余樸樸姿寥落寡儔類花磚影遲留轡較遜淵邃
鵲渚來良朋十六人中粹溫然如圭璧迥脫伎求累
一見披肺腑數載殷靡二導從遶青宮鞞鞞同佩璫
疑義時過商謨典諸篇備敷陳愷且明三載忘勞瘁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六

儲聖爲歛容雲雷天上昇鳴鳩懷所生耿耿莫成寐
擊性動宸旒疏廣暫虛位我情將奈何空把梁河臂
南北百舍遙鄙悵日惜憐記取式遄歸長賡壺箴吹

美玉歌贈陰太峰

有美西山玉其質粹以瑩含光不外炫扣之鏘然鳴
一朝過知已筐篚薦帝京乃呈屬天彩砥礪側目驚
引置掖垣間與締一德盟聆音比徵角昌壽兆隆平
堅白不隨俗磨涅亦時攫人爲至寶惜孰發盛冶精
子差仲氏隨初亦同南州未幾爲器聲價重連成

歸來物有數借以顯孤貞知彼抱璞者嘿嘿識玉成

挽胡吉雲殉節

仕版非庸碌三立乃不朽浩然儻不存纓冕亦何有
蛇豕橫東南驚驚思我友蓬瀛草色赤前星啓沃人
壙篋伯仲諧出入時携手鳴鳩懷二人斑衣返金斗
睹彼九頭兇氣奮斬王酒片語定風鶴指揮衆恒糾
終夜危城嶺霜裂左右肘屢創子奇目憤憾積群醜
援絕玉石焚抱抱仍死守白刃甘如飴髣髴無肯苟
淮水流湯湯俠骨馨瓊玖孰謂金閨彦徒茲錦繡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吾道光天壤國亦神鼎九紫誥共青史幾人與之偶

題胡母虞孺人苦節

共姜詠栢舟孟母敦書史誰能嗣前徽烈彼梁溪水
忍死撫遺孤乳哺嘆莫倚凌奪百難生彌將堅貞矢
奄奄委往者緝紡靡休止荻灰午夜寒力翊鳳雛起
瀝血控當宁大節委堪紀如彼高山松冬夏青累累
壽程穉修先生

九嶷標名勝濃流皎然澈賢豪聯翩起先後史冊列
猗與茲碩人卓犖多奇節志抗義軒前遺經旦暮切

裁定剖指南高調逼白雪鳳鸞輝望邑兩地甘棠悅
士元非百里國計借振刷中都倉庾盈突而變鼠竊
力護勅印全何異子卿烈三徑遽解組詩禮日談說
毀家以紓難介冑罔敢輟清白厥後昌綸扉聲芬秘
指曰需霖雨中興仰稷契明發懷所生萊綵瞻雲禩
遙憶茅嶺上几杖亦洩洩何以侑兕觥箕疇再緡閱
衛武有懿訓山高水不竭

矮槐

城隅矮槐樹團團蓋無二繁蔭天去遠柔條幾鴈地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不睹扶疎態偏存蜿蜒致根幹依然老拘曲胡爾異
風雨淒淒來搖曳無隕墜乃知世間物天喬各競遂

送洪玉筍給諫冊唐藩

汝南推月旦洪君第一人牛刀初迅巖邑立解屯
鯨徙海波息澤集鴻不呻璽書揚豐烈玉珮簡丹宸
獻納思漸切都俞洽臣隣南邦續舊式授策特見掄
憶爾舊丰稜增彼維城新寧直帶礪永流氛併可均
贈喬宗唐諸公子

河津靈氣結長淮清以徹汪洋千里合流幾不別

碩人生其間兩地皆稱傑問奇大江南交游盡時哲
龍種自不凡所難七出茁客到呼相見皎立如冰雪
八龍已聯肩五桂何足說他日天衢上翩然先後列
以之報喬公令署殊怡悅

送陳青雷

翩然來南國不異入雒時忽聞椿木萎旬旬日夜悲
伏闕鳴先志遺圖帝爲披古來多孝子善繼幾人垂
况負才冠世一揮五色隨丹穴果有種翩翩知爾儀
壽黃考功願素母八十有九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九

峨峨隆棟幹託根必岡陵山澤綿靈源螭虬因矯升
于以薦碩人壽母開床徵黃母有令子聲名赫銓鏡
龍門重題材烏鳥眷至性錦悅朱夏陳大耋稱殊慶
倚閭念立闕垂紳懷舞斑闈戀子雖亟臣誼母所殷
移孝且作忠嚙臂亦怡顏况母爭土心三紀猶抖擻
諦此無量願應躋無量壽譬生蓮花中長春無淨垢
持此衍坤貞千霜自茲始融風紫氣間時結慈雲起
瞻雲祝霞觴母如親叔子

贈許徵君世達

良玉醜深山光恆常耀日誰能雕琢先連城得其質
願治啓宸衷藹藹思多吉內舉不避親秩宗巍然出
策吐千萬言倚馬不爲疾玄賞動裴公嘉彼卉中稟
百里特見授亦知士元詘鸞鳳翩翩飛坐看調化瑟

寄宋長公

憶自擁旄後歲月嗟如駛崎嶇漢江南還涉伊雒水
竭力掃狐兔覃懷聯唇齒據險養全鋒一發狂鯨徙
鬚鬢壯年頒日夜執鞭弭雅志濟時艱詎知賴無已
崔嵬九仞餘封峭再百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十

送對揚賀師榮歸

天地有大德見諸生與行在人爲元善浩浩莫與京
賢哲共此趨曠世默而成孩提愛日長矢節藿欲傾
言必述詩禮賦就聲鏗鏘遇物無小大持志惟虛明
絳帳春風滿琴書四壁清渾然太和氣何但景星名
宣尼魯入夢一德重保衡謨猷時入告安危以身丁
待且終日汗力圖喜起廢三命恭彌謐盡思常見羹
家學光旦大毀譽了不驚時艱箸方急義退歛辭榮
范舜詎忍孤避路仍丹誠所願海宇寧不必身見纓

何物與俱載滿懷惻隱清觀海難爲木夫何忝所生

送宗伯姜師榮歸

麟閣名誰著鸞坡姓早揚胸涵二酉秘辭吐萬斛光
日月瞻依近雲龍會際昌鶴鳴欣有和鵲舉喜同翔
跨座翩然上達才熙爾良金華勤啓誨春署次經常
謨典片言要規條百世章罔知心血枯但睹鬚鬢蒼
北闕思方渥南陔慕轉長陳情封累累戲絲望皇皇
果得明君動克諧壽母蔣藏身非廣受立節備遵陽
芳草和風暢仙舟錦纜麗鹽梅調佇候菽水樂何疆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十一

所慨及門士莫留信宿韞願言丹鳳詔亟下東山旁
桃有實

涵月老師道緣既結世澤斯傳雙璧滌祥八
句雙錄爲詠瓜瓞用廣燕山

東海有蟠桃開華三千歲結實又三千倩曼日夜睨
錄來身外身呼吸三株桂只爭順逆間精氣初無滯
相彼天一水汪洋莫可際爲江與爲河生者不漏洩
所以丹臺種繩繩難數計師今保合遠嬰兒再鼓銳
丹竈候渠成傳經且綿世

贈邢舜玄按西江

雖中有偉人節可植天地繡紱懷所生南陔年不記
孝思遠邇通瑞產靈芝異寂然林麓間栢臺趣受事
綸宣五月餘匹馬悠悠至風塵不言勞子遺爲洒淚
持斧匡廬巔澄清詣所志臨岐敦友朋寅恭襄盛治
穆哉君子言佩之日以醉

馬九如給假

公車北上日邂逅木蘭村笑語如素識沽酒共盤殮
從此効追隨義氣日以惇曲江開盛宴洋洋戴王恩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十二

內外各努力利器別盤根寵畀歷試後衷然冠西崑
隣我離索久枉駕無晨昏同奇窮上古憫時嘆覆盆
雖在軒冕中真率意獨存一朝懷至情千里車如奔
行者途漸遠居者衷彌菴不敢言伯仲忠蓋及時敦
題李烈婦季氏

宇宙有正氣賴以長不毀日星共五岳巍燦孰能比
何意丈夫行乃出深閨裏好合纔三載同穴廿一死
巖牆目不懼素練香蘭芷栢舟聲徹天蒼梧雲遙起
松竹自凌霜托根非凡址宅里表厥新永錫兩姓美

咏文年伯伯母

乾坤稱兩大曰惟健與柔藐焉中處人保合鮮能儔
倬哉文夫子抗志廬山幽淵源尋孔孟吟咏希陶周
探奇爰象外罔知春復秋明揚勤四岳旃弊隆九旂
漸鴻儀方景鳴雞早勤修有齋誦季女奉姑無逸休
舉火宿不厭操藥氣油油和熊敦庭趨習復日夜稠
雛鳳千仞翔寧獨義方優古來士若女能有幾好述
況出廬陵派皎皎月映秋誰謂梁鴻侶不共天地悠

賦得松月夜窓虛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碧空纖氛盡矚目澹而幽東方光皎皎明輝何獨秋
昭回萬象徹映枝若遲留茂矣參天幹相親不待謀
曲肅誰爲豁瑩然川之流顧影頻忘寐疑從博望游
梅花幾樹開賦得佳字

凜冽驚彫落芬馥爾獨佳炎凉柯不改霜雪豈能埋
一枝香藹藹况復消庭階映日丹欲吐帶月杪成排
虛室發幽况佳人借寶釵折取君誰禁清馨永無差
松栢青常在相伴兩不乖移植修竹側此君亦願諧
那知脂粉外有此異根荻叢叢皆嶺上胡勞浩然輟

逸韻來綠綺願言共同儔

賦得此日不再得

六龍馳遠轡電安能躡魯戈揮十舍誰控扶桑枝
二萬六千里飛鳧毋乃遲今日非昨日何論明日隨
方爲八紘照旋與長綬辭凝眸注鵲影又馭啣朝曦
榆光寧久駐葵心黯自知願言珍此日晷勉追良時

范母雙節

正氣塞天壤巾幗稟貞堅今古不多遺孤高罕所駢
越海異靈萃一門兩女嫺朱顏稱姊姒蘋蘩與後先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如詩歌既翕好合亦鬢鬢胡彼造物仁倏忽而棄捐
兄亡弟先歿苦好逾憐矢心皆不二願以藐孤延
姑後翁耆老子職婦彌虔曾閔庶無愧弱婦何以全
讒口自中起外侮復因沿任長持定力底豫奪譚談
養送事非小撫教道難肩鬚眉猶未盡閨閣竟能專
義比孰爲子龍母胡不然各各念母節晷勉一高懸
伯子舊雲漢堂樹兆三鱸具疏彰節母父叔起重淵
卓哉良偶二探同五十年白頭蒙聖寵青史祀千千
諸子文如玉相將獻帝天隆恩光有再雙節美無前

松栢並其秀嬰白等其賢仰止二范母日月景長懸

讀史理財先養民有感

披籍誦訂謨王者家四海藏富於閭閻崇墉詎堅壘
桑柘蔚成陰流泉日相匯膏凝液自滋毛盡皮安在
歌舞徧窮簷珠玉升其彩百室慶盈止筐琛香拱待
誰言周禮迂出入數恒倍民力竭東南大車賴宏載

暮春風詠

洽此修禊餘韶華扇輕煥殿尾拭林紅軒眉滌堦綠
蘋末靜相噓拂水微波觸雪壇舞輕袂縹緲游絲蠶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十五

春暉散遠空藥闌芳可掬受燕影全翻啣鶯聲半逐
曠懷在千古高吟振林木至德不鳴條皇仁允清穆
送辛復元歸河汾

間氣中條集河汾泗水連著論尊中說微言藉以傳
大道隆昭代文清振其前鉅儒忽茲起元守屹窮年
折毫酣理窟閉戶草楊玄學但存真實譚非落野禪
異世二文子鼎立允如祿猛驚貞龍象克踐見醇全
當宁誠求治相將道化沿殿陞徵申伏箋疏陋漢編
廷獻逾三載明經落一邇趣耽絃誦樂春風桃李妍

長安欣托晤文從悵西旋片言爲祝輟履道日仙仙
輪幣行須下無日隱且堅

題李賓翁懿行

南州有高士更以隱君傳德裔來仙李探討抉幽玄
平生一孺慕每感懼親年養志休林沼簪組淡塵緣
宗黨佩高誼遺金俟所捐學成經世業肥遯以自全
未竟欣有託卓哉命如祿登朝愴不逮事主奉貽詮
直聲通寰宇先德乃該焉絲綸貢壘土華綬皎雲天
珪璧紛其後芳範寶爲田惜哉時與異無以御仁賢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十六

風夜

明德昭格久名世自天生柔嘉則不踰謀猷莫與京
一心矢精自自強法天行乾乾以終日衾影水是清
秉燭結丹熅待旦舞難聲願將衣職補敢曰後群英
功成淮南北威宣朔與荆問誰籌帷幄拮据良匪輕
古傳禹與稷周庭今再賡

往事

披籍尋往事泉貨誰爲通轉運計根本豈論發函風
菽粟如水火財用足百工軍興費且倍東南柚不空

蓋聞一體義帑藏無私公閭閻多菜色積貯何能充
所以有虞氏善政先九功寧無筐篚慮還須婦子融
樹木豐其土飲水源當窮誰能續僕射休養慰勞鴻

贈賴年伯廣文

躍龍有高士閉戶誦遺編三餘功罔間萬卷皆塵筌
微辟來帝都譽髦衰然先浮榮非所願吾徒慰青毡
多士欣有托玄言次第宣更喜內行備雛鳳早翩翩
名封白雉馴藜閣吹紫煙光分日月際祥合南北天
更老尋見召德星且爛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七

祝殷年伯暨年伯母

古來推仁厚仁厚周道長葛藟庇根本厥德斯爲良
人傑瑞麟里藹藹稱家祥學圃擷玄奧時名蔑以韜
息機何獨早階樹繞蘭芳庭訓日殷切論文亟裹糧
明師偕勝友勞問喜相將揚哉首敦睦先祠美蒸嘗
奇羸罔爲橐繁衍身所匡遺田賴之擴大宗得之張
瞻依屈遠邇俎豆彌馨香世好非其好尋常不自常
鄴侯書最滿盧梳腋偏涼字珍觀舞則畫寶聽滄浪
玄賞既無已高懷孰可當治生發七策寄典理長桑

山水清音在蒲輪盛舉方坐待雲霄烈頻稱鶴頂觴
問誰司閭政咸曰有孟光綦綯非其厭耕繅旦靡遑
千秋傳鹿隱齒與德俱王綵繡承斑膝彤綸媚錦裳
歲星雙見匝仙醴並歌康桃呈深夏碧菊飲晚秋黃
鼎鼐勲將遠松喬祝未央西池與東海祺壽復何量
胡太公還里賦贈

聖德開賢胤胡公系本虞江邦推著族金斗蘊真儒
德豹魚爲服雕龍鳳有雛名衿游上國義事薄錙銖
塵俗中無染貞幽志可娛琴樽欣自適纓綬厭相拘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八

啓後人人璧承家字字珠標清威父子擅譽輔公孤
對策咸誇董高門共祝于勵操期比玉示辱願言蒲
台鼎登明弼林臯老瑾瑜天香欣膝繞綸綍以時需
祿養分中秘歡承集道腴勤恩酬主厚垂訓悉臣謨
初夏星臨北方秋客去都餞多斑管贈戀切錦菜俱
珂里迎華綬蒲輪下帝俞豈惟褒相父還有詔王途
送申素源父母補南學博

宦跡如轉蓬南北惟所適敢曰薄雲天性分莫損益
在昔名碩輩浩氣日交積長沙才子泄邾鄆有赤舄

歌賦至今傳讀之尚赫奕維彼金陵地聖武百戰壁
虎龍形勝會冠蓋日絡繹雨花雲護臺秦淮波騰碧
景物良可寶還以遡王迹義軒今久祀齋宮肅然莫
勿抱長安愁且前宣室席

明倫彙編 卷之三

七言古詩

羅龍溪先生懿蹟

蓬山高峻碩儒起直下研窮証無始乾乾不倦法天
行墳典貫通還身履大道不越親長前犯難力將孝
友全至性耿耿徹天地盜回心豈偶然勵志世緣
先須斷誰能揮符金不換雁行守訓中若水閩海口
碑方旦旦琴書歌詠堅不移五陵裘馬任驅馳千古
疑關剗晰盡慈湖一派水瀾瀾絕學真爲當代寶狙
豆清肅宮牆好芹杏接輝穀誰貽玩索當年開其早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廿
從來豪傑多龍峯起懦廉頑百世風于今遺澤思君
子哲人高山共無窮

念城守軍士饑暑御試

南來薄外城授兵墨守奮三營時當七月火初
下餘熱赫赫室孰盈枕戈相拒四旬餘饑殍無遑揮
汗雨太倉輪轉源源來司空棚蘆任携取雖然安置
有多方鋒鏑卧起苦非常承徽烈烈難宿飽六月戎
車苦探湯百年沐養應捐軀祈父胡轉予於恤滅此
朝食尚須時甲冑暗裏生蟣蝨吳起投醪衆情頌穰

宜盛暑不興兵甘苦雅能三軍共壁壘騰騰色耀晶
憶昔我祖濠梁起赤白二羽鳳凰舉摧鋒先果壯士
腹撤蓋日中與之背慰勞神謨千古高我皇繩武周
織毫中使壺漿櫓相望涼飈助順盪旄旌衆心成城
伍不離熊羆矯矯雜還至火牛夜出昆駭吁嗟乎
軍士解甲歸休迺稱解

壽魯青海母

三遷之教推孟姥嬰童勉文章府齊梁尊顯氣嚴
巖善教休風今如睹魯母淵源出大家端嚴性稟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堪誇鷄鳴先將昧旦啓志矢栢舟歷歲華三雛呱呱
膝下繞圭壁方圓辨其早尤憐季子器不凡弦誦詩
書日夜考積苦業廣萬里通備官猶然訓在公但使
明允追臯蘇何妨茹淡守桑蓬丹地掄擇誇首宏
博高文齊北斗三十年中教育長熊九菽畫共不朽
于今七十康且強綸紵輝煌海鶴翔蟠桃已擅瑤池
勝含飴復開西土航多福多壽多男併因憶封人祝
神聖雖然伯仲充里閭未必琳瑯莫與競亢宗自須
膝下賢跨竈繩武世相傳類多過庭聞詩禮無勞慈

幃日拳拳箕疇叙壽先五福年數多歷果天錄借非
蘭芽開九畹一身保艾詎云足魯母今日滙其全壽
考維祺豈徒年他日鼎鉉思令範猶之鄉里邇三遷
吊榮澤張孝廉宅七烈

丈夫捐軀尚不易綦綯婉孌莫敢企一烈已足著坤
貞何況滿門皆赴義吁嗟張氏積善家孝廉寧靜罔
放利室內雖離琴瑟調族里姻婭服其類一朝寇氛
自西來榮水爲赤魂驚悸遍野青燐焦垣墻孝廉臂
被霜鋒刺回視室人且奈何湧身已向泉中寐女隨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母兮婦逐姑舍生取義各自遂婦爲孝廉馬氏女女
僅二八方待字但知正義當不辱阿父阿婚甘委棄
卓哉兩甥女丈夫井底沉沉目不憚婢子豈曰無復
之正是睢陽當日事獨餘孝廉共若兒延頸待盡數
行淚義感兇渠抽刃回比隣全活皆其賜嗟哉烈氣
貫秋陽生相依兮死同地泉水自此冽且清蛟龍不
敢來迫視昔有涼州張都督世篤忠貞赫名位于今
千百有餘年皜皜貞潔門內備孝廉爲之崇廟祀余
亦欲歔悲其志聊將蕪辭寄景仰吁嗟乎孝廉刑于

亦堪異

祝沈太公暨太夫人壽

洞天六六四明九海門澎湃蒼龍吼遙遙華胄有雲
頑靈宣昭代多名手文章官蹟遍天涯蔽芾雄藩清
白後鄴架書存萬卷餘鴻篇脫腕雞林走才大如何
數復奇行高更羨賢爲偶名宗僊籍本錢鏐縞汲真
堪伯鸞友歡承兩大道皆全義樹同根恩不朽勤約
偏從鐘鼎持解推同詰鄉隣受階前芝玉允箕裘滄
溟浪擊聯奎斗太史清華世有聞訕公其誓伸其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廿三

祝張年伯母

瑤池燕喜開王姥瑯璈競奏千秋縷杜陵佳氣擁高
堂朱袍爛熳迴斑舞斑舞蹁躑樂未央滿庭珠樹藹
明光鸞封鯢齒雙金勝寶曆霞裾綵翟芳霞裾寶曆
春風繞籌添海屋雲縹緲歡歌最愛九如篇寫入文
綵寄青鳥

賀宋九清父母舉子

鼎鑄山川頌神禹千秋靈器歸英主名世勲猷巨手
調鹽梅舟楫爲霖雨何物龍精出尚方自稱臣是李
珪藏鮮披金殿花飛御錦燦珠源筆染香曾聞鸞鴛
雙線繞吐鳳投懷珍燕小吞星捧日未爲奇果然一
發千雲表青瑣陰陰紫極連聖朝無闕足高眠恠來
寶字侵人夢爲報商羹領翰篇公家舊賦文章祖世
聯花萼如瓊圃詞壇海內奉萊陽又羨充閭爲繡虎
壽樞曹王澹老尊翁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廿四

江上青峰問樵隱洞天正與中冷近千秋橋重頌王
恭神僊鶴望飛珠粉詰旦椒盤獻履端此夕長庚照
酒寒歲除已結年華舊春曉重來日月寬絳老方初
公甲子恩褒鼎鼐蘭曹始芹桂看聯玉樹芳名德遐
齡並千古

壽方夫人

帝城雲裏雙鳳闕相第崢嶸霄漢揭筵開壽母勝瑤
池克佐公忠多歲月臣道繇來婦道通調羹隻手致
熙融庭幃助順真能竭率作推誠恐可風三千甫結

桃花嬌仙饌鴻篇鍾鼎繞琳瑯
珠樹擁蓬萊霞觴共
進瞻天表

壽陰年祖

中條之山何嶙峋佳氣氤氲植大椿開元特賜通玄
號出入禁苑誰與倫玄印遠徹千百年真人崛起若
比肩胸藏萬卷稱腹笥落筆千言驚四筵一發鴻名
雄帝都新硯歷試錦聯翩璽書煌煌褒丕績俎豆清
肅去思綿急難不辭東海颺舳艫啣尾庚罔驚五馬
寧足展壯猷歸來有賦樂陶陶桃花洞口尋舊因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廿五

氣分甘老且諄穀貽孫子德星爛鵲橫空兮龍躍津
南極壽宴開三秋白鹿玄鶴來丹丘月窟天芬方助
綵日邊綾餅又添籌箕疇叙壽首五福矧今福壽更
多祿畫錦優游瑞霽門白雲塢裏丹詔存古來達道
誰得似還敷集賢舊承恩

躍淵表兄至京闕二表兄計

七十之二能攀鞍開闕千里走燕山握手喜從天外
至促膝傳觴月照顏因問春初冠警時拊膺不禁失
聲哭阿侄罹刃染黃沙阿仲痛噎不瞑目昔年比舍

共畏吟重玉期許憑何深樛櫟幸沾紫禁寵雞壇倏
寒燠驚箭我心如何不酸楚推原禍亂由兵火高牙
大纛空自雄孰掃機槍爲衆妥于今旄頭又向東鴻
雁肅肅泣遠空大兄且駐金臺馬霜鬢那堪風鶴忡

吳楓隱書齋甘露歌

惜陰志士山中居朝夕摩厲彼蒼知玄感將啓風雲
會甘露先凝松栢枝非煙亦非雨瀼瀼不勝取瓊花
觀裏藥飛來楊柳瓶中津津吐君不見仲舒當年繁
露篇天人三策武帝賢又不見蓼蕭詩人賦舉處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廿六

光傾寫俾几筵由來天澤不輕授君家花萼已重邁
指日丹地共翱翔霖雨滂沱遍宇宙

賀磁州張漣虛光祿

鄴下才名能不朽曲江丰度誰當偶綵毫清夢幾河
陽瑣闥英聲八紘走堅持結主但孤忠中朝輻輳尊
山斗掄賢特簡豫章材計吏咸推涇渭剖屢振鴻猷
立諫垣華階游陟卿班九客臺典禮贊明神廷尉持
平頌慈母玉食新陳商鼎調綸扉伊邇鑾坡後欣逢
至聖見于羹自無臣直狂于酒軍國還當借箸籌焦

勞勞問加餐不揆席于今本辱謨一如此社何難有
隆名指日卜金甌良哉股肱明元首千羽鹽梅竇宇
寧願上一杯陛下壽

王覺斯掌南翰院賦贈

嵩高八萬衆山小太行突兀凌虛竊氣并西南秀不
群青箱世擅吞靈鳥昭代龍門錦繡腸手披玉牒口
天章神州蛇闢縱橫處筆興淋漓藝苑芳家學淵源
傳墨治蘭亭千載雙奇矯憂時閒嗅野梅花承恩却
望鍾山曉閣重弘文冊府藏仙才特掌艷藜光江東
對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壽喬太公

關中四塞稱天府嶺樹晴雲媚瑤圃李老騎牛紫氣
西靈文字字俱堪祖名德如公署隱君少年力學振
青雲爲妨甘毳承親志勉事儒修質亦文省觀重趺
同嚙指感暴却與身請似舉火誰言晏子高無誇瘞

融周岐爾傾橐回天歲不災遺孤失輔重徘徊一聞
流冠驚鄉里慷慨登城拒賊來桑庚共祝何須道綵
舞階前帝恩浩憲節西開粉署清金樽齊獻芝蘭抱
龍晉藩臺正古稀層層玉壘耀牙旂觀聲盡向峭函
頌願上遐齡載賜緋

壽陳太夫人

雲連劒閣千尋起玉節西開春萬里崑山產璧海生
珠有是母兮有是子世德何如古太丘雒郊三異魯
中牟民歌慈母皆歸母瑜珥瑤環信作求百年未半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驚鸞拆熊丸滿眼青雲綴伯氏高騫錦水波方州峻
典勞水藥母訓維遵至必酬郎曹清譽寵恩浮秋風
仲子方傳桂晚翠萱庭每却鳩籌邊借箸握金鉞坐
領東關襄帝闕異乘熊祥玉燕來功高鈴閣牙旗揭
上谷風清刁斗閒瑤池宴暖曲南山榮兼將相芝蘭
繞北望丹宸拜聖顏

十八學士瀛州圖歌

有唐鼎定七德舞燦爛文星天策府謀斷首推杜若
房餘各亭亭冠藝圃欲使多士永垂芳特將盛事付

裝潢飛煙潑霧丹青內隱隱鬚眉侍帝傍衣冠既以
歸姓氏復以紀風雲聚會非偶然聖主良臣相濟美
在昔鳳鳥儀虞庭元愷崛起秀且靈此圖再逾元愷
數貞觀如何不以寧人言三山在天上瑤草芳菲但
可望一時聯轡爭後先對之寧忘和與唱

送南太僕余洪崖

國君之富以數馬中興首修麗麗群垌野龍媒十六
種無邪斯但至今聞自昔有君必有臣罔命諄諄僕
正勤况是國家根本地蕃息當思沂渭勲孟諸澤畔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端人起侃侃立朝且閭閻持斧魯留全漢命乘驄復
開三晉雲令行輦轂神策肅騰驤箸借起六軍朱幘
欲驅精氣動飄逸早是傳骨筋世間何常乏良驥塞
淵難嬌犬帛支而今月照驂騶影清流雲錦自欣欣
江淮狐鼠方縱橫騎步懸絕憂如焚天育日充南顧
釋莫我敢承可再云

送閻直指按甘肅

豸冠高峭當朝凜玉骨瑩然冰是飲長安豪石氣昂
藏一見驄馬皆柔荏西河重地控邊關持斧誰能威

震山蕤清屢顧憶埋輪還 南州雅望班固命卽
王遵駟毒熱炎赫揮汗去知人善任自王明簡書益
厯澄清慮岐雍狐鼠尚縱橫村落風鶴日數驚五花
躍處須慰撫關西從此振雄名

偶歌

擊賊以手不以口說劍談兵紛紛走暗中機關只自
知變化幾使 生肘君不見亞夫持戟細柳營烈烈
如火一軍驚 拔帳邊鋒息將軍豈是浪傳名

題李縣貳貞子婦殉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起控絃鳴鏑數十里將軍閉營罔繼
冠巖城頃刻馬踐毀程氏有友女丈夫結褵李子志
氣殊 晦白日視死如歸不躊躇泉水澄澄
泥不滓三日如生人共視貞魂應自貫秋霜愧殺驚
風捧首士

壽魯年祖母

杯泛南薰大液漿三山海岳鬱奇蒼蟠桃歷歷壽深
秀高結榮枝發遠香試問閨閣簪珥名齋湘共指太
母英 夫騰譽雲霄上製錦蜀邦水玉清琴鶴歸來

無長物詩書博得有餘虜于今孫子果能讀濟濟俊
髦冠白屋首出此君卓犖器文章經濟如瓊瑤苦尤
頻嚙述父事構舍恭承繩祖武培得青松龍種茂群
將彩神斑衣舞芝蘭玉樹兩成行畫錦堂前進壽觴
鶴髮童顏增喜色雲仍次第待金章旨甘供有青菁
饌昨日佛生浴水面太母食之愉且康疊竺散來花
片片王母瑤池今世聚國人瑞是高年期願引翼
未言老傲懿長與日月懸

詩五雲洞記短歌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三

卅

具區大澤雄吳門東南百川歸吐吞琉璃浩水混天
色巖管空明連地根左神幽墟孰開鑿藏書未發龍
威鎗忽有靈奇聞異人五色光雲紛錯落憶昔看花
到智瓊翠衿啼曉香風生經過銅井兼茶阜絕勝羅
浮頂上行廣平一賦應誰和冰心鉄骨清無那寒稜
兩間從沍凝陽春一綫能噓破指點烟螺定幾重平
開七十二芙蓉肯將孤興極神與何妨一往離人踪
千秋天秘誰能有山靈只遺於菟守青童導入初何
心古洞層層豁虛臚玉有室兮珠有房難藏寶氣宵

飛光雲間虹影丹梯出樹杪秋聲素練長川壑分明
書半帙君家舊擅長康筆流觀忽浣市朝塵飛身直
造煙霞術赤松未許邀高躅九泥且自封幽谷茅君
添得洞天名不但陳編稱六公

贈萬吉人監湖南兵

昔日河北介馬時戎車焯焯終日馳太行狐兔各潛
踪西北半壁一手支宵小忽造無根謗鯨鯢遂橫黃
流上豫楚蜂屯人斷絕江淮舟楫無敢放歲寒乃知
松栢青東南一路仰福星先驅已戒臨金斗後命旋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三

卅

壽曾年伯母

西江浩瀚傑人起秀骨稜稜炤眉齒慷慨俠氣徹高
旻蕩漾文詞挹秋水明允嘯動四方風帷幄借箸驅
封豕羽書呼吸來如雲談笑決策岳相峙淵源誰氏
特昂藏芝草五色各有以弘毅薪火紹上世失怙早
年毋爲恃熊丸夜和義方兼三遷不悖如鄒里讓腴
取瘠甘空匱敷惠洽隣餓者倚鸞雛騰輝世刮目疏

榮娛老揚徽美于今榴花五月天恰逢設悅古稀始
副筭陸離色愈恭猶誦備官勞逸肯咫尺將煥蘭臺
色嚙嗒遙添倚問喜壽母令子際一時滿庭融洩樂
何紀君不見荻畫芳規至今傳後之視今亦如此

送南宗伯王覺斯

高峰雄峙群山嘯長河萬里龍門澳灝氣盪摩文焰
出追踪山甫中興號前身原自慶歷來恰符五百名
世到肘飛內史籠白鵝秘閣靈樞擴玄造耻向六朝
問生涯百篇無煩斗酒勞啓沃丹宸爲改容循牆備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三
與懷豐水源伯 暫問江南道野梅處處迎瞻惟秦
淮蕩漾雲如掃懼喜騰爲九畹歌留治何如輔理樂
東北西南各阻兵式過其歸匪私好

孫北海書房靈壁石

有石奇惟天生成峰巒團聚墨色瑩傳言靈壁山中
出秀潤不屬浪得名人生何必遍遊覽尺許崢嶸五
岳精商氏有彝周有鼎並立其間難重輕本在幽谷
中胡結諫議盟勁質恰相似悠然有餘清爲錯雅欲

効他山朝端日聽九臯鳴

題許太公太母節義

夫婦之義本乾坤內外翕然琴瑟敦西東亦云有缺
陷貞固一德終古存曾聞成周頌婦士于今禮義出
吳門齊魯不減漢梁孟始合終成更可導少年伉爽
氣如虹偶定何心目不瞞御輪固請諸六禮有齊室
內日瞳瞳感得季女益踰踏筐篋錡釜遍親躬好合
幾載君子去憑棺偕孤痛倥傯志矢相舟死靡他五
十餘年任蹉跎和九教成鶴鳴器地下相從踐伐柯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三
帝降丹詔旌厥里名氏馨香並巍峨完膚非爲國英
斬正副完節發浩歌柱史丰采著朝列讜論匡時入
告切夫夫婦婦併有子一門介氣亦奇絕

題黃翁懿行

死生來去義不朽廻堪誇雖歎百年軀遺徽生光華
黃公朴茂冠越東經營不欺五尺童讓產澆水愛且
篤代撫遺孤再世豐人生怙恃爲根本手足卽從毛
裏準和樂迺還孺慕初隣里洽比目伸引恐看骨肉
嘆迺迺傾囊爲將生離全息燈捫舌偷兒耻彦方誠

心可對天縣是名譽動公卿玉帛輝煌千里輕湛露
鹿鳴榮耆老稱觴濟濟來名英宇內主組亦時見湮
滅倏忽如飛電公今厚德可千秋夜臺杯酒尚宴宴
送薛行場使韓藩

霞光擁旭日祖帳喧轟出爲問送者誰薛公裝以畢
數載東朝啓沃良一朝節捧螭祠陽備聖日儼九齡
庾闢尹遙瞻紫氣長龍旗何央央轡車何躑躑少室
泰華峰如削蘆水燕雲氣早涼有景到處堪倚馬寡
侶奚讐天祿章酌酒勸君飲握手與君商趙衛千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三 卅五

樹無皮中谷有女嘆此離賢者甘雨盈車下矯制發
倉及此時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四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苗 始苗 始苗

纂曾孫

忠 忠 忠 編

五言律詩

送朱蔚園使周藩

命使當朝重懿親能幾人西江瓊樹茂北闕鳳綸新
馬指山麓春明汴水津龍光應有賦此日乃嘉賓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四

淵源出誰下心事堪篋同促膝常分夜論文每發蒙
何當岐路手况是一陽風遙憶恒山近師恩正未窮

詠燕將雛

玄鳥來南國長祥發有商尋巢知擇主育子喜成行
咿啞聲充幕參差翼遞梁鳴鳩七不異顧爾亦能常

其二

寧謂扶搖遠愉怗甘自捨因求家族大暫聚屋梁旁
飲啄身相向提攜步欲將好期毛羽長出戶共翱翔

贈袁懷堂

先世韜鈴富無雙天下聞問誰能步武姓宇忽凌雲
勇奪豺狼氣身先猛士群北門安堵處何日可忘君

其二

憶昔居鄰口喧傳通臂猿笑談輕寶玉咤叱震山園
力戰旄頭落奇功雉堞存更須尋舊業仗鉞大其門

除夕

歲月流如水悠然憶開修師明多指授鵬盡罔居休
殘雪寒仍在青陽色欲浮穹蒼如可叩為爾且祈留

元日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四

曙色開元日銷銷趨紫宸車書多辟至拜舞一時新
布令如鄒律傳柑遍與人詞臣何以獻椒頌喜津津

元夕觀燈

春綵日方盛人逢望裏輝星踈燈愈亮漏轉火還飛
皎潔銀河迥喧騰繡鼓圍賞心同勝友達旦未言歸

太廟

清和方肇令源本孝思真卜吉求初旦乘圭萃重臣
龍旗南陸繞玉帛北天新對越偕奔走洪休夏日均

送陰大行使肅府

剪桐西塞重授策借名英已歷三秦徑重揚五月旌
薰風傳紫陌綠樹轉黃鶯勿謂烟塵梗封書十部清

送葛鼎如任莒州

都門纔聚首月夜共吟風倏擢東方去翻憐北道匆
雄圖推海上奇術有仙翁暮月將成政絃歌四境充

過車盤

車盤山路賒轉轉樹雲遮暝色天垂地巖聲木落花
長途誰是伴野館暫爲家沽酒溪邊醉何如漢使槎

九日蕭汪二公招飲平遠臺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四

登五鶴平遠臺莫宴喜開亭高滄海近雨霽月輪推
賓主觀無厭東南氣欲恢黃花如解語香逐辭金來

其二

聚會尋嘗有心知不易逢仙舟開野渡甘露灑蓬叢
興匪三山擴情寧八簋豐如何秋水句拍案動閭公

鵝湖書院

先賢談道處遺址尚巍巍松竹周遭種煙巒峙立多
吾徒難聚會斯道重磨礱義利千秋著異同夢裏過

嘗山道中

開道羊腸險攀登此亦奇陡崖行盡日勒馬憊無時
古洞龍蛇隱寒風鳥鵲差牧童呼與語流水且瀾瀾

玉山

江右稱名勝喜從玉斗過峰巒環映遠溪水直淪多
君子亭猶在端明硯未磨顧瞻殊悵悵不朽獨巖阿

釣臺

亦念玄纁重無如高尚堅一竿寒石在千載令名傳
已遜羊裘跡何來御榻眠先生或有意諫議枉拳拳

遇雨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四

連朝雨意濛濛幾見日輪紅束馬懸崖下驅車淖草中
郵亭驚宿鳥客夢醒寒風顧影憐消瘦加餐強自充

登越王樓兩司招飲

陵谷經千載越王樓尚存迎風朝露冷納日西嵐溫
地勝偏宜酒情殷不計樽倚欄時共醉歸路失山村

錢塘江遇雨夜半暴風作舟幾危

微雨來江上濛濛晚未收故園千里隔客夢一舟浮
對酒乏蘭友開舫但水鷗何時登岸口向日坐山頭

其二

潮雨氣相連昏曉不見天松杉石上香竹笠浪中穿
時把長鬚喚誰將斷纜牽登舟曾有戒諺語亦良然

其三

中夜颶風起排天波浪催峭崖帆輒碎瀚海汎難回
來去渾閒事含忘莫妄猜呼燈繙舊卷上下逐喧塵

次葉坊有感

館吏年方富陽陽候道傍旅中誰共話村酒味如薑
白髮三秋短青山萬里長故園何日至黃菊可凌霜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四

五

踈拙從來癖世緣迥不侵偶逢天上露欲効日邊心
一炷隨風遠數竿戴月森瑤琴時自動恰似許知音

其三

奮發須年少傷悲老大遲丘山非徑造歲月豈空移
運甕人皆仰絕編我是思伏生年九十謨典賴相垂

金山夜渡

夜裏渡金山風微波欲閒漁燈燒野岸荻影繞江彎
月逐千峰炤人從百越還斬王爭戰處嘆息未能攀

近揚州阻風

曉日初呈彩廣陵濤載揚艤艫南北泥篙舵後先忙
喜觀瓊花觀愁添柳陌霜客行良是苦藥餌自淒涼

飲揚州梅花嶺

高嶺夾重城梅花舊有名靈區嗟海甸下榻感君情
綠水版橋渡青尊午夜傾相扶登絕頂落落仰晨星

晚行

候役來何緩帶星正馬行前村門盡局遠寺火微明
撥草迷山徑尋橋悵水聲東方時舉首皎月幾時生

問宋雨公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四

六

別來三載久摩厲近如何直道同人少至情陟屺多
草堂書作侶池水墨翻波明主今求舊煙霞未許歌

發雍丘喜雪

霖雨何人是翻將冬日憂促裝辭故里祖道指神州
柳絮先春起梅花帶冷愁小康或有望携手共蠲憂

寄禹海若

故友多寥落碩人爾是思牙冠諸枉懼鐵面舉朝推
管鮑交誰續魯周義久垂玄都桃已去師濟再追隨

贈張泰符方伯觀還

明曉欲徹遠岳牧歷時咨十二車書會東南屏翰奇
胸涵瀚海水音矢卷阿規在昔有張仲宏名許並垂

其二

袞衣瞻海上猶是舊春風共事三句久憐才兩意同
荷亭花燭爛燕市月朦朧欲踐平原約白駒悵谷巾

馬九如給假

雪霽晴春和林花日綻柯西山纔載酒南陌條鳴珂
離別古今重追隨伯仲多莫辭深夜醉明且渡蘆河

懷楊洛陽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七

如泥驚歲月離索每咨嗟汝水人多偉長楊賦更華
和風吹細柳嫩筍點新茶倘奉天中節並坐對山花

懷汪雲澤

昔日鱗鴻信中途忽遇驚泮林鴉未集喬木鳥長鳴
山岳舊丰采雲松新性情寤言誠樂事師道共誰行

懷周二咸

遂初夙有賦選勝赴留都射虎餘氛遠鳳凰新館紆
登山追謝屐酌酒盤陶壺可奈燕臺月徘徊午夜孤

贈吳石雪予告

戎馬倥傯日仁賢馳驚時知幾君退勇贈策我心違
松菊舊交在煙雲到處隨神珠光炤世聊泛右君杯

閩正

問夜未央久秦符恰泝開初疑梅信冷旋睹杏時催
爵尊筵頻散琴詩唱幾回發棠矧有詔和氣遍埏埴

感懷

世界何寬坦荆針誰使生無風沙障面微雨水衝城
閃爍終朝變平安萬事輕回思從亦者丘壑不關情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八

持身澹泊好貴賤粹然修韓子來羊賀公叔厘玉憂
芬芳桃李嫩辛辣桂薑悠撫掌向天笑僕夫寧我尤

其三

軒冕匪虛授經營爾是資玄圭八載久暮夜一金揮
令甲懸星日邊方震鼓擊能如松與栢霜雪亦奚爲

贈龍虎山張真人

僊翁乘鶴久遺跡有山存石上青松老溪邊白鹿奔
簪纓延奕世符水護千門相傳一爪在頃刻透天關

送張如磐

春初日日晴將有故人行隄柳爭提綠驪歌懶聽聲
雖云龍虎勝無奈劍琴清義氣知君重徜徉笑欲生
送葛錦閣

聞道仙舟去愀然動所思祗因忠貫日寧論踈違時
顯晦三春夢動勤百世儀和風日蕩漾靈雨看紛披
春日喜雪

玉屑來何處乃當端月終瀟浮無晝夜皎潔遍西東
莫謂三冬少還開百室豐相携松杪下把酒各冲冲
初雪飲張坦公寓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微雪點春晴梅花放葉迎同心方晤語撫景更添情
異味來閩海黃泥泛兕觥忽然簾幙動清香滿座生
送林希育觀察入賀旋

入賀先多辟彤庭侈有儀勲庸三晉著惠澤兩河披
呼壽瞻龍袞錫車駕壯駉珊瑚鳴珮去蒲筍悵追隨
送南京兆戈敬輿

神功先建業惠愛借銀臺鳳垣聲望重牛首舞歌來
千里風吹雪三山月映梅雲光闌法處朶朶又花開
贈連八虞補益陽

仔宦如航海風濤終日狂鳴鳩拙不改尺驥屈何妨
無作三閭賦當趣齊舍裝鄰封楊子在共話洞山陽
寄湘陰令楊扶職

和風披百里聲價斗南標誰念湘江遠徒驚歲月消
揚竿連蜀陝呼癸震關遠欲借山公簡陽城特見招
送太康令梁公秋

絃歌聲誰續陽夏發新硯不數終軍少還炮北海惺
科名光宇宙冰蘖礪歲銘咫尺東樓境相携望福星
盆菊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盆菊軒窓外紫黃種種鮮客來談勝概興敞卧花磚
情性篇章裏雲烟筆楮先勝游良不易午夜那能旋
贈蘭陽令賀築野

有美鴿湖士王明發夢奇盈庭悉惠第結綬各于達
憂世心如灼登車雨欲隨河流清見底寧少朔風吹
贈劉子端參南金吾軍

溫爾如良玉喜瞻平子丰入都便寵命綰綬益寅恭
從此國威重可知庭訓雍贊皇洵卓矣何代乏莢鍾
贈伍暢翁

淡泊無他好詩書老愈堅玄珠已炤世徒翮尚摩天
萊舞閩山遠梁雲燕署牽錫名感穀且春醕色方鮮

寄馬九如

一札來千里宛然握手時傳心嗟有使報李愧無儀
紫簾金風爽黃花玉露滋芸窓吟誦罷緩步抱麟兒

其二

軍勦亦云盛經年在汝陽伐謀多慎重乘敵重殘傷
倉庾渭河水頭鬚冬月霜何時歌戡定珥筆共旂常

送周義河恤刑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十一

玄德神柔變仁風四海生孰爲襄盛美有士副平明
淑問沉寃豁原心老吏驚無勞憂聖主已見補闕情

送王巖公孝陵進武試錄

幾載兵戈擾鷹揚日以希築壇恢祖畧承命儼天威
周道層山杳前旄四馬揮烏衣舊巷在明月訪餘暉

送宋長公監漢川軍

春醕將浮綠脂車報遠行平原誰樂飲江漢雨澄清
野館寒梅映長旌曉日迎巴山速舉火毋鬱勒碑情

寄屈靜根

南北途如許玄工不暫停晤言懷舊好抗論仰新剛
鴻雁環門噪衣裘着體馨芻蕘先哲採此道久沉淪

贈楊表況入賀

四世瞻清德于今尚鳳毛論文傾北海司計冠南曹
王事風霜飽臣忠日月高丹墀歌舞下春色憶仙桃

懷王具茨

伉爽多迤蹇煙霞暫掩門數莖白髮短一片赤衷存
世事戈矛重人情車馬奔桃華穠矣盛何似野梅尊

贈曇輝上人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十三

老衲顏如少暉光俯上池運鍼雙豎懼杖錫一彌隨
甫歇雲中足便懷海外眉達摩蘆尚在彼岸片時吹

懷夏葵仲

平日多憊懶閉門香夜焚自登三泖岸如吸五湖雲
慧眼古今盡虛懷小大殷興平知有在握塵長高芬

送南司空張菴山

留治須元老龍門一柱奇說賢甘泊淡斤佞効箴規
衮繡當朝寵經營百世基遙知歌我觀選豆樂孜孜

送杞貳白明華

才華起上郡齊力羨方剛
爲國輕千里急公利一發
往來焦土裏坐卧野亭傍
竹馬慳重至幾番汗雨漿

懷江仲平

閩海還轅後筆花日繞心
何期文藻況屢試武功林
三載魚書杳九邊虎帳森
愧余乏壯畧讓君肘黃金

其二

八言邊塞地日抱可汗驚
果效聞雞舞何難建鼓征
衛青曾拓境斑固再番盟
努力報明主凌烟莫與京

病中偶感東張得一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七

日來多病懶張意何如
奈疾須慎口無朋且看書
窓前芳草靜檻外野雲徐
忽憶梁天雨禾苗尚爾疎

其二

安玄曾賄暨優劣亦平分
強攬泥水義旗震汝墳
莫言爲小數但忠逐空立
濟濟岩巖上奕秋諒有聞

寄晉江令湯晴嶺

言念掄才日梧桐月正秋
一目十行下連城寸管求
誰陽花滿眼瀚海水如溝
已歎雙珠彩石渠孰與儔

送吳橫溪司理宣府

雄邊推上谷擅借良才烽火誠遮目威聲已震雷
千亭通萬竈野雲開莫謂終軍少大功且占魁

送周芝月恤閩

禮闈稱得士欽恤再傳旌
慧眼高秦鏡慈衣迎魯情
武溪水曲平遠海波濤登臨須暢興洋溢盡仁聲

聞荒

中原兵火久萬衆苦凋殘
探瓶無粟穀易子遍瘡痍
六月雲雷晚新禾螟鼠繁
繪圖空疾首誰惠一絲寬

贈裘明化明經特用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七

宛陵石碩士披策上彤廷
筆底雲霞燦胸中水鏡靈
一琴彈北海六月奮南溟
却憶滄原事赫然姓字馨

贈吳明府

檄檄流風遠維楨今尚延
喜瞻豐士範來惠維河邊
星戴勢巫纓毫揮盛李篇
郊原花滿眼露雨誦綿綿

林可任藤架

可任庭欄外藤花小架存
風來塵不染雨過氣猶溫
莫謂多依附當知共早昏
發生隨所遇羨爾托金門

其二

天喬物各性大造普無心肯惠栽培力無嫌蒙蔓深
捲簾遲月影繞砌護蛩音忽視標題字能鵝喜莫禁

懷蘇臨臯父母

連朝霖雨沛故里尚憂心大火將西去涼風已夜侵
穀絲來歲遠荒贅目前深幸有神君在撫摩嗣好音

送揭潛銘

佳氣慈靈谷集公乃識荆五車胸浩瀚千里笑澄清
時暢程門趣再敦法座盟忽忽驚出祖惆悵柳邊旌

懷吳和受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十五

雙魚通寄後日聖鳳垣旌詎意煙霞興且辭瑣闥榮
虎溪尋勝跡鰲禁侯佳聲可奈中天月南樓皎皎明

贈偃師張世兄

千里來相顧德容喜乍親忠魂無淚吊天間有侶聲
胃暑不言瘁流風真在人舊時碁賭處寥落幾回神

懷甌寧令孫令修

去歲從遊日春風滿座生積句情愈重萬里瘁爲輕
赤水玄珠麗長天秋月明相期清禁裏緩步聽流鶯

送毛夢石冊德藩

五月榴花盛東方捧冊行囊雖誰脫穎瑣閣爾蜚聲
錫土天恩重使能藩邸榮遄歸君尚記作誦豈嘗情

送戴上慎冊 府

飽騰馳譽久丰采掖垣新抗疏多危論格心做大人
節隆神鼎地歌溢湧泉濱旱魃威方甚可無圖繪陳

送吳來之假歸

聞君消夏去惆悵意如何七載交游久寸心契合多
逃榮聊潤陸適志豈烟蘿極目濃陰裏就揮返日戈

送沈宙泉使周藩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十六

帶礪懿親重寵優藉掖垣節從三殿授馬向兩河騫
野館榴花放仙藩桂醕翻共懽佳客至歌賦復何言

送陳幾亭奉使

薰風且逝至鴛鴦亦何匆靡及君懷遠遄歸我望忡
武陵桃解語新雨栢凌風如憶汾湖水雍丘路正東

贈考選諸公

闢門稽上古今日睹颺言事績千言盛恩從五位蕃
朝陽增瑞靄丹穴徧高騫忠讜知無限安民是本原

贈馬霜平

契闊爲時久北來憶遠情細譚今昔事不禁壯懷傾
杯酒樽中盡雲峰戶外輕呼童烹嫩茗更漏若無聲

其二

把臂慳長日臨歧悵曉風南河誠地錦北海亦桐紅
欲餽無車馬前征但竹籠寄言諸長者烽火已消東

余天有樞部市馬

烽火中原滿請纓亦壯哉車驅千里外梅報一枝開
龍種何難遇天機不易裁知如司馬漢雲錦盪風埃

送朱中白守廬州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七

俊傑識時務如君亦數倫築臺先受役權稅固辭辛
餘暇蒐經史虛懷訪道真計今湖上月松杪尚勾勾

其二

中原孤鼠滿風鶴追留都因借匡扶畧欲終蕩掃圖
公山春草長淝水錦浪鋪佇見一呼盡賢良續自殊

寄友人

屈指追隨日韶華竊自憐詩書多臆勉裘馬固踟躕
杞園林園好燕臺雨雪綿一燈空對影永夜幾曾眠

贈馬平寰

千里來相訪決旬欲遽歸挑燈談世好握手嘆時違
北窗春初麗西山柳漸飛願君聊駐馬飽看上林輝

送李元居

二月花爭放皇州香沁衣故人聞欲去春酒悵無依
烽火天中滿煙雲塞外飛此行關國計柳色付餘暉

題黃東崖卷

齊雲多秀氣豪傑蔚然生玉洞抽玄秘金華灑赤精
救時三策要悟主一言驚叩古誰能爾敬輿陸有聲

祈雪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七

莫謂天關遠帝心先抱憂虛公期粉署撤滅憇玄修
災退三言善雨霑六事周浮光知飲爛瑞雪滿山頭

赤光

玄穹誰橐籥垂象爽嘗行不睹東方白且駭西域明
丹爐開八卦火德耀三靈疑揣愁難定咨嗟顧短檠

步江仲平韻

服官華髮稱慷慨願擬謀旂旄方宣命壺漿已望休
經文還緯武建節且封侯赫赫歌南仲誰云但洗羞

贈周嘉則明經

挾策逢明世彤庭再見親嗟余形已老羨爾氣猶新
世事浮雲異交情冷署真平原十日飲此興久津津

其二

爲急鵲鴒難入都不俟期沉寃何日白至性幾人知
憔悴驚雙鬢奔馳憶四驪雖然暫別去魂夢尚棲遲

送王錫侯謫外

忠愛軒冕外崇卑聽自然勿欺人共仰有隱道難全
聖德如天遠臣心匪石堅暫辭梧掖去納誨尚拳拳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人才闕國運愛惜是昇平詎意還朝奏翻成逐客行
菊松三徑富湖海一舟輕都俞今累累將憶爾金莖

送陳幾亭

憶自識荆日披衷感至情有疑時就正發覆輒如傾
鑒接師恩重厲摩爾意誠抵今四閱載膠漆孰能名

其二

姚江剛性命格致說紆紆賴爾一言指爲開千古紛
原從功力到匪直教傳殷暢彼天津論今朝始飽聞

其三

道軀亦七尺壯志萬夫雄聞難先投袂識微屢拊衷
治安揮管就否塞片時通當日留侯箸將無上與同

其四

請益余方切南歸爾是思長流牽錦纜嫩笋侑霞卮
尊味尋嘗有蘭交聚會奇東山基罷處少傾扇頭詩

贈吳梅谷

靈秀東南聚溪雲映早曉三莖珠樹裏一色杏林中
衛玠丰神朗言游道化充何須特召日丹地始知通

送徐固城按河南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中原烽火過日夜望澄清特授天邊節遥臨閩外兵
花驄新氣象霜簡舊風聲計日流氛淨餘黎慶再生

其二

雞壇曾結契下接咸虛衷別去三年苦來歸一笑融
麒麟天上種鴻雁馬前聰戡定兼綏靖石交世可風

西蜀

沃野通千里高峰上插天地靈人自異道廣世誰偏
楊馬文章在李朱節概全更景卧龍續爲能盡衆賢

贈馬大生

紀後京華盛年來纔兩人家懸千里外署共一臺
青眼葭莩舊赤輪氣象新行行江上去佇望自傷神

其二

龍飛初渡地仰視亦雄哉石峭江聲急風高錦纜迴
洪圖思聖祖福曜羨通才竹馬不須呼白眉早已來
送李燦宇

萬夫雄節慨浩氣此身全寧以玉爲碎彌徵金是堅
壘增窮塞險農聚遠村煙重去題銅柱馬人復宴然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蒼生獨繫望特召起東山遠志橫千里殊威下百蠻
龍韜新息勇虎旅武侯閒月捷師中奏旂常孰與攀
送梁嗜林

炎熱日方盛陳情迫欲歸松楸縈夢曉汗雨任衣揮
出宿雪峰合停杯晷刻違懸懸橋上望惟見柳林暉
其二

切磋歷數載分手訝今朝合饒杯嘗滿催行語漸遲
石渠藜燦爛庾嶺路迢迢登涉暫停處能無憶久要
送李建侯按山西

明允鳳馳譽烏臺特見掄擢忠多慷慨救世畏遠巡
痛洒蒼生淚法寒債帥身臯陶世已遠家學尚如新

其二

今日西山地邊河值兩難提綱須繡牙持斧果威鸞
暑月都門去霜風遠塞看安撫知早奏爲爾一腔丹
送王炳黎冊封

龍門攀躋久倒屣沁金莖不謂南車指駕言北代行
臨岐思道遠聖節悵花明前日金華對忠懷幾許傾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雲中地最要捧命昔曾遊再赴桐圭役益弘表餌籌
龍旂王國喜鳳羽遠 柔應上金城奏過門肯暫留
送郭宇山假歸

冷署亦何厭故園日夜嗟捧綸卽出祖策馬似乘槎
搖落風前樹延哀江上沙逢人忙借問可是近吾家
送周驗封柱明假歸

繁華征逐處澹靜久相扶夾帶夾苓富衙門車馬迂
日邊霜未墜淇上酒堪沽迤邐神仙去程程近衛都
其二

群品須衡鏡方圓迥不同虛舟浮大海振羽看儀鴻
裴相中天朗辛公八面融積薪今滿眼未許戀園菴

吊吳隆徽

壯氣衝霄漢嘗爲介冑先彤庭承帝委窮塞一身肩
轉戰潮河北結纓子嶺嶺忠魂耿耿在尚欲勒燕然

其二

幕府依然舊元戎去不回非關籌策少誰奮鼓鼙來
俠骨埋荒草雄心蕩野灰何人雪此恨無限北風哀

感時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三

和非上策魏絳偶然爲五利微鐘磬四征罷鼓鼙
金縢豺虎厭粟米馬牛疲一道烽煙起愁雲遍野垂

其二

沿邊宿重戍敵愾豈無人幕府不言戰行間各爲身
椎牛懽使歃血使明神顧彼黃金印騰騰與日新

其三

漢武負雄才疆封面面開威伸玄兔外恥雪白登隈
中國忍虛耗王猶須遠恢更嘉垂老日一詔悔輪臺

其四

昔日相州役范陽穴已清郭公多勝算諸道悉精兵
破竹先聲振連營孤壘傾師中誰掣肘狐兔再東京

寄王雲細

東晉家聲舊長槐曉色曠登山尋謝月啓事慕山風
朗鑑冰壺澈虛衷玉宇空驕驕爭奮步左顧遇孫公

又贈敏山

先賢魯困頓處晦復何傷忠純天可質昭雪日垂光
大夢三春短君恩奕世長還鄉勿縱飲運甕待時昌

贈張如祖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四

初遇懼如舊別來悵遠思吳門風日好燕市酒旗移
清白家爲訓飽騰國所資月前頻徙倚梅影任參差

偶感

浮生時自念浪擲亦何多辨色東朝去含香北闕過
開陳神知渺慰勞語音和不覺梅花笑空嗟隙影梭

其二

投筆非無志病殘筋力綿參苓聊續命羸寒強加鞭
萬卷圖書在千秋謀畫全倘逢鳴劍客當共勒燕然

送郭仙岩按山左時奉旨監軍

烽火東方急乘驄借錐西謀猷天下少肝膽古人齊
卽日驅熊虎兼程赴鼓鼙懸知車到處時雨慰雲霓
送禹海若歸

繡豸雄燕市暫歸卧石林風波何處起露雨有時深
世事三春夢交情一片心獨憐君去後柱下少規箴
贈郭胤伯徵士

偶遇玄纁士悠然快此心眼開秦氏鏡氣薄楚天雲
滿架圖書富一簾春草深論文懷杯酒忍看馬駸駸
贈姚永言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廿五

丰采超當世文章貫紫微揮毫千語就振羽五雲依
大道何凝滯哲人早奮飛春山花正麗載酒問薔薇
送王芥菴守襄陽

安阜須良守崎人不易逢况處江滸上無多復子踪
囊錐知脫穎庖刃欲藏鋒知彼南樓月白雲暫許封
贈陳廷俞備袁州

彈碁方角勝超距忽登壇奇計家門授雄軀隊五看
揮鞭天漸遠固圉勢如磐萍水安瀾後整戈

祝申素修父母

時雨當春仲芬芳滿樹滋懸弧逢北海開宴舉霞扈
舊澤甘棠在新聲朗鏡飛樂哉山有李何事訪安期
內閣牡丹

托根密勿地映日吐新姿誰並三春富獨標上苑奇
遊蜂何敢至零露有常滋五老時臨翫芬芳滿袖持
送江仲平

有美人中俊宏名溢禮曹詞傾花燦筆腕動墨翻濤
授節天潢重趨闈玉笋遭獨憐驪唱早鄙客向誰洵
送常二如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其

梁苑秋風動爾時識俊英聯肩登座次携手泛舟行
瑣闥君標彩瑟書戎邇名祗因舊有約未遣彈冠情
其二

承明謁帝初猶是耳提餘日醉醇醪飲兼叨憂屋居
秩宗無彼此歲月感乘除勿謂江沅濶長空雁影徐
喜雨

雲漢昭回久何辜嗟我民省躬嚴六事避殿禱連旬
方慮呼天遠俄看入土勺優霑歌四野播種且蓁蓁

其二

天人交相應尤在至心通清獻綸纔渙淋漓澤已充
驕陽何易轉大德實無窮從此知昭格後先解網同

其三

蓄儲空里黨庚癸急邊疆霖雨乘時沛稻梁計日香
飽騰基士馬滲漉淬鋒鏦或是天河瀉一洗永韜藏

其四

追憶焦枯日君王無刻休合將天闕歷莫慰廟堂求
湯火雖云去穢杜尚若留擊壤忘力後紫極迺優游

感懷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終日竹窓乘紫門寂若關咏吟無白鳳登眺有青山
垣屬常懷惕舌捫莫敢剛呼童烹茶外一付水潺湲

其二

賦性多偏滯淡然寡所求榮枯有大化遲速豈人謀
儻俟原中鹿升來牧外牛忘機兩不擾何意葛天遊

其三

身已托人境誰能廢往來但期恭近禮無取濃如醅
遠道勞何極長飛倦欲回故園茅屋在寥落半蒼苔

其四

炎熱非關令心清暑亦涼山泉尋正趣軒蓋聽人忙
巾漉陶家酒樓登庾氏床乾坤原浩蕩適志匪云狂

贈李桐月

蘭譜多英俊似君有幾人大材成以晚至契久如新
膝促燈前語法傳教外真相知嗟未早日御豈言頻

次林可任韻

乘閒訪素契虛室宵陰陰于世無奢好惟書不憚淫
任真雲出岫適興鳥歸林一笑天機在悠然共此襟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炎暑雖云酷吾心頗納涼言前須索解定後何辭忙
幾卷名人蹟一樽廣漠鄉良朋願聚樂或不是今狂

送秦五美使松江

秋月明纔放星輶欲載馳此時猶握手明日便臨岐
客夢江千里驅歌酒一卮雲間多勝概須叩德聰居

集薛行塢新館分韻

暑甚逢新雨涼生翠館幽竹垂千葉綠興灑百壺周
翹首瞻名蹟談心契與修更移將促馬復爲主人留

其二

憶彼成周盛九人實振尤同心効夾輔未雨先綢繆
勝事何年續德星此夜浮勸酬各不厭頗異阮積

贈李縣貳寅

君本文章士玄纁貳楚黃雄才天下少雅度一時良
雲夢霞添紫瀟湘氣不霜囊錐方脫穎九鼎自其常
送戴上慎督薊餉

大方丰範異初遇便披衷三載芝蘭沁千秋意氣
籌時多上策司庾自膺公所憾

寄屈靜根時管北新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廿九

音問三年杳空庭聞扣扉開函無俗物將命僅烏衣
秋月湖心好涼風柳外微芙蓉搖漾裏鼓棹趁魚肥
苦秋熱

秋交暑未歇午坐如煨爐揮扇肱筋轉披襟汗雨敷
藕絲尋野市枕簟展庭梧欲卧蒸旋起羲皇漫自吁
喜偶雨

款段趑涼出長空欲吐煙無風將土盡有電濃雲牽
熾轉憇陽半爽符秋令先言旋烹嫩茗簡我舊時編
懷社友

冷寓徘徊久琴書憶舊游操觚爭百鍊出語傲千秋
午夜青燈燦良辰綠蟻浮每當玄賞極迫旦尚遲留

慮島衆

服遠先籌略建威必紀綱請纓宣聖惜拒隍襄王強
關係寧今日顛危匪永鄉太原反掌定彼策何其臧
其二

亦知鞭馬勢無奈養鷹機金粟皆民力爵名迴國威
固猶窮嶼震聲罪遠方歸莫待拚然後望洋嘆鳥飛
聞黃河泛溢東及杞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卅

馬忽震怒巨浸上稽天一望禾麻隱迭喧舟楫顛
梁園迷故道杞國漫平川戎馬驚頻至何堪陸地淵
詠懷

承恩歷數歲叩業慚分陰髀肉消鞍馬書詩倦咏吟
頗懷楊震畏亦凜晏嬰心顧此尋常事何辭太史簪
其二

閒庭步明月理琴修爾鳴捫懷方計過觸景且生情
世路難同調寸心耻外營何如韜晦者寂寂靜無聲
似石道發明經

賦韻雖常調帝廷翰若游百篇倚馬就八斗逐時休
暑月難趨走羸軀愧勸酬如期來卜絳師席寵方優
哭張止矩孝廉

長鬚來夏日忽報哲人秋幽夢途間異壯懷醒後留
方期駒轉足詎意鵲懷憂執牖胸填恨渾忘暑雨流
其二

孝友出天性諸昆皆仰成每當稠廣處輒動本源情
金湯誰是贊捍衛爾爲盟遥矚白雲裏吞聲竊未平

其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交契歷三紀往來喻一心任從金谷後不易單瓢襟
遠志今流水覆身聞半衾嗟哉鍾已逝寥落嘆知音

送林非菴權九江

羨君如美玉皎皎立風前有韻盈書幌無塵擾絳天
數過渾不厭暫別幾爲煎安得潯陽水來通海子邊

送魯鳳山奉使

摩厲三年久追隨點不虛談言皆道義寄興必詩書
化洽橋門水金傾篋置繡明綸難宿信離索恨何如

紀上閬城

中興多大畧玉輅向巖城戒事傳營衛臨期盛旆旌
金湯先世險棘幹此時英遙想登凭處天威赫欲生
次日閱外城

入蹕聲纔息晨鍾警又傳徹桑須計遠固圉政忘前
雲裏飛橋渡日邊紫氣牽藩籬共戶牖從此慶綿綿
弔張子襄

客冬聞抱恙疑是鱸魚情解組方歸舍乘雲遽逝名
封章心血盡詩句世人驚未遂匡時志空餘水鑑聲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梁苑追隨久燕臺際會遲趨操各異致智愚乃相師
古玉傳深夜良裘被弱資話言難再得不禁淚爲垂

弔潘升允

君今乘化去正是秋風時空有招魂賦莫回止棘悲
醫良三世少運蹇寸心知如彼東籬蓋曉霜一任披

其二

言念荆初識惓然若飲醪玄機時共探鄙悖見飄淘
盡脫簪紳態獨存布素高嗟哉今已矣鴻雁滿空號

送王雷臣按江北

昔歲危城內從容息寇氛宸垂獎問栢府矢忠勤
薊北風多刈淮南日尚斫花驄騰躍處梅雪共芳芬

送潘澹予按貴州

將逢長至節警報亦何多清問垂龍馭壯猷仰身巖
都門星火去溪嶂雪霜過寄語黔開府亟揮魯日戈
自嘆

少小懷良友病魔日見欺貪生已謬誤習懶更交離
誰掣鍾王肘亦同李杜資鬢絲羞種種不奮待何時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鼎沸當斯世故園頽毀殊卜居安土耿謀國遠猷踈
郭李今何處張陳古有徒初鐘達曉漏屢盼月輪孤

贈南銓曹徐固城

仲冬飛絮雪片片壯寒威南國新衡鑑西莖舊綉衣
馳驅千里易忠讜舉朝希幾載高山興呵毫聊共揮

癸未辰日

浮生多落寞耳順再逾年困拂依然舊精強莫逮前
牀頭書數卷庭外日三輒興到尋知己共參老氏玄

其二

大塊生勞我冠蓋往來頻徒倏樽前約孰窮象外真
晨炊日過午夜卧露盈身未耄頭先白鷄鴉突入秦

送傅夢禎按甘肅

驄馬向西行霏霏瑞雪迎風微村樹靜野曠暮山明
六轡秦關遠百壺燕市清長驅毋過慮已兆蔡功成
送鄭大野按廣西

今日粵西地督徵苦漸繁非資持斧力孰定遠 誼
過嶺雲遮馬出都雪滿原一樽聊共醉惆悵那能言

贈呂政修上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天行何震厲北屋苦呻吟忽遇杭州士大興佛座心
三雍推玉尺二豎伏神鍼更有過人處回生不取金

寄江仲平

鷄壇契合深握手共談心義氣千秋凜微言一座欽
風前玉樹度郢上陽春吟南望頻翹首何時再洒襟

其二

攬轡志澄清望風去狸狸廉能久著承明允自馳聲
衡材杞梓盡介馬漢江寧指日璽書下木大候俊英

金剛寺結社

古刹共締盟交正論行經繡壁土盡墨沁石文傾
寧爲尋幽境還期有遠情西來叩大意栢子樹頭聲

其二

移座再尋真一亭近水濱微風涼入榭飛鳥意親人
菱唱時來往盧呼任屈伸西瞻多紫氣不是石嶙峋

登米公樓

樓閣尋常有空隆爾獨奇巧傳輪奐外望逐野雲架
飛棟來黃鶴高峰插武豪人多曠舉庾月有餘思

賦得梅花幾樹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已過小春令偶爲玩物遊雪遲天北煖月上嶺頭幽
穿徑香盈袖開窓盡刺眸顧瞻遙指點逸興轉悠悠

挽曹秋林

府仰升沉事知音感慨希眼青方側履雲白倏添機
寂寞三陽令蕭條午夜帟阿誰稱鮑子涕泗滿朝衣

其二

穹蒼欲借問胡遽殲良人七步陳思慧群鵝內史神
席前將啓帝旒卜且加民想是玉樓峻百夫枉劉

其三

憶自識韓日一言意氣開忘年頻把臂選勝便傳杯
提命無虛啓追隨愧散材主恩稍叠至指授有繇來

其四

擇里締同心多君古道深爽塏非吾願晨昏待若吟
豈料登龍後旋爲二豎侵赤虬攀莫逮西望空陰陰

其五

盧扁猝難遇祈禳亦罔通直將護道力欲企回天功
夜盡膝仍促日中食未充時聞惚恍語不禁憂心忡

其六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大數洪濛定傷心奈若何名駒纔半歲老蚌尚南河
執牖肱三折憑棺足屢蹉善人昌厥後遺腹再峨峨

其七

功名泡影幻天壽總前因立言垂世範乘化任天真
玉柱峰頭月百泉水上筠知君無去住爲國惜祥麟

送陰太峰使韓府

家聲三世舊天語四驪新握麈玄飛屑揮毫彩綯人
名封競倒履紫氣快瞻泰醺醺將蒲筍其歸誦且尊

送鄭十思使魯府

維城東魯重授策借名賢先世忠貞篤此行綸綽鮮
薰風牽四馬紫氣映滄淵帶礪承恩後肅驅泗水前
送吳來之使代府

直道阿誰續丹心若獨全志同金匪利氣到石爲穿
暑月平城雪 風絕漠煙急公臣子義捧命色怡然

寄周敏山

征邁南城日着鞭各自期咏吟聲徹旦慷慨氣吞厄
德喬周方大才名季擅奇驚駘今已奮毋久戀山居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別來歲月波遠使再爲過雙葛百朋重千言一札多
敬亭碑有口杞國磔增峨急促平陽駕師師承帝歌

壽何月亭

爲問蓬萊鶴屋籌今幾添據鞍猶躩蹀垂訓莫幡僊
寥落客中夢追隨望裏煙安期求巨東欲致玳筵前

執契靜三邊

璽治恢無外何論守四 介麟方頓易干羽不煩撓
大象高如揭前禽違自綏折衝收戰勝譚笑撫邊陲

其二

四海方寧爾三陟自晏然襄雲攀鳳日湛露滌狼烟
絕漠琛俱獻摩崖頌可鐫便應歌六月薄代邁周宣
苦病

一生無善狀強半病爲鄰藥物籠中換方書枕上新
操觚筋苦續移足氣先呻盧扁何年遇稍回寒谷春
送李建侯恤刑山右

醇醪爲日久澹靜是其神月夜頻招飲觥籌不上人
寬洪王者度明允士師真策馬東方去仁風蕩野塵
贈劉雪濤餉山左便道續姻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風流稱獨步儒雅且循循屈宋難爲賦鍾王樂有隣
量沙深夜險飽士壯猶伸更喜歸來日蘭房滯眼新
送徐六行使趙藩

軒爽丰標異玄談握 清朝承雙闕命暮向九華行
雨霽秋光淨雲開驛使迎愧無蒲共笋矚目自含情
送宋漁水令齊河

紫垣群宿列百里望仁風羔絨承先世牛刀試大東
琴清明月滿雨澍萬花叢努力超三異蓬瀛咫尺通
送閻仲愚訓西平

懸旌招俊又化雨重先資汝水文異相封禮樂鐸音秋更嘹絳帳月偏進得士酬明主五更非爾私

送徐維南訓歸德

調高應寡和絳帳喜偏悠忠孝家聲遠寬和教澤周徵文齊杞宋投分感徐劉莫謂一毡冷吾徒樂未休

寄孟華歲

八行來寄日龍藹坐春時南北河山阻東西烏兔移光明應照遠躋錄豈尋芝莫慮蓀枝晚抱群政自奇

送魏通政明賓歸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勇退古來重見幾兩疏高丹衷葵向日素節水揚濤

聖主寧忘舊老臣暫息勞東臯登眺處餘興自陶陶

東閣御試恭紀

承恩游禁院三載共編摹絳帳春風滿瀛州法雨多九天傳睿藻五壽効颺歌菲薄殊榮幸龍瞳又一過

其二

東閣席初敞曙光風轉輕師臨懸朗鏡萃時榮運會奇千古對揚此生藟燈茲並奮其戀浮名

送宋

忠鯁出天性立朝丰采生但存如石介遑恤去官輕秋色黃花老離情綠水盈貞心無遠近俯仰自英英

弔故寶坻令李朶蓐緣事殉難

尉矣循良宰竹時罹網羅盆寬三載滯馬百群訶棟折身同盡膏灰氣不磨叩關知訴帝欲語淚如波

其二

共君結社日負氣多昂藏落筆雲霞燦鳴琴澤雉佯八行猶在目七尺遽遭霜東望忠忱悼愧招又口旁

戚晚張憲臺生子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世澤發長祥明珠蚌吐光辰迎冬日早勝世紫居傍

掌內蘭成象庭中星滿梁洽陽餘慶遠帶礪更何央

詠復聖贈其後博光魯

行居四科首一善拳拳膺好學聰明黜爲邦禮樂興微言傳東魯良相畏南荆辟彼星中景長空月共明

其二

喟然發獨悟不惰仰勤修樂意一瓢足仁心二月留博文非假憂居巷豈巢繇遺澤東山永後賢今正優

元夜觀燈

明月乘春旺寒風入夜微燈傳千樹火巷集百華衣
輕轆橋邊逐流星天際飛簫管喧難寐緩步待朝暉
贈許佩宛

杞宋壤如繡人文異昔時一朝隆左顧三載憶心知
儀振丹山羽望符黃耳期殿邦方此始有李誦豈私

送林風玉進箋還

奉箋來北闕正直仲春時雪霽山花葉風和隄柳絲
我朱瞻且近良友晤難期何事遽歸去壺樽嗟未移

其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羨爾人如玉璞中理自瑩轉因今日別爲憶去年情
幾字南金重一腔北斗傾臨岐空握手無計挽行旌

送鄭大野再使

去歲秋方返今春旌又行往來驚物候聚散感朋情
待命寧無軀獨賢莫與京還朝當且早梧掖待君鳴

送傅惕菴

南陸逢初度揚旌北塞行綠陰山路滿黃鳥樹頭輕
庚癸眉爭然水泥術轉精遙知擐甲者果腹請長纓

挽陳伯玉

君本南江俊雄飛萬里驚文壇張減價武庫杜齊名
圖邊紫塞近市駿朱提輕條爾乘風去良人結衆情
其二

左顧纔三載衷言罄此生每當深夜別猶歎上樽傾
析義無今古救時急髮纓彼蒼莫可問惆悵對青檠

洪光寺王覺斯爲僧人題句

緩步東行去盤盤景色奇老禪敦舊好宗伯洒新詞
已憐天龍護莫憂山鬼窺虎溪常寄慨何意亦追隨

玉泉寺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聞道玉泉勝今朝始縱觀巔巘難措趾清冽可彈冠
洞杳雲霞遠流長荇藻繁隔山爭問酒忘却野風寒

過魏博留別黎開府

使車驅雪夜凜冽苦天風忽睹恒山節如開長樂宮
授粲戎幕裏送衛伏城東十載恩勤意將無吐握同

懷黎開府時分監初撤

霖雨連朝沛凭高南望深中興新氣象雄畧舊纓簪
憂國數莖髮憫農百代心而今鈴閣外煥旒喜森森

送關人孟備兵宛丘

某時攬輿地此日喜重臨振飭風霆迅撫摩露雨深
鵲鵲儀錦水豺虎喘株林漸次江淮上翩然遍好音

召對恭紀

禦戎勤廟算借箸進詞臣寧謂雖堪戰其如戶欲墮
對揚元凱遜翕受火龍親迫暮谷風動零然雨意新

早朝

曉月東方上整衣紫府行感時爭奮步待漏各攄誠
鞭淨金堦冷班聯玉珮盈夔龍歸署後幾處尚雞聲

古牧野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牧野當年事西山義士傷白旄風日慘黃鉞雷雷張
億萬誰離異三千各奮揚徘徊岡阜下天命果靡常

衛水

設險王公重待人險乃成疏排聊指授襟帶轉騰矸
似海環瑤島匪泉注斗城蘇門如假館爲頌庇民聲

三岡

大行如率然遙里尾還生拔地松筠滿瞻天星目明
肩聯同浩蕩鼎立各崢嶸王烈修真處石洞尚有精

送李映碧謫武陵

丰采追儀鳳好生矢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梁
湖上峰巒遠天邊露雨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彷徨

香山寺

野杏誰人種幽香消徑生峰高明月近刹古寶旂盈
墨霧驚龍翰仙音羨鳥聲有亭山脊上暫憇已心清

圓殿

光明如滿月云是島僧因千界輪爭輳中朝道永尊
紫芝石畔老白馬嶺頭新到此渾志念悠然天外真

岳忠武戰壘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四

東京淪陷後北伐使何人相里生神勇新鄉剗野屯
單百戰膽籠身秋雨蕭蕭夜如聞怒氣噴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五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苗
始苗
始苗

纂曾孫

忠嗣
忠嗣
忠嗣

七言律詩

飲李西涯先生園

花覆藥欄春欲深
呼朋載酒問園林
先朝熙皞功無
古故相風流澤
迄今提抱鄴侯
同紫禁追隨文
靖幾
丹心顧瞻亭際
鬚眉舊老樹參
差夜月侵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其二

年來世事嘆如麻
忙裏偷閒一徑斜
虎觀文名齊北
斗鳳池寵命絢
朝霞荒蔓草冠
簪冷恠石寒煙
烏雀賒恭繹天
言隨激義苦心
還爲老成嗟

詠劉憲石書舍芭蕉

芸館芬芳百事宜
芭蕉新綠更堪
奇煊妍化日暉
常位搖曳和風
影數移萬軸牙
簾添逸韻幾峰
靈壁點幽姿邇
來題詠充梁棟
紙貴雒陽渠密
知

送春

愁緒偏隨物候來
春花欲盡夏雲
催鉦聲隔歲仍
留滯筆楮連朝
但往迴未忍登
山尋竹舍何能
載酒向金杯
藜煙細細柳堪
適肝目中原尚
草萊

盆中文石

石丈爭譁米芾
顛那能不愛亦
泠然莫疑磊磊
一盆小且喜九
九五色鮮雲霧
山中曾飽歷琳
瑯几上共參聯
枯腸敢望江郎
夢對兩輒懷供
奉篇

瓶中芍藥

午夢初回興欲
狂數莖披對簡
書旁姿翻紅錦
霞蒸劉文烈公
全集

卷之五

二

戶葉覆青磁案
引香遲日花王
還後勁薰風玉
井且先芳獨憐
戎馬郊關日維
子何能尚若常

劉憲石得紅白芍藥以詩見教因和之

廣陵奇種喜多
叢上苑栽培露
雨濛相贈故人
非俗况惠來佳
句宛天工霞粧
已耀雲箋裏玉
質仍芬竹篋中
解語知君情意
重幾回絃管醉
春風

贈李粹然昭雪

百折不回無染
身吳山晉水任
風塵篇同供奉
孟衡少技進庖
丁刃發新長夏
霧雲驚巧幻涼
秋霖雨喜

切勿玉輪終古輝如許
斐非空勞憶離人

贈卽墨令王幼章

佩犢懸懸渤海牛
卑虞再簡借前籌
漢卿愛國魯河內
李相圖功亦陝州
關山迢遞幾兒迅
淵藪豐和萬戶稠
盤錯從來徵利器
琅函已沛鳳池頭

送朱玉符常博護保寧郡王還河北

金昆玉友並長安
一簣桐圭一懋官
授策土田榮聘季
城丘車馬義齊桓
風霜凜冽邨邨道
意度雍和當伯冠
就第東平稱樂善
河沅南望水漫漫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送林宗伯館師季狝榮歸

幾載雲霄曳履聲
玲瓏玉錫冠春卿
方資啓沃弘霖雨
輒抗封章謝冕纓
傳擁燕山宸眷渥
花明閩海錦歸榮
開筵惟月棣華映
不比尋常原上情

其二

南宮譽望絢中天
日月光依四十年
禮樂功勳中夏戴
文章姓字道途宣
齊雲高駐安仁履
平海清迴伯子絃
耆碩聖情通寤寐
蒲輪佇睹步沙還

寄南光祿卿林狝漢

祿勳夙望著陪京
閩海久專陽鶴盟
文獻四朝徵典則
鴻儀五紀歷科名
棠陰蜀楚西江徧
月彩三山水瑩更
值吾師歸慶日
漢庭二疏遜華榮

其二

疑思霄漢鸞鸞侶
千載耆英雒下傳
何似德言功並立
居然少壯老逾妍
卮杯八座填麈奏
沐寵一堂奕葉連
聞說南安山水興
遊達詠授武仙

送李孝原給諫使金陵

積雪連朝日乍舒
諫垣倏倏戒遠行
車斗杓傾仰纔壇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社南國際達又簡
書馬倚雄文千幅
少鶴鳴忠慮九邊
餘披梧豈供皇華
役極目煙雲思未
除

春日懷劉憲石

梅柳芬芳上苑春
東南極目阻風塵
衾禱月夜每嗟影
伯仲壺觴且任真
別後交情鴻雁杳
年來事變海雲新
依然講幄開儲聖
舊日師師今幾人

送南司業李筠圃

司成少席冠南都
髦士橋門樂有徒
異光關西魯入夢
雄文日下屢揮珠
石城王氣千年旺
絳帳春風六

飽數贈別恰當新柳綠嚶嚶好鳥樹頭呼

懷申邑侯

中興茂宰憶生申幾度春風嘯獲薪籌策淵深揮羽
扇經營子超起城闔舉頭桃李花千樹入座琴書月
一輪西漢循良今並美論思指日侍楓宸

步姜老師韻

稽拜虞庭見禹臯直從異代失蕭曹聳身鰲頂環群
島吐色瓊胎炫衆髦麟管摛文彤日麗鶴扉接武絳
雲高花磚露露依槐席宿海應趨萬壑濤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五

其二

金玉鏗鉤擲地聲植莪天施倍菁菁披幃帝亦欽鴻
藻和鼎人皆沃雉美芸几抒陰風日美梅簷巡影雪
霜清欣逢遶羽瞻新彩奕奕朝霞殿角明

寄袁特丘司李

熙朝詞幟盛公安半豹猶堪作巨觀宦借鵲鳩莖有
鏡風清淮水氣如蘭瑤篇鴻寶爭前後淑問阜陶識
猛寬別後都門春更早調羹爲寄一枝寒

懷閭從之孝廉

故人別後杳音書綠水浮沉漫自歎杯酒論文誰
仲旅燈顧影感居諸躬掇甲冑豺狼遠勞著金城雁
羽舒當寧虛懷延國士旌旆指日賁君廬

懷周嘉則

攻苦多年君子儒浮名罔事恣幽居負藏秘笈文成
斗座吐玄言屑作璵大業千秋彙鼎重雄飛萬里秣
糠餘貢王彈結今何似回憶城隅奮志初

送周敏山守淮陰

王氣蔚蔥淮水涸微桑急借濟川材工虞屢畫存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六

署襦袴興歌憶宛隈控引江河形最勝又安南北治
重開霜鋒那慮多盤錯帝念豐功且召來

送何閣師

文靈粵海映珠華正笏朝端表大家紫閣望歸商傳
說丹宸恩遇漢申嘉幾年憂國霜侵鬢一日辭天霞
作花勇退古來公更早調羹還見嶺梅賒

祝朱中白

明綸初捧便鳩工蓋却薰風汗雨通帝重金湯重設
險勞襄赫濯喜來同雄圖遠借南山勝御燕時沾露

草豎此際添籌來海上奇勲茂社雨無窮

和劉憲石飲草橋蓮池韻

幽居漫自憶林塘暑雨新晴榮樹涼興到不須尋竹
徑心清況是遇仙鄉草橋傍柳浮流水蓮葉牽風帶
晚香當日勝遊應不倦閒官仍討此中長

和劉憲石秋興三首

優游禁院至恩浮梧葉陰陰再度秋蘭沼步趨雙絳
帳藜燈征邁盡名流長空傾月頻憐影爽氣披襟欲
散愁耳筆何能酬異眷素心澄徹向龍樓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其二

桂落西風月在門澄清日夜望中原函關半是豺狼
窟雒水猶驚草木魂朝食巖廊綸屢渙軸空閭井骨
徒存奉行秋令茲其始歌誦先將彩石吞

其三

淒淒秋雨遍寒汀不禁鄉思起北溟充路蝗蝻田有
火章天雲漢聚無青涼生城際嚴刁斗壘積齋頭曠
臨靈歸雁風高難寄問呼童且自覓芳醪

贈梁黃耳方伯

數化峭函已有年大東荒後又西旋呼庚鐵馬千群
急擊殺車牛百道金花滿南山疑上苑春生渭水看
樓舡鄧侯佐漢功無二此日黃扉待若先

送賀大行歸賜富順

劍閣崔嵬使者賒春明驅馬出京華帝憐宗子頒新
賜星向益州燦晚霞萬里橋邊桃浪煖七盤山下柳
絲遮武侯遺像應如故爲向堂前禮數加

送黎函中父母

壁韞荆山氣欲通理光燁燁滿長空澄清久注西秦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鏡貞亮已標栢府風才子渡湘旋見召直臣辭闕尚
懷忠聖明鼓舞人難測鎖鑰勲名正未窮

賦得紅綻雨肥梅

林開四照玉光清忽散瓊珠紫蒂榮正喜作霖桃泛
浪暫留刺鼎芳調羹繡池出浴濃雲靄騰井翻流絳
霧生蕭露載賡全沐潤霞卮占滿百花英

經筵恭述

紫府丹霄日滿林青韶翠幄柳絲深花熏宮樹鳴禽
語香裊爐煙綵仗麻金曉巨時陳賡宴寅衷納海助

天心聖明清問崆峒並佇見遐荒獻齒環

贈開封唐太府

腹心重郡軫重職卧理還須汲長公
節著艱屯貞自利誠開慰撫濟何窮
武陵樹種黃河曲丹井霞飛汴水東
傳道萑苻漸掃蕩煌煌彩鳳下天中

贈通許余令

故園回首憶仁風匝地棠陰西被東
秀蘊蜀山晶徹目花滋通邑樹饒紅
經營不日樓堞壯組練如雲井甸充
絲竹雍雍歌孔邇生成久矣沐天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九

派燕臺禮樂慶同簪風吹淮水春回谷
月照浮山光

滿岑

誰當正東山局上聽佳音

凱歌

高秋曙色靜榆關鐵笛橫吹征馬還
無復穹廬歸瀚海惟留片石勒燕山
三農解懋耕桑徧萬隊長歌鼓角閒
盛世聲靈真赫濯喜承鎬飲侍清班

中秋

太液池邊秋水盈芙蓉枝映玉盤明
光臨丹地衝書幌衫換中天徹鳳城
幾石仙槎塵外泛南樓佳興古

帝澤雲泥灑犬荒驅磨肯甘愛珍藏股肱雅念衣揮
兩金竹幾傾蜀貢箱一握掌中來爽氣十行詔裏度
長陽和風轉借清風暢共翼義軒動四方

送賀少參之口北

延袤上谷控神京六月揚旌勇氣生
器過盤根鉅乃見才優武庫險何驚
常華戒日傳烽燧細柳連屯耀甲兵
方畧金城知早定關山月映紫薇明

送魯上憲恤江北

祥刑審克藹仁心米溢棘林鼠不侵
江右哀矜推正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十

贈吳世兄

儒慕悠悠入帝京長途冒暑一毛輕
骨餘哀毀衣難任踈奉忠貞血幾傾
號屋無靈迴鴻馭詒謀有子振麟英
象賢保乂誰當似拭淚相看若有情

仲夏賜扇恭述

英消紅榴暑氣籠銀襟日夜待長風
俄傳七寶來天上如挹南薰入袖中
巧製良工丹漆併敷隆詞器玉金豐
愧無八斗酬恩資恭捧明華慶異逢

其二

人宏梅柯徙倚更籌盡爲洗狼煙續永清

贈三昧上人

已証菩提不染身燕臺捧錫半朝臣
燈傳大覺通千界光放維揚照幾旬
丈室曾聞無字與玉堂長憶有緣津
法輪轉處河南北舍利還分池上人

送吳隆燉撫順天

聲垂山左淨蓮氛
箸借師中飛陣雲
千里纓冠來日下
北門鎖鑰障封章
餌表賈生憤芻糗
車牛諸葛勤馬上
初逢驚偉相中興節
鉞幾如君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十一

夏至承天門送迎聖駕恭紀

洋洋厚德孚方丘
崇祀乘時載九旂
闕下金吾清輦道
橋邊玉珮盼黃旒
鐘傳蕭鼓仙音朗
月映旗旌綵仗悠
荏苒祥雲光屬地
翠華東向御煙留

其二

扶桑初上彩雲生
夾道歡傳入蹕聲
度協稷齊洽百禮
歸嚴晷刻暢群情
星前玉輅香仍續
日下龍鱗望轉明
舞蹈向塵旋就次
雍雍簾外慶儀成

哭寶坻令趙象九死難

三晉才名第一人果然俠氣冠群倫
談心深夜金樽

推分窮交玉皓真花縣連城光照世
氛蔽日慘

摧閭雒陽大節千秋著
烝也無戎轉自呻

戚晚張憲臺生子

繡襦煌煌佳氣浮
長庚偏向旺中投
蘭堂久傍金根起
桂室仍將玉笋抽
此際虹沅喧永夜
他年圭錫振良裘
抱來骨相真奇異
疑是申侯誕有周

荻四孫界菴惠賀詩依韻答之

世燃藜燈儒者家
喜來賓客燦雲霞
雖然竹立加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十二

桂敢謂風追半季騶
天院偕游慚朽鈍
蘭湯頻浴慎年華
唱酬再續杯中酒
欲倩陽公駐日斜

呈侯司農

用則行兮舍則藏
與時伸詘自陽陽
黠金多術充戎路
戀冕無心謝紫裳
南極星輝城闕迥
東山日煖柳條芳
笑看海鶴添庭際
靜裏純常正未央

送曾思選還南

思承異數來京華
數對從容帝首嘉
八斗才雄毛是鳳
五車學富氣如霞
橋門久識明珠異
菰苑終當白

壁誇岐路寒風須保重莫因按劍便咨嗟

題任繼翁義方卷

日麗槐陰瑞氣盈
雍雍雛鳳向堦鳴
朱提漫道巖千
箭藜火聊將課五更
墳典羅膺筌欲化珠璣落紙意
猶行箕裘在昔推弓冶靖獻形廷莫與京

慰毛夢石聞訃

大萱條隱北堂輝
千里訃聞痛欲飛
方借鳳垣酬母
志詎知鶴駕委春衣
還魚誰續陶家範
負米空餘季子歎
均際發生獨失恃
長途忍見柳依依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十一

送范成六守真定

雖離五馬向恒山
望月懽迎遂所攀
佐庾幾年充遠
塞崑城此日控雄關
股肱地重河流迅
襦袴風高夜影閒
勿慮烽煙時迫目
拊循已自過蠻蠻

和荆給諫督餉晉中

瑣闥幾見勞征鞍
爲慮脫巾特命官
表裏山河稱最
勝去來冠苦無端
花朝方共登臨興
岐路何堪佇望難
補闕承懷當式過
知君此際不漫漫

送王錫侯給諫假歸

輕柳迎風夾岸飛
瓊闥條自催征衣
謨陳五位開虛
受采聚千帆慰阻
饑錦里勉從花下
去巖廊須念主恩
希芳菲闕目頻呼
酒補袞還期式過
歸

贈陳大士

大雅誰還先正風
西江瀨氣滿長空
久從面壁抽玄
緒肯把春華易舊
衷一舉霄翬聲價
重多般南指教思
洪英靈五俊君爲
冠仰止高山快所
逢

送吳葵菴使趙府

五色雲中曉日新
爾時同坐曲江春
盧前自愧材非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十一
橫王後渾忘玉是
身三載追隨芸館
澗一堂食飲素
風絕于今捧命銅
臺去吳下聲華遠
動人

其二

一笑春風肺腑開
無人不道百篇才
風從夢裏翔青
畫花燦筆尖落上
台廣屢披經張合
度弘文視草郢
爲裁提携方快醇
醪飲離况那堪嘶
馬催

其三

皇皇使節向天中
恰遇南來五兩風
夾道濃陰雲作
羣迎車好鳥翹如
蓬久傾碩望琳球
重爲憶慕賓鼓

蘇隆片石陵文今尚在君其一顧返江東

送楊勿麟使益藩

簡命同膺况日親仙曹笑語任天真適征互惕牙誠
盡筋力獨標墨霧夕時向南江懷集杞不隨北海聞
芳春桐封異數公推重黃鳥嚶嚶傍去輪

其二

關西一派久馳譽今在宛溪深處居賦奏漢宮來帝
眷經披午夜契玄書瀛州選句瑤花綻金殿含香赤
履徐回想操觚賈勇日臨岐不禁意躊躇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五

其三

城維宗子控西江流水滔滔遶石砭節映鳳山添秀
色席開鳳閣待仙幢長驅雅快登臨興問道還尋晤
對愈綸綍斑衣錦舍併此行真樂果無雙

聞兵退

父傳烽火遍雲中分部傍還旅落空細柳方勤天子
勞窮邊忽報羽書通唱籌促運龍貅靜受社稱觴驚
鯨豐疆事不堪重破壞還期一戰暢雄風

其二

如雲猛士赴援時就會從容日影移突陣不聞號衛
喊奪圍幾出護軍奇洋洋飽去傲天幸宴宴歸休處
崔怡鋒鏑餘黎誰慰撫効勞幸有哲人知

重九糕宴

聖主隆恩洒鳳城特傳令節聚群英几筵肆設瞻依
近闕闔遙開喜起廣瑤盞香凝光琥珀猩袍色粲映
慈珩尚方珍品非常寵喜對茱萸意轉傾

贈李肖山年伯

龍門峻聳坯山斜玉樹紛披朶朶花不有靈椿培老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十六

幹幾能丹桂吐新葩緋衣偏向山人好紫氣還隨柱
史遐元凱膝前歌五福何緣效御快休嘉

贈李竹君

家世淵源自謫仙冲天一舉透樓烟群空冀北驚千
里聲震斗南仰百篇吐鳳文心難並美勒燕武庫更
誰先安危注意今猶古將相一身望已專

壽姚太翁

菁葱佳氣繞蓬萊玳瑁筵隨壽域開鴻河系連家學
遠北溟鵬奮翼雲催承恩適志同舒卷托詠傳宗勝

鮮推臺老嘉徵方未艾箕疇五福應純培

其二

一經垂訓茂才賢鳳起丹山彩色旋北闕封章擎日月南陔戲綵望雲烟好生天地同悠久昌後岡陵乃大全遙想璿璣初轉處德星璀璨向簷前

過康年翁園

傍水結廬氛不侵喜聞客造意欽欽有臺承露分仙掌飛閣連雲跨紫陰修竹數竿多道氣奇花幾樹結同心樽前况有佳公子耐對雍容夜已深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七

戲楊幼麟買妾

五雲燦爛鳳樓前龍躍中天鸞締綠江浦短轅塵尾轉汾陽別院錦絲連弱姿不禁虬如髻強項偏憐手似綿燕趙由來多鮮語探花早是共花眠

贈侯司農六真

憶星燦爛照天中四世三公氣可通華萼競輝色再麗鳴鶴有和子重逢紆青拖紫當朝寵說禮敦詩一代崇况是蘭芽開九畹國恩家慶喜隆隆

其二

魏魏聲望重京華陳恕精嚴未足奢繡斧澄清心若水魏魏組練氣如霞非時能宿三軍飽固本常思兩德嘉漢室元功稱佐運稔知簡在出皇家

寄黎呈宸

風流儒雅久飛聲月映秦淮徹底清壁水奇英樂載笑虞廷明允仰惟輕蟠龍有武陽春調吐鳳無丹矚碎鳴錦字琳瑯光四壁知深管鮑感投瓊

寄大同令馬九如

馬氏白眉誰與行風毛蔚起早芳揚雄談揮塵空千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八

古玉樹臨風併五長代北新礪別利器隴西聚米請岩疆安攘自昔須良牧會見名王款未央

長至慶賀畢侯上閱馬

璿璣一線霽氤氳噤噤音月裏分裊裊爐烟環雉尾雖離劔佩燦龍紋天機隱見驚奇相魚藻歡呼羨錦祥千里匪從洼水至還將無教頌明君

其二

玉琯初移碣石宮雪開日影曉瞳矐千官祝罷爐烟裊萬乘春回輦路通黃澤雄篇霏霄藻渥洼錦隊爛

天工應圖深喜留良少率舞還期百獸同

其三

佳氣葱龍曉不寒新占瑄律拜千官忻同中外瞻天
近化洽冰霜舞地寬金殿昭回浮瑞靄玉墀蹀躞擁
璫璚班聯創珮遲宸囑名重龍媒得上看

上傳京兆祈雪

幽風菽麥啓王心層發運驚歲月駿欲向春明迎益
霖先從日下盼同雲溫綸一渙千村潤黃竹頻傳萬
姓歡禹甸南山誰似續會看大有氣森森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九

送李竹君試武南都

長劒毛錐兩不分揮毫原自掃千軍詞壇久樹淮陰
幟戎幕新空冀野群重地豐鎬磐石穩奇才李杜斗
山殷驚聲至止陳三畧在上還爲使命欣

奇孟玄鉢

函丈別來再歷春東風蕩蕩憶丰神樂三園內琴聲
永宛在亭前草色新弘壁天球藏乃重安車束帛眷
彌諄謝公應爲蒼生起陶鑄還期誘若循

送程端伯省親

岵岵其懷夢裏殷陳情一蹴動吾君蘭茝暫散青藜
影石柱逢瞻玳瑁文立雪春風欣侍座唱騷冬日悵
離群開宗大用先調燮未許鸞音戀白雲

花朝日飲李丹丘書舍

客裏誰將一朵來武陵逸興叩丹臺水流曲徑胡麻
見壁挂純陽黃鶴徊綽約緋桃花似墜崎嶇惟石竅
爲開披雲共作漁人笑何事當年便棹回

其二

欣欣花蓋曉朝陽喜對芝蘭暫舉觴白雪調高憐寂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

和青屏墨妙訝兼長知音何必客常滿乘興偏宜舞
欲狂孕月有懷君我度偷閒還向花邊徬

春雨

宸旒曉夜百靈通甘雨濛濛四野充草意漸芳穿舊
龍林光如沐綰和風及時敢謂徼天幸惟叙尋香質
帝功南望兩河多舉燧雲霓何日慰飛鴻

寇警後得家信聞茂才多遇害者

妖氛蔽日勢霏霏冒險長鬚苦陣深對面恍疑人隔
世開函不覺淚盈襟堂前乳燕尋林木月下招魂憶

子衿兩字平安付紙上聊將怛悼寄行吟

送曹太公

風華奕秀動干旌月下深談肝膽傾暫試牛刀棲百里旋懷雒社伴耆英鳳毛光啓輝里閭麟定呈祥盛國楨話別匆匆驚式遄平原極目有餘情

送顏壯其使桂府

五車學富已多年閉戶修真道自全握麈玄言驚跨座揮毫古角訝如椽山中弘景白雲換幕內長源紫綬鮮博雅何能置帝念懿親托重正賢賢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一

送吳閣部督師

楊柳依依上苑芳廟謨整旅振彝常綸扇特賜歸中鉞貝冑新看闕外妝不宿旌旗揚涿薊來威千羽遍江黃大功采石光雲漢爲卜彤弓矢觴

其二

徂征伏鉞永垂芳迥異觀兵選將常天語時承清禁命臣勞日戒武功妝出車原野爭歌舞采芑山花盛紫黃計到淮濱南國定萬年遙舉五雲觴

其三

巖巖師濟鼎梅芳入晉談猶日有常文事雍容饒武備衣衣慷慨易戎妝建籌寵溢山人紫推轂光騰御月黃江漢朝宗多受祉歸來孝友共飛觴

其四

淮蔡功成裴晉芳代天征討任殊常綢繆桑土千秋業發縱熊羆萬隊妝月映湖湘春草綠氛消壁壘柳鶯黃蘇公舊日篇章在用佐中流戰勝觴

其五

魚水君臣暇祿芳機槍掃淨更純常龍泉日吐豐城劍駿馬重披侯氏妝漫訝菰荷眉尚赤須知江浦幟方黃况兼營伍明刁斗牛酒交稱千里觴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二

其六

竹帛勲名奕世芳經營還是拜展常風生奇正龍蛇陣電閃攻圍鳥隼妝赴赴魁罡羅外幕煌煌弼輔翼中黃荆襄底定須更事且進河橋蒲笋觴

其七

漢將從來秬稻芳雲霓遠邇望安常雄封地控江湖險元老師敦虎豹妝四牡弓矛戎鼻白三農穰穰境

牛黃告成疆理行枚卸灑翰習池聊泛觴

其八

詩書敦悅五車芳名藪紗籠帝眷常借箸文華香沁袖揚兵武庫鼓催妝奇謀座上藥師李敢勇麾前公覆黃出入均爲安社稷麒麟已敕紫霞觴

其九

紫薇凝露鳳池芳廿考中書載典常暫試三台鉦鼓畧丕頒九畝火蟲妝江沱澄霽天連碧相府崢嶸肘配黃功懋金章隆譽處應將茅土有珥觴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

其十

籌國須泥鐘鼎芳泮林曾頌魯邦常有苗振旅還文德南海徹疆亦武妝楠沐風霜鬚鬢白宣揚郊廟印泥黃此行自是苞桑策歌送寧徒飲餞觴

送首輔周玉繩視師

日麗綸扉景正芳元臣畫策整天常欲舒裘憤力請臨戎象弭妝閣印輝煌旌改色文星璀璨餞增黃壺漿充路來筐篚有踐欣欣長子觴

其二

赫赫東山斯斧芳鎬京永保泰寧常袞衣再建涇陽旆虎衛如瞻維水妝宣暢皇猷星彩煥滌除酸日輝黃辭天頃刻薊門道驛使交馳內府觴

其三

股肱歌詠泰階芳桑土依然夙夜常駟叱天關雲擁轡營連旄旆錦凝妝指麾波變鳴江綠鼓舞杯傾龍府黃一戰堂堂喙捷聞會觀辟靡觴

其四

領袖皐皐帝眷芳平臺坐論日爲常已馳玉篆十行諭且駕天閑四牡壯妝帳奪陰山旗樹赤銘追瀚海石鵠黃凱旋恰是榴花放笑飲麒麟第一觴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

送宋雨恭使晉府

風流儒雅亦吾師令範當年今在茲謾向淵源尋典故直將春雪契璠簾高唐有賦空文藻丹闕連章多遠思帝眷桐封特倚重西山紫氣映旌旗

端四日賜角黍

薰轉虞絃陽德隆簪纓踏濟鳳城中天邊湛露盈階潤日下祥雲繞闕紅玉璫黃泥質匪稱丹衷角黍氣

微通順時資予無偏裔期卜前朝恩益充

送杜開生

千里披尋意氣深春風午夜再譚心才齊供奉雄天
寶名兆紗籠佐舜華十日平原約未踐西山紫氣望
常森過歸已駕難維馬欲贈朝鞭手且禁

祝常二如

清和初度綠殷殷玳筵開紫氣熏遐算箕疇推五
福中興名世應祥雲撫籌不減營平畧納海還同涖
水勤欲託岡陵須保艾特從曼倩效餘芬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五

送吳老師

黃閣端居庶品歸四朝三見五龍飛文章典誥名當
代事業鹽梅轉化機景運中興期已踐良臣千載道
相依隆恩舊德真非忝寵錫駢蕃自古稀

其二

揆府煌煌鼎飛光聖朝恩眷正非常季鷹秋思尊千
里晚傳東門酒十行自昔名賢能勇退於今師相見
高藏無言綠野堂開遠儀羽依然在廟廊

其三

吐握虛懷四海垂品題義重與鬚眉荒才未敢言衣
鉢令德原當奉鼎彝燕樹幾層桃李澤吳山千仞嶽
嵩姿還思河雒秋風舉伯仲師恩世所奇

其四

屢疏丹陛乞懸車喜沐天章賦遂初衣自尚方榮蟒
襲身於珂里混樵漁東山未久容公卧北闕相將下
帝書佩服君恩知有報昇平端可慰宸居

送楊方翁

鳳吐連翩彩霧新玉壺皎微映丰神四知介氣源淵
淵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六

遠一脉宏文指授真藜火石渠頻照夜蓮輝清禁佇
分春救時急藉調羹手莫爲秋風且念尊

上御中左門賜對恭紀

咫尺天顏笑語通禁城和氣喜融融門開左个迎黃
道座設中央仰大公謀斷膝前勤漢箸治平掌上慕
虞風雲龍盛際欣新覩干羽何難奏偉功

其二

葑菲何綠近九旂重瞳日麗且旁蒐尚方筆札雲霞
燦一得芹莢吐握收喜起當年懷勅命聞詢此日頌

盧舟浮瓜沉李嘯菴賜元老追隨禮更優

林老師獲麟彌月蒙賜詩扇次韻

五鳳翻飛斗近丁果然瑞應夢中鈴投懷玉燕光充
閭入掌明珠采絢庭此日聞聲兼卜志他年拖紫繼
紆青門墻快睹金盆盛共指天邊太史星

贈姚磊齋

殿前縱見賦摩空蘭省高華氣飲虹官閣有梅傳水
部台衡無粟重姚崇河當曲蒔安流少漕輓東南會
計通帝簡名賢勞借箸嘉猷自展使車雄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七

賀申父母奏績

花明列宿頌祥鸞再發新劄氣象千三月政成心似
水一宵冠適騰先寒金湯鞏固甘棠遠馮雁懷來衽
席安莫詫中牟多異績何如兩地共披丹

壽張太公

壽域宏開上古椿蔚蔥佳氣繞江濱服官澹泊清風
遠啓後精忠諫草新雪藕擎來盤砌玉綵衣舞處鶴
親人黃麻久沐當朝寵海上三星共會真

贈李滄喬中翰

仙才灼灼動京華脫穎如君不夢空明識非從墳典
舊析疑曾辨得魚差燕臺左顧忻玄賞鼎肉頻推愧
拜嘉池上鳳毛寧碌碌五花璀璨映黃麻

秋夜讀書

聖主崇文重石渠恩光不減漢諸儒惜陰繼晷奈
早稽古開襟晚牖虛願借典謨陳帝道爰尋下羽慰
宸居橫經素榻清宵爽喜有藁光傍玉除

送錢雪瀨按秦

聖輪介節稟朝紳駑將聞風罔不悛五嶺花驄蠻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八

孫泰老省親

燕閨風高夜氣深燕城相逐鶯鶯音瞻雲咫尺同鳥
鳥掃葉年來捲白蟬寒覆錦袍寒得濕曉吹威羽露
華侵綸扉子舍應非遠喜動還濃思不禁

聖諭諸臣慎始保終

彩鳳啣來德意溫陽和忽轉昇恩部會人動幾康
色喜起宏開靖共門長夜何如金影初微動預勸鼎

不願言摩厲承休命率舞僅同北極尊
送潘升允按北畿

聰馬煌煌躍帝京蘭臺竹鯁舊馳聲日邊法網吞舟
漏塞上風沙白晝驚持斧罔辭冬凜冽登車雅負志
澄清何憂肘掖多窺伺淮水曾從一局平

東宮加冠恭紀

夢駕穆皇帝德昌簪纓謁謁起明光節來天上祥雲
龍禮備日中紫氣洋周鼎災災龍載躍轅裳采采漢
文章端凝雅稱東階黜景命運占有道長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加冠欽賞

體正皇儲萬國歡楓宸恩賚喜多般光觀東序瞻侯
切誨納西清啓沃難貂使榮來如湛露蘭臺領去倍
琅玕涓埃未効先承寵拜舞期將肺腑殫

東宮開講

潛龍初躍慶雲生筵敞璇宮選俊英有道聖人昌奕
世及時唐養叩玄精臚臚春日天香象設都燈烟地
上行披誦牙籤如風授雍容寧與九韶成

開講欽賞

東朝出入被恩光退食風吹懷袖香消滴敢云禪少
海頻繁何幸捧玄裳三春花雨中天沛千載龍雲寸
啓昌稽首對揚難報稱惟將時敏載純嘗

經筵

春色方殷花葉鮮玉皇訪道聚群仙細旂爍爍金華
地廣屢盤盤寶鼎烟義演尼山言外秘善陳瀉水意
中玄從容聽受如江海遲日翹看西影偏

經筵畢賜對

衆撤崆峒風使催購購盡是西崑才天語溫如春仲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附

日臣心暢似雨中梅何難麟鳳羅天外頓覺粟金起
露臺喜起千秋徒想像于今泰運且重開

中都大內松梅合幹

葱葱王氣繞鍾離紫禁靈根雙獻奇秀挺南山添勝
槩香魁上苑耀貞姿繪來不覺風前異看去渾無雨
後披歌誦明堂真勝事雲仍萬載更何期

懷吳葵菴

薰風日自南來那見長江錦纜回迂腐孤踪誰在
眼蕭條來暑暗飛灰東山雲月堪清賞北海簪纓荷

異哉不宿王言還自憐芙蓉早起一枝開

爲梁芝三祈禱

郊社裡祀兆嫺歆彌月居然災不侵閒出駒龍非吝
種有緣雛鳳乃懷音世傳清白關西祚合効肅雝前
北心此夜橋梁知見瑞盈空仙蓋五雲深

寄李嗣白司李

采石嵯峨控上游奔砰萬派向東流奮戈尚憶龍蛇
鬪攬轡遙聞狐狸愁玉韞金山浮紫氣犀然牛渚破
玄漚芙蓉此日將敷蕊相對疑遊海外州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二

步陳中園金吾韻兼贈

悟入原來知所歸肯從寵利起依違數籠藥餌維摩
室一片燈光大鑒衣布衲焚香君自遠腰金隨輦後
仍儼菩提已証渾無事靜聽寒蛩絮野扉

贈劉晉卿長郎安期

聯翩雛鳳五雲中俯視長江一葉風面壁烟騰天祿
署揮毫霧起建章宮吳門登眺三山麗燕市遨遊孤
月朧更喜阿翁多道氣青松遙映杏花紅

賜鱗魚

方物南來事事珍鱗魚捧出惠儒臣錦鱗滑膩文成
砌玉腹寬排色尚新和鼎已知藟五味拜恩選用薦
三親烝然回思周庭燕猶是西岐近水濱

送楊荆秀假歸

秋水茫茫映遠天寒蛩旅夜下燕山孤燈自照理琴
靜匹馬長嘶野菊鮮阮嘯山巔聲載路烈餐石髓味
如饅白雲樹外管舒卷欲了瞿曇夢裡緣

寄滑縣尹羅雙倫

浮丘東去開雄圖百雉功成患永無不日謾誇鼙鼓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廿三

振隨車誰共柳條敷清風野外狼煙遠明月樓頭免
影孤北斗勲名殊赫赫璽書旋見五花鋪

寄王明福二府

意氣夙投伯仲音公車千里共駸駸丘中方照程門
月秦塞條披李耳雲威著兵戎臣績最榮頒金紫主
恩深交情淡遠篋將外使者旋時鑒此心

送李翔南按粵東

燕市花驄望處新簡書肅捧載駢駢開門魚水風言
早上殿札規納牘真舟汎海南鯨却走節傳嶺表鳥

逶迤仙根柱一校長茂翳翠輝煌貢遠人

慰周敏山

淮水波騰四野流賢良此地政難酬荒涼愁銷韓山
月撫字術窮渤海牛義動商屢憐寵去聲旬戎幕爲
寬留浮雲暫晦雲臺色風靜依然坐宴樓

贈王石門謫南光祿

月照吳門江水平群山環拱鳳凰城神謀鼎定千秋
勝偉畧羹調四序成詞賦先朝誰燦爛鹽梅今日遇
名英瞻依半載天重幸極目雲煙意幾傾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世三

再慰周敏山

十月梅花報小春嶺頭遙望一枝新循環有數陰將
盡發育何私材是因傲雪貞姿嘗灑灑乘風淑氣欲
振振璿璣日夜催黃道紅紫繽紛露雨均

贈張老師入衛

義旗唱首輦神京甲冑躬擐厲衆兵冒險不辭冬月
冷嚴更時聽野雞聲東西轉戰寧千里左右同心更
幾營按轡倘然臨細柳改容當再犖前驚

贈王記室時從入衛

久隨戎幕共驅馳白髮參差渭水師壯士從來乘巨
浪暮年誰敢傍長麾日看虎旅虹作氣夜贊龍韜月
映旗麟閣功高垂世世凱旋同醉菊花卮

寄華東張老師

正色立朝不染身力辭榮祿遂初真洞開白兔雲煙
宵燈現青峰月影新萬卷圖書繙午夜一爐丹火羨
長春蒼生係望東山久達節何如傲聖人

寄交州司理李三如

岐路登車已數年澄清雅化邁前賢東山千仞祥雲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世四

繞秦鏡一輪皎月懸有待藜根光閃閃將騰鳳羽采
翩翩

命誰當問執訊知同風動傳

送楊機部視師

慷慨陳謨效請纓封章傳布一軍驚賦詩寧爲修戈
用武緯還從文事成雪夜蔡功裴定策戎車鎬飲仲
番名輕裘卽日承君寵牙纛遙瞻彩色英

贈高驚磯公祖

峨峨豸繡出天京節繞紅雲柳陌輕剿撫數年勞築
告威聲今日勝陳兵新開幕府謨猷壯靡及花驄咨

同宏中澤飛鴻如百堵劬勞還望綸王明

贈楊崑岫

上苑春回條柳伸鶯鳴喬木氣相親青宮席敞蒙泉
正紫府冊披藜火新忠讜何心微雨露游歌雅志托
松筠追綬莫挽東方馬翻覺春光欲悶人

送李遂臣之蕪湖榷稅

風雅都中舊有才誰能步武再銅臺名雛整羽山巔
起徙翮翔空日下來策動青蚨盈九府毫揮紫霧宕
三台湖關好景堪登眺知載新詩滿篋回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世五

贈張如祖報最

長才犀利計南邦蘭藥輕提月滿江變定脫巾庚不
誤蠹窮耗鼠氣無雙敷陳萬語孚當宁吟詠一亭對
寶缸赫赫家聲茲再振春明喜載五花幢

寄黎舍中撫保定

郊律春回楊柳新城邊列戍尚誚誚飛熊倏啓明王
夢授鉞適當价士身塞北風煙消五部畿南千羽動
三辰臨岐數顧文苗笑今日師中乃有人

送朱蔚園使蜀

春從楊柳舞新絲蜀道揚旌馬載馳天外峰巒驚劍
閣人間規表羨瓊枝風煙滿眼河橋冷甲冑如雪羽
檄移孰唱匡王宗子義知君此去有餘思

送劉席白公祖

攬轡曾將汾水清春曹夙夜冠群英中原向苦毒蛇
擾前箸今微福曜明家學海東濤萬丈國儲關內竈
千營風和出祖南河去夾岸香花到處迎

贈姚永言

連朝雪雨盼春暉入耳驪聲意轉違關塞未聞馬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世六

去掖垣何事直臣歸燕臺花柳徒驚眼江渚煙霞暫
息機耿耿丹衷葵向日南轅猶欲暢皇威

步林可任旃檀韻

瑞相良工恰湊成馨香冉冉自天行親承授記空王
印遺教傳燈大衆迎東土西方誰界限現身滅度總
圖明皈依座下齊稽首滿世華光莫與京

其二

示寂雙林像獨存莊嚴嘗自鎮山門傳來海外浮空
至隨喜都中到處尊頂禮渾如遊淨土諦觀不覺盡

塵根福田無主憑人種清信方能報四恩

再贈楊鳧岫

奎光東粵盛才賢鳳彩翩翩奕世傳
疏抗千言驚禁院忠純一片薄雲天
澗槃勇退思嘗遠甲觀追陪屬尚先
弘景當年頻召見來車去馬且相連

其二

幾載提攜桂殿中春風衣袖暖融融
遂初欲踐南山約移疾力辭北闕隆
消路雲煙摧段馬寸心骨鯁貫長虹
驪歌此後誰攀仰金玉遙期一雁通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世七

贈楊中岳樞垣奉使

芝蘭幸托在知音幾度居停淡以深
捧詔一朝臨晉豫鳴鸞千里隔燕雲
花香層遶關山裏杯酒躊躇伯仲心
鳴鳳高岡誰似爾三營千羽尚森森

李筠圃宅內觀槐

扶疎老幹傍牆隈曉日朦朧雲半開
地近皇宮時露翠煙籠庭草不飛埃
青苔夢逐柯邊去黃鳥音從葉底來
良木有緣偏藉勝龍門分得一株栽

鄭侯孟山使過雨賦贈

雅度翩翩鄴下才使車初動雨聲催
思親有夢馳萱舍戀景何心問柳栽
山吐奇雲青徑合節迎潤氣綠幃開
優霑莫謂尋常事已兆他年濟九垓

壽吳老夫人

端嚴令範大家垂結帨名儒一德隨
兩地久襄冰葉最三遷新睹鳳麟奇
筵開金母迎玄鶴觴玉飴萱舍芬芳
光氣煖梅簷已報嶺頭枝

寄郭孟諸

良才天賦笑時流歷試還看盤錯優
淇下堅貞爲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五

世八

久關西揮霍與雲台廿年握手梁園
月此際興懷桂影秋雅志知君遠且
大朱旛端不苦窮陬

壽李宜人

南薰初度葵光生疑是瑤池霏玉英
金露遶分仙掌潤龍函重煥紫泥榮
熊丸深夜扶鵬翼桃獻東方侑鳳笙
萱舍芬芳冠蓋至斑衣還借錦衣明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六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

始蒞
始蒞
始蒞
纂會孫
忠嗣編
忠嗣編

七言律詩

感懷

天室巍巍俯兩東環山抱海上游雄萬方玉帛來王
台一統車書慶大同卧鼓不聞邊馬動扶桑惟見遠
波紅狂雲勝蹟今誰振畫地空煩帝念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其二

數載沍氛不見消閭閻生計盡寥寥勞人南北無寧
宇悍吏東西尚叫呌牙齋徒懸麾下好皮毛欲訴帝
闈遙中樞方建鷹揚策但望軍前拔漢姚

其三

行間籌畫是何人依舊攻圍似飯塵投筆虎頭嗟未
遇擲戈鳳羽訝常新子房銷印扶炎漢無忌合軍却
暴秦戰勝廟堂非舌上蘇秦枉自揣摩頻

其四

牧民御衆古來難宅俊方能佐石磐况是邊關烽火
急何妨屠釣網羅寬鑑惡裴相神須辨奇効曲侯事
乃歎咄咄書空千載嘆豈因推轂便彈冠

贈臨皇蘇父母

每憶憂天非異人喜逢北海波生春光開銀榜文星
燦寵試樓封道化新朗照如懸秦氏鏡冲懷已醉瑾
公醉從來利器別盤錯會睹河陽萬樹秦

其二

初侍高華意便傾才遺深念圖餘生樽前不睹航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二

錯座上頻聞慷慨聲有象桑麻回冷谷無端烽火息
嚴城腐儒曷敢當留箸爲感安全一片情

有感

忠信當無不報時犯顏極諫更何疑臣心似水澄秋
月君德如天映早曦敷奏千言宗社係聽從一日拜
颺遺芳規聖主原宏遠直道干今快有司

送任參之公祖

長夏峰巒望處新前旌縹緲車駢駢風傳綠柳蟬聲
遠雨汜紅蕖驚足伸三晉雄圖推亮節兩河淑氣繞

端人花駭舊承常光灼武備還將文事陳

贈魯樂尹父母

大道繇來質鬼神修身立命在吾人自從程座風吹
後始覺尼山路可循掀揭勲名終是幻法傳仁禮
爲真而今鳧勉歸正派悔却多年浪問津

其二

瘠壤久矣盼明神瞥見弦歌慰野人民瘼關心憂切
切英才加意誘循循桑麻隴外詩書種訟牒階前道
德真儒者經綸原一貫已登彼岸更何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寄衛紫嵐司理

登車烈烈志澄清月旦誰高直道聲一自西秦來正
氣共懽汴水有名英覆盆遍照窮簷煖介馬長馳野
霧晴三載豐功發帝念瀟洲草色已菁菁

劉聞玄公祖晉京兆賦贈

威肅天中狐鼠遯而今丰采更加新綢繆徹土常先
雨慷慨觸邪不計身江上風霜聲烈烈日邊雷水望
諄諄回恩策對承恩日正是當年四馬馳

次劉憲石秋懷韻

枉自擾邊州紫極巍巍王氣浮鎖鑰重山連碧
漢梯航萬里萃良球如雲不比蛩聲細推赤已傳海
嶼桑螵臂車輪何憤憤將軍屢此勅封侯

其二

羽書日報貓頭侵村落蕭條月滿林整旅再添新節
鉞帑征卽簡舊纓簪好將鴻雁寧淮上莫把豺狼縱
汝陰颯颯秋風弓漸勁功成何日慰王心

其三

舊域平壤柳沐開名王時見稽顙來金城遠華千年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勝鐵勒突生九姓回長戍征人號月夜垂殘物力付
沙堆連朝亦有芙蓉雨爲洗 方滾滾埃

其四

處堂莫狃一時安追憶客秋體徧寒風鶴幾南驚白
晝烽煙塞北障琅玕勒銘空珥燕然筆拔幟誰光漢
將壇有道聖王多遠算或從干羽歎呼韓

其五

狼煙廿載未銷兵旗旄翩翩連漢營微辟日弘麟鳳
網收圍尚隱虎貔名倚門野老悲丁盡把釣漁人嘆

水清建節擁旄非戲具踟躕露下意難平

其六

幾年吟誦對紗窓
蓬長心頭不易降
梧月偏憐明北
蕝楓林遙憶冷吳江
熒煌深夜藜根燦
嘹亮長空燕
語雙鬢鬢皤然
傷老大晨鍾未動醒如撞

其七

黯淡風吹海上雲
長鯨未殄短狐氛
揚帆幾見能衝
險謀帥何堪再敗
群纜假便宜威命替一
開姑息禍
機紛決決大國雄
東履況是聲靈壯六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五

其八

月映蘆花影欲低
拓疆日夜望遠西
金縢勞士猶貅
煖甲第酬功雲漢齊
莫謂螳螂方鼓臂
當知轉臻已
三稔普天之下皆
臣子難道關門少夜雞

其九

時際義軒事事新
其間良佐豈無人
幸交上下堂簾
近須効墳簞志氣
親事業立朝原渾
厚謀猷拯慮凜
明神綸扉考慎頻
宣命秋月虛涵果
絕倫

其十

菁菁天虎號清華
三度秋光桂又花
展卷欲窮言外
秘操孤猶愧慧生
牙聖恩深重葛陂
杖友道提攜博
望棲蟋蟀豈能諧
鳳律玉傍喜得附
兼葭

秋蚊口號

忽聞簷外有蚤聲
頃刻穿簾且近燈
舉扇連揮飛不
斷閉眸急起
榻邊聚訟難成寐
燈裏翻身更
可驚秋露花間儘
足潤鼓唇何事苦
營營

河南再冠

河水滔滔白晝昏
貓頭浹岸向西吞
巖城惟見析鈴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六

擾古剎不聞鐘鼓
喧數載瘡痍方飲
淚今朝毛骨盡
焦痕中原厄運何
時拯淪喪空將叩
九閭

李將軍春貴戰歿

烽傳每觀曳兵回
誰向封狐一矢開
猿臂將軍軍多大
畧虎頭猛士冠群
才聞聲眦裂渾身
膽拔幟聲雄五
月雷無奈孤軍甘
腦地西風悲逐野
雲堆

延平謁文公祠

層層石砌夾青松
仰止高山上遠峰
講論不殊舞雩
詠溫良雅具杏壇
半堂前鳥雀移巢
適戶外雲煙傍

晚封西望三賢同俎豆薪傳無盡嘆儒宗

水公招飲黃華山遇雨

建水蜿蜒東向流黃華突兀俯城樓峰懸樹杪人煙少
雨間鐘聲野寺幽凭欄鳬嶼盈千里入座壺觴共一甌
投轄感君情義重塵埃頓覺是滄洲

福山寺觀轉輪佛

化身如許座蓮鮮一葦杭來小衆天誰把金針開俗眼
迷徒栢子悟真詮虎溪已注焦源水龍腦時浮寶鼎煙
須信竿頭還進步雙融性相証千千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七

凌虛閣潘公招飲

巧匠懸空架木高瞻天尺五離塵囂當年瀟灑從誰造
此日繽紛慶異遭萬卷丹書臍下息一言玄屑眼前毫
大方難過今朝遇何事雲樓把杖挑

過武山

武高峭半天中宮觀延袤鳥徑通蛻化仙踪時紫霧
石鐫道韻日清風輕舟欲過三三曲短屐遙看六六雄
驛使催人頻顧馬蒼茫北去意無窮

白沙別興和受

肅肅東南訪俊英綠幢聯尾慶雲生汪洋千頃何涯際
瀟灑一樽惟坦誠桂殿香浮明月近蘭臺席敞景風輕
憐余五色嘗驚眼喜傍金針爲轉睛

其二

靈區閭海號多才開卷如登千仞臺良驥天機難控揣
玄珠寶氣那疑猜岐梁竹箭筈籠滿燕薊馬蹄杏葉堆
更喜壺水相對炤輕搖舴艋過江隈

靈壁卽事

日轉東城影欲斜荒涼兀坐憶韶華風煙幾處郊關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八

暗鼓角連天醜訊賒僕馬呻吟還自慰琴書洒落共誰
誇何年淮甸繁生齒原隰雍容使者車

過西湖謁陸宣公祠

溶溶湖水畫舫浮四望峰巒擁翠樓故友多情開玳宴
先賢遺像鎮山陬強藩俯首推誠詔義旅協心應變籌
綠草青松無限秀夕陽欲借魯戈留

錢塘江遇雨夜半暴風作舟幾危

雪浪如山入夜來搖搖一葉阻江隈蛟龍怒奮三千
擘鵬翼雄飛九萬培返棹富巖雲霽野揚帆理島影

潞河那堪渡子各驚恐達旦雲煙尚未開

慶都偶感

兀坐疎亭憶遠遊
解鞍馬歲如流
東南秀氣浮雲漢
西北游氛障嶺頭
眼底風光千態變
意中愁緒幾迴悠
荒城傳是伊耆舊
老叟擊壤何處求

畿南鄉勇

河橋驅壯帝京行
到處魚服象弭迎
滾滾黃埃遮馬首
央央赤幟閃龍睛
雲霓迫望金城固
牛酒爭輸瓦壘傾
莫但銀槍雄魏博
當思三萬詠戎荆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九

懷賀對翁老師

春明日睹柳絲垂
卻憶當年絳帳吹
澹泊肯容筐篚溷
忠純直欲股肱追
蓬瀛嘉卉千方種
江漢尺書百舍披
求舊盛心端有在
蒲輪鳳詔看相隨

送賀起虞世兄代謝存問

嚴冬賁奏上天京
涉水攀山千里程
特念元臣勤慰勞
親承慈語拜恩榮
往來寒雪雲隨馬
舞蹈春風花滿城
甫徹宸聰旋整轡
匆匆曷盡百壺情

贈王鍾山監三楚軍

虎頭虬髯目光流
不讓當年萬里侯
玄畧遠從黃石授
丹衷時向紫宸投
北門鎖鑰岩關壯
南國旌旄江漢浮
坐見鯨鯢遊釜底
凌煙圖會主恩稠

上陵

崔嵬萬仞自天來
環抱層生旺氣開
地脉有靈雲呵護
祖功無斁日昭回
橋梁到處川源會
松柏多叢金珀裁
況是儀刑烝畀外
萬年永睹帝圖恢

王覺斯宅觀其染翰

遲遲斜日墨光浮
寶卷長披腕不留
客聚三方皆沈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十

謝筆追上古跨顏歐
金樽傾泛江南酒
玉椀饌堆海上饍
詞賦盛唐還指點
藜根燒盡漏聲悠

懷蕭寧齋開府

牙纛高懸畫角鳴
鯨鯢遠徙越王城
當年鐵面霜飛簡
此日銅標月焰營
萬里掄才重倒屣
三秋覽勝數傳觥
戎功已振鄴侯舊
上殿將聽劍履聲

贈黃次公司理

燦爛奎光湖面長
披誠笑語再汪洋
囊錐暫淬靈巖頂
壯轡旋驅汴水傍
滿路和風催杏雨
一堂皎月映

松霜才遺到處爭舒眼明允聲隨旌旆颺

贈吳明止憲副入賀

五雲飄緲鳳城邊至止雖離柳陌烟光觀紫宸歌舜
日恩承玄袞舞堯天交游幾載音書外攀仰一朝杯
竿前言笑洞然開肺腑秋風猶憶桂花鮮

寄華東張老師

江繞石城王氣幽崢嶸冠蓋匪遨遊青山入眼松成
舍丹闕興懷簾捲樓兩度憲臺三尺稟千秋化雨五
雲流俄頃涇渭分群品彩鳳遙看大勝頭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十一

送任參之入賀南旋

悠悠旌旆出春明載酒聊申岐路情象輿新承天上
露皂囊夙著殿中名沿河楊柳風吹綠帶雪梅花野
望清聖主恩隆如旭日歸鞭莫任馬蹄輕

贈孫仍雲司理調衡州

閩海相逢又一年東風楊柳舞蹁躑從來直道多遮
寒且抱孤忠任遠遷百粵涇清霜凜冽三湘明允日
暄妍武陵倘得漁人渡爲訪桃花駕小船

贈姚石嶺少參入賀

西臺丰采振埃壘南國旌旄特簡宜拜手升恒來萬
里貺心鐘鼓出三天春回上苑花如繡馬躍長安柳
作鞭閩海懷君多義氣羽觴欲醉月明前

祝李元居

海外蟠桃其實成摘來恰遇上台明丹宸誰似夔龍
盡綠野俄興鵷鷺盟皎潔銀河秋色迴芬芳金葉月
光盈含沙莫減樽前興一鶴銜籌百福生

贈曹源雲文學獲麟

雄才八斗重璿瑜攻苦日披古聖圖聯社星占勞太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十二

史研經筌化證玄樞一枝久待天香桂千里今看汗
赤駒獨戀董帷君意遠鳳雛露穎始鳴虞

贈楊位子驛傳公祖

河水洋洋東向流千灣百曲繞梁州古來勝地堪登
眺此際才遺望喚咻戴星舊政花消眼攬轡先聲鶴
唳秋屢控便宜輒谷受天風欲借轉旌旂

送熊維望撫兩浙

錢塘春色麗南江伏節長驅氣欲扛鎖鑰驟來須重
望藩宣從此著經邦千巖秀競松間蓋萬壑流爭艦

上轡勛業文成方日月熊飛汝水更無雙

送宗伯姜師榮歸

寅清風夜罔辭勞揮灑珠璣彩是毫後進龍門登自
幸早時鳳沼教先操三加贊黜金輪遠四序和調玉
宇高已冠仙班游紫府何期尚伴赤松傲

其二

一封請沐荷溫綸驪唱相看道愈尊懷恃袞衣甘浩
往念功蒲召合垂恩客星永夜懸南斗卿月垂春過
白門從此不禁天際望吳山越水許重論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十三

送張黃月使豫晉秦

肅肅明綸下九霄嚴冬寂寞凜風颭地連三省秦關
險扎捧十行漢使驕野店雞聲憐曉夢寒山雪霰過
長條天涯到處輪轆轉忘却隄駒夕與朝

送王大蘇按關中

行行駉馬避長安美髯風吹繡斧寒立陞久標千尺
介入關慨灑一腔丹薊門楊柳歌中發華頂蓮花掌
上看坐見狼煙消且盡車前明月喜多般

贈沈巨山廣文

相逢名俊已多人幾見如君便飲醉眉宇英英肯秀
氣歌聲洒洒再陽春敬亭有酒雲常住荒海無魚鮓
不頻洋溢和風一棹小梅花早報嶺頭新

贈唐損占南祠部

孺慕終身不易情飄蓬南北總無營青山矚目雲停
舍絳帳吹風毋憶聲燕市雪深甘凜冽吳門禮備藉
寅清承歡再遂殊堪喜飛棹長江一葉輕

送馬素修奉使

浮空瑞雪遠枝披捧命飄然羨白眉握麈詞壇郢上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十四

調揚旌名域漢官儀梅開舒館香仍細月印寒江影

欲遲登涉百篇知夙具山靈南北望熙熙

送王鍾山令遵化

旄頭蓄焰未銷兵拊髀日馳簡俊英天險薊門王氣
盛地靈海岱將星明謾誇十二金城畧會整三千細
柳營制勝從來多雅素朝歌虞詡尚錚錚

送任霞嶼犒軍

雪霽微風吹曉煙行旌迤邐羨登僊豐功帝念三旬
旅將事僉推十部賢香送梅花清入袖懽騰甲士氣

如泉河梁頗恠驪聲急握手躊躇期早還

送王霍童假歸

江左風流誰嗣音兩岐春色麗
槐陰揮毫不借花間意愛竹獨存物外心
淮甸無刑寒谷暖上林有賦紫雲深
唱酬五載方乘興柳下何堪酒半斟

題王太公別館

巖端結契共披襟一望仙茅迺
轉深聚寶有山非恠石合簪無調不春音
白雲戶外江聲遠翠竹樓前月影森
况是疏榮來子舍瀛洲佳氣滿幽岑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五

偶懷

仕路浮沉五踰春長安情事逐年新
天桃解語紅爭繞弱柳迎風舞欲頻
軒蓋相從喧聚會芝蘭嘿數嘆緣因
溪邊何日重携手笑語繇繇各任真

送江仲平監通鎮

四月榴花蓋正英彭彭車馬向東行
金湯左顧思良士魚水恰投惠寶旌
燦爛筆雲蝴蝶絳崢嶸牙帳虎貔迎
輕裘早卜昇平烈圖畫軒然羨兩名

送梁峴居年伯按浙離

五花三躍氣崢嶸千里煙波一葉橫
月下芙蓉惟泥露堤邊楊柳那聞鶯
載馳雅暢登臨興感勝還酣繇嘯情
盤未水晶絃已貴田郎爲逐漢時聲

贈趙觀翁

蟠仙高譙海天東紫氣騰來上苑通
幹歷冬前浮瑞雪花胎春孟飲和風
登山猿鶴行遊敞稱兕栢椒遠邇同
恩詔輝煌催鳳羽茹芝何事羨園公

贈海輿劉年伯

月朗中天南極長如瓜有棗味堪嘗
岡陵默祐作朋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六

祚台背明徵難老祥開鑄圓法融九府
陳謨鯁論準三章形庭屢下留賢詔文潞都堂喜共昌

送開封尹吳樂一公祖

幾載潢池尚弄兵芄芄那有黍苗生
曉城福曜開南斗冬日德輝覽帝京
續命方書猶記憶聞風竹馬已懽迎
家椒第一光彤管汴水遙連雒水清

祝榮昌大長公主

梅開上苑報陽回芬馥蟠桃海上來
車動和鸞閑節奏籌添猿鶴舞亭臺
延賓視鑒金盤饌育後承恩玉

才含飴優游樂未艾焚香時望普陀隈

懷屈靜根

聞海旋歸多病身石城遙憶鳳凰新
開門千載逢明聖補牘百篇效朴真
羅綺遠來江上水壩篴迭奏座中春
每聞南客便追問尺翰將無下故人

感科貢特恩因思候考諸臣將有俞旨

文運中興氣大伸梯航各効海山珍
垂綸雅慕鷹揚侶零露旁施龍躍寶
設謂英雄多漠漠且看簪履遍閭閻
巍然白屋雲霞上彩鳳何疑振羽新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十七

送雲襄赴留都

秋水浮天碧色空烏衣舊巷月朦朧
逍遙千里來佳客瞻仰三山誦我公
宮闕雲中南北通舟車江上古今同
故人尚有知心在暫向雨花一指通

贈胡明翁

巨棗安期煉九還壽星恰炤石城間
雄才何遜伯和仲逸興獨存水與山
雛鳳遄飛丹闕麗青牛穩駕紫雲閒
嶺梅會得東皇意先送一枝待舞斑

送熊輝玉守台州

不辭險阻與倥忽南北車輪萬里通
何暮懽歌新惠愛惟明咸頌舊虛公
武陵湖水長堤繞大固山城古樹叢
咫尺圓嶠瞻白鶴呼來共醉海天風

送李筠圃冊肅藩

千里嵯峨百二城長庚星傍使車明
剪桐有命敦藩翰捧節何人簡俊英
少海波澄瑤草潤流沙日耀紫駟輕
醪幾載驚信信藜火躊躇午夜聲

贈張得一

繞院奇雲日正長焚香趺坐晤羲皇
隨緣不作麒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十八

夢觸景時飛鵬鷁呼吸尋元爐火濟
操存知要簡編忘月圓如獻姮娥藥
穩載仙槎萬里航

答陳幾亭惠指掌集

問學幾曾勛業分古來賢聖各慙慙
敢云霖雨酌斯世無奈玄纁際是君
敬輿推誠誰唱和希文雅志共憂欣
新編一卷樞機盡前席欲披五色雲

懷楊幼麟

春明幾載聆仙旌雁羽徒勞月下聲
經義已伸文惠夢忠勤肯遜武侯名
敬亭幽宿雲來去秘館輝煌人

重輕琪樹日沾甘雨潤秋風飛度鳳凰城

送柴穎九歸養

向日赤葵方吐心云何解組去騷騷東山匪爲遂初
賦南浦聊舒陟屺吟入眼雲煙凝綵色隨風鳥語噪
萱陰湖邊金鏡輝光敞誰嗣濤公啓事音

端陽節聖駕御午門賜角黍宴恭紀

宵旰猶將黍宴開祥雲影裡翠華來授几親乘天上
語凭欄遍視掌中杯兩間和氣龍樓在一代嘉符鳳
線該推食登壇懷往事戎車應奮定邊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七

送張愷陽司餉漁陽

薊北雪消綠蒲林杏花遙望遠山岑盍簪喜暢平原
興司庾驚聞岐路音地控邊關雲漠漠營參漢甲
森森飽騰須上金城畧一戰功收泮水環

九日聞前輩集太平庵登高移樽王園互相唱

和因次韻

秋容光淨綻籬英水際茅庵遠望平盪漿往來鷗鷺
起踏波層遶霧雲生萸囊肘佩仙家事竹葉樽傾蘭
譜情登眺恍聞天樂近玉皇簫管燕玄清

其二

玉泉活水注城隈累土如山亭榭開勝地名賢塵外
賞傳杯選句座中催正冠不羨元戎會送酒還沂掾
史來承翠夕陽奇萬狀追陪佳興幾腸回

送楊碩輔備兵恒西

井陘天險控西偏背水攻城赤幟鮮勝算百年懷牖
戶雄才寸管定風煙談兵廣武策猶在排難邯鄲名
正懸馭叱冰霜君志遠着鞭知在祖生先

開考選下口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

一朝鷁鷺振天京馬上相逢樂意生社稷有靈光特
簡謨猷入告暢群英膏濡霖雨皇都潤氣肅風霜野
塞清遙想虞庭歌濟濟太和幾度鳳凰聲

送蘇臨臯監羽林兵援河南

駕牡翩翩發鳳城春花遙映遠山明壺漿夾路充王
旅旗旒干霄壯漢營六出良籌車上運七擒露布馬
前成黃流飛渡門定歌舞共蘇接踵迎

送何如心赴山右聘

錄來佳興有人同傾蓋相逢氣若虹杯酒論文工部

句園暮晴望謝家風幾回寒夜聽譙轉纔度春光看
雪融無奈晉陽開幕府一鞭催去杏花叢

憂豫寇

劫運多年胡未回日邊遙憶故鄉災雲愁千里迷梁
苑野哭三冬痛漢才咫尺函關人累足崔嵬嵩殿烏
啣灰逃亡何處甘刀俎捷奏依然馬上來

聞寇迫東樓民多逃徙志慨

夏日愁來不覺長曲肱一枕便家鄉河干牽挽無舟
楫野店荒涼有土牆造膝徒聞勤廟筭纓冠孰見効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

封疆中山酤者今何處且作高陽一醉狂

五言排律

入館紀事

秘館群英聚書藏二酉偏賦才中以下通籍鈍居先
待詔遲金馬承恩藏木天中經苟有汪東觀漢書箋
游喜聯珠壁師驚邁許燕探奇車初指隨叩聲斯傳
謨訓觀千載披尋遂十年況今逢聖主應制盡勞賢
午夜藜光炯花磚日影鮮乘時爭奮步飛白訝如椽
元愷數重協薏龍讓且堅願言共祀礪解阜佐虞絃

祝張老師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

鴻濛開巨力庶品橐重玄何有誰歌帝難名欲並天
在河沾潤近分日借光圓閣閣超安世文章邁小燕
菁華凌玉案古色照朱絃度美當年緒書豪此日顛
凌雲推漢代奉使倖張騫物色應空冀掄材已盡滇
水壺光遠映黼座鑑常懸啓事山公貴郎曹水鏡僊
禮閣承特簡名士奉如椽臚首慚知遇甄題合膚詮
域中方兩大門下賀三鱣主德隆加帷臣心秉塞淵
車徒徵十萬駟牝具三千倚馬蒞恒著鳴鑼意每憐
十稟惟報國全力在安邊社稷全甌固旂常柱石堅

雕龍家有業吐鳳國皆賢清畏威須進勳庸陟可禪
殿屏雲母隔牙笏錦牀聯絳雪宜佳令玄羹正綺筵
管訓緱嶺月圖寫嶽嵩烟海鶴銜香徒梅花入酒妍
麒麟袍上綴鸞鸞夢中駢感德歌冬日稱觴上曉箋
台星三與並天子萬斯年

夏日集林可任齋步韻

袞穢炎蒸苦長鬚繼繼將庭開三徑宵客聚一時良
寶帙堆青案名爐繞異香陸離光炫目紛馥氣盈裳
更覩峨眉像如登天竺航不聞棋局响但覺盧呼長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六
酒醴來南國茨湯出遠方情歡俗念脫坐久道心揚
攘臂爭分字揮毫各就章薛公真好士劉子匪趨狂
相得形骸外共遊坦蕩鄉誰云中伏熱此際颺爾涼

七言排律

壽高太翁六奏

忠孝承家開錦堂填篋迭奏兩奇芳北綸早頒名臣
蹟南極競傳太乙祥劍影匣光聲作吼玉環象佩色
爲蒼賦成共仰懸金手紙貴須推駕筆牀平仲兼施
明燬火燕山起秀裕賢良春花灼灼林如繡秋水瑩
瑩仙是郎集木禔躬依古訓臨淵世上做庭匡莫言
指使饒今日還羨耆鬚未染霜斑舞芝蘭多錦玉筵
開閭里卽笙簧龍章旦暮交馳黃翹首百年貽遠香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六

壽張年伯暨伯母

越水兼天海氣昌燕臺如日帝恩長祥開積慶歌麟
趾瑞叶聞家諒鳳章素履不因人有譽如賓却以婦
垂芳鹿門深處今龐隱綦綰相期昔孟光鸞鸞夢中
驚早見秋風望裏淡相忘聊將衣鉢分燈火勉爾熊
丸計雪霜一榜幾人兄弟並二難高步壘篋芳兒飛
海國原仙種臯擁環橋接聖鄉冰蘂清芬偕雪藕水
晶冲漠美瓊漿古稀難老堪同賦甲子頻過正未央
梳頭蘭叢星是福瑤池宴啓母曰王三鯉似兆三冬

語百歲爭稱百里鴈健順擬符河洛易春秋宜頌
園莊思綸咫尺雙龍展花夢焜煌七葉張獻壽喜哉
斑管進遐齡應待鼎梅嘗

壽胡吉雲尊翁

佳麗東南異彩穿廬江紫霧鍾名賢冥鴻羽自翔千
里摩漢儀堪薄九天孝友君陳懷白璧詩書肖齒並
青蓮門高種得于公福蒲誨每施劉子鞭若署旨甘
惟水淡官居持戟有魚懸道尊迎出乾坤外儒珍常
從禮樂先乃以聖明資讜論擢移上苑視花輒召寵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五

夜半分前席宴賜庭中鋪錦筵報主懸懸垂義訓酬
恩孜孜勉黎燃龍章再命絲綸重斑綵數行錦繡鮮
座擁三花調法鼎囊盛五嶽佩真詮卽有几杖臨雍
日且誦南華第一篇

五言絕句

感雪

頡利欲留牧連城戈不血邇來可意事幾點梅花雪

聞鉅鹿潰

李齊舊戰地何至覆全軍始悟兵間事浮名未可欣

憶上黨

受地未爲失登壇當廣籌廉頗如不易持久利全投

猾兵

國練勞三五轉輸杼軸空曳兵百里外囊橐各充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六

曠野

驅車行盡日蔓草車底盈惟見蒼蒼色不聞鷄犬聲

過雙溝

雙溝古渡頭蜿蜒日夜流寒風吹野樹落葉浪中浮

其二

遠道苦匏涉望洋每生嗟那堪一日中兩見蘆荻花

過王江

東南百貨積此地更充益縱觀桑與稻行處不盈尺

泗州朝祖陵

王迹肇西岐直父水滸馳遙想築室時荆蓁猶未披

其二

蕭瑟瞻旺氣松栢翠然垂淮泗朝宗水何用卜筮爲
泗州道中

拙草翻舊地士女躬盡俯十月滌塲後作者尚爾苦

其二

塘畔多叢柳搖曳逐風輕使車寥落久視爾若有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七

七言絕句

咏林可任玉署紫薇

紫閣花開映紫袍分米玉署白能豪踟躕却比天香
媚不闌春紅品更高

其二

鳳池高寄擅風華爛熳庭前本一家朝籠旭日和烟
細夜着紅綃映月斜

其三

詩興官梅傳水部桃花遍地美河陽何如一樹胭脂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八

冷搖曳清風伴玉堂

其四

花發仙階吐異姿東君玄賞更增奇祇因丹赤常如
許爲賦陽春作羽儀

題張聚五邨病異錄二絕

桃中玄妙誰能釋佛項元明現舊迹莫道邯鄲爲了
義騎牛歸處轉飛鳥

其二

西海北心無二非滅非生性自融猛虎金鈴方在

手葛陂竹杖已成龍

賦得梅花幾樹開

一壑蒼陰積雪前微舒笑口吸寒煙
玉笛頻吹音繚繞皇洲春色喜蹁躚

題崔小定墨竹

出土堅貞節已全拂雲直上更巍然
風霜歷盡柯猶故果得彭城一派先

其二

水濱結契厭囂塵洪下菁蔥望處新
一點真空無室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廿九

礙盤根南海亦常伸

春雨

碧草萋萋淑氣催那能霖霖不傳杯
凭欄遥憶春中樹菱柞懽聲喜若雷

其二

百花競放雨來滋曉霧氤氳香滿枝
但得園林添翠色何妨松底共淋漓

白次翁拔士京闈得十六人賦贈

盛典初開璧水遊如雲多士萃皇州
九方一顧驩驩

異元愷重符喜彙收

趙九翁拔士京闈得元賦贈

平治縈思待俊髦西山朗鏡借甄陶
天機獨相驚玄賞桃李森森更擢高

題董玄宰畫卷

玄風景仰蓋多年披卷如遊函丈前
月照松林光歷歷五湖秋色一揮全

七夕

雲漢蒼茫難問考七襄終日報章掃
徒山愚父是吾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卅

師不向天孫指上討

其二

渾敦漠漠帝中央倏忽靈通各一方
七日鑿來生氣盡熒熒耀目總浮光

卽事

膏日公車猶太平而今區宇半戎兵
飛鴻日暮栖何處野寺寂寥鼓不鳴

其二

古剎深山半掩門寒鴉歸樹近黃昏
廊間忽聽僧傳

語淨手焚香梵語溫

白公園

落落青松墻外枝將軍橫槊可吟詩
仙真掛壁香煙細夢醒黃梁已許時

其二

假館歡迎且授餐問名知是舊登壇
膝前將種復猿臂纍纍黃金睢水看

宿州卽事

赤輪西度下平林振羽尋巢過野禽
冷館停車聊問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酒梅花映月影森森

野宿

日暮逢人路指迷揮鞭馳馬土岡西
健兒滿眼開街市且向茅簷趁小室

其二

月光皎好炤門東野店殘燈一榻空
莫嘆陳蕃難再遇破寨原是舊家風

鄧守備送衛

洪都墨守數寧河金券承家裔胃多令
行猛士威如

火啣枚終夜荷長戈

上元節張燈

歸巢春日遲太平重整舊時儀
熒煌燈火明如畫玉管遙聞繡檻吹

其二

綵幟誰陳晚更喧片時酣暢主恩蕃
有苗倘得來千羽鴻雁離離百堵垣

王覺斯爲王尊五寫設色花鳥二絕

惟石傍邊踈草敷亭亭綠樹點珊瑚
踰躑好鳥來何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處顧盼枝頭有意無

其二

興到玄工筆下隨輞川圖後再生輝
主人靜裏頻觀玩疑是吟風弄月歸

吊王柱史肇坤暨王儲郎一柱死昌平

七月越險來動地傍城隈荷戈那見
包身

膽持斧空勞羽檄催

其二

蕭淡愁雲鎖野營九書日夜控神京
三軍痛逐黃沙

盡隻手力將粉蝶撐

其三

觴邪豸繡豺狼肅誓死金戈
奔忠奮長山舌不
毀血浮雕水氣猶吞

其四

疆項乘驄塗白刃閭門司庾化青燐忠魂廝逐圉陵
外俱是雍雍俎豆人

贈黃均霖二絕

口近爐煙香沁衣十行捧出墨花飛君家原有仙傳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六

世三

在不比尋嘗指下揮

其二

紫薇花覆玉闌干靈雨和風春色寬合殿皆推王內
史龍顏含笑惠金盤

苦暑

積雨莫摧大火威披襟露頂暑瓜隨箱中幾許成都
扇剩有稜稜竹數枝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七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蒞始蒞始蒞

纂魯孫

忠嗣編

序

少師韓公壽序

古來碩輔樹駿流鴻輝映簡策者不可勝數類躬際
雍熙主臣一德坐襄密勿以從容論道易耳乃倚毗
方新而典禮居作述之會孤忠獨信而執持協彰瘡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之公安社稷以障狂瀾者三代而後指不多屈矣少
師元輔蒲州韓公當神宗朝已膺特選而任諭教之
重靜攝久天下係望元良公論思啓沃朝夕匪懈光
皇帝心注之御極之初首憶甘盤而拔置綸扉三十
日良法美政超軼千古者公之以也比受顧命元老
當國紳笏凜然治平之効謂可立睹詎意奸璫作祟
竊弄威福諂附日衆憚公剛嚴不可屈百計以去公
斯時也熹皇帝之寵眷有加而宵人之側目愈甚公
度不能爭毅然去海內皆仰公以一去式九廟之靈

而非以自保也以一去存千秋之義而非以自榮也
以一去愧江河之趨而非以自明也自此以往遂不
可言雖台鉉之席有進退難爲者矣端亮之操皎皎
當世遙瞻綠野真如天半朱霞九霄丹鳳可易及乎
今上以堯舜之資應萬物之睹元兇伏辜衆善登崇
倦念耆德召公于家而再首政有追惡媚璫者之邪
曲而罔爲之懲也刑書不著近之無以服天下而遠
之無以見後世於是倣崇華放流之典用謹醜厲公
實贊成之而公靖獻之心稍稍自慰矣蓋公之去爲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貞邪不可以並立而去公之出爲是非不容以久河
而出大義旣伸積蠹以消而群賢之躋躋于庭者翼
爲自不乏也會邊吏不戒 都城尋引去公益以
戎馬生郊爲耻而堅意謝事矣上慰留弗獲從公請
以遂其高天下咸惜公之不必去而去而用有所未
竟也某時因公車伏處衡茅每懷一識之想而不可
得殆于公之大宗得兩賢焉而皆未有以過公者有
昌黎繼鄒魯而起八代之衰公道德淵深文章日麗
禦魘之案不減馴鯉之辭也宋有魏公歷將相而成

定策之勲公歷事四朝光輔中興驛使之送依然畫
錦之榮也公其近代一人歟上御極今八年公壽適
七十矣公侄孫某與某等同成進士覽揆初度偕上
子姓之觴而屬某言夫元老後學之楷模也景仰有
年矣曷敢辭稽古有道之長無過于周天祚明德篤
生周召畢呂以爲之輔匡濟最久而年皆浮于耄耄
天生公以佐明聖而又啓之以天下之大計大憂今
日者屢勞而暫逸之也鵬息六月而更飛公六年山
中此其決起之時已恭問起居冲和彊固不減昔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三

爲加額者久之夫天壽公以爲國也易知也公爲國
而所以自壽者未易知也當奸柄之在握公未去時
猶多所顧忌觀魚肉于公去之後而從前之所保護
者深矣及太阿之獨持公稍加洗索法網何所漏惟
輕重于惡不容掩而其中之培植者又深矣下杜肉
人之陰險而上成聖主之寬仁其不以洪濤刻覈殘
元氣者則必以正直忠厚長年世者也壽民壽國復
何窮乎昔文潞公之當國也年幾百齡遣使于政府
見之耳聽目視口答手批雖少壯有不及嘆服曰異

人也歸語

爲之氣索公年鼎盛精神必十倍潞

公適者

屢西而情歸寇穴秦而迭出公

在珂里籌之自熱廟堂借箸能無意于公平中條山
色知非公所以有矣公已未錄天下士蚤已焜耀揆
席庭前蘭王敷奏清華家學衣傳安往非公名績茲
壽公也不敢侈公福慶事第以關于天下國家者爲
公望爲公祝也蓋魯頌岡陵之思云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四

姜宗伯壽叙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禮以成之蓋天地之中人所受以生也之以服官則謨明而弼諧以之鑄身則志壹而命定然鑄身之休嘉又考諸服官虞帝之以秩宗命伯夷也勗之以寅直清申之以夙夜蓋非寅莫能協神人之和非直莫能持敦庸之經非清莫能觀會通之全兼是三者而須臾弗離經緯斯無之不貫也當其時內則九官十二牧寅恭以協外而四方風動從欲以治卽負固之三苗弗格之以兩階之干羽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五

而師武臣力無所用也則禮之昭而德而釀吉慶其來遠矣乃其大者有二而朝會燕享服物采章之數不存焉曰親親曰尊賢蓋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賢才國家之楨幹也睹葛屨之庇者當懷本根之愿憑寵而驕常棣之不保其終者比比矣譬諸物然發生之後宜歛而就實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摧折甚易培植實難以備而求則豪傑絀而庶績無其凝之望矣相彼御者良驥不畜孰効千里斯二者寅直清綱領所矧而壽國壽世以壽其身胥必係之伏維伯公

家學淵源簪纓累世以宮保之榮而膺耆壽鵷尾九日其覽揆之辰也會太夫人亦於今躋八十樓兢華萼庭繞桂蘭人世之慶孰逾公者乃公之美德亦無以逾上以禮治天下待親藩恩誼有加凡所奏請多委曲優厚而叩關者日以至公典禮之初卽值唐虞人違旨請朝越封抵裕時

中外洵洵上勅

府部會議皆錯愕莫敢發公毅然以祖宗憲典申之上從公議密詔督撫發付鳳陽不動聲色而庶人俯首就錮不測之患以消自是擾駟者有禁擄置者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六

懲虛誑者議處而長藩之賢者且各疏其闕陵狀請禁戢也誰實啓之安置定旋請選支屬之賢者以紹其先世之封捧策之使以潯暑行今新藩且赫奕南服也廢者蔬食無怨而繼者帶礪益恭公于是曲而盡矣文體詭異識者有世道人心之憂上雅意登正之士子薦于新奇功令所申罔克速肖致厯磨勘之旨雖銜士者不少寬焉夫風簷之下字句之淘洗頗難至一時甄較之選皆人譽也以憐才之心而自貽次索之累人將于盛典而趙趙矣公每簡閱必焚香

告天遂款詳剖俾上有以信功令而下有以弘功色
一請再請率微命旨至爵者得本之爲諸賢開拔擢
之路寬大之德人人佩之爲得古大臣愛惜人材之
風焉若此者公所以自靖也蓋本諸先聖之遺術而
酌時之變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而儲國家翼爲明璫
之用于不窮故卓然不易所立耳夫人臣而以禮自
持也常慮不得于上况處懿親之間有不敢不避之
嫌當綜核之會有不敢獨任之德然避嫌與德直之
義何居併所謂寅與清亦泥于承順觀望之私而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天之力先自薄矣公但知爲社稷靈長計無念不本
積誠其裁抑也適以成宗盟之固其含洪也政以作
報禮之忠精自一心夙夜以之轉圜之聽一忠信之
無不報也上方煥枚卜之命如公風望久當上心旦
夕入給屏而贊密勿以五典之徽爲百揆之叙禮之
所訓何強不服腹寇邊且委命下吏追七旬來格
之風易易耳夫以禮定變者福必懋以善養人者慶
彌長公之壽亦何可量乎其光前裕後而緝魯頌之
純嘏也天蓋錫之爲有禮者彰也公勛各問旋罔不

中禮余矜式有年矣敬因某君暨門下諸生之意而
伸之以爲公祝蓋特舉其大者公之宰制役使則固
不止是矣然則以禮事君而謂有不獲者余未之聞
也

魏西中父母燕撫畿南叙

客歲秋 彘弓馬之利擁萬餘騎闖墻嶺而入勢頗
張昌且岌岌乎震矣兵備黎公周氣巡城受兵登陴
守禦之具甚設 規其有備也憚之不敢逼遂走鞏
華擾自檀轉蘆溝越良涿而南掠焉夫畿南諸郡固
三百年人不知有兵革也 突逞風鶴轉驚真順
間名城破壞幾無乾淨土當宁南顧拊髀太息曰吾
股肱地何可令 有能勝鞭弭櫜鞬

之任爲朕驅逐以副填撫之望者 若而人其擢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九

不次啓事惟三列名惟十慎重不輕予已而顧公名
熟思曰是能以孤城制 使諸陵無恙者也遂授以
中丞節俾撫畿南距公作令之日僅五載若備昌之
初纔期年餘也實一時異數云麗南黃公時督餉于
昌謀爲公賀走使者于京邸屬予言以公昔令杞予
杞人公之惠政嘉猷寧惟稔知之而且身被之也曷
敢以不嫻于文爲辭乎夫國家之苦邊患二十稷矣
至今日而極已已庚午猶虞劉澤永間丙子秋猶吞
魏保河間來如魏去如暴雨不數十日而

白溝以南雍雍然樂土也畿北雖時有烽火而有
畿南之全力以爲之擁護則指臂相聯而神京之聲
靈彌壯三協之鎖鑰彌雄如彼大木根本完固枝葉
之搖落未爲大傷也茲且轉掠腹心糜爛數十邑漸
及東濟颺腹久盈徘徊無去志一似欲梗南北之咽
喉以爲坐困之謀者當宁之拔頗牧于師中而資之
扞禦蓋憂之也夫得公則又何憂公英氣逼人雄才
蓋世居平慷慨不尚曲謹談及國家事義形于色輒
不禁投袂而起欲封狼居胥以續三代之勲當令杞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十

時曾以計擒高柴集之劇盜不動聲色而東樓陽夏
之墟桴鼓寢焉河南倚之爲長城而河北望之以纓
冠杞紳若士渡河而請于軍門者數百人欽取之日
勃拔卧之留欲如寇君故事者猶未已也豫與畿南
壤地相錯燕趙士大夫所仰沫而屬心者非一日矣
其備兵于昌也一如令杞時枕戈以待旦解衣以饋
軍推食以哺士昌之人爭趨業焉荆棘榛莽之中一
變而還熙攘之舊燕趙士大夫所誦壯猷而嘉丕績
者又非一事矣簡命于十人之中也吾君知人之明

海不可及哉亦其燕趙士大夫各爲桑梓枌榆計其誠意有以感乎耳人孰無才才不本于誠者時至將不至公才從誠出故人樂爲之用事皆底績處之盤錯而不亂臨之震撼而不驚屹然如泰山喬岳而觸機以出又雷電鬼神之不可測度也以之試一邑已一邑効以之備一鎮已一鎮効以之使鉞擁旄馳驅于瀛莫鎮魏之交討軍實而申儆之以大展其胸中之奇韓淮陰何足多雖然予亦有鰓鰓之慮也畿南形勝聯絡諸省以羽翼神京北拱燕南阻河東漸海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西距關蓋國家第一重地也自

以來閭里

蕭然其壯者逃徙于四方其饑者哨聚于萑苻卒伍則恒怯而不前車帑則匱竭而如洗官多新補而遠調手與器不必其相習而阻塞不能以卽至也如病者日就于阡危而卒遇良醫相其標本而緩急之其必有妙術矣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撫之義蓋生聚教訓之說也與其招集烏合以長鷩鷩之形孰若籍練土著以尋澤潞之舊與其建鼓整列之日始求一戰之勝孰若察苦問疾之中預收衆心之和與其

邊幅是飾聊壯虎豹在山之威孰若阡陌循行實以溥南國甘棠之化蓋當殘破之後撫瘡痍之衆非先有以收拾其心而徐爲之整頓恐長駕遠馭之績未可以旦夕收也今日之赫赫然牙纛而南也蓋實勞公非徒榮公矣公其勉乎昔張益州受事百餘日奏罷陝西糧運真宗喜曰斯人何事不能了賜璽書褒美之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予于今亦爲公抑之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屈陽州掌工坊序

上勵精八年益銳意治平旁求俊乂爲安內攘外計
經曹啓事上必而賜對詳陳方畧有當宸衷而後拔
擢及之官寮之任輔導青官根本攸關尤非可以循
資拾級授也元良岐嶷日茂禮臣以就外傳請章再
上而上引祖宗之成例報夫少成天性蒙養聖功上
萬世太平之慮應不後諸臣而若有遲迴者何窮窺
其淵深之所在矣毋亦謂圭璧琮璜非良工不煥其
彩千將鏤錙非歐冶不淬其鋒天章日表之奇姿天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地祖宗之鍾慶非端人貞士預爲簡拔以儲先後左
右之用他年之盛德大業孰從而啓迪焉故稍爲從
容以需其師友而成其遠大非年力之是崇也乃師
友亦易易乎詞臣之崇峻則官寮與平章是耳平章
以開閣變化之機宜擬諸是非可否之間蓋因事効
忠其幹濟顯官寮則端主啓沃幃幄咫尺而四方之
山川險易九州之戶口虛實無不欲其指畫也講論
片刻而千古之治亂得失當代之建置沿革無不欲
其剖析也蓋先幾明理其爲微顯者天下共仰其

功烈而微者精白獨喻于風夜均之不易而且先之
矣左坊缺陽州先生膺特簡而領袖之都哉上知人
之明不可及而先生之能其任也蓋亟承其教矣先
生以弱冠魁于鄉杞邑令王德環所首擢也時過杞
邑仰丰采而醉心者有年矣比厠祠苑從先生後御
李益切倒屣易敢聖焉先生不鄙棄予每過輒促膝
終日率典故中疑義暨文璽之秘旨也如其代之某
公某公之某篇某篇之某段某段之某句某句之某
字不憚諄諄提撕焉余恍然若夢恨侍先生晚也先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生之嘉惠後學如是况教升恒之益于前星乎往者
冠擢即豫歷頴鳳震警皇陵總督洪公受上方之命
條議勦除分布扼堵而期盡之關內時多偉之先生
謂余曰此失策也兵不可分分則力弱連營七百里
而見挫于陸遜者非前車乎况冠十倍于我攻之不
克堵亦罔功恐撲滅之無日也未幾果以覆軍隕將
聞而蔓延于關東者視春初爲甚憶先生言一一符
契矣策圖外者如是况據典謨而陳堯舜有不危微
之立辨乎上聰明煥發超越千古如公枚卜以重政

本微監視以還內職舉守令以課治績皆中興令典也上以之作法先生必本之納誨知其以立賢無方之說進而明明揚陋務協乎輿情也知其以內外各有職掌之說進而典兵干政預防其微漸也知其以使人以器之說進而大受小知毋求備于一人也此日薰陶他年明聖景休烈而邇啓發之自微先生其誰與歸故曰上知人之明不可及而先生之能其任也寧惟是先生外簡上心漸通揆路上方便殿焦勞以內順外威感動庶職旦夕舉平章之任授之先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十五

按成畫而出之裴晉公相而淮蔡平以副上用賢治之意裕如也蓋先生實易其難者于先矣請與鄉先達共券之

通鎮督治少司馬仇公回部叙

國家建官一倣成周邦政之貳特倍置焉無事與大司馬共微未雨之桑有事則奉簡書視師事底績則復入贊勳蓋資其經營成効以永固根本意深且遠然非其人不輕畀也通在神京東僅一舍餘南接務津北連昌薊雖同號三輔而控引拱衛之形與儲侍輪轉之奏尤屬咽喉地通安神京之磐石可知也已

已冬 天子赫然震怒欲犄角之慮通鎮單

盧益其兵設少司馬一督理兵事會

外兵解官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十六

亦以罷丙子秋 通且岌岌宵旰日東顧仍議

設時被命而往者北海仇公也公丰姿魁梧天性慷慨每論天下事義形于色方其在樞垣也條戰守便宜洞中肯綮傳布九邊莫不錯愕歎服會推上即日

報可蓋素嘉公論議而久識其名也夫議事易論事難古來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者不可勝數比臨戎決

機實課其襄平之勲十不得二三焉惟范文正公經

畧偉然不負其萬言書其先憂後樂之志不以任議

岐也公受命督通時

充斥人多恟心即日叱驅

馬氣巡城爲守禦計

舉朝皆服公

之膽而隆公之績公初漠然不言也益治兵飭備爲持以計集通之官屬兵將而申論之曰延通久矣未經大挫必將復來非事事有備伐其狡謀幸難屢微其勿徂處堂之見遂以補牢爲迂濶也自茲以後其各修爾矛戟穀乃甲冑峙而芻蕘奮投石超距之雄以待一月三捷之會矧天子置余于通原非僅一城計壁壘整江淮之舟楫斯達軍容壯三協之指臂斯聯倉庫固六師之庾癸斯充天下之安危係于一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七

通吾屬何得不殫力以副當宁倚畀之意乎兵使首暨大將聞之各躍然奮嘆公來之晚也繇是三年以來其申傲通也如一日其申傲通之諸屬邑也亦如一日客歲越牆嶺擾薊密欄牛欄覬通有備裴足莫敢前折而西又折而西南始肆掠上谷恒山瀛莫滄景以及濟南蹂躪不勝其慘通屬邑獨無恙又選銳入援出奇屢獲此挾輔北道欽騎暗渡猶不敢履通之境也夫天下事惟人所措辦耳使擁旄使節者人人如公何三貽君父憂使以公守通

之法遍布于直省諸郡邑何至以名城

矣公績實懋蓋以戰爲守以守爲戰公應變之畧饒有成竹而雄健足以勝之故以之鎮通通安東門鎖鑰屹屹然耳語云有非嘗之人乃有非嘗之功其公之謂乎兩督繼設公當還部夫出而治兵入而振旅此自國家建官之嘗不足爲公倏獨是簡兵蒐乘振武宣威果能屏翰重地羽翼輦轂以歸報天子則出豈徒哉陛見之日必召問勞能加以慰勞令朝臣就公第置酒如郭令公耿卿故事燕喜受社榮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七

孰大焉是猶以息勞言也夫公在通且爲朝廷重筑不過數邑卒不滿數千壯猷所欲據者每以幅帟所域而止茲還部清問朝夕所仰承也邊腹皆其所圖廻也南北軍皆其所制馭也郡國之車騎材官皆其所課試也以其輕熟悉心籌訪百慮而出萬全而動何難係勒燕然銘天山何難清淮符之渠化刀劒佩牛犢內安外攘永憑懷之入又豈徒哉故昔出今入天子皆所以重公也公實有所以重出入也天下縣公豈止以邇公論議不且以希文之後又

見希文乎余言不解飾通司庾杜公戴公余同譜友
公務至都輒言公枕戈待旦吐哺握髮整而能暇饒
有鈴閣數人意亦三載矣故因兵使者仲平江公徵
言而備書之俟論功而慈惠也再爲公歌彤弓之詩

林可任館課序

館職之選以儲才也課則擴其才而措之事業也國
家三百年名卿碩輔陶鑄于斯者光映簡編蓋稽考
所得暢爲英華功烈各盈量而副之有必然耳可任
初宰蒲圻蒲之人薰其德而善良當寧嘉之擢入讀
中秘館閣諸師靡不器之重之蓋吉士之席于此一
變教習之規亦于此稍更至彬彬然得人之譽則無
先後彼此一也然藜臯勉館課共若干首予于摩厲
追隨之日珠王之懷屢矣茲彙集刊刻名爲王署初
劉文烈公全集

編公諸海內長安之紙價十倍何疑顧予之拳拳然
遜不敏者則跨座奪席外別有在焉蓋學必合內聖
外王以爲大若第炫潘陸之華而亮熙無當則文而
浮矣襲管商之緒而性命莫宗則文而雜矣浮則固
才人之致雜則淪霸術之偏其建監卑卑何足異乎
故八大家並職詞壇子厚介甫人終以詭譎執拗情
之所家琮璫而戶藉藁者則昌黎之原道論進學解
廬陵之秋聲賦上范司諫書眉山氏之辨奸論刑賞
忠厚論敦教化倡勇敢諸策耳漢之賈董雖不獲大

用于時治安天人魏弱翁于中興日娓娓以前箸推之陸宣公上下兩不負其奏議所垂元祐間猶善寫進呈帝師王佐之不置之數子者寧獨其格調之雄體裁之正彪炳後世哉人有以重其言出之有本而推之可大也可任學有淵源茫無涯際加以沉篤鋒穎不章貌恂恂言喏喏望而知其爲君子向者元良出閣予與共事講讀隨諸前輩後日進啓沃其指趣之探討敷陳之詳明風度之凝定進退之熟閑卓然孫龍圖范純夫之矩矱也數載以來譬較之餘所得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七 廿二

與義時惠拔微凡歷代治亂得失以及補救變通皆一一洞如觀火異日者効勵勸光明俊偉與簡編之名卿碩輔比烈焉夫孰得而量之况絃歌之化江漢間且洋洋盈耳甘露尚懷未晞也哉有德有言有用有微內聖外王之學庶幾其有合矣覽其編者當自得之

常二如諫草叙

我國家稽古建官一倣虞周三事九列而外復倣漢唐宋增置六垣垣各廣數員者何天下國家之大非言弗通拾遺補闕之倫必多乃善則依然明目達聰之遺意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六垣之中樞爲綦重而其任于今日爲尤難蓋內寇外 所在擾攘將驕卒惰日滋跋扈所賴以糾彈之靈而通督撫節制之窮者僅有一線之規劄在假令持論多偏機宜或滯順治威嚴之績其亦蔑以建矣故常謂有兵之識焉者廼克任如弱翁之任營平是也有兵之才焉者廼克任如贊皇之馭三鎮是也又有兵之膽焉者廼克任如了此不過五日飲博可以達旦者是也夫識若才已非寡昧遲鈍者所敢望而瞻則韓魏公終身未敢以許人者可易言乎二如常公繇院司理爲名諫議其在皖也發奸摘伏雅慕澄清天下仰其丰采者非一日矣其初授刑垣也原情既滯肺石無冤天下服其明允者又非一日矣有犯無隱之義日盟于心而從諫如流之美時獲于上其刑而吏吏而兵且

以都席授蓋嘉其有文武才特倚重之非尚資也公
掌垣計二載而公之疏以數十萬言計大率皆勦寇
之事往不具論卽如去秋寇氛未靖 奕馳

越昌而南人情危怖舉國如居鼎沸之中公獨屹然
鎮定而不爲之撓亂也樞垣定衆志以固矣公此時
無日不一二疏無疏不干餘言無干餘言不符當寧
之成筭也人圖廻于意中者公早達于密勿人一得
以自憤者公千慮以致詳五十餘日目不交睫腕不
停書公之穎不知其幾禿而心血盡罄竭矣若識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廿三

才若膽公其兼之惟擐甲執兵者畏 如虎未敢堂
堂一戰以收執獲之功而忠猷遠計徒付之連篇累
牘之中爲可惜耳上念公言擢少常不數月而留都
秩宗之命及焉公將南合前後諫草將付梓氏而微
言于余夫公之疏救時之藥石也誦諸天下傳之後
世曷藉余泥泥濁其一段鬱勃之忱適變而應者不
可不從當日之時勢一揚推之也成祖文皇帝云敢
爲之臣易得敢言之臣難得惟其難也則易人之所
難者真翹翹然高岡之鳳而生朝陽之色矣故 迫

擊殺而不敢攻陷城邑而不敢守踉蹌出口而不敢
少留非其無遠志也蓋亦公之論議有以破其心與
嘻吾于斯而益知國家之廣置諫員者其利賴爲甚
遠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廿四

顏氏家乘序

夫乘以傳世也不惟其世惟其人不惟其地惟其道故海有南北之異而此心則同聖有先後之殊而揆之自一人與道實使之然也衆庶馮生靡不從洪濛來遞傳之後叩以族系而能歷歷追邇者有幾虞夏商周之世保姓受氏以自後其宗祊者間亦有人而終不得據世祿爲不朽之業無道以重其人猶之無人以永其世耳顏故黃帝之後也自復聖以博文約禮之學承諸夫子而充州之族以大光有朱建炎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望

中五十世孫正議公始自充徙漳蓋以扈蹕南遷也嘗卽其世而考之南渡後江左之道德文章蔚然興起者迥非昔日可及得非博文約禮之學隨其族以俱南而世運人文因爲之蒸變與信乎復聖之教垂千萬世不窮而正議公等之家學蓋有所受之也乃至吾光衷而更有異去復聖七十世矣包經貫史敷華吐英其博幾同守心攝性日課月程其約幾同一室蕭然吟咏無悶與當日之簞瓢陋巷同茲且克贊三禮迪吉千帙與當日之公善勞志爲邦又同好學

種斷絕久矣夫子不能再得之及門者而光衷從二千餘年之後起而紹之夫何愧于復聖之苗裔乎今其乘以充漳合脉有味哉脉之義也淵源于道而神明于人非若功名事業之可彷彿其梗概者也脉無不合得其脉斯能爲合光衷其得之矣今而後不必謂漳之脉自充往直謂充之脉以漳益著可矣噫嘻微復聖矣以其可傳者俟後賢微光衷矣以其克荷者符上古微作之者以是述之者亦以是又奚以其保世滋大者在充充重在漳漳重之若符契乎覽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其

是乘者當會之譜次之外

戚畹武清李公壽六十序

天篤聖主必先有聖母以啓虹流日入之祥周之任
姒實生文武以故一代之弗祿引而彌長而摯若洽
渭之區厥族蓋孔張焉我明之盛慶隻千古神皇帝
享國最久文恬武嬉坐致太平史冊中所不多見者
然而保聖躬於冲年踐祚之初樹壹儀於聖子神孫
之上則孝定皇太后之明德偉也武清李翁爲太后
嫡侄神廟仁孝恩加元舅圭錫再世尊寵以至於公
備極椒房之禮而公所以仰承帝澤紹明於奕葉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芳規善事皆可紀述以爲盛美之儀的夫堯舜之帝
而聖也兢兢業業而已惟競業則不以處尊居優自
侈大天下受耕鑿之福而勲華之德超千古以獨隆
繇斯以推則席盛滿而與國咸休者其所重可知已
公以帝室懿親膺朝廷推錫之典而公之心常抑損
自下居大美而若不勝庭以內肅肅離離交相勸於
禮以無忝國恩而矢報於捐糜其真能保其祚以長
子孫者是以心膂在國鍾鼎在列隣王在躬芝蘭琪
樹在庭河山帶礪不易寧偶然哉則公高而能謙之

有餘祐也聖母恭儉之美神皇帝以及今上寵嘉之
盛善居如公不益光顯而卓越也乎今年孟夏廿四
日之吉公甲子屆一周吾鄉劉老戚畹之高賢也與
公婚媾世好願以不佞之言稱觴初度公有玄侄陽
夏令爲不佞同譜兄弟義不得辭雖然世第多公拜
恩優渥而不知公之居此優渥者更足多也晷盡之
以代難老而侑康爵占公福德耄耄期順異日者知
必有廣武公之什而繼之者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廿八

李唐谷毋壽序

國家之興也必有彊直敦修之士昌言于朝以徹未雨之桑而綿有道之長然其生莫不有自焉如和嶷之于荆山玄珠之于赤水也唐谷李年翁以儀曹改樞垣一時封事具上侃侃諤諤不異魏玄成耻其君不爲堯舜以諫諍爲已任者同籍諸兄弟咸嘖嘖嘆曰吾榜有司直矣唐谷遂巡謝不敢曰余何能實惟我家君子之教家君子之教則家太安人實佐之今年七十有六矣視聽無恙几杖威嚴如五六十許人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仲春三日其說稅之辰也倘惠微一言以慰倚閭煌天寵且丕昭焉夫太安人懿行自贖唱後余時時聞之矣其發祥也于陳陳巨族也科第蟬聯一時雁行咸奮起通顯而太安人奉其嚴君封公之家訓惟謹女則夙閒動必循禮初不以兄弟之貴貴也年及笄適封公封公家世聲聞亦鼎盛而清白吏子孫宛然蔬食布衣家風太安人奉其箕帚飾荆衣布制節祗躬樂其澹素又不以家門之貴貴也上堂而奉其姑姑老矣飲食洗腆必手致之厠楡中褰日取濯潄

以進進奉其側室之姑亦如其姑也封公兄二人皆前毋出者恭敬有加少參公遺產推膏腴者屬之一室蕭然親知不無南北阮之感而太安人與封翁無慍色性好施予卽在貧乏急人之難踰于已囊中之資厨中之饌嘗預爲蓄治以待困饑者廉與仁蓋並行也抑損之中饒有計算不減何無忌陶士行毋一切門戶事悉力肩辦紡績之功罔輟于夜拓其先世之業克然有餘俾唐谷之兄若弟得以安心膏火外不啻于農畝衣食而內以底其力于問學莫非其綜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七

理之力其課督唐谷之兄若弟也經與史皆口授不資塾師講貫習復之訓諄諄焉非徒育之而實成之今唐谷公以進士高第爲天子侍從臣封毋太安人而太安人依然寒素家風衣不曳錦食不重味但勉唐谷無忘先世之清白以盡有犯無隱之義弘胞民與物之公又不以子之貴貴也夫不以子之貴貴乃其不以兄弟之貴貴不以家門之貴貴者養其識凝其氣也老子之論德者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而要之以恬淡爲宗以守柔致一爲本太安人之德

庶幾是從此而含德之厚握固知和其爲壽也易可
既嘗考古來公卿世家閱之盛邁遇之隆如謙夫
人常節度輩信爲閭壺淑事而太安人之壽直以德
勝德之所至通于神明乎于閭里固于金石昌于後
裔其無夢之不符于慈航無言之不解于赴愬含飴
而弄孫下之孫自其性矣乃唐谷之所以壽太安人
者亦非直以已之貴貴也臣之事君親實始之故十
八篇之孝以事君中以立身終官以諫議名而第客
容碌碌出入于交戟之下寧無以華廡而忝所生唐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世

谷內本勿欺外期克濟入垣之初卽以清獄懲貪起
廢請推廣好生昭厲世磨鈍之用不遺故舊開得人
任事之途一疏之中三善備焉回天之要蔑以加矣
次所抗論皆兵間事也庶事易言而兵事不易言成
敗安危之所伏先後勞逸之所懸奇正分合之所變
卽習兵者未必知也唐谷在禮曹時南北郊祀咸贊
成之俎豆間韜鈴已裕拔士南海撤閭後躬造鄭大
將與談孫吳壺壺不倦所涉歷之山川險阻必籍記
焉潛天潛地疑鬼疑神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可

同年而語乎以故慷慨論列靡不中綏或功罪之分
宜明或戰守之機宜審或養癰之可憂而逆節之當
防或剝膚之難再而前車之當鑒長安傳誦李鄴侯
籌畫不能過也夫毋也賢子之器彌遠子也賢毋之
教彌彰壽不難于一身之淳固而難于奕世之徽稱
唐谷之論著方且與賈策陸議並垂不朽太安人之
啓佑誰其忘之易曰柔順安貞廡地無疆詩曰則篤
其慶載錫之光太安人與唐谷蓋交有焉同籍兄弟
踴躍而遙効登堂之拜夫亦曰壽毋令子相濟以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世

厥有道哉

毛夢石母壽序

今丙子歲九月日爲毛母太孀人縣稅之辰母于時六十四矣仲子禮垣給諫公夢石造予請曰不肖有母壽近古稀憶自束髮受書以及筮仕無日不稟慈訓茲幸出入交戟爲天子獻納臣童子備官之望庶幾遂矣顧遠羈都門白雲遙矚莫克效萊衣之舞以懼膝下知年之慶謂何子曷一言慰倚闥乎夫母以世家女爲名儒婦誕育英雛多而且洽恩微天語壽考維棋人間景福實淳備之予以何言已而深思夢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世

石蓋自有所以壽母者而不必予即予之壽母亦終不能出夢石之所自爲也迤邐往牒陶孟兩母獨聲施至今者何亞聖以名世之英陳王道述仁義令生心害政之儔屏息于八孝出弟之日三遷之教爭從而仰邇焉至士行之戮力惜陰屏翰江左縱橫而一衣帶水猶存衣冠禮樂之舊救世之烈頗與亞聖有異世之合故剪髮還鮮亦遠附斷機以不朽錄是以觀兩母之彰灼也其子賢也母以子著正經所謂顯親揚名可傳于後世者其爲壽孰大于是夢石

甫弱冠連擢巍科兩令晉國晉之俗樸而直其士大夫不妄許可嘗洵及夢石治邑狀無不人人讚美黃者夫語出于賢士大夫之口懿好以昭而爲思于去後之日則獎藉益非私予久識之迨禮垣特擢之後慷慨論列天下事予更有味乎其言也夫諫官以言爲職朝拜官久奏疏分固應爾若迂遠無當以掇拾塞責將主且厭而不聽則言非難切摯爲難耳夢石忠藎出于天性當爲令時九閭閻疾苦與廟堂機宜一一熟習而洞悉之按成竹以出不迫而盡知禁假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世

充以固宗盟而親親仁民之不偏簡賢才以襄政刑而綢繆欽恤之特重輦轂之下豈堪封豕之薦居風鶴之驚孰集中澤之百堵則又有靖狂氛定人心之疏忠者當錄若誤國雖塗地不足以贖過潰者議罰苟拒守雖一矢亦足以暢威威則又有恩毋濫功宜明之疏泥土交訐勦撫靡定荷戈者作河上之逍遙養癰者同膜外之胡越中原一塊土且幾于墟自設險核實之疏入而稍有所恃以無恐矣循政久虛窟趨若狂竹馬頻勞于境上不聞五袴之歌自穉日積于

素中罔恤千家之怨奔競之不禁長此安窮自久任
止調之疏入而始有息心以營職者矣若此者感時
觸事或言人之所不敢言或言人之所不能言或言
人之所不肯言殫忠據憤要以無負聖天子簡用之
意仰贊宵旰之萬一忤時觸忌夫何知焉疏每上上
輒報可又其忠信不欺有孚于規劄外者在也昔田
諫議直言無隱朝廷每有疑事方在擬議而諫議之
疏已至夢石貢之可以不愧傳之天下誦之後世將
必曰此所謂彼記之子邦之司直者也育且教之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誰哉夢石之丰采凜然朝宁而毋之惇龐悠久覺屹
然並峙于岡陵山阜間矣古之人有言主聖則臣直
子請益之曰子令則毋永彼陶孟者固今日之左券
也

魏龍津壽序

宣尼論壽歸之仁者蓋大德生生有悠久不已之義
焉生何以大達所愛而博施濟衆之謂也每觀世人
有欲施之心而不必有其資有可施之資而又不必
有其心夫心以資訕則生生之理潛蒸動于覆載之
間若擁富厚以自封而斯世斯民等諸秦越人之視
卽倖叨大年亦局促耳其何當歟故壽之得非仁者
不以侈也王公得之以壽其國卿士得之以壽其家
士庶得之以壽其身廣狹不同于以體大生廣生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共

意而遂其心之所欲全則生人而還以自生一耳龍
津魏公密之隱君子也家世好禮以子貴晉封光祿
正公雖不獲宦達于朝而雲壑中雅慕平仲黔敖之
義以故歲之饑也施粥以濟粥之費粟以千石計河
之泛也施橋以濟橋之費金以數千計夫自慳吝成
風貨殖是私富姓大族乘時吞噬雖一鰻一銖不啻
明王之嘆笑其肯以耕之所獲者起溝中欲仆之瘠
農之有限者供四方利涉之圖乎嘉隆間雍丘有張
氏者諱希義輸貲助邊金粟各千許題書美經義

士進三品服載諸祀誌父老猶能津津道之爲卜郎中之後一人公今與之鼎立也張以邊公以邑張功在當時公澤且及異日久近之間公之施爲尤大而不惟是泥氛飄忽名邑迭潰不有老成人爲之主持風鶴之情雖有堅城委而去之公毅然爲士庶先睹瞻之老登埤堵拒衆望之而有奮心矣芻糧器具傾儲周給寇來密之人不覺有土崩瓦解之憂寇攻密之人不覺有亡矢遺鏃之費寇疲以遁而密之熙熙穰穰者如故也詎曰微天之幸哉公今七十矣計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廿七

公生平彊半皆樂施之日公之年以七十計而公所全活者百千萬億不可計矣古人有救一物一命者如鵲之放蟻之渡咸獲修善之報何況公之恤患急難彰樂于人耳目者如是公之年又何可量也其爲福慶實熾且昌桂蘭之秀金紫之輝其幾矣然公施而公之富且日增豈無說哉公方焚券掩骼維日不足寧操奇贏爲子孫計者然不富公何以大公之施公之富蓋有莫之爲而爲者非巧致也噫嘻富而施施而不倦盛而謙謙而能永繇陶米而漸進于仁

義余且咏衛武之抑戒以期公之踰堦而登矣其誰曰不然海若公之親姻也知余之愿而直也故有取于余之言余亦因之以進公其無忘前日之施彼耑賁而不叩捐者皆不知厚其生者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廿八

邵晴嵐三世慈孝錄序

夫孝之在人猶日之在天也日不章天則乾坤息孝不永言則蓼叙亡是以十八篇自事親立身以至事君必諄復言之至德要道之所關不可一日不昭揭於人心耳然傳併言慈而經端言孝非畧也天下有不愛子之親無有哉乃子之事親則有間矣且有不孝子烏顯慈親故義又有特重焉上古之世以孝成親之慈者虞帝不可及矣有以孝明親之慈者蓼莪之詩人是也其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卅九

然也人少慕父母耳晴嵐則襁褓筮仕如一日矣大孝終身慕父母耳晴嵐則父母王母有餘思矣三釜三千鍾不易其心而世德作求推而上之非至孝誰能若是令伯之言曰臣非祖母無以有今日祖母非臣無以終餘年夫終餘年孰與昭令聞之爲不朽乎聞其作令也清若水愛若子體還鮮之心以隆孝治之事安陵士大夫式歌且舞久矣壽諸梓而錄曰慈孝其亦不匱之所蒸動者與是錄成上世之慈有加而晴嵐之孝益恢恢乎其無竟矣詩曰永言孝思孝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七

卅十

思維則余于晴嵐有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予于安陵之士大夫有感我日思邁而月斯征余又于世道人心有感以共伸罔極之報于萬一云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八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齒 始葛 始蒲 始蓍

纂曾孫

忠忠忠
羽夏嗣
編

編

序

申濬源父母入覲序

申侯以辛未進士高第出令儀封不數月而政成儀
之人受侯之條令如呼之吸如矢之發于弦相與頌
侯之德意而易其俗雍如也會杞令缺兩臺使者急
劉文烈公全集

其令難其人監司使者交頌侯賢謂儀令固需賢而杞邑繁且衝寧不以賢者當其大杞藉賢治賢亦藉杞廣其才固不裨歟于是兩臺使者䟽入調侯令杞侯之來杞也披導振發視儀加絃凡所爲清胥蠹戢豪橫均徭役減訟獄悉按法以治而酌時宜以行之一切立辦乃侯之裋躬飭已懸魚在堂飲水在室吏若民之嚴侯肅若神明不得有所稍緣以牟毛髮三年以來蓋懷且畏矣余嘗遐覽古昔懷才淵智之士類隱伏于平時而縱發于危卒當其守嘗習爲吏吹

煦纖悉不務爲虐苛而已卽中庸之士能循跡而當
 一旦變起倉卒人心震輓起而鎮之肆應之兩不給
 且邑有大故道在變更尺幅循守幾幸旦夕之兩者
 豈賢者之治歟乃乙亥之春秦寇突入中都遍地殘
 毀旋繞入杞境事出不意無所備杞之四境張皇幾
 不保村堡鄉落悉携其妻子牛犢入城城又土脆素
 乏兵守張皇殆甚于四境侯從容指麾鼓勵士民一
 切守城之具旦夕周給杞之億萬生靈賴侯以全寇
 去而侯乃進杞之縉紳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父老子

弟相與謀所以固圯者曰圯固界在梁魏之區北拱
畿輔南通亳濠是中夏之咽喉也而土城巋然如魁
父寧不起狡窺之志當是時或言宜者或言費訕者
各半而侯毅然行之一切經費委曲設處上無所煩
呼籲下無所派于編戶三旬之餘庶民子來金湯鞏
固潢池再逼聞風遠却矣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而侯致之立致爲之立就此無論侯之才智果毅然
克裕而至誠惻怛之意具行乎其間矣然則一切撫
字廉平之政世所仰望圯令爲第一者自今視之僅

侯之小節侯之大乃在茲兩者夫爲德于平時與爲德于倉卒孰難爲德於一時與爲德於萬世孰遠余辱在宇下沐浴歌舞雅非一日今侯且去吾土入覲天子木天梧掖間已虛席以俟夫漢世綜覈吏治循良蔚起龔遂治渤海平盜賊虞詡治朝歌善治盜皆受知人主有聞當世茲侯入對最闕下吾知聖天子清問何以禦盜治杞侯進而敷奏其槩寧惟一邑中興安攘端於斯頓余執筆而記其事龔若虞其孰得駕侯而上之

申濬源父母考績序

聞廉明慈惠作吏之本也是以詠素縑歌孔邇頌神君咸能聲施不朽以光史牒乃傳循吏者又有問民疾苦捍患禦災免鋒鏑而撫瘡痍者何則廉明慈惠之實出而與百姓共安危耳我申侯之令儀封也善治種種頌聲洋溢雍丘不腆前侯以輯瑞行民難其代邀有天幸重令侯兼攝甫下車而宛然甫受事而井然甫接士大夫而藹然時不佞輩將上公車前侯已修賓興之典侯至更爲舉焉作新雅意若於不佞

有偏嗜而不佞竊心嚮往之時私祝曰安得卽真爲我杞宏鞠育而壯金湯乎會寇氛日熾免覲之例報可侯暫還儀封而感浹旬之如三月者延跼益殷殷已明年夏前侯奉考選之徵而上果以侯賜杞天高地厚實獲我私今而後喜可知也噫嘻杞非無事之國也諸不具論卽漕米之相仍而隱累也莫必其命者非一朝矣侯按簿籍稽戶產而輕重布之民釋重困戴侯之賜斯時也秦寇已啓關而南地方惴惴動色相戒侯修備甚具繕垣浚濠儲餼置械募義講武

鼓勇作忠一旦寇至如風兩侯偕士紳登埤列拒却其百計環攻而更叠應之賊雖怒終無如杞何彈丸獨立協守無兵僅用杞之紳士黎民當數萬誓必下杞之賊以保全杞非侯教備素豫而能若是乎慨自賊勢蔓延所至焚戮墮名城殘命吏重傷國體以侯觀之其所造杞者豈其微哉寇既却乃屬紳士父老而告之曰倥偬而倖倖萬一息肩而付之罔聞非所以善謀也築斯城鑿斯池與民相守政之大經於是捐貲以倡易城之士者而石四民鼓舞不日成之屹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五

然爲大梁以東保障拒賊之功在一時成城之功在百世侯且與杞俱無窮矣若夫潔體澄衷纖塵不滓晰機朗照百慮同消甘棠垂兩邑之庥霖霖洒千家之潤所謂善政種種則治杞無以異於治儀封者美不可勝舉也令三載考績例拜褒恩上加意封疆於賊所經過之地各有嚴旨不易予侯蒙上考勉恩如故其歷歷治杞之實政洵有以格至尊以揚休命也夫龔侯蒞杞以植不佞爲慶不佞亦曰薄德不足生杞色正喜得侯耳侯今造福於杞者果如此其

遠且鉅也如不佞者何益於杞哉國家清華之選取精周涉已成一代令典矣邇者金甌兼卜內外侯經濟文章俱堪名世僅于儀杞稍露一斑異日宰天下當如此邑天祿石渠之席方虛以待不佞亦且藉手更練以文經生之陋其所以光台鼎而施及杞者無量區區與密卓茂魯中牟戴西華傳循吏于吾梁也不足言矣敬直書以爲侯賀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六

汪登原合編序

大學一書治國平天下反覆言之不啻詳矣迨其標義命篇統括之曰學而無他焉明乎其爲內外之合也然無內奚外無微奚顯是以本末先後之辨復諄諄焉後世宗旨不明問學日晦于臆蕤伊呂則事功之于孔顏曾孟則道德之夫陳謨矢誥皆所謂見知也從事功之可乎聖作賢述皆所以經世務也僅誦讀之已乎原莫會而用日拘治之不古若也所從來矣登原汪公當神廟時啓事之蹟無虛月而天聰彌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八

高當熹廟時司農之任方日篤而先幾以去用之弗早猶之未竟天下咸爲公惜之夫公之學不必以用見也亦不必以久用見也古有一事不就徵而史許其爲大臣亦有君臣初遇規畫數語而終身之樹立以之其器識別也況于學以廢之乎公學優而仕歟歷數省凡所興釐皆有成績天津之墾荒尤其昭昭者異于世之空言而無實者已余誦其性命經濟二編何其論切而義精也求于身者有維日不足之思而加于民者有一夫失所之慮也夫道不敦于倫嘗

非君子之性命功不逮于百姓非王者之經綸不逮于學同之大闢也公于此勘之獨微以故人之所經公之所操人之所畧公之所詳人之所拘泥而推委公之所變通而担當類而推之全而舉之衷老莊而卑管晏有餘裕矣俗儒之訓詁酷吏之刻覈又烏足言乎嗟嗟學如是是可信于用合久譬之外若也余嘗討論昭代人物名卿鉅儒蓋亦遙起如弘治時三君子遭時遇至勲烈爛然矣而著述有未遑從祀四先生道明德立聖修不遠矣而事功或未著惟文清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八

文成爲能兼之以逮汪公其鼎立乎功有不同其得力于學一也今度支日不足矣讀是篇者曷訪公當日疆理之遺而修復之以弛民力于萬一則庶有以得其學之所通

韓存翁先生六表序

古以隱名者多矣而大隱時在朝市昔東方生乃歲星游戲人間以賢良自薦爲郎與諸臣駢肩執戟割肉自雄當時未嘗不尊禮之乃知進賢冠中原自有神僊而金馬門未必非吏隱地也以今所覩韓存翁先生其爲歲星同隱于朝市同而其黼黻皇猷式穀名胤則非東方生所敢望矣先生系出韓忠獻之後弱冠詞場淵沉古博心通八索目走十行關西名士多爲讓席屢點額而不售長公季公辛未甲戌先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九

成進士先生于是粲然曰余一綫之緒有托矣奈何役役作老經生也于是應明經之科以纂修擢居中書舍人上嘉其才品命掌詔誥先生文思敏速如下瀨艇不啻一夕之草五制也且著作有西漢風至舉筆不忘規諫人比爲熙寧三舍人先生居恒課子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文章督其根本六經而德業望其比隆三代以水各字其子欲其心似之故長公一水以守邦水著季公四水以水部著今且攬轡于潯水洗兵于遼水皆先生有以教之也人皆謂

先生榮艷已極此時可以婆娑里門坐視其子孫祔而侍者繡而舞者亂而抱哺者有何不適而必辭侍御之封以鞅掌于展入西出之際不幾令山靈笑人乎此皆未知先生者也先生謂是官皆可自效耄老而偷息不可爲忠且吾有應得綸綍不以及親而乃覲焉受子之金章非所以教子也此先生悅首就祿之意也昔蘇老泉與子瞻子由同入京師歐文忠奏其文于朝僅除著作郎爲文安縣主簿而止今先生丹地代言每給食于政事堂視老泉所得不更饒乎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十

然先生則冲然泊然解駿鞚養神密而守中固其視禁近猶之半畝之園三徑之宅此大隱在朝市也與東方割肉執戟同游戲于金馬門何患不三得西王母之桃哉先生年雖六袞而髭黑如漆碧瞳丹頤勇健翔步如少年許壽之日朝士大夫登歌者趾錯堂下而年家子楊幼麟吳葵菴等執簡受辭于余余冒先生久無能爲溢辭也亦惟知先生爲今朝之歲星而已矣

願志堂詩序

茲仲夏再試明經士東壁閱卷之役余謬與焉時小學中飭雅重師儒各矢心精閱期得大雅彬彬者建前茅爲經學光閎幾半始獲一卷博綜融洽語語深造若武庫之在胸而庖刃之新發也心竊異之此必前負毫爽學有淵源以暫爲時命訓者耳拆卷後則虞山陸兆登東南冠冕錚錚人耳者也陸之先自士衡伯仲入雒聲價蔚起世多顯人至我朝而族益大涇源公羽明公咸以三百篇樹幟詞壇先後雄飛海內學者奉其制義以爲指南余爲諸生時手錄而成誦者幾以百計迄今猶記憶也夫當向慕兩公時惜無從負笈左右叩一經之大全乃廿年後而契兆登以重聆其與義亦云奇矣旣而出其願志堂諸詠示余余更異之士所尚惟志耳志趣定何論岩谷何論市朝何論早售何論遲發抱此素心與墳典丘索爲寤寐虞夏商周相往來則一室之中儘可與天地萬物同寥濶耳兆登志不染時學惟慕古獨尋所謂志者而思願之爲之堂以厲之爲之詩以誅之不斗酒

而百篇灑灑然唐音也以此登作者之堂証風雅之樂紹述兩公夫何愧家聲乎乃余更有進者叔孫豹論列三不朽而以言又次之者何內聖外王皆學者分內事若第于慷慨悲歌中許身臯夔人將以退繩其後矣三百篇之可法可傳非漢魏六朝所敢望者大抵昭德頌功之辭與正君善俗之致耳童冠詠遊此物此志也拜颺賡歌亦此物此志也今且分博士一席往式留都士矣夫龍蟠虎踞多士濟濟之區盍以是志共誦求而推廣之如孔之所謂達道孟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七

所謂澤民者以副目前薪樞之意爲他日對揚之資毋徒耽情山水間也兩公之道德功業不益光大乎無窮哉余望之矣

許冰壺孝廉壽序

士之可爲用者不必其用也用者有限可爲用者無窮無窮之用福祿熾昌終必歸之如水有原放乎宿海如至有光價重秦城久而彌著也冰壺許公家世繇綴天性純篤詩書自樂聞達弗慕余得于公之同譜周和則甚悉仰止景行雅非一日戊辰始遇公于闡中高潔澹遠之致望之今人意消立談如故嘆相遇晚也時香巖公新砌初發偕上公車同鄉有蘭陽梁公信陽何公並喬梓競奮縉紳先生津津然侈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七

梁先喬顯勝占曲江何先梓著兆叶五雲縉紳先生更錚錚然咸榮耀之且曰鶴鳴之和尚有待也其在許乎白是不賂公眉宇不聞公警欬者數年今庚辰上益銳然求理爲萬世廣治安特勅精選賢良恢擴治具香巖公遂脫穎而出鼎足梁何兩公昭世業焉公之近履始稍稍聞之蓋致虛守靜日月之上獨崇其志也陽月某日爲公覽之辰香巖同門諸公共效稱觴之誼問言于余古人有云不于其身必于其不十名位尋煊赫而于德業勵進修不于當官課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古

設施而于閒居晷刻畧則公之謂也公爲大蔡公子以弱冠領賢書何泰易之克家公不作豪華想彈琴樂道日與古人相晤對至明發興懷南宮之試十差藥北闕之徵冷于執器寧憚仕進之勞而較量于湯日清風之間亦曰古人建樹各有確乎不拔者在澹薄寧靜厚蓄其力待時而起耳往者流氛縱橫浙唐襄鄧之區幾無寧宇內鄉斗大素乏守禦勢岌岌矣公從容指畫倡衆登埤執銳披堅不以爲勞晷食卧櫓不以爲苦冒雨歷霜不以爲久數十萬狐鼠視孤壘爲金湯錯愕而去全活不下數十萬人內視浙壤地非加視鄧則黑子著面也實賴公存公之用可以涯涘測乎公深自韜晦口不言功當事莫不偉其績嘉其不伐夫誦詩讀書中辨此固人也上壽壽國鄉次之身又次之公已壽其鄉矣舉而錯之國裕如也合鄉國之壽以壽其身公之黃髮台背蓋未艾已是時也適香巖公錦旋涖任之初車馬軒蓋赫奕填門肆筵設席錦斑耀彩子子孫孫相繼酌康且將奉公于耿封宦署日稟成竹次第布之撫陶庠氏遺黎

繩大叅公貽誅暇或陟中條訪集賢之高踪涉龍門
致太平之遺策弄月吟風其樂如何向使公汲汲榮
祿馳驅于通邑大都中人僅以一邑一郡奇之孰如
豎然獻畝負蒼生之望而著墨守之績式穀所暢一
日千里掣電追風之惟所罄控也余嘗思之壽或得
于天或成于人或開于先或綿于後如松之茂如栢
之堅人不能齊也無挫爾精無疲爾形功不可誣也
襲慶承休不煩拮据安而可貞也繩武象賢日懽膝
下樂則斯引也遇操其三人操其一獨有所挾韜固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五

于升沉之外而挺立于先後之際斯爲得之公綠督
爲經爲世大用爲已大年蓋人也非天也併非先與
後也大叅公有子而令聞孔章香巖公有父而宴喜
彌遂嚴子陵王彥方知並傳不朽其當時之豐駿暨
其譜系尚隱而未著遠而莫之遯也余忝公莫逆不
敢襲南山東海之說而竊欲以公之不急于用與不
得已而聊試于用者與宇內共信之卽以質于何梁
兩先達之聰馬煌煌蘭臺踴躍也其或不以爲迂

樂陵令張公榮薦序

海宇多事民生曰悴邇厥病原無良吏故天子穆然
深思欲得潁川渤海其人者與之撫養生息庶幾時
雍風動之休可馴致焉于是勅中外諸臣推譽賢能
堪爲守令者若干人彙奏除授而且嚴之以保舉之
法夫神聖宵旰賢哲惕厲慮無不明明揚陋以承休
德乃詔戒諄切若恐有知而不舉舉而或濫百益不
舉則百里之鸞鳳不充濫舉則中興之循良凋謝故
兢兢然重之耳則苟非悉其肝膈習其生平孰敢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十六

且信且疑之人嘗試至上誤啓事禍蒼生而自貽伊
累顧士當伏處巖巖時樸心猶存名行是立一館通
綸富貴赫奕耀其外營求窺覷亂其中求其毅然以
久安爲已任而不負託不變塞俾向日推轂之人亦
獲有榮施而暢然于以人事君之義者實難其儔以
故巡方使者無敢循舊日薦剡之數駢美之詞慎之
又慎寧嚴毋寬寧核毋泛監司氓庶詢謀僉同而後
揚摧於報命之日鄭重又何如也樂陵令張公余未
識劉芳鄰宋二元賀公薦撥言于余余有以知公之

能爲吏也蓋薦公者爲禹直指實余同鄉居恒嘆矣
不輕往者按漕申飭旗甲疏濬河流糧艘抵通一無
耗損而先常期月之半騰茲二東股肱重地穀擊肩
摩決決大國辦官課治視按漕時加悉計非懸魚之
操不以薦非廉而有用如善能敬正法辦之尤異亦
不以薦非保赤之惠不以薦非惠而有欲如三異十
奇之赫然顯著亦不以薦蓋國家厲世磨鈍惟此薦
揚一途爲能鼓絃歌之化而回頑懦之風此而或假
何以旌能併何以勸不能故難以制科而不必薦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七

有矣有如譽不借曹丘籍不托華胄能使持斧郡國
者改容起敬而推置於龔黃卓魯之列不賢而能之
乎因薦以知公因薦公之人以思爲所薦之公不券
而合矣余於是重有所感也昔許忠節令樂陵值劉
齊諸寇充斥東方教民崇高其垣深阻其戶伏壯士
其中寇至不得舉火探足入者輒擒繫之樂民以全
聞其遺法尚在也今所在嘯聚實煩有徒河以南無
乾淨土海以東多逋逃渠耽臨淄卽墨之饒而狡
焉思逞者爲憂方大曾是勸課農桑吏不追呼遂足

壯聲靈而杜窺伺哉其倣忠節公之法而變通之爲
建威銷萌計天子曰吁有臣若是予一人與諸臣所
拭目待者其不次以擢璽書之賜前箸之借知屬公
矣直指且藉公以薦進賢之褒其勉旃公號孔齡直
隸之棗強人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十六

馬澧水詩序

詩之爲道感物而動無文武之異也吉甫爲憲詠于六月崧嶠烝民諸章孔碩肆好千載莫能加焉若隨陸絳灌自其才有至有不至道何管不統括乎如謂風雅一途必出于儒者遂以擗管傲介胄夫絳掖何以多戡定之績此亦論之太拘滯者矣漢魏以來不具夜開國之初李岐陽勛烈爛然嘗隨意製爲短歌精絕一時大祖命兼領園子監事嘉隆之際咸南塘平倭備薊屢建奇功至與王汪兩公唱和稠疊贈答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八十九

人口皆近而鋒鐸者也總之人有別長趣可傍涉以糾桓勝則將名兼以文藻勝則詩與將併名歸于風雅之大而已雲中馬君澧水上谷世將集所賦若干首整而能暇之一驗也其聲名當不在乃祖乃父下雖然余亦有說焉夫詩言志志作事有其事而發諸聲歌歌以永彼匡王定國之車馬執訊獲醜之旗旄試取而三復之可與登山臨水分什選句者同日語乎故步韻岐陽當先平朔漢續律南塘當先障窮荒

繼雍幃酒脫金戈家氣習其刺技也絳灌隨陸不

不兼無至虛功業而驚浮華斯不妨于兼矣將軍能詩蓋有志効忠者交江膺懲此其時矣余能無爲之易

周星儲公子游序

督學任公之較士兩河也竿牘謝絕奉功令惟謹士
非卓犖奇偉者不以收廩延周伯子獨蒙左顧拔置
邑博士弟子員高等在往日則歲收之膏在今日則
龍門之登也同鄉諸老爲之舉賀而屬余言余非能
言者而言于伯子則又難矣伯子非他金吾星儲子
二千石慕雲孫又都憲公樂軒之玄孫也都憲公在
神祖初殫力邊疆名著麟閣天下頌且仰之余公車
日每過其里而慨慕焉甲戌歲始獲交星儲因知慕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廿二

雲公而悉公之建豎蓋其偉畧夙定于按宣大時而
大于遼撫終于督薊方其 七捷于一歲
之中雪恥于累劄之後宣捷獻俘宗廟社稷實式憑
之以故褒賚于師中無二飛魚者一銀幣者屢予文
武廕以金吾延世者又二焉星儲公之宿直東宮緒
餘公之攝符西司慕雲公之拊循名郡皆其休也次
及之將在伯子仕宦當作執金吾此古人之所榮也
青青子衿焉敢望焉矧今海內道化日隆人材蔚起
一邑之中操觚而前者嘗以千餘計邑與府通試之

以遼于學使者所收錄纔三二十人耳其視優游而
享奉車之寵者勞逸難易何如哉伯子顧汲汲焉謁
吾徒而來請我知其意矣若曰吾家之休自吾邵憲
公始爲直指而抗疏觸邪丰采凜然顧生而直指乎
爲填撫而戰勝出奇名王係頸顧生而填撫乎爲總
督而綢戶徹桑陵京鞏固顧生而總督乎邇其初乃
恂恂然一青衿耳席其休而不業其事者孝之薄也
而其易而不勉其難者才之鈍也耽其逸而不居之
勞者志之卑也夫士也破萬卷書擲三寸管將馳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廿三

稷契伯仲伊呂附于不待興之豪傑以自愉快乃先
世之烈具在其何敢諉焉吾父侍直之餘而時揭詩
禮以詔我廷明師良友以訓誨我切嗟我吾祖侍養
之餘時寄話言以敦勉我亦或以數傳之後慮有消
歇故欲後之人以光大爲紹述其又何敢忘焉噫此
伯子意也夫世祿之家鮮克有禮求其制節謹度以
不墜厥紹者十不得二三乃伯子獨于悅禮敦詩之
中尋其先業之所自始而憤發爲天下雄其意亦深
可嘉尚矣進而充之夫何可量豈都憲公之功在薊

遵者適留召公之墟而伯子思以繩之姚是似之虞
耶慕雲公可謂有孫星儲公可謂有子矣任公真可
謂知人能得士矣諸老聞之各欣欣然曰子之言信
卽以是代觴璧不必益也遂次而書之于屏

重刻感應篇序

有皇上帝降衷下民而彛德出焉則不忍之仁不爲
之義是也子輿氏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夫苟知皆
擴而充之以歸根復命則天與人相忘于淡漠矣行
事之示亦敝敝矣惟知故萌生情緣漸熾斧斤牛羊
伐牧日滋仁義一途竟漸滅于旦晷之間而有初鮮
終上帝實陰痛之夫嘗人之情勉以善未必其精進
若福鮮有不躍然喜者戒以惡未必其割絕若禍鮮
有不悚然懼者然則因其喜懼之情而曲牖之以歸
于仁義之正則轉移之道豈有善焉者矣噫此太上
感應篇之所繇集也感于人應于天有感而不應人
且倦應之而非其所感人亦倦茲篇所集吉凶禍福
歷歷不爽不啻針芥之投也微而章婉而摯詳而核
嚴而端自生人以至虫魚草木有一物可忍棄乎自
大庭以至閭室屋漏有一處可恣睢乎自孩提以至
壯老終其身有一息可暴戾乎尋向上去漸近自然
性命以正太和以合所謂越裳氏之指南秣年而至

其國也噫非深知上帝陰陽下民之意仁義擴充之
機者其孰能集之或曰天道遠人道邇聖朝之刑賞
昭如日星先儒之格訓信于著蔡奚必托大上以神
其說毋乃煥亂民性而動沾沾者冀望之私乎是不
然天者人之始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狂蕩暴
疾之流有扞文網背名教暨不畏死而仰視頭上之
三尺輒不禁廢然返者何故本之所懾不能昧亦不
敢昧也太上立說從陷溺後醒以原初非僅僅爭得
失于擬足之頃政以通刑賞之窮而弘道德之用耳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廿五

寧替史者之矯誣也乎哉詩嘗以不同言求福矣苟
知福而求之有道也復何求余夙抱沉疴參苓罔益
嘗從同社講誦而力持之漸以愈有年矣潯源楊君
與周元起王慧生重梓是篇將公諸世余前日之心
不覺戚戚焉且嘉其善善之意爲不窮也遂僭爲之
言

洪挹宿小草序

淮陰將兵多多益辦嘗以爲疑孫子曰治衆如治寡
分數是也夫有數以行乎其間如卦以八繇八而六
十四爻以六繇六而三百八十四相摩相盪天下之
道且冑是矣多多益辦復何疑乎唯文亦然循行數
墨選字練句斤斤然非無軌度也宇宙之大觀不存
焉若其登嵩華俯視罔巒泛溟渤上薄雲漢映日嵐
生捲濤雪出山靈海若夷然于巉巖澎湃之外誰則
傲之故文須衆衆而能整乃所以爲大也夫衆亦何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廿六

可易言五色不開則百家莫入寸心不擴則二酉莫
受入矣受矣而性尤莫宣則茹生不化湊泊相尋擲
管嘔心僅供蠹簡腐語之驅策亦長見笑于大方之
家耳挹秀之爲文也其局宏其力厚其思沛其機圓
每于人所枯澁晦昧者以豐瞻爽豁出之乃之所游
蓋優優乎有餘也嘻其亦得力于廣博沉湛中而數
之所通各盈其節乎以之言山則高非孤峰以之言
水則流非細響以之言珍錯則又非濯濯石田恍恍
崑閬也嘗聞文陣有雄師使其生秦漢間建鼓整列

登壇之選將並驅矣携此以鶴百里雲臺之墟弦歌
其彬彬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任僊孟小草序

三代以還士之遇合奇者南陽衡山其艷稱已薦以
元直推以道濟固也隆三顧于草廬洽賓友于清禁
疎逃齟齬初念或未及此矣管樂之比時人莫之許
也紫衣之衣亦以釋群疑也乃分罪復京易如反掌
則殷深源所百舍退耳上與士各有奇特不容泯沒
後之人膾炙而向往之厥有繇哉當宁遠慕義軒欲
得士如成周干城腹心輩廣用之以宏一時之治績
一日特旨錄用者二百六十三人任僊孟次前茅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七

旋五馬于牂牁之墟夫僊孟楚產也隨其橋津梅公
同試南宮讓其橋以先世方以荆璞不並薦爲僊孟
詘茲拔茅連茹玄感再通幾于太平興國中一榜賜
第事洵昭代三百年曠典哉遇奇矣詩曰彼妹者子
何以告之志報也僊孟之所以酬遇者余亦預卜其
奇何以故元直之知武侯以訓澹泊寧靜道濟之知
鄴侯以賦動靜方圓故其言磊以落者其建樹必宏
以遠茲讀僊孟諸義奔騰浩瀚一往千里真可吞雲
夢而撼岳陽以此措諸事載光明俊偉其本然者耳

荆武侯當年牧益州鄴侯當年亦刺陝州當寧近關
考選之途以優益州鄴外而內鄴兆而行耳目股肱
顧奮發何如謂古今人德業不相及非豪傑士所自
許也詳荆正武侯敷化之區衡山雖遠高而可望其
勉矣奇功毋使余言之不膏蔡也

林孝臣小草序

曩已卯歲余拔士于閩得孝臣卷悚然異之蓋不徒
以氣勝而識勝又不徒以識勝而養勝也和受吳公
夙負氷鑑與余把玩而歎賞者累日不釋手未幾脫
穎南宮若取擣之易也余之摸索亦庶幾近之然其
義則又有異矣攬其所見剴然中解凡時趨之瑰麗
駢偶槩夷然弗屑也已而讀其憲稿數十篇更爲異
之一種澹遠疎散之致若藐姑射之仙冰雪其肌又
若列子之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微乎微乎覺閨中義

劉文烈公全集

莊重謹嚴猶以有意持之是則天機橫溢無行地矣
夫文曷嘗之有總之出乎涵養者其變化爲無方柱
下之龍木雞之固然也故養到之章不言氣而浩然
者自溢寸管不言識而豁然者自通衆妙若沾沾焉
賈餘勇矜小慧摹倣一家言以自詭奇特猶之衣帶
擬溟渤矣國家之文極盛於成弘嘉隆間王唐諸公
率繇斯道以狎主憂盟其遺編具在可優游厭飫而
得也迄今日而浮僞交逞盛衰之感且深矣詎意漢
官威嚴一朝楚楚然頗令識者屬心也歐陽何憂得

來俟和受至再面頌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葛龍如小草序

萬物存乎朴朴之義超雕鏤藻績而爲言者也何獨至於文而疑之故文之爲道也非朴不奇非朴不著其所自始者如是也天地定位日月運行率其常然而下濟上行生生無盡則光明俊偉之業烏有向倍屈龐雜問問之乎前人有云博收約取深入淺出夫博則涉獵者能之約取非大群會者不能矣深則探討者幾之淺出則非大明白者不幾矣此文之秘也有物於此煩言之所克盡者約言亦盡之腴言之所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世

克盡者淡言亦盡之有意之言所克盡者無意之言亦盡之人且安從乎有如煩言之所不必盡者約言反盡之腴言之所不必盡者淡言反盡之有意之言所不必盡者無意之言反盡之人又且安從乎故大雅之不復也則驚於博且深者失之也博則流於藻績之習而朴不可尋深且中於雕鏤之毒而朴不能續其不爲王之楮絲之泣也幾希矣故百奇易一朴難鼎如之文辭蒼意遠氣厚神閒蓋深有得乎朴之義者也聲希味淡業自信矣盡擄吾徒而共遊之也

風行水上渙之文天下之至文也成弘嘉隆間諸大
家狎主夏盟或以遒勁或以淵灝或以渾融或以冲
恬致各不同而于以發抒靈性還諸元始一火傳之
不知其盡也邇來大雅漸衰文體日變掇拾者侈餽
飭以爲富詭異者搜雅僻以見奇一時學者趨之若
鶩夫傀儡之衣冠宋人之楮葉識者無不笑之故搗
管嘔心之下期成一家言以自豎于千秋者乃迷亂
其神明若是竊恐浮僞施而渾敦氏之神久矣其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世四

可攝歸也夫文之變易窮際哉山鬼伎倆不能不詘
于不聞不見則亦辨其真與贗強作與自然者而已
矣韞斯之文大都以天機勝而一種和雅之趣讀數
過使人浮氣都盡蓋深有合乎渙之義者也起諸大
家于九原而曰先正矩矱復見于今日其或不以余
之言爲妄乎余且因其文而益有意乎其人也爲陰
刻之辭者投之以鸞鳳必不入爲坦易之辭者投之
以鷹鷂亦必不入東海之歌豈弟而誦孔邇者必韞
斯也敢操之爲異日券

李桐月修獻書序

凡語不難于廣難于精義不難于深難于醒蓋天下之人智者少愚者多必浩瀚之是驚玄與之爲宗讀之不必竟誦之不必解者比比矣夫道直捷簡易耳人人可知人人與能終身用之不盡一言括之有餘要于身體力行求自心受用處耳南華鴻烈非不各成一家言然放曠不可方物于切實之旨曷當焉資之以爲獻抑又遠矣桐月之爲人也樸而慎修獻書三十年中所摩厲也其言不必盡述于古其道不必盡本于儒其事不必盡關于經世幸物隨其學之所獲有美卽記無戒不昭用心亦苦矣哉人苦不自知耳知之矣雖愚弱亦有奮心舉世夢夢甘爲暴棄亦獨爲君子者之過也夫士修之于家而獻之于廷桐月修之矣明天子在上孝經小學方頒布申飭以廣作新之化魚水之投其在斯乎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世五

申濟源雍丘八景序

杞之爲杞不以景也而因景亦可以知杞是景之傳不傳杞盛衰之驗也八景之來遠矣杞之人日涉焉而不知獨邑誌詳之夫生于杞者居平無事時且然矧宦遊其地倉皇于兵燹之日拮据于築鑿之務從榛莽煙霧中攷其形似而一一被以不朽之詠抑又難矣申侯學有源本治以暇整初令儀次令杞喜其八景與儀相表裡也因各爲之題讀一過覺東樓故壚錯落秀發不至如春秋時之淪于 而一無可揚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世五

侯汝戡燕遊草序

詩發于情靈于性充于學工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斯爲得之乃三百篇中有閭巷婦女語而後世詞人莫之能及蓋成周之世禮樂備而豪傑與野處晏暱間莫非學也工部寧不達于性情而第以佳句自耽乎汝戡之才穎異過人燕遊草其一班也由此而益之以學風雅且彬彬矣其勉旃

陳伯子諸義小序

先正有言作理致題須性靈語作治道題須經濟語聞嘗思之不達天德孰能爲性靈語不洞世務孰能爲經濟語先正之言非因題別義也因義而邇諸所從來以俟深造者之自得耳故學者爲文當先有實地工夫實既至菁英自生如霧之吐于山濤之揚于海其得而遏抑之乎陳伯子諸義積者厚矣卯辰之際且以知其光之赫赫也

悲哉不學之爲世人病也世之學者非不家弦戶誦然宗旨一殊向往悉謬春華日絢秋實罕臻叩以身心性命之際懣懣如也延二豎而納之膏肓之中亦大哀乎有味哉伯子之說也人生而靜上不吝言復何病病則其凶悔吝之生于動後者耳聖人有憂之爲之學以治之以窮性命有易焉以立政事有書焉以理性情有詩焉以懲亂賊有春秋焉以崇節文有禮焉皆因病立方庶幾學者得其病而反之無如其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廿九

喪而不歸何也伯子之言語語實際循其說而體之入痼之疾可以立起倘亦鍼砭一世之意乎其曰管窺意存乎收歛者也夫人患不見天耳見天矣昭昭與無窮奚別是非獨伯子言之也其嚴幾亭余同門之畏友也著有學言諸書余朝夕誦且式之實內聖外王之學焉則伯子之說蓋有所受之云

譜之作以親親也天生蒸民靡不有初其爲神明之後一也後乃或傳或不傳何哉保姓受氏克振宗祊者之難其人耳夫本原明則孝弟之思興勸教備則仁賢之化遠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此志也王爵王雲襄公商丘望族澄序之暇次其宗之派系邇而上之纔及數世式穀是似則惓惓屬望于其後之人夫獨謂其遠而不可稽乎公之思蓋有進焉先王開後王承開者不可忘也承者尤不可替也王爲海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八

四十

內巨姓太原瑯琊等郡叙述各詳何必復取而鋪揚之武襄不附文惠廣南之績至與取日並昭後之人但能進德修業無忘析薪以至于大且久赫赫商丘大原瑯琊等郡鼎而屹矣以賢賢而親親遠而難稽者亦罔時怨恫矣親孰加與叔孫穆子因范宣子侈其宗于唐虞三代之世而進之以三不朽史牘炙之不意有心人且在二千年後余嘉其于詒謀之道得也是爲之言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九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衛始昌始備

纂曾孫

忠嗣編忠烈

書

上李閣部書

值老先生促裝莫遂晤瞻中心懽歡謹遵台諭附陳
膚談老先生此行天下安危所攸分也目今所難者
不專在兵食之誦而在民情之散不專在將卒之駭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九

而在事權之分夫應于上乃可令于下協于衆乃可
伸于賊按諸往事莫不皆然也祈先奏皇上明不御
之權凡征調賞罰一以聞外付之毋待疏聞即疏聞
者亦毋待部覆軍事稟命不威呼吸之間機會迥異
可牽格套以啓觀望乎兵家勝着儲才爲急彼策力
所到雖弱者可以轉強虛者可以轉實散者可以轉
合老先生衡鑑無雙夾袋饒有其人不妨多携共事
勿曰某人資格不相應勿曰某人意念所不欲但取
成功合紆宵旰雖下吏大僚繹綬謫戍皆可討也其

在老先生獎率裁讀報抄見已題衛紫嵐暨凌若郭
與論暢然貴鄉胡謫全才者雅志請纓兼英姿偉幹
目前實不多得曷併補牘政如袁臨侯之督豫章其
便非一端也秦甘督撫監按不知近駐何所非其選
者早請更易如道路果絕馭叱難前或河或關各分
置要害之區責成堵勦萬不可聽其談卸蹈河上逍
遙故事也天下事成于周詳行以果斷裴晉公大業
今顯顯然拭目老先生集思廣益夙仰虛公故不揣
腐陋而妄竇掌記惶愧惶愧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九

答孫白谷督師書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
日而平如武穆之殲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
聞于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
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
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
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倏敗而迄無
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懾心三晉輸運
畿南撥留部署各營燦若三辰申嚴叅糾勢成指臂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三
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兩
省如藥之劫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微
倖于不可知之兩陣間也閩新併曹其部曲疑矣能
必其真爲我用與僞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
互相應援乎李申狡猾窟伏山中能必其不爲後患
乎荆襄水鄉西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師驚
驚狂逞無忌能必其不懷猜惧乎之數者皆長安縉
紳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叩囊底智不令
留異日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獲非虛

不益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
希台鑒囑真過計矣

答秦懷生開府書

某聞成大功者存乎識與胆而已兼斯二者百戰不殆老公祖豈弟舊澤久焮卓魯顯赫新猷再追召方受事未幾三捷馳宣且縛取逆超生致闕下恢復大畧實已米聚目中豈曰管窺班一史稱李光弼入汾陽軍壘壁改色視此決策解圍力戰殄寇者難易虛實何如耶目今節駐河南鼓厲將士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機宜李際遇遁伏山中游魂假息諸僞官沐猴而冠釜底待擒兼之卜陳二帥各建奇功銳氣方張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五

尚何衆寡強弱足慮但練兵積粟爲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可計日而賦彤弓也以老公祖之識若胆知之佇俟佇俟孫白老何日出關曷早期會共成犄角自老曾貽書敝鄉深以軍餉不足爲慮超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爲接濟實萬不容已之圖老公祖或已有成畫乎近有獻議于當事者云肅聯土寨安疆制閩反掌之易大老力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

恐糜飯土羹難以果腹敝鄉事不堪再誤其關于事機不小也附聞以備裁鑒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六

答蘇臨學按院書

敝鄉前日 寇合圍勢如累卵于斯時克羣危疆俘
獻元兇是豈尋常捷奏可同日語乎當事先入在胸
獨優督撫幸成命未頒敝鄉公論僭得効剖明萬一
也心罔不竭議罔不諧元功位次攻城畧地者終避
席退耳停科詭傳誦之說異其爲闖賊沮抑離散之
計無疑老公祖當嚴爲稽備折其狡圖渠耽耽窺渡
殆無啓刻忘也十日權宜兩關造就八十六士平步
雲霄其事何殊一榜賜第如此鼓舞豪傑就有奮心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七
河南五郡不計日恢復者未之有也如天之德南望
九頓難盡難盡

答張老師書

報績加恩從來曠典在節鉞尤爲今日希觀之事蓋
軍容通耀徵調日煩少有罅漏卽無以爲報稱綸綽
殊榮詎輕畀焉保定昔介腹邊今則面面皆邊老師
拮据四載心血幾嘔反側以安窺伺以遠中興之方
召也厚德雅量遠近悅孚畿南諸老贊不置口蓋被
澤之深緇衣自切非有所阿私也司功如期以優覆
聖明報可而久任雖目前邊例當事者未敢力持比
照然軍恩不遠加銜之後榮蔭自屬應得直旦晚間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八
事耳入春以來幕府未有耑候魂夢難愜所以然者
事多拂意力不從心旣無解語之僕遠爲將悅又以
抱病之軀懶而成癖因循遷延倏忽半載老師典居
僅從使者口頰中叩聆罪何可言矧承高厚忸怩愈
增自惟遭遇識拔樛散之貢頓依日月春宮輔導微
銀幣者再矣摩頂放踵皆屬師恩謹以欽資製一小
杯爲老師獻蓋小子受賜之日老師報績之年奇緣
奇奏亦非偶然外具一小堆花帳聞兩世兄讀書天
姿煥發日進月異老師課讀之餘以太和春滿注此

杯共攪騰下爲爾世兄勉或乘涼就南窓暫息不使
有蚊虻之擾亦小子得盡其心于暑月萬之一也蝸
居新移僕人卑弱敬因使者便致之臨穎悚切

卷之九

九

再答張老師書

前晤邢舜老云老師目漸深翳漸蒼小子愕然追誦
踟躕困瘁之狀又不僅如其所云也勞憊胡至此乎
一一細叩使者已喜勿藥怍怍稍定目前邢孽淨盡
河防秩然中州有犄角之形畿輔壯金湯之勢奇功
懋績一時罕儼然皆自老師霜露雪霧中來也爲國
家者不問身可以差慰彼過求者政如金城方畧初
則異同漸且推許久轉嘆裴公之盛德而服包容者
烝然矣豪傑見信于世寧在一時當事之懇自如老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九

十

客張坦公書

親臺大祥局期起用匪遠霖雨斯世寧惟梓桑所論
諸務皆吾鄉要圖弟朝夕躊躇未敢頃刻冥懷者撫
軍廟議久定受任以來連遇奇功衆論稍息果能棄
轡渡河爲司道先彼僞官者直几上肉耳親臺力贊
成之天下事頃破釜沉舟一做也典試朝上夕下聖
明注意腹心良爲殷切情廣聘甲科之意不及早聞
士子遇合有數乙榜中饒具慧鑑亦未可知河伯效
靈台示斷非無據督治疏胡未報敝縣南北六十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十二

俱沉洪濤豈兩道舟楫皆通復者自復決者仍決耶
李雖未擒其氣已奪袁爲閩併伏患亦消恢復大計
必先定基本而後從事捷伐三郡不遺爲力幾何能
備主客兵芻糈弟等公向主計力請蠲免倪老先生
亦亟垂憫恤普天同惠此恩波終或可邀蠲除易給
應難親臺目擊時艱何道可以接濟預爲籌辦俾軍
民交處于不匱也弟企之且慮之幾回拊心浩嘆莫
知所出耳三君子人望所屬次第啓事張實請茅便
中煩轉聞近日時局遙接水火日爭担當同商登饋

寒効宋人履轍畧不審鑒親臺于讀禮中能不臨食
增嘆噫乎

與張蒼岩書

遂初已久安康常躋王錫侯班役云云或積勞未可
以還復也平章之才處之邊鄙手足之束責之馳驟
洋洋石盡巢從套覆而不一見諸施行也豪傑之病
豈真不善辦哉方今時事更爲可憂外則邊海之洶
洶內則兵餉之擾擾襟不顧肘注已成孤老親臺雖
呻吟中不能不爲廊廟慮者勉自攝以待蒞輪之石
可也弟疎不諳時兼之以聞追憶藥言常自拊心近
日稍稍驗之矣山川可畏當如教以圖歸計耳便中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尙與金針爲愚蒙豁不盡不盡

答楊荆岫書

前承手教兼惠藥珍感篆之私頃刻難已沈岫陽歸
匆匆未敢裁復爲報命日迫旦夕可侍左右無容匆
匆也俄于薛年翁寓遇使者述台意云云弟甚慰之
蓋急流勇退有是語矣誰其人哉大抵皆托之以爲
名耳台下承歡子舍垂二十年大孝之慕興評共推
殊擢方新前途未艾政得志行道之日瞬息千里之
會非平日學守中大有得力幾能不以功名移其志
哉急流勇退如台下者方無愧矣已而再思似有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必然者 寇交江世事日沸聖明焦勞于上則賢哲
拮据于下素心老成之人方可與共功名當今之世
舍台下其誰乎沮溺胼胝于畝畝宜聖撫然而率其
徒終身皇皇蓋時當變通不得以一匏高不仕之節
俟安壤粗定宵旰稍釋然後向長林豐草間再返初
服斯爲得耳願台下思之弟且詠白駒之三章以俟

答王理臺書

憶節旌南指甫半歲耳先驅所到膽落渠魁流竄伏
于窮山土淨盡于舞榭旌旗壁壘蔚然一新雖韓范
經畧亦何能有加于老公祖之彈壓乎大功垂成局
勢修易交代之期尙遲反側之伺甚多倘有乘間竊
出者爲憂匪細老公祖之桑土綢繆時刻宜急矣夫
元老壯猷當關之熊羆也居理則天下仰兼制之威
居撫則一省壯難犯之勢無往來策應之勞而一意
辦簡兵蒐乘之事討貳舍服建瓴之易耳兩河不且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五

邀更生哉台諭左將舊有能聲朝氣未衰改歸敝省
用資勦禦深合佈置機宜蓋此兵爲援豫而設其不
屬之理也明矣老公祖以疏請敝鄉遵台諭向司馬
以此將本末言之司馬方安據是任自聽老公祖便
宜也

答張留孺按院書

恭誦台諭敝省今日蓋無處非焚掠之區矣數年以
來丁壯幾盡兼值新挫其何能支所恃者老公祖雄
才大畧海內所瞻且叱馭兼程士氣自倍彼假息遊
魂度當捧首遁耳方今局勢望援如西江之水而騎
悍不用命者又同捕鷄之猫惟募練鄉勇差有著落
雖目前潰敗覆轍當更然訓練未久兵豈受過況勦
除之事未知終始恐不可以懲噎而廢食也以老公
祖成畫頒布郡邑擇能者與之共事勦勦爲強安知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十六

不收奇捷于異日乎禁旅發矣計不日抵汴相機操
縱俾師行有紀而惟冠是求老公祖懷有妙用無俟
啾啾也桑梓迫心語無倫次仰惟崇鑒可勝悚然

答黎函中父母書

望牛都咫尺耳祇以病慵遂眇裁候闊疎之譽真堪
推髮每于靜夜追憶高厚自下邑覽輝以來暨長安
促膝而後摩頂放踵咸頓生成管子云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有知生之而且知之感慨又當何如也
內而妻子外而僕從咸喻此懷敢作謾語以誑天日
哉璵翰字字肝膈佩而欲泣負塗之豚乳臭之犬悉
辱芬頰昊天雨露真無不到之處矣大者遠以多驚
小者語不解意當傳說喻比使刻刻頂仰罔極耳老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七

父母猷畧天下無雙若早使節擁旄以親壁壘鼠竊
狗偷淨盡久矣乃國家當急才之時當事多膠柱之
見屈騏驎于鹽車而欲期千里之功意殊不得其解
天下事真可痛哭流涕耳老父母勉旃先聲已樹大
授自優中興方召肘掖之間將首拔也使旋附復勿
率未盡

答陳幾亭門兄書

長安聚首承高誼兼拜名言吾道有人可勝欣暢別
後懷仰僅寄八行雲箋倏來芝宇如對捧而讀之留
心世道爲國忠謀不以庸菲深相期約勉樹無窮感
與愧俱老年瑩鉅儒作用豪士膽畧暫爾錦旋猶倦
倦國事無已當事之日可知已惟是許弟太過望弟
太深弟亦不敢自昧生平妄欲以素心與海內真才
品共圖摩厲但誠力卑鄙不能言下立辨忝叨清局
日作蠹魚暇則奔走報謁僕僕終日耳聖明在上內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十八

外多憂慷慨有爲千秋一日乃迂疎無當仰虛知遇
俯循實慚所望老年瑩鉅謨遠慮先機百練以一段
忠憤舉而措之庶幾安攘有裨目今軍興費繁司農
仰屋

流寇之堵勦無人生賊勦賊

之論洵此時第一緊着乃急則剝肉補瘡求則開門
揖寇未改咎且舊套言念及此真堪太息李謙老虛
懷請政聲氣之合自爾豈弟曹丘之能呂東老昭代
人傑惟賢知賢晤時即悉台意張老師鎖鑰嚴關開
寇疾馳東西走而左右盡幾輔莫安皆其力也頓擬

字足當一隊部試之雋費力幾許以候司馬門無益
今往投張老師麾下當有所望以副推轂承教大篇
如登瓊錫計茲把臂春以爲期時值抱恙草率附復
生節議附傳一笑

答鄭見溪書

節鉞魏望吾鄉推轂者首屬老親臺匪獨吾鄉江北
諸君子暨海內有心人咸贊揚不置口夫豈私好宏
猷峻品江淮一帶倚爲長城冠屨虎視震足而返民
苦鯨吞聞諭而定偉哉今日之韓范也史道老擁旄
逾年老親塋壁壘未收積薪不無扼腕乃東南屏障
代者實難非滯之蓋重之也人顧豈立何如耳若身
不係安危志不存社稷雖黃金斗大日赫奕于戎幕
之間亦何足多豪傑遠志諒不遲速介介矣弟迂腐
無能羸弱日滋叨昌過涯嘗自憐憐惟願老親臺出
將入相繼文襄大業以贊助中興于國于鄉爲有光
耳翹企翹企再承注念感佩交胸又邀容以得從孫
大宜遊是仙舟中許並載也

答徐固城書

聞花驄入境敝省士庶決道懽呼不啻雲霓蓋水火日深度刻如歲故亟望老公祖收蕩平之功也雄才大畧某所叨聆蓋已有年恭誦群寇維西一疏慷慨敷陳不顧情面壁壘從此一新殊屬有所倚仗彼假息遊魂尚得且乞且掠包藏禍心逞異日不可救之患哉以真實之心爲人遠慮老公祖誠今日福星也撫已必不可成併力合勦機不可失乘初至之銳指授方畧除十年來逋寇以靖腹心固千載一時耳佇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廿二

望佇望乃敝省所苦不僅流寇將則統馭無法民則瘡痍莫叩迫于寇迫于蝗迫于兵復迫于賦嗟此遺黎何時能安是在老公祖申明約束分別蠲緩續入郡垂盡之命七德之歌且無斃也

與衡州守王初昇書

歲月如駛世事滋多冠越江湖東南殆將騷動思患預防門下爲三衢苞桑計度宵且不遺餘力矣非借弘濟奚勦艱屯仰酬知遇政在此時其他之哉貴同譜陳道甫兄 殉難大節凜然其僕何人入京泣血請卹義主義僕哉茲恩給勘合歸其遺骸乃家園萬里資斧奚控詩有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其義可涕可興門下譜誼素篤將無慨然憫之乎憑穎耿耿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與常二如書

別後再遷赫奕留都根本重地特借主籌猶周公營
日留治于維也如弟之顧雲樹而苑結何念念茲
有啓者貴屬張如祖華東老師家孫宏才粹品冠冕
一時中部之儲裕充盈其一班也驛驛正千里之時
明發切南陔之慕婦孺子倚閭既切絕裾實難
華東老師手諭諄諄團聚一堂共暢天性其情尤不
敢違伏祈老年臺代爲控陳聖明方孝治天下常登
以錫類之恩弘諸苞栩但早一日更早遂一日之將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廿三

發則頂仰台德亦昊天罔極也

答張湛虛書

老親翁威揚嶺表望聳朝端數載運遯一朝遘定諸
疏所在石豈洋洋詩有云文武吉市萬邦爲憲微台
臺其誰與歸伏波銅柱猶幾幾也目前時勢最爲可
憂冠履腹心 幾內雖暫出口實慮重來非借壯
猷綢繆安恃旦夕特召委以股肱報六十城之殘雪
五閱月之噴耳筆諸士共紀豐功如淮西之平燕然
之銘中興事業其差強人意乎企之企之璫翰復傳
意厚而且周五內結銜筆楮難罄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廿四

上賀老師書

老師學融厭倦德茂溫恭一介必嚴萬物皆備以禮
義爲進退罔寵利居成功求之古人蓋范文正公司
馬溫公之列先憂後樂忠信篤敬奕世有同符也某
以菲材仰叨化雨自愧劣謏莫副策驅蒙不鄙遺日
勤啓誨循循函丈和氣藹然程明道再見濂溪意同
與點朱光庭侍側明道喜坐春風况某三載遊至人
之門五內飽善誘之德爲尊且久深且切哉生者父
母成者師莖悠悠昊天同此罔極難言難言頃于林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廿五

門生處讀老師手諭如五雲從天而下途次清吉錦
旋榮暢天護元老爲國岡陵不勝欣慶復讀謝奏忠
愛綢繆之雅洋溢不窮依然如綸扉間贊勳贈對時
啓沃也雖在江湖不忘廊廟風師百世節著累朝小
子輩正學之未能非所好之是阿矣雨雪濛濛見現
曰消老師曷以自慰臨楮絕依引領逾再

答賀老師書

小子自七閩還遇王炳藜前輩于維揚舟次得老師
古慶頗悉昔衛武德純圭璧訓著威儀有斐之誦翁
然當世老師手不釋卷動必循規和氣飲人久而彌
學武公當九十餘而老師方耳順後其懋修不且倍
之乎天護元老道體強固皇衷眷注殷懇有加忠信
篤敬一德之合匪伊朝夕是以穹高極厚之典祖宗
朝所最鄭重者特于老師慨賜渙發鳳使輝煌璽書
焜耀真中典盛事也丹心未化皎日可質老師事此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廿六

已久而益爲敦勉所謂上下交而志同明良合而益
章者語不虛矣小子至愚極陋謬辱器重文禮之誘
日以再三都門拜送時大和元音猶歷歷可邇頃者
匆遽附候未罄區區乃師兄至載捧瑤章語語典型
事君盡禮固廊廟江湖之不殊而有教無類亦載色
載笑之孔殷披以肝膈識其月日小子感泐甚五月
十二日小子卽奉命南行序當在老師貴省值前輩
至者稍遲遂而題闕往返萬餘里跋涉八閱月分誼
曷辭然不獲遂瞻依勒立雪之誼則私衷辭謝矣老

師且于是時憶念小子無日不在盼睽中與師兄旋
肅布上謝閣錄附呈覽削九十五人一一皆教澤所
廣敷也師兄勤容周旋謙而又謙小子一晤外分豪
莫伸蓋率老師教訓惟謹小子有頌世世清德耳陽
和初熙餘寒未退更望珍攝佇膺特起弘濟蒼赤南
望可勝一一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七

與溫世兄書

弟等謫劣湊際老師惠以左顧桀加甄收致身青雲
得出泥塗猶復憐其始進時賜誨言清白居身諄諄
戒命歲時嘗儀盡爲諭免羨果微物亦莫令通制科
以來近三百年踰格之誼絕無僅有言念高厚真同
彼蒼追憶榮旋舟中笑言和氣如噓滿擬召起東山
蒲輪再出竟前匡扶宏濟時厄及門多士共頌岡陵
何物二豎遽入膏肓俾哲人萎逝號攀莫及相向而
哭聲徹旅寓哀悼發于中心不約而同痛哉痛哉老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其

師節著素絲厨爨如洗忠宜紫府頻笑不輕夙夜匪
懈八年之中有如一日鞠躬盡瘁何愧古人遺命報
訃罔及思恤奉公忘身生死以之尤非近日名碩可
及嗟彼昊天胡不愍遺令我衆長遂瞻依也奈之何
哉守官如匏血淚空揮謹以蕪詞鷄絮附致兩楹老
世翁苦塊中當增一番號泣老師冥冥中或亦鑒此
愴况也

與孟玄鉢書

入春以來提命杳然疑苦塊中有未遑者讀手諭蓋又爲豚犬拘滯矣老伯至德難名末學燕詞曷能肖似傾分誼所在莫之敢違謹卽原晷換語氣報命間有未備則意頗重複語或激切姑從其簡要和平者可也老先生以爲何如差事未妥老伯執紼之役恐不及與三十年知愛生芻莫伸而僅以叙述酒哲人之慟五中鬱抑其如之何台貺完付使者衙門令規萬無受前輩先生家物矧辱在葭葦代勞其常潤筆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廿九

之說雖命以諄摯弗敢聞也房稿使者買完禮記房未出另爲補致歛山處已達訖矣新公見惠率多墨菰案頭所寶者吳元行辨真稿一節特呈覽蓋不欲以第二人望諸親家也匆遽附復未盡欲言

再與孟玄鉢書

幾日見委老伯翁齎狀卽以原文復者辭出老先生雖游夏莫能贊也謬意激切謂貧博士烏能得善地是語終涉怨尤不如易以和平更覺長者若老先生立朝本末直以文勢不便始從簡截蓋筆力局促之故初非避嫌矧曰逕浼其又何敢焉幸老先生鑒也東宮講讀非意想所及多病慵懶深用爲悵因憶前日金華殿中語亟取披誦義正辭明允爲講者指南做之以獻庶幾仰裨儲德老先生侈爲章句事業夫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卅

步趨奚自乎流氛之惡悚不忍聞富庶之舊一朝塗地兩臺塘報見于隣邑申稟者如尹店楊城西肥伊陽垌柿園花園等處皆焚戮無遺嗟嗟吾邑何劫運若是其遠不及事愚而寡籌惟有浩嘆是在老先生主持調停收合餘燼徐俟其生息耳言至此真食不下咽也中父母佩服明德具有回書前札俟取到卽封致之鼎幣重煩難在不恭世誼末進終覺辭然撰蓋之役自一惟台命衙門階居衙下向未有教之者

故開銷銀茲奉改正始知舊章頂頂之老成人以愛

望不期提命也王覺老病痛四月未瘳寵服苦不肯
受待其閒籍後而爲再請覺老亦極躊躇無如其終
日呻吟無寧息時何耳老先生少俟諸馬平老旋肅
布附謝病目不能手書仰惟慈炤

與吳葵菴書

分手以來星霜且易爽幣之致念之悠然何物竊者
妄意佛面之金亦可哂也移封事謂會典所載一奏
卽可徵恩及下部查議始聞各有解說吾輩考求原
未詳也蓋移封請奪典有矣從前未有其人則無例
可比復職請奪典亦有矣而未及移封且非覃恩不
准老年閣疏中復矜移封合併以請兩典皆未盡合
司封之慎重固有說也如不匱之恩何哉夫處事亦
極難耳渾行之恐伺逞者莫攝其心曲奏之則執持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卅二

者又莫諧于事兩弟恩綸煌煌老年閣獨待之恩覃
之後弟心先爲之不憚耳目前已莫及矣青宮冠讀
有日式適其來再爲補讀天下終無不體之聖明第
在蚤暮間也王環附壁弟此時愧懊甚容異日佩明
德一扇伴函統惟鑒宥不盡不盡

頃日分于帳望行旌無異仙登未幾聞在平之信不勝驚訝何物二豎頓化名駒致錦旋中有此缺陷事乎因念老嫂病軀值此痛辭抑奚堪不意榮歸五日而亦以掌書去也庭前詩禮不睹總角之客室內瑟琴罕聞靜好之向老年閣對鏡蹙額而併減眸盎情自不能已矣然老伯母既壽且康純嘏方茂遐福無壺暢鼎養之懽情序天倫之樂事則老年閣可深用慰耳恩綸頒後自如諭送沈兄處同館同譜各達訖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世三

獨閣師前尚未欲言蓋欲奉老伯母北上弟以猶子效依依且朝夕承益不至渭樹江雲徒于樽酒歔歔也葵巷晚已上極力調停竟莫能妥深悔當日書生過慮大要吾弟兄三人無一快意事耳可嘆可嘆慰賻另申先此報命握穎慨然

老年閣桐封已竣大典有光錦會言旋承懽彌遂弟病卧長安孤寂莫似芝蘭帳望日切九廻乃青宮供事越大題充任重力綿愧悞交集益不能不思鮑子之薦也使至卽具小札報命十月初恩綸頒給如諭送沈巨山揀去此時度抵珂里五雲縹緲老伯母霞帔承休蓋多日矣終養之說似所不必續絃後奉老伯母北上共享大官之作人生樂事莫大乎及親而仕以鼎羹助菽水也耶老師亦以爲然尚祈闡聽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世四

用廣孝思

與錢雲將書

人生際會最難奇奏髮侍老師廿人濟踏笑語竟日頗具杏壇詠歌之致嗣是牙帳高懸宦踪分寄旅寓京師者僅二三人亦無三二月洽而或陞或差飛兔四出岑寂弱弟抑鬱誰語老年翁道韻冲融機緣妙合昔在湖山有朱中白揮灑如湧茲在海邦有葛鼎如連入虞趨承恐後名勝既殊德星復燦樂孰大焉乃邇日時事頗異儔昔將騎兵玩餉詘民窮言撫字則莫應呼庚之鳴事催科則孰恤剝心之痛州若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世五

蓋岌岌難之而鼎如之莒爲尤甚其地瘠而人才也鼎如戴星出入已二載有奇近始稍見開復矣破格慰撫以大其輕熟之績能不望之老年翁乎利器實別何辭盤錯再得知已爲之獎率調護則指臂相成意氣彌厲異日者報政如期璽書特下使天下稱而邇之曰此某良師所簡拔某上台所鼓舞某門友所切磋也士元四美茲且賡之豈弟北海其是者耳此老年翁意中事也度于臨淄亦然拙字二幅呈笑前

應求公真蹟愈摹愈覺其無行地矣不盡不盡

與何玄倩書

邇違教命已閱七載晤對玄况日結寸衷大老先生處備聞福履頗慰離索曷若樽酒從容兩情更暢遂也澄清雅志見阻陽平勦撫良籌幾疲戎幕方爲老年翁慨方正之不吝嗟機緣之未奏乃老年嫂入都未幾慨然長逝不如意事胡斯逐無已憶當日執手言別必謂暫泄宦署稍慰雲瞻迨歸錦堂永諧琴瑟詎意雲馭飄然與老年翁且終古也嗟嗟天實爲之其奈之何老年翁達觀物化隨緣順受勿以此後鷄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世六

鳴杳然戚戚于良助之失當極力惟懼醉生前七加之言靜好可質是固返魂香也流氛掃蕩何時老年翁久在師中機宜熟諳盡早攄奇謀爲國除兇爲鄉雪忿如湯公祖數有建白已荷勅一方矣敢因叩慰而併及之

答解前章書

某以庸流濫叨署尾仰瞻高躅不啻華顛無奈居維
之駕未返御李何時徒日向龍門間苑結也忽承瑤
翰如侍德輝自惟得備提命以來慚無一字達姓名
于門墻乃嘉惠後學彌殷殷焉太和之氣貫沁奚言
方今災變頻仍宵旰日切正贊勦亟需之會老先生
身卧家園憂懸廊廟大疏所奏自救時藥石也維帝
曰俞立沛頒行下安蒲之召越入綸扉已溺已饑霍
然而起矣何物病魔敢久困台體未進步趨益日近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九

卅七

哉臨楮綵依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十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舊始舊

纂曾孫

忠烈

忠烈

議

開節議上

大傳言生財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千古不易之常道非後世權謀術數之所可及也其在今日則有未易言者言生則需之歲月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十

矣今能需歲月否言節則俟之裁汰矣今尚有未裁汰者否以燃眉之急而望西江之水識者不無鞭長馬腹之慮矧所爲西江者安在故卽起桑孔子今日亦不能以其秋毫之析補尾閭之窮也請循其本而言之可乎國家出入之數初不甚相懸而其匱也則自軍興不解始昨歲宣雲之蹂躪設法護運費以五十萬計近日流寇之猖獗而調兵添餉數又以百萬計此皆正運之外卒然應之可暫而不可常者也乃投宣雲者任其飽颺一聞一矢之加遠赴豫楚者恣

其淫掠未見鼓旗之相向今且蠢蠢再動而屯聚不絕矣五十萬之外不知又需幾多萬六月之外不知又需幾多月以有用之財奉無用之兵以無用之兵耗有限之財卽暫那借以紓目前而終難儲峙以持永久國何以不窘且弱愚以爲莫如擇將而專責之夫不言食而言兵不言開言節而言擇將無乃爲迂闊不情之談乎是不然餉不可不接濟于一時亦不可不深計于後日其接濟也則改折那借是已如欲深計之非抽薪止沸不可假如將有李牧其人者使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十

備宣大 且數十年不敢近邊矣何至小有警報

動勤呼號而安家行糧之不可億算乎椎牛饗士不謂無費小費也而可以大獲且三軍有司命而壁壘改色屯種亦可漸復也將有如張詠者使制五省不數月可奏罷陝西糧運何至飲酒擁婦女坐糜金錢而覆城陷邑之日甚一日乎芻粟如約不謂不勞一勞也而可以永逸且寇之所擄獲者取以資軍而民力不倍紆乎曹呂相拒于濮陽之時以歲饑各解去而伐黃巾以自給其明驗也蓋將良而兵自精兵精

而寇自息寇息而用自充言開節莫有急于此者
非敢徒滋議論而無裨于功能也不然司馬之法不
行司農之仰空嗟捉襟固無不露之時矣補瘡有可
劑之肉乎哉餉固不繼而兵且漸罷事日以多天下
之患不忍言也其次莫如考開中之制而漸復其舊
權本折之運而稍通其窮穀價涌貴金錢日益而無
以濟邊陲非無事之時固不能盡如昔日以粟易鹽
合無參其數而一之餉司原有招商之例卽以本商
輸之不待招而集所招之商不以爲厲本商願可扭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開節議下

議國用于無事之時易議國用于有事之時難傳之
所云者皆無事時之經營非有事時之料理也今當
三空四盡之時而始鰓鰓然慮庚癸之呼不亦晚乎
然不可不爲目前補救之計而坐視其窘迫也攷國
初之邊政曰操練軍馬提調屯田此足兵足食之本
計也自開中之制壞而邊屯廢邊儲以困自奏討之
例開而雲鎮始之各邊援之而太倉之轉輸併因此
猶就承平無事言也遼左淪沒竭海內之物力以實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榆關而備東則擾西一經調發資糧器具種種措給
矣一遭蹂躪而修築招練又事事須整頓矣夫平日
之支應已不敷而額外之供億何以支乎民窮盜起
五省狍狙攻陷屠戮掃除無日村落蕭條之景象惟
正罔貢而道路梗塞者亦勒限難前門庭之虎視者
耽耽無厭而腹心之擾亂元氣益虛故談國用于今
日不得不議也而議開節于今日又岌岌乎其難之
也何則議則議其不加賦而民困可紓有實用而國
體不損者也不如是何爲議而如是政不易議無已

其鹽例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皇上以用賈求治之政停止事例甚盛心也夫事期其有濟不必美其名苟有以課其後不妨寬其始俊秀子弟厄于收錄之數者孰無上國觀光之思非必盡目不識丁而計日取息者也第無令其納金錢而納米豆無令其納太倉而納邊關入監之後各居號房以時考課併其代歷挖選之弊預爲申革夫出入嚴則耳目端訓課久則禮義生倖竇絕則夤緣息雖以貨進而轉移之下或多蒸變况計其服官受事之日不過州邑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五

佐領之司有散群者考功法罔貸似亦無傷于平明之治也其庫折乎十庫之顏料歲歲而入之不知其幾也在民間有解納之苦而在內府爲朽蠹之藏計其總數量從改折以佐軍與俟其寧貼歸還內府仍納本色苟利社稷不愛髮膚皇上諒不爲此靳惜而且令九邊軍士聞之曰明天子甘自菲薄以活我吾屬曷得不捐糜以報乎以損抑爲鼓勵孰大于是昔漢卜式輸家財之半以助邊弘農人輸義租以助王

德惡軍鳳翔民輸粟以遺吳制使軍金人伏兵殺之

不能禁國家醇醲之久豈無好義者若而人請勅撫按監司行令所屬有輸粟千石以上者具疏特聞或旌表其間或給復其身民豈有不應者乎則勸輸當議鼓鑄之事人人言之或謂其弊多而息微不果行耳誠就產銅之鄉擇廉而有幹者總領之其鼓鑄之所得者卽以充本省稟給工食之費而扣其原派之賦銀以輸之京是一錢倍三錢之用而且省脚費三之二也累土可以成丘山懲壺顧可廢食乎則鼓鑄當議若此者亦卑卑無甚高議耳顧今日之事與隆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六

古異不坐于生者寡而坐于食者不寡不坐于爲者舒而坐于用者不得舒搜括極于無可搜扣尅極于無可扣則舍天地自有之利與人心樂輸之財而何以生舍內帑御用之物與貴近賞賚之具而何以節乎此一時權宜之計而非根本經久之謨也稍接濟矣終當遡其源而偕之于大道

救荒議

議折緩于今日似非達時變者也然欲勸捐輸其道
不得不出于此議所以抵折緩者可耳在京各衙門
皆有額設錢糧當此極荒過地之日除邊餉賑饑外
一切經費皆當酌量停止請合各衙門通融打弄或
事雖切要而後可舉行或積有贏餘而現可那用者
盡數察出請于皇上暫應庚癸之呼俟豐登之日卽
一一照數補還如此則仰屋亦可無嗟以此貸益權
彼拯恤察災傷最甚處爲之分別折停是國用民生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七

可兩得也至捐輸之事設誠感動全在賢有司儻以
貪汎行之勒索加之好義者之心阻矣須量其可捐
之力優其勸捐之禮實其所賑之事粟石爲上銀錢
次之傳諭毋委之衙役收放必屬諸鄉耆其慷慨先
輸樂施不倦者或百石以上至千石不時申報破格
叙題勒石旌義永垂于後併每月每日所收捐輸幾
何所施放幾何所全活幾何明示通衢歷歷與百姓
相信則捐輸之事始實有裨益古云有良有司而旱
不爲災者此之謂也若甄別賢有司以鼓舞勸輸又

有賢上台在矣

卷之十

八

復王覺斯摺稿

祇面論歸卽熟思寬假多年稽察一朝事委非易欲
層遞而上則踈而不及詳也欲轉而下則詰而不可
訓也或得清貞絕俗之人主持于上奉公無私之吏
遵行于下炤勘合內事理實爲修明廉餘所在悉以
輸公身自爲稽不待人稽庶幾得之蓋得人以善其
法者上也借法以制其人者次也地之肥瘠不同歲
之豐歉不同得于此處者可槩之于彼處乎得于一
時者可槩之于他時乎大要以寬恤之意酌補救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九

宜以从大之規善綜核之用不使內有餘粟外有餘
帛如漢丞相之淡泊明志者而已矣不然入之公帑
者無幾而私橐不可問前之抽扣者猶有顧忌而後
之橫索者且有名目則民益困矣百姓不足又孰與
之足哉若法則亦有可言者如積穀爲備賑也當內
荒而束手無策平日所積者安在也經管者與察盤
者當並坐稅契乃國法也富者或巧匿而不稅勢者
或抗拒而不稅州縣官胥貪者又各抑勒而私稅無
利于民而不歸于國不可不問者也其成契之日買

至賣至原中卽日報官納稅違者不得交業領業每
歲編派赤歷併入核實申報計其開收畝數若干因
計其交易價值若干其應納稅銀當若干苟有參差
立加叅懲在收者不敢吝此毫末在私稅者亦將窮
于磨對未必無小補也逃戶地處處有之非豪家侵
占則里胥典課據爲己業夫人不復業則念邦族者
少矣清其畝數估以時值見在耕種願封價者卽給
爲世業付以印照歷冊除去逃戶名色無產而有產
無戶而有戶兩有歸矣此皆在地畝增派之外或不
妨熟講而善行之乎蓋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周足必
得劉晏其人而後可難言之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十

記

嵩河庵碑記

閱劉同人帝京景物篇其于古今名利罔弗序次而刻畫之惟嵩河庵不與非略也以其脫都會繁華之習衷中原宦達之力祝聖壽研淨業匪他緇流募建應付者比故燕雖有而不能私紀之者亦併不得爲燕私也庵始于萬曆丙辰歲時維下張葆一侍御倡同鄉諸宰官合成宏構前殿正殿各三楹後殿五楹東西禪堂各三楹僧舍香積共十二楹址前後左右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十十二
約五畝延上蔡參公任持之其戒持素高又桑梓人與斯庵雅稱也參公或飛錫名山瞻禮真如及諸大菩薩則首座印公代領庵事亦克懋禪德不異參公惜早物化有法如者聞提類也名列皈依實資凌背參公懼亂正法控官斷遂命孫無生名本止者嗣厥香火悲而善付與中原諸宰官善信之初意洵無負矣乃冥頑不悛乘參公圓寂猶欲逞山鬼之伎倆爲月竊衣鉢之圖嘻是庵而可以慈性異類者雜入嵩河之義其謂之何給諫李孝源公所爲毅然護法會

諸宰官力遏邪謀也非是鸞鷟之巢幾叢鴟鵂而宗風爲之中墜矣已而念斯庵清涼敞豁五方學子韻士歸趨日衆吾鄉旣肇此勝槩爲祝聖研淨之所如西來之燈代代相傳以迄于無窮乃山門湫隘法境未寬太室黃泥之靈將無以拳石勺水自詫其不廣與于是再萃群力各捐俸餘大啓山門而鼎新之顏以嵩河禪院昭舊題也嗚呼給孤布金張公有矣金剛努目菩薩低眉李公其兼之哉工旣竣無生謁余而請曰斯庵以中原始以中原名以中原成凡厥有劉文烈公全集卷之十十二
衆自是而後莫不知正法眼藏之所有歸也願藉數言以永垂証據可乎余嘿而思之事必循其本慮必規其遠是庵也其興其頽亦中原盛衰之所關也燕之景物篇所不得兼者政豫之士大夫所不得述且兩公創護之功難泯泯也遂爰筆而記之曰維嵩極天惟河行地斯鄉斯庵如是如是不有張公孰闢津梁不有李公孰震頑狂非種旣鋤本性宜認靜息諸緣獨存一信今之視昔後之視今以似以續無忝前人

杞邑創修甌城碑記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爲衛大矣一國之險在山川一邑之險在城池故城廓溝池以爲固記且以小康後之杞在汴東爲門戶邑而城僅因壘于土加以歲久侵剝卽惟其金甌豈乎虞復墮將民衛之謂何粵稱正德嘉靖間常三中寇第以不攻幸全非實有所恃以無恐者令蒞于茲時亦持包戢之議無如費役繁重旋以黎民非常之懼掣矣夫禦侮者在無瑕捍忠者貴先事積薪厝火衆衆之所徂納戶未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七

陰明哲之所圖今日何日以策杞之當甌與否此不待智者而後辨自寇擾秦晉披猖楚豫盧鳳間無寧歲豫屬衢地所在當請城守乙亥之王正賊遂窺杞之五關意輕我城爲進攻狀人情危之先是濟源申侯來署篆已料寇氛之必及爲區畫城守者殆十之八九杞德侯甚比改令杞而寇果至侯旣夙備應以暇整爲分布守禦諸具甚設身冒矢石察乘隙者疎密約緝之晝夜九七匪不知甲之脫于指也又懸金募敢死士總擊賊多所斬獲賊悉銳遁北門勢甚厲

侯督武士袁文明輩多方却之賊始去當是時以卑薄之士壘俾高陽氏故墟不薦食于蛇豕吻者實拜侯之賜猶未也寇僅得退耳一日未殲能必終不復至往民狎于安則難與慮危今民惕于危則可與計安盍思所以堅吾壘乎于是爲言大宗伯孟公公曰侯爲杞遠謀杞安敢不自爲謀又安敢不以侯之謀杞者明詔于杞之人遂合紳士父老而倡言曰茲役也惡城者什之一憑衆心者什之九什九之堅難爲嘗什一之瑕所可畏夫攻瑕則堅者亦瑕委土寧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八

堪以長保夫人之善居財者在用財以自衛衛之莫若固吾圉今且無論急縣官還顧而各急其身家于是衆曙甌城之爲謀遠皆願惟侯命是聽而後迺議輸視隣封已成事里甲均輸父老食稱便議遂定因料五城中除諸王孫軍屯不與及境外之鄉紳聽餘悉索爲三等厥田千畝以上上之畝捐八甌役銀五里百畝至千畝次之減甌八之二減銀五之一自十畝至百畝又次之畝止捐甌四免助役十畝以下全免輸紳士各以里宅之近厥門者門焉受若事輸若

直而鄉戶稟候諭亦各以三等輪如城事聞所司咸
司其議趣觀成而後乃鳩工庶民子來百堵皆興城
周遭一千四百丈有奇惟前此麗水得環王公所甃
東門甃城九十丈第加葺焉餘皆新甃計每門城工
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門有樓俱鼎新之其屬侯
捐俸斥餼以首新之者爲東門樓及修築東南半壁
而各門甃餼之協助有差四隅有櫓新之者半其舊
多而今約者量增堡屋數處及小西門甃城甃城斯減
而今創者量增堡屋數處及小西門甃城甃城斯減
而後乃有事于濠濠浚自萊陽宋公九清侯復因勢
浚重塹而益倍其險經始于三月中旬至季夏而全
畢高燾言言深池淵淵矣明年正月寇復至偵杞城
新有備第掠隣境去先儒有言經世安民之道除其
憂而後同其樂杞之人昔稱善憂惟是甃城之役二
百年來議存乎築舍見狎乎處堂因循而若有待者
旨哉宗伯公之言四因也人情非憤弗策非懼弗迫
非一弗齊非時弗宜大抵然矣雖然非天贊賢侯卽
有可因之機誰克肩其鉅圖其難者牛僧儒之營郭

也歲省民修築表茅之賦高駢新成都之堦保障一
時蓋皆易土以甃若种世衡城青澗以控 劉澥城
雒水以屬羗更得桀侮捍患之道矣侯之大有造于
杞也政治化醇清風愷德四民業傳舞之惟茲役也
舉有土之闕遺垂無疆之熙備其偉業寧讓諸賢方
美于襄而頌伊濯矣城守而宗伯公爲之記公實身
親之其事悉其言核而又屬予以石言夫亦卽公所
記質言之已矣矜都哉我侯之澤惟金湯是夷永俾
我后人靡有數侯名佳胤直隸之永年人崇禎辛未
名進士諸紳士之屬有勞勩者氏名列諸其後

說

容德義德說

古之人肩洪荷鉅以尊主隆民者莫不有獨至之德焉其涵育乎一世而與天下以休休者曰容德其裁斷乎一世而示天下以矯矯者曰義德容之德主生則培植之鼓舞之保全之皆生之屬也義之德主肅肅則剴晰之限制之釐革之皆肅之屬也容惟生天下無不樂有容之爲大義惟肅天下無不憚立義之爲嚴而二者之德非偏出之而不適于大中至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七

之矩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德之始也何以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德之著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德者道備于已而克全乎天者也天下有元氣不可不暢道在冲然廓然以集思爲廣益而矧當長養之會則保和正太和之徵天下有神氣不可不張道在凜然殺然以澄清爲已任而矧當叢勝之交則戡定正生息之惜容固生也義亦生也其用不同而其生一也普慈蕙粹

芸芸而生者春之令也得木之氣而生者得金之氣迺實問芸芸者孰胎胚是則秋之所擎歟者是也蒿條提落寥寥而寂者秋之令也以金之氣而剝者彼木之氣乃固問寥寥者銷歸何極則春之所發洩者又是也故春令行而百昌適其適秋令行而百昌忘其厲蓋合四氣以爲德而生生之功所以終古而不思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人賦氣有強弱受之有靈蠢至養以成德則體認于學問進修之餘而呈露于氣質變化之後觸機而發應節而施任舉一端而四氣畢備非如枘之方鑿之圓鬼之足鶴之脰異量而不相爲用也嗚呼此厲世磨鈍之機括而長治不亂之樞機也故容之說斷非專事含弘而無所化裁之謂也少化裁則流而爲姑息矣故三德六德九德翕受敷施而有容惟三有邦惟六必致詳於俊又在官之日意何嚴也蓋其容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栽培傾覆亦因乎物矣彼模稜貽誤中庸貽謫遂可自侈爲容乎哉義之說斷非專事剛方而無所欣暢之謂也少欣暢則流而爲急迫矣故五服五章五刑五用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七

無或僭濫而五典五惇五禮五庸五繼以同寅協恭之中意何厚也蓋其義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而魚躍鸞飛任其相忘矣若龍門是樹仙舟互標遂可自號爲義乎哉如是以爲容非惟不病義而轉可以收義之用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誓師會衆而苗逆命于羽兩階而七旬格此其說之彰彰者也如是以爲義非惟不病容而正可以大容之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赫怒而萬邦以將刑書而遺愛以符此又其說之彰彰者也立政之說蓋爲用德者廣言之若曰有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十九

其二乃可以致治而缺其一卽無以保治則博大貞良之士惡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也豈其說之有二哉犬繫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推而行之存乎德行中庸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知容與義之爲德而出之因夫時也則說不必贅矣其于生天下之道亦思過半矣

傳

楊仲子小傳

青丘楊子諱師度太史用賓仲子也大史精先天之學探賾抉幽伯仲邵子生仲子前一夕有達摩授鏡之夢太史異之孩而能覺稍長益聰庭訓質問之頃時露辨才太史故隱而不發仲子亦穆如也研精儒道明大義太史被簡命讀中秘書一日出仲子于長安邸寓過謁同館對句天成共奇異之壬申從太史讀書留都止雨花臺暨甘露寺志忻忻然適如眉山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

過禪林舉諸法具靡不熟識癸酉再寓滁之幽棲寺郡縣試童子皆冠軍丙子秋闕畢心動輒愴然曰吾毋得無病乎亟歸視孺人果捐幃痛幾絕廬居墓側三年一日自是絕意浮名默而湛思學使者欲一瞻眉宇不可得會其弟彥益痛楚不能勝二豎乘間入卻之以參苓弗退已卯太史典留都試事既竣念仲子病且久便道視之仲子喜而瘳幾數日卽以復命勅太史行庚辰春漸強飯能起復馳書以安太史無奈使履不肯入假東上也閏正生明日忽告其兄曰

取紙筆來吾前世比丘俗緣盡今當去有傳留世見
易代弟書書何所來何所去再莫來永無去四句云
已而側卧俟時戒家人毋哭泣亂我兄問後事區處
一一隨宜以應親知來問視者隔宿預知安然順世
無苦難狀異矣哉儒釋不相謀久矣原道著論至欲
火其書廬其居仲子恂恂縱掖彌留之際忽聞宗風
一可異馬祖居山曹溪受衣住世說法久而後去仲
子春秋方富淵源所據叅叩所詣杳不得其端倪無
師之智二可異老衲示寂間有留偈止及其法罔念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二

其親仲子自大士彌勒數語外皆戀戀手足依依怙
恃至勉其兄以力儒而不聽徒業天竺洙泗又易位
錯處矣三可異嗟乎儒也釋也壽也妖也有一視不
二者耶劉子聞其偈而贊之曰來去者死生之義也
未知生焉知死來去無二義也知之則脫爾矣孰主
張是數也數之所在強者弗能微巧者弗能拒也解
者寡矣矧其安處太史深孝數而仰觀俯察不遺冥
搜仲子乘乎數而本始要終以顯元明孰短孰修所
生又何忝乎噫惜惜于死生之際者亦可省矣

贊

辛復元先生贊

程朱而後聖道大明篤信紹述是在後英先生崛起
身體力行開達罔慕編纂是宏以給朝夕踞食萊羹
以供出入敝緼素纓教授吾黨一稟先程遊其門者
質化心傾彤廷入對通駁其聲司成矜式璧水主盟
開示謫吉千言鏗鉤迄今誦之純粹以精公卿交薦
方資治平負笈適反力遜旃旌匪同沮溺硯硯耦耕
進禮退義罔敢或輕于德彌充于寵不驚有物有恒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三

如王之瑛昔有文中近有文清先生方之鼎立而撐
導以文敬允稱其情

瑞翁王太老先生像贊

越維春秋趙氏文子在隋之世文中崛起於皇我明
有薛文清是三文者皆晉之生誰其嗣之王公有聲
公學宏博鄴侯萬卷循循善誘小大勸勉霞變雲蒸
四賢蔚然聞其風者私淑艾焉公之造就真同胞與
君子五教匪伊私許先聖烝嘗推公攝事多士駿奔
不期而至先聖在天我公在里不異不教夫其奚疑
行修經明聞于帝廷巖邑草昧試公新硯宵旦經營
循良自矢狐狸荆棘以剪以徙民旣甦矣我公乃歸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三

甘裳遺愛萬里來依三徑優游寵利罔計弄月吟風
老而彌勵喏恂光輔舉猶管庫何似我公桃李滋露
河汾教授太平千言公緹其武敷施實繁身體力行
爲帝者師淑世範俗公醇備之矧彼太史允維燕翼
公之經緯寧以位抑後之視今今之視昔遺像儼然
願爲之役

題路廷尉像贊

急流勇退聞其語未嘗見其人江湖廊廟懷其愿不
必勤其身胡趨幽而簪冕之是輕胡急國而儲精之
是傾矧辭褒嘉三命靡敢盈洵古大臣之風仰其範
而莫能名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四

楊仲子歸西轡

吁嗟仲子入道何銳萬言日誦神常獲衛雖云庭授
實山夙慧暫托世緣飄然留傷剖破元本屏絕煩勤
十二字中朗朗哲哲嗚呼有衆孰無來逝五蘊不空
一絲猶繫獨是虛明徹死生際日霽風和何疑何滯
吁嗟仲子無去來世人莫作彭殤謎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啓

請林中堂到任啓

伏以六千里召命眷焉一堂五百年貞符慶覃四海
光燄階對洽紫宸以延登峻叶颺占黃黃麻之宣拜
峙觀偉績共鼓和衷恭惟閣下嶽翁輪輝臚揚鼎望
納鴻濶于鯨杼汪汪萬頃之流養鳳穴于豹檻戔戔
千仞之節二京齒胃屢端席于荀卿三秩掌華乃勅
樞于彤伯暫辭西第南陔舞山雉之衣特起東山北
關峙海鯨之柱惟夔龍典禮樂游奉元龜爲堯舜致
勲華允執大象益煥黃扉之色弘需金鉉之資伏祈
夙泄機庭丕奏格天之治密調官府群撫捧日之忱
甫頒詔而遠近轟雷卿士食誅無異漸矢謨而貞忠
貫臨君臣相得愈章懋諸弼于四隣廣都俞于千古
某等 云

伏以赤馭扶霄丕奉麾輪之遠綠圖貢海允資驚柱
 之隆偉績佇觀和衷共企恭惟閣下經緯全才匡扶
 巨品有謨必告殿中肅指佞之威敷教在寬吳下沛
 作人之化卑刑惟允罔命益恭戴虞衡而裕賦充儲
 軍國久資其籌畫督版築而頒規倡物簪紳咸仰其
 清勤臣寔良哉將續平成之緒帝則俞矣特崇燮理
 之班合五人以同登麻宜紫殿聯八凱而視事色煥
 黃扉伏願體求治之盛心懋收時之大畧火城珂泣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七

云

伏以道洽明良魚水欣投于一德誼隆師濟雲龍快
 覩夫同升簡注已協夢卜之禎贊襄彌切安攘之跂
 恭惟閣下太和元氣命世醇儒忠信四朝孚事君盡
 禮直方一介凜處已惟寅敷教而日邁月征克踐身
 先之旨佐銓衡而衡平鑑朗允符器使之公非堯舜不
 敢陳帝欽碩德有謀猷必思告世仰丹心邇當年之
 色現五雲兆早呈于臚唱瞻此日之綸宣三錫聲愈
 重于鼎調伏願體求治之虛衷抒收時之偉畧翼爲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八

明聰煥五人拜颺之風禮樂詩書弘上世熙皞之化
 風馳塞上先事伐謀於旃裘策授師中出奇收績於
 雪夜肅振珂池拱聽鸞鳴謹啓

再請中堂啓

伊以芳華扶霄丕奉鳬輪之遠綠圖負海允資鰲柱
 之隆快楓屋之麻宜喜蓬山之茹進恭惟閣下任膺
 先驅道冠群倫月映鵲磯攬冰壺而作鏡霞蒸兕澤
 榮汗管以成帷乍瞻唱陞之雲彤廬獻瑞每駐賦碑
 之日寶錄承華贊秋寅清銓案佩其山玉甄才恒古
 蒲館範於冶金乃申帝簡而襄一二日之幾遂握宰
 樞而副五百年之過彈冠咸慶補衮亟需伏願火城
 珂泚嘶龍燭以揚輝沙路璇凝執雉衡而表度機庭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廿九

峻企最至治于唐虞官府密調効同心於房杜本時
 儒爲顯佐抒一生忠盡之忱頌元后得賢臣廣千古
 明良之什謹啓

復王德環父毋啓

恭惟老父毋台臺望隆葵鼎績著鹽梅正色立朝凜
 繁天于一柱誠心孚衆恢我闕于八荒眷老成而特
 召東山安車慰蒼生之仰顧根本而借調南國飛鳬
 快袞衣之瞻某猥以菲材久霑湛露再承碩德益沐
 和風非借二天奚以對芙蓉之鏡賴有洪庇乃獲綴
 珥筆之班實佩生成敢忘高厚况荷雅懷重以鼎須
 愧李報之未伸悵鸞鳴之已遠乃辱手教適增汗顏
 惟望繇和羹而作朋國家永享岡陵之慶自留治而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卅

入輔謫劣長微提命之仁豈曰私衷時乃天道勿布
 附復未盡欲云仰惟 可任題注

引

劉氏隱德錄引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之義未易言也小而謹之大而或踰可謂積乎外而唱之內而莫隨可謂積乎此其昭昭者也史載西伯陰行善其說何居老氏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人其無以近名之心爲善乎對溪公之爲德也無微而敢忽無大而不勉唱之而忘其唱隨之而忘其隨善道備于厥躬福慶昌于奕世殆公固隱之天且顯之耶率而行之以爲可久又其在

羽長哉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世一

題

題全瑞符詩

秋興八首唱絕千古情至言至也全瑞符意中事不知何所指其抑鬱牢騷之氣發而爲秋吟十二章一字一泣與秋興若燿麗之奏也有如是之才胡使之難于遇有如是之才胡必不使之難于遇假此困厄俾托詠以自見于後世烏知紬瑞符者非所以伸瑞符乎雖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逆其志而代開其眉鎖曷能無望于有心者

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世三

題張舉之手卷

華東夫子以墨寶啓後賢而舉之世兄所捧者小桃
紅與得家信之詠也賞其芳麗而及其淡異力學不
倦而專心勿忘有未哉夫子之爲此詠乎嘗就古人
質之愛蓮有說惟石有供一草見天地之心盆魚足
萬物之性感而遂通何物不足以暢懷乎終始有念
就將有程宜聖發憤以忘年衛武懿訓以自儆用志
不分何物得以消其神乎又就古人事合質之不有
中正仁義主靜以立極而克拓得盡陰風弄月者幾

劉文烈全集

卷之十

世

同羽觴之唱對矣傍花隨柳者無異少年之倘佯矣
指之所歸何華之不生於實而彌之不藏于密乎舉
之試必擬首雲蒸霞變可計日俟夫子子詠歌爛熳
中忽撥轉機括若含若吐使自得之夫何病先憂急
難之病夫何事朝乾夕惕之事無非學也無非毅也
循循之誘執切于是寧獨斂角漏痕爲世守之琮璜
已乎或曰拈花微笑已落二義大圓鏡智罕容推測
顧夫子書於近思軒也言近者指遠不言之喻自在
舉之而匪所思小子能自費費乎故就先後次置

中以務實參之而期與舉之共勉勉焉夫子之教詒
庶無負乎

劉文烈全集

卷之十

世

題張如祖卷

居官之務亦多矣古人以清慎勤括之清慎勤之說亦煩矣而董宗伯以三字還之宗伯之三字已淵矣而華東夫子復以詠言爲如祖叮之夫子之詠夫子之教也夫子之教匪直夫子之詠也夫子作令而孔邇馳聲居天垣而高岡振响節旄南指而兩浙之波以澄臺綱再整而南北之紀並肅其視楊太尉之四知諸葛武侯之小心陶都督之終日運甕有以異乎故微是詠夫子之教已揭日月而行也微是教夫子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五

頭

白兎仙公跋

竊誦地靈人傑之說而疑焉人而乞靈于地將心之神明謂何故天有日星地有河嶽物有五靈貢禎獻符而不可測識人之精神實蒸動之而非偶然也華東夫子立朝矢梧鳳之音居山有白兎之祥鑿洞鑿亭扁各取義無心而合仙公之舊跡夫子之仙契其所由來者遠乎不然二千年之遺事詎開卷之有獲三千里之裝潢寧機緣之易奏矧兩仙公一以傳留劉文烈公全集 卷之十 六

之身已載軌物而出也寧惟是太夫子之撫兩河也恩惠甚著故老猶能追而誦之夫子固有所受之矣世濟其德傳于無窮超富平而上之非溢言也乃如祖之承夫子者亦自有異余聞捷後懷刺於心距夫子之門時遇如祖一見如故油油然相親也余心異之迨臚唱既傳邇淵源而通世誼實夫子之冢孫矣水壺映月玉樹臨風得其秀而最靈允無歉焉夫子之愛不亦宜乎聖門有思而聖道之傳益廣余知其且以承夫子者光夫子也

劉文烈公全集卷十一

杞劉理順港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蒞
始蒞
始蒞

纂曾孫

忠副編
忠副編
忠副編

行狀

誥封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原與濟縣知縣孟公暨誥贈淑人紀氏吳

氏行狀

公諱楠字勝任號鳳池按公家乘蓋山東亞聖之裔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國初諱賞者始來居杞之陽陵岡五傳而生贈通議

大夫禮部左侍郎翁湖生子三公其仲也生有異質

穎秀不群初授句讀即諧聲律贈翁心喜謂必大吾

門稍長為文根極理要不務支蔓詭譎之詞弱冠補

弟子員旋廩于學宮試輒高等長垣李霖寰公視學

政拔居第二擊節嘆賞聘入書院與靳習魯王符禹

諸名公日究心大業諸公遜莫及推為天中白眉觀

察王公聞公名託邑令以重幣敦請訓其二子公受

事嚴督長者賴以有成王公心感之屢授意關說當

首肯公道義自處終不於本業外置一詞王公益重

其品甲午秋試本房賞公牘取以壓卷當事者偶以

字句裁之時咸為公扼腕公然也公昆仲當析箸

時贈翁產不及中人公謂三分之當益薄并為二兄

及弟可稍裕也盡以讓之贈翁色喜謂爾友愛若是

彼蒼當有厚酬非爾躬必爾子矣公既不問生人產

日事舌耕邑紳侯中丞子姪翩翩向學甚殷延公西

席令北面受業累歲不少置公因材設科指畫口授

有弗若佐以夏楚里後學負笈造請日衆宗伯公昆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仲初無塾師亦隨衆執經公課督無少異萬曆庚子

侯氏郎陽守應瑜與公兩堂姪舉于鄉癸卯真定守

應琛與宗伯公舉於鄉癸丑又同舉南宮癸酉則孝

廉應璘衷然獨薦皆終其身無他師而惟公所埏埴

者其他茂才異等復數十人蓋公凡事務實既課讀

便競競以誤人子弟負人父兄托為憂故自淑淑人

成就獨多甲午後乃謝徒衆起居束修所餘益以稱

貸傍祖宅卜築焉環堵蕭然僅蔽風雨居數載贈翁

太淑人相繼以天年終公哀毀盡禮恨未能生效鼎

牲徒抱三釜之悲也公田僅百餘畝宗伯公昆仲漸次受室食指日繁更連值歉歲生計大窘括衣物易粟以食而課宗伯公兄弟讀益篤新莠出無貲以購輒假諸友人命宗伯公手寫而善還之躬宿外舍爲宗伯公昆仲倡冬夜藝香床頭按節懸椎置鳴鑼其下候漏下四鼓鏗然有聲群相蹴以起伊吾聲達旦常謂宗伯公曰爾祖力不任學而構塾延師殫心力爲之爾祖毋躬食糗殫益旦夕望吾有成而竟阨于命爾曹不可不各自競奮以竟吾與若祖志一日感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

三

夢聞神語三年齋當有舉者遂焚香茹素宗伯公苦勸弗聽曰非鹿鳴宴上嚮不入口矣宗伯公兄弟各自責謂負昂藏七尺不能早雄飛以鼎養爲大椿懼翻令澹口體以相督何以爲子深夜念至夫婦語相泣也越三年癸卯宗伯公果登鄉薦甫徹譙卽暴餉核馳上公始爲之舉筮而言念贈翁太淑人不及見又愴然矣歲癸丑宗伯公成進士公以明經謁選得山東堂邑學博邑之士習儉樸公以古道相處貧者弗令具羔雁而且割寒漿以助其不能舉火者會丙

辰歲東土大饑人相食邑令捐俸糴賑公偕兩博士各捐若干令以博士清苦還之公獨不受曰男子餓者幸得哺矣嫠而老者多羞縮弗克前有坐斃耳吾以是哺之爲特設厰于橋門之外令群嫠就食蓋寡婦之利師大田之意而善用之當道廉其狀檄公視夏津篆時饑民嗷嗷公受事日獄訟錢穀槩置不問日夜以賑饑爲務粥厰以四十九計率簿尉博士遍眎之賑銀各以封計按冊審定計日計地就給之仍令貧民收存印封開春領賑卽以此照之無吏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四

胥那移之弊亦無守候奔馳之苦民沾實惠不知有荒矣深冬寒甚有斃于厰者必曲爲帷蓋又設散米法令拾野蔬攪和食之一人米可活二人民更便前後施過賑銀千餘金米千餘石而縣庾穀數不與焉無一絲一粒非公所心畫而手給者所活饑民三萬餘人生員五十餘人節婦社學教讀等五十餘人流移復業者二百餘家署篆凡五閱月朝夕所需皆辦自清蹙事竣造冊報諸上官咸嘖嘖讚嘆爲今之黔汝也于是御史中丞臺使者行荒使者交章薦剡擢

國子監典籍時宗伯公巋然仙曹潔舍迎公公且自
甘博士家風弗居也籍廳例無事但日簡飭架上編
帙勿使沴蠹居週歲出宰興濟邑衝疲甚前令皆投
効去或勸公勿往受宗伯公簡討封公曰無橐可潤
有瘡堪起吾素志也人苟存心利物一命以上皆能
有濟寧必擇膏腴毅然蒞任至則無城廓官室頗垣
斷壁舉目蕭條止有西關瀕河居民稍成巷然亦不
能敵一中鎮邑有四十八軍屯舊隸管轄資以扞禦
有奸弁告歸衛軍強民弱日肆魚肉盜發併捕禦亦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五

推委矣有額鹽六萬斤軍民均派屯歸衛則不任派
且勾黨販鬻吏莫敢詰額以益虧民爲賠補有水驛
進奉冠蓋飛帆如織需索供億動以不貲丞避匿別
謀于縣執平人鞭撻之地旣斤鹵水旱後逃亡過半
致逋賦多且久所司督催不爲少貸心肉罄剗眼前
瘡如故蓋所困苦非一端矣公歷考其弊議爲四款
以請于上官一曰荒蕪之當開議將備賑穀豆貸民
買牛開墾之後令緩納糧而徐還牛種商有墾田若
于者准入籍令其子弟入學但不許占廩額起邑士

號一曰軍民之當均議將軍屯人地仍歸縣管令得
彈治軍可無諱鹽租平輸私鹽厲禁不妨稍弛令疲
瘵殘疾者藉以存活若巨奸艘匿牟大利者禁一曰
驛害之當除謂民餘無幾皮盡堪憐奈何以脂膏恣
鯨吞也與所司約船有次第夫有差等較常額減十
之三一切折乾槩爲停止一曰舊欠之當停謂催征
之法見征外例有帶征但旣疲之邑逋欠旣久官吏
互換簿籍湮沒不可考問若併征嚴督益之逃竄令
不忍爲議旣具公淚隨筆下曰邑之興廢吾之去留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六

係此紙矣上司見之各邑動慨爲允行繇是二年之
內墾田者纍纍遊庠者彬彬軍束于令屯歸于邑臂
指之勢以成鹽賦之額不逋水次儼臨者不惟無憑
陵之患而且加意物色謂瘠土令皆當如是矣會軍
興多故輿馬檣構之屬督征比于他邑公力爭謂疲
邑貲死無地遑及馬腹願掛冠雖忤當道意然諒其
篤誠亦無所督過邑人愛戴惟恐公不久令此土也
公日坐破屋中所睹皆荒涼愁蹙之象所聞皆酸苦
涕訴之聲日爲小民請命而薦剗中格公亦罔恤

憂勞之過因成怔忡夜不能寐宗伯公時請假在里
急策蹇往省累牘控上官請放公歸幾得矣而士民
力挽不果強延數月又病家中子若孫入學者四人
同詣拜膝下稍色喜旣而念琴堂非卧病之區遂堅
意辭歸歸而囊底蕭然簡俸餘僅數十鍰宗伯公兄
弟九人予六金笑曰以是當陸橐宗伯公拜而藏
之不敢忘清白之遺且以垂訓也興濟士民念公不
置醵金爲祠尸祝公公自以子孫濟濟祠當不乏何
用桐鄉以輟然付之宗伯公承歡纔數月卽促之入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七

都曰往靖厥職無以我爲念宗伯公不敢違再補簡
討控諸當事補滿考封典於是公始稱簡討然毫無
矜貴色以加于里閭也公庄居遠離城市因創一樓
頗曲折寢處其中時與親知載酒躋攀性厭芬華或
歲時初度宗伯公昆仲競致衣物華美者輒篋襲之
喜爲德人有急難望拯婚媾應諧者必曲計周全常
途遇餓人下馬解橐餽之得不死初不問姓名當宗
伯公兄弟受室初與傳家三戒令各勒之座右一曰
無縱淫慾二曰無恣侈靡三曰無肆殘忍援古証俗

語語樸至讀者無不毛髮灑淅沁心而易慮也性狷
介不甘非分之獲室內地有窪窪枳足者手爲鏤治
再揭斃見一小罐有物覆焉舐之金數鍰多黦然蓋
久瘞物也公曰吾不必效昔人瘞坎爲釣名地然不
敢違素心時有寫本史漢古字一書學人愛傳之而
不能人爲寫遂授梓書至今傳人弗知以是金鏤也
不妄取亦不妄與家人有無事坐食者輒加譙讓一
日閱范文正公語每夜就寢思日所爲之事與食相
稱則熟寐不然終夜不能安寢明日必求所以補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八

嘆曰凡人居家爲政當常作是想庶幾於心無愧手
錄一帙付宗伯公兄弟常目在之居恒以未遂顯揚
爲歉宗伯公官簡討贊善諭德三封公如其官贈兩
淑人如例及官詹事禮部左侍郎贈及太翁太淑人
公乃怡然曰吾志今日始遂矣教宗伯公昆弟勤且
嚴成孝廉時猶與冢貢公執所習業詣案頭背誦晚
年尤喜林麓間至邑信宿輒去畏異章服見貴人邑
大夫景仰高風數造廬敦請大賓堅意辭親知力爲
從吏乃一再往甲戌壽登八袞邑紳士裝屏以賀下

與僮僕就鄉村農賈賈販替伎之流競以豚肩斗
酒升堂手額邑中子若孫宅數處屋宇庭院處處喧
集蓋數千人鼓舞稱觴亦曠世希睹也騶足未展念
國家多事殊悵悵不自適宗伯公爲謝政歸率子姪
百計承懽間博一笑頽然時時心悸若有大不可解
者日縈于懷叩所懷何事自覓亦茫不可得蓋乾惕
之念老而彌篤遂恹恍不自持矣竟以是損眠食丙
子五月中忽洞瀉憤甚宗伯公冒雨策馬急往省問
則曰八十二歲老人罹此患已矣復何戀宗伯公焚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九

香額神願促齡延公手錄金剛經以禱于佛獲稍間
迎至邑宅問醫藥漸就平復至七月大愈肩輿遊息
各子姓家取適途人聚觀謂眉壽無有害不意八月
間恙復作十月而箕尾是乘矣惜哉公爲人孝友慈
和絕不解作慘礅事而取予尤介介當食食時假貸
親知或未能卽償值其物故必具楮幣告丘壠前而
以付其後人綜理微密瑣細不厭竹頭木屑亦收而
儲之使致位通顯得竟其用必能樽節愛養爲國家
聚政施仁助乃困于百里而僅以甘棠留疲邑非獨

公之不幸也誨人不倦愛民如子出不茹癯澤必庫
物公實兼之余爲諸生時偶有社燕爲公器重後困
公車公每見必加慰勞期以晚成今券矣惜未得登
堂以拜期望之雅也聞公之計南向涕零謹卽行畧
述而狀之夫何足以盡公元配紀氏贈淑人家門如
素歸公甚早克閑婦道太淑人性嚴重淑人宛宛承
事頗得其懽時無他妯娌與長嫂朝夕黽勉共相慰
藉而甘心茹苦以佐公學筆石共事者五飯咄嗟立
辦暇卽事鍼紵紡績補綴以衣冢貢公等公借以無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十

內顧棄柁櫓曰冢貢公暨仲各未髻而宗伯公尚在
襁褓至今每嘆生不識鞠我者面淚輒數行下也宗
伯公有姑婦于張爲同年廬州守姑在室與淑人相
敬善紀淑人舉止甚悉同宦京邸時時舉似宗伯公
曰安得起若母于九原以享有今日則淑人之懿德
可知也繼配吳氏贈淑人性辨嚴寡嬉笑佐內政與
公相莊公時應王觀察聘經歲不一再至家淑人綜
相有則撫眎宗伯公兄弟寬嚴互用其不隕越至有
成立者實淑人是賴時窶甚守四壁之宇不聞交謫

之言蓋無愧公之內助矣公生于嘉靖乙卯十二月初五日卒于崇禎丙子十月初四日享年八十有二紀淑人生于嘉靖乙卯十二月十五日卒于萬曆壬午四月初九日享年二十有八吳淑人生于隆慶丁卯二月初四日卒于萬曆戊子八月二十日享年二十有二兩淑人前葬皆權厝未卜地茲特卜于邑之西南四十五里白昌屯十一月二十日公暨兩淑人合葬焉男九人長紹唐增廣生倘儻非常少與宗伯公齊名後以例貢次紹次紹虞中萬曆癸丑進士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十一

卽宗伯公兼翰林院學士加服俸一級餘具畧

墓誌銘

周星儲金吾墓誌銘

詩詠陟岵嗟行役志孝也至贍之不獲而悵望鬱積以歿其身更有戚然者矣余甲戌歲始交金吾周公倘儻大度魁岸不凡聆其言論忠孝之致漚油然而其座右聯有戀主神榮北極思親夢繞南雲之句蓋世祿中翹楚也自是時相過從嘗爲余言熹朝中逆璫亂政驅除異己楊左諸君子抗忠殉節幽紫撈拉之慘猶髮豎皆裂怒憤填膺併言其被逮與諸君子同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十一

而獲保首領實出熹皇帝特鑒復蒙皇上拔置廢棄中任以詔獄兩朝浩蕩有誓酒此一腔熱血以報耳乃家嚴懸車已久年踰指使不獲時侍几杖以伸返哺之私將奈何言之歎歎淚輒數行下余曲加寬譬數年如一日焉會東宮出閣勅大金吾簡端謹者充侍直官公與其選於是益不得歸省每接太守公手書未發封已嗚咽不勝家人各爲掩面其長君昆仲歸就童子試諄諄以勉圖進取爲大父慰戾寅冬涼幾南溟齊魯茲相影衛之間洵惻然或言之時

驍將迫河干。窺廩延矣。公時守西安門。朝外拊據。愈
太守公處斗城中。或受警悸。憂形于色。至廢寢食。遂
遘疾不起。聞沉劇中。尚伊吾作定省語也。悲哉公名
治字公治。星儲其號。其先晉之洪洞人。國初徙延津
之史良村。甲第蟬聯不絕。詳載中丞樂軒公傳志中。
以中丞公軍功。廕襲執金吾千夫長。副慶陵告成。轉
正公爲人。篤摯慷慨。事不避難。已巳之變。蒞遼。誤軍
機。法當逮時。在郊關。大將軍新戰歿。緹騎無一人。
敢往。公請行不伍。日督臣逮至。及典詔獄。司馬梁公
劉文烈公全集卷十一
被誣屬公。究其家隸。公七疏爲之申辯。誣得白。有戚
畹與中涓構獄。始禍者。實係兩僕。開殿戚畹必欲坐
主謀。疏衆司寇屬。謂獄下。公鞠公。屢訊無賄。疏凡十
上。命內理刑覆按。卒與公所訊無異。其治獄多所平
反。類如此。公才思敏贍。肆應不窮。九郊祀幸。學耕籍
諸大典。所司必以煩劇。而親近御前者。屬公公小心
勤慎。進退不失尺寸。上爲注目。當軍政掌衛事者。公
舊屬司戶。驟得遷。街公不爲屈。特揭姝孽大司馬張
公與長垣共駭。叱曰。是聖眷所屬。需大用者。胡得以

私隙中啣者沮而止。公平日矜意氣。恥依回。故雖爲
宵小慍族。而當道轉加推重。夫何愧太守公之薪中
丞公之武乎。公生於萬曆丙申年二月初一日。卒於
崇禎己卯年正月初十日。享年四十有四。配申宜人
某。官之女子男四。長篤。娶故御史申廷謨姪孫女。
卽申宜人內侄女。次丕。乘汝。樹若。采女三。長許。聘某
官男。餘尚幼。長公暨襲公。官將營葬事。奉太守公之
命來乞言。余知公曷敢辭。謹卽其行實誌之。而系以
銘。銘曰。河流浩淼。奔繞荆隆。廩延之壩。佳氣鬱蔥。維
劉文烈公全集卷十一
彼傑特風。夜在公盱。目雲山憂。心有仲壯。志未酬奄
然長封。人可贖兮。寧百其躬。

侍御羅公劔翀暨元配丁孺人繼配李孺人合

葬墓誌銘

杞經學率葩義闡明義文遺畫以鼓吹俊英自劔翀
羅公始及門之士幾以中分杞余傾仰之因附筆硯
之末公提命有加余亦步趨惟謹頗類古人忘年之
交未幾隨公舉于鄉十五年敬愛不衰公按閩卒于
官樞還同社偕余哭于衢路而迎之又十餘年余成
進士猶公之教也公今以某月日與元配丁孺人繼
配李孺人合塋于邑西南之趙武岡次述生平以藏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五

于地下真余事矣公諱文英字質先劔翀其號世族
江西豐城贈侍御松翁客遊梁物其土繁殖人習禮
義久居之翁賦性方嚴介介自好盛年時曾拒奔婦
却兼金迫五十任太孺人始生公翁絕憐愛之然不
以愛克威甫五六歲見其警敏有丈夫果亟取晦菴
小學及他忠孝故實朝夕開譬公聽受不倦比就外
傳益嗜學擗管數千言立就垂髫補博士弟子員督
撫孟公遇以國士聘礪其子三載餘比遷去仍數四
延公與俱公以贈翁年高力辭公弗能強後以事

悴顯者意返原籍贈翁懷梁風土常辭爵不樂復奉
北遊往來蹉跎甚贈翁旋卒孤嫠孑然相對歔歔因
事舌耕杞名士多知公者爭執弟子禮趨函丈久而
彌篤公于是占籍焉丁酉督學張公羅八郡才得公
卷擊節嘆賞拔置第一丙午彙試再為鏡水梅公所
識餽于庠是年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秩
滿晉承德郎贈松翁如其官封任母太孺人元配丁
繼配李贈封各孺人在中秘日兩奉督餉之命事竣
還歸供太孺人甘旨若將終身見背之日水漿不入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五

口哀毀幾于滅性歲時徘徊廬墓間不能去蓋憶贈
翁不及兄與大孺人不克久享意氣殊難釋非僅悵
然于雨露之感也公視人猶已凡事關閭邑利弊知
無不言必求其濟杞垣故土累久且頽往來者漸為
道以登公怒然憂之首義捐資約諸縉紳大姓合力
增築委縣貳丘公董其役數十年謀舍不決者頗有
其緒公之倡也俸滿還山西道侍御史會顯廟慎重
留中四越歲公以李孺人喪假歸益肆力群書于國
家典故尤加詳考著有質先文集易纂註古文摘選

唐詩選書啓合抄烏府政體誦書辛酉侍御命下奉
劄視皇城時

瑄燭已熾一切批發槩稱中

旨人心危疑相顧錯愕莫敢發公毅然首列天子法
天宜體乾行之健存兢業之心以弭時變救民窮大
畧以正人難合宵小易親輔養當戒于暴寒政令須
決于宰輔毋致旁落自褻天體上稍加納又言內市
商賈沓集奸宄易混肘掖近地防範宜肅力陳其必
當罷者三奸人劉保無地得匿故授首于大婚數日
前失內間是歲莫敢動已而有募兵之議九卿臺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七

省互持其說公又力陳其害爲區別近畿遠方招募
之難易且曰今之募兵名爲募實則派追呼之急奔
走若狂富者賄狡者逃惟取賣菜傭以充數耳安家
行糧所費于閭里者不貲而聞警則潰于用奚裨間
有亡命之徒投入其內公戰則怯私鬪則勇小之爲
擄掠大之爲煽惑恐未能敵愾于外先已生變于中
矣國家安危理亂之大機曷可不熟思嗟乎數年來
之蹂躪遍于秦晉豫楚江淮之間而生聚幾以無子
遺者誰備之哉公之言驗矣會言官以論政府蒙旨

嚴譴公疏救不報遺書政府勸以休容當法周公吐
哺握髮之風以延天下之士毋蹈江陵之故轍語甚
切至是年春以哲廟登極覃恩晉階文林郎再贈松
翁侍御史秋夏各以恩錫銀鈔尋奉簡書按閩閩故
濱海島夷窺逞奸民利其賄陰爲鄉導公廉得其狀
首檄諸將捕通者竿之冠以遁外侮旣遠益修內政
振刷百廢如懷官評飭將帥重佐領慎訪罕清耗羨
懲衙蠹禁私鹽恤囹圄散邪教正風俗皆事事核實
以稱察吏安民之職不三月閩之綱紀爲之一新而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八

公之啓處委有所不遑矣以是病病且卒司李寇公
諱從化者盟而撫之公且瞑目受含然自遂若不
復憾異鄉者贈翁早年忠孝之訓佩服不忘故以死
勤事所甘心耳公坦易不言人過好施予婚喪每傾
篋以給江右之游杞者識與不識皆厚禮之或值客
死必資使歸櫬按閩日道過豐城得展其高曾祖基
捐俸置田資其族之貧者若而人事叔姑如父母族
兄弟各割產以給以故通籍多年產不踰中卒聞得
賻數百金不足以償其負也有忠貞繼死之節無內

外粟帛之餘如是而藏藏無愧矣元配丁孺人幼端
 謹歸公後克盡婦道得贈翁暨太孺人懽繼配李孺
 人佐公食貧艱苦備嘗明綸所載名家素修令德來
 教敬以養其孝勤以佐其清洵兩孺人實錄云公通
 籍後太孺人樂家居不欲遠行留副配李以侍晨昏
 滌漉非手調不以進公得專意靖共無定省憂盖有
 力焉亦祔塋公生于嘉靖壬戌二月念九日終天啓
 壬戌十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一歲丁孺人生于嘉靖
 四十一年七月念二日終萬曆十七年四月念七日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十九

享年二十八歲李孺人生于隆慶五年九月十七日
 終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初五日享年四十八歲子男
 四皆公忠孝之所貽也于是誌之而銘銘曰吳楚之
 交神物煥焉山遠射如月印川卓哉松翁非禮不
 視載產名珠總角穎異遇坎而孚窮且益堅籌燈午
 夜蕭然一編聳壑昂霄果如所志染翰鳳池肅聽燕
 市於燦綵綸汧被二人念此異數敢私厥身玄修悟
 至赤寫規相厝火積薪當仁不讓攬轡八閭慨欲澄
 清盡瘁捐軀無忝所生維兩孺人先後一德公之刑

于夫復何成巍巍高原共域而藏千秋之後義同
 揚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

申母張太孺人祔葬墓誌銘

張太孺人樞垣給諫申公母也相封公四十年相敦如寶太封公暨封公墓陶朱計然之爲人嘗往來齊魯雲朔間綜理家務以拮据內外者僅太孺人一身會太封公歿封公以永慕哀毀故無遑經營家計漸紬太孺人酌盈濟虛汰浮節費勉之求視太封公存日倍焉給諫初就學卽期之遠大戒勿以俗務分其心寧靜專一一如董子之下幃者然給諫甫弱冠連擢巍科成天啓乙丑進士母之訓也初令通許奉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二

封公暨太孺人蒞任公餘侍食戒語皆清白勤慎事給諫受教惟謹令通許五載惠政懋著通距杞僅兩舍士大夫咸思借箸弗能得每驤使者有事於杞給諫必至至則輻輳其庭以快瞻依者熙熙然往而質成者亦纍纍也母之餘愛寧獨通邑飽滿乎庚午秋給諫分較閭中拔士得五而豚子亦與其末出闕日聞封公計于鄉甸旬以待給諫之歸痛與勞俱向日微沐宿皆身自辦之以待給諫之歸痛與勞俱向日之強健稍有開矣比服闋除完暨入覲舉卓異選授

樞垣蓋 寇浸尋屢屢召對特倚重之也給諫方日

稟慈訓盡有犯無隱之義以忠上者慰母無如太孺人之睠懷故里而藉恙且爲之漸劇奈之何哉生于萬曆乙亥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于崇禎九年七月初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將屬續時猶以給諫公之鳳毛未穎爲念母之精神蓋無時不爲給諫計以遠茲且有孕而待館者其必得赤鸞以賤泉下之目矣生平承先持家孝而且勤睦鄰御下仁以兼義相夫教子尤其大節彰彰者蓋執中饋如一日而克終其事歷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三

廕仕無異教而大顯其名卽鄭女鷄鳴之儼敬姜勞逸之論何以加焉百世而後誦賢婦賢母者微太孺人其誰與歸余密邇豈弟而以習其建白知有以啓之矣給諫公卜以仲冬之念日奉太孺人祔葬封公墓謹據狀而誌之併系以銘銘曰詩著鷄鳴惟勤之貽傳訓備官惟敬之知穆穆椒音誰其嗣之維太孺人懿軌是追佐彼君子遂其遠志何有何無艱辛罔避庸彼高賢成其偉器三孔五規夙夜以事其年踰六其儀孔彰往者無憾育者方昌牛眠得卜崇丘茫

茫千秋萬歲尚亦有光

卷十一

三

高母李孺人墓誌銘

李孺人者隱君

高公之配兩孝廉

母

其卒也兩孝廉擗踊不欲生飲痛茹哀三年如一旣
禪除歲丁丑復上對公車手孺人狀愴然造余請曰
兩不孝微有今日皆我母之教詒日卽有鍾釜已不
及於養日月不居惟是志慕之石藉手椽筆以不朽
於九原幸賜之一言余故重兩孝廉溯厥淵源則孺
人之懿美久習之矣其敢辭按狀邑李爲著姓文學
肖亭公娶於張而生封文林見雲公及孺人孺人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大父曰埜亭公嘗二首巴州贈御史教授武學孺埜
公其伯父侍御中石公計部中白公其從兄司馬郎
滄陽公其猶子也家世冠冕孺人毓自高閨而少孤
年十六卽歸隱君執婦順惟謹姑性嚴不少借顏色
能得其懼曰新婦宜我與隱君相莊如賓贊攻剏舉
業閉戶讀書一切家人事身自辦之門內食指繁又
數失歲孺人爲量入出多所節約絕不以分隱君呿
吾也九十舉女而不男年三十輒爲隱君置側劉愷
厚之象益溢帟幃劉亦三舉子不育惟二女孺人視

若已出凡六年孺人始舉男又七年再舉男則今而
孝廉也人咸曰斯和氣之所絪縕也不惟錫胤且當
亢宗矣孺人雖艱于子義方不廢比二子先後成童
就外傳其訓課之嚴日有莘莘遂克玉其成長君於
萬曆之戊午仲君於崇禎之庚午皆雋賢書人又曰
嗟乃母之教澤也孺人居恒執禮明大義勤儉孝慈
自其天性一生敦素無靡勞力操家秉劬雖兩孝廉
遊藝之後猶莫之疲也隱君嘗兩遭篤疾孺人不解
帶侍竭醫禱之力隱君以瘳念其母每忌日必怛怛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殆于終身之喪女之貧若孺者卽耄期其軫恤不啻
加諸膝臧獲少所譙呵寬而不假中閨肅如悲田好
善一無悖情而不佞佛喜稱述呂司寇女訓及誦說
古名媛懿範以代庭誥者辛未春忽遭風暈時兩孝
廉計偕都門趣歸侍湯藥少瘥然二豎終弗還也年
惟苗簣爲綠矣逮崇禎癸酉三月之二十三日竟長
逝聞者皆抱母範之痛云距生嘉靖甲寅二月十八
日得年八十子男二長一陞舉人娶夏邑舉人李公
亢女次一階舉人娶夏邑文學魏公弘讓女女十長歸

邑田子有秋次歸夏邑李子履祥履祥蚤卒時年十
八守志次歸夏邑魯子兆聖次歸邑梧州倅張君箴
明封安人次歸夏邑舉人李君策奇次歸邑鴻臚序
班樊君永固次歸夏邑李子讓次歸邑文學蕭子允
載次歸邑呂子式標次歸邑禮部儒士孫子擴基先
卒歸樊歸孫者劉出孫男五可捷邑庠生娶邑文學
丁君魁陽女可撰邑庠生娶陽山太學生陳君九經
女可揮娶徐州太學生李君雲鳳女陞出可推邑庠
生娶邑大學生胡君去驕女可擴聘邑恩監蕭君文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錦女階出孫女一許字知縣蕭君曰蘭長子陞出曾
孫男二與繩揮出與綿撰出曾孫女三捷出一撰出
一一許字知縣蕭君譜元孫一許字知縣孟君陳堯
孫蕭孟二子俱殤卜以某年月日奉窆某山遂系之
銘銘曰豈其僊李迺歌樛木豈其晚雛迺雙鸞陰
陽自躬匪藍田之產其奚玉注之以若谷償之以若
陸視履考祥其永有錫於式穀

恩選李公墓誌銘

公諱挺生字培原栢森其號先世河間獻縣人明初祖諱溶福者占籍故城因吳茂村居焉歷成甫友直愿錫宇六傳而及公父曰登士號玉堂以歲升司訓真定之新樂遷永平遷安縣諭母孺人蘇氏公生而敦敏齟齬授經千言了了稍長涉獵諸大家文輒欲窮其精奧識者異之王堂公有弟共慶仰給不但八口時食餽于庠僅足供太母養無能置僕諸子誦讀暇猶操負汲公獨執其勞不煩兩弟玉堂公夙學常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七

爲他郡延聘屬公家政太母而下分甘調劑畧無間言年念餘補博士弟子里中秘契銘公執耳詞盟極推公文郡守馮公邑令顏公雅負知人試得公卷皆擊節歎賞期以駿發一時名士秘賈韓及公仲弟 遜公白眉諸君次第得傳公屢蹶杜門却掃下帷如昨母孺人病心痛勺水不下咽者五日公率仲季晝夜泣進湯藥卒不起哀毀骨立每言祿養涕淚沾襟歲時展墓悲愴欲絕仲弟丙辰上公車已爲房師晉江相公所拔乃主司以僕半之誤見遺

尋乞一輓卒于京邸公念仲兩孤正幼捐產還攜復令季弟與子入都跪宗伯門三日乞驛符以佐之視歸撫泣哀感路人蓋相去千里不能永訣爲公所深痛也教兩孤輒流涕嗚咽兩孤奉公教皆以髫年青其矜而公志用是稍慰更時時勉其二子交相友愛克勵儉勤無替先德家無常子于公見之族姓繁衍有不能舉火者必曲爲之計譬卽罄弗顧也其敦本厚族如此辛酉光廟改元詔有司拔明經博士實太學公哀然應其選郡邑雅重公行誼相慶得人公則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八

非公不至邀恩十餘載不櫻情于仕進有動以謁選者則曰予攻苦四十年不能博一第以榮親忍以五斗違菽水乎事親養志先意曲承王堂公前公三歲卒公年已踰六十哀毀慘怛孺慕終身無何季病痛季之嗣昇之一室朝夕湯藥千里致醫歿之日呼捨幾不欲生字兩女孤猶仲之二子衰年哀感遂爾情傷偶一抱病輒先朝露易贊之際自勉孫力學外他無一語里中士紳聞公訃者莫不歎老成凋喪後學安依也嗟乎公孝友性成自少而壯而老如一日內

行醇備其太丘有道之流亞乎文章發聖賢心蘊而
不摭拾惟僻宅衷無欺誨人不倦無少長樂與之游
儕輩後生稍涉跡弛則不欲使公聞也篤學躬行是
父是子鄉黨奉爲師法後來之俊秘君昆季乃及門
切琢之最深者經師易人師難公兩得之以公用世
必能爲國家固敦龐崇雅化惜哉書記君陳施于有
政傳高行名德于河清者舍公而誰余是歲上春官
取道珂里遇公猶子傾蓋論交意氣開爽知公家學
詳按伯子所述懿行之實於以誌公之墓有以也公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九

生萬曆辛未六月初二日卒于崇禎甲戌八月念六
日享年六十有四配孺人張氏子二伯耀斗仲冲斗
孫品清俱邑庠生耀娶 冲娶 清娶 皆名族品
清長子耀斗之子卜以明年春 月 日葬公于

城 之陽生順歿寧銘其宜焉銘曰孝邪友邪天
之性富邪貴邪人之情篤于天淡于人無自封以直
倫無就榮以違親其于學也非僞其于文也可以定
其中之所存成數于家拜思于國不求聞而自聞詒
謀燕翼錫類引伸將以垂世世之子孫瀛海之間士

不妄有名者王叔治清河之偉人所謂必不朽者李
栢森佳城鬱鬱馬鬣馨馨或以爲通儒之座或以爲
高士之塋望而過之必且低回而不忍去年千世百
亦何減登公家之龍門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

京衛鎮撫何公墓誌銘

鎮撫何公歿逾年公嗣走狀京邸徵予銘以知公莫余若也深知者辭不支謹據實志之先世夏邑人國初諱彥方者占籍杞世居邑南虎丘村彥方生福福子七四曰銘銘子五五曰珣珣子希佩希佩子資資子四四即公長軀盜背廣額豐頤項下鬚如戟初就學與通議孟封公同塾後以親老不任事棄學歸農日操家務昆仲當析箸庄僅一區堂宇規模難取平親故躊躇公慨讓諸兄甘處西偏僅額屋數椽也漸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世

次蓋整奉兩尊人朝夕無愠色顯皇帝丁亥歲大饑公橐蕭然母胡孺人出積金五十陰佐公公集兄弟均受之分毫不私明年歲豐厲疫大行死者枕籍先時有木客急歸以所居木減值售公傾貲與易或謂公癡至是求者屢日滿戶外公平直以售間不責直幣齒借無暴露而公之蓄自是益父母卒公哀毀合禮諸喪具率竭力營辦不以待諸兄伯兄卒遺孤瀾甫八歲煢煢莫依公撫養如其子課之誦讀遊覺序後猶力爲資給益充其產聽其徐償不問瀾感之不

覺早年之失怙也公產初不論中戊子後日以大公益勤耕桑居積與時逐不數年產數十倍然不以富加人族屬親黨有婚喪不能舉者知之必以助敬事關帝設繪象晨起必盥櫛拈香每歲元延羽客作水陸三晝夜建修寺廟以十數計與人處然諾不侵有所約雖風雨亦必赴邑中士大夫及隣郡咸賴交權公居恒以廢學爲歉訓子若孫伊吾無寧啓聘名士居講席弗惜重贄一時幼學資性穎異者悉延致其塾成就若而人遇會期先潔掃治具諸賢擲管或至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世

終夜侍者僦弗支而公猶篝燈熒熒肅坐以俟也急人之難有知不及宛丘徐衛率避患匿公所二載餘薪水不以倦歸語其子婿宋圃田諫議公諫議高公誼比奉命北上便道詣公謝傾談暢飲爲聯布衣交瀕行再三邀公入都補見官公遜謝諫議益贊公長者不容口尤好扶植善類爲塵埃物色有外家產強售公公弗獲辭其地廣而去公遠力不及耕轉售宦鄰成契後復迫還宗伯孟玄鉢公時爲孝廉家徒壁立日下惟究心大業公重之且念封翁交厚出原契

佐宗伯攻苦封翁嘉公意愧清囊莫能遽酬公曰古人一言契合千金可捐况吾與公四十年莫逆重以兒女姻乎區區者何足計遲速惟命比宗伯請養歸若干年矣登堂拜公酬前直公辭而後受宗伯懷公德因置爲義田代公施作述以傳其事羅侍御劔狎微時與公善稱貸弗悒後聯姻爲區畫置張氏產多出金錢代其直按閩日猶有未償者會卒于官公悲悼有加終其身弗以言余久因公車兼抱沉疴僦居湫隘婚嫁莫能成禮公有別業延余以居歷八載具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卅三

租弗受慰問予無虛月如購籍續室前後餽遺皆未經予啓口也先慈年踰古稀沐棺未備余以羸弱未能遠覓松杉朝夕惴惴形諸嗟嘆公偶有估木之行慨爲選擇遂得佳者敦治日匠役讚嘆嘖嘖余送終之心稍伸又共予拓產桃源屯逐段分給不取膏腴至今壤地相錯若輔車然夫范堯夫麥舟蓋感異鄉魯子敬指園未及土田公兼且過之矣生平慷慨好施難以悉數三者尤其昭昭在邑人耳目者也兩公當強壯筮仕之日交好易余獨于困苦未第之先耐

以難公愛敬不渝其初也豈徒世態起見者哉公治家嚴而豫終身布素鷄鳴而起夜分而寐門內肅然唐兵憲延公仲嗣砥礪其子因悉公履以達尊扁其間睢陽劉穆如孝廉率同郡祝公八表辭有云忠厚貽謀勤儉作法一身而五德備信哉言乎卒之前七日聞孟封公計爲之愀然感其庚相等生相好去亦當不遠也諸孫中長尤聰慧十歲善屬文試屢冠館開封府庠聲著甚公身後寵榮蓋未可量配馬孺人家女蚤歲適公承事翁姑撫育子姓內務紡績外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卅四

供賓客實與公之德相成公以布衣不借祖產不資宦遊田園宅舍赫然雍丘莫之與京蓋有所繇來矣公諱登山號月亭生於嘉靖乙卯二月三十日戌時卒於崇禎丙子十月初九日申時享年八十有二孺人朱氏嘉靖乙卯十月十三日丑時卒于崇禎壬申十二月廿一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九以茲二月初八日合葬于邑南虎丘邱祖塋之次子男二長呈祥娶林氏儒官林公民裕女繼娶左氏次東昇娶劉氏兵部武學生劉公葵女次五長適庠生牛朱臣次適王

聖次適禮部儒士蔡之龍次適庠生張邦瑾次適庠
生王化淳孫男五長胤光娶訓導劉公茂聲男邑庠
生士龍女昇出次應兆娶都御史侯公于趙男太學
生應瓚女祥出次胤鼎聘大理寺丞孔公貞一男廩
生時發女昇出次應夢聘鴻臚寺序班劉公貴和男
庠生士昆女祥出次胤葵聘陳留長史劉公如昆女
昇出銘曰其外聳然其中井然莫撓其度孰忌其全
閑家有孚之威讓產取荒之賢知人樹善有終始而
皆可傳惟彼孺人勤渠相後先蓋陶朱之倫而壽與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一

廿五

子孫爲更綿

祖治譜來與蓋中丞公填撫中州時歲饑人相食中丞公疏請帑藏漕糶凡四十萬金全活者以數十萬計豫人愛戴故蔡人幸再見公也公下車卽申詳停徵荒地銀念通賦頭緒煩多侵漁難稽乃于徵解起存數目徹底清算刊成書冊積年舞文者無所容奸給牛隻備籽種立粥廠建共濟莊盡取辦家資至作養諸生其貧不能贍婚不能娶死不能葬者助恤有加境寥濶多盜聞警必躬率壯兵擒勦又徧飭保甲弭于未萌遂成不閉不拾之風隣疆汝陽西平等處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三

有重囚七十餘起公奉批覆勘察可矜疑者釋之歸久仍願來就繫問之則泣訴福堂差勝家中餓也天雨坍塌城垣數十丈修濬坐派河夫三千名皆設法築輸不擾民間一錢一夫蔡人德公深爭醵金構祠尸祝公力斂不能止改祠先賢漆雕氏治內創達賢亭予負亭仰謝亭鐫泰相斯嶧山碑刻謝顯道先生格言作予負亭記祝芥文以明志著述論蒙以敦俗彈琴咏歌不以簿書廢也癸卯同考號得士各臺薦獎復三十餘舉卓異第一考滿移封本生父如其官

本生母李贈孺人母劉安人始加贈恭人公前後爲令十年乃行取嘗自謂吾治黃以嚴治蔡以寬兩地無秕政而其振卹亦復同初在黃時偶掘得萬戶侯銅印一方古色陸離客以爲吉宜共凡案玩公曰此官物卒寄庫處膏不潤類若是究非要名者比冢宰崧毓李公撰去思碑云虛家以實邑瘠鄒以肥魯蓋實錄也乙巳暫授禮部主事遇神祖上聖母徽號本生父母再移封丙午考選授兵科給事中明年丁中丞公艱苦伏骨立遠近會葬之車奕奕然莫不感動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四

服闋補吏科給事中卽具補言官選閣臣疏澄清四議飭吏治疏惡閣議奏圖亂國法疏感時觸事恭陳無黨之論疏福藩之國又具分封宜速括地太嚴疏正氣直聲朝野震之癸丑分較禮闈得士十八會狀榜眼居其二詞林居其五從來黜士者所希遺也時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公奉敕巡視京營簡卒驗器搜弊課功條上八議一覈兵額一定驗期一教騎兵一數軍實一嚴占役一清犒賞一練捕營一恤班軍編巡視事宜一卷曰勅書曰會典曰營制曰數目

曰巡察曰儀節曰日期曰規則曰循環曰會同曰馬
政曰班軍曰賞罰曰奏繳曰軍政曰太閔曰稟事曰
紀要共一百三十四條掌垣者嘆其言人所難所具
會議太輕煩言無用一疏內稱會議盡事之失有云
遼左之患在撫鎮遷易不嘗委任失人功罪不明賞
罰不決所致今止當責成撫按將吏使便宜行事毋
頻令廷臣射覆開在事者委卸而併責謀國大臣調
停之舛蓋字字龜鑑云厥後邊防大壞一如公言先
是中丞公念公孑然一身不便承繼晚年更立其季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五

貢生一貞子廷英爲嗣命公歸本所生公泣辭弗忍
終喪後在垣既久乃述其事具遵例陳情疏謂臣守
制六年撫育之恩少報本生無子宗祧之傳何歸况
獨子無出繼之律一人無兩承之法生成既並爲重
情理宜圖其安奉旨准與改正甲寅公頒大行祚聖
皇太后慈詔于山東南直便道過里省祠部公時櫛
沐如嘗私心慶幸過往鳳陽竣事以侍養請不虞計
之遽聞也奔回搏頰自責一痛幾不有生扶病襄事
啓李太淑人富相山舊塋合窆焉每傷渺渺孤踪承

事伯仲連遭風水啣恨終天苦何一至是乎去墓北
數十武築白雲小樓一楹永慕草堂三楹晨夕哭望
致廬居之意乙卯二東大旱死亡枕藉則捐巖餘以
濟窮乏收養老幼掩埋髑髏延高僧大千追度饑魂
夜聞郡鬼走謝作偈以誦有朗公刻苦大修行夜起
披袈坐未明多少骷髏相對語都來窓外聽鍾鳴之
句起復仍補吏科值張江陵之論未定首疏申其冤
狀官廕繇是漸復戊午副晉江季冲林公與折試得
士最盛尤賞覽夏公彝仲賓于西塾今果以文名世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六

爲高魁舉廉吏奉服闋擢用之特旨已未分較武闈
首取陳廷對等三十三人皆堯登賢者陳眉公寄門
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危郭令公之聯以美焉已未
晉計具陳膚見以裨實效疏欲獎廉懲貪畫一嚴明
請著爲令得旨併察接年事例彙刻成書存諸部科
垂之公遵祠部翁諭未嘗發人陰私遇國家大事輒
義形于色以故皂囊之上無虛日或銓司委任當久
或枚卜奉行宜公或遼兵氛熾或遼報愈急或遼陽
瀕危諸疏及遼左議單皆侃侃然激風雷而昭日月

也考滿改贈祠部公給事中妻王贈孺人白何岡枕
卜事爭執臺臣保舉非法疏數上不少徇曲竟自投
効歸猶追憶聚會議遼事疏畧云今日非盡罷四方
募兵之使不足以息山澤思亂之心非早罷登津
各撫之建置併力于廣寧一處不足以省天下無益
之加派雖里居其念念國恤如此鄒滕遼妖起與邑
大夫日料理城守且遺書撫軍誅首惡散脇從無調
請客兵以擾地方冠平而民不驚辛酉卽家起太僕
少卿逾年轉大理左少卿熹宗御極覃恩給誥命甲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七

子陞太僕卿乙丑丁焦太孺人難起復命填撫兩浙
值造戊辰大計冊持獎廉懲貪法獨堅首毀逆璫生
祠清察織監李實錢糧革行戶行獄戒請免鼓鑄息
錢蠲水患通欠課諸生錄其文之尤者付梓題曰越
觀新書武林爲之紙貴奏疏無慮百數而悉荷允行
諸司響應獲上信友匪偶然矣今上以御極覃恩錫
封三代廕子一人戊辰六月閏寇周三擁數萬衆自
東甌犯石浦杭城羽檄狎飛公投袂而起戎服登舟
獨暑誓師錢塘之楫丞然也賊正悉衆圍昌國衛轉

攻爵谿城未下聞公至遯聚台州大陳山公會合三
區士衆深入勦之授方畧于衆謀成大用火其巨艦
生致賊首混江龍餘黨無幾復奔竄入粵耀兵而還
露布告成述沿海父老言自嘉靖壬子後無此奇捷
旋奏修築海塘申嚴海禁上嘉公勲晉銜少司馬值
長安忌者紛布蜚語巧毀其勞公遂具疏乞骸骨辭
新銜凡再懇始得旨浩然解組絕口不言但著晏海
編存將士攻戰之勞苦而已辛未事白起陞右都御
史掌南院有武生抗斷糾衆百人凌侮臺臣公疏謂
御史之法不行法更無可行者武生之衆不問衆更
無可問者衆處如律群爲帖然雲南道御史李曰輔
諫言郡璫不堪四出蓋指分遺監視也上怒調外公
力爲申救語甚激切遼將 自東牟奉調援遼

抵吳橋叛回攻陷山左數十州縣據登園萊一時兵
餉匱詎人情洶洶公寄書諸子盡出蓋藏爲餉兵守
城之費又約同鄉諸大老具急陳勘定要着與東事
敗壞疏極言不得以撫自愚公掌院二年法體森肅
強禦引避寮庶奉公陞工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崇

召對論以都察院風紀重任御史巡方賢否考覈宣
嚴公奏謂天下百姓困窮全繇吏治不清吏治不清
全繇御史激揚無法臣自應不時參處仰副察吏安
民至意退隨衍繹聖諭列爲簡明條款者七分發省
直曉諭有司皆得旨依議公屢侍經筵引年不許而
籍田賜宴枚卜列名寵異無不攸被甲戌春公主大
計爲卓飭禁約以肅觀典核錢穀以儆官邪諸疏夜
宿朝房夢一老人來謁言君九月中當有事其圖之
覺而題詩于壁爲記至期忽有同鄉陝西朱參議純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九

代蘭州李知州營陞爲選卒所緝事連公蓋純具稟
于公未投而敗公雖桑梓實從不識面也無端被汙
義不苟安公奏狀分晰上溫詔答之連疏請署請罷
請勘皆不允旨益溫繼以疾固辭乃准回籍調理公
因感向日神夢留院俸數金命長孫爲右府參軍者
修葺朝房土地祠歸而杜門著書不問戶外事所作
有野服見客說水晶蟲水集青錢小集撚鶴記說修
禊吟訂正蘭亭琴譜諸篇十一年

陽濟南

攻鄒平勢若累卵公率諸子及蒼頭輩登陴固圍用

火器擊輒墮噬指散已而難民逃還述云城

中當有福人環陴紫氣燭天巨神鼎立不可近也既
解嚴公作東園小騷孝勇傳四烈傳三物說蒙古解

解蝗解修城記濟南罪咏雜志雜詩各一帙紀

變也公有登萊甫脫水火設撫未可權宜疏語極剴
切以朱純事累累不果上于所內猶惻惻言之

已卯純事訊明無涉再起掌南院則奏補臺員定差
規屢結大獄不憚嫌怨留都大饑首倡捐院帑積貯

千餘金差官分赴江楚買米賑貧多方設慈勿局全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十

活棄兒無算辛巳五月署刑部值大赦詔至限季夏
通完時酷暑案牘如山公晝夜參閱不遑眠食不假
吏書每開豁駐罪輒然喜曰聖明浩蕩殊恩曠世難
遇沉獄望此一線生機不啻再造吾豈敢以一時偷
安誤人性命致一家之哭耶比拮据報竣心血耗枯
怔忡之疾作矣少息遵計後補行考滿之旨扶病北
上便道過里居數日即趨行親友餞送于途者猶酬
酢歡笑不異平時及及怔忡復大發翼日辰起櫛沐
危坐嘆曰吾不克入春明再瀝肝膽矣日亭午端然

而謨語不及私公天性敦厚以故發于忠孝者摯而篤孝之篤在曲全于兩考之間而權以合夫經忠之篤在隨時盡力筮仕歷四十年終始一節而共以致其軀曾之養志武侯之鞠躬其庶幾乎生平慕海忠介之爲人至形諸留臺之題聯茲攷公之敷歷自邑令歷諫垣卿寺開府總南北憲約已恤民輸誠補袞率屬飭紀亦事事符節而勦寇却固圍籌邊其識微慮遠尚有忠介所未遭者璽書褒諭一則曰端凝介執再則曰具見忠悃舉朝嗟嘆以爲聖天子知人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上

之明異曰易名示褒知忠介公不能專美也他若著述之富楷篆之精居家之清規居鄉之懿行更筆不勝書立德立功立言兼而有之嗚呼真可以永垂典刑矣廬淑人與公齊德敬敷揚其槩以報嗣君與冢孫而勒諸墓門之石生歿年月日子姓姻戚具誌中

諸封大中大夫西谷曾公墓碑

自宗聖以一貫之傳發爲弘毅武城之裔蓋彬彬矣炎漢中葉有據公者不仕新莽挈家族遠徙于江南之吉水天下義之洪立公令南豐因家焉易占魯國公生子六並舉進士時稱七會輦公輦公爲宋宰相皆有聲南豐之族繇此益大再徙金邑之長興再徙臨南之錦溪七傳至一溪公生三丈夫子其季者卽封翁翁諱世傑字超凡西谷其號以方伯公貴歷封文林承德郎晉亞中大夫性聰慧八歲時與父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上

老屬對應口出金石聲頗闊達任俠然以忠孝爲本雅慕解良夫子節創祠崇奉終其身嘗謂人曰人生精神誠一處便可貫通鬼神旋轉天地徙山之愚回潮之鏐皆誠一之所至也吾源出東魯派衍南豐凡三省勿欺之遺訓事親養志之家法昭然具在苟勿龜勉以體諸身其愧此析薪多矣遂顏其齋曰明德名其堂曰三省以自課督修舉子業惜陰攻苦垂二十年博極群書綱鑑性理誦述如流時無識者遂義命是安力以課其後人諸子人各一經經各一師又

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資其切磋聯社之法一俟棘闥
雖風雨寒暑不以輟一日詣館謂諸子曰吾朝夕聞
若曹伊吾聲固甚喜卽談笑亦不怒進德修業要在
守心但不出戶牖適往活潑皆工程耳曲而善誘諸
子競勸問學日以益方伯公早穎脫隨試著績爵業
赫赫然顯于朝餘各以博洽爲時所推今上弘薦舉
之典欲得兩漢循良若而人季特膺之試百里前茅
皆翁之教也事親至孝棄世後六十年孺慕之懷不
衰生忌歲時徬徨見之敬事伯兄如兩尊人其歿也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十三

撫育遺孤俾成立焉推尊祖敬宗之義以親浹九族
設義田助其不給設義館訓其有禮且首義捐貲創
十族公祠祀宗聖孔廟配享禮已改祀木主逆取原
塑像歸其中以文定文昭諸名賢附俎豆旣肅族之
人瞻對奔走情好彌篤文定公之親支居後湖者偶
值微弱奉祀幾爲強有力所奪翁奮然爲鳴諸當事
若督學陸太守黃邑令王皆慷慨陳之力擁文定之
血胤以還其世祀之嘗強者以息弱者以固伊誰勸
之乎和洽里閭有無必通緩急必濟萬魁閭有建雲

路橋有結北華街有立我衆賢選以廣民用溪山嶠
峴之境穰穰然成五都之市利賴又不止宗族間矣
翁生平大節如此夫弘毅之風宗聖啓之據公守之
文昭文定公衍之翁身不必通顯事不必權藉隨處
體認咸能克之學不以前徽懈其修志不以浮名易
其尊孝不以存歿二其思義不以強弱淆其公人不
以親疎異其視此之誠一真可通天地而質鬼神矣
上而宗聖中而據公近而文定文昭稱爲賢胤其誰
曰不然翁生于嘉靖庚戌五月十八日申時卒于崇
禎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十四

年 月 日 時得壽八十有五男四
伯彬府增廣生仲棟今方伯公叔益府廩生三登副
榜季棻府廩生三登副榜今薦舉公女一適大塘府
庠丘宗周 高出孫十二其能廩監科應太學生
乾應延平府廩生貞應南平縣增廣生因翁之先人
有戶籍于閩得與其試事俱彬出亨應今甲戌進士
侃侃有汲內史風和應太學生禧應方勺讀俱方伯
公出之璋之琦俱庠生益出土鳳士鵬士鶴俱
庠生士鴻已成對俱試出曾孫十八人皆冲齡亨應

子筠已遊泮下筆數千言立就堂列四世壽逾八齡
五與賓筵四膺勅誥福壽多男翁實兼之彼蒼者何
私正直惇固家學之自爲久大也謹表之曰明誥封
大中大夫西谷曾翁之墓

五臺令孔垣高公暨配孺人林氏墓碑

孔垣公之葬也三水文太清旣誌且銘踰十年而嗣
君給諫公以墓碑請余頃于制詞中頗悉公懿懃茲
獲暢矣公諱敷伋字中美孔垣其號世家陳寶元末
官御史者諱公公生昇昇生霖霖生汪度公廣廣生
易簡公遷有學行督學檄致正學書院令六郡士受
經再號關西夫子後官肅府教授與名宦鄉賢祀生
五丈夫子效教授建昌徽增廣生牧牧處士季卽澗
川公才轅時流數噴一第物論咸稱屈第然曰珍

劉文烈公全集

重吾淮西碑耳他何知厥配党感具精之祥誕公幼
慧敏讀書數行下過目輒誦時推腹笥創義揮毫駭
駭乎有太白逸少風總角入庠試必冠軍學使者李
翼軒詫之爲天下士領萬曆己卯鄉薦屢躋南宮氣
荏弱後以澗川公捐館早太夫人又富于春秋翩然
嘆曰嗟乎古百里負米者爲親在捧檄後不受官者
爲親不在與造物衡而不令慈親沾一命奈此垂白
者何庚辰遂謁選就孝義長板輿奉太夫人往初至
邑與民休息衆少易之一日廉巨猾張承宗等不法

事不斷如律無少貸衆莫不誦公慈母而神君矣公
治邑以作養人才爲先遊諸生傳者月課之九九雖
字句亦商故霍君泌趙君守衆守安昆季于庚子癸
卯間穀且解焉嘗自署檠戟曰爲國計復爲家計者
天災從已心不從民心者人禍清介強毅公殆性之
非矯激也當事者才公以繁調五臺五臺邊 鈴析
日數驚公峻墉深陞行古五符法以團練丁壯代以
北倚若長城邑多石田追呼莫應往令坐遁賦去者
累累然公飲水而不束溫一以撫字行之輸者恐後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七

得如期給繇時內徵且又矣卒以不屑俛仰僅遷潞
安別駕公道奚存乎潞紬稅故有羨金吏以進公怒
甚謂若何以賈豐視乃公欲立真諸法鄉之爲守者
曲解之竟發其羨爲潞建石坊一人目爲高公清廉
坊云值解皇紬例書名帛隅解官張主簿私其覲中
貴者于橐爲所啣恨摘花纈紉疎者數純激神祖怒
守以下皆鐫級實公任前二月事也兵憲楊公欲代
公抗白公曰守提雲軸空名耳主辦者長治長子也
今守且獲罪余亦奚辭兩縣皆新硯有聲發之必併

獲罪以一旣毀雙壁未敢爲公願也楊公矍然嘆其
學識爲不可及因謂造物不負人君子必大之語以
券之公本誅御太夫人西歸追欽降嚴旨不得已復
赴部補川之達州同蜀道難不克奉太夫人往蜀上
臺稔公令晉保障而不爾緣也受事決旬卽委視東
鄉築時採木征播役並急公助師許簡器具製炮火
悉竣乃務播資以平各上臺薦章凡五上先題判葵
州府事俾展驥足俟幕府上功大用之乃太夫人俄
以天年終于家矣迺連何又至是乎公聞計拊膺曰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七

吾奔走垂叢魚服之區而晝夜拮据者以升斗代菽
水耳母茲逝矣有英將焉詒哉母實生我而含殮莫
親罪通天也慟幾絕歸伏苫次三年淚皆凝血祭葬
一如文公家禮舉先世田廬盡讓與母弟出俸餘畢
兩姪姻資寒士必凡舊日賡歷後日叙酬付諸黃梁
枕上矣服闋親知勸起者力辭之但閉門繕閱經史
非二三老友不妄接集親族子若弟共事雞壇而牛
耳督之成就者不勝述趙雄二千石高君暉古今少
司徒亮公千姜其彰彰者至家胤暨季給諫公相繼

舉于鄉仲亦表表費序皆出庭訓更無他淵源也公
向抵蜀日過里止邑令捷青矜事言頗直令不從後
釀大患深悔之公面不能容人過而能受盡言人是
以服排難解紛得一語不啻季諾奉之將易質之夕
獨以贈賂不逮二人爲憾諄諄囑嗣君曰能補吾闕
者吾子也不匱之思身後尚悠悠矣林孺人進士公
紳之孫儒官友端之女誦內則孝經通其大義以擇
配歸公躬操井臼調護兩姑間曲得懽心時脫簪珥
爲公購書宦從日補敝絮蔬自若公早年奮翮終以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七

清白吏錚錚孺人有力焉若撫遺孤知出已泄子婦
必正色稱述先世家聲以勗其光大又何凜凜陶孟
也而公之刑于于是益彰今給諫公禦內丘力穡
催漕山左不悲杼軸之空雖皆以諧奉養
以茂厥有自哉當宁旌其勲而榮並疏之可漸致于
王父母矣九原之志其稍慰乎生卒婚嫁詳諸誌謹
系以辭曰謂遇而淹舉三孝廉謂遇而通別駕匪崇
兩地循卓與人孔樂正行逢坎任所不敢左遷薤門
擬漢王尊火攻助師播亂于鎮鼓將設謖俟萎雪

烏啼雞骨長辭紳笏愛埭全荆玉姪子成風義勸良
魯連彥方樹德罔害其戶滋大父薪子荷畝茲青鎖
璽書煌煌馬鬣生光孝德應哉後祿方來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七

職方主政伯王陳公墓碑

甲戌之開曉日冠本房者皆海內名士毘陵陳公聲
尤赫赫魁南畿時以爲士類所斗山也余幸附同籍
時相過從習其言論風采果具先憂後樂之致甚偉
其人謂中興事業終必賴之乃典樞未及考邁疾以
歿何貞亮之不久延世也壯畧已矣墓門之石曷忍
斬其揚摧以拂藐孤之意按公諱組綬字伯玉號象
孔一號伊菴系出梁谿世家族最繁景新公以下皆
以積善著至萬言公尤醇樸淡靜多積詩書遺子孫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二

生梅石公善道始占籍武進聘錫邑高氏爲配蓋公
之父若母云公生最晚幼有異質雅不好弄梅石公
奇之集古帝王賢聖及三代後廢興存亡之端與夫
性學字學簡要通曉之言手錄成帙爲句讀以授公
輒曉暢間及古人忠臣孝子如武侯出師武穆

不禁踴躍發憤經世之志蓋提抱然矣梅石公棄世
公年僅垂髫哀毀如禮事高母泣遵其訓以立身揚
名自矢讀書白龍禪院攻苦竟日暮歸篝燈熒熒咿
吾聲與母之鍼紉相左右也年十六補邑弟子員歲

試遂傳于庠歷十五年自督學巡方及郡邑大夫試
必冠名籍籍然問字日衆修脯廩給所入盡以供高
母菽水懼戊午領鄉薦第一宗黨榮之公以爲慈母
朝蓂夕盡致有今日科目何足矜當爲真孝廉以無
忝所生白門還見母恂恂抑抑一率其常而已母病
痰泣籲身代感飛鸞降示姜生草以愈後居喪哀毀
骨立比除禫未嘗一御酒肉困公車十餘載斗室抱
吟肝衡當世見民心離散材官披靡儲精置竭恒咨
嗟嘆息謂苟出而圖吾君必竭力致身作一番實落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三

經濟彼全軀保妻子者何爲甲戌成果獲雋本房第一
人廷對擬進呈二名欽擢二甲三名授樞部駕司受
任後凡車騎之肥瘠堅脆驛遞之勞苦繁簡悉心釐
剔皆著成效甫六月改授方司總全樞章奏時

羽書旁午公從中區畫既持大體復規時變機
宜無不稔合然了爾一身宵旦經營三年如一心血
坐是耗矣常建議欲調和文武以成指臂前司馬建
之較定職方圖倣春秋編年例以尊朝廷自邊關逮
熙邑山川險阻燦然可指諸掌因 情形知必從

山後入請于韓家川天壽山後各屯重兵以伐其謀
時莫能用七月間

遲卽繇公所料處入陷昌

援畿天子宵旰論日以十數下公與同志相聚扼腕
謂身荷國恩莫能盡一策出一奇臣勞之義安在遂
各捐金訪士有負奇願赴軍前者給其求加意鼓舞
令夜斫營又散若干金募技勇制五攻具爲必勝
計且願身効行間冒矢石滅此朝食爲諸勤王者倡
事各有緒

山左典試之命爲日久義不可

辭弗果行其雄才大畧忠肝義胆自歷歷也省中徐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三

常馮三公推其學爲經世志在匡時古今戰守分合
與中邊緩急要害無不洞諳奏安撫之業當無踰者
豈溢美哉勉入東闈憂懸北闕與兵垣凌公再四籌
度雖狡遁盜防宜急亡羊而不補牢是再縱之入
也撤棘後星馳還部諮兵畫餉視往時倍焉蓋公之
意
思竟前日之績以釋北顧之憂故無時
無念不經營于黃龍混同間也乃一勞于烽燧再勞
于風霜丁丑二月廿五日彼二豎者倏據膏肓而厄
之傷如之何公初恙時余攜醫往視知以勞勦勦之

少休公亦領之而少間對語又皆天下國家事至妻

子在途抵彌留不一言但俛首呼曰天尚祚吾永捐
軀以報國忠貞之効真死生以之矣歿之日衣被蕭
然發其函笥猶存一疏稿爲破絮治兵以奏太平事
大畧有五蓋皆綢繆要務未敢輕示人者夫人臣析
圭担爵孰無奮心若忘身以徇國家之急則或乏其
人至初仕而卽忘身以徇國家之急則更乏其人不
徒有其志而兼有拯溺亨屯之才爲之而必可効則
益以難其入公之歿真可三嘆使當日山後屯兵之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四

策早行于當事則往來之咽喉斷而藩籬永固何
至于州邑連陷蹂躪之慘幾無孑遺哉緣後事之悞
而憶公先識范希文之後一人耳訃音聞識與不識
咸嘆悼爲國家失一楨幹之臣大司馬楊公具疏請
恤併封上其職方圖天子覽而愍之特給生前應得
封典贈公父梅石公如公官贈公母高爲安人封公
配范爲安人綸褒之辭云才迅電馳品凝岳峙義不
顧家身乃殉國知人哉吾君勞臣爲不死矣攷會典
四品下歿不載封以公平日拮据故特予之當海寇

平曾加俸一年雲鎮叙勞再加賞資前後凡三沾恩
盡瘁彌彰而顯親揚名之念併借以伸公之忠洵有
足多者哉同籍中與陶公盟水李公竹君尤厚皆先
公歿公哀之甚情見乎家書蓋欽其志行皆忠之屬
也公平日德行孚于鄉邦著述富于丘索獎勵廣于
幼學愛養及于重魚譙東士必曰孔孟是師較武閭
必曰韓白爲伍急年誼之難往者無身後之憂恤都
人之寒號者微挾纊之惠其爲徽美難以縷述謹卽
其大節關於軍國者表之如此肅其墓者知公之能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五

自爲不朽云生卒子姓具狀中茲不載

山西按察使鼎衡劉公暨元配張宜人墓碑

公諱嘉遇字時隆鼎衡其號先蓋萊之濰縣人國初
徙丘世有隱德其壽幾百齡而以耕讀著爲贈奉
政大夫公韶是爲公父公聰敏讀書數行下爲文超
宕不群入泮日猶垂髫試必冠多士癸卯以葩經魁
于鄉癸丑成進士除偃師令馭吏嚴莫敢欺愛民如
子雖一粒一絲必念民力爲節省之加意薪樵修學
建閣勤課明訓一倣古司徒法滯一考四舉卓異再
登紀錄列薦剡者二十有三已未考選俸未及格或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六

謂公少埃可顯擢公念封翁春秋高難就養願量移
陞戶部主事卽乞差歸省苟遂晨昏三公罔易也尋
丁外艱哀毀盡禮服闋改兵部時邊患孔殷山海軍
需督解者頗躊躇公慷慨往賦詩

者壯之再往天津

查催船隻赴覺華島代

航海之謀魏崔用事剪

除異已噴銓部徐公楠抗直不屈加以削奪公大爲
悲憤形諸譏刺奸黨側目欲中傷公公遂力求外轉
陞湖廣荆西道按察使銓部以公勞績不可泯如荷

示優非公意顧時有難辭者姑俟之道屬承德俗好訟吏其地者多借端濫罰公嚴爲禁諭千餘言汙習一清已已冬入賀值

同事或逡巡不前公毅然曰奉公急難臣子之職吾屬當直進聞勤王者至必解去果如公言刻期抵京告成事卽具呈力辭前日加銜夫公之銜以勞績加可無辭特以涉于逆黨亂政之時不自安遂以楚按察使改陞秦叅政督理驛傳從公請也抵任不數日節省約入萬餘金復以覲入上召各省方面于文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七

華殿諮時務至陝首詢流寇公敷對明悉天顏爲霽旋任力佐勦除督造軍器鉛藥轉輸不絕攘寇復城公功居多關中倚爲長城陞山西按察使會抱恙欲暫息聞晉寇復熾卽力疾過往料理守禦井井然而公心血幾殫矣公在秦偶誤發郵符奉旨降級調用公聞命怡然主爵憐公才以懷隆道昇之宣鎮多事一時宦遊視爲畏途公卽日叱馭至之日撫道等官以言款事悉被處分公名亦誤列鑄錢之內具疏剖陳足未離晉難分宣過上特賜查豁公益感奮九核

鐵糧儲火藥明部伍修器械買戰馬皆悉力辦之旌旗壁壘赫然改觀誰之力也心血嘔盡殞不以疾惜哉方公作令時吏畏民懷過古循良人情鮮不樂要津而厭冷曹雖遲速不爲意慙慙孺慕漠然于鍾釜者有幾逆焰燠灼舉國如狂率趨附以求速化孰敢出一語爲方正吐氣比聖明御極魍魎伏辜向日之一歲九遷者猶百計彌縫偷旦夕之榮以欺閭里公平日正色立朝而先事猶自爲洗濯不獨超然免于評論舉朝益以亮工之獨清獨醒者匪今日也公沒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八

歷半天下所至著績東西南北維天子命使藩臬人如公事君無可避之難忠貞且繼之以死內順外威可指日計何至以遺君父之焦勞乎蹇蹇匪躬夙夜匪懈公奚愧焉大節凜然而加以共卒之日宜商賈爲之罷市士民爲之巷哭也居鄉孝友好施予恤族賑貧更難僕數初配張氏實相公累贈宜人余未及親炙公而仰其忠孝勤勞爲不可及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公之謂也謹次第其事而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具誌故不載

祭文

祭林閣師文

嗚呼惟天祐國名世廼生後先翼贊光啓昇平惟公
發祥上應明德岳屹淵渟含洪莫測巍科聯捷策冠
群倫恩承清秘紬繹日新衆曰吁哉公輔偉望大呂
黃鍾莫之與唱明發耿耿永慕南陔陳情解組匪我
是哀分試禮闈曰惟賢俊浮陟官僚雍鐸重振時值
狐鼠竊弄太阿群趨若驚罔覺其煩惟公危論狂瀾
力抵玉碎是甘宮牆無段大義凜凜聾聵豁然銷萌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九

歸正浴日補天神聖握符如曦方出懲彼詭隨貞良
是恤三遷華廕俾貳秩宗作人天院絳帳雍雍帝眷
方殷慈慕彌切白雲遙矚肝腸幾折帝嘉純孝暫允
歸休天欲平治豈聽終留於鑠我皇孳孳上理秉心
宜猷開訪齊軌惟公彛鼎火愜輿情師錫載協安車
攸行捧檄恭趨司馬出維玄纁輝煌何異載毫對揚
休命一德是咸黃麻焜耀何異命嚴大業中興于公
是賴爲雨爲霖垓埏霈霈惟公納誨朝夕其諄堯舜
親見力步後塵度坦虛舟衷和以愷謀斷交資調護

鼎鼐追隨數月裨益宏多亮工熙載應命之歌方備
訐謏仰抒宵旰箕尾遽乘雁行中斷奪公何早生公
何奇光銷一鑑帝泣爲垂燮理舊勞憶念不輟典備
哀榮迥逾常列寓形有盡主恩無窮鄉關雖杳列星
長明惟是湏公如左右手未竟提携博厚悠久矧今
時事邊腹日驚安得起公再圖經營余等悲愴匪曰
私臆爲我國家良弼是盡尚享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卅

祭陳伯玉文

痛哉伯玉之亡也非亡之爲痛而伯玉之亡之爲痛也伯玉江南傑士生稟異才想下幃時已如先正以天下爲已任而安飽不志崖岸不立故意與所至慷慨悲歌之致輒不禁其洒洒焉一時學者咸偉其志而遜其能一發而冠三吳再發而魁南宮授樞曹諫職方在伯玉安之若故而長安輿論亦翕然以爲得人其平日之期許有可爲衆之孚者也在職方日

內冠羽書旁午而晝畫從容動合機宜手較九邊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世

圖重爲刊定俾守者知所要害而覽者險塞如歷諸掌郡國材官有願赴軍前者尤加意鼓舞以故跡弛不羈之士與揮霍自喜之流悉備諸來袋且不難分儲給之以備國家緩急之用有引知人之難以正之者伯玉不顧也居堪言一冠不難平要在實內漸以制外雖其詳不可得而聞以彼其人諒非虛恢而無實用者去秋邊吏弗戒畿南名城通墮人情惶懼伯玉亟欲請纓迫山左典試之役不果

便道旋里似亦人情而伯玉又不

顧也疾馳北上與中樞圖善後之策嗟嗟人臣有先公家之急如是者哉使假之以年得展其才以竟其志庶幾乎渤海之化可行甘延壽陳湯之功可立何乃改授之期方及而赤虬之駕已迫不可留也縱玉樓不可以無賦如中樞之若失夫左右手何人無有不死惟負有爲之具際登用之機而不克爭修短于或然之數則感慨係之昔賈太傅命世之才宣室之召方行而野鳥入室三表五餌之術托諸空言諸葛武侯矢盡瘁之忠仲達之魄方褫而中營星隕木牛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世

流馬之勞付之渭水千百年後追憶其事猶歎欷累日而不能已合諸伯玉殆似之矣然治安千言出師二表傳之天下後世者與日月爭光而伯玉之宏才大畧則躍而未章且百未一試也壯猷石畫雖日勤懇于封章文檄之間當以歸之至者而伯玉不與僅可從論世中約畧想像焉生前莫獲遂其功而身後或併以遜其名若伯玉者真可悲已前月李竹君亡同譜嘆息爲失一介不可移之人茲二月中伯玉又亡同譜嘆息爲失一才足有爲之人逾月而失此兩

賢如才之說真不能解之于造物矣伯玉之哭竹君
也不異骨肉同譜之哭伯玉也不異竹君哭竹君者
非第以桑梓而哭伯玉者非第以年誼悠悠著天何
殲我良人之若是同譜之會自伯玉始條約秩秩然
迄今遵行者一堂濟濟也情好日敦寅恭可續蓋不
僅聚樂識認之末于其小者而大者益可推也非夫
人之爲慟而誰爲哉有子英英足荷遺薪天之所以
昌伯玉者其在斯乎生芻一束洒淚如傾三泉不昧
鑒此中情尚享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

祭錢東湖大行文

嗚呼無逃之義寒寒匪躬爵積以往咸悼厥胸維靈
壤璋器宇恢洪秀儲飛雲生詠高崧憲度胸含江華
筆粲倚馬萬言人驚河漢脫穎而出魏科逋冠維其
有章聯袂衍衍簡授皇華四牡馳驅東西南北靡日
不趨問俗攷風罔事屠蘇圖書數卷遐陬敦孚膂力
方剛論議侃侃輸膽披衷誠信以坦長沙姑蘇載誦
載纂願同游者屢戶日滿名譽峻崇踰濟攸推列名
異選膺補幾回掖垣虛左盱目丰裁五規三劄共咏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廿四

康哉時雖有待機已漸湊遠者旁招近者肯後隨彼
公輔獻納左右庶幾生平克隆所就何物乘駒倏肆
驚狂二豎伺之遂據膏肓自春歷夏呻吟在床盧扁
不逢空嗟其良曠觀世人才亦時展有如靈者展而
未腴辟彼泉阿寒光初顯突化蛟龍平津莫轉再觀
才人志亦時伸有如靈者伸而仍屯辟彼驂騑千里
驥馳甫及郊原遽委露塵神物自異遺骨亦貴爭如
斷兕奔騰汗渭衣被蕭然旅邸興懷吳山越水幽魂
奚慰歲適在辰末如之何追憶雁行有淚滂沱相挺

其生乃斬鳴珂。翩然乘風鑒此哀歌尚享。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世

祭何公月亭文

寓形宇內七十古稀公年踰耄亦復何悲余所悲者則生平相與之雅久而能敬之誼也公杞中望族世多長者及公之身而家益大磊落慷慨有古俠士之風予爲諸生時久聞之乃踈遠未有以識公也乙巳夏有吊禮於鏡玄姊兄莊而始遇公幹偉而願豐頷下之鬚如戟傾蓋數語磊落慷慨之致質諸所聞不謬自是予益知公而公亦頗識予嗣後予叨鄉薦時與公相遇於外氏公固尊行而能謙懼然愛敬若忘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年之契焉予性閒曠不事生人產慕古籍而乏其力則公資之公車屢蹶下幃未幾而遭鼓盆之變則公又資之時長女將笄陋居不可以成禮公有別業輒延予居初意僅畢嫁女事而公意不倦比別搆以遷則已八年而娶婦亦于其所也予初無以租公而公不責比稍能以租公而公不受嗟嗟此一誼也今谷音矣予抱羸疾累年不瘳言念先慈桑榆景迫而沐棺未有其備時形嗟嘆會公有呂家潭之行聞予言慨爲代辦果得佳木而予報本之事借公以勸予不

敢忘本其敢忘公先慈見背予痛益甚公來惠帛爲
先慈購爲不肖寬軀側苦次公之言可追數焉予又
何能忘公以公之力與諸親友通財之惠予漸能存
立守舊而已何暇及他公又爲經營于壤地之間左
提右挈逐段分腴以給桃源屯之有薄產自公始此
與公相處之大端也其他凡有所須于公如期而至
人不及知語亦難悉公有子二與予叙昆弟禮孫英
挺不凡遇予以長者禮契合之篤有踰骨肉公固無
日不望予之榮發而予亦無日不祝公以純固身見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世

其子若孫之顯達不謂公遽以二豎厄也公爲人識
高而寡多氣雄而守毅人所不敢任者公任之人所
不能用者公用之人所不必得者公卒得之使其早
事咄嗟得志於時而畢其智於金粟匠作之間其所
裨益可易量哉予與公周旋頗久公有家事時向予
言自惟報德莫如盡言屢有所規勸于公公雖不盡
納而亦不予憾方予第時度公必喜得公札一一若
符遣其弟若僕賀予於京邸因問恩榮盛事予爲備
道之期公爲皇都遊公亦許可顧年高心知其不能

也予識公德無以爲報惟是公會歲幣間以問公公
對仵獎不置口夫公德如丘山一絲曷足蒙蓋公有
德於予公忘之予稍有耐於公者公又不肯忘也犬
子來都言及去春正月廿二日事云族親避寇入城
甚衆賴公指囿而活陰德不小壽當大益及張孝廉
就徵至出公手書語未似永訣者知公前恙復作心
竊憂之無何而計音聞矣胆肝相照三十年如一日
方圖歸里爲公稱百歲之祝話別後之悰今何望乎
前簡筭中得兩幣已緘付僕人爲輸公所以道警風

劉文烈公全集

卷十二

世

鶴恐有不克致者而止詎知不以衣公而乃以襚公
也公以布衣貴埒倚頓以子則肖以孫則令以惠則
周以年則盛公于諸福可謂兼備或脫然于白雲之
乘而予多未盡之情不能不致夫不少延之痛古之
人追憶知己每過墓而歎歎不自已者果非不達于
求去之故也嗟嗟予言頃矣予之心未也公歸窆
不知以何日倘卜期少寬庶幾與執紼之役以補視
歆之窮公靈不泯諒以始終不負者鑒予而居歆于
冥冥之中尚享

跋文烈公集後

中州死義之臣以文烈公爲最雖婦人女子知之
甲申歲余宰獲呂閱邑乘有賀先生諱仲軾者以
兵備副使致政家居聞難痛哭率妻與妾全日自
盡大節與公無異而史冊不著余謁其祠弔之以
詩旣緣公爲比後二歲邑學博陳子昌言與公全
里以公全集見示望古有懷潸然淚下不覺言之
重詞之複敬題百韻附於卷末

二百七十年國祚何赫然東極扶桑道西越崑崙巔

劉文烈公全集

鄒跋

一

軒冕集魏闕樓閣如雲烟中堂貯玉質縹緲艷神仙
宗子壯屏翰本支肅芊芊時或勤遠畧萬里斤埃連
儒冠與儒服羅列盡才賢方黃死鼎鑊楊沈禍沉綿
塞上重兵撤輔衛滿旌旃中葉轉凌替君臣叢脞駢
人在積薪上馬當朽索前奸雄日赤幟壯士決九邊
死者棄塵土不得蒙洗前生者遭刻毒心灰貌仍辱
思皇初御宇國步已迤邐蘭蕙刻削盡長安米萬錢
皮骨蔽原野揭竿起澗瀕野外頻供給朝中穩醉眠
元戎樞密地中使比隨肩主孤益自聖兵驕錯與權

觀望成蒙蔽文法重拘攣魍魎生禁勿蒿蘿共攀緣

關山莽控帶要害虛鳴弦言路時通塞睚眦快往還
公初賜第日許國志已專浩浩鯨波動漠漠月窟穿
洪鐘無細響疏越有朱絃斗柄高難測雲霞照愈鮮
清風來玉殿寒夜跨金蓮極目瘡痍合撼懷疾病痊
反覆頻臨豫肘腋將及燕寇退猶善後慮變在幾先
彼方營狡穴我乃握空拳漫比禽填海應防陸爲川
團練相應接飢渴解創縣甘泉息烽火淮齊滿繫船
抱策愛悄悄伏柱淚漣漣疲苶竟何心齟齬鑿方圓

劉文烈公全集

鄒跋

二

風沓窮遊晏花月靜嬋娟老於閒散際久久隔星躔
鉗口休論事閉門且草玄不忍決焉去腸胃自熬煎
誰爲王牙爪誰作王鷹鷂誰東浮海島誰南盡站鳶
誰負有莘鼎誰當渭陽畋誰劍分歐冶誰刀握呂虔
誰下齊七木誰奮越六千誰令降旁午誰鐸擁中堅
誰忠堪補袞誰直足轉圜誰進不冒賞誰退不垂涎
誰威當一面誰弊絕三詮誰治於未亂誰扶於已顛
蒙蒙紫貂袖躍躍錦繡鸛耿耿水玉珮戔戔章甫綰
服飾豈不美所尙在巧僂僂巍父若祖閱閱日相沿

累累甲與乙經史尙雕鏤桓桓技與勇驍駟玉鞭
焯焯勲與戚名聲實腥羶起家豈不正得魚早忘筌
占運時當剝觀象仰看乾人事既如此天意恐遂遷
中夜四五起對食不下咽一坯加太岱北海輪微消
讀書三十載史館幸備員彤庭分粟帛浩蕩恩聯翩
帛自寒女出粟自三時佃臣如甘土木君豈擲深淵
況聞哀痛詔頂踵何足捐經綸委榛棘杯盤羅几筵
從容傳咲語窈窕拂周旋寧全琬琰碎休共瓦釜全
氣作山河壯名與日月懸冷落青湘石悲鳴五夜鵲

劉文烈公全集

鄒跋

三

殘軀此畢矣怨悔奚有焉故國悲禾黍羣雲慘夕烟
我來屬時平弔古訪殘編河朔千里地寂寞如寒蟬
蕭蕭賀兵備挂冠早歸田痛哭遂素志節義逮嬌嫗
名不挂青史誰爲耀丹鉛白楊三五樹朽蠹八九椽
拜瞻肅遺像薄進豆與簋二子雙鳳皇鍛翮早孤鶩
一顯膺爵謚一恨結黃泉世路非一故造化信多偏
我欲發潛德力衰言苦淺昨年謁賀祠今復覩公篇
感激發浩歎痛飲任僛僛肉食古所恥經術究何愆
信信相茹厲蠹虫名浪傳倘非噎廢食同室自戈鋌

二公起洗雪人知石與璿痛彼迎降賊道路日喧闐
豈徒廉耻喪亦被生涯牽百年事論定糞土竟誰憐
二公起振刷克徒惡可慘竭思哭孤塚搔首問青天
蕪沒荒庭草淒涼野廟孺青燐映螢火碧血帶紅蕚
空堂朝闕鼠敗壁夜伏蝙蝠陰久狐兔出雨餘鬼魅漩
萬事隨物化四時自代禪滔滔黃河水不盡泣潺湲
康熙肆拾陸年柒月望楚亭州後學鄒汝魯鈍齋氏
敬跋



溉園初集二卷二集三卷

〔明〕萬時華撰

明末刻本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昌邑陶氏族譜序

蘇子瞻記遠景樓曰眉州之俗士大夫門閥相高推次甲乙謂之江鄉非此雖百世而婚因不通是非獨眉州吾江南爲尤盛江南烟火延接貴家鉅室比次如魚鱗閭閻單門宜不足與大姓齒過源而上之非獨江南所繇來者遠矣齊推國高晉推樂郤典午而降朱張顧陸范盧王謝之族摺紳以爲榮華朝廷先

澆園初集一

序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其進敘蓋氏姓之重如是至于家有譜猶國有史爲孫子者銓輯論著藏諸家廟祖系明先德著踈戚定同異昭恩義隆久遠接蘇氏之言曰觀于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夫譜之作可油然而生其孝弟之心斯亦不可已矣吾西昌昌邑諸陶系出晉處士靖節先生先生當晉宋之交令彭澤八十日而歸家潯陽之柴桑稱不以官號而曰處士大節著焉先生詩澹而遠朴而厚獨近於三伯篇大江以西詩派廣遠實自先生始且自十行爲晉大尉功名見于當世祖

孫一出一處或運甕以自勞或種秫以自逸皆是奮

乎百世之上故陶氏在潯陽今已千餘年絡繹蟬聯

布在諸郡詩書貴富久而弗衰蓋明德之胤固有然

矣按昌邑漢哀王徙居地王既侯海昏爲今奉新建

昌諸治此曰昌邑仍王之故號耳行其野荒城殘堞

斐然禾黍荒烟白露餘址空存而陶氏王長其間阡

陌縱橫盧舍隱密冠裳照耀蔚然若都會焉嗟乎王

以大漢隆胤身爲天子數十日而廢廢而介居江南

地不越一大縣身歿之後又已蕩爲莽墟荆棘家茂

澆園初集二

序

二

禽烏啾嚶徒令有心吊古之士過而傷之而靖節之

孫子既盛潯陽復有昌邑夫彌月之天子遂不能與

八十日折腰之令爭尺地自後人德不德之故斯亦

可以慨然而大息矣陶氏譜由來久遠宋咸淳中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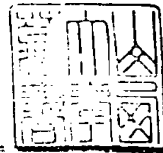
萊州軍判公叔量嘗成書于廟而信國序之今孫某

某等後輯新乘諸陶之散在諸郡者系踈雖明僣不

及爲衆集事而姑以昌邑爲斷昔蘇氏之譜其族也

味道始遷于眉譜卽以味道始曰親盡者不及譜爲

親作也陶氏之我固亦已侈矣且公讀淵明送族祖



澹園初集目錄一

昌邑陶氏族譜序

舒魯直制義序

堯峯十二景詩序

李翁七十壽序

先肘若行畧

焦雨亭近義序

瑞芝亭近菴序

徐念孺春秋義序

澹園初集一 目錄

袁晦若選菴序

蔡美叔十叔文

素園集序

李雲將述懷詩引

能仁寺募蓮大木疏

遜齋近稿序

蔡大英詠懷詩小引

張異卿詩義序

荅李復初

泰蕃生稿序

上舒礪石老師

劍社序

上李孟白老師啓

謝龍湖諸縉紳啓

與龍湖黃應宗

祭李太老師文

李芝山先生行狀

偶刻就正

澹園初集一 目錄

大方藏笥中者尚多故目無倫次亦不敢乙

玄晏樊借之詞以志予愧

長沙公詩懼昭穆之已遠用踟躕于行路人易世疎
蓋淵明之意固已自傷之則諸君之于斯役也用譜
紫素之宗亦養徵君之志尊祖敬宗收族孝弟之心
可以油然而生徒門閥相高已哉夫卽以江南門閥
堆次而甲乙之亦無以先陶氏矣

舒魯直制義序

吾鄉舒文節公理學名當世而夢灘先生世其業蚤
弃官而歸侶道東南學者宗之澹臺之會當事者推
先太守與先生偕主之記乙卯秋仲會者十人余侍
先太守先生亦帥其公姓公族從之有曾孫二人皆
稚齒眉目清揚舉止靜敏其一卽魯直也旣已先太
守顧謂不肖舒氏之胤彬彬有禮有法賢者之後也
後必有福余視其曾孫允偉是文節之續可以爲汝
友汝識之蓋時魯直雖年十齡許余竊讀其宮中曉
寒賦驚爲絕代材識之久矣自是魯直籍諸生聲名
日盛魯直亦若以余可與言者而與之友蓋晦明風
雨余兩人相視者已十年矣余猶困諸生魯直今乃
以第二人舉于鄉榜下之日人人恨魯直不元聞撒
棘主司亦以不元魯直爲恨嗟嗟令魯直元元以魯
直重耳元足爲魯直重哉余視魯直天質允異當其
苞舉六經汎濫百家朝食嘗于萬言墨滿盆布騰躍
奮迅亦日數千百言而學有原語有類平居自養不
敢輕用其所至高曾之規矩在焉今文節之澤五世

而新以魯直之才北試京師視鄉之遇魯直者必更進焉然國家多故亦又異于文節之世矣魯直有所以媚天子似先祖者雖科名踵文節魯直若固有之耳北裝既具將刻其文見于京師賢士大夫而謂余序余念先君之言思十年晦明風雨之好蓋有愾然者焉憶秋孟余避客掩關與魯直連舍溪上深夕荷香仰視星漢時低回遇合以相嘆息余謂吾兩人關中牘得趙孟良先生者遇矣不者天之夢夢未可知也今魯直果遇于孟良先生而余厄于他族天邪

澠園初集一

序

五

人邪余蓋幸魯直行自悲矣

堯峯十二景詩序

姜元章古稱于雲卿之流也吾黨私淑于石泉先生之教而元章世其學平生高致雅韻無它嗜好讀書復好爲詩世士厭斥權利或以爲名耳懷敵屢之意于竊言者惟元章一人予嘗欲爲作傳不果自傷其賤恐不足爲元章重也元章家堯峯之阨門臨太湖構烟波館讀書其間數十年今髮純皓垂頰白矣近見其堯峯十二景詩景各有咏咏各備體不一而足余十年未至堯峯披玩之際輒悲昔遊憶癸亥秋夕與魏平仲閩李復初呼元章共載湖中烟高月小堯峯如浮杯立水上夜半元章孤棹而返中流望之渺焉若仙今若而年元章愈老余馬齒亦加長矣元章高致雅韻不以行微能詩不以詩僻余嘗謂薛道衡空染燕泥之語見殺煬帝孟浩然亦以不才明主棄之句見嫉明皇二帝于兩君子雖非感恩不可不謂之知己今二帝不知兩君子之詩徒衆畜之雖三公一庸庸朱紫吏耳士生今世雖望其殺與嫉尚不可得皇問其他然則元章之不遇命也亦時爲之也

澠園初集一

序

六

嗟乎堯峯吐吟烟水予向攝衣從之輒徘徊不能去
徒以深閨下里今千萬年始託元章之咏以傳夫不
幸而不見知于世山水且然況予人乎堯峯故祀堯
帝或曰元章將備陶唐氏之外臣以卷石爲其山諸
詩爲康衢之續則又非孺子雲卿之所及矣

壽李翁七十序

李翁生平爲行鄉里意世所謂隱君子者其人與隱
者藏名之地也然世善取名者尤往往居焉夫名之
爲物惜于天忌于鬼神而人共爭之富貴福澤者美
于天人鬼神之奉故名之得失恒介于不可知恬澹
隱約者處不競之地故其道不足以近名而常足爲
善取名者之藉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余嘗體
其言乃之推亦卒非真能隱者也國有亡公子流離
顛頓胥霜露越山川從之十有九年勞矣國定君反
行賞論功乃欲自晦棄于功名上之求愈急其藏愈
固綿上之田此狐趙諸君子食邑采地所不能並其
粒之馨香壤之膏沃者也嗟乎洪荒而后世所稱高
隱必助巢父許由州支父之屬之數子者視堯舜如
腐鼠即堯舜之天下方等之敗逃之梗童土之毛世
品流隱約者高貴之號復有上焉者乎然天下大器
也堯舜者今古之至聖也卓犖一夫棄天下如塊方
斯爾何似于至聖之前而不自量跡安得不高名安
得不著巢許而後襲巢許之跡者富春賤士羊裘釣

絲聲被于古昔以爲于陵卽婉婉而就文叔之召位
通侯富萬戶止耳足加帝腹退偃蹇柅江烟雨之涯
世藏名孰與于陵乃于陵之名正以此爭峙于雲堊
數十人間非漢諸公卿所敢望由此言之詩書紀載
國故野乘與墨士文人所獎述彼姓字班班者皆其
隱而名者也夫隱而名何以隱爲然則世遂無隱者
乎曰有之豈惟古有之今亦有之今州里之間宗黨
昏姻之族固莫不有之第名藏而后爲隱故其人之
真能隱者類委翳山林田塍蓬蒿黍稷之中五畝爲

鹿園初集一

序

九

宮數椽爲宇不必箕之業業頽嚴瀨之汪汪也曳屣
負杖四肢閑燕不必耳之洗也奴傭婢織橡芋之食
布衣之衣不必帶索披裘且裘必羊之皮也友婦子
治饌咸和隣里日不見官府夢不及市朝彼不知天
下之大帝王之尊可以保侮而崇事也若人者不近
名而名自藏吾求之古意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擊
壤而歌帝力何有者庶幾焉乃其人姓字果已不可
傳矣求之今乃以李翁當之翁隱約篤行今孟冬三
日稱七十老矣夫流覽家國閱歷垂七十年人事之

廢興世故之平陂物態之回錯亦衆矣翁循循乎
雍雍乎室名藏而更自絕其藏名之意豈所謂天之
君子非耶翁衣冠古茂言止敦龐奉觴以進私幸居
今之世獲事隱君子于州里姻亞之中世之名如泉
許之推于峻諸子名旣非隱隱者旣必不名若翁言
抑亦可以風世矣

鹿園初集一

序

十

先府君行畧

應禮部脩實錄稿政諸公名諱皆實書行狀副出

萬某字允定中萬曆七年鄉舉生平廉惠簡泊斥絕聲利所至仁明多異政晚高勇退之節閉門問學士大夫率高之初爲鄆城令巡阡陌課農幸脩古之政民有怨嘗就田間決之或携少糗構詣庭下立剖決出縣門笑所携飽徑去再歲鄆大饑過治粥四鄉勅家人毋食肉但啖麥飯晨起方巾衣袍一隸一騎出門聽所之至路首見老幼攜筐筥至者下馬襟坐問某竈陳厚薄與予衆寡幾何至竈所引杓視粥或襍衆飲飲而出民不知其令尹也積數十日鄆活者不知幾十萬人是時列城皆饑御史鄭汝璧憐濟上饑甚密疏移擢濟寧州事

漚園初集一

行畧

十一

旨下鄆人譁義大亂自泣撫之廼定瀕行萬人巷哭日向莫車不及至郭門鄉中人聞侯車過老稚婦女畢至曰是皆侯所留也語已相顧泣已又泣酌酒上酒皆村醴或薦斷葱寸許皆爲卒飲遣去自朝汜夕飲累十鍾汜兩日始踰境外追從尚數百人既歸家祀木主復爭立祠國人祠諸國鄉人祠諸鄉祠成麟

金之羨置田尚百畝古畏壘桐鄉之祀未有也既守濟上已又守臨清兩州皆清隄重地四方旌旄之使日夕旁午數生治河有功六席

欽獎且終不以屬傳迎送棄公事兩州大治當治臨清稅璫馬某者方盛脩邊幅一日傳

勅使且至璫盛服入將事州文武僚佐皆集守獨不至璫大怒曰若遂抗

天子耶徐遣人謂璫曰此固勅耳令甲勅與詔固異詔以詔示天下守宜至勅但及璫守惡得而干之璫

漚園初集一

行畧

十二

語塞無所發難已璫署燬乃大喜急疏入告謂守無狀雲朝使不能戢所部令縱火不敬乃密偵得璫左右令供諸失火狀撫其語問諸大吏已亦邀

明旨治諸失火者赦守勿問生平耻以官擇地尤耻以貽害官兩州薦績先後凡二十有八上久之僅移蜀馬湖府丞或異之對曰人臣得爲

天子布威德萬里之外此吾志也馬湖夷夏襍治承又職邊事比到郡廉知向邊境小兒皆中國細入市賣往來攜扇禍非夷作夷獸心邊吏或不察重繩之

又或觀小劍倖邊功佳兵不祥乃與諸吏士約嚴斥
候謹約束與夷漢休息久之夷馴習德意有事檄呼
之輒自至曰爺不欺我如是者七年邊竟安息先是
臧乃叛

天子督諸道大兵討之會其婦馬氏縛夫降

朝廷遂官馬氏統諸夷至是婦老且死諸蠻復蠢蠢
欲動乃潛示威信令所善一二人給其子楊思恩來

來誘以好語且令世其母官遂部勒諸酋如故是舉

也徒藉曲突令小有動搖西南之禍不在水蘭而見

沈問初集一 行署

十三

臧乃之族久矣已酉晉馬湖太守庾戌覲還過里門

嘆曰臣外史黃金橫帶而馳里閭皆荷

上恩且臣不肖為

天子子養元元二十餘年幸無罪今老矣無能為矣

遂稱病乞休湖人奔走乞留都御史喬璧星御史朱

萬春再書強起不得乃代疏請致仕疏多美言時年

方六十有二距沒丙寅林居十有七年杜門蔬食自

為孝廉治政未嘗以一贖至公府時里中倡學澆

臺祠王中丞率諸生迎而主之北沒毀祠偽學之禁

旋作沒時理篋中僅銀章一爵一無他長物誠諸子
無他語但令早完官稅而已出為循吏處為明德所
謂有道君子者耶歿后學使者標拾輿論名宦鄉賢
蓋交祀云

沈問初集一

行署

十四

蕉雨亭近藁序

余初冠譙雲將因雲將又識偉長兩君幼學同塾資材絕人里中先達皆奇之及長文章日著兩君遂名動天下雲將偉長季父也其相與游如兄弟而余以異姓參之素園草出由此又有雲將茂先之稱余居素園數年雲將故好士聞人一善必咨嗟而告余偉長多里居每至必相聚歡譙無間然雲將即數間里中有新賢者出乎諸子弟中亦有能爲文者乎偉長笑而應曰有則雲將喜若無之偉長即默不應雲將

素園初集一

序

士

喜必質其所爲以質之蓋兩君之好士若此當是時士皆爭慕誦兩君兩君亦以異時激揚天下士自負雲將既第未幾而偉長卒盛衰之際固可悲矣雲將傷偉長甚居素園忽忽不樂余嘗往省之一日乃喜獨倍告余曰吾于家得二士且以文視之一爲葵之一爲允佩葵之者偉長之弟而允佩偉長子也葵之爲允佩季父兩君幼學同塾資性絕人亦如雲將偉長少時號族中子弟皆已憚之矣余既視兩君文光承絕異峻發嚴驚念當世士固無以勝兩君雲將生

平好士士皆中上上下下三錯其材固莫足以傾雲將今日乃始得此又出雲將之門且又偉長子弟雲將喜固宜倍兩君居里中益攻苦疾力爲文是時士又歸慕兩君謂兩君者方將與雲將先後王路以此皆曰雲將天下士而天下士果在其親未幾雲將又以瘡死嗚呼余始冠卽交兩君者而皆不及見其成功則余之盛衰亦可知矣葵之允佩既悼先達之不終又念約無窮時于是刊其文以告天下徵言于余嗚呼余何以序之哉以雲將之才好士二十餘年所悅服乃在懿親偉長中冷肖子賢弟又起振之名族令德未竟之報將在兩君不待智者而決觀雲將所爲傾服與余友徐巨源之所稱述四海之內固可望而知爲天下士獨念余華也處人叔侄之間旣流連于素園復弁端于蕉雨亭之首盛衰之際蓋不獨感慨于天下士矣

素園初集一

序

士

沈崑銅瑞芝亭近菴序

宜豐縣學之右有亭翼然曰瑞芝涪翁之記在焉沈崑銅侍其尊公青嶼先生宦學于此余與舒芭孫三人者讀書其中先是崑銅取是亭以名其社海內既有聞矣今年崑銅歸復來復讀書于斯亭者兩月刻其文復取以名之志其所得之地也余曰古有以人名其地者矣人未有以地名者也地亦有以文著者矣文未有以地著者也余適宜豐嘗道于筠筠之水有渡口來蘇識于瞻之來也此地之以人名者也予

沈園初集一

序

大

家豫章滕王之閣在焉閣之勝不以元嬰以子安此地之以文著者也夫斯亭之來久矣芝穗之香旣蒙翳于土花苔繡而亭獨存更數百年而賢令至今復有賢公于者風流照之此亭之遭也崑銅之居于此圖書周布簾席皆滿進退誅賞丹黃竭而侍史疲問淋漓而起中紙盈丈拍几捉鼻立盡五斗日或數百千言大者淋漓小者山澗貴者尚莫賤者金玉莫不得于斯亭之下或撫亭而望千峰閣于素煙橫几巡楹周步節安桑閣亭之四雷殊戶闔寒蕉弱草吾

三人皆以觴詠收之然則三人者之不忘斯亭宜崑銅其尤者也崑銅異才博識緯以經術甫出已燥其邑人而名反于通都世必有指斯亭而匹之滕閣蘇渡間者地之以人名與以文著與是暮直之文章今始得其偶以傳也酒壺旣傾序其文以別而眷眷于此余亦有不能忘于斯亭者矣

沈園初集一

序

九

徐念孺春秋義序

吾黨諸兄弟率治毛氏詩徐念孺獨以春秋有名當
世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朝廷懸書學官出仲尼者
獨魯論與春秋耳或曰春秋經近于史是非賞罰智
者及之會盟征伐聘唁之詞才者優之治春秋者不
必深也念孺讀書爲文詞獨好深至之思余與居十
年終日閉戶室無咳聲當其著述或瞑息深坐或遶
檻步竟夕一幕旣落人面如土至其治春秋瑰瑋鴻
碩或爲鳥厲或爲鴻逸或爲渴驥或爲怒倪望之如
凝園初集一
序
茶如月如墨如火丁寧動天地昆陽鉅鹿之旅淝水
而下非所望也人之譽念孺者曰以彼其才過庭于
季良先生受經于受之孟長治生諸君子授受旣殊
迺亦有家學焉余曰不然仲尼觀理以易觀世以春
秋彼編絕于常筆絕于麟殆各有深心焉世徒稱以
才智此念孺所以獨詣于春秋者爾張良狀貌如婦
人好女倏進圯上之履倏鼓博浪之椎倏奪函關之
鹿荆軻武人史稱其沈深好書縱軻不足與于此乃
其語不可廢矣夫治天下事瑰瑋鴻碩固未有不

深而至也哉

凝園初集一

序

主

東野若選菀序

余與東子晦若十年同爲諸生飲食啓處悲憤酣與
兩人同之讀古人書有所意得兩人必聚而言之有
所作腹藁未就各能意揣而先得之然吾兩人意願
同其排側亦同戊午以來偕困于闈中屢矣今年余
有先大夫之喪不及闈戰榜下東子醉鹿鳴而歸余
迎謂之倖矣子之舉也有旁而鄂余者曰國之取士
固欲得博學高才如東子者耳卽主司鎖院而三試
士亦欲得士之有名于四方者如東子耳東子舉聞

就園初集一

序

三

十三郡之人踈接于榜下者指其名必驚相謂曰東
某舉矣里父市子歸而語于室必舉其名以相告也
主司以爲奇貨同籍以爲良友今之不以舉倖者如
東子指可掬矣子何倖東子予曰嘻此東子所以倖
也夫天下多而得之不可爲倖則寡者倖矣安而得
之不可爲倖則危者倖矣今天下士之以孝廉升者
不知幾于八矣卽今之升而孝廉者亦不下千人矣
子果求之于人數千人中如東子者指可掬也則多
寡之數已審也且余視東子于此亦既踵三州胥

三折矣方其侍尊公宦學西粵歸處西山之西當是
時韶齒未壯誓窮丘索治十三經二十一史句乙而
字遶之其文高之韻揣次之瓦棺石鼓卑亦太玄如
是蓋不售者數年乃鉤玄澤法盡譯內藏寢食南華
之書如是又不售者數年客冬之仲兩人爐頭寒火
各僂指親年恩桷鑿而商竿瑟僮僕靜嘿相視涕流
今然後庶幾焉聞闈中已冠東子竟不果殆岌岌乎
危矣夫寡得之復危得之信乎功名之道庸者固有
之奇者倖之奇而博學高才有名于四方者尤倖之
倖孰若東子哉嚴榮旣駕將持其業于四方不能重
累行李謂我擇其文數十首板之凡此皆其十年刻
心而近乃幾倖于今日者也

就園初集一

序

三

祭叔文

維崇禎四年辛未美翁十叔罷對公車疾作于京師距四月廿方三日而歿歿之日四方賢士大夫吊而賻者數百人哀叔之不可死而死故傷之至九月某日風后以觀至叔某兄某弟某侄某等走哭江上奉治命綯而盾之龍沙越廿日辛卯復偕宗黨哭諸其家而謂小子曰是宜有詞華則主之華之事吾叔猶吾父也賜迴語塞今難哭吾叔而肅諸宗老之旨乃撫棺長號而告于靈曰嗚呼今日之父兄滿堂封

溉園初集一

祭文

三五

牲束帛手歷寒觴宗髦旅至華趨不翔禪旁三匝以莫不傷憶別隔歲風雨綢繆叔往且病私懷隱憂叔脂征轄亦具行舟數里語則不可留時謂風后仗鯁與偕風后從之莫與襲回孝子之志茹痛含哀彼已相日各喻于懷二月初吉居之南止亟往偵之謂稅京邸已間舉直三戰愈偉雖刑而還亦私以喜曾未再月胡至于斯天之夢夢逝也何其世所心悼旅魄淒迷東南南北叔何辜羈世所心悼叔也孟年金石必泐松蘿或堅世所心悼明應勿延顏天踞壽古

莫不然儒禽憤跳竄羣僻叔學誰窺淵藏嶽負時

俗文章腰折齒齟叔振大言如金如鼓世一毛髮毀

譽寵讐叔視一切空華海漚俗非所尚俠亦所羞人

則誰忤天亦何尤二十年來出入儔侶叔無弃余謂

可與語出締友朋入共心腑天日晶晶惟吾與汝鳴

呼河山萬里悲心潭潭靡弗及視貝弗及吟長安關

市驚走未冠世猶如此余何以堪傳叔化事病不至

靡死生去來無怖無喜願風后悲听然見齒家政或

咨頷之而已維摩示寂弘景上仙拈花餌木孰病孰

溉園初集一

祭文

三五

禪風后謂我屬續淵然宣唱微諦元卿在焉憶曩之歲同學膚公前因昭示師曰松風老樸故名太原舊蹤居之旁哂山鬼之誑揆今測往是耶非耶化城西度抑又何嗟雖然衆生纏蓋履涉泥滓維合與離維生與死然則叔宜哂于宗人之悲而宗人之不能已者亦在于此叔達化而哀之以世緣叔絕飲而莫之以康爵叔或者瞻茲宗老聽余小子一言而頌之而余之見叔者于此止矣嗚呼哀哉尚享

素園集序

素園集者豐城李雲將著而萬時華銓次而梓之時華者雲將父也雲將方七八歲時吐辭英挺士大夫已爭慕之比長而章江賦就聲聞四方藉令天惠雲將鼓吹翰墨于交戟之間久矣壬戌再罷對南歸邑伊不得志遂病病六年而卒將革之夕手華而泣曰吾子知我敢以詩若文及先子之詩爲託喪事問旣哀而授之梓人命孤姓陳書于几飭酒脯以告姓泣余亦泣因復取而誦之某篇某什向所廢和而成之

既園初集一

序

二十六

者也廣有處成有時今讀之歷歷不能忘也某字某句向所墜賞而更定之者也孰爲墜賞孰爲更定今讀之歷歷不能忘也姓乃又言曰孺子不天幸叔父永吾父以名于世願更爲之序嗚呼余今日而忍序吾友之詩若文也哉雖然吾姑與言先世以示孤姓李氏文章蓋有名于世者今四世矣大江以西豐城地有劔氣故產多需傑而李氏爲盛昔裴敏助著于疆場中承功盛于洙泗北大宗伯給諫侍御太守而下皆文采熠燿不徒以功名自見其後雲將先子孟

既園初集一

序

二十七

乾與其從子孔章廢續風雅六代三唐之風不墜李氏之文蔚矣雲將起累盛之後天才逸瞻汎濫淳畜余嘗語陳仲來雲將之才如海當其浩盱浪驚水駭目極天際星河翻覆澹澹其中卽揮斥所極屋樓海市百靈巨怪出沒震眩皆以極廣大之形容江河瀆滄閭與爲類意其縱橫如是仲來曰子之言是也雲將折衷今古詩好玄暉少陵近則何李于文好左丘明韓非司馬子長班孟堅初與諸君子爲九子社當是時歷下琅琊奔走六服九子者出而持之後乃公安景陵失拔趙幟天下之士盡爲楚風雲將終固壘自若彼所以自命于文章者可知已矣嗟乎文章與功業古之道一今之道二故富歐韓范不盡以文顯何劉沈謝不必以功著卽天慧雲將尙以年錮以位世方文人事雲將乃雲將非徒世所謂文人者閉戶獵纓究心當世時讀史未竟輒能鏡其治亂成敗之所在每國家有大故或嘆廣坐或憤中宵卽屬者束方弗靖雲將臥床褥時視余慷慨欲泣下今覆述懷諸詠此古人五噫之悲百一之痛也昔歲戊申雲將

時露坐見一星芒起驚語坐客旄頭見西南會當有
變不逾月鳳氏之難作墜城殺將械及重臣乙丑余
偶過雲將令頃謂我夜戲以祿命徵經畧熊公死生
果授首卽命盡今日日中耳旬日而報至果然蓋八
月之廿有五也嗟乎雲將內酣六經諸子百家之
言而外及星占祿命之故彼于天下將有所用其未
足耳乃竟止于斯夫青蓮尼于進士昌谷入于孟年
天之才李李氏或嗇以年或錮以位乃往往如是集
凡賦一卷詩八卷序文六卷啓牘三卷爲卷共十有
八昔北地之歿也勉之集之濟南之歿也元美集之
明李氏文章之不朽者與雲將三矣余才不足匹兩
君子以成先友之志同姓也才勉似四世之業若校
與駒雖世厥紹尚非余所以勗孺子也

澠園初集一

序

三

李雲將述懷詩引

君相有不必然之慮則天下治民昨有不得已之言
則天下亂亡將有任天下之責而先天下之憂用之
則治不用之則亂雲將先數世爲名公卿受國恩
厚懷抱利器再尼于春官時祖調軍兵蕭騷內外屏
居俯仰慷慨成詩詩之教溫柔敦厚大小雅之變悲
傷怨讀耆率審其愛國忠君之志雲將自言言者
無罪雲將之懷可知也嗟乎世倚士若長城何令雲
將尚以言憂天下然雲將豈終以言憂天下者哉

澠園初集一

引

三九

能仁寺募運大木疏

人荷懷其至誠之性被物而成務則其行之必堅持之必力雖寒暑之貿遷道路之修阻跋履之困祈請之苦不以撼其心而中廢焉誠故也儒者祖堯舜之道誅周孔之書入服其教出嚮其利挾莢而哦箕踞側弁筆紙襍于牆溷謾詰代乎枕帷不能如浮屠氏之孫子之肅而敬也至于琳宇花宮棟櫓金墜橫耀大率浮屠氏之孫子勉勤瘁以成之而古聖先賢之廟廡齋宮爲之徒者過焉而不下入焉而不

疏

三十一

拜者婁矣嗟夫此豈堯舜周孔之靈不若二氏者之昭赫耶抑亦教之有盛衰耶本亮者常之能仁寺僧也余向從先君宦游嘗東躡泰岱西極峨眉然未嘗一至吳越而識所謂能仁寺者一日僧造門來謁意有所請問之曰寺之廢久矣吾師弟四人者奮然有經營之志因請于郡守魯公印其籍以行至饒之德興尹陳公德嘉余志印其籍以倡邑人今邑人施木之大小者若干然持鑿斧以入放筏而浮於江費且什伯非予一言倡之木之產于丘陵者將終于丘陵

而已矣余視守若令之印籍果然乃僧復出其通關之牒以示余知其言不妄然思余言之賤不足以動衆樂施辭之再四而請益急且泣曰吾四人者之至此今亡其二矣羈旅勞勩風雨渴饑子如斬之是終客余也余感其至誠遂弁而歸之庶宰官居士亦有感其誠鼓舞于斯役者木之邪許而達昆陵之許猶建瓴也嗟夫僧之歷道路亘暑寒以至此卽今之祈請于余者勤懇如是余一見而不能拒其所請斯亦至誠之効矣僧堅行而力持之將寺之光復于斯抑

疏

三十一

亦堯舜周孔之徒之所愧也夫

遜志近稿序

自秦漢以來世所謂文人皆處于不足之分未有慨然而自有餘者也夫今古文章與天地之氣相爲盛衰世既中古能爲不足不能爲有餘氣日湮日薄文人代變化于其際而不知元會之數固然然總計數百年間亦必有一人焉擅其有餘以示于世此天地之氣不盡而文章之道所以不衰爾夫魏晉六代之靡亡論楊雄生漢之季閉閣懷鉛其文裂吻聲牙以疑後世不足之累固已見矣吾嘗求之唐宋數百

遜志近稿序

序

三

年間僅得二人焉曰李太白蘇子瞻夫兩君子者才識學問無所不至豈獨恃其有餘于天下后世然其慨然而自擅有餘者卽少陵之傑出尚似不能與太白爭且以明允爲之父永叔爲之師亦似無以軼子瞻而過之今試舉數君子者之文展而誦之神巧各擅乃至卷收讀罷而心目之際別有留連而聳動者必不能他屈而歸之太白子瞻也諸有獨至作者不能知讀者自不能已此有餘與不足之異也余嘗持是以求諸世未有其人今乃得之鄭謙止先生余

讀先生之文十年矣近振瑾再跋先生方讀中秘書

自以身蹈不測此亦其顛頓夜郎流離僥耳之日也春相見章門之上詢仰朝夕便入廬山余時宅憂不能從挈予友湯生與居僅旬日得文五十首詩古文詞倍是乃寄湯生示我且不以余後進小生而屬之序夫世誦先生之文者服習神巧如對古人乃予獨覺于卷收讀罷似更有流連聳動而不能已者蓋其才識學問既已無所不至而理歸絕照法歸自然世固未有處于不足而能出入乎自然者也嗟乎世文士或飾有餘以覆其不足或勉不足以至于有餘夫能勉之至于有餘此其人亦足以傳然素之慨然而自有餘者亦已間矣余閑居每作奇想恨蘇子瞻不生今日若使操觚爲制舉執必當獨證祖位令三百年無人今始歛以先生之文當之先生之鄉固有唐應德薛仲常兩先生一代典刑歸焉或曰如子言豈亦少陵之于太白明允永叔之于子瞻耶請更以質之先生何如矣

遜志近稿序

序

三

蔡大美味懷詩小引

史稱虞卿窮愁著書今其書不傳然傳其著書之意以窮愁故猶其書傳矣阮籍任達生平未嘗臧否人物著咏懷詩至八十餘首古之咏懷者無與籍多嗟乎英雄豈子登廣武而歎籍之意何如哉蔡大美味才尚困諸生意鬱鬱與虞卿等且其爲人口絕雌黃而志廓然不可一世于步兵將無同乎讀咏懷之詩天何令大美味尚以詩見夫人美非徒以詩見者也卽其詩淵然冲遠不在黃初之後矣

張異卿時義序

夫今古文人山水玄對當其放意取我心目適彼性情由是至文生焉夫文非情弗真非韻弗遠非品弗貴非境弗幽嘗辟諸山水崑壑送迎烟日爭讓晴雨去來文之情也春山如黛秋山如抹晴波如練烟波如織文之韻也樵徑欲斷帆影若窮愚子長年過而下泣飛鶴騰猿時引凄異文之境也泰山滄海各負高深以爲威儀文之品也王承啓嘗言游西子湖如對美人若近若遠妙使人親入武夷如對古先生久源圖初集一序

仙氣超超使人十日坐卧不能去若此者之情之韻
之品之境無一不擅而至文歸焉吾將以張異卿當
之異卿吾黨奇士也其人和旨可親方嚴可憚而閑
止之意見之者如不能去相其文亦然向與羅席之
讀書山中已玄對於洪崖蕭嶺之間久矣比躡三山
經武林盡西湖武夷之勝而歸夫異卿能蓋山水豈
徒山水益人試舉其文使西子捧硯曾孫按節而歌
之夢聲當出金石予固舉未啓言廣其意如此蓋異
卿不負洪崖武夷之游矣

卷之十一

序

三六

弟失路之人憂蹙窮輾轉掣動近且倚廬而歌既
嗟賤貧復傷畸岷人情有所邑贊佗條遠必控之天
地近必控之父母二者不可得亦思知己聚歎以代
阿丘之靈而復初遠矣別去六年時自省意中縷縷
五更之心欲滿千里之晤難期便思魏氏庭中婆娑
桂樹重陰落月橫參不勝疇昔之感也大使來喜悉
復初近履兼諗兩尊人康居善飮家衆一一安好殊
慰且念弟學殖荒落而兄勇猛精進種種造極讀大
疏圖初集一書
三十七
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于詩堅七
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將去
昔人以朱异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道我
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蕭氣
北地信陽崛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
爲開元大曆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
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苟作
者彼寔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
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

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
梨吻聲牙間謀淺俚合者什一離者什九彼不能爲
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升失
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先之必爲
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革陳艾
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恐及失唐
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
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
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頭
既園初集一
書
三十九
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畫法
書初紙乍脫尚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
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蠡
測辱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且弟近來頗爲詩文作
苦多病多冗每當迫負填委舉止躁悶幾欲如藍田
腹擲雞子以破其忿乃卒無以自免夜來束晦若徐
巨源過弟所踣扉而語偶及生子一事巨源謂吾輩
耗斃心神覺輩未吉須得斷腕節思使心腎間作經
年休定以爲滋生之本弟殊感其言尚恐我等積習

難除三年之期冉冉將及又不得不以心血爲羔鴈
復初與弟同苦敢錄其語相似兄謂之何敝鄉連歲
厄在龍蛇瑞目眈眈視南浦諸賢已有憂生之嗟而
鄉先生耆德之在丘澤者澹翁蠡翁先君子輩繼踵
下泉潭陽千里不忘舊令而絮酒及之名邦之厚足
下之勤里巷傳聞動相感歎所遺過腆以遠意鄭重
且袍澤之義出自機杼遂無返理敬謝吾兩人義在
心期雖不以離別爲間當不能不以離別爲恨春正
或又當饑驅一出作秦淮數月留連名稿定當携去
既園初集一
書
三十九
使東南人士悉坐珠玉中也絹箋一一課納情長紙
溢

秦蕃生稿序

余客宛上諸君子誤信余楓落吳江之句旅而造之
余亦雅慕諸君子我歌湛露君歌蔓草童子手板出
人無間鼂夕適所最善沈眉生眉生住邑西欄敬亭
在戶于時冬暄愛客園列蕭然眉生時炊黍飯我若
司馬之過龐公余視其室父子莊莊如也兄弟愉愉
如也僮僕訴訴如也暇時就欄中宿與眉生治先櫺
被對坐城漏丁丁數易不能寢因得迭觀其兄弟下
帷之業頤而樂之并及于秦蕃生執秀外惠中精明
澹園初集一 序

朗然徵言踵作蕃生以內兄弟暇眉生十一先生快
俗也嘗思太丘詣荀朗陵朗陵使叔慈應門慈明行
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尚小抱著鄉前太史爲之奏真
人東行余過士一亦嘗抱持幼兒侍側眉目清揚可
念私喜王謝之寶不盡今見蕃生迺又徵郝大傳東
床之鑒矣眉生謂我蕃生將事壯游遊迺在吾江以
西嗟乎蕃生苞內異氣敬亭之疎麗華陽之幽蒨句
宛之泃澤既已茹而收之從此迺揚于上匡廬陵高
降深星辰日月煙波雲水幽奇怪變之狀出入震眩

皆文之絕境也况經歷嵩湖西過康卽之山此王師
昔所馳驅百戰地今寒波淼淼戰壘猶存志士仁人
感

帝澤豐隆而吊昔先達功名于殘陽古廟間筆墨之
氣必有浩乎其沛然者余何以測蕃生矣

澹園初集一

序

望

上舒礪石老師

不肖趨侍門牆歲月已長面目如故師恩未報壯志
空存久未敢以拙藁呈諸左右寔緣中自慙沮念昔
與居之伯聚仲來仲章諸子旅行而進今大者宣麻
小者憑軾卽二仲春明素敝已有十年不調之感如
不肖者大不忍言又何忍以諸生之業日涸師台昨
偶一披露不意過蒙崇獎不肖知師台寔以予方老
馬視之匪惟畜之欄檻泰以栗芻又欲刷其毛蹄望
以鞭策顧思明德感重涕零迺三哥傳示師旨庚欽
泃園初集一
書
四十三

劍社序

社者先王所以同民于州里也今學士聚而攻其業
者率取名焉其盛至于山川錯繆雖數千里之外而
文章歲時期會以相勸勉不獨州里爲然余近過宣
州宣州士多與遊蔡大美顏庭生尤愛親之且于陳
士業與子弟風后有鷄鳴風雨之恩焉余視兩君文
大美英銳漂逸飛章寓韻含超潘左庭生雄異當其
矯顧怒步觸蛟室撞蜃樓以爲怪特予旣各序其詩
若文以歸歸之日兩君夜襟被宿余舍庭生又黠然
謂我今之不免于此別也歸辛語士業風后吾數人
者雖在數千里外當文章歲時期會以識余好于是
又有今茲之役社以劍名余寔取而志焉客曰夫劍
一人敵耳楚瞳麓武尚以爲非萬人敵學之終不肯
竟學于名社以此無執戟雕蟲壯夫之慨乎萬子曰
非也聞之莫耶之爲劍也剪髮斷爪然後金鐵之精
具文之劍鉢心目亦無以異矣張旭善草書觀大娘
舞劍罷然后悟是又何疑于文章之事乎夫文章必
傳畜以徵材鎔古以盡變古之善劍者鑄五山之鐵

治六合之金出錫赤堇出銅若耶手結鉤而而試之
鉉如列星光如溢水華泮如芙蓉之始出世未有古
學荒落真氣淪鑠異采黜沈而可爲文之至者然則
良金不出國工不試不泮以涪江之水試以南林之
伎不可爲善劍吾屬所以命于文章者亦可知已矣
嗟乎昔茂先望氣豐城之野掘而得寶劍他日延津
風雨二龍躍出神物自合之語遂至今爲美譚夫昔
數人者或處江之東或處江之右越數千里而文事
之期會以爲勸勉社以劍名亦以志神物之合焉爾
沈園初集一 序 四十四

家近豐城夜望牛斗之墟赤虹紫電有亭亭于敬亭
風雨間者斯固其二龍躍起之際也哉

謝龍湖諸縉紳啓

恭惟翁臺蜀日分華淵雲嗣烈產龍湖幽異之壤鎖
鑰華風當 鳳曆昭融之初羽儀 聖代其德靡悔
厥施迺來事其大夫之賢念昔先君之好擁傳而出
衆共許爲廉平初服以還世或高其恬退凡未卽于
顛蹶總卽藉于提扶卽公私單盡之時拮据于採木
徵兵祗循太守之分且漢夷交錯之會綢繆于從薪
曲突敢云不世之助何意名邦特崇肆祀固繇督學
使者採風謠而問舊守之遺誰非諸老先生軫存沒
沈園初集一 啟 四十六

而見先民之軌遙聞盛舉彌發哀思念不孝鮮民之
生爲士以祭敢比王謝之子無愧芝蘭寔同淵明之
兒但覓梨栗荷明公之不鄙俾先子以勿亡因念過
庭昔承燕語攬蓬蒿于荒徑時念令聞令望夢寐如
或見之分俎豆于宮牆今來舊國舊都魂魄猶應瞻
此限巫雲萬里無繇樞謝于庭塔迦瀘水千尋祇告
微衷于竿牘伏而知感涕且欲寒仰思掛劍之高情
尚冀卿環于異日謹啓

與龍湖黃應宗

先君見背益丙寅臘廿有六日也丁卯春屏山王使君轉自敝府幕曾從送役附計左右客歲辱足下書至時先君已下世數月奉而告之几筵耳成都李司理東歸傳貴鄉業爲先君舉祀名宦固意足下必相周旋昨彭客至喜得遠書生死合離淋漓篤摯捧讀不覺悲至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誦于山此言爲之歎息先君歷仕州郡政尚廉平家無豐殖居鄉十七年未嘗一字輒入公府進退大義或可無忝衣冠

祝園初集一
書
四十七

昨敝鄉亦已崇祀鄉賢且與貴鄉名宦之期會意此亦先君好脩之驗乃名邦厚誼足下高情維有世世子孫永矢勿諼爾不孝嶽崎歷落庚戌與足下別至今頭顱如故計六戰關中荆而嶺者三幾得而復失之者三今悠悠日月漸逾壯歲先母弃不肖孤已十有二年今先君復長別矣富貴自不可知縱有之且不能以鍾鼎更及二親或慰題橋之願已無捧檄之驩奈何家弟近已就業南雍家兄長任昂精思績學稍爲海內所知癸亥南嶽學宮旋以天奪次任鴈因

頓諸生中今方與凝叔等家弟諸子尚稚不孝戮戮僅一女舞掌上而已兩郎君近業何似通家風義萬里相最惟午未間聯翩決起秉傳至匡山彭水取醉封翁斗酒所眈眈耳來書附謝貴郡諸縉紳孝廉明經文學望從者一一致之舊時人如某某等近安否山川遼濶音問杳然每一念至種種俱動人懷使中可一一見示且意老僕孤墳絕域春秋寒食或使以杯羹酌之渠妻向侍先夫人孔不孝兄弟頗著恩勞此亦蘇子瞻不忘任氏老乳母之意耳紙盡不能悉

祝園初集一
書
四十八

時在八月望日華具

祭李太老師文

嗚呼世治而亂職由孔壬世亂而治厥惟正人世謂
甫申之降繇方祗與國精亦是父而是子斯有君而
有臣屬者中外治始亂終

聖人嗣曆名世奮庸

帝顧江漢陟大司空迺揆厥自寔惟太公太公之德
潛龍在洞自先太守趙璧世傳當諫辟雖詩書韋弦
碩果自命晚而德全昔在

神祖海內晏然司空之績出入華軒是時太公鳩杖

淵閣初集一

文

四十九

僊僊或觀其政或樂丘園十年以往豕突獍狂小人
夷狄在邊在床彼君子兮蹙蹙四方司空之志憂在
宗枋是時太公芟服荷裳湘潭楚澤與子偕臧嗚呼
事君以子懿哉太公竭忠為孝奕哉司空公父子所
勸勉于家國者無間于出處則大司空所黽勉于君
父者亦無間于初終元臣既陟

帝德初隆奸邪之黨雖斥而夷虜之運未傾明良既
洽世方屬意于伊傅之烈太平再見翁亦樂觀乎堯
舜之風孰謂大年不駐翁遂溘然而告終嗚呼國喪

耆德邦無令儀大司空或出或處世方倚為輕重則
太公之生之死世亦視為盛衰

天子曰咨方備典以襄大事公卿衿帶之士亦相與
扶服而欬獻况如某者辱國士于司空左右太公而
能不煩冤以悲一水相望千里陳詞醺羞之戔戔者
疇昔之好而所以哭太公者不惟其私

淵閣初集一

文

五十

李芝山先生行狀

華七八歲時侍先太守時爲言李芝山先生之風然
幼徒向往之不諗其何人也已余與李雲將同試爲
諸生同學余見其姓名竊自喜急索之衆人中乃雲
將亦從此舍王君覓而就余兩人遂如生平驩今十
九年余兄事雲將海內聲氣之士無不知者則余之
父事先生亦久矣雲將近謂我某病五年矣先君子
遐躋高軌才出今人而行伴古人吾子之所詳也病
子不能文子盍爲余狀之余賤不足以狀先生且雖
說圖初集一行狀

五十一

向往之未及事先生愚終不足以狀先生雲將則又
謂我某病且困所伏枕以先君之行屬于愚先德長
與日月盡耳子念我寧不念先君遂弗敢辭謹狀先
生諱樞字孟乾別號環中襄敏公塋芝山先生矢廬
墓側侍太夫人不果因志思焉又自號曰芝山云世
居豐城縣湖茫里今海內冠帶右族江以西湖茫李
氏最著始祖崇唐大順間刺史豫章因家焉至石晉
祖從寔始遷湖茫覃族受姓殆六伯有餘歲矣高祖
戴景泰進士縣侍御史出爲松潘兵備副使內

正朝廷外攘夷狄皆有名聲高祖某某祖萬平父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克齋公遂是爲襄敏公公三十長
祔乙丑進士官監察御史仲材壬戌進士官大中丞
學者所稱見羅先生先生其季也母嫡賴夫人繼安
夫人妣周夫人當周孕未產襄敏公夢絳節朱幢從
雲而下笙韶鏡吹從者伯人一嬰兒後騎婉嬖玉簪
問之東嶽童子也越宿而生因小字之曰嶽授固已
知非凡子矣幼絕慧與之書言輒了與之詩詩輒上
口襄敏公絕愛之六歲蒙

說圖初集一行狀

五十二

上恩與入監讀書襄敏公卽遣之人監讀書先生兩
髦而入見師儒揖讓進退具禮大司成尹洞山公臺
大驚異抱置諸鄰復引以示六館諸公嘆克齋有子
或謂茶陵七歲而登天子之堂孟乾六歲而薦司成
之席李氏之童何世多奇如此十三歲襄敏喪時侍
御中丞皆已成進士先生讀禮下帷從兩兄涵意于
秋下及帖括日常數千伯言藻思涌集指擣之間風
雨摠至每奏一藝侍御中丞必撫而歎已而泣曰吾
弟也才恨先君不少待見吾三人者俱袍笏覲朝夕

耳服既畢太夫人鍾愛不欲令別千里年二十二始就南雍試南中人聞先生至故襄敏時諸貴游及四方之士五侯七貴寒畯問業先生始避之牛首雨花不得再避之棲霞不得經時轉徙屏去僮僕至托蕭寺以匿之然是歲以文奇甚不第越三年再試復竟不第遂奮然曰人各有志世事之榮固非吾志也向徒以授書先君子聊復爲之今再戰而蹶天所以處我已知之矣夫丈夫出則爲懷契夔臯以持宇宙人則爲卜隨務光石戶之農以責山川等耳吾父祖昆

源圖初集一

行狀

五

弟接跡廟朝世所謂勛名之盛既已煥史策壽旌常吾將行日月雲霞之表以佐之不亦可乎自是絕意進取築室閉戶日枕藉前典晤語古人嘯歌酣興慷慨俳側之意一託于詩詩日或數十章章或數十言或千百言上妣黃初下友開元大厯之彥耻爲纖卑奇蕩以追正始暇亦屏賓朋設酒食陳絲竹羅笙等姬侍在前觥籌遞進酒酣時譜新調令雙鬟按曲而調之先生倚而和歌或彌日夕曰吾非豪易高也無忌醇酒或有託而逃之吾處遺侯遭聖世幸不至是

然世短意多身百年憂于世達者羞之且幸豐腴必僞自溪刻於陵奚必萬鍾以井上稿哉當是時人慕先生者爭在下風復襄敏公故吏門人絡繹王路侍御中丞兩先生方躡通顯爲世名公卿懷半刺而問典記者門外如魚鱗書尺薦進時及筐篚先生勅門者一勿與通所與游獨金谿謝九紫廷諒新建方士功來崇南昌胡孟弢汝煥臨川湯義仍顯祖進賢饒伯宗崙數君子揚扆廣和相爲文酒交世或儼之龍門佗未有辟咤負劍而望門屏者嘗聞方伯余公四

源圖初集一

行狀

五

山宿知於襄敏公願一修世好具典謁徐子與官豫章時徐既負海內名誦孟乾詩思一見其人皆堅不往張相國文端方家食慕高義納交先生以語方士功士功從燕閑一道誠欵先生默不應文端終私於士功載酒命舟數之湖上值先生放筏中流闔而至士功惴惴尚恐先生終鑿坏以去先生爲忻然入舟抵掌笑語終夜飛觴角韻旁及於古今治亂天下安危之故文端既深愧服旦日掃門治具意先生必自來謝時同游者丁叅政右武相國弟詹簿衡西先

生竟不往各以詩一草陳謝而已詩今載集中蓋其
高尚如此先生性樂山水昔人州有九游其八獄有
五涉其四恒壯斯語少慕信州佳勝與饒伯宗讀書
上清山中過貴溪愍相國功名之不終稅駕空思黃
犬獵息機不向白鷗園之句聞者誦之又嘗入匡廬
觀瀑布愁五老窮三石梁之勝開虎林桃花之美累
糧攜僕經湖上桃盡乃得歸歸道于衢入拜襄敏公
祠人間李公子至相携路首登而泣先生亦泣諸大
夫士酒食獻遺饋贐一無所受曰吾不欲以傷吾父

澠園初集一

行狀

五十五

廉也先是周太夫人嘗苦病先生不居于內者數年
絕酒食親漱盥夜未嘗釋衣冠而寢戊子中丞中于
謫

天子逮之京師先生方侍母病嘗恨不能從既謫
閩漳屬太夫人病稍間乙未請一出省兄海上數月
而歸道武夷憐亭玉女之顛遐尋冥討降陟雲霞意
殊樂之一夕忽心動令與人朝趣駕未及里門三口
而太夫人已上仙矣先生望屋吁呼一痛殞絕恨不
及視貝玉啗飲自誓終身跣步無出以志未憾自此

益絕知交處湖上湖上者豫章城東湖南眺孺子之
亭北俯雲卿之園烟波上下水木明瑟先生嘗構臨
雲樓游息其中文端所載酒從之卽其處也公事親
孝事兩兄悌遇妻子惠而肅與人仁而有禮平生未
嘗一介受于人然振墜匡匱捐重緡爲然諾率施而
不言當侍御按楚楚先王棄國武岡王顯槐以王弟
攝謀不利於孺子盜竊帑藏脅太妃大無道

澠園初集一

行狀

五十六

天子下撫按臣具問柄政者於入而中持之聞侍御
至因臨淮侯將行萬全侍御先以千金爲壽先生前
臨淮故受知襄敏兼善先生先生立叱其使旋以聞
侍御侍御卒按治之甲申侍御歿故未有于諸鄉士
大夫暨李宗老推爲侍御後者丞仲子某當立衆
且懸其半以待先生之產並嗣之先生艱然曰禮爲
人後思若敖之鬼餒而已矣晚俗營營室中之藏銖
分衡量仲某果嗣于伯兄神有主矣吾尚未有子卽
子猶家而富戶耳必遷延俟吾再舉以授之不知誰
何之子何意哉立屏其議盡以授從子某取子之間
其大者如此亦足以知其概矣先生生嘉靖甲寅十

一月二十二日歿萬曆壬寅三月二十九日先食驚
小過稍不豫時宿雨彌旬林霖不開張曼胥胡寔美
諸君子過相居起先生忻然爲命酌湖于陳詩數韻
有柴荆問病多文秀風雨連床半古人之句數日病
革手雲將而詔之曰吾生平無所憾但不及訣吾母
今當頽而請地下耳吾志薄榮利從吾所好汝當勿
復爾 國恩未報祖烈未艾最之吾視汝固非委翳
于蓬艾者也時年僅四十有九既歿家治水陸命緇
侶雲將又嘗謂我夜夢鐵馬金戈來往馳驟相傳東
瀝園初集一行狀 五十七

嶽且至旁有指儒衣冠一人而告者曰汝父是也嗚
呼來去示異若應符節先生采歸天上耶元配傅孺
人南京刑部尚書傳石澗公姻女繼室徐孺人湖州
德興縣知縣沂泉徐公滌子太學生徐公日崇女側
室鄧孺人子一臾卽雲將戊午舉人徐出娶河南按
察司按察使胡月川公緒女女一鄧出適北部方公
來崇子太學生日愈比部卽士功也孫男一姓聘桂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劉公
一燦子尚寶司司丞劉公斯煒長女先生撰著甚富

然惡自矜慎半廢巾笥或爲好事者傳寫而去今所
餘臨雲樓集七卷春風鳴籟一卷而已嗟乎三代而
下士之棄名寔邁時榮而中無所爲者蓋已鮮矣夫
首陽之薇綿上之田或憤而遯富春之絲鹿門之耒
或隱而名若終南北山之跡抑又下矣先生其魯連
吳札之間者耶乃其才穎迅妙學漬淹通庶幾左光
祿右供奉又何其夷然自不屑余賤不足以狀先
生然卒狀之三尺之石百世之昭惟

六人先生載筆而惠之先生不朽矣

龍圖初集一行狀

五十八



沈園初集目錄二

高若木制義序

易寅初詩義序

幼科纂要序

薛公去思碑記代

復張天生

廻龍庵募緣疏

祭李雲將文

顏庭生制義序

沈園初集二目錄

代諸搢紳鄉賢請太尊啓

談青令制義序

募造准提閣疏

粟刻西子梳序

書譚友夏文

詩義自序

宜豐游草引

燕林初集序

徐脩仲制義序

祭楊叔士文

荔支園序

與李龍侯

上鄭謙止太史啓

沈青嶼明府奏最序

龍沙西禪院化米疏

綠雪樓制義序

壽熊母魏太孺人序

劉兄恒詩序

沈園初集二目錄

壽余母楊太夫人九十序

與念孺

與巨源

小青傳定本附

澠園初集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高若木制義序

孔子彈文王之操而得其形頎然而長黜然而黑夫
琴一技之微且然則文必無以異諸其人耶漢武魏
武極帝王之雄畧至誦蘭秀菊芳月明星稀之什則
又饒文人之致焉車隣駟鐵秦風伉烈如或見之乃
兼葭白露之際伊人于載動傷人魂抑何其言之不
類也予游宣州與高若木游最善昨階以往目成而
澠園初集二 序

心許之比予且歸若木夜入城別我逆旅之中流連
不能去城門將闔去而復來曰知且與子別吾不忍
其遽也若木于余若是意其文必婉變柔情出入江
徐庾鮑之間乃其文挾風霜蹂雷電貫日飲梁不足
爲其勁也養由基百步射楊葉發矢命中極乎秋毫
而力常餘于百步之外蓋其真氣所積大力從之非
偶然矣若木之文似之無乃與其人有以異乎夫以
漢高之雄略于兩武帝何有及過沛秋獻泣下曰百
歲後魂魄猶應晤此夫人氣力絕人足爲天下雄者

皆其情之深者也嗟夫是豈獨文爲然哉屬東隱失
律廉李之盛徒思古人士富窮時情不深於聖賢其
出也情不深於君父此所以忠義之氣匡濟之力爲
靡而已矣然則若木之文不獨與其人無異抑于世
有大用焉余旣與若木別江東千里時有伊人之思
序其文而歸之亦以告予之情也

澠園初集二

序

二

易寅初詩義序

六經自漢以來懸諸學官盛矣至今士古一經自治且裂其句以爲試士之目其道愈盛其義愈晦而易與詩爲甚大都治易者失之淺治詩者失之深易本諸理天地民物鬼神之情狀義文周孔之秘世自審不能究其所以然率淺而應之詩本諸情情之感動妙于深淺之際人盡有情盡不及情或洙泗微密甚深之義以閨風雅或齊梁纖卑靡易之調以飭經術既交失之且膠柱而鼓考亭之瑟朝廣而夕諷句譯

擬園初集二

序

三

而字求譬閨市之醫手河間仲景之書嘗亦足以殺人然遂以誣河間仲景非也故善讀詩者惟雅人深致者稱焉憶隔歲易寅初自鍾陵來寓居北城下時春雨閉戶十日不得出獨余居徐氏畫樹樓中時時話而相過余曰詩所謂風人之旨也世求之以學士文人之習猶庭與楹耳况書生宴菽啜而精思之此于三百篇之義何居此深淺之說也寅初甚慙余語時索予詩義十有九首閱之竟夕遂序以付之梓人然後告蓋寅初謬許余如是何以當寅初哉寅初

讀書多弘毅之志而不言身爲孝廉入而襁褓出乘下澤之車遨遊鄉里不一至公府蓋泊然無求故其居雅澗然有以自得故其託深余所謂雅人深致者惟寅初庶其人耳春讀書羅漢持所著詩義以照余余序而傳之寅初深于詩爲能妙于深淺之際矣容有笑之者曰昔寅初序予而予序寅初無乃還之風乎嗟乎是未知余兩人之所以相喻者也

擬園初集二

序

四

幼科纂要序

老子曰赤子體弱骨柔而握固不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啻和之至也夫病必始於饑飽色慾思慮煩散嬰兒何病然世嬰兒之病者多矣楊之始生爬之則絕搖之則萎離之始孳時之始榮物負氣之初其精純固其力脆柔純固者足以生脆柔者亦足以病嬰兒亦然父母之愛其子也方雷而處於房先風而襲以縕康而巫祝病而刀圭中國而處秦越人旦署其門曰我能治病幣而走者百

說圖初集二

序

五

人暮署其門曰我能治諸嬰兒病幣而走者必數百人矣夫人愛其子甚於愛身亟治其子病甚於身亟治其孩推之子病甚於其壯子情類然耳吾豫章善治嬰兒病者何氏有名五世矣何思隱尤世其業余聞其父樵隱公遇异人西山道中得其術非世恒醫者今思隱成書而傳之諸所以治諸嬰兒病者無不具恒醫調藥於七秘方於簡不輕授其弟子况錫而行之乎宋清居善藥能折券千人宗元謂爲有道者公其書視公其藥何似古稱醫者非仁愛不可托也

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思隱殆其人與

說圖初集二

序

六

薛公去思碑記

代

撫司理薛公之視篆吾南昌也自庚午六月遡春王正月半暮耳而有千歲之治當視事人日日惟思公去既去而思百姓望前旌嘆息多泣下者先是郡守彭公觀民廉惠爲政郡人德之屬方試士而尚薄都城報至

天子檄諸道兵入衛期旦夕至守忽以憂去當事者鄂相顧謂代賢守難南昌首郡又適多事代者益難求十三郡卓異之尤者薛公邇來公至首策諸入衛

說聞初集二

記

七

士是時海內久安樂民不知兵卽江西距濠之難百十有一年矣驟聞變衆洶洶思又兵久聚行伍器甲朽利不可行且行非所望洶洶益慮他變公內定衆志外計軍興立按譚兵以法捕妖僧下之獄又拈府藏金若干上幕府給軍實一切繕城柵嚴保伍不踰月衆志大定是役也公雖不言蓋有不世之功焉邇事已卽與試士士宿習公文章既樂就試試卽闕貢院門精較閱獎名士按軼才衆怵然服尤遇士極思禮士亦不敢干以私久之積贖錢之金伯益買學田

以養士公曰吾非徒養士不欲携南昌之金他往也

公在郡才識精敏事無纖巨一不敢以攝爲解知南

昌諸王庶孽亡藉或飲博爲姦刑或晝攫人陰籍主

名居起犯者繩以法民賴以安知南昌士瘠賦厚民

貧又時歛愈急哀酌上下間終不欲以掊聚傷民氏

賴以休息當漕兌諸萬戶若軍旗率多索賦長金公

至卽不敢多索賦長金上高簿當轉饟損米至十石

有奇議者無所出計貸南昌正賦佐之卽苦南昌矣

公徐括諸倉之美千石立舉活主簿亦德南昌大司

說聞初集二

記

八

農又嘗徵增諸道稅足國用公再三請卒免南昌公在郡雖數閱月所以爲福利者率如是至于懲暴吏戢姦胥宣教化平訟爭疏積案弛輕繫絕饋問禁支取諸循良吏赫赫治具者公固不勝書今公去又暮月矣百姓盡欲祠公三老之議曰祠公固當然屬者元愍方以逆祠遍徵中國思辱公以名乃進諸博士弟子與諸薦紳先生僉曰三老議是于是伐石立碑紀載功德而屬熊子記以熊子廕國中習公善政向令長興知公之素者又莫熊子若也熊子曰今國家

功德深厚休養生息而治理或未盡効百姓或未盡
康阜豈才能特達之吏少哉取代而來滿秩而去當
下車已懷苟且之心寢假于歲月彼雖真猶攝之矣
况攝乎哉薛公于吾南昌攝耳而居則愛去則思或
曰公守若處女才若族庖固然然世無廉而大軀才
而偵轅者哉公單誠心布寔政民所利害肉視虎狼
朽馭之懷如行于冰上世方視真如攝而公視攝如
真昔孔子攝司寇三月市無像賈人無爭道公爲聖
人之徒行聖人之教施于南昌民之勿諉誠之動物
記

九

爾也公入拜

天子左右旦夕矣南昌八城之人異時至碑下聞公
豐功偉績于朝再拜忭舞蒙衣章甫思公不復已而
相泣也南州故味甘棠祠召伯棠樹已遠此石不磨
公之于我人無窮也已公治撫尤多異政教行建武
吉信諸州之士茲不備書公諱振猷浙江平湖縣人
中天啓乙丑科進士

復張天生

吳越兩鄉地同族黨之隣人有草木之味不肖企慕
仁兄闕然者盈尺之刺耳手書遠及稱引過當愧無
獨步惠連之才乃有逢人項斯之遇維有慙悚近來
文章一道極盛極衰大都海內能文之士維學古通
經神明於識力法度之間自相變化十年以前怪之
者若鵠鵠之瞞晝日爰居之避大風十年以後襲之
者若穴鼠之擁敗荷林狽之披周服一條一襲或以
爲太過不及二者交譏弟乃謂陽弃之而不能知與
記

十

陽慕之而實不能知者何處得過政俱坐不及爲累
耳譬兩病者於此一疴羸微腫氣息才屬一叫呼跳
實終日如狂補瀉雖異其受病鈞也乃或者又以作
俑不端歸獄能文之士且有推過于豫章者蕭曹作
律姦吏武文而美之蕭曹又何病哉持世者登高而
呼正告寓內無論作文選文俱當有以候其氣于先
制其弊于後今不得不以此事推仁兄聞有佳選爲
之喜劇故輒布其同心之言如此家美叔禪心玄味
此中面壁數十年今就虎林知必能就六橋花樹間

盡兄饒益而歸拙義三帙輒請兄指示弟所謂萋菲
小文望洋而旋其面目久矣雲將下世感念亡友若
在初歿茂陵遺草旋尚繕寫以進馮楮作報時三月
望日時華頓首

迴龍庵募緣疏

豫章城南滙章貢之流折而西更折而北白沙如龍
西山如障樓櫓上埒帆檣下移佛寺僧寮間作而已
東去順化門平原廣衍阡陌之際多眇眇之禪栖焉
每春夏三五出游梵唄鈴鐸之聲與農歌相和蒼秋
冬曠遠溝塍來往或振輕錫或傍役車蓋田父山僧
之跡錯於是矣僧某住李家塘之迴龍庵今又特營
一架梁地宅其徒衆持疏來索余序余謂上人檀施
之事須得宰官倡之上人謬譽余且數返爲請益至
昔顧長康注百萬於瓦棺寺勾疏無所得因閉戶經
行月餘盡維摩一軀工畢示衆僧開看者第一日輸
錢十萬二日五萬三日以往任例責施而百萬施給
予既不及長康復不能盡然上人一架梁地百萬無
所用或有聞予言而樂施者乎

祭李雲將文

維崇禎改元戊辰二月十有八日吾友孝廉李雲將
四丈逝矣社弟萬時華時大風阻于江上獨弟升卽
就哈欽事明日風止走而哭之棺矣越三月三日甲
子乃偕弟升酌卮酒而哭于位且告于其靈曰嗚呼
兄自癸亥而病今五年矣余未嘗五日不相視也間
五日至兄必怪之使以來余亦趨以至計獨余客
筠州時嘗數月別耳今年余屏居江上而兄病劇余
勅家人日三至余不能口至或越日而至間不至兄
既園初集二 祭文

亦必使以來且屬後事且屬以尊府君之狀既狀矣
且屬以尊府君及兄之詩若文銓次之既詮次矣先
一日診兄榻間兄目而慰藉我聲猶琅琅也豈謂日
眠兄病而不及視兄死死生之間離合之故信亦有
數存邪嗚呼余生于先君宦邸幼而從先君子齊于
魯于焚之墟閉置郡齋申申內塾未嘗出游于諸君
子余之游諸君子蓋自雲將始也記已酉余試與雲
將名次後先爲子負復同學入見先生兩人交索
于儔人中把手遂如平生自此以往余兩人未嘗以

歲月離矣日月東西激如跳丸閱歲二十有如朝暮
今之見兄者無日而別兄者無窮期也嗚呼升其堂
設几布席昔吾兩人之所語笑而凭依也入其齋
書帷榻昔吾兩人之所捧腹而哦拍肩而誦也步素
園之甃倚碧廊之檻曲戶假山傍篁茂樹吾兩人之
所酌酒賦詩今光景歷歷且廢和之什猶在也兄安
在哉嗚呼自余與兄同爲諸生者十年兄舉而余獨
爲諸生者十年余骸體歷落耻見貴人然兄舉而余
不以爲嫌余兄而兄時以爲歎兩人白日清宵或笑
或悲或歌或愕固意王路帝鄉交軌並轡終相爲豪
舉耳而兄竟止于是耶嗚呼兄之才世莫不知之兄
之死世莫不憐之兄才如烟海學如西宸讀其文者
以爲天球弘壁聳其望者以爲文蚌威皇然兄有天
下之識談古得失炯如列眉兄有天下之畧策今治
亂剖如緒絲兄有天下之氣富國污隆而及邪正忠
義之奮烈鼻拂雲漢息爲虹霓兄當世之傑信未可
以死世亦未可以死兄也嗚呼兄未可以死而死世
未可以死兄而兄死且庸庸者或驟顯官或躋上壽

既園初集二 祭文

十四

而兄年僅四十身僅孝廉以死豈其得天者厚而享
于人者薄耶嗚呼自兄之病方士云云或進鍼炙或
餌參苓予固戒之寧莫之懲而竟于是矣痛哉拜
兄之几婦號于室兒啼在旁我繼以泪靈當感傷遺
言具在敢不視兄子如子視兄家如已之家旋當哀
兄之文板而行之次兄行事請于大人先生誌而藏
之以不朽兄于地下凡所報兄不敢自愛如是而已
然余藏而貧爲力不足懇懇良友將如之何生音因
踏死者冥冥一卮在侑兄知耶否耶兄如有知顧而
澠園初集二 祭文 十五

飲之無又有歔歔而嘆息者乎嗚呼痛哉尚享

顏庭生制義序

神祖時吾鄉鄒爾瞻先生直聲震天下然四十餘年
之間數起數廢當是時庭生之祖疊陽先生爲南省
給事中請柄用先生以去就爭之且同諸士大夫抗
言 國本凡爲給事中數月疏十一上卒以諫廢所
謂古之遺直者矣乃余又聞庭生尊人伯存公遺家
難疏艸几廢不傳涕泣扶服走求之南省署中吾鄉
給事晏公又力左右之公自言入署括諸曹章奏窮
日夜亡所見仰天推膺淚盡幾血忽簷瓦寒窸有聲
澠園初集二 序 六

燭影熹微如見先生之面是夕遂得疏草者數章嗚
乎忠臣孝子精誠相感如是余聞其事未嘗不慷慨
歎息意其後必有達人今年過宛上庭生顧我如舊
相識自是盟松指水共許平生庭生時與蔡大美居
城東古寺中余日不及過庭生如有城隅搔首之思
余暇卽日一再過庭生如有蔓草偕滅之喜益吾三
人綢繆繾綣卷于道義之好其情如是庭生辭業深敏
向讀書成均每一蔬出諸同舍生人人自以爲不及
大司成文公試必以庭生冠其軍旣刻其文以式諸

士庭生復將刻其近所著而告我曰子爲我序萬子
曰夫文未有情之不至而能工者也古忠臣孝子
乎百世之上今其人已往矣然撫心結臆揀爲文詞
今其簡斷編殘幾消蝕于苔香蟬迹之餘恒足使後
世之人呻誦位回或至于涕下霑衿而不能已亡他
情所動耳大都人惟情之所至然後忠孝生焉然後
天下之至文生焉庭生之情如是顏氏忠孝之風延
被三世以及庭生其文可知其人亦可知矣余生爾
瞻先生之鄉而石交于庭生雖序其文乃所相厲于

混圖初集二

序

七

晦明風雨者獨文也哉

代諸縉紳鄉賢請太尊啓

伏以明德祭于社儀刑屬先進之衣冠王道始于鄉
忠飭首澤宮之俎豆用昭懿德是在明公幸責幽光
共欣勝事恭惟老公祖台臺望高伊呂政試龔黃地
本垂棠之郊雅化依然召伯郡餘懸榻之蹟玄風復
見南州已聞袴襦之謠千門歌舞復觀甞玉之秩百
禮壬林憲副贈光祿卿李斗冲公西土捐生當豕突
綢狂之日太守以禮致仕萬立吾公東山繫望見山
高水長之風一則壯氣猶生耻全軀而保妻子一則

混圖初集二

啓

十八

清風盪世足廉頑而立懦夫國人具有同然勿諉令
德公論抹諸當事無忝明裡仰荷台臺肉白骨于九
原遂使兩公附青雲而並駕爰念大事在祀焉知賢
才而舉之亦曰維德成隣不如鄉人之善者仰敦國
典俯賜輿情越十七日乃叶龜契之祥維二三子肅
侯鸞旂之扇宮牆肆祀更當

新主之光華黍稷皆馨定出神君之嘉惠

談青令稿序

談青令西人也而家於廣陵東南之士皆樂推之鄭超宗輩與里閭相善家季某近客鄭氏青令遇之如平生惟余故習知青令思見其人久矣家弟迺謂我青令意氣適上沈凝多大畧非徒世所謂文人者青令先世以武功著世官于湟中故爲西人自尊公奮詩書爲文吏徙家廣陵故又爲廣陵人自青令隸諸生試輒高等比督學試亦以青令冠其軍能已見于天下矣近以書至屬爲尊公立傳且序其文余旣欲見其人序之予志也然因是竊有感焉夫世豪傑之生嘗受命于天而取氣于地語有之十步之內必有豐草然黍稷稻禾不育于瘠土而培養亡松柏之數者皆地產故也夫關以西古天府之國也昔周公以王秦以霸下及漢唐數千年爲天子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其間明君良相至聖大賢名公鉅人生其地者不知其幾矣東南山水奇麗衣冠文物中古以降所在爲都會而廣陵爲盛是皆所謂天地之奧也余嘗謂關以西崑函地設黃河天來自宋汭今并不爲天

說園初集二

序

十九

說園初集二

序

二十

予之都者又數百年陰陽之氣鬱蒸而無所發必有大人者振迹區夏以光聖世蓋求之久而未有見焉且夫天地之氣西北堅凝而東南美秀堅凝者去其剛簡美秀者輔以堅凝斯至行歸焉其爲文也車駟駟鐵以厲其槩澧蘭沅芷以傳其漆天下之至文亦歸焉吾求古所稱大人者殆欲以青令當之青令家廣陵日與四方賢士大夫學問經濟切磋而不舍西歸湟中吊先世之餘烈胡騎虜帳邊沙浩浩慨然有無衣小戎之志蓋天地堅凝美秀之氣交萃于是他日者視草承明而鳴劍伊吾之北亡以測之矣

募造淮提閣疏

出豫章北門數百步爲龍沙復數百步折而西爲周公亭亭畔有廟屹然立江渚者霈澤王廟也攷漢灌將軍城豫章王與有功宋太觀中又嘗有禱祀之異故邦人祀之至今先是萬曆初

勅改廬山黃龍庵爲黃龍寺

賜金佛像寺僧敬虛募閣以覆之時大中丞王公斗寅吏部涂公映微先後倡而新之此上人之勤也今上人死矣廟傍有隙地數武其徒脩幻復爲余言師

泥圖初集二

疏

予

在嘗用形家之說謀祀淮提而閣于此今將踵而成焉余曰形家之言若何曰章門之水由此達于湖放于江萬里之流百折以至堤其委浪蜿蜒紆餘而后去之此鐘美之說也余曰此又子之勤也今子將以終中丞吏部之明德踵師之志福邦之人人之聞而赴之者必衆而疾矣何以言之夫聖王之制祭祀黜濬祠秩常典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然後祀之此霈澤王所以蒸嘗于茲土也昔公劉大王陟嶽降原率水許至岐下卽定中之味望楚堂而景山京此形勢之

泥圖初集二

疏

王

所昉也夫祀典嚴于王者學士之所講明有司之所慎重閭閻萬戶據有形勢以辨災祥此皆非浮屠者之所有事也子之師一則成之不勅一則志之而若有待于其後人若夫淮提佛母之號遍茲國土此誠浮屠者之所頂禮而事爾菩薩示方便法現大明呪經稱苾芻人等若有投持誦讀此呪能滿九十萬遍所有資具種種具足若十萬遍得見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夫福田利益雖匪世尊如來密諦深微菩薩普度衆生功德弘深將在于是然則子持前說而告之邦之宰官居士樂于形勢之利者聞而赴之已十之五矣持后說而告之邦之老稚男女樂于福田利益者聞而赴之當十之九矣况余日徘徊廟下見履舄之外蒼崖白浪宿鷺浮鷗明霞薄靄變化衽席倚閭成而滕王之棟歌舞西來隔岸江天鼓鍾在下此又騷人墨士所命侶嘯倚而不能去者吾知聞而赴之者之又廣而疾也嗟乎子之師能集浮屠之所不能事者以福邦人子能集浮屠之所必事者以終兩先生之明德踵師志而克成之吾知霈澤之靈抑亦有

以相子矣

澠園初集二

疏

三

彙刻西子菀序

今瞰長洲之苑汎錦帆之淫靡鹿臺荒鷗鵠殿廢然
過其下者響屨之屐似破苦心蘼蕪之魂疑來湖面
未有割然遂無情于西子者夫人彼此相感然後情
生當其離合生死有所撫膺酸脾然後情至人之于
西子何情哉大抵情之深者非以義烈則以冶艷今
試道武陵泛舟西子之湖鄂王廟在蕪小塋高甍魄
忠魂行道之人同傷異感獨至西子或引論于傾城
或揚助于霸越若舉朱仙之恨西泠之泣向所欲獻

澠園初集二

序

五

感動者而交讚之然世之吊西子者賦或千言詩幾
萬什兼之制舉稅益自子友米子京始于京文士風
流舉止自異世搢紳能以詩賦擅者什四五不能爲
制舉稅者百無一焉自子京廣其途以納之世之憐
西子不欲以詩賦擅者盡得解永盤薄無鬱伊于筆
墨之間此文章快事抑亦西子之遺也或曰昔襄陽
高辭書淫或至拜石終日然未聞好色自喜今勺園
文雅子父同風子京復何愛于西子哉余曰孟氏掩
鼻之言復使西子千秋不以色標迺以潔著夫襄陽

固饒繁癖于京取于是殆神明乎乃祖之好者矣余亦以制舉執不以詞賦蓋吊西子不奇于詞賦奇于制舉執相與成于京之奇舉也

書譚友夏文

湯臨川先生嘗額其堂曰清遠因自命清遠道人余甚旨其言乃友夏之品先生文亦曰澹曰遠曰澹則遠矣余申之曰清故澹澹故遠天宇晶而浮碧清之澹也遙山林而橫黛澹之遠也以此求之諸家臨川獨詣友夏追之余居恒服習義仍先生兼愛友夏間與徐巨源論文曰世之矜于詞者才有所不足者也矜于思者識有所不足者也夫矜則澹遠而清之致傷矣劉子之序屈騷曰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

詩義自序

昔杜少陵不喜靖節之詩歐陽文忠公復不喜少陵之詩好惡亦安所秉哉然今古之能詩者首陶杜不以二公之好惡而損天下之歸能詩者亦必首陶杜不以二公之好惡而移分定故也且歐公鍼芥之遇異于杜意必同于陶此又好惡之至變可類而知者矣制義于聲詩道異韻律于俳比體異余不能詩而好爲詩不欲爲詩時義而不能不爲時義向有所作輒爲同人播在通都心甚媿之近得十餘義深匿箱中偶示易寅初寅初謬見可竟付之棗人予恐爲世笑追止之寅初曰如世有杜少陵歐陽文忠者不喜于文子之文亦必傳矣刻成遂書此語

澠園初集二

序

主

宜豐游草引

客之冬適于宜豐朔風鳴條大車裂帷春徂夏往涼月映閨凜然秋矣春氣廣莫夏氣昌隆秋氣高涼冬氣淒厲四時之氣游人服之感而成詩羈旅之氣索處而思坎廩之氣徘徊而怨善思善怨被之語言貧士失職而志不平靡落今而無友生余楚人也固應不免于是乎詩得之宜豐題曰宜豐從衛詩得之邨者爲邨得之邨者爲邨也

澠園初集二

引

二天

燕林初集序

虞卿窮愁著書馬遷傳之三代而下士固多以窮著明以布衣諸生名者孫太初徐文長謝茂秦盧次樞最著孫簡傲一切或云秦王孫終不知何許人謝故能詩游于王李附騏驎以顯易奇耳徐盧兩生淋漓鼓吹卒被刑戮後即用宿昔名高自免桂冠而膏煎亦已甚矣詩能窮人窮不奇則文不奇文不奇人亦不奇無亦昌黎所稱窮苦之言易好耶余倚叔新吳之有道者也少負奇爲諸生久不偶雖爲諸生心常

燕林初集二

序

二十九

歎諸生向遠事章文德先生窮學問之要又嘗久客長沙蒼梧間洞庭木下未嘗不愴然賦鵬哀屈而嘆其功名之不終作楚風廣其意亦足悲矣戊午弃去諸生即入新吳不出令子上生間來余亟問所起居曰大人向一判家事簪冠布袍小築郊外五嶽之游不出州里雖室婦孺無識其面者嗟乎倚叔豈世所得而涯浹者耶余聞書詰倚叔神仙之事非世大得意人即大失意人秦皇漢武尊爲帝王貴富已極而塞案之志迺在三山子房長源亦松黃袍善功名于

爲盡弓藏之際耳無已紫芝商山丹砂峻嶮彼亦坎壈亥偃深山窮嶼自命放爲何倚叔而故令若是倚叔受之不報余知其所得已深矣倚叔游意人外久不偶于諸生天固不欲其僅諸生以顯即視倚叔于向三四君子詩玄襟類太初久不偶爲諸生類文長乃不欲類其睥睨狂妄之致復不欲如茂秦游公卿間任俠自喜夫倚叔雖貧諸生棄書幸無恙亦何至如徐盧兩生明夷之難天固優之矣或曰倚叔玄尚既眇方聽鷄犬青天白雲之間何復以文人之業流

燕林初集二

序

三十

彼人間爲夫書契代盛丹文藥冊固與車錄塚書同流天壤則倚叔之言雖與瓊山弘景不朽人間可也

函谷五千言固猶老氏之餘焉爾

徐脩仲制義序

文非其古奧者不工然或者好古而僞習奧而幽此其故何與物之古者莫如彝鼎地之奧者莫如秦之棧蜀之峽今有人陳古而觀之若爲夏敦若爲商璉若爲周壘然皆五等之金鑄之耳土簋土型時代愈古雖河濱之產弗設何也質之賤者固不足以久遠且雷紋蚌臭丹翠駁蝕而爲屬鼎則直愈卑矣余未至秦棧少嘗沿荆溯蜀觀所謂滠預與三峽者兩崖斗絕神鏡鬼斧不可殫名布帆所經前逕輒斷舟迴滠園初集二序

三

西漢之學而固或爲繁露鵲冠汲冢之學而僻或爲韓歐諸大家之學而迂僻則幽固與迂則僞子玄輔嗣固今之藥石也向張天生有文奇之選徵文于余與徐巨源余告之曰今作文者宜識其氣于先衡文者宜持其弊于後巨源告之曰文章向病不足今病有餘不足則厓有餘則狂且又如兩家貧富各異貧者美富富不美貧故昔之厓易飾其貧今之狂難割其富余時亟賞此語夫寒桂暑苓視時爲帝耳有餘者藥以清虛所謂識其氣于先也病狂者滌以玄遠所謂持其弊于後也世之爲古奧者固多矣然天下之文其有濤乎

滠園初集二

序

三

真楊淑士文

崇禎戊辰仲秋朔日淑士先生之官東粵春弟萬時
華與弟升送之江岸爲悵然久之不逾月或內問來
告且駭且疑爲之走問于家走卜于市走使于塗再
逾月視達于南浦矣時撫棺哭之不及釃酒爲奠至
明年五月已亥迺陳牲束帛爲文而告其靈曰自我
別君章水之涯戒秋涉冬曾幾何時曾山嶺嶺古道
倭遲岫虎如犬嶺樹如帷時揖相謂是當驅馳淹留
圭籥後聚何期豈謂瞬忽明月再規所不忍言竟至
于斯嗚呼朱天萬里人絕路迷素魂潐潐哭而招之
昔同杯酒情盤日曉今酌而奠徒盈一卮昔君高論
枯壚生吹今升其堂寂無一辭嗚呼我視斯世中庸
之畸莫不壽考白髮顛垂或朋枯竹稿腸若龜莫不
臨仕搏梁刺肥君譬日及望暮而萎視天夢夢于曰
何其嗚呼月行于天盈且必虧君子達識委蛇委蛇
視海如粟視天如圭飲此旨酒於顏自怡我欲見子
子復何之通靈夢寐庶慰余思嗚呼我之唁君者如
此君之歿矣亦何能不煩冤而累歎

擬園初集二

文

三三

荔支園近稿序

戴幼孤自廣南來豫章出其道中所撰小題十餘篇
題曰荔支園草荔支生蜀廣南者不若閩閩復以莆
爲勝昔蔡君謨譜荔支羅埒品目臚置高下詞林以
爲清事洪景盧亦謂莆田荔支名品皆天成乃林祖
鼎語余幼孤家莆山水之間門外羣峰四來碧流如
鏡園種荔可百許頭涉春徂夏翠葉丹房亘里彌望
是擅莆荔支之美又未有若幼孤者也幼孤有母八
十誦柏舟者六十年行游四方常挾太夫人板輿周
家園圖畫列二僮將輿行幼孤驂之荔扶疎與白髮
相映每解鞶就逆旅主人輒懸著左右君今刻其道
路所著不忘荔支園猶陟屺之思焉耳余友泰和曾
堯臣嘗一日出行室中人不辨所往比還云偶憶閩
荔支當熟急往就之至沙縣沙令康公欲款留爲稍
治裝恐荔已過期遽去恒賞其標致有名入風余晚
延章水之上卽不能襍被千里更效堯臣乃幸讀幼
孤之文若陳紫宋香潤含脾齒君有詩八韻若干卷
俱以園名編此猶膏乳之餘也世不乏君謨景盧之

擬園初集二

序

三十四

鑒當起而定之矣

沈園初集二

序

三五

與李龍侯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吾龍侯數
年仰止尚無由賓階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悵
不與生同此時帝于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
同儕父弟乃于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邪溝章水
竟阻話言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于數歲以
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嗣綴在
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正
以其雙瞳炯炯照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
准何足與阿媼爭只尺之惠于王孫弟曾作送人淮
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
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况知奉倩之悲踵
以衰經倚廬深墨願龍侯自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
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
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遽以斷鴻淒鶴之
語增其催絕耳不次不莊

沈園初集二

書

三十六

上鄭謙止太史啓

翁臺天上石麒麟人中文蚪詩則供奉首三唐之艷文
乃退之起八代之衰向國狗之駭宗枋批逆鱗而叫
聞闔正士爲之咋舌克人皆欲甘心乃天衛神器以
保翁台之身遂

帝起潛藩而急毗陵之召阿衡之望在此英州之駕
復還日上花磚依然舊影雲生袍袖勉事

新皇此搢紳之所極懽而溥海之所交慶者也若賤
子之不才分宿生之殊邁向望青牛之氣因占白鳳
氈圖初集二

啓

三

之文翁台於後進未流若呼之爲小友不肖亦奉令
承教獲見世之大人逖違以來瞻望無極向太冲三
都之刻欲贊游夏之辭膝閣一夕之懽獲授鄒枚之
簡曾因江鯉屬就郢斤總見笑于大方想久塵諸記
室茲以家叔樞侍之便附告從者踴躍之私九天藜
照望太乙之光生千里蓴香識星辰之步遠

沈青嶼明府奏績序

沈侯青嶼治新昌既三年政有成矣

天子嘉乃勛錫之初命于時太夫人康居堂上翟服
皇皇而拜之沈侯燕喜乃侯治新昌多異政丞王君
倅楊君尉趙君踴躍于是造不佞而徵其辭余隣國
之人也向固聞新昌之政七十餘城無不欲得侯者
比居長安會南昌高安失令又聞兩邑之人與新昌
之人交爭北闕下余遂亟欲從三君悉侯所以治新
昌者王君曰某今以遷且行矣某事侯最久自侯至

氈圖初集二

序

三

止休車息馬祝神而誓之始入于縣門之內侯之誓
曰今有簠簋之亂以疆禦殉以閭伍戲者神治之神
如有旱乾水溢于吾土者令亦得而問之當是時固
已帖豪右之志驩小人之心矣向邑中大姓高族踴
藉卑門抑制縣吏率多于都之奴知侯之不可奪今
屏息亡有也向老吏猾胥縣中盤聚爲姦或緣絕文
書舞上下今犯者麗司敗之辟餘或落景去無有也
侯之處此樵汲之外家致脯酤卽某之事侯三年未
嘗敢以環填通相問也此侯概也楊君曰某治賦于

新昌者也大江以西治賦難卽大江以西之賦尤難
新昌俗樂私鬪而耻公輸粟升于室賦通于官父勸
其子兄勸其弟一矣民輸之姦沒之賦長諸縣中豪
若沃焦釜一矣前令尹之席不歲而煥盈虛無數出
入無度緩急無程一矣今之賦稅倍它日一矣侯化
其俗創其奸釐其向之佞僂者哀之益之出而督之
入而程之自治文書手治算記吏不得問民不得欺
今俗之梗者什革其三四矣賦之通者什舉其八九
矣錙之美者除矣卽里向有無藝之征官索之賦長
賦長橫索之民者今悉報罷矣某之治賦幸無辜侯
之賜哉趙君曰仁哉侯也魯君有言獄之大小必聽
以情縣有死罪侯一聽之或三聽之或五聽之聽之
必不可生猶且幽告于神顯告于國人而後殺之某
視獄見獄之囚者投筆佐其糜舍麥問其疾卽鄉里
之訟聽之而勿罪罪之而勿贖曰與其受金于府于
貢議之吾寧後之不贖夫于嘆之也仁哉侯也余曰
如王君之言誓神而入是清獻之事也暴戾而奸伏
是南陽之問寧成邳都之所不能得者也侯之清約

泥園初集二

序

三

是萊蕪之醜浚儀之馬也如楊君言是以內史矯節
之心轉鄭侯之轍也如趙君言是禹泣罪之仁也侯
之政可謂遠矣然余聞曩歲域中計吏廢朝七之請
餽者惟新昌令然乎曰然曰此卽墨所以封也聞與
計吏偕甲子之役侯所拔新昌士冠軍無不舉者然
乎曰然匪獨于是侯今以經術造士士有新序聖有
新宮方芟芟者邑之材也曰是文翁之化于蜀也夫
侯始誠于爲政者也今天下日多事皆不誠之效耳
誠于爲政雖魯舜之治可致伊周之烈可復也史官
傳循良而紀之無以易三君之言矣乃或曰侯始于
令耳何循之傳夫潁川渤海不侯而相哉彼侯而相
者固循良之侯奚不可以循良傳之三君卽徵言于
余余亦無以易三君之言矣

泥園初集二

序

四

龍沙西禪院化米疏

夫農夫耕之士工商之族食之丈夫耕之婦食之小人耕之君子食之我教固然浮屠氏不耕與嚮數者之族同而嚮數者之族率輸其所食于農夫者倒廩墮困一無所恤曰吾以爲福利也夫今人盡見粟于瓶中耳富者倉箱垣窳列屋而居當其旌信白水初驩後咄感歎世人及懷出一券貸僦石之粟起立忽變色而福利之說尚足以奪之况世必有不誘于福利者明慧磊砢賤貨樂施而又有法力弘忍爲大導師

龍沙西禪院化米疏

疏

聖

師什方之人踴躍供養及其徒衆斯亦吾孟子後車從者之義泰云乎哉緣上人湛公弟子稱善知識將募米以飯其族余曰子之師稱大導師子不必以福利之說告人凡爾有衆倒廩墮困唯恐不及子往矣

綠雪樓制義序

余十年友熊伯甘戊午黃貞父先生首伯甘童子中髡然髦耳余時讀其文已心折之已國中社事日盛羣引伯甘爲重余遂得以文事從伯甘近諸君子稱詩湖上曰東湖社余又得從伯甘以詩先是伯甘綠雪樓小題殆合諸襟見社中者海內交誦之至是復梓其近著屬序于余余舉以示社中諸君子曰伯甘之文何以日工如是諸君子曰友風子雨經雲綿霞伯甘之才也雪藤丹筆分肌擘理盡墳典丘索之書

龍沙西禪院化米疏

序

四十一

伯甘之學也練影區中擯跡人外伯甘之神也泛芙蕖依淥水伯甘之致也夫備是四者文安得不工見之者安得不傳余曰固也此猶以經生文士目吾伯甘曩昔之文然耳予嘗讀詩周公之作遍見于風雅頌然讀之最悲喜而感動者莫如鴉鵲破斧東山爲甚亡他文章之妙雖以大聖人爲之不能不以情生且夫人苟有以自致于君臣父子至性所屬至文歸焉制舉義雖小道何必不然余視乙丙以來天下事難言之矣當是時中車爲厲幽國負羽盡天下賢士大

夫伯甘南壇石先生一弟子負蔽障撓槍緹縈之悲
無以攻陷下尚忍以文章之事自見于天下哉夫維
不忍以文章見于天下操心慮患慧知衆之才之美
者蓋實學之博者蓋堅神之遠者蓋定致之韻者蓋
沈文安得不工見之者安得不傳蓋忠臣東土之風
雷孝于南陔之日月皆文之絕境耳年來海內文章
之氣已盡真人載見非常之士始將振耀文采復見
清時子之役伯甘既舉于分宜令幾得而失之卯之
役忠正之族盡鋼賢者亦不欲輕以聞達取忌當時

澠園初集二

序

四十三

然則天于伯甘暫以三年淹固將令以至性至文自
擅于今古爾時讀壇石先生采薇諸刻邁古轅今遜
金滕之膚而絕湘纍之怨因謂伯甘昔人評蘇子瞻
謂當以海外諸文爲至乃未聞邁過諸子有能自表
見今日者吾將持子文愧之千載之下見君家父子
真令人有忠臣孝子之思焉世有明眼人亦無徒以
經生文人視吾伯甘之文得之矣

壽熊母魏孺人七十序

余嘗讀詩蓋首周南召南卽繼以邶鄘衛云漢儒有
言關雎王化之始后妃德侔天地贊神明相文王丕
顯之烈以啓武周當是時化行于汝墳江漢惟東國
洛公且作大新邑孟侯建焉洛之令殷穢而新是尙
鼓舞二南之風沐浴于后夫人之教太史陳詩而採
之夫子刪詩而次之宜也間攷方輿洛于邶鄘衛今
稱河以南而汝屬焉豫章非江漢地然北接江西浮
漢介而處之今豫章詩書接屋厲以樸勤絕婦姑箕

澠園初集二

序

四十四

帝詩蹊之變婦無情指女無膏衣亡亦二南江漢之
化遂能萬世而無敵與熊爲予里右族豫章之俗詩
書樸勤如吾所稱熊多有之近孝廉逸璫與其兄叔
銜壘唱荒和魏太君左視而右撫之里中士友兩君
子春秋伏臘升堂拜其母或以爲常八月既望母七
十壽年始高矣于是向之友兩君子者觴而祝之曰
吾母之祉祚祔自天視兩君子或漸于達或見于田
今諸孫嶷嶷而曾孫儷焉母之鄰下繩繩撫三世矣
予曰固也然豈無有閭巷之媼而有于是者乎乃又

有觴而祝之者曰母之婦于熊母于熊若大母復王
太母于熊者數十年孝順成焉惠洽焉內外稱焉
上下協焉今既已阜于后康于午抑亦天人備矣余
曰固也然豈無有閭巷之媼賢明特達而有于是者
乎諸君子曰然則何以頌之余曰母德備五福蓋先
其遠者大者無先其小者近者余聞母出河以南裕
州士族先是母生有異徵太公居常奇此女選擇而
字之曰吾祝區區里中諸兒何足其帚事之乃歸南
泉公丈夫呢兒女嫁不出閭閻持其踵而泣行失

凝園初集二

序

聖五

聲如太公其識固已異矣夫裕河以南邨鄺衛之故
壤也中州廣輪千里水土之氣敦固凝厚備坤德焉
母寔生之且逸雅以母一日之養謁選人爲博士而
得河南之所謂尉氏者母生于邨鄺衛而事南泉公
江漢之南逸雅事母于江漢之南而振鐸以大母施
者則有邵之家室也中州帝王自立之宇皇宋南徙
廢爲郡縣者數百年今

聖人初載天作之合問今之正位六宮夕月親蚕而
母天下者誰土之產今之大梁固昔所稱洽陽渭洩

間也然則關雎之化舊見河以南母處而歌咏王化
于江漢之南逸雅之德教方洋溢于

母后媽汭之間而二南之化成此其爲遠且大信不
可以閭巷求矣或者曰魏大名也母則族之天之始
賞或在其子姓或在其女族若是則奕世昌大逸雅
角之叔衡諸君子掎之無又二南所以咏麟趾者耶

凝園初集二

序

四六

劉昆恒詩序

蜀人陳子昂常憤其詩不卽見于世碎萬緡胡琴以驚市人而詩遂傳君子未嘗不悲其志焉蜀故山水殊絕神饒鬼斧稠鏤西南之天地以爲怪特陸則騎步相持水則帆隨峯轉曉禽暮獸聲流白雲士大夫游于其地者以彼靈區生吾異想遑遑託于詩且山水需淑之氣旁魄終古生于其地者又多文人彥士而工爲詩詩之工不獨子昂爲然子幼從先君游蜀恨時少不能盡歷山水之妙且稚不能知詩而謬爲

龍圖初集二

序

四七

詩維舟黃牛之浦治書竹王之國愧游于其地所作多不足存然今先君往矣間夢西土如入故鄉與蜀之士大夫遊如懷舊侶匪徒懿好殆亦有先君之思焉劉君昆恒蜀人負才耆學而善爲詩詩益工比歲與陳天石雷榮子吳越之游游皆有詩詩幽玄澹遠殆類子昂而孤情異境遠之郫縣眉山近之新都南充之偶也歲之初吉訪我章門之上自號曰索酒生以題其詩將刻之夫臨階下馬指點銀瓶此又君鄉先達青蓮少年味耳君文人裾裾有道者奚有于是

夫夫夫于世不得其平或託之詩或託之琴或託之酒當其徵韻考言寤歌一室而悲嘯于宇宙又或以其詩託之琴與酒君無同子昂之志乎君謂我春水方生又將西返韓愈之別王生曰於其行吾姑與之飲酒余亦酌酒進琴序其詩以與君別蓋余于蜀向有先君之思今于君與天石榮余又有西方美人之慕焉君非長貧賤者吾非爲醉鄉之徒悲不遇也

龍圖初集二

序

四八

余母楊孺人九十序

今朝廷求士日急在位者功名未見於世孝弟悌睦之風未見於州閭族黨共故何與士大夫當爲秀才孝廉時立志不遠憤懣迫至筮天而禱之吾苦飢寒將爲溫飽地耳比少得志者欲鮮腆高車大馬旌纛先後而過鄉里日斯固吾志也士之自求與上所以求士者相左如是是安足與問天下事哉吾乎武侯之言曰澹泊足以明志寧靜足以致遠夫士不澹泊不寧不靜貧賤富貴俱有不能自忍之意而事

澹園初集二

序

四十九

業因之成都桑八百株薄田數頃一匹夫崎嶇吳魏之間艱難百戰而綸巾羽扇意氣自如此卽澹泊寧靜之本也余嘗執是求天下之士世未可輕遇其人者將必有明德之母若天相之然者無他生黍稷者種不蒿藿此雖地德折亦天道素所畜積然也張湯酷吏耳守官節廉帝嘗稱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叔向晉大夫耳深山大澤不生龍蛇左氏識之之二子者猶若是況士君子卓然負出處大志而奮功名於日月之際者乎吾黨余元禮所謂澹泊寧靜庶幾

於今之世者其人也元禮舉於鄉第一人向久困諸生負高等者若而年世無間識不識皆知元禮遇余知元禮有異於風塵之外者元禮予人處無喜愠毀譽恩讐之意而孝弟悌睦熏然堂戶有道君子也元禮故善予兄雨若遂壻雨若之子士安憶辛酉元禮與兄輩俱北時兄輩危抑逢年之難慷慨欲泣下元禮默然已振襟而起曰利鈍常耳諸君平日所學何事吾輩齒髮幸未危秀若介介何也余嘗愧服此語比甲子而元禮舉舉又第一人余時遇元禮方巾布袍

澹園初集二

序

五十

余

僕行市中諸同榜生危冠大蓋騎奴奔叱或不識余解元反側影避之蓋元禮澹泊寧靜生平於利鈍之際如是其志固已遠矣然余習聞之士安是昔陽太夫人教也太夫人祖文恪公爲名家女并而字余長公爲名人婦元禮文章薦及海內爲名人母而母蕭然若御窮中道以往長公折節詩書或產日落卽元禮清士束脯之外不名一錢今雖祿養東汝齋厨索然而母反悠然有自得之色今且九十年于此計九十年餘母所視世之寵辱苑枯與余氏今昔之故不

知其幾何矣有禮有法知廢知興澹泊寧靜之風于
母同德以有今日此天之假文母也春王正月士安
將帥諸子姓之屬介福外王母或以元禮北就京師
不及觴爲憾夫丈夫策名清時獎衛王室親則使之
王臣四牡將母不遑周盛王作忠于臣子耳令元禮
懸車縶馬賓賓劍水之上累觴而進之太夫人豫諸
否乎比天下多事

天子求士日急而功名之實不見惟不得澹泊寧靜
如元禮者大用之耳余視丙丁之際衣冠穢亂時小

疏園初集

序

五

人惟不能澹泊自養射進牟寵始雖權奸繼廢名節
卽時之爲君子者疆陽關進階厲身家幾禍王國寧
靜之道或難言之令元禮蚤爲卿相天下事寧至是
余益從其爲秀才孝廉時私心識之今元禮行大用
於天下矣蔡君謨太夫人年九十餘步飲康善母子
金碧榮煌人不榮公之貴而榮其母天子至特授冠
帔以寵之此母百歲時事也子爲國楨母爲人瑞區
區堂下之觴何有哉士安聞余語將亟取以贊母觴
故事宗黨之壽其親者必藉手于縉紳之詞以華康

爵余謝不敏士安曰此固元禮之旨也是又足以知
其志矣遂書之俾加爵焉

疏園初集

序

五

與徐念孺

山中秋氣佳哉兄所得何似天地文章到處絢爛溪
山洞壑雲烟草木之間尤自遂勃但我輩胸中無浩
浩落落之意便不能收之筆墨間耳弟意況甚寥落
閑宵自處憂來無端因憶去歲此時君兄弟策馬西
山弟亦抱影蕭寺淪落之景時來感人且憶洞亭橋
實繁繁巨源時摘取今小奴遺我今一耳之饒遠莫
致之又惆悵也蕪長公常謂四時之節惟寒食重九
不宜輕擲弟四壁悠悠良覩斯語矣

澠園初集二

五十三

五十三

小青傳定本

小青者武林某生姬也家廣陵名玄玄字小青其姓
不傳姬幼隨母學博覽圖書妙解聲律兼精諸技十
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是兒蚤
惠福薄可令隨予作弟子即不可母令識字可三十
年活母難之十六歸生生愁甚且制于婦青善下之
終不悅一日偶遊三竺婦好謂青曰西方無量佛而
大士獨著者何青曰以慈悲故耳婦志其說也微咲
曰吾當慈悲若遂徙之孤山獨留一媼與居誠曰非
吾命而郎至不得入抑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
入青頰眉而已婦戚屬某夫人者賢而俠時從青學
奕絕憐愛之而姬性好書數從生索取不得輒從夫
人處借觀間作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所意得輒作
小畫生聞之每索卒不與青又好與影語斜陽花際
煙空水清輒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聞女奴至窺之
輒止但見眉痕慘然故嘗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
憐我我憐卿之句一日從婦登樓船夫人亦與焉同
游女伴見諸游冶年少扶彈試馬蹴鞠呼盧葦蕖雨

澠園初集二

傳

五十五

堤間多指顧相諱青獨淡然凝坐或俯清流轉盼無
語久之青頻覷婦欲語夫人夫人心識之乃取巨觥
酌婦婦徑醉因携青樓船遠眺徐拊其背曰空自苦
以子才韻墮羅刹國中邪吾力能脫子子豈有意乎
青謝曰夫人休矣兒幼時遇一老尼云薄祿相無令
識字可三十年活阿母不信令稍涉獵經史玲玲解
聲律涉諸技至此此固命也又嘗夢手折一花隨風
片片著水水中花詎可久耶宿業未了又生他想再
辱奚爲因淚下不自持夫人歎曰子議堅矣吾無以
說聞初集二

傳

五十六

易子雖然好自愛渠或好言飲食汝適更可應耳斯
夕有所須第告我爾時恐他婢聞餘語竟別去自後
夫人從宦遊青益感憤病瘵經年婦果命醫遣婢以
藥至青意其醜也作謝之婢去擲藥床頭大噉曰吾
豈淮南鵲犬以此上昇邪顧體益癯口飲梨汁少許
不能粒食矣而益袪服靚妝自喜明鏡熒熒輝髻法
然不蓬首偃卧也忽一日語嫗爲我覓一良畫師來
師至命寫照寫畢攪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
也再易一圖進曰神是矣而豐態殊減豈見我太矜

莊耶乃命師且坐自與老嫗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
本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圖成青俵伺
自顧輟然曰可矣取梨汁供之榻前曰小青小青此
中豈有汝緣分耶因作書與嫗寄某夫人曰玄玄叩
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
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涕慈雲分煥噓寒如依
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
元夜看燈諧諧誰姨指畫屏中一憑闌女曰是姦燒兒
倚風獨吟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如曰此

淚聞初集二

傳

五十七

執拂攸鬟偷近郎側將無似婦于時角彩尋歡纏綿
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遊北渡
斷梗南棲信語哮喘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
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饑饉悲
屏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
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
妝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
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
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

九
夕今茲鵲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
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
焉知死悲憶促歎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
速豐茲膏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
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襦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
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
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泰可
念幸終垂憫時昔珍贖悉令見殉寶細繡衣福星所
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

說園初集二

傳

五十八

件附呈一絕亦是烏死鳴哀共詩集小像托陳媼好
藏覓便馳寄身自不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它時放
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髣髴平
之響像見空帷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
人明冥異路未從此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典思及
此慟也如何玄玄叩首上書已一慟而絕時萬曆壬
子歲年纔十有八爾郎竟不及談披帷見其貌鮮好
如平生乃長號曰吾負汝吾負汝噫嘻晚矣而婦反
悲甚趣索圖得其初本立然之并然其詩今所傳者

青病時遺老媼之小女花鈿襯以二絰紙字湯淡網
閱之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然題已不可攷有遊姬
拾殘箋寸許于壁間云數盡懨懨深夜兩無多也只
得一牛工夫蓋南鄉子詞之半亦青遺墨第三箇竟
不見第二箇聞生烟姬有購得之娟娟楚楚如秋海
棠也余聞之惘然曰世之好女子多矣而文惠肯
文矣惠矣而非坎廝懷痛則憑西吊之音亦不至心
絕意悲且將挾重泉而繫以續命之縷也吾獨哀小
青不以賢夫人策易其志至甘心鏡亡乾影以終于

說園初集二

五十九

秋意語有識同悲是不可與西陵松柏並論也



澆園二集目錄一

送潘昭度先生開府南贛序

曾亮臣合稿序

徐巨源娛暉閣近稿序

易寅初詩序

詩經偶箋自引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擬 上命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

部尚書謝表

弘治十四年

澆園二集一 目錄

擬 上分遣樞屬持 詔赦開 諭寇賊去

邪歸正其有不率仍 諭督理諸臣合力殲

剿務期蕩平羣臣謝表

崇禎九年

策寇

大中丞解公壽序

代

方伯周公傳

僉書張公傳

侄思尹制義序

劉瞿父稿序

何言哉稿序

上雍石蓮明府

彭如陵稿序

樹護草堂詩序

古樹齋制義序

錢達吾先生墓誌銘

廬山近日庵化米疏

廬山五乳寺化米疏

澆園二集一 目錄

二

澆園二集一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送潘昭度先生開府南贛序

古今社稷之臣具安天下之才而尤有安天下之度周公大聖人也孔子不嘉公才之美而嘉其去驕與吝記稱其執贄見者若而人還贄見者若而人貌執之士若而人欲言而請畢事者若而人夫若而人亦何當于公公禮遇而收錄之一至是哉夫才有餘者類楊已自固楊已則驕自固則吝嘗以此失天下心

澆園二集一

序

一

國臣刻

度有餘者謙冲樂易待人以誠而賢者嘗樂爲之用其或獎士之不肖以勸賢者不肖者益勉于善蓋度勝而才之變化遂至于不可勝窮周公負展而相天下繇此其選也居今之世幾不得而見之矣近乃得之吾師昭度潘公公今世所謂文武重臣也向爲天子牧民造士垂十有九年聲實蔚焉文事備矣南昌徽公之福比及三年昔公至賊方自虔州來所過郡邑驚擾里亡居人公不動聲色而武備振賊懾其威名不敢望公所部寇退而公不言功外詰兵戈內謀

澆園二集一

序

二

教養旁及荒政祀典湖圩扛梁浮屠事事修舉一皆千歲之治時之誦公者曰公天下才也有進是者曰公才既浩博緯以學經以識故至于是華三年出入公門下公國士遇華猶及見公下車治賊時見國中諸文士于裘帶之間不以軍旅廢當治賊遍見諸將吏薦紳先生博士三老之屬問地勢險易兵事緩急人情向背雖編人下隸有弓矢器甲車馬之技者必奏之問國中有藏器之可用者必索覈其式而更爲之卽華不肖猶憶公下車時適以病田居徐生世溥亦在桐源山中不及卽見公公亟問熊生人霖華安在復問之艾生南英已嚴元開至公屬之檄召兩生且序元開之文曰此中人士多杜門讀書不見當事之面兩生聞之感愧華急扶病見公嗟乎公之好士如是豈非欲獎士之不肖如華屬者爲賢者勸乎而况什伯倍蓰是者乎蓋公天下才去驕與吝以謙冲樂易之度越踰好士此固才之變化所以無盡也天子悉功勛三年一晉公左方伯再進公秩今更畀公虔以弓矢節鉞授公蓋江右之苦虔久矣自順天

王之亂

聖祖南顧勤五公侯三伯年倏擒倏縱王文成陳少保周中丞之績冊不勝書華竊以爲今天下之憂不在夷在寇不在西北之寇而在東南譬之病夷手足也寇腹心也秦晉交豫之亂東南之民力尚足以佐驅除東南亂則西北益危且四方並騷驛憂乃益大度處閩楚粵之間盜出沒尤爲東南要害曩者之事誰據上游以鄰爲壑公所明也賊久懾公天威

天子所審也今公撫度以天下才謙冲樂易以盡其

溉園二集一

序

三

用度將吏搢紳先生博士三老之屬豈無有感激思効如南昌者乎雖編人下隸豈無有貢其一技一善如南昌者乎諸幕府士豈無有田單之卒田文之客足上坐者乎卽菁蠻溪寇豈無有外應內附報公威信如武穆之李成者乎公行知度不足治天下不足平也行之日衣冠執爵父老擁車行數千萬人華與世溥陳生弘緒謀各以一言別公或曰士賤不肖不足以辱大人亡已假搢紳先生位號以故事請華曰先生不以故事視三子卽三子奚必以故事事公昔

周公之去東也伐柯九斲小人誦之余且誦衮裳以惜公別旋歌斧伐以紀公績他日歌公歸不復北視公轅公益以吐握盡天下士此又其度功告成之日也向者文成少保中丞之事不足以侈簡端矣

二集一

序

四

曾堯臣合稿序

西昌二十年來才士雲起盡與余善蓋自游于端甫先生暨蕭伯玉與堯臣始乙卯余居李雲將素園堯臣過吾兩人時著甚主人攝衣未卽出堯臣解衣箕踞地上交扇鼓風既見不冠不揖相慰藉如平生驩是時吾兩人與美叔仲延居之方爲豫章社堯臣夜宿園中與余計測文事旁及佗故語語意令遂爲石交今遂二十年往矣余計此二十年中端甫先生已歿伯玉遂二十年稱進士卽師貞內美諸君向所因

淵園二集

序

五

堯臣而見之者今其人半爲王臣或登鬼錄而余與堯臣乃尚爲諸生如故嗟乎尚忍言哉尚忍言哉豫章三十年來文章之權絜于威文瑰異之材富于元愷然一榜下掬指而慰羣望者百一耳衆多愕不可解而危亡如余與堯臣甚者記乙丑聞端甫先生計于宜豐書而慰堯臣曰吾與子齒相若不幸同爲世推家旣同貧體亦同病今且俱奪其父母俱存之樂意吾兩人者偕契宿生亦同餘孽凡予之與子異者才耳余與堯臣處窺其立言制行落落然俱有若遠

若近之意于世而不言余兩人心許目成各無玩世悲世不可一世之態至其學問深淺身世得失相感相喻相憐之隱兩人深相知兩人終秘不言而道存焉自龍灣草行海內服習高言如頽委地余視二十年文章之運已數變矣堯臣儻然立于風會之外神化窮忽剗今古之累窮性習之微極巧力之變而絕人攀躋之路天下一人而已馮夷大丙之御也炤日月而無景踐霜雪而亡跡堯臣之文也世無真豪傑適無真聖賢堯臣負英雄邁爽之氣而規堯禹氣誼

淵園二集

序

六

所感芥視金粟肉視虎狼彼所謂較然不欺其意堯臣之行也然世或指余以僇指堯臣以狂而卒無深悉其不屑不潔之志者世亦豈有知堯臣者哉頃堯臣自盱汝來謂我歸將閉戶先盡刻其先後諸文子爲之序夫名之無以益堯臣久矣是豈徒以名役者乎予曰大士之序子文曰才具拔濟讀等身之書而曾中不著一字子之文具是矣向譚友夏贈子詩曰嚴生念我深詒我以君子子之行亦具是矣余病謝子堯臣曰子必爲我序之余諗其意而不言且不忍

以病爲解嗟乎今天下不幸多事堯臣雖困尚未老
端甫先生之業再世不揚子之才二十年不字天亦
將悔之曩鬼神之言已告子矣此或非其閉戶時也
余亦將集所爲文屬堯臣序匪報也知堯臣亦有不
忍終弃予者矣

徐巨源娛暉閣近稿序

孔子觀御于顏無父馬知有輿而輕之知有人而愛
之東野稷盡馬之力闔知佚焉夫善御者馬力餘于
車而人力餘于馬文章之道何獨不然東山七月出
而世無詩春秋出而世無史古之聖人出其餘以爲
文辭故無不治乃世從事者盡強其不足而爲之秦
漢而後洋洋乎智力有餘能馳騁于變化者詩惟太
白文惟子瞻乃子瞻論文常引孔子之言辭達而已
矣申之曰辭至于達則文不可勝用也子雲開閣經
源圖二集 一 序

營彼固中有所不足而文淺易以艱深若子瞻者天
資浩蕩貫穿古今僅以其餘溢之殆窺雄而易之久
矣余嘗謂徐巨源眉山而後風流未遠當屬誰子巨
源沉吟久之不荅知余之意嘗在沛公也巨源總角
發聲名震區夏其文數變初若珠寶繼若烟霞今又
變而若日月蓋觀之者愈無足悅而其道愈尊嘗研
心義文周孔闢閩濂洛之書旁羅神農師襄氏堯夫
一行之教所注易系易注琴苑諸詩賦古文詞尚祕
不傳制舉稅特起其餘一方而應之耳憶當時榆墩

刻就余謂巨源于文出如某某必戶誦而家賡之然此子中駟也如某某當置者半然驚爲一代之希音者亦半深淺之故大難言之今是刻出巨源之中駟者又盡矣王元美平生不喜子瞻之文晚始好之老而彌篤嗟乎元美且然况其下者乎吾安得世復有蘓子瞻者出以巨源之文示之必如巨源斯庶幾于達矣

易寅初詩序

夫人作詩不必其工者有之乎曰無有夫人作詩必求其工不求則不工求則工然乎或曰然萬子曰未也凡詩之至者皆不求而得之苟求而後得之者非其至者也夫詩之道首性情次問學性情之取舍離合有能不能天也豈求之所得哉吾見世之爲詩者斷髯墮甕賈島馬上作推敲勢至不省大吏前騶長吉苦吟太夫人至謂是兒須嘔出心肝迺已皆工于詩皆求之甚苦世間予言當不信然詩之至者寧若三百篇田夫野女孽子孤臣一樸而愿一憂而憤彼不知有詩觸而成詩求心亡矣錢起湘靈鼓瑟之詩得之夢太白清平三調得之醉人卽迫于求詩之工者豈有求之醉夢間者哉吾非謂世之工詩者必不求而工然詩之工與工之至不可以工拙名者性情學問之累雙遣而妙至于不可復知皆非求之所能至此詩之絕境也易寅初吾社之工于詩者比公車罷對宅憂三載不相見時寄示以詩玄澹疎脫時標獨詣而使人不復見其追鍊之迹有世所苦求之

而不能至者天與人與寅初居羅溪長橋若虹大水如帶比賦蓼莪有孝子之志焉是皆爲詩助且寅初近每相聞入口憂生時形牋牘歐陽子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始必窮者而後工也意寅初不求窮而窮至卽以此爲求工之道耶非耶李長叔語鍾伯敬勝流胸中惜書太多詩文太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夫必不讀書作文然後爲名士詩必不求工然後爲真詩是皆詩文絕境中人以下不足與焉而吾因寅初之詩發之以寅初爲足以語于

澠園二集

序

十一

此寅初非不求工殆非求者之所能工也

詩經偶箋自引

余僻陋而無心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踰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子夏讀書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尚以爲見其表未見其裏子曰吾嘗恣心其中前有高崢後有深谷詩之精微如是夫偶于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誦詩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詩雖埒之五經而旨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知詩爲經不知詩之爲詩一

澠園二集

引

十二

蔽也謝太傳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適以楊柳依依封公所當乃在許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語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于國風有味易入便人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至于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述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潘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蔽又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

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
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
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
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裡豈莊周所謂
旦暮遇之者耶癸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夫聖人之道豈有以異天下之庸衆人哉非惟無以
異之將求其同焉而聖人之量已具何以言之夫人
雖庸衆未有聞人善不忻然躍舞而不自知者夫此
忻然躍舞而不自知之心聖人所以變化萬物陶冶
千古其道不出于此世君子之于善也軌慕高竒學
慕荒遠離歧溝渚以自撓滑皆有不與人爲善之意
在其隱微故爲善之意不深而天下爲善之量愈隘
斯其于庸衆人秉彝之真抑亦遠矣舜古之大聖人
也推其大至于與人爲善僅自能取人爲善始夫善
之所以流通于天下而無凝蹇之憂者惟取與與之
間耳嘗譬之無所取無所與不足以利物者貧人也
有所取無所與嘗足以害物者富人也仁義者之居
財也以其所取爲其所與哀多益寡天道寓焉積有
餘補不足人事通焉夫善之行于人與貨之行于地
也一而已矣君子知之內益于己外益于人嘗就範
闡天下之中而卽有以爲變化天下之術焉亡他理
之行也嘗有以審乎機與勢而用之夫天下惟機之

所處無遷不屈勢之所乘無輒不解夫理者一定之物也而機與勢寓則其理全君子知天下之人皆有欲善之心是之謂機知天下之人有欲善之心故有善則必有樂取于人之意此之謂勢機與勢合而君子之理全矣故人見善脩然必以自好見不善菑然必以自惡聞人善矍然以興聞人不善薦然以侮已有善雖偶爲之卒有自喜之意已有不善雖偶爲之率有自諱之心君子乘之與天下交行于不得已之域善之流注如日如月昭然以明如江河汪然以注則機勢之積焉耳蘇子嘗論道德而參之以權與術夫權與術聖人之所不道蘇子猶將存之而況機與勢之說乎嘗思史臣之贊舜也曰協帝曰風動其號尊矣曰濬哲曰文明其德至矣曰危微曰精一其道微矣而孔子誦之不過曰好問好察而用中耳猶孟氏贊之不過曰舍己從人而取諸人以爲善耳夫高世之矩者必有以超乎常企絕人之行者必有以超乎應迹而舜之所持者如是宋儒陳氏嘗論舜于共工驩兜三苗伯鯀之事以爲其治天下也過詳故

治不若堯夫舜知天下皆有可以爲善之幾又思有以聳動而逆折之使知不善之不可爲則好善之志愈明而趨善之道愈勇此又向者機勢之說所以交相質于權術之言而不相戾者矣周公大聖人也其相成王以治天下自言曰吾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而孔子稱之曰無驕吝耳夫驕則自詡吝則自固自詡則不能取自固則不能與周公之爲聖也反是而已矣語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德礪則不厚志與天地儼者其人不祥信乎聖人之無以異于庸衆人將亦同其好善之心而已足矣

擬

上命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謝表

弘治十四年

伏以國家以長治爲治先嚴文武之曹 聖主求得
人之人務極公忠之選品莫逃于宸衷之獨照典獨
盛于察察之同升何意二臣疏榮一日列丹墀而竝
對處素食之多愆臣文升臣大夏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熙朝立法之善退輔弼而任六卿振古圖治
之難慎甄汰以澄庶品冢宰總百官以聽進退盡沼

祝國二集一

表

七

上之變龍夏官揚七德之威丰采卽殿前之虎豹三
銓何地雖正已帥屬而明未昭于泰鏡猶有人才消
長之憂九伐難言倘殉國忘家而略未及于苞桑孰
持中外安危之筭况薔薇未剪心懷桃李之陰抑林
杜空歌邊有蒺藜之刺或縑衣紉帶之士多悲短鋏
于車魚或韞韞附注之人未遂長纓于戎馬養交持
祿國亦安用此大臣寵盛人微世或共羞其小器每
懷斯義用疚厥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神聖繼天仁明若性秉太平之嘯猶然

謙讓未遑橫論道之經動以憂危相戒土木之驚再

世四方已屬安瀾金甌之祚萬年五位如持敬器當
醜虜權閹之後思神氣之未揚問用入行政之司憂
元臣之未卜庶山巨源之雅望不忝吏部之名如霍
子孟之純忠始參司馬之席忽飛特簡交被崇階兩
臣以驟進爲顯官縉紳誇其盛事 皇上以二曹爲
要地寤寐怪其遭逢豈日月之下或以臣名誤達于
聖聰寧覆載之寬遂以匪人遽分乎大任臣文升洛
陽散植擁腫孤生臣大夏鄂渚枯魚翔翔自快地分

祝國二集一

表

十八

南北同爲服采之臣人在下中久玷清班之直每角
巾私第共洗平生溫飽之慙念東髮趨朝敢忘先後
樂憂之志深恩如此知已況在 君親拜命何云靖
共以燕朋友兩人忠貞共砥已不慮其孤踪一時報
稱無從私更祈于大造伏願師臣以帝耀德爲兵天
下之難得者人才母資格相沿更事寬以文法治世
之當修者邊備務兵饒互足尤爵重乎武功恩不襲
于稷蜂威莫分于圖彘卽金張許史之宅無私侍賜
以辱王家將甸男采衛之民盡誦昇平以增堯曆臣

文升臣大夏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

上分遣樞屬持詔赦開諭寇賊去邪歸正其有

不率仍諭督理諸臣合力殲剿務期蕩平羣臣

謝表崇禎九年

伏以

聖人耀德以觀兵于羽道兼于撫剿

王者止戈以耆武萑苻法妙于弛張特飛有赫之

皇綸終念無知之殘孽詔傳丹陛萬姓同懽恩及

綠林三軍欲泣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家

擬圖二集一

表

二十

之控制夷狄羈縻何如捷伐之雄方寓之鳩戢亂民

蕩平未若拊循之大職我族類易生不忍之心揆厥

被倡亦有繇來之故因稽往事每動長嗟自大澤苦

秦寔千古亂氓之首泊潢池美冠見累朝惇史之書

訐赤眉于關中開白水真人之識橫黃巾于三輔灰

赤伏帝子之圖黃巢之與仙芝亦衰唐祚山童之濁

濠泗寔兆明興惟三伯年之昇平固稱全盛而千

萬人之竊發常混安瀾費輶已通于冗冒貫耳之人

干戈間作于嘯澤號關之侶菁林日淨思南流新建

之勛藤峽天懸廣右勒華亭之勛因緣古今之變爰
思興廢之繇倘寬之不治旋起旋熾齊癘終亡累于
腹心或持之必爭愈剿愈多虎豹可長哮于庭戶是
惟大聖人之作用必有高世主之弘猷艸薶禽稱
自屬

祖宗之法霜摧露育交行

天地之心豈臣子所敢知惟聖神之獨斷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資兼勇智道備寬嚴縣代卹以清宮

擬圖二集一

表

主

首剪斯高之爨思古人于深禁不忘願叙之名席敞
銅池紹

神皇之恭默手披金鏡佐

熹聖以精勤然而憂盛危明

天不欲驟嘗之小喜因之外夷內寇世未許卽致于

太平傳烽時及于甘泉每飯未忘平鉅鹿望金復海

蓋之外三韓解辯無期撫秦汾豫楚之間八載稱戈

未已下村燕去堪悲數省之遺黎三匝烏棲盡是中

原之舊族况杆彌天之網敢驚

弓劍于橋山尚稽不日之誅未洗甲兵于肥水主
憂臣辱羣下敢自愛其身家罪極貫盈賊子亦將亡
之氣數而

陛下憂深念亂意在格苗遺樞屬共與安民先之肆
赦播告中外倘華飛鶚之響懷以好音更諭督臣尚
迷游釜之魂仍歸大創蓋脅從者誤投蛇豕之穴惟
罔治以繼唐虞欽恤之仁而無辜者已困虎狼之威
開自新以息中外戰爭之氣君民一體亦何勝負
之可言覆載無心尚示恩威之不測細思買牛買

擬圖二集一

表

主

續未窮誅渤海之民至于七縱七擒亦終宥南人之
種宗忠簡之收羣盜自非潛善所知岳武穆之用李
成卒致湖南之續往事如此近狀可知知聖人無
必殺之心順逆皆吾赤子况黨與當解散之後誅夷
可盡渠魁別識王仁亦窺廟算臣等望四郊之
朝壘愧五位之宵衣擊楫中流未忘起舞角中私
第敢謝言兵忽聞天上之絲綸欲息地中之戰鼓
影還素柘比閭鷄犬亦識堯仁迹絕鼓鼙滿路鯨
鯢盡歸湯網伏願恢宏遠畧開悉至誠文武

向多殺降之故習務消反側之狐疑克羈或有未盡
之戎心尚懷綢繆之豫策寬居百度勿示疑而示厭
一如赦罪之心守在四夷不治寇而治奴端事犁庭
之烈則貳而刑服而舍聿觀能邇之風而內者安外
者懷長見中興之治矣

策寇

國家今用兵垂二十年始東夷不逞賊猶窺我籬壁
間耳繼之滇蜀黔吾西偏之門戶也又繼之秦晉充
豫吾腹心也今且延蔓于堂奧階阼竈區井雷之間
縱橫以及吳楚嗟乎小醜陸梁以全盛之中國赫濯
聲靈之天子遂令鼠子至此爲今日計必得一文
武威望之大臣如漢子房如唐晉公其人者秉鉞專
閫校以將將之任而又得敢死善謀智勇之將如所
稱韓岳鉅浚其人者以先諸士士又得數千人殊死
力戰如句踐之君子六千人者以從諸將賈行前驅
則事濟矣善乎執事之言曰軍絀則議募民兵餉
賁則議練鄉兵不知三百年所養各衛所屯兵安在
當稽國初軍伍之制每四千餘人爲衛千餘人爲
所一百十三人爲一百夫長大小相維郡縣相錯此
亦周大司馬倣商井田遺意耳今承平垂三百年豈
惟民不知兵兵亦不自知其爲兵久矣三家富人子
壯男悍僕出其貲竄名尺籍以代口分之田餉入以
爲其子母之資不知其兵之餉也操而出以爲其商

賈之餘不知其身之兵也問之禁兵禁兵復然問之
蕃兵蕃兵復然問之屯兵鄉兵屯鄉之兵復莫不然
聞往歲虜薄都城有欲稽羽林籍少問其老弱者諸
兒洵洵長安幾不可問如此則中外之兵皆烏有亡
是公之目耳又安得有可用之兵哉愚嘗爲之說曰
今之言兵者動曰兵不可用夫兵出而死其不可用
固也問一二鉅而走險或之虜或之賊則皆責育之
選矣又曰將不可用夫將出而北今之將不可用固
也問一二叛而爲虜或之奴或據島上或之盜則又
派圖二集一 東 三五
皆起翦之族矣嗟夫愚于此忽智于彼怯于此忽鬪
于彼負于此忽有以制勝于彼是其大誘之耶非也
將未必不可用而今無宿將將者未必不可用而
今無重臣無重臣則將無死綏之志無重臣則士無
死鼓之心且夫將不宿則帳無健兒座無劍客無親
信之士以爲備故三軍之士每瞋目于其大帥而無
所難無親信之士以爲教故三軍之士每驅其市傭
以戰臣不重則帥之功罪不足以自制其輕重已之
功罪不足以自持其進退文墨之吏常持其後而掣

其肘夫向之成繼光俞大猷斯所謂幾于宿將者也
如江以西之王文成韓襄毅斯所謂幾于重臣者也
今有若人 天子倘能寬之繩墨付之事權善乎
執事之言曰亂世之姦雄卽治世之能臣也此至言
也持此以往重臣宿將之選不難耳至其賊勢之披
猖所以草薶而禽獮之者猶自有說夫未亂而治之
童牛之牯也旣亂而治之積豕之牙也今亡及矣然
其治之之法與夷虜較異今之虜宜治之以必治今
之盜宜治之以必治又治之以不治治虜之法二曰
派圖二集一 東 三六
戰曰守治盜之法三曰戰曰守曰撫何言之奴勢不
可狃縱之恐羞中國非戰無以敵非守無以固盜吾
民耳此屬皆迫于饑寒徵調之苦狼顧虎奔遂成今
日今中原之鵠面而鳩形者猶日起而從之未艾也
彼已爲盜者令其鈞戟弩矢之利入而歸鋤耰剗刈
之具誰能識之彼未爲盜者令其鋤耰剗刈之具出
而攜鈞戟弩矢之利誰能盡之殺之將愈多驅之將
愈至是安有寧日哉愚以爲朝下尺一之詔良二千
石邑良有司勤田桑勸課之令申弛禁緩征之條俾

民勿爲盜盜復爲民然後重臣宿將帥敢死之士盡殲其不悔禍者而四海安孟矣 明問兩京兆而下十數君子皆以循良辨賊無如渤海著渤海之政曰買牛犢賣刀劍耳遂老吏也彼豈不能一舉殲之而爲此姑息乎哉

大中丞解公壽序

代

今皇帝卽位之五載壬申廣陵石帆解公晉都御史巡撫江以西訖今丙子五年矣夫江以西非古所稱用武之國也當公被

命時適粵寇陳萬鍾凌秀輩突起南贛上游諸吏不戒縱之掠湖東西時公未至聞變晝夜馳入南昌議兵事蓋有古免胄而入之意焉是時秋孟適與公觴期會文武將吏洗爵而觴公于轅門之上三軍踴躍國人望公如望歲尤忻忻喜而相告未幾公果以黃澠園二集一

牛峒之捷至自此以往公畧兼文武策備安攘諸所以計安江以西者甚備久之

天子悉公勞凡以勦賊脩城數增俸級錫金帛上三年績又

溫旨益公秩蔭一子入監讀書主爵者以公智勇威望不欲令久居外再晉之少司馬

天子念江以西欲久賴公公亦安焉今歲春夏歲大侵小民望屋而食揭竿者幾不可問公爲發粟平糶斬諸亂民以徇衆乃定已天復旱公閱雨率諸藩臬

以下至薦紳三老之屬步禱羣望卒雷雨四至田疇
露洽比于有秋萬衆和悅于是七月既望諸文武大
夫又將洗爵而觴公轅門之內然視壬申時安危之
致固已異矣諸大夫以予授廬爲氓德公且知公屬
以一言侑之夫古奉觴以告必曰爲壽未有以言侑
者余攷今古諸集寔自元鮮于伯機始今隣于濫矣
然大人之壽與世所以壽大人者皆有異焉何也大
人之壽小之關人心之憂喜而大之關世道之重輕
何謂憂喜七月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

瀛園二集一

序

元

疆是詩作于公旦率不詳其世代所繇然大率夏殷
之際耳夫桀紂在上則民有曷喪之悲幽公在下而
民有延年之祝是詩也邠之喜志也何謂輕重唐突
厥內犯聞令公尚在一免胄而稽首羅拜去宋相司
馬光遼人相戒勿犯邊生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且周無太公之壽周安得
王大人之輕重于世如此故繇前而觀人情喜壽大
人功德萃天下吉祥善事以福天下天亦拾衆所喜
以報之情也天之治世不能自治倚之大人大人治

世率以享年之久近爲大業之淺深天之不能不壽
大人爲天下重勢也以余所睹記公通籍凡二十餘
年始爲名諫議內清君側外策邊籌至今讀其國本
東事諸疏雄文至計量家令陸敬輿之儔也自撫吾
江以西始蕩九連繼捍流孽計公數駐師江上北衛
豐鎬西救江黃諸賊奴惴惴卒無敢矯首而望匡彭
者比苦饑內變幾作又恃公寓兵畧爲荒政江以西
五年來寇至而不深歲饑而不害率以公夫天下治
亂之故卒繇于百姓之安危危亂之形卒繇于兵荒

瀛園二集一

序

三十

二者或荒而兵中平之間水旱四至黃巾赤眉遂橫
三輔或兵而荒記曰大軍之後凶年至焉又曰三軍
之地荆棘生焉故民之亂甚于寇歲之憂亦甚于兵
此者之事念之可爲岌岌矣江以西
列聖休養二百年稱治而公適憂其亂撫江以西向
視諸大鎮爲易而公適處其難夫公之身重于江以
西而江以西之人羣以公壽爲喜固也此猶起一方
而應之耳

天子冲聖公亦孟年如公勇智威望不能久以江右

私公天下之人以公之大年爲重則天下之心以公之大年爲喜君歌三壽之朋臣矢萬年之祝四海之治眉麗齒鯢遍在山海又何有于今日之耄耄者卽今日域中之亂形著矣公所治宮亭以南鬱孤以北弓矢斯服桑稼用登文武吏士觴而祝公收四境之弦歌以爲一堂之杯酒詩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公固自致之爾史天官書稱歲星所臨其下有福余文欲爲邦人一加公爵矣

方伯周公傳

周公名著南昌人萬曆丙戌進士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用法不阿所至太守藩臬皆以治稱萬曆庚申任四川右布政使明年天啟辛酉會蘭酋奢崇明僭子寅應調援遼待命重慶九月乙卯因閱師刺殺巡撫都御史徐公可求一時監司郡守介冑諸曹皆遇害遂陷重慶時嚴郡初下賊勢猖獗列郡洶洶郵聞成都大震公念巡撫已陷賊脫賊乘勝鼓行而西何以爲成都戰守備遂偕左布政使朱公燮元檄威茂

松潘諸土漢兵疾入守復會計糧餉飭範甲灰炮木石諸具又束薪積水置城上事甫集賊果長驅瀝敘諸郡邑瓦解公急率諸藩臬各畫地守公自署西城西城地多樹木路岐池淺又城卑信地紆迴十數里利在賊難守故公獨任之十月甲申賊至營錦江東明日擁衆卽犯西城牛馬旌旗蔽山野公令土司坤汝常乘賊率指揮常恭等內發火炮助之賊稍卻是日斬僞先鋒一人陣斬數十人又明日丙戌賊數千人障葦裹竹牌進矢石不能陷公令架七星砲火箭

火磚衝擊之賊復稍却殺數百人至莫賊鉤梯數千攀城鼓譟欲上勢危急公偏誡士卒但放砲礮石亡譁遲明賊屍陵城下是時賊已屢失利然稔知西城地勢易援終日夜攻西城不去會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箴篋束楚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華形類行屋以避銳石賊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自蔽矢石不得發公私念竹木青潤兇雖載土遇火立焦灼乃夜絕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大舉上山墮賊於是復置雲樓高與城等樓近則勢在賊衆益急公復出兵乘

觀圖二集一

傳

三

上載兩旗曰開基定鼎曰安順勦逆中數千人各執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穀行旁翼兩雲樓知左右廣俯視城中城中老幼皆哭公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挽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遂不得進然仰高臨下甚困公復引敢死士發故藏中得大鏡擊之夜縱土城下焚船樓石穀皆碎裂士殊死戰明日乙丑賊皆雷哭遁去成都復全是役也自十月甲申距壬戌春王正月乙丑訖百有二日公在西城飲食洗沐皆廢所調募兵卒僅六萬人用餉僅三萬七千有奇前后俘斬七千餘人朝議以朱公繼巡撫四川公代朱公卽爲左布政使旋入觀公以城守勞瘁旋疾作卒于家已巳朝錄西城功贈公大理寺卿萬子曰當重慶難作蓋西南之事岌岌矣微周公蜀安有今日哉往讀史至常山睢陽事若顏張諸公今懔懔猶有生氣周公百日圍城之內保成都以報天子精氣消亡亦不旋踵而歿等死耳夫成敗之際亦有異諸否耶國家自東苦奴中原之變悉繇徵調

觀圖二集一

傳

三

奢始禍賴周公力遏方張之焰保有巴蜀蓋嗣是孔
賊據島附奴秦晉諸叛卒烏合景從今中原之魚爛
猶未有已也嗟乎天下士大夫方務討賊立功如公
功高而賞薄是可不爲之三歎哉

僉書張公傳

張公神武新建人少授書再試有司不利有相冢者
相公先人冢與謝文莊公一夔沮墓東西埒當各以
文武第一人顯公迺憤然棄舉子業習孫吳家言日
與弟文武大武騎射射皆穿札飲羽癸卯鄉舉武科
甲辰舉進士第一人公負才藻逸搖華所至含宮中
尚風雨迴合雲霞爛然主者得公射策大稱賞已授
南昌衛千戶晉四川都司僉書年甫二十有四才氣
無雙諸大吏人人謂張將軍儒將乃公獨時時耀其
源圖二集一
博
三
軍士勞怨無所避大中丞喬公壁星雅重之會永寧
土婦奢世續抗

旨匿邸大中丞議遣一人問世續以公往先是萬曆
壬午宣慰奢効忠死妻世統未有子獨妾世續子從
周當立兩婦互爭立相讐殺蜀黔諸大吏立從周獨
以古蘭州地子統久之至甲午從周復死兩婦復讐
殺如故統舉其親屬子阿固續亦以他姓假子阿利
爭立諸大吏是統議萬曆癸卯奉

旨奢崇明官宣慰爲効忠後崇明者統所舉爲阿固

者也是時大吏雖官崇明印乃在續所續偕安堯臣包藏禍心挾水西兵陰助續續日把關宗傳高文燦文炳等皆梟雄與續禽獸行諸大吏檄至如星火續不報乃時時相讐殺永普摩赤間或村無烟殘皆被川江安納谿敘瀘之水盡赤于是大中丞令公以勅諭往令偕永寧叅將周敦吉問續印所在續廼與堯臣合益攻崇明逼永寧城下公憤謂周公吾兩人皆

天子命吏老婦無狀攻崇明抗

源圖二集一

傳

三七

天子置我輩何地立率兵出城至世續所縛之至成都自續擒堯臣廼獻印詣軍門蘭事乃定是役也兩婦爭相讐殺番三十年蜀黔大吏左右袒當公縛世續時宗傳等逸出爲亂焚劫諸屯堡于是蜀黔之議逐水火爭黔之者曰神武等激變良民罪當斬蜀之言曰蘭事久非神武印不出蘭禍未已世續抗

上旨匪印宗傳等叛非良民薄城進攻變在續與傳等非武激之功在神武公坐繫十有三年撫按會議張某無罪當復官時東奴之患棘矣廟堂集議將材

源圖二集一

傳

三八

大司馬知公請于 上遣殿前指揮使芮經部承差劉應宗立馳檄召公公拜命入謂其弟文武曰疆場多故此吾兄弟捐糜 君父之日也公時久繫蜀貧甚已而曰某之爲法受惡嘗自憤生不如死今幸謫議白諸君子復舉之縲紲之下所不一當奴無以報知己酬 國恩吾斗糧寸鐵義不以辱縣官歸盡鬻其家財過貸親友凡得金三千有奇募敢死之士三百八十四人飭芻粟治鞍轡衣仗之屬粗具屬兄千總張國福家丁張義等與俱明年辛酉二月五日公陛見闕下數日遂以其衆出關蓋二月之十有三日也是時奴已大舉入寇遼陽危急諸將吏敗報日四五至經畧袁公應泰惶急遍召諸路兵公抵關關督臣見公稱爲岳少保大壯之時已聞瀋陽陷公慷慨謂督臣奴信如此我不殺奴卽奴殺我義不朝食于此行矣至廣寧遼信益急大中丞王公化貞愛其才欲留公後勁公曰某以援遼至遼急乃以公命而止類首鼠觀望夫援奚爲者王公曰公所將卒几何曰三百餘人曰公以是救遼足乎曰然夫某以援遼至

知其不可而止非勇也

君命之中道而弃之非忠也卽夜及諸河遼敗卒奔船而西奔者數萬人雲涌山至公急麾諸將士曰有衆如此不與共滅奴朝食奚渡爲乃呼之無應者于是奪船濟者數萬人自西公帥其兄弟與三百人者自東至首山距遼城十七里曰八里庄與奴遇奴方氣盛擁衆可十餘萬人前趨公公亦擊鼓起士有謀公者曰虜餓騎數萬今以三百人入奴大隊如羊入狼不可公曰今日之事能進不能退書生邀上殊

瀋園二集一傳

三九

恩園土餘生得出一當虜死無所恨時帥衆殊死戰自十八日至十九日軍士兩日夜苦戰盡無人色凡斬虜數百人虜益進公益鼓士士皆糗構絕益餒且斃日薄未外援不至皆力盡戰死親族兄弟凡死者十有七人初奴望見公軍少殊易公旣薄園士皆敢死樂戰奴以衆擊之不能下復所殺傷過當殊恨當敗死雖身首殊絕更支解或糜之骨肉泥爛乃已士之突聞免者僅張鳳張程二人耳大司馬覈諸死遼將士大中丞王公化貞監軍御史方公震孺備列公

死事狀請得 殊典以勸邊吏方公更繪公像躬率

諸道將出入拜公已大司馬王公象乾請如兩公議贈公都督同知贈祖父予一子世官得春秋祀文武晉贈廕皆二秩 制曰可野史氏曰自奴難作文武將吏不知死戰與法者幾何人盡時勢怵之死殆無如矣張公慷慨不避難黔始誣以非其罪罪甫白甘許國以死當與奴遇奴數萬人救死扶傷不暇援絕力窮廼以身殉卽其兄弟與子弟三伯人田橫之客何以過之乃余又聞公擒世績時私謂人老婦屍居餘氣崇明蜂目而豺聲諸公拒虎進狼爲憂方大公甫歿其言遂若著蔡今公在彼方以僕固懷恩遇奢氏此又其免胄示虜時也於乎惜哉

瀋園二集一傳

四

侄思尹制菰序

余少家若讀書與諸父昆弟底厲門以內卽美叔孔昭雨若暨從子昀俱昂不幸早世美叔雨若亦未老而歿余才智下喜風后蚤出繼聲美叔四海推爲畏友雨若子士安業舉于鄉孔昭尤多子而才思尹當童牙時文章雄放奇渾昆陽之戰屋瓦震飛楚瞳一呼樓將軍數里辟易見者皆慄近益蒙蕩感激頓挫曲折渾脫瀏灑巧與題遇此鄰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罷時也向巨源見之獨驚嘆舉王家癡叔語戲

擬園二集

序

五

余晦若偶見之巨源凡上書咸丘蒙父不得子之語戲孔昭余見孔昭亦舉吉水李司馬近事蓋司馬與父文源先生偕舉文源遂終鄉進士意亦以戲孔昭也癸酉關事士爭試貢院門者千餘人日過嘯呼聲動天地主者皇急置試士百人鎖棘外孔昭思尹與焉遂使余與巨源晦若之言皆不騷嗟乎不戰而北思尹之以三年淹天也夜偕嚴子岸過羅席之雨坐思尹出所刻近稿屬余序余病三年久廢筆墨事見此心動復歲子岸君家父子叔侄兄弟文章昭海內

衰宗落落出此驕吾子何若子岸亦互相傳賞無異巨源晦若驚嘆思尹時明日曉坐溪上見榆堤初發柳花氤氳著人永午餘飯飽遂書笑嘆之語報思尹蓋感慨係之矣

擬園二集

序

四

劉瞿父稿序

世稱豐城之劍異氣燭天張茂先雷次宗識之千載
沉翳之後雖土花苔繡光采消燭卒能映薄星辰無
他苟其精氣之集者天之所貴物莫能傷且物之至
者非固而藏之其神不全非蒙而後發之其跡不異
豫且之龜出於網罟陽之桐出於爨類也吾黨自鄧
文潔起後稍中蹶今諸君子魚魚雅雅接跡聯袂而
劉瞿父先之瞿父高才古學廻翔公車者二十年名
聲之部發久矣近謁選人聊爲博士乃得吾之所謂

澠園二集一

序

四三

豐城者豈固而藏之蒙而後發之鬼神者將有意于
是耶當是時人聞瞿父尚爲博士或愕或疑或憤而
太息乃豐城之士英英多劍氣瞿父樂之文章之事
日盛夏酒我盡出而驕之古色黝沈驚采騰動芙蓉
之顰鬼母秋寒有若蒺藜之刺隱動蛟皮有若鸛鵒
之膏磨淬秋水余笑謂太阿龍泉今又千餘年子乃
拭以青氈麗以芳藻照以壁水遂挾而有之如有延
津風雨迷白日吼蒼龍吾不知其所變化矣區冶氏
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折而屬其子曰必無獨

知請與天下見之遂刻其文若干首余爲之序

澠園二集一

序

四四

何言哉稿序

往先君太守于蜀之龍湖郡有書樓峯爲薛文清公讀書處誌稱公父貞嘗宦茲土公年十二三從父官下土官率背負其家請與作詩歌教讀書暮皆飭小豚爲禮送之歸至今郡有司俎豆公爲常典余總角亦從先君于郡自傷頑劣仰止前賢徒自赧愧太丈夫苟有以自樹立何必老身長于始足宣明教化潤色華夏且生而敬事歿而明禋亦何必身爲命吏然後有之人固不可不自疆爾何言哉余師松石先生

澗園二集一

序

四

伯子比省觀豫章數往來讀書署中豫章士格于吏網不及相見雖余辱知于先生倍諸子且甚慕言哉反讀其文于吳越諸君子近廼從童君魯人得竊取而縱觀之范忠宣言哉里人與父文正皆爲宋名臣史稱文正招延天下賢士當時胡安定孫明復石岵徠諸子皆得從忠宣遊今古不相及一行作吏百例拘牽雖子弟賢明且不得有其師友學問之樂可爲三歎言哉才士也爲文縱橫變化浩盱汪洋而覃思析理鞭才以就法復能騁法以見才余心折之久矣

偶瞿亮工至道言哉之意欲爲之序一日遇士業見

山樓感愴時事相與覆陳同甫上孝宗四書因念同甫之自弟其文者曰窮義理之精微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抄忽較禮分寸或于諸儒有愧至于風雨雲雷交發並至龍蛇虎豹變現山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夫文章家孰能備是二者兼同甫所長而尤釋同甫之所愧吾必以言哉之文當之松石先生方抱文正先憂之志以豫章爲畏壘言哉亦光大忠宣之業以豫章爲龍湖夫

澗園二集一

序

四

亮非深于文者徒以其人有奇行文有奇氣生有奇遇一匹夫爲天子所知論旨慷慨出入幽怪遂爲時所指稱是不足以擬言哉然其言似與言哉之文合余與士業方脩安定徂來明復之好自此始而始以舉于義序言哉陽明先生曰舉業者士君子求見于君之羔鴈耳羔鴈不飾是謂無禮言哉可謂盡飾之道者乎

上雍石蓮明府

不肖時華才命俱窮行藏自笑上策不遇既無繇事
天子之聖明賦質多迂復不敢近貴人之顏色嶽崎
歷落已不自辨其何人擁腫支離世亦共知爲棄物
顧先君宦蜀不肖亦幼從先君于蜀盤叢魚部前人
惠澤之所遺留巫峽夔門童子舟輿之所來往恒思
蜀之人士臭味輒往精神倍生况師臺曠代偉人昌
朝名世近方以文水爲桐鄉士且望螺川如洙泗不
肖向浴首于文瀾屬側身于化境所未敢遽謁清光

觀國二集一

書

四二

者賤遠思不足以薦閭人庸猥思不足以辱函丈耳
而師臺過寵賤士謬予下交式廬之鄭重驚傳里閭
下榻之撫謙脫略名分時于同儕之側更多溢獎之
詞自惟士重知己如不肖愚昧何以辱知于大人古
謂感恩如不肖細微乃荷殊恩于玄造幾于人輕業
重長慮福過災生况當秋夏之交驟聞寇盜之警太
平已久民不知兵聲息甫傳賊幾環境虔以吉爲窟
突如其來民以侯爲天憫焉相告上吏盡以難局委
之有司羣黎僅以餘生託之天數而師臺輕裘緩帶

谷

觀國二集一

書

四八

百畫俱詳援鼓登陴千夫競奮威名之所震駭彼赤
眉精誠之所留燕及黃髮向與伯玉堯臣師貞輩共
談固圉之勩因感任事之難相對服膺已而太息因
思惠此中國爰及下流卽不肖薪木如故尚屬師恩
况彼中城郭晏然誰非明賜然經時寥廓未問起居
向當軍旅之驛騷恐恩堂階之清肅兼之跡蔽泥水
四壁坐愁課在松苓經年臥病此所以自成其疏節
耳茲因故友一介之使便上吾師只尺之箋亂後買
牛賣劍人游渤海之天春來飛鳥鳴琴律轉鄉生之

彭如陵稿序

天下事皆氣所爲耳豈獨文章之道然哉 上用兵已二十年矣治虜不効治寇復不効今虜與寇中外訐出沒縱橫至不可收拾治之乃愈不効臣子雖甚不肖或緩君父之憂寧無功名之望說者曰文官愛錢武臣惜死似耳非今日之至言也國家承平久衆不知兵聞敵則氣先盡矣偶戰而敗一敗氣不可復振朝廷拘牽文法顛倒功臯無以作其氣又坐圉之賊入窺我往往得氣去宜也况士櫟三寸之管以赴

源園二集

序

平元

功名亦恃吾氣以取之耳世善文者吾苟壯其識于詩書厚其力于歲月則氣之果銳可以削堅摧深無所不至然蒙蒙者持庸妄之目以程豪杰雖班楊授簡屈宋命觚安所用之則向之沐浴詩書磨厲歲月者徒敗端耳嗟乎古曹沫卞莊管夷吾之屬皆奮三北之恥始能自樹立顯于天下後世夫氣者矜智勇之所生也氣靜而智氣堅而勇天下其孰能外之彭如陵比以秋試至南州榜下放歸凌晨遣奴索之江上已拏舟去余意其西風落落千丈寒汀不知意氣

何似月餘介主發其牘曳兵弃甲之餘戰氣萬倍且將刻所著屬余爲序余友熊伯甘嘗序查伊璜之文曰爵祿之心動于中則氣餒好名之心發于隱則氣浮是皆中有所不足故有二者之弊夫士窮苟戚戚于貧賤好爵而弗遇好名而弗章意其氣之摧敗有伯是者如陵剛夫之氣折而不撓富貴何足言倘天子以社稷從令出辦賊內靖潢池出清老上識力所聚智勇因之矣若如陵之文神明茂異動中規矩彼中無所不足所以厚其氣者使然然有士如此忍

源園二集

序

平元

令其奇氣終鬱鬱草澤聞哉

樹蕙草堂詩序

陳士業近序管明府積書巖詩而歸其權于情與聲
余聞其言而韙之夫詩以情生情以聲現二者具而
詩之道備矣世之爲詩者強笑爲懽無哀而歎或耕
鑿太平而飾瞻烏泣鳳之詞或衣被貴富而爲楮冠
藜杖之什情先亡矣如是而求之出入淺深抑揚咏
歎中無所主作者與讀者之意無故相遭如擊土鼓
夫孤舟嫠婦珥珠掄瑟而進鳳凰和鳴之曲必節短
而神傷奪孟說之鼎折烏獲之弓瓢囊而歌翳桑片

既園二集

序

五

語激之必啞啞而起聲不能飾其情之所無故爾善
詩者情一往聲萬變而俱近于自然讀少陵詩沉痛
深鬱千載如置身安史楊李之間讀靖節詩高爽淡
逸而名利之意欲盡則兩君子所爲情與聲者可知
矣去秋京口譚長益來豫章余見之程氏園中時諸
詩古文詞錯几上屬急束裝不及徧取讀之今年還
自粵東而樹蕙草堂詩刻成長益婉變多韻情一往而
深夫桑濮之情比于淫朱郭之情乖于雅韻故遠遠
故深文人之情正以韻勝耳况長益放乎曳履山川

雲物奔繹來曾將移厥情此亦其海水汨沒羣鳥悲
號之日也古今詩各有氣運文士處一時升降之會
各具勝情亦有微累累不足以掩其勝卽其累或由
于古人亦不足以累古人然深心大力之士必能于
流輩中孤行一意以自王長其間今之詩大率不累
于李而累于杜不累于琅琊歷下而累于公安景陵
長益獨能以澹遠妍逸古直悲涼之意盡遣諸累蓋
其婉變之韻嘯歌從之所爲情與聲何如也余時論
之士業士業服膺長益詩與余等君且中潘無隱詩
情深雅今之高岑韋柳已已余從李仲章讀其中清
堂集攫而寶之今數年矣君歸諗之其以爲同心之
言否也

既園二集

序

五

古樹齋制稅序

學者縱心六藝文章能棄古自擅者無之方今士盡好古好之愈勤摹之愈力或古奇之闕愈甚當讀書時不能深觀古人之意恍然相遇于千載之下徒貌取而急收之徒緝綴于字句傳會于聲響無以極變化之所至是苟爲名耳彼何當于古遽自命作者之林哉吾豫章近以古學爲天下所推社中兄弟人人以向者之患相誠勉丁時之沉深好書其勇尤倍先叅政清白吏遺書七子分誦之不能八致千卷時之

阮圖二集一

序

五三

十年閉戶發篋已盡遍貸之昆弟親戚諸友手自詮選嘗爲牋釋較訂比還卷帙如新故藏書家人人樂貸時之時之家雖貧歲畜左右史所鈔錄自經史諸子迨唐宋昭代諸名家動盈簞笥余女弟適時之稱內兄弟得時就帳中盡中郎之秘斯亦可謂勤矣時之既學古有獲其文志類深廣莊雅驚悍能爲官聲無急節浮響大都讀書多故用物弘養氣厚深觀古人之意而極變化之所至故其于古也恒似而無綴緝傳會之累時之向所譏著絕不欲輕示人近乃稍

出以告同心目題之曰古樹齋稅鳴乎夫古何樹哉郭橐駝之種樹也土欲舒培欲平土欲故築欲密樹固有道矣樹稍梁者不生庖泉樹桃李者不生荆棘世有務古而不能放之文辭者乎然而黍稷秋實桃李春榮今歲之花非昨歲之萼也今日之粒非前日之莖也世不能變化于古徒取已成之局已陳之句綴緝而傳會之此鹵莽而樹之爾時之寢食于古深種而密離之本神農后稷之教爲孔曾思孟之言釋樹古之義時之命之矣聞時之比且遊楚父兄穰先叅政者若而年是必有撫峴山遺書攬時之文而幸吾君之有子者時之詩律深穩楚風善怨羈士易悲行其楚先君之思流爲歌詠儻見吾友曦侯友夏諸君子幸出其詩若文示之三十年京山公安景陵以風雅擅宇內今古學在楚藍有素絲假之青于藍地有黃絲假之黃于地吾不知時之所變化矣

阮圖二集一

序

五四

錢達吾先生墓誌

崇禎九年十有二月丙申達吾先生薨矣先一月仲子菁季子著持其狀適余廬愬而拜曰惟子知吾父幸錫之銘華曰尔固之大人先生在敢辭二子曰子也知吾父且知吾兄之弃先君歿弗及舍愛弗及綢父有光德且弗自爲狀以瞑想他請之而不詳地下之憂也于盍圖之夫士賤而文吾友有行之者楚譚子嘗誌其父若母與其舅若友鍾子伯敬東汝艾子亦嘗誌其叔父希石公矣苟不文而賤將若先子

既圖二集一

銘

五

何二十日先子之志寧以一大人先仁重子所明也于是弗敢辭先生諱禎字孕祥南昌辟邪里人先世以詩禮孝謹著聞里閭衆望之若石相家矣先生爲儒七十餘年學有本原行無支葉其教人也學宗關閩之教制義本成弘必以規矩先進君子也華事先生自其伯子元馨元馨以文章名海內辛酉舉鄉試第二人壬申署廬陵學教諭事癸酉與脩

熹廟實錄道里門而卒先是壬子元馨舉于進賢令錢公以文奇小竟收先人夫驚服其文幣而致諸家

俾弟升從子昂師焉自是元馨與華相與爲性命交兄弟之好內則菁與著外則華華自是得以父執之禮事先生蓋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先生三十始隸諸生凡三赴省試不第既四十體羸多病試往往以病廢元馨嘗謂余曰先大父月池公有子七人初伯父炳甫弟子員而大父慮錢氏詩書之業中墜先君始厄于童子試既爲諸生而終誨芬兄弟焉宗祏恐爲大父憂夜寐風興橫經攻藝泪嘗熒熒几席間也月池公嘗危疾性不御醫藥先生治參苓入強

既圖一集一

五

進之出禱羣望至手其穢于楊間病良已公憐季子先生分財率多與季子不使諸兄弟知月池公病革嘗視篋中藏舉手私示先生伴弗顧卒今盡歸季子兄平山壯不子將割千金產以公子爲子曰何太蚤計歌繆木蠡斯二章遺之其孝友多此類晚節居鄉里喜教導人人有不善常畏先生知巷有違言得一言常彼此意消而去嗚呼是豈所謂人師者耶丁卯春王正月郡太守汪公脩鄉飲酒禮爲衆所推先生爲一強起价僎之典增榮益觀督學平湖陸公嘗

旌其行式諸士學博吳公遠其概有曰能見而亦能
潛德同威風可望而不可即品自人龍皆以爲無愧
焉嗚乎華因元馨事先生者二十五年矣憶元馨讀
書余芳樹齋中望痾先生就視之晝夜扶持時若重
有憂者元馨舉予入賀先生意乃揚揚如平常無驕
容亦無謬恭元馨歿余哭諸其家先生偶適附近村
舍起騎還飯徐草堂之上哀而出涕爲余白馬素
車謝耳夫丈夫能不戚戚于貧賤不鮮腆于富貴昔
憂于病而能不重憂賢子之死不益可以知其問學

源閣二集一

路

五十七

之際耶先生生嘉靖辛酉十月十六日歿崇禎乙亥
十月五日年七十有五子三長孔芬卽元馨仲孔芳
季孔著皆郡庠生孫七人希煥希熾芬出希彪希恒
希燿皆出希熾希熾著出孫女三人今葬于張公山
去府郭二里許從翁志也銘曰翁子余友爰父其父
翁也可忘爰誌厥墓四尺者墓不出其鄉百世之澤
山高水長鬱鬱蒼蒼松檟成行狐狸不藏錢氏其昌

廬山近日庵化米記

晨起出戶有踟躕門屏問者望余憫而拜焉問之廬
山近日庵僧也就問所欲曰無他某來此乞米飯山
中諸衆子爲我一言余儒者姑與言儒事孟子曰昏
莫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與者聖人治天下使有
菽粟如水火夫菽粟之運有儉有豐人抱甕得水鑽
燧得火分罔殊焉今民間上供急輸將之苦百倍南
州再歲旱中人之家不能治空甕子不識我遂索予
言章門之中七萬戶盡不識予子矣其叩其門戶

源閣二集一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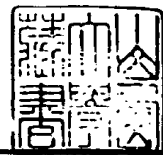
五十八

求菽粟耶僧聞蹙然似有憂者余曰也生人因相
識故是生恩愛因恩愛故是生計較因計較故是生
貧鄙今人有持萬緡于此家人求之與十州里之人
求之與百有四海之人求之或傾囊無憾色焉宇宙
大情往往恩仇厚薄之外無故而生人苦和識耳况
予所求于章門一萬戶貧者升斗富者釜庾則猶何
者十伯之屬也子特佛恩叩門戶而請之此中雖歲
饑民貧菽粟之達庶廬猶水火耳遂書此語授之

廬山五乳寺化米記

晦公愍大師首座弟子稱善知識復好爲詩今年過
章門半月遂還其徒心啓化米歸山飯諸僧衆屬
余告諸檀越今世人盡於園中見粟耳富翁貯數十
斛粟搏首祝天恩逢樂歲坐失高值當此五六月時
新穀未升左手持白鋤右手點倉籌彼方從稻塵漫
滅中揚揚自鳴得意子安得遽起而分之寧讀維摩
詰所說經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一時飯香
普熏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諸羅門居士等
就圖二集 疏 五十九

聞是香氣心意快然得未曾有如有前記升斗豆區
自造種種業如後所說若能以升斗豆區飯諸僧衆
四海有竭此飯無盡况愍師古德吾屬飯飯兒孫與
飯他比丘殊等但願上人亦歸告山中諸衆無以限
意食之使不泯也月前有廬山一比丘趺坐予門越
日久亦以募米予片言予初不識其人拒之愈力
祈請愈至予不忍爲題數語人無謂余頻以口舌代
檀施也



說園二集目錄二

戴大圓先生全集序

李少文先生廬山詩序

小山序

朱蕙合刻詩序

賀沈宗山考績序

代

援梅紀略序

復司理李公書

上司理李公書

說園二集二 目錄

黃鳴僊稿序

後塲四興序

謝潘大中丞啓

謝潘大中丞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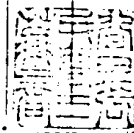
益社序

黎巨生稿序

何非與水上篇序

宋崇公東湖偶菰序

上李孟日先生啓



復李匡山

與黎美周

與譚方夏

復譚友夏

茲草自引

洞居詩小引

書蕙武子錄說園春詩後

公祭徐若谷先生文

祭李復初

說園二集二 目錄

蕙武子傳

二

溉園二集 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戴大圓无生全集序

歐陽子論次江鄉幾之文而歎吾人君子難得而易失似有槩然者夫天生善人君子當爲世用耳或經濟蔚然足大樹立于世浮湛即畧弗竟其志且或以直道連蹇于仕宦獨以文著又甚者天子鸞鳳之文而祕喬松之壽身歿而言存焉公固又謂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况足以垂世而行遠也邇幾之人與

既園二集二 序

文不概見公寔有所槩然于士大夫之鄉幾而爲是言耳戴大圓先生蚤成名進士爲衆強臨安會稽之安四縣令令皆有聲已稍進爲工部郎尋病蚤卒意向所謂善人君子難得而易失者殆其人耶先生吾豫章宜豐人也宜豐淵明故里五柳在焉當壬子癸丑間先生爲會稽令亦不欲事五斗米忤權自投劾歸時買宅豫章城中與樊尚默先生暨國中諸賢爲匡山社海內號匡山九子余時少竊喜爲詩詩不敢以示人獨私示李雲將雪將故隸九子先生偶從雲

將所見余詩即喜而見之每社集先生時拉與俱先生豪易樂引後進見人詩古文詞得一語令即鼓舞讚歎蓋往往如是家居梧棲軒中晨杖觀山宵鐙聽雨日必有詩余時居素園日讀先生詩詩復敏妙嘗朝食得吟仲子落花詩三十首何和之得六十首未哺而過今海內所傳戴工部落花詩是也先生家居數年喜怒饑飽淋漓酣爽一寄之詩若文自甲寅先生北官文安已入都下不復見先生僅時讀其饒酒人游工部諸刻已病而歸亦不及先生詩而先

既園二集二 序

生歿矣先生天才曠逸且性情閒遠近人之累故詩古文詞皆象之余嘗謂大江以西詩盛于淵明古文詞之盛自宋以來殆數十家無若歐陽子人知先生之文淡蕩縱橫時似蘇子瞻而不知其爲恒似歐陽即先生爲詩自以爲出入少陵而余識其天機離合于淵明有神遇焉鹿門先生論歐陽子之文曰世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惟歐陽子一人蘇子瞻論淵明之詩曰癯而腴而綺而綺知兩先生所以論淵明與歐陽子有知先生先生今歿十餘年詩文多

散見宇內令子孝廉初淹雅之譽如月月起吾屬
方尋滕閣之盟以紹九子會梓先生全集成余喜而
告初士曰明興士大夫以文章顯者蓋率由郎署云
國初亡論自何李出時則若有王文成邊庭寔徐昌
穀之屬繼之王李七子代興而敬美德甫張氏二甫
之倫斌斌矣先生時臨川公安前驅景陵後振海內
修詞家方競以偏師濟而先生墨守其間固與尚默
先生審持正變以隆風始乃俱由郎署以起夫一代
之文豈亦有數存耶茲集行持世之書非徒戴氏之
遊田二集二序

序

三

李少文先生廬山詩序

古五岳之秩視三公牲王之數祭告之章寵異出于
天子下此山靈顯晦恒託于名人巨公高流墨士之
以履歌吟爲輕重夫名山之氣鬱洩盤互是生至人
而至人之生也亦性情筆墨之好恒在名山之高
詭奇麗雲泄泉濟若遇聲氣披蘿伐木應求斯在蓋
名人之至不至則山之遇不遇存焉江以南山之勝
無若廬山今古游覽之跡肇自馬遷西晉以還惠遠
開山宗雷競唱目茲以往文心最肯不可殫窮吾師

序

四

少文先生蒞南州四年宮亭以南鬱孤以北山川受
社咸惠交流蓋匡君之德先生望其千旄久矣華不
敏時以文事燕見先生亦時念吏事牽人不及作匡
君數日緣共相惋歎頃秋初道出潯陽同荆大澈先
生冒雨驅車披雲問磴積三日得詩二十九首盛世
之音優游雅正文人之致婉麗芊眠至其玄心妙達
雕鏤象貌扶剔幽怪寫絕竒之奇容出靈區之絕照
備矣廬山不載禹貢不列周禮職方氏不隸五嶽僅
漢武南狩嘗一徙南岳之祀于潯而廬爲之副廬固

以文人之杖屨歌吟重耳先生歸語華當游時雄魄
異氣時來攝人應接之餘性情奔悅雖復妙句紛來
靈境萬千復似吞吐未盡嗟乎今古山游者誰能妙
會若此先生之游可知卽其詩可知也聞先進嘗以
督學課餘攜諸生徧游匡山至今爲美譚華悔不及
從先生游而讀其詩半生寤寐諸峯終當褰半月糧
意子瞻所謂他日入山不爲生客者先生賜也廬山
自唐以來太白與渤涉兄弟之跡最著至明而獻吉
詩徧在崖谷流及江湖李氏之杖屨歌吟殆世爲匡

廬山二集二

序

五

君重而今復有予先生匡君遇矣

小山序

李仲章之文既表見當世世爭誦而傳之昔乙卯仲
章舉于鄉刻蒼筤館菴仲章居翰城築讀書之室于
震維植竹千个蒼筤義取諸易抑詩有斐之義爾越
數歲再刻其公車諸義曰山高天高之大高者祈羊畢
至仲章之文爲天下宗宜有取爾也今年仲章五上
策長安主司奇其文業高第矣會

天子有詔諸南宮牘不得踰五百字以上仲章遂以
奇肆竟不收道而南念太夫人春秋高乃仕養于筠

廬山二集二

序

六

之宜豐而三次小山仲章曰祈羊之不至自艾者將
商隱焉小山所爲作也今

聖天子奔走驅駕天下奇偉之士士皆宣揚聖教被
服王政以赴功名淮南安八公之徒何有且宜豐淵
明舊里土俗古遠士皆豹隱龍變向瑞芝之社余與
沈子以威文推仲章是其士猶素所習也今仲章豈
以河汾爲仕隱浮湛地有憤心耶余視仲章之文屢
變而益古搜奇抉怪刻鏤羣象沐道德縱風雅湛經
史而芬薌自生夫松栢徒古蘭茝徒芳惟桂之德古

香備焉小山稱之隄西長吉之詩申之而仲章之文
象之象而名焉世之誦而傳之者益至矣八月初吉
桂樹載華余序其文而觴之曰子往一年而士嚮方
二年而教成三年揚于大廷山中今不可以久留小
山兆之抑亦祈羊至之日也

朱萬合刻詩序

吾黨負當世才而蚤爲世用無英雄遲暮之感者朱
子美家吉人兩公子美維

天子使英蕩而出踵跡皇華吉人治宋有文武之勳
民望如日士歸如流水史稱司馬論蜀吳公治河南
治行第一何以過茲兩公比皆廬居杜門著述不見
襍賓不入公府日讀書幾何詩幾何詩成自兩公互
相證得披帷而誦之者余與士業伯甘三數人而已
比吉人謂子視吾兩人詩何若余曰是殆難言之矣

世論詩率歸李杜亡已姑以李杜擬兩公子美故甫
字今其氣骨雄厚類天作之君才高逸供奉迺類君
讀諸古詩兩公尚不欲作魏晉人語何況李杜杜陵
刻之至間見微痕李才絕世英雄欺人濟南或非妄
議古人者兩公無是也吉人曰主臣今子美行矣吾
兩人比歲蹤跡可念將刻而存之夫江以西詩首靖
節靖節之先是爲楚騷蓋自三百篇以往天下之詩
在楚吾豫章楚分也然屈宋間關亂楚陶亦隱忍晉
宋間未造孤臣氣志不得仕隱狼狽君子傷之兩公

盛年救世近雖朝野多釁少盤往時有憂盛危明之思無傷讒畏譏之感視湘纍深悲柴桑清怨兩公出天下不足憂爾古卷阿之志也且今古之以詩名者蘇李陶謝高岑沈宋王孟明方宋何李之屬皆以偶傳不獨李杜爲然意今之以朱萬爲詩宗者自茲始子美有兄子強吉人有弟次謙以詩著皆別有集此又所稱機雲軾轍之目矣

賀沈宗山考績序

代

嚮三十年前平倭平倭平播中國間用兵用之輒効未嘗一敗衄使夷狄窺中國今

陛下注意將上功推能詔武士會試之制與文士並甚盛而功名尚不及

神祖時余測之有二病焉無世將無文將夫世所稱虓虎熊羆之士當繇行伍起耳將家子純袴率不可用文墨之儒可炊而鏡矣焉用持三寸管立功萬里之外報天子然余非無說于此將門子弟世受國恩

忠義激發一也祖父爲名將子弟出入軍中韜鈴習坐作擊刺之法閒二也家多名馬善甲強弩勁矢儲胥之屬藏之有具且試之有方三也尤大者家必有奇材劍客死士出可備選鋒入可教戰士且將軍有必死之士則三軍不敢易其大帥無輕變動四也至于兵事尚謀豈獨一武士之任哉士之椎埋屠狗吹簫販繒目不知書蹟位大帥或樂野戰或徃強敵不足成大事戰勝驕貨好殺或犯道家之忌功成或太息私第弓藏鳥盡動致他端夫無文將之害如此世

將之利如彼昔趙括論兵常過父奢世謂長平之釁
繇讀父書然曹武惠當李繼遷叛太宗問誰可用曰
莫如臣少子瑋瑋卒與兄璨弟琮共致功名以終父
烈且古文武合司馬孫吳無論張車騎世稱武人最
麤悍今其書法照耀今古讀武穆諸表鏗鏘幾與出
師伯仲卽

高皇帝嘗抱花將軍子泣而官之曰此將種也嘗諭
羣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豈比後世
武學專講輟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問俎豆洋洋
哉圖二集二片

聖謨不以武士廢文且重世將若此何必遠引古人
中原久多事夷盜氣衰余意天惠

聖明必有兼備文武者起名將之後以夷禍亂今乃
以宗山沈公當之公宛陵人也宛陵文士之藪沈氏
獨以文武並著海內自宗山世大父少林先生以廷
對第一人顯爲名臣尊公寧海公著戰功於閩浙登
萊間爲大將沈氏子弟多文武起家庚午予試士南
都沈巨山爲予門下士是時宗山業成進士治兵金
陵江上余見其英英少年儀度膚敏言論鋒發心異

之而宗山旋聞帥於江右矣江右非用兵地自宗山
至九連之盜南起楚氛西來公至方克賊黃牛峒以
捷聞公益治沙溪白羊坳諸堡按行諸部辦諸善後
事種種有法已楚黃之變公凡進駐小池口薄孔家
壠入黃梅驅賊賊退又爲收合餘燼安難民善後而
還功已著矣公文士雖治軍旅日與諸賓客故人賦
詩橫梨江以西諸文士人人樂遊沈將軍會余歸自
長安萬茂先謂余四方多難江以西相恃亡恐以有
沈公公定省兵營制凡立中後前左右五營汰羸卒

蘇圖二集二片

上

清冒餉擇統軍明素賞水陸互操春秋亡壙于是省
有兵余曰兵之冒而弱久矣公何以能是茂先曰公
嚴余曰兵之驕今抑甚矣何以能是茂先曰公廉夫
嚴故士畏廉故士服士畏且服故可與死此大將之
風非一武士之任也先是戊辰公成進士會今

皇帝御極首草疏帥同年士以請用 特恩贈寧海
公金吾將軍已 覃恩復贈龍虎將軍今奉

上俞旨武臣四品以上封父母如子官比文吏著爲
制於是公三載考上又將益封榮祿大夫列文秩茂

先乃同諸君子入賀將軍屬余言余曰此將軍上報君親抑寧海公乃自有之余聞寧海公生平大著戰功捷東沙番和紅夷尤爲東南大捷乃嘗活安南降夷百三十九人公每及此輒自快以爲賢于辛苦戰功十倍李廣殺降羌八百餘人故不侯相者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曹彬下江南惟戒諸將勿妄殺一人廣之有陵彬之有璋天所以報兩君子者何如知天所以待宗山矣宗山爲世將兼資文武君語宗山自愛從此內消潢池止空老上

澹園二集二

序

十三

天子不愛茅土之胙以大報將軍是所以報先將軍者未艾也茂先曰善

援梅紀略序

今國家用兵垂二十年矣

天子憂勞于上日鑿門推轂而夷虜未靖寇盜四興天誅未訖或者曰文武途分而事相諉國家之憂莫大于是然官同也而事分則諉事同也而局分則諉爲王臣同也而地分則又諉余視文武類然是豈盡異心才識不足以濟如短尾竿裁取自掩皇問其佗爲苟而已矣比歲泰晉之寇虔伊洛蹂躪襄郢以及荆郢郢南服

澹園二集一

序

十四

天子之神臯比豐鎬焉楚人父兄子弟救死扶傷之不暇三軍之事岌岌矣今年春賊犯中都圍舒皖旬日而英巢廬江太湖潛山十餘城下且及宿松夫松之去楚黃梅三十里耳梅雖小腴扼楚東道而近江州金陵江以西嚮牖在焉當是時楚人併力于西郢中丞治襄楚中丞治郢皆千里不卽聞問亦不遽至賊寔欲鼓行而西狡焉與郢襄之寇合則賊勢張且賊方乘勝我怯彼驕中郢方震令復逼承天以憂天子寧忍言況非至金陵東望豫章盈盈一水帶水

可爲寒心斯亦宇內安危之際矣楚人微天之福大
中丞解公聞賊西訐與沈公宗山共誓師移節湓浦
以待賊當賊聲北來沈公濟師小池口預障賊以張
楚黃梅人聞公軍聲大振相恃亡恐且乞師公言于
大中丞先裨將袁斌以數百人往公繼之援桴鼓士
數却之城下斬城中舉火內應者以徇凡倖斬者而
人賊卒遁英山去嗟乎春秋之義同惡相救他不足
道卽齊桓之救邢救衛猶飭信義爲聲威地耳固固
及邾壯唇齒以佐

觀圖二集二序

十五

天子匡王國孰與公昔巡遠之事說者謂沮遏江淮
使安史不南功不獨在睢陽然視公成敗之數固已
異矣當時南霁雲乞師賀蘭賀蘭不乞師以汜于敗
令賀蘭如公則巡遠不亡今梅之不爲睢陽續者誰
賜哉是役也障賊以全梅人知公之功在梅與江以
西耳梅全而賊不西則功在全楚全楚安邨桂黔蜀
舉安則功在楚之西與南賊不西合而承德安則功
在

陵寢公憑江守之江州爲長城則功在舊京且賊果

東西合首尾延蔓當數千里北極太行南盡湘沅東
連吳越西薄荆巫恐其勢不可收拾撲滅則功在天
下歐陽子論德勝之戰曰名將必出于奇奇在速速
在果公之先蒞江州以薄諸寇黃梅之師師速而果
遂底厥功公才士也弱冠時檣翰如雨人謂有先侍
御太史之風日侍先將軍寧海公與聞奇略遂備文
武武聞射策一戰而捷英英方終軍之歲等耳三年
治章水所爲定營制計軍實定九連計桑土罔不勝
書而梅之波公賜猶若此

觀圖二集二序

十六

天子悉將軍功方錫金增秩梅人立祠繪像勒石以
祀大中丞與將軍功德而余友方元甫歸自行間與
余縱論公援梅事因濡筆記之公江漢殊績對楊王
休以世前烈詩曰召公是似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將
軍之謂也是書出播告有位天下士大夫當有讀元
甫書而興起者盡戮力同心如公援梅之役以敵王
愬奴當懸首北闕下又何有于狗偷而鼠竊者則元
甫之施于世又姚遠矣

復司理李公

蒙堂論江州得統軍元帥印于井中時議其本奏進
統軍元帥之名不肖聞見所及遂得五人焉一丙申
歲

太祖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
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一是歲取鎮江
改鎮江路爲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一郭
子興一名興非滁陽王從上破南昌克鄱陽彭蠡
之戰海艘駢進任統軍元帥一張溫慶戰鄱陽收武

統圖二集二

書

七

昌陸授統軍元帥一仇成任統軍元帥從上取安
慶破江州援安豐大戰鄱陽湖計此外散見諸紀載
者必多至

太祖破陳友諒事在辛丑八月我師克安慶乘勝長
驅遂至小孤達湖口追至江州友諒親督兵率戰
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攻又大破之友諒夜半挈妻子
棄城走武昌我師遂入江州明年壬寅正月

帝始發九江如龍興計是時諸將以元帥統軍扈蹕
從征者不知幾何人今來詳稱引至正十五年小明

王以 上爲左副元帥事時滁陽王之子爲元帥張
天祐爲右 上爲左副無統軍字來詳之說非也印
中方外圓似銅似鐵唐宋前無此式印數辨析最明
旁有禮部中書字

高皇帝爲吳國公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此爲元明間
物無疑然不肖仰承清問輒布愚誠此印似只宜發
之布政司收貯或移咨禮部以題否聽之大宗伯或
無須奏進者璽爲 天子受命傳世之符重器偶爾
見之民間臣子不敢私之府庫輒用奏繳所以示古

統圖二集二

書

七

今傳國之重寶消臣民間鼎之餘思關係至重然前
代君臣侈言祥瑞或以頒慶改元昭代 聖君賢相
治持大體不肖昔讀孤樹哀譚

先朝曾有得玉璽于河濱者天啓中璽見中州俱奉
旨一傳宣受言藏之而已况統軍元帥一官屬印記
輕重懸殊計不過與印數中關內侯部曲諸將印比
卽以爲

高皇帝初起滁陽時物 真人旣盡九有業垂累葉
又何事數亭長于漢高侈簡點于趙宋復以此進奉

御府爲况元帥統軍當時將吏或多用此官不獨太祖爲然安知友諒竊據江州諸曹遂無此號且投印井中當必屬敗軍之將倉皇顛頓或投印宵遁或抱印俱死惟友諒諸將吏有之

高皇帝獵虎士在江州歌舞而入歌舞而出仇成從破江州卽以爲當屬成印肘後黃金何爲在此固不肖之所未解也且華細繹來詳亦無入告之請當恐百年遺篆乍出泥沙流聞當路或以古玩收藏恐生惹草之謗故急布之上台耳書生何敢與公府之議

阮圖二集二

書

九

淺衷何足參嫺雅之林敢私布其腹心不避狂瞽惟台啓

上司理李公書

日老師俯納陳生弘緒之請孺子高弟張公遐聞已請諸上臺附祀祠側郡中百代遺賢千秋闕典藉手明德復播馨香甚盛舉也然華因是復有所陳于左右者漢書稱穉有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盜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勅不犯其閭謝承漢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夫穉以崑穴知名之

阮圖二集二

書

二十

士潔身亂朝胤能世厥嘉遜子父同風當時梅福逢萌申屠蟠之屬不聞有此故得穉易而得胤難且穉數辟舉于陳蕃郭泰黃瓊胡廣之間雖厲獨清定諧同志歆之文清質濁寵禮下士胤能抗節守義智遠跡高華讀書至此未嘗不感動讚歎有意乎其人向來俎豆數椽獨享高士意未有以附祀爲言者爾今張公旣列蒸嘗如洙泗蘋蘩伯魚子思自當與顏冉竝列豫章功德之在人者無若韋武陽公丹公有子宙後爲洪州觀察使久已升主祠堂春秋附祀夫郡

之祀與釋一以報功一以崇德天旌明節各有賢
副儼並與配祭左右不獨曠典復修郡中寔爲美譚
計兩湖煙水交織猶子千年靈爽飛越一旦左列賢
徒右陪令子貞魂在上亦爲快然然華尤竊有感焉
郡邑之政教風化爲重風化之宣揚祀典爲重今世
王大人所居務赫赫名皆簿書期會間翩翩多自喜
耳老師搜採遺乘修僕公之祀以揚前烈昔三賢六
忠之祠以振今徽表章高士復有此舉此豈尋常所
能比絮休美今天下多事士皆務功名退節義明公
范園二集二 書 三

奉數君子者示崇獎于俎豆寓激勵于章縫使豫章
文獻復耀雲漢而光日星厥意甚微厥功甚巨華仰
至心輒陳末議以聽台裁可勝欽企翹切之至

黃鳴僊稿序

余少初學爲舉子業是時宣城湯睡菴先生之文盛
爲海內所推人各有一宣城在其口中意中曰此元
脉也後十餘年海內之文一歸典古奇奧而宣城之
學漸廢詆之者曰淡薄曰拘謹曰是徒襲聖賢之貌
而束才士之心者今後生小子有問之不能舉宣城
之姓氏者矣予嘗爲之說曰聖賢立言各有義類今
取單文片語以爲題目命題者亦各有其淺深留放
吐吞之處循之而脉見焉宣城之學是也然其弊也

范園二集二 序 三

學之者識不足以窮理學不足以抒詞詞意窮矣徒
喀喀焉守元脉二字以自蓋覆且約天下才士誰能
聽之今之爲文者典古奇奧薄海同風仰稽千聖之
宗俯窮萬類之致鑄古樹則如列彝鼎刻物肖像如
課農桑是之謂經術經濟之文彼非徒以取異宣城
文章之道固如是也然其弊也學之者識不足以窺
聖賢之旨而苟言之學不足以鎔經史之贖而苟用
之夫既苟言之而苟用之矣披猖顛妄如人首下尻
上耳目失位須臾易方猶怪物焉剪緝蒙綴如斷錦

零繡無箴縷之工無尋丈之尺猶敗絮焉嗟乎令睡
菴在反脣于今日兩家之難將遂有成論乎余嘗平
心計之文以理爲主而學與識副之學欲多惟多故
洽識欲靜惟靜故深夫學深而識洽矣則其折理也
精語有本原旨有韞藉循宣城之元脉可以無淡薄
拘謹之病而真氣有以實之卽反之爲典古奇奧亦
可以無披猖剪綴之病而靈氣有以通之夫文章之
弊皆由承學無智昧立教者之旨而弊亦因之爲同
異立教者無罪焉審于是亦可以盡文之變已矣已
既圖二集二序

三

時義嘗刻而示余夫文簡固睡菴師其文取理禪悟
本原韞藉使人不復見其學問之跡嗚乎邈矣而鳴
僊取于是舍西河而就洙泗其所得爲何如耶

既圖二集二序

二十四

後場四與序

國家取士之制士試經義猶令各占論表判策以徵古學攷時宜命之曰後場不獨以經術進

高皇帝之爲此也兼體用該文質制嚴且備自洪武甲子著爲令今二百五十有三年矣近名存實亡主司以爲餽羊諸士以爲芻狗取具而止士砥厲以應主司者經義耳平居有業是者師友竊笑父兄交讓曰是徒廢有用攻無益方視之與博奕等比試取故程墨諸牘誦記而剪拾之羔鴈之資具下者徒手搏

說園二集二

序

三十五

敵空拳入軍或寥寥不能竟紙而羔鴈之資亦具夫高皇帝聰明越千古豈爲是不急之務煩苦天下士不知積輕之勢自何時始乃竟至是每見三年一大比士宗伯之言必曰士取其論策表判淹通而詳習者如

高皇帝制

天子亦必曰如禮臣言比主司入視闈中牘偏主經義無異往時甚者經義售覆論策表判言成文理反用相棄有徵之者曰是淹通詳習者非者宿必貴游

子弟吾一爲桃李計一爲蕙苴慮欲得其少而寒餒者耳嗟乎臣事君與士所以應主司者如是是尚言哉時事多故諸君子當漏屋窮居未揣摩習天下事淹通詳習之士又不及以科舉進一行作吏事多債轅每用三歎偶書賈取陳止齋諸論楊誠齋諸策唐張學士判令諸表梓之余兄孔昭曰是可以愧世之空疎綴緝乞靈于程墨諸故牘者將進之古子序而傳之夫科舉兩漢以還始雜用文事陸大夫上高祖新語廿編董仲舒公孫弘皆以射策廷對此固

說園二集二

序

二十六

論策之始也唐以詩賦取士故聲偶之學者宋取士論策而楊陳兩先生後起遂收歐蘇諸氏之勝爲後競是書出可以追

高皇創制之意副

當宁中鴈之心且以淹通詳習勸天下士甚善然余視近世闈士誦記剪拾取程墨故牘爲羔鴈者經義且然又何論于是主司與天下士倘從此士鳩寔用上庀真才無終餽羊芻狗視之則是書爲嚆矢矣

秦苞仲稿序

秦苞仲勾章奇士頃見拔余友黎公左嚴余郡司理李公少文校浙士亦大賞苞仲文將首之旋厄于主者僅篇中忠孝節義字慮磨勒或有佗端遂擯不錄嗟乎吾輩少倚周孔之牆與一第出辦天下事恃四者爲先資耳十年來櫓槍蔽漢士大夫懷忠孝節義之寔者或死或戍或鐫秩歸田里時小人不白愛舉四者而決裂之仇聖賢夷

君父每一低回憤氣雲湧今乃至文字稱引亦或以

既國二集二

序

三

見天下才士是豈氣運使然哉

高皇帝專以經義取士說者謂肯依性命視唐宋詞賦論策遠其無亦以孔曾思孟之言根極于忠孝節義則人心正士習端然或者驟取余卒巧飾詞章徒取忠孝節義之言而喪其實猶應以此失天下士今聞其語反棄擲之何居龔江以西待試之士私少文先生若固有之越聘至衆軼軼徒爲越士喜迺今復爲苞仲悲是豈有不可知者在耶余困諸生什倍苞仲是歲名在乙榜厄與苞仲同憶十年來辛酉甲子

之役幾遇于羅孝可陳具茨兩公兩厄于主者俱擯不錄等苞仲庚午與舒魯直指分校諸曹謂吾兩人遇趙孟良者必舉他卽放而歸耳已魯直果首于孟良余以他氏困幾與今豫章失少文先生等蓋余因視苞仲不獨癸酉爲然嗟乎文章之遇若滅若沒今高皇帝在今日視經義取士之弊至此毋亦有悔心與余視苞仲之文雷奔電激山高水深夫雷電之德萬類甲拆山水之性百族資生苞仲亡憂富貴然噎無廢食先資之言將奈何君鄉如魏孔時黃白安諸

既國二集二

序

三

君子精英旁魄上爲列星近復有姜馮數先生諤諤在廷是皆能致忠孝節義之實以旗古今苞仲勉之禹之裸國裸而入帶而出願子隱四者之實而勿言旣得志然後用之意所以報黎李兩先生無愧吾友者在是苞仲亡憂富貴也

謝潘大中丞啓

不肖時華霍食寡謀縫衣可恥當世之士未諗其不足與言師臺之明不意遂存之至此年來君民數異容偃蹇于堂階固知師弟恩深徒悲歌于環堵欲報之德莫識所繇乃授斧移章水之天遂函丈遠程門之雪雖望衮衣章甫尚在千里之間已同鯢齒龐眉共積三春之恨緬思壬申之擾攘幾同已卯之披猖賊耗相聞羣憊九連之毒天威初至遂貽四境之安華固幸而得師人皆依以爲命今度南推轂之始

混園二集一

啓

元

海之氣高上游之鎖鑰有事則張皇師旅之氣壯下國之聲援宗社固倚爲盤盂章貢先私其保障向聞之徐生世溥知老師百凡部署方優游於輕裘緩帶之風繼聞之諸老先生知師臺一意澄清且踴躍于亡齒寒唇之慮師整以暇謀好而成皆普天桑土之謨兼不肖薪木之幸何期存問倏及衰寒念不肖支離擁腫何以及此恩光在今世王公大人誰復同其盛事春泥閉巷驚傳幕府之書夜火分膏免竊鄰家之照百拜使者惟有腐心三復師言莫知投體向微

混園二集一

啓

三十

惡札壞事豐碑業用濡墨以授鐫人并以毀瓦告諸下執恩深感重莫忤賤奏之辭地遠人微遙問圖書之祉

謝潘大中丞

某猥蒙大造殊愧小文自師席之南遷倏更再歲望
斗杓之東指又歷三陽感激恩光不與歲時俱往低
回陋質慙遊覆載之寬維時一派文江草色遙知臘
盡千尋庾嶺梅粧又見春來調燮四時宇宙不言而
成歲指揮千里河山所至以如歸鳳曆自天鴻猷亘
地西山過化之壤節鉞所鎮幸在照臨東墻避世之
身冀焚頻移久睽色咲恩深感重惟戴蘇天地隔人
微時思趙日幾顧影而自作更懷德以難宣何期憲
轅圖二集二 序 三十一

諭之遙頒又辱兼金之寵錫既忘其賤而貽之遠道
之使若哀其窮而惠之卒歲之資拜領朱提况出尊
者之賜光生白屋或非下士所宜茲蓋伏遇老師台
臺一代人師千秋名世既控四省山海之孽以昇安
壤復羅一時文武之才以供吐握如華不肖并在兼
容才非郭隗亦以駿骨見收寵竝齊桓禮之牛口之
下筆舌一二衷旒萬千詠九戩鱗魴之魚惟師衮衣
繡裳已深主眷念六月鵬鵬之息如某布衣紉履又
見賓興新豐久困馬周未卜風雲之色中國將相司

馬行依日月之光章贛地遙莫上椒花之壽旌旗春
滿竹宣槐閣之麻某臨稟不勝企切瞻依之至

益社序

國家治化醇洽士大夫文章德業雍容太平之理大國爲盛吾南昌名公鉅卿相望而劉爲著姓卽余耳目所睹記每鄉國試士劉氏特傑非常之士率以歲進往梓陽先生與先大夫偕舉于鄉明年遂成進士明德蚤世士論惋之至今當是時文簡公與今相國及兄中丞給諫司馬皆尚爲名諸生孟緝先生文行推國中祭酒諸昆弟事之在師友之間蓋諸劉一時文采震眩名動衣冠越數歲諸公遂接跡王路今其旣園二集二序

人俱已功在社稷名埒旂旛聲蔽天壤孟緝先生雖再舉再廢然天子獨爲先生申蔽賢之罰勅用京朝官典試事自先生始學者至私謚之孝弟明經先生斯亦不可謂不遇矣余生也晚不及遍事諸老先生比余有知明經先生亦往尚幸以文事從先生弟未央司馬相國仲子不踰西佩于膝閣南州諸社復與給諫仲子士雲昆弟懽海內莫不聞今幾何時未央上雲歿不踰始成進士俯仰知交榮瘁生死之際動增人懷猶憶

坐漪亭與士雲徵諸從優劣士雲亟稱孟緝先生子抑之孫西京異才無譽亦時爲言未央諸子多奇惠今又數年事矣余先人之敝廬與諸劉壤相接比歲坎廩避客田居泥水自蔽自成兄弟恒與抑之克讓協于西京諸子村中相往還通家風義雞黍之餘賞奇析疑懽常累日自成者與弟敬叔固文簡諸孫克讓協于未央子無譽向所標爲奇慧者也昔稱王氏諸賢高者龍象劣猶虎豹余乃索虎豹于劉氏諸君子尚不可得況其下者久之自成又謂余家居喜諸

旣園二集二序

三

父昆弟自相劇切近且哀十人而壇之爲益社于是余又得遍見文初熙孟右文于常問其世右文于常固祖梓陽先生而文初爲諸從且予里社中隱德而推尊行者稱蒲田先生先生遺榮味道生平儲妙藥活人無筭子功樂屏絕婚宦祝髮匡廬之巔吾黨每及其子父高致動疑古人而熙孟爲之子蓋劉氏什隱之間各具明德子姓之振振如是仁人有後又不獨文簡與孟緝未央兩君子爲然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余意高門廣

族先世爲名公卿子弟卑者驕毗高猶志尚疎脫直諒多聞之士雖自四方至鼻息訑訑猶當褫足去耳乃諸君子獨博識深覽人負雋才行葦伐木之道合而直諒多聞之益昭聲氣來同始諸門內今天下社事日盛遠識者方不能亡論交過濫取名過奢之憂君子謂斯社也樂羣敬業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諸君子學優文麗詩書之澤亡忝前人昔劉氏羣從子侄善文辭者至七十人史以爲近古未有今無乃再見于諸君子哉里父或云當文簡諸公鵲起時常

海園二集一

序

三五

夜望其廬如有紫氣盤薄今榮光異采意當著斗間海內承益社之文自此遠矣

黎亘生稿序

孔子遊于少源之野聞婦泣而問之婦曰吾刈著薪亡吾著簪已而曰吾非傷吾簪也不忘故也夫人情亦故難忘耳燕雀過其故巢必啁啾躑躅然後去之而况人乎蓋骨肉道義今昔之際難言之矣余少與從子鼎同學鼎也才與余齒相比雖父子切磋如友追從若昆弟然先太守爲吏貧子弟皆聞授生徒自給國中子弟多從鼎遊其高才好學文章之瑰瑋絕特足稱天下士者黎亘生兄弟亘生與弟兌生同學生同學如余與鼎時年未廿許每奏一議鼎喜必持示余相擊節余曰歐公讀子瞻之文謂老夫終當讓此人出一頭地子視文忠何若如兩君真軾轍之倫也已鼎不幸君兄弟高由賜築場之誼今十年矣視鼎弟鶴兒琦如視其師間與余語神意黯悴如鼎初歿蓋君兄弟之不忘故如此古人哉十年來君兄弟每試邦君督學使者未嘗一目後人乃獨與兌生閉戶誦不安交士國有社招之不往時賢多好名竊喜自負時出新集君兄弟夷然若不屑斂然亡近名之

海園二集二

序

三六

意獨時私以文示余余讀亘生之文靈迥無痕簡遠多韻至其神光出沒異采震眩洞庭而工矯顧怒步魚腸湛虛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又如徐夫人之七中人血濡縷蓋諸好悉備變態萬千而卒亡失其靈迥簡遠之故夫文章之事率木性情亦繇志氣性情厚故仁人之言藹如志氣靜故無射名無趣利閉閣懷輒而文益工惟士之不忘故不近名者真學術文章出焉且忘故多澆近名多躁士苟澆與躁功名之際或私祿爵或夷君父世無大人或出于是如亘生母

澁園二集一

序

三七

何非與水上篇序

嘗讀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蘇明允以爲是天下之至文也因字其兄渙曰文甫而爲之說夫天下之文果遂無以踰于水乎哉余觀天地之爲質也穆然隤然萬物之盈天地者皆所以文之水特其一爾世善爲文者靈心絕照恒與物遇遇而相感觸則至文生焉張旭善草書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日月風雨列星雷霆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之書夫之數者果于書何涉哉今古文人鏤刻性情展拓胸臆必能緝天地之文章布之筆墨以爲其至文文之于書一也余聞旭之工書嘗鄴縣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夫劍器益何涉于書吾意旭尚羊江湖之上倘令盤薄解衣以自委縱彼魚龍濺灑舟帆往來惡浪吼風熙澗笑日豪蕩感激當悉與劍器等是皆書之絕境也然世游人征旅漁父舟師終身江湖日惓然于水上之文者何限此難爲鈍根淺器之人道矣何非與三吳之文士也吳去豫章江流浩浩彌亘千里比省太夫人南昌署中拏舟

澁園二集二

序

三十八

而來挂席鳴舷文心四出因名其舟中諸義曰水上
篇明允之言彼所謂紆餘委蛇蜿蜒如雲如鱗如駢
如緬如輪如帶如燧如餒如驚如鯉異態殊狀無所
不有蓋水上之觀備矣嗟乎自吳會以遡豫章山川
糾繆宮亭之混漾揚子之澄鮮鍾山之麗匡阜之奇
金焦大小孤之幽突峭異龜魚鼓浪菱葦被風日變
化天地之文章以媚文人非與能以絕照靈心布之
筆墨天下之至文在于是矣非鳴先生一署如秋水
非與入覲太夫人斗酒相勞出問所攜祇章江之水
既園二集二 序 三十九

洋洋送歸舟北去無他長物意歸鴻寒水間必有解
衣盤薄益歸裝以傲吳士者余序其文而歌秦浦之
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予如
非與何矣

宋榮公東湖偶菴序

袁景倩稱傳茂遠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
在豈得非名賢余嘗舉此謂楊內美古之名賢性尚
澗寂今之名賢習近喧囂何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內
美澗然靜者禪心玄悟吾黨一人余肯其人故以相
語大都文章之妙非靜不生聲色之緣非靜不遠卽
古今家國之故非靜不深武侯王佐才三分之業本
于澹泊寧靜惟靜故寧惟寧故澹范文正公爲秀才
時便以天下爲已任今世諸賢豈無浪許伊周陋丙

既園二集二

序

四十

魏而輕韓富者豎儒目光如豆輕世譏古覆用爲笑
希文先天下之憂而憂憂斯靜矣宋榮公白狼名士
比過豫章諸君聞榮公至手板香進門限幾欲穿榮
公延欸謙洽如老僧出定上堂豎拂神觀間然是時
西風下簾紅衣照席客去時時作文自遣余視之玄
旨深謐神鋒敏銳世名下士或能爲名語而不能據
題之要榮公復異是公祛練神明所謂尋微之功不
減輔嗣固以靜得之今十年來家國多事諸君子僉
囊進退卒不及非常之功報

君父無故而動抵柱折轅無用爲怪榮公以靜悟爲文章旁及古今家國之故刻剝聲色以大功名今之武侯文正是其人也吾輩經戶無人披帷斯在近推內美遠則榮公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非至靜者不能與之閒止榮公之謂與

說蜀二集二

序

四十一

上李孟白先生啓

伏審朝論同歸 帝心獨簡遙傳綸綍特拜統均君命在門馳鶴書而赴隴師從就道先驚序以趨朝懽均蠻貊之邦況在宮牆之士竊以古今理亂之要在正百官 朝廷進退之權寔先庶政大冢宰之推擇寔明天子所焦勞恭惟老師閣下忠誠在國仁智及人出入四朝以爲安危經濟萬流之所綱紀向筮仕于 神祖之世固遭逢稱一代之隆然

帝道恭默識者或有流水戶樞之虞 聖度淵洪諸

說蜀二集二

啓

四十一

公遂開洛蜀牛李之漸而師臺夙夜匪懈精勤以佐主上之無爲覆載不私虛靜以化羣工之多事泊乎三朝新故之會幾成千古治亂之交誰贊 聖人之中興又出元臣之丕烈已正而物皆正靖狐狸升榻之妖身安而國亦安隱虎豹在山之勢屬聞朝命再勅廷推固知 明主之相知深覺此官之未易一心一德旁求在江漢之間曰都曰兪倚毗埒伊周之重方今九邊未靖六服多虞合 列聖休養以求文武之士必有其人破近時資格以開功名之門未有其

實師臺俯慰士望仰答主知策力兼收休休之美在
是君臣相遇蕩蕩之治無名不肖某及門已久蒙眷
定深聞舊德之登庸愧寒踪之在遠望槐棘于天上
雖復破顏攬蒲柳于泥中莫知投體敬陳短牘上告
鄙私塔前望履莫酬國士之恩闕下宣麻還聽阿衡
之命

復李匡山

數時復不相聞然此心無刻不依依左右每從香城
雲氣中憶圖書杖屨溪山相得麋鹿共遊借衆上堂
隨僧洗鉢翁臺現宰官身為勝地勝侶作此因緣此
際已非復人間如不肯五鑿爲政萬苦相煎不知性
命形骸竟置何處時自懺悔時自邑憐計翁臺相念
亦當爲低眉作慈悲耳天下多故朝局日新寇警日
甚民生日蹙卽入山中作幾日譚尚不可了乃里中
數日來饑民四起村村告變什伯爲羣今貧者挺刃
凝國二集二

相向望屋而呼富人鈴鐸相聞形牲自守弟昨語何
令君天災固甚人心可憂今雖儉歲尚未至易于析
骸掘野鼠殮草窠洵洵竟至于此細人玩視國典能
動而不能靜能亂而不能治恐在饑饉亦由氣機萬
一句餘不卽解散恐聚徒日盛造惡愈深上有不可
赦之條下有不可返之勢語云涓涓不塞漸爲江河
不可不慮然事始于富人閉糶以愚益貧貧人望糶
因憤成怒今至此富人已無坐索高價之望且欲開
糶其勢不可饑民雖欲以什倍之價求升斗之米不

得富者自塞利源貧者亦自斷生路將若之何亡妾之痛寔出非常朝食時不肖索白衣冠吊于張氏尚出手授還而委頓牀第不逾時遂不可問矣此婦從不肖十有八年幸無過舉惟有食貧三女追殤腹子而去此自未生前所對何冤所墮何業亦復何言然回思十八年前未嫁之身與不肖何涉強作無因之合因成有種之愁卽其死生彈指空華泡影來去如斯不肖雖有少君望影之思敢爲奉倩傷生之戚翁臺感以至情復勉以達識言念明德敢不韋絃然不託園二集二書

四十五

嘗憂生念死輒作世情牽戀之語故授禪定家國痛心不自覺其語之長也臨書跂切旣明師辱于善上人寄聲慰并謝

與黎美周

癸酉之秋弟方負重病兼逼試事從城東數里外賢士湖傍掩卷下簾不見賓客美周時投詩文數帖于士業巨源及第三人者而奔趨旬日巨源相見亟道兄詩誦荆軻項王河上送春過兄墓奉聖夫人諸什撫几共嘆以爲近代文人所未有嗣是吾兩人置迦陵一帙于陶謝李杜之間時劉左右吾兩人者相見及詩未嘗不及美周見能詩者揚扢騷雅事未嘗不及美周朝賡夕諷間及微考吾兩人者間爲易置一

託園二集二

四六

二字見時復出相于共啗賞而定之巨源近鳩寓內之能詩者得三十餘人曰友聲且首美周而以西蜀劉長倩次之長倩幽峭古杰淡于少陵吾美周性情于李追琢于杜至其驚采絕儼讀時感動讀已低回紙上光流意中神盡其位置固當文通于山伯仲之聞不得謂交游中一人已也文章有道遇合有數吾兄投弟輩以詩文而不及見其人弟輩讀兄詩今古文詞時想見其爲人已有學禁師襄之意終以一見爲恨此中意致可思世俗交耳食浮名浪相驚喜雖

復剪燭傾壘正少此意癸酉巨源屬書陳仲來令索
兄長安邸中逡巡未達竟返初函弟嗣從韓姬命廬
原甫諸兄數問美周恨不悉兄近狀憶甲戌南宮報
至弟謂巨源吾兩人性具幽僻恥見貴人令美周今
日第冠蓋章門相見時當意致小損今之三年淹當
爲吾輩交情地耳越阡度陌千里心期至今尚阻晨
風可禁浩歎戴初士兄偶以事入五羊輒布此信初
士意氣風雅衣被同人渠之慕美周與弟輩有同焉
枕櫛秋色中酬和之樂先吾兩人念之心如將如之
祝圖二集二書

何

與譚友夏

今年避跡里居昨偶入城孟晉至得手書狂喜是夕
夢至寒河竟與一家季父入名園婆娑竹樹池沼友
夏歷歷指示導之入室室中圖書靜列微雨在窓戶
間入苑見一芙蓉初葉斜倚古石友夏謂我此卽襄
陽剪石也是想是因此不足奇然弟日接四方書牘
獨見友夏書而夢此亦足以知其況矣滕閣灌城春
陰如昨憶隔歲此時周旋唱詠山川未遙冉冉再歲
又增人懷向九奇來弟是日方幼女殤匆匆便作數
祝圖二集二書

字今竟不識何語已數日後仲女又復失去閨中一
姬痘痘已墮胎偵之男子之祥也弟兒女情深不能
如友夏曠懷冬時殊爲此鬱鬱體中病火年餘研几
都廢咎由苦思作孽雖非以匡牀麴車輒同他族然
秦越人誤投寒涼近數百劑嚴印持相見章門秋水
中弟屬之診謂非餌參不可已里中遇一瞽醫語與
印持合因竟服之今漸有愈意不惟與翁兄後期相
見有時秋風戰氣或可與諸君子相競旗鼓間矣襄
陽之游唐太守肅客甚懽兼挾一大堤美人而歸堯

臣書向已及之獨未及剪石事此游不奇于煙而奇于石拜石剪石今之峴山沈碑事盡千古任士幽人之致從此文人翰墨徵他山典故者必在襄陽弟行帥諸兄弟各賦剪石一章紀寒河清事但恨來刻不多又費弟侍史一日抄謄耳士雲奄忽諸君每一相聚輒覺風流雨散藤老如松松摧如薪此語殆不可聞寒河絮酒遙酌汎閣清魂夜半歸來應楚楚心園林花氣此時詩思當佳懸想新句神爽飛越不他具

復譚友夏

乙亥秋初聞杖屨已至匡山時與二三兄弟日日望友夏至已李少文先生道與翁兄一宿東林鵲灣主人三笑虎谿而去悵然久之人來辱惠書殊慰發書且大爲弟生子志喜此事弟殊無意得之每見諸公當此多作無量功德費幾許工夫供佛求醫無所不至弟恒謂定業無子倘踞拜喜捨便回宿孽是情面二字可施于諸佛菩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宓犧秘要恐亦未可以神農草木之味相補任運而往遂偶

時偶住村中數日成之來論乃過相許豈所謂性情之語耶朝局日更至復修辟舉故事此事可否不可知行止亦不可知無易先生荷以不肖華應明詔弟爲之且喜且思喜其得爲先生稱引所謂一登龍門便作佳士思承異數或玷新恩書生不足與天下事行負知己然不肖于先生下車以來未敢一通手板不識何緣而辱知己至此愧矣聞南州之榻將拂拭以待高賢爲之狂喜謹泥首以俟布出寒河機杼敬拜袍澤之誼遇莊從佳刻令弟書中見之怒饑已久既圖二集二書

五一

得之甚快詩觸乃尚畱筇中耶詩扇小刻并社刻請政文選尤二套竹簾一牀并往伯甘士業巨源京孟小星家弟屬道區區尊意已悉致之初士尚羈五羊未還也西風章水行待楚颿臨書翹切

茲草自引

余五年善病苦思作孽心肺焦灼不任文事僅能間作短詩自遣所刻山居詩其一也甲戌病小間構撰遂多少及經義園居秋老寒菊被霜衰楊委路芙蓉萬花晶晶亂照檐戶如卓家女捧研同人得文十餘首報之久病心手踈硬愧敵花顏憶俞不同曾爲道介生之言海內知交落落千里宜時出新文字使同人開卷如獲遠書共認邁征亦知強飯余感其言題曰茲草刻之古人病日不能負茲余幸負茲矣或意

既圖二集二書

引

五十二

之在茲亦何敢妄如是也乙亥小春日于滄園之東軒

園居詩小引

余比苦喧家居滌湖爲園以避客余田居詩所謂宅
東有高畝負覽聊周遭者是也壬申場功甫滌園功
始焉屋于甲戌冬仲乙亥始入居之籬落粗定花竹
未溪羣山剝前白沙碧流清映左右兼之于垣課樹
事有遠心積三歲得詩七十五首以示同社而吉人
序而刻之余園甫就几研獨謫朋儕共和方自此始
而詩遂傳既貧且賤五斗之米尚異柴桑三徑之人
幸餘松菊余將以安仁閒居之志告海內耳比歲詩

說園二集二

引

五三

凡作于他席暨別業東湖之上者槩不錄焉

書蘇武子錄滌園春詩後

詩云有女懷春而淮南安之言曰秋士思夫女無秋
而思者哉余才命以軻父母既喪時時獨愁春家居
坐兩聲中數十日三月與武子同住榆溪春物生懷
時復作小詩武子喜爲余書之因憶劉師貞恒謂余
渠當十七八歲時每經春二三月鶯聲花氣流入見
聞輒悵悵欲泪因感來生恐墮情劫蓋春之感人如
是余作詩武子書余所作詩兩人意中所感何如也

說園居士華識

說園二集二

序

五五

公之但化乃髣髴其平生始以良吏入爲臣臣丁蒼
素之交亂致水火之互憎公于是時嶽嶽殿爭泊鎮
閩海迨歷齊青綠於跋扈白蓮縱橫翁再靖之不震
不驚清寺委珮上谷楊旌猱猱在邊狐狸在庭夷虜
匪如既伺中國之治安以爲禍本婦寺罔極亦倖
聖人之寬大以啓亂萌公運方略獨秉忠誠外可以
解白言諸酋之辯而不能懷容魏以好音鳴乎機槍
夜照天日晝冥龍標萬里負羽長征一時伏節死義
國祀魂沉貫索血染幽桁而公九死亡恙固邀惠于

二祖之靈鳴乎古今國家多難或爲小人或爲夷狄
或爲婦寺公仕宦三十有六年旣已備嘗其故君子
素位之學公六十六年于此行乎富貴行乎夷狄行
乎患難亦曰得而無營

聖人復知天言 晶晶斬艾奸衆三壽作朋爰用公干

南服 帝以爲豐鄙之都宜資舊德衆以爲伊傅之

望宜在 王庭胡沐沐之暫假遽騎尾而爲列星鳴

乎痛哉公今不可作矣昔夜郎之難烏言人面懸洞

深菁天固留之以衛社稷而今反斬之以修齡且軟

凝園二集二 祭文

五十六

碧之魚未長松雲之嶺未成里杵不相朝暮傾某
等鄉里後進依公明德景公修名百身奚贖一慟餘
情今哭公于位者文游親戚之故而所以哀公之死
者憂世道而念羣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復初

嗚乎人之哀其死也行有死人尚或嗟之而况吾友
乎哭反言二道焉執友以情語人以義倘其人語人
友執友也而蓋傷之矣况千里河山十年仇隔生
而相思歿而相赴僅凶聞于道路之口者乎痛哉
病不及訊死不及含望野而號爲位而哭爲之友者
雖臨下悲也重之羈魂寒楚畢命孤舟疾亡和緩之
醫歿匪松喬之壽衰慈老父泣子頽齡家惟下惠之
生妻鄰僅中郎之淑女蓋主人之痛極矣今復初返

凝園二集二 祭文

五十七

遂兼之天之不可問寧遂至于是邪復初崇明人也
志行高亮意岸春容蔭其儀觀濯濯如柳蒹葭若松
披其談言樹義如日洪音若鐘憶壬戌訪平仲于青
湖之上遂與華俱今十有四年矣間別以來箬封春
薌帛繫秋鴻歸益攻詩若書以及諸古文詞時用
相寄穆如風所庇君者五年不字吾道未逢而孰
意其遽以是終嗚乎昇汝慧而福則窮膏汝年而才
則豐視天夢奠莫適所從嘗聞鍾子之言曰秦穆功
臣功多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天待文士與國之待

功臣當無以異向既斯語未嘗不磨老而笑今題爲
復初而悲矣抑歐陽子之哭石曼卿曰生而爲英死
而爲靈不化而壤爲金玉必爲松千尺爲芝九莖君
才十倍君也九京將亡類是以洩不平鳴于素車白
馬不達君庭多難家酒聊告分誠余家西山鸞雀安
冥君家式與京臺遠清意君侍曾孫之筵上玉女之
軒遙望洪厓白雲英英游斯土愾然友生無感余
夢逸焉有征鳴乎尚饗

蘇園二集二

祭文

五

蘇武子傳

嗟夫天下之寔殆未有如蘇君者矣君名恒字武子
新建人也初父客蘇君年十五卽爲順天府學諸生
時左公光爲提學御史寔識君重中奇之已
燕人大攻諸籍生請于

後

史馬公鳴起條上諸客籍生姓名號幾

何人當還讀書其籍學者幾何人君歸爲新建諸生

是時君名紹賦字將伯有告君者曰子瞻學者師名

所獨也君又族于恐相偏如是君悟遂易名云君

瀛園二集二

傳

五九

性疎脫高致雅韻不爲俗羈畢當始北歸時魏平仲

夜酒我于閣止堂君坐間與論家忠愍廷杖楊左詔

獄崔魏兩家諸事鼻息雲涌已又道其周旋忠愍喪

左上然君時少負才目喜且習燕趙悲歌慷慨壯金

擊之風六里人居一日平仲復與家風后葉當

時諸子魚方八池亭坐上語侵君君憤甚忽起忽躍

入池水中賴魏氏奴攬承得不死讀書青嶺山中當

意所遊率拔劍蹴蹶起舞于是里中人人目君狂生

余聞亦稍稍避君然不知其能詩能文詞才如是
也會太史卿公客豫章偶作險韻詩和之余見詩
喻京孟奇吟殆遍長吉適大驚已已余客金陵君之
燕亦道金 應余與士業詩各四章許雅正可誦有
遺珠之氣余 又知君才不測非世荷爲詩者將行
亦當以詩是 今重游都城君處園城中匝月虜
退往來諸公卿間爲雅游諸與游者或遇或不資用
有亡月日異狀久之出入于廣陵虎丘虎林之間廣
陵李御史柄尤重君公子元介讀書多文士交館君

觀圖二集二

傳

六

君嘗曰平生愛我惟龍侯能候公子字也去之杭萬
公某爲太守君以里人子儒衣冠入見太守倨坐堂
上不爲禮非君所望皂隸叱君君亦叱皂隸太守怒
乃執手語曰代汝嘆子陽井底蛙盛脩邊幅君何
至足太守叱一隸梓君需其所嫌置諸獄君時不
袍不冠揮 湯揚立獄官前官視其辱陳公弓父書
也前附君安付此曰吾長安中文酒交也官愕謝曰
此吾季父言與君通家急呼飯飯君入侍扇白太守
太守意沮明日張天生通呼救于同人黎左嚴時

司權札南關亦言太守乃免而歸貧益甚母寡而
飢三弟兩妹悶悶焚焚朝不謀夕君亦時出游以資
養母癸酉歸試場產不利僦居巨源榆墩旁舍嘗朝
市 分十日養母不能具辭月 間過君乃
室中八月開 圖史列架上丹鉛不休時時作詩反
天 又亦步趨于遷固韓歐之間是時
日計諸所愛書盡易米書盡盡稍及名墨出君房數
笏示余與巨源將需之全嘆曰有朋友之母不能飯
而余過朝食肉悵古人遠天遺以米喻仲 亦聞而

觀圖二集二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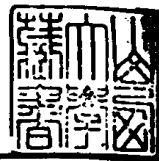
空

饋之作饋武千米詩甲戌春余假寓榆墩數日君嘗
食盡朝朝夕與余焚香對坐間烹蠟蚶諸佳茗啜余
余以君茶性善消是當怡君米價君亦大言曰此中
十有九當莊 室矣今只養累母父喪未葬弟妹不
能 示行以負米復出 之耳夏四
月既別君復客金陵大司馬呂公同農馬公皆客
遇之王公在之時令新安君復客新安予比兩歲不
相見丙子秋有去余武子歸者久不至怪而往問之

入門疾呼武子無庸者入見諸床與余語氣息纔屬
多不可了乃手語弟持二箋至一書病故一屬余詮
諸時義詩古文詞案又從被出兩版示余肉消盡如
鷄骨曰死矣已復貽余所刻蘭雨詩二冊詩君
所作彙已已城中所聞見者凡三十首向屬余序
公病 方伯進士業池陽劉伯宗皆序之曰吾
自序乃申子不給序吾詩之意此吾恨也越數日而
歿歿之日蚤起抄紙作家訓數百言上告母誠其弟
妹飭諸身後事復作書南門數人爲別曰吾無所戀
視圖二集二 傳 空

惟文字朋友之好未忘耳柙中彙知已往來書牘置
諸左軀詩古文時義諸草藁置諸右左手持數珠申
右持蘓垣玉章諸爐香名具吾生平所愛玩者置諸
之家 生迄卒萬時華曰嗟蘇君才而貧不婚
不宦卒以歿才之者天也天不之者亦天也何居天
天之生人 於生草木類耳倘人必壽嘉木
異卉無形而冰春而瘁者哉或曰君具一板造物者
生不欲養之以世榮歿不欲淹之以世譴三十年來
飢寒縲紲夷狄之難無所不有而兩然于易簣之際

行索君于蓬瀛之間矣是耶非耶哀君而傳之
嗟夫憐才念友猶世人心也與



藏園二集三目錄

彭綠岡稿序

重洛啓主祠記

孝子山始行狀

秦苞仲珪序

贈子厚兩遊草序

二劉詩義序

任思尹鳳陽詩序

吳高若水書

藏園二集三目錄

李弘明四書測疑序

竹山先生詩序

祭外父文

丁伯勉詩序

涂念孺山亭近義序

曹氏姓序

史徐巨序

又

與楊維印



許勉生稿序

同社祭魏澹明先生

書文長詩選後

書離騷選後

祭舒礪石先生文

上李司理

讀等可詩書後

祭潘令德

同社公吳仲章尊公文

藏園二集三目錄

女洽壙誌

方北海近義序

擬圖二集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彭綠圖序

虔州處豫章南界大庾之嶺鬱孤之臺崇阜清流靈秀盤互南望百粵枕柳荔支木多文理明珠翠羽珍奇熠燿故人之產于其土者尤多奇蓋山海之隕然也昔乙卯余與大士諸君爲豫章社處之與于會者黃九洛而大士乃亟稱楊子維節方少年無忝天下士已維節與予游習其忠孝出于天性澹泊寧靜真

擬圖二集二序

足斥弄聲利苞孕古今殆日中未見此人也辛未維節成進士未幾歿于金陵余悲維節私疑天不欲治平柰何令此人死而虔南之士自是翦起如雲烟彭綠圖虔之寧都意氣深和與人處不苟爲同異殆類維節放爲文辭蒼潤之氣發于清田雖極饒思卒不掩道風之秀然愧作者維節之文如入武英九曲枯禪據石高真仰風森磴雲岑忽起忽斷令人敬亦令人思君文秀宵天台武陵桃花春水卅綠爭流士女可憐素麻無恙雖跡絕于人邇乃趣生于天外殆遠

近微顯之際各有數存焉秋試入章門綠圖方刻其近義成既罷復索余序以還吾屬三寸不幸終僥倖于不可知之富貴余視諸得意揚揚者所持若此十年苦心正爲今日放歸池耳復安用此雖然虔南山海之交治亂安危所自出天之生才尤蔚發于宇宙需才之地今日之事難言之矣河山千里維節始之諸君子繹起以清邦族綠圖自愛余念維節乃不能無昔者吾友之思矣

擬圖二集二序

重脩啓聖祠記代中丞解公作

歐陽子曰：學較王政之本，古者致治之盛衰，常視其學之興廢。余以爲祀事之興廢，尤于學爲重。孔子萬世爲王者師，而行在孝經，其論武周之達孝也，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天子孝治天下，追王上祀之典，追功德之所自出，淵源著焉。所以師事孔子而祀之者，其道何莫不然？秦漢以來，自漢高帝太牢祀孔子，凡諸位號齋宮祝祭之秩，代多殊典，獨啓聖之祀無聞。自宋大中祥符間始封孔子父爲齊國公，母顏爲齊國太夫人，元至順間益封齊國公爲啓聖王，母爲啓聖王太夫人，蓋啓聖之有封號，自宋與元始然。猶未有祀，祀獨于闕里家廟耳。廟祀之議弘治初吏部尚書三原王端毅公恕請之，禮部議不可。已景陵魯文恪公鐸再請再格不行。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較各建啓聖公祠，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蔡元定朱松并祀。蓋輔臣永嘉張文忠公乎敬奏行之。天下學較之有啓聖祠，自茲始至萬曆乙未，用郭

濂園二集三

記

一

公惟賢等議益祀周公順成而啓聖之祀與始，具嘆乎孔子之教在萬世，鄴大夫納赤書之祥，開素王之業，功德亦在萬世。禮有功德于民者，猶祀之，獨啓聖公三千年廢不祀于典禮爲闕未備。

國朝政教度越千古，所以師事孔子而祀之者亦度越千古是役也。崇祀孔子而敬事其所尊，親孔子生泣于五父之衢，歿三千年而復得與其親共安四方之祀一善也。王者孝治天下，推追王上祀之意以隆先聖使天下之亡知至聖之淵源生肅心焉二善也。

濂園二集三

記

二

顏曾思孟故祀廟中而置路哲諸賢于廡，于上而父下程朱諸子于父，錯居今史置之名正而分定三善也。自此以往啓聖之祀天壤亡故郡國春秋朔望之事拜起必虔，牲酒必飭，堂庑齊廬或廢或興，罔敢不虔是惟良有司之責于大吏先有司而已。南昌府學啓聖祠在聖殿右隅歲久不治，楠櫨榱桷傾唐，甍夷黝壁昧且諸生之挾策至者几席圖史雜列，神次神棲不寧拜獻無所前乎此者固以吏事之擾未皇也。今太守華亭沈君至，揖祠下盡然傷之曰：是維太守之

辜不敢後于是圻之金若干更新之凡爲堂幾
楹亭幾楹門二楹望之徠如翼如伉如堂正厥位新
其主祀之如制春秋朔望裸獻亭下羊牛饔飧肆列
有位事既已上其事以告余且請爲記夫學較興廢
繫致治之盛衰歐陽子之言具矣今之爲吏者率右
政左教卽爲政類不以筐箱之事後禮樂其于學春
秋朔望取拜跽弦誦之文止耳學較王政之本而漢
宣之言亦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守于此能不以政先
教其于學能不以祀之興廢後學之興廢且能不以

泲園二集三

記

三

啓聖之祀後孔子祀

國朝之祀啓聖度越千古郡邑守令奉揚

天子之鉅典以告多士可以作忠敬孔子之所尊親
使入廟者曉然知聖人淵源所自出可以作孝忠孝
具矣學之出于其鄉登于其朝將皆公忠奇碩之士
也斯于興學育才可謂知本矣余三年持節鉞茲土
向被命適虔寇至微

上之靈滅此朝食方與諸文武吏士張皇武功爰及
文教守能庀祀典以興學而王政之本具焉是于余

不爲無助遂誌歲月以告後之人祠工經始于某年
某月某日落成于某月某日守名匡濟華亭人天啓
壬戌科進士

泲園二集三

記

四

孝子汝嘉行狀

嗚乎死喪之威可以感人況于忠孝之際乎孝子汝嘉之死海內知不知聞之皆爲歎歎流涕能文者皆以文紀孝子事予同里復同族子于孝子戚也因謂次謙吾兩人地近而情戚戚宜誄近宜誌其詳爲狀于是次謙爲哀詞而予狀之曰孝子名元亨汝嘉其字也予萬氏自晉畢萬至漢槐里侯修以扶風著唐宋以往諸萬之著莫如豫章而南昌爲尤盛孝子父文英字仲實甲戌進士初仕鳳陽府推官母顏夫人

觀圖二集三行狀

孝一

當泰昌庚申七月廿六日異香滿室而孝子生室中人皆異之故仲實字之曰芳兒志厥祥也孝子少妍秀媚好望之如玉人然纖瘦善病五歲初授三字經句讀已卽從塾師講解聞讓梨扇枕諸事忻忻意得夜歸輒向其家人津津道之人皆異孝子一日師與誦師冕章罔相師之道也試孝子破應聲曰師必有輔聖人亦猶行古之道也師驚喜十歲徧讀五經文駸駸折塾師角見者稱善屬顏夫人歿孝子悲哀如不欲生蚤暮哭失聲仲實慰之百方始進一盞米人

已知其父母之際殆天性然矣年十五試于督學使

王公爲弟子員是歲娶婦彭爲子友工部質先女弟孝子有室時仲實官鳳陽將孝子與俱謀爲孝子師者及子子病弗行仲實曰是子也才吾徧視諸公無可爲於式者子必勉之子終不能從以思尹代思尹者亦子族子名邦憲方名藉藉諸公間旣祖取道時冬仲烈風蕭蕭別章門之上居者行者相視各淒然今憶之壯士不還易水之事殆神者告之當時弗悟也旣至賊方自姑山永城來仲實甫蒞事三日卽出

觀圖二集三行狀

孝二

遍見諸上官僕僕車馬間數十日不及聞歸陵軍復殺守帥以變聞仲實元日入賀太守急與議諸防禦事鳳陽雖中都重地

高皇帝以陵寢格于形家之議弗城賊至易耳時太守唯唯否否仲實日趣諸營柵保練諸務越五日而太夫人之訃至矣故事官以憂去當浹日解官十三日當假裝行聞賊至霍丘仲實曰吾母已不幸倘賊急而去之類托于母而逃

君父之命以棄吾民不可姑俟之至十四日偵者出

諸路還報或遠或近或至或不至臚言無所定思尹爲子言是夜月明孝子立庭中玉質皎皎神英挺似欲噉賊然仲實哀太夫人甚病委頓臥不支孝子入視藥出復與思尹坐月中夜聞聲嗚嗚四遠而至聽之若泣諦而察之卒啞啞不能辨皆心動遲明或報賊朱永一騎遶陵行俄呼聲大震仲實亟問是洵洵何爲者或曰燈夕闕爾已聲益譟萬衆辟易人馬金錢之聲洵洵達府門倏及于堂旋及于司理之署矣時賊倖至衆皇急仲實病案牘房聞變急披衣起倏起倏仆杖不能遽出戶賊穴索署中羣問官安在孝子曰急矣吾先往當之曳青衫出廳事曰死賊何爲我官也賊見孝子固意其官也不敢犯有短小猥悍而嘶音者一人見孝子丰儀俊茂連呼曰才子才子孝子大罵諸賊奴叱之去時思尹與孝子俱賊前擠思尹孝子曰汝欲得官彼何與而汝擠之賊鄂亦舍思尹乃前索金孝子曰吾官才六十日安得金且吾豈以金飽諸奴索者賊仍好語慰曰吾固知若好官無錢寧無禮如是孝子罵益甚叱諸賊益急于是賊

首怒諸賊皆怒叱旁一人乃孝子入署中廚得庖人食刀出孝子知死回顧思尹呼阿爹阿爹意蓋指仲實而賊不知也時俯首嘿受刃刃薄而卷斫之才入寸許脰連斫卒不斷血淋漓衣袂漬堦除間已但聞喉間噉噉聲竟伏地死當賊羣乃孝子時思尹亦遁而賊以爲真殺官且視室中虛無長物竟去比仲實出賊已遠矣仲實傷孝子死非其命伏屍哭盡哀將與孝子俱死乃賊留鳳陽二日卒不入司理署既退治孝子喪血斑狼藉拭之面如生時乙亥正月望日年十有六先一歲秋夕仲實室中人嘗夢一月在天一月下從之仲實急呼芳兒勿去月竟上招之不得嗚乎月陰象也兵陰屬也呂錡夢射月而中楚共斯咎徵耶孝子月之精騎蟾蜍而上天耶孝子既死諸大吏知仲實無罪固當以憂去乃強自留以及于難蓋哀孝子巡漕都御史朱公大典聞其事于朝請旌孝子給事中林公正亨巡按御史張公任學覆核如都御史言方候命嗚乎孝子之死猶生也海內能文之士歛戲流涕

載筆而揚諸野倘

明天子復不愛彝典而錫諸朝孝子死不朽且孝子不爲厲鬼而爲明神請于

帝請于

列祖祇游魂以快其魄徒死寧孝子志哉子狀孝子幽而寔諸隧表而挈諸豐碑題之曰有明孝子某之墓惟大人其圖利之

旣聞二集三

行狀

孝五

秦苞仲稿序

秦苞仲勾章奇士頃見拔余友黎左嚴余郡司理李少文先生校浙士亦大賞苞仲文將首之旋尼于主者僅篇中忠孝節義字慮磨勘或有佗端遂損不錄嗟乎吾輩少倚周孔之牆冀一第出辦天下事恃四者爲先資耳十年來慘捨蔽漢士太夫懷忠孝節義之寔者或死或戍或鑄秋歸田里時小人不自愛舉四者而決裂之仇聖賢夷君父每一伍回憤氣雲湧今乃至文字稱引亦或以尼天下才士是豈氣運

集

序

苞

使然哉高皇帝專以經義取士說者謂旨依性命視唐宋詞賦論策遠甚無亦以孔魯思孟之言根極于忠孝節義則人心正士習端然或者驟取會卒巧飾詞章徒取忠孝節義之言而喪其寔何慮以此失天下士又聞其語反棄鄙之何居彙江以西待試之士私少文先生若固有之越聘至衆黜黜徒爲越士喜更今復爲苞仲悲是豈有不可知者在耶余因諸生什倍苞仲是歲名在乙榜尼與苞仲同憶十年來辛酉甲子之役幾遇于羅孝可陳具次兩公兩尼

于主者俱擯不錄等苞仲庚午與舒魯直指分校諸
曹謂吾兩人遇趙孟良者必舉他即放而歸耳已魯
直果首于孟良余以他氏困幾與今豫章失少文先
生等益余困視苞仲不獨癸酉爲然嗟乎文章之遇
若滅若沒令 高皇帝在今日視經義取士之弊
至此毋亦有悔心與余視苞仲之文雷奔電激山高
水深大雷電之德萬類甲折山水之性百族資生苞
仲無憂富貴然噎無廢食先資之言將奈何君卿如
魏孔時黃白安諸君子精英旁魄上爲列星近復有
溉田 集一 序 苞

姜尚愚二馮先生者謬謬在廷是皆能致忠孝節義
之定以旗古今苞伯勉之禹之裸國裸而入帶而出
顧子隱四者之實而勿言旣得志然後用之意所以
報黎李兩先生無媿吾友者在是苞仲無憂富貴也

陳子厚兩遊草序

丈夫固多事游游之所至登山臨水曠然易悲越國
懷鄉凄然易感况古名臣傑士孤孽之倫文藻之客
武俠之英閨房之秀道釋之流人往代新過其地者
古城殘壘故宮遺刹之間常立馬維舟低徊而不能
去情之所至托于文與賦者十三托于詩者什九少
陵楚人也而遊于蜀供奉蜀人也而遊于楚三閭大
夫離騷之後亦賦遠遊夫遊之道固詩道與越陳君
子厚少爲賢公子長而懷抱利器行喤四方比遊豫
龍圖二集三 序

章出其游燕游閩粵詩曰兩游草詩皆清麗婉勁類
古作者君其有代馬北風越鳥南枝之感乎燕爲
國家定鼎之區華夷政教聲名所自出土生斯世瞻
宮闕之壯麗望

陵寢之鬱蔥無繇贊歌廟朝徒詠帝京以夸

聖世粵居南服尉佗黃屋伏波銅柱雄風猶在徒以
嘉客逍遙庶幾乎陸生之裝于海上意君于此固必
有慷慨者嗟乎當子厚遊燕甲乙之間璫禍四起時
賢士大夫居輦下皆重足立

聖人既起皇路清夷乃十年來奴復兩躡畿輔劉香
起海上中原南北羣盜縱橫計縣燕適粵行李之往
來當不能如子厚兩游時余攬君詩又不能無俯仰
今昔之感矣

二劉詩義合刻序

今世治詩吾南州與吳之海虞越之慈谿鼎足而望
天下數十年前諸劉治詩有名今相國是庵先生與
諸兄弟角立以王詩壇而世不知其淵源于南溟先
生先生爲相國師諸劉皆師友遇之爲文醇深爾雅
詩之教溫柔敦厚尤不失古聖賢治詩之旨焉大率
神廟初載君臣輯睦人民樂康發爲人文士大夫各
無_○歎_○世_○之_○言_○亦_○無_○好_○古_○之_○累_○不獨詩義爲然今詩之
道日盛而詩之教益已衰矣日與鄧左之過楊伯祥

太史論詩伯祥曰詩之道情理二者而已大序曰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孟子稱詩亡然
後春秋作夫春秋之是非邪正則勸懲之理備焉今
抑情棄理是安得詩余曰然詩古五經之一

國家舉英雄才智之士畢聚而攻之情理之至是就
逾經義乃近之爲是者情治而蕩理窒而乖割腴沈
謝綴彩江庾甚或詩餘雜劇野說稗官以爲晶艷陰
符太玄繁露鴟冠之語以添風雅夫詩之情與後世
異故必入于雅詩之理亦與他書異故必入于韻是

奚爲者左之傷之將有志言之役以告海內猶師大
序之志焉爾劉小貞深公南溟先生之叔季也先生
弃雷陽太守還日杜門課其二子小貞深雅似隆于
理深公婉逸似妙于情乃其沈深好書候息聽氣參
伍于情理之間理敦而厚故韻而無乖情溫而柔故
雅而無蕩斯先生之教也先是辛未兩君書義成將
索余序余病肺刻成而病益甚以此負君今復將梓
其詩義余又有喪子之戚焉子夏授詩西河之上曾
予口哭爾子喪爾明汝何亡罪與余之離羣而索居
亦已久矣又何足與言詩而序兩君所以報也

蘇門二集三

序

卷三

二

侄思尹鳳陽詩序

乙亥春王正月賊躪中都家思尹陷賊中是時南州
聞變日夕亡所定孔昭日走問市中向余徒愕亡語
余時心知思尹不死然不敢遂謂思尹生矣思尹既
脫身南走抵真州以書報父孔昭得書顫不能啓封
封啓洎簌簌交頤復不能竟讀人有至痛痛時乃不
自知痛定而悲情類然耳思尹歸家人相慶南州諸
友皆持酒賀思尹有泣下者思尹獨譚賊中事多慷慨
慨私心壯之今踰歲矣乃作紀事詩卅首思尹曰丈

蘇門二集三

序

卷三

二

夫年逮壯不能一命爲
天子辦賊因人遠遊遂罹虎穴余屈中都時望陵樹
葱蔥今令 至尊素服避殿乃憂吾 君隻身陷賊
乃憂吾親余作此有忠孝之思焉嗟乎中原全盛一
鼠子敢爾遂令天下文士流離禍亂憂憤草野而爲
是言誰執其咎夫思尹踰年始作此詩痛定知痛亦
何以異孔昭昔東山鴻雁一作於戰士欲歸之時一
作於流民安定之后故其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曰鴻鴈于飛哀鳴嗒嗒思尹之志也夫

與高若木書

比南州榜下社中諸君子無一人與賓興之選者已南榜至竟讀之復與南州等第今九戰棘中矣冷眼二十餘年深知此中消息于才品高下文字佳惡了無關涉諸公遇此落落相與咨嗟動以失士怨主司倖鬻議新貴歲歲復然賢者不免此自秀才餘習吾屬大觀當無復爾然束首授書冉冉逾壯心長髮短見此芒芒復念海內心知顧影獨歎念友同悲未免有請計足下當有同耳徐念孺永叔兄弟夜相過及

滄園二集二

書

高

一

此謂吾輩浮名未斂坐此淪棄因舉陶貞白語仙有九吟名居其一陶白日不昇天坐浮名三朝爲累吾輩凡庸何似弟曰如子言是也解律金試子弟射明月復少豐樂獲多少嘗被賞多嘗被擯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看箭豐樂隨處下手取數雖多去兄遠甚賈堅善射烈祖取一牛數百步親試之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射發一矢拂春再矢摩腹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因一發而中弟正謂如吾屬者當亦以不中爲奇耳取數之多

去此何若因相視大噱輒以語兄意雖謔言中含於理幸傳語諸兄一噴飯可也時事如此河山之變歲月不同此時縱博一第塞馬可憂吾屬雖樂貧賤草莽孤臣仰思周雅蹙蹙靡騁之言復憶吾鄉孺子不皇寧處之嘆未諗栗里遂爲桃源將若之何弟今年百苦交集噉崎愁頓無所不有王正二日一女殤于痘四月一姬殂于產至七月小兒偶病暑弟復里居奴子促弟至而呱呱者已飄風化去矣行年及此纔舉兒復罹此苦憶家侄孫汝濟向捧尊函至開函再讀踴躍之意溢于毫素兼分珍贈遠及亡兄卽兄亦豈料其後時乃至此也憂生念遠申紙咻咻不覺紙盡餘情歷歷統特照存

滄園二集二

書

高

論語測疑序

余嘗慨世無善讀書者非不讀書讀之而茫若于章句之間不能信且不能疑非無所疑也早已而高視聖賢則輕信之聰明不足以極理道之所以然又姑妄信之楊子有言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比比是也善乎魯齋許先生之言曰讀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復看得無疑方是有功漆雕開之未能信而子說之夫子所以教二三子猶然況其後焉者乎李公弘明紹見羅先生止修之學以詔來者比謝公車授閬鄉

紀二集三 序

教論慨焉有吾黨與哉之志不就官而歸弟子益進或請其書示之論語測疑而弟子傳之夫孔氏之書標本聖經而詳備于論語學者果能讀之而無所疑則曾思孟之書苞舉亡遺而百家諸子之言可廢宋曾文清公每風興必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韓魏公亦爲人言生平踐履俱在一部論語中不獨趙韓王半部如世所稱述者爲然彼殆篤信焉愈覺其不能無所疑故終身之不服如是夫信而疑之疑而測之世之有功孔子而能立教于論語者孰弘明若哉

余二十餘年事弘明師友之間視其寢食家修自少壯以至今日方全棄官立教有朋來之樂而無不知之愠彼所謂時習焉者非耶俗學章句魯論徒以爲科舉之資而忘學問之要且其視孔子者過高而求論語者愈淺是書出世之信孔子者亡輕且妄予以唱續止修引伸于曾思孟諸子百家之言而孔子之教不墜或曰公之明德日辟舉之典方姓名上之天子將韓王魏公文清之業在是夫用之則行又論語之志也公能終然于是否耶

紀二集三 序

會二

竹山先生詩序

世治亂之微不徵于朝廷而徵于閭里宇宙大勢上
爲風教下爲風俗教行俗立則風會成焉夫風之感
人也可聞而不可見知風之自此治亂所繇始也天
下有道山海之氣明靜閭里之氣安和其人與事絕
機械之累而并無道德之思田桑出入敦固醇龐常
非禮樂刑政所及而君相之權或不得與匹夫匹婦
爭況士之生其間者道德淵然超然于聲利榮辱之
外忘所謂夷惠之風懦頑鄙薄興起當世如此俗安

源四二集三

序

竹

得不熙和世安得不平治予生也晚每念之輒爲懷
然見其在嘉隆之際乎羅竹山先生嘉隆時人也恂
恂雅儒修君子長者之行令德長世邦人誦之翁孫
今潛江令光大與予善嘗謂予王父至行忱恂平生
不欲以能自見獨能奕能酒能詩王父于人世諸美
好泊然無所嗜獨嗜蘭今其詩盟蘭種蘭蘭睡蘭粧
與蘭亭諸咏猶在嗟乎詩古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古豪傑之士幽憂失志或逃于奕或逃于酒卽東籬
之菊南山之豆彼盡有所托而寄焉先生素位自得

又寧有于是哉當嘉隆時時平

主聖朝野風俗勉爲忠孝而耻浮薄士大夫之仕于
朝者平直雅正皆能扶植國家之元氣以維風教而
士亦以躍治爲不祥蓋其時天下大治風會之隆如
是乃光大又謂余先生與子似山先生嘗大雪凍饑
隣有嫁孤嫠貽翁五斗粟者子父峻拒之終閉戶卧
夫黠婁之食謝也可食乃其斤斤如是先大夫亦爲
余言吾里凶饑無若戊子己丑爲甚時先大夫前溪
公百畝粗自給諸族中表時多枵腹而就食者大父

源四二集三

序

竹

輟冷推食之婢僕中厨忍饑詬詈大父入慰之曰汝
曹一食未饜快快乃至是如彼亦復何堪于是家有
糠覈大母間作餅大父取據案食之盡數餅復故語
大母曰此粗糲今餅食之乃復佳嗟乎士君子處不
能爲修士出不能爲良臣或厲民自養盡爲溫飽動
耳如兩家先人或忍饑以爲廉或忍饑以爲惠今出
而服官此其人皆足以治天下今處而爲士君子長
者之行亦足以維持薄俗成一時之風會而天下治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可爲之三嘆哉先生

詩醇雅深厚今半佚不傳光大特刻其僅存者數十
首似山先生味道安貧能詠歌繼先生之志乃其詩
一夕焦于火似天欲獎其逃名之意而重秘之者今
僅得三首壁間并刻之而予爲之序蓋于先生父子
不能無先民之思與風會升降風俗淳澆之感焉光
大往令天長有名譽爲能志勵溫飽爲
天子良吏今先生之風復洋溢于江漢之間矣

祭外父文

維崇禎七年甲戌四月九日外父陳欽予先生卒赴
聞子壻萬時華奔而哭諸棺下時諸舅謀塋翁舍南
百步之內然渴塋不可明日乃厝翁塋所華送而歸
既歸屬華有三年負茲之厄不能文且哀翁甚恒欲
一言告翁率哀而廢至七月十有五乃能封豕魚
羔陳清醑載楮幣而告翁之靈曰嗚呼翁今棄諸孤
及不肖華三月于此蓋三月以往千秋萬歲詎相見
期卽不肯與翁別自正月至於今七月半期矣痛哉
翁之病自癸酉之八月始往叔華以翁病來告余絮
問所苦病疑噎余私憂老人不宜噎歸語諸婦固意
其非霜露之疾也今果然矣嗚呼歲之初吉拜翁于
庭意固視翁病也翁聞余至趨翔而出察其意甚懼
坐語余甚洽酒我而勸酬我甚勤余問翁病翁曰幸
哉今恃粥而甘余亦曰幸哉意翁恃粥而彊飯有日
耳乃孰謂其竟不飯而舍也嗚呼痛哉翁忠信誠慤
人也余侍翁久撰杖進履數視翁若重有憂者翁少
地才卒爲太學生以老身爲侍御子不能翱翔帝鄉

以光大先子之緒菽采中原穀貽君子有五丈夫子
而不及見其橫翔捷進以慰翁望意翁寔有所介介
于此三者遂憂而至子噎是耶非耶嗚呼翁之持已
志謹行方翁之御世衆寡大小以莫不臧翁之治室
有圖有史有倉有箱肯播肯穫肯構肯堂今以杖國
之餘齡踐坐楹之妖夢日攸好德日考終命翁亦可
以瞑矣顧華不肖僇翁所今二十有八年矣旣流離
顛頽諸生之間復維熊不兆微蘭無信以重憂岳父
癸亥婦產女瀉自是翁至余室瀉遶膝而依王父翁
煦煦然袖進梨栗齒裂肥甘以遺瀉愛若倍諸孫子
知翁憐瀉者愈至而痛余者乃愈隱也余才命如此
貧賤何云顧自此翁靈相我卽繩繩商瞿之室求翁
匪甘肥以遺彌甥如女瀉者不可得矣聞歲之初吉
余拜翁堂翁出見我入而謂叔華我日望僇僇來似
起我疾今僇來翁之疾不可起矣嗚呼翁往病劇入
春而間一夕而彌留再日而但化翁西度之駕亦何
倉皇遂使華望屋而呼憑棺而泣竟不及挈予婦與
女瀉者執翁手而奉翁遺誠遂千秋別也痛哉四時

既而二集一

祭文

卷二

代序復爲凜秋翁之奄謝九夏悠悠薦時食而悽愴
進新黍之油油明月入戶白露盈甃翁返故居視予
醪羞嗚呼哀哉尚饗

丁伯勉詩序

項丁伯勉歸自楚示余前後諸詩計余與伯勉別者三四年于此矣伯勉既不得意放浪山水爲四方遊余常從時之往來愚伯勉多所失志酒次輒問阿兄飲幾何尚呼盧鳴瑟達旦如疇昔否曰然文盤薄如疇昔否曰然時之常示余詩余因問伯勉仍詩乎曰豪于詩視文與酒殆甚嗚乎此豈有所感而然耶今江東西知名之士遊於伯勉者垂三十年而伯勉三十年因爲諸生當伯勉讀書婁江署中所與遊如姚

瓶閣

集一

序

伯

伯

孟長黃經甫兩先上既已達爲貴人所師事如王逸季邵茂齊今其人又復安在三十年死生窮達之際大難言之卽余自壬子懸黎詩社得兄事伯勉者今亦二十有二年矣不幸與伯勉同而好爲聲詩亦同每讀書見古人主之于才士或恨相見晚問公等安在或恨不與同時隱或賜之鑑湖高尚之詩仕或錄其寒食東風之句未常不爲感激低徊已而泣下今安有于是憶兒時從塾師句讀郡邑試人來者聞丁某奇士竊心識之既長以得交伯勉爲榮豈意伯

勉尚國如此卽伯勉盛年四試三冠其軍一稅就都

人傳寫賈黎棗以待之伯勉亦安自知其至此今刻其詩命曰伐檀夫魏君子處碩鼠園桃之間業專而用左于是乎有伐檀伯勉其有悔心與豈惟伯勉悔余亦將悔之矣雖然唐以詩取士李杜之名不在制科今以文取士文如伯勉而久困爲諸生古今一也且余與伯勉之國尚不以詩安用悔懼詩不工耳歐公之序梅聖俞詩曰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能窮人歟必窮者而後工也今伯勉之工如是豈非窮

瓶閣

集一

序

伯

伯

之力與吾兩家先人皆廉吏子弟貧尚能嘯歌以樂其志天窮伯勉以工其詩詩既工始將用之今行適燕挾此詩碎琴敗筑問命酒悲歌然後列太史氏登歌如廟紀載功德以詩事

明天子彼君子今不素餐今伐檀之音也夫

徐念孺小山亭近義序

文章者名之具也楊子雲自謂文章小伎壯夫弗爲乃夷考其生平閑閣草玄獻賦于天子懷鉛繫編方國動爲名資比雄歿嚴尤王邑之徒尚惴惴焉慮其文不傳于後世而桓譚乃謂其必傳寃雄之所以傳後世者亦徒文章而已矣經義爲

天子所以取士士所以取科名之具物之近名者莫要于是今之君子搖筆成牘鼓刀就梨標榜交游招搖都市或有甚焉余默察之今閉戶讀書泊然真無

觀二集三

序

近名之意者徐念孺十人而已念孺公卿之子才名二十年息交斷事聚族中國如在空山其文清拔奇至每奏一義必能宣示性情剗剗塵累較然有以自見于聖賢立言之旨人諦物狀摹繪刻露往往聽之汗下莊子曰機械之心存于中則純白不備夫人心有所好機械因之矣子雲湛心撰著史稱爲文甚深而或譏其深艱以文淺易意猶名之爲累是耶非耶念孺春居小山亭日作文教其二子得若干首余讀而愛玩彌日遂不以聞而私刻之大都人果泊然無

近名之意則逢世之念盡而居業之道深吾將以此意告天下而持念孺之文示之非念孺志也昔新會間易于崇仁崇仁令叩之龍潭老人老人方策笠雨耕庭之對榻陳論旣別謂其子曰康齋非愛我者余行愧念孺奈何

觀二集三

序

徐二

曹氏族譜序

豫章貴姓大宗多散處林落出城門而望名賢鉅公文人之族東西南北相望而曹氏獨居豫章城中三伯年稱著姓攷其始固以世官爲南昌衛指揮僉事家焉非編戶之授廕而聚族者比也按曹一出于顓頊玄孫陸終子挾一出于周文王十三子振鐸豫章諸曹出陸終氏始爲吳人元明之際有奇一公與其子來興公事

高皇帝以兵從至南宮公立功海上從

統圖二集三

序

文皇帝征黎征安南據海口奪海船擒海巨寇季齊以獻

帝嘉其績予世官是爲豫章始祖曹故有譜其繇來久遠夫家有譜與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同也史不可以一朝代不修起居日有注實錄有纂史官職之志不可以數十年不修郡邑賢有司主之譜不可以數世不修子孫之賢而文者主之于是予友治生謀諸父老奉一少牢以譜告諸廟譜成將復以一少牢告諸廟而納之萬子曰古者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官

故有宗法宗法廢譜牒之權始重曹于豫章世官也今日之事寓宗法于譜牒一以尊祖一以敬宗一以收族一以傳遠一以紀

朝廷恩澤之隆一以志祖宗功德之厚一以著子孫官守之明與宗教之肅甚盛當

高皇帝時張士誠據吳陳友諒據楚濠上之氣雖龍成五采謀臣智士猶不能無瞻烏靡定之思焉奇一公生勝廣之里魚書狐鳴不爲動搖天下已定南宮公新刈鯨鯢上報

統圖二集三

序

天子延祐后人曹氏兩世一識

真主于英雄鼎沸之時一耀

皇靈于山海狙伏之際卽僞楚之毒吾豫章甚矣向王師再至父兄子弟始復見天日計南宮公論封行賞時頑民未靜新造可慮

帝之世官曹氏豈非以其忠畧智計足以爲重茲土乎哉三百年來江以西萑苻之孽逆濞之雄數起數滅曹氏之保世滋大以萬戶保障吾土者亦三百年余視三百年中

國家以功拜以恩澤侯者今鐵券之廢不知幾何人
矣曹氏于豫章十世其昌萬戶之封如故又豈非先
世功德與後人之官守家教有以無忝于累朝之
恩澤者然與嘗怪春秋二百四十年之故率繇家難
意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父子兄弟之間功名富貴
伎懣爭奪屬繇斯作故郡縣立而骨肉之難始紆若
曹氏寓宗法于譜牒且以著其尊祖敬宗收族之思
豈可不謂之見其大者哉夫人孝弟之道立斯忠義
之氣彰忠義之氣彰斯文武之用大記曰黃河如帶
灝園二集三 序

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西山貢水曹之帶礪
以之雖與

國靈長之祚俱無極可也曹自武惠以來磐石之宗
今在豫章矣

與徐巨源

古人或稱秋氣或稱秋色秋色曰佳秋氣曰悲當正
以其佳處令人悲耳弟嘗謂八九月間雖處欲界俯
仰似有仙意每際此時悠悠斷送大覺可憐弟前拉
兄語兄辭以溪上秋光可愛不忍故違適來字復云
不欲以議論輕廢人靜此中領會非高人不能并非
高人不解弟雖不及享受此樂聞兄此旨亦遂不欲
以他事相彊此處護惜矜憐之意俱不在巨源而在
溪色不必耳目間親自攝取爲佳彼此俱可念也四
灝園二集三 書

紙適再讀之逾妙兄近來神識進止俱近自然已無
復筆墨痕跡袁元定適在此朝食弟與言今人誦十
九首及蘇李諸詩詩已二千餘年只覺其神骨超異
如在當日今人學之者聲響逾宵神韻愈薄此屬作
者身分今人讀先輩王唐諸公文字殆如嚼蠟飲水
或取以示子弟者皆云此已陳芻狗取之差以資訓
詁備規矩吾屬讀之乃覺其法高識老奇情古韻無
異古人而光景日新此屬問者身分兄持此語自問
四紙中變化離合作者問者身分當何如耶海內日

步故適見邸報今流寇雖烏鼠遁又風雨至矣上流
驚亂行復遠延兄云云不獨有道德之思兼屬老成
長慮靖康未比花石珍奇與書畫之盛爲一時詞林
清事千秋文苑英譚至今宣和書畫二譜學士文人
遞相傳玩此無乃又爲兵端耶欲過榆墩偶苦他冗
書所欲語以代面譚娓娓盈幅旋當過盡未了之懽
耳

與徐巨源

今日雨無客坐桃都托家孟白遍搜滕閣諸詩應司
理公刻閣中新集因點次元人翠寒集此公構景工
巧擅絕而丰韻不乏大未易才無謂闕馬諸人遂以
詞曲獨行于腥羶之日也春雨令人愁秋雨乃令人
遠枕上蕉聲窻前花氣俱助人清致弟病寒亡賴乃
靜中又想與巨源對坐譚文不得此時偶無客已是
桃都半日洞天玉母坐瑤池復遣人蓮上元夫人仙
凡同此意耳來序大佳不作一矜莊之態觸手機法
自生宇宙納納獨一徐巨源然在巨源又是近來進
境也

與楊維節

別來幾及三年翁兄兩過南州俱與軒車相失因嘆世事悠悠動逆人意章門朋遊之苦無若弟與士業兩人廼座上副接門外送迎觸目非好獨于意中仰止之維節千里相念再晤俱乖他可知也翁兄玄心素味根極忠孝落落宇宙更復幾人三代以降大率以忠孝爲名玄素爲韻耳韻勝則寧澹之意微名勝則性情之實寡時漸中晚皆不欲爲人之小人而不能爲天之君子此所以不能不服膺維節也南中人

龍園二集三書

及新創見惠以當起予南中諸書有吾鄉所不能致者分一二尤荷夏氣入檐嚶鳴滿耳與士業吉人巨源風后次謙輩宴坐輒誦明德以代韋弦兼深杼柚伏楮悵憶如何可言

龍園二集三書

許鮑生稿序

豫章近多名士踵起余所知則徐脩仲黎氏亘生兄弟家思尹數君才涌未已數君嘗刻其文余皆爲之序而數君尤亟推許鮑生鮑生之才奇銳漂逸目標耳染穿貫百家爲文與特古遠比歲有司之試試必異等名籍甚余近徙家湖南鮑生與黎氏兄弟亦家湖南素心晨夕烟月杳霽情狀萬千每憑湖四望孺子故宅雲卿廢園子真孤亭清風激揚足起頑懦貧士失職遙思古人亦不能無懷湘吊沅之志焉秋試

說圖二集

序

許一

罷余避居澹園不見賓客鮑生寄其文曰且有四方之游子爲之序夫丈夫不得志或匿田里或違鄉國踪跡雖異其志同也月之既望士業亦道安仁夜泊舟就余園時方養夜酌酒頻寒燒燭累暗兩人襟閱架上書待鮑生文展轉驚歎士業曰如此真不愧天下名士嗟乎名實之相怨久矣近世諸少年率好名自喜強作解事語無擇音既蕪鄙不足道傳雅知名之士窮理立言上策有司飾西施之面以適育子脩

爾不嫁自憐而已禮季春之月天子聘名士禮賢者

今有司若或諱之昔之稱人者曰諸葛君真名士今若或仇之鮑生誠無媿天下名士無乃爲窮厄之資耶士業曰不然蒙叟亦有言名者實之賓也夫名或有所不能強或有所不能辭卽論湖南三子子真浮湛仕隱身爲漢臣亡論矣釋一湖南布衣至州府交辟彼陳黃茅郭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名人且桓靈兩天子至欲玄纁禮下一貧士不可得雲卿纖屨治蔬迺勤執政漕帥書幣逡巡及門令名果脫然而去三子者今澄湖漠漠亦安得是芬薌者而稱之哉明

說圖二集

序

許二

旦與士業別因書其語而告鮑生曰行矣自愛君無少年好名之意而窮理立言適四方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巨源嘗序思尹四子之文曰是將志其一時切磋之好與夫游處學問所歷非特爲名而已鮑生之志何莫不然然實者賓之鮑生之名自此益遠矣湖南烟月余與黎氏兄弟緬念崔徐之好時思美人君無久思他土爲也

同社公祭魏澹明先生

嗟嗟我翁誰致然耶老成衰謝邦國之嗟聖人初服
時乘六龍鼎求耆碩孰如我翁憶翁在時杞憂發恤
日見太平翁日弗及嗟嗟我翁誰致然耶或則咎之
歲在龍蛇凡我諸子事翁有年翁俯畜之獲與周旋
王公大人倨而揖客鮮腆憑高遠巡在側門或如鬼
懷刺無色問望門屏則不可得孰如翁者下士撝謙
三吐三握義與古齊間間一士洗而造之間賞一枕
逢人項斯一士之善若友若師一枕之契如壁如圭
既圖 集一 祭文

吾黨之士視之若歸撰扶進履旅進不疑嗚乎凡所
望見先進之容翁之在朝古大臣風起家自閩閩人
賴從水部之業曰良司空銓衡片席十載清通于泉
於藩克成厥功晚召而入俊民用章三朝之望四方
之矧光祿銀台命服煌煌易祿難畜公斯卷藏嗚乎
昔在神宗賢者嚴乎翁獨和集以持統均比翁再入
時勢難言翁東高識倏而南遷西山之澳南浦之間
優游初服遽棄珮環如翁出處爲世重輕出則無兢
處則無營矧翁于里孫子英明太丘之化萬石之聲

午橋之莊松雲旣成著書其下蛻如龍鮮翁且無憾
生願死寧生爲大嶽死爲列星所盡心者國無老成
縉紳嗟痛天子悼矜凡我諸子硬不能宣懷想明德
辛酸下泉樊掖贊嘆意相後先今也則亡如何可言

既圖 集一 祭文

書徐文長詩選後

世組豆唐法者皆反唇文長謂其禍長慶祖昌谷少年非也此老奇窮窮故其詩工奇故其詩別獨其鏤刻萬物綴寫近事往往新調自喜如小兒謠如市人語自此老好奇之過至其巉削蒼茫俊異之什卽杜陵老人在固當把臂草堂和荅浣花溪畔綠此老意中實著一工部世人自孟浪耳張文恭出十將于獄中袁公安拾焦桐于燬後兩公一能令文長生一能令文長不死乃中郎不能更爲文長闢除草昧一大就圖二集三引

功臣此又中郎病處覆中郎詩當自知之卽中郎不自知也暇日錄文長詩得如于首又非謂于青藤老人遂享茅土之封自喻適志而已

書離騷選後

四詩刪後而騷作秦湘沅之聲底繁霜十月之意焉君子哀其志實其詞腴側者尤味之余憔悴乎章門之裔望夫君而思公子有隱心焉秋息駕山中白露既下木葉將脫悲哉秋氣有懷昔言復時深亡任之痛遺靈偃蹇不怡中夜高詠招魂大招之編寒蟬無聲爲余飲泣獨處修廊薄寒中人聊以澤畔之吟爲余室中之誦因意所會摘其什而書之愾嘆生事閔憐死者余非三閭大夫也何故至于斯哉

就圖二集三引

祭舒礪石先生文

維崇禎九年丙子七月壬子

舒夫子之病革矣朝起命家人寢諸堂危坐正襟不及他語至暮旋風大作而歿越質明二三子入視吟歛已出以私謚謀子指紳諸老先生樊公密庵日是莫如文侃宜因作謚議二三子皆曰善至八月十七日戊子羣上

夫子謚曰文侃先生告諸几筵明日已丑門人萬時華復偕兄若弟通家眷晚生萬時中萬時升從子劣

說圖二集三

祭文

卷一

祭一

孫塔萬思罪封姓陳醴載帛列楮泣而告

夫子之靈曰嗚手華自始冠始爲諸生卽執經事夫子今廿有八年矣回思二十八年以來夫子善言懿行正氣浩浩如日如霆大風快快如江如海雖累紙不能盡也夫子視華猶子華視夫子猶父二十八年之中教之誨之匡之成之飲之食之雖累日語之亦不能盡也夫子通藉爲名進士者四十有五年聲教之區詩書之士羣奉之曰先生今天下聞人曰先生不必稱其姓與字遂知爲若人者必夫子也夫子之

道尊矣夫子生

肅皇熙洽之朝仕

神皇寬大之主當時士大夫飲食宴樂坐至公卿直道見容賢才競奮而夫子獨以亢龍之悔柴桑之席不暖長沙之傳不還夫子之遇奇矣然自華執經所聞見于夫子者公卿交辟

天子求言至于薦引之牘數十上

溫綸再四若非熊伏龍之彥且暮遇之一時君臣知先生者不得不謂深矣而竟止于是昔人曰賈生之

說圖二集三

祭文

卷一

祭三

不能用文帝非文帝之不能用賈生也夫夫子于今日世不能用夫子耶夫子之不能爲世用耶嗚手華賤士也夫子之德播在通都夫子之名著在惇史今入而哭華則何人敢悉夫子而姑悉華所以事夫子者夫爲人之弟子至于二十餘年之久道德未立學問未明功業未遂以負夫子其罪一矣昔孔子之荆先之子夏申之冉有華賤而貧跡不出里閭名不埒通顯終不能列河汾之大道陳桓榮之稽古以負夫子其罪二矣先太守明德出爲循吏入爲達尊夫子

曰是宜有後葬也不才以伯子之子妻之見華與邵
時時推以先進之軌勗以先君之思不孝子流離頓
頓終負先子以負夫子其罪三矣嗚乎吾師之德不
誼而弟子之罪不赦已矣何言乃比歲以來夫子著
述之業毫期愈勤杜門下鍵不見當世之士雖二三
子與諸孫若子不敢以問安視膳日至寢門華謂成
之夫子之學術武而降豈伊異人或老人膏精寶神
未宜如是意者死而後已者夫子之志耶且華日造
夫子之廬不敢見僅私居起僮奴籬壁之間夫子聞
之破關召之入入必盡出所撰著忻所意得析所意
疑清尊共酌片炙分甘不知日之曉也華思風退無
使師勞師數起而數止之執手流連忽踰限外不知
其趾之遠也華感師篤愛行懷隱憂而不敢言意老
人眷眷不宜如是而今果至于斯耶記稱弟子之義
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華之事夫子幸亡罪矣嗚乎父
母之于子也聞善則喜聞過則憂人有譽不及詳而
樂之人有毀不及詳而怒之師之于弟子是則難矣
憶甲子有細人者譏李子與華于夫子夫子怪之

概園二集三

祭文

祭三

曰二子吾顏閔也寧至是亟召喻子全襁令詰而責
之華恐且愧不敢入自明已夫子察其妄乃愛之愈
深憐之愈至自此以往教誨之匡直之飲食之乃益
勤而彼細人者亦若在親疎之間嗚乎始聞其毀不
及察而貢之嚴父之教也終察其毀愛之憐之或姑
息之反比于禽犢焉慈父之愛也師恩罔極華幸服
勤至死以事夫子然矣之亡久矣今黃泉相見無又
有痛思往事執手低回而不自已者耶嗚乎華之見
夫子于此止矣德爲星辰名始日月夫子在上於昭
于天其鑒小子之觴而右之乎嗚乎哀哉尚饗

概園二集三

祭文

祭三

祭四

上李司理

一陽來復萬福攸同師母老夫人自當勿藥有喜華
候問門屏亦不敢數望清光向承示豫章太守范甯
事昨考之果磬石非磐石也舊志稱甯在郡大設庠
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習樂而新志但云往交州
採磬石以供學用不知學用當亦爲習樂否山海經
載磬石所產之地不一而交州無聞焉今人但知泗
濱浮磬與梁州之璆雍州之球琳而已亦未有序劉
交州者不知甯何以采及于此古人以一石之故不

觀園二集

憚數千里采取日南師台筆墨清暇采撫遺事以廣
異聞皆郡中一段佳話仰承明聞謹此肅復不任主
臣

讀等可師詩書後

等公歿三年矣憶師病巨源館之榆溪余間過磁餅
瓦鉢下簾晝坐藥鑪茶竈蕭如也一日師携蒲團欲
出門去主人固止之師笑曰和尚安得流人家坐地
竟去明日蚤起余問之奉定寺袖人參少許遺之師
飯余閣中送余不覺至周公亭外余曰過虎溪矣師
一笑遂別又明日師示贈余過寺中詩沙彌持至問
之師往西山俗家越旬日再問之師示寂已三日矣
然則師詩殆絕筆于贈余詩向別榆溪別周公亭時
觀園二集三

依依乃不覺爾傷哉師西山農家子歲辛卯父夢一
老僧持菊至室中曰我貫休也父不識貫休何人九
月九日師生遂命之曰休兒五六歲時捨師永寧寺
其師富資財乃師獨好筆墨作小詩自喜遂惡之有
蜀僧見師几上有般若波羅上大人之句大驚欲乞
師去其師亦聽去已慮其父母蹤跡之遂已師深性
諦不欲以詩名當世乃于詩不能禁其不工靈異古
澹歷落高寒世詩僧無與比大都語言文字之妙必
無意爲語言文字者得之求工固不大工不獨詩爲

然世和尚之稱詩者名山絕壑杖錫雲烟標致山川
欲以爲名游于士大夫間諱言持鉢代以詩籌欲以
爲利又或英雄之士髮去心存雖寄浮圖動悲身世
遠之秘演惟儼如歐陽子所述近之如雪庵卓老之
屬夫師皆無足也師去豫章過遊名勝久駐淮上之
檀度庵向謁華亭董宗伯贈以詩與畫歸舟盜至并
生平所作詩五百餘首皆盡今所存皆後來餘藁耳
師嘗曰吾平生悔作詩偷兒愛我巨源嘗選友聲三
十餘人有師詩余又流連感動于此吾兩人之愛師
者無不如江上偷兒夫貫休者乃又以詩劫再生于
東土何耶

澠園二集三

卷三

詩

等可

祭潘令德

於戲今日之日胡爲者乎衆白衣冠望屋驚呼昔涉
其門爾襟爾裾主八下堂左辟以趨今陟君堂素旒
在隅彼三尺者揖我稱孤嗟嗟令德古人之徒大放
厥辭雨集雲敷播宇結響牢包萬殊動墨橫錦播筆
散珠當其高寄縹馬懸車嗒然隱几放意詩書瑤翻
碧漱傳獵經漁噉其瓊英繁蕪畢屠維兄及弟朝游
莫隨單文孤證君恒起予異翮同飛泉鳳一區我則
君榮君母我污我昔見君形如槁梧君方示疾賦鵬
澠園二集一

澠園二集一

卷一

詩

同社公奠李欽章尊公文

維天啓某年某月某日待贈李_欽先生卒計聞通
家眷侍生舒某帥其通家子萬時華等割牲醢酒焚
楮瓣香而奠之敬復辭而告先生之靈曰嗚乎翁平
自鄉舉里選之道廢士始獨以文章進且有司復不
能以公明致士故士之經明行修者或無繇自取卿
相或憤焉自藏嵯崕以老翁豈其人哉某于翁同里
開風景翁誼高翁復不以某爲鄙勅伯子仲章師而
事之十餘年翁于某可以爲篤矣翁清頑遷世屏跡
城市某復老而病謝客近益盤辟西山南郭之間故
于翁誼比所跡疏春仲章及于金陵某時居起翁翁
固無恙也已仲章久不來心怪之有告我者曰翁時
有旦夕之病耳乃久之仲章竟不來心益怪之復有
告我者曰翁少間矣曰翁強起門屏間有望翁之顏
色者幸甚矣孰謂幸翁者未已而計翁者隨至也嗚
乎翁詩書以自澤忠信以自貞中身砥節祇服恪勤
翁道德之滿衍終自實乎經術之淹通終自老乎雖
然余南昌多光大之族以富貴顯獨李之族不獨以

龍圖二集

祭文

仲一

富貴顯顯必爲文人蓋自翁大人東城先生振跡而

耀之繩繩來繼今仲章之聲震墨士走通都與太史
比卽叔三小白之妙異翩翩其羽翁則穴之丹而閣
之阿也嗚乎士于世將豐質而蹟乎無積_而乎將
服袴而處乎寧詭俗而通乎身有之與子若孫有之
有異諸乎魂兮歸來亂而招之曰雲莽莽兮四翔靈
上之同兮帝旁御羽裳兮弋天狼駕蒼虬兮騎青羊
哭若翁兮蒲堂蕙爲俎兮棖房嬋媛兮實羽觴靈修
修兮露縷阮醉飽兮樂康尚饗

龍圖二集

祭文

仲二

女洽壙誌

崇禎壬申元日第三女始生詎十月十有三日蓋不及下殤云余壯弗另至是三舉女舉之日親賓皆益屠蘇之爵爲賀女機惠生數月宛轉俱解人意能樹指戲能眇視何人能咲啼伺諸母嘖喜諸憐之女妾余出也姊常抱女著欄間見月從手攫之已回面向姊怨姊不能助皇皇如有所求者余戲爲詩曰明月照萬古今夕穿我羸弱女歲未周見之疾搖手招招月難下同環顧慈姊攫月非母才笑哭備好醜感此

說園

集

卷

第

三

亦多懷命酌虛尊酒步月且微吟詩成下高柳時九月十有六日也至十月二日女奴闔戶傷女指女捫指痛處嗚嗚向余訴慰之良已至夕病病痘十有二日而殤痛哉先是余業與念孺約爲昏因女之不及徐氏婦命也歛以時服送之中野余有子建金瓠之悲廣延陵藏博之意火而葬之龍沙復爲銘昌黎銘拏新安銘已余亦猶行古之道夫銘曰抱不及爺與姊奈不及尊與壯捫乳莫汝捫上莫汝汝安北門之

函

方北海近莚序

文士之興世率相與低回歎慕寶愛其文詞願與之友得一當爲快人情類然予視單門素族馬醫夏畦有其賢子衆始之怪少之疑久之而論始定高門廣族薦紳先生明德而有文章之譽者子弟或不肖衆蓄然若已聞有其賢子鼓儻之若吉雲翔空而麋鳳騁虞之見也無他先德在人猶秉夷之性云爾而况氣誼之芬薌旣已寶愛其文詞幸與之友又重之累世之好死生今昔固有歎嘯感動而不能已者耶方

說園二集三

序

卷

方

北海子友也出于李氏自予與雲將異姓爲兄弟卽與其尊公仲茲遊豫章三十年前鄉先生明德而擅文章之譽者推比部方士功先生北海大父也予不及見先生聞之先君比部經濟雄深舉進士甚少時與弟念麓兄弟貴顯國中之盛推方氏雲將亦謂其先公孟乾先生閉戶息交比部蚤棄官林居數十年以詩自豪因與爲詩酒之交相約爲昏姻予猶及記初與雲將遊時北海母夫人沒年僅廿許已五男子二幼者呱呱乳保雲將曰是吾必撫而教之以慰吾

如卽北海與其弟昌意者也久之君兄弟風氣日異
予居素園見君兄弟至外家雲將撫之或語試之必
喜已君兄弟文益奇雲將時袖之素園其甲乙之卽
又喜今幾何時君兄弟學益成名益噪而雲將仲茲
歿俱數年俯仰之際不能無樂然矣西北海業賞于
何非鳴先生進之主者主者亟署其文曰精拔雄偉
舉矣榜下復以數盈卒罷去向令北海舉雲將昔欲
以慰其妹今適可以慰雲將仲茲地下何天尼文士
往往如是嗟乎士以文自見耳文命于氣氣之餒者
北園二集三
如舞秋蓬氣之糾者如冒塗葛氣之危者如歷懸度
氣之黯者如悻衰邪北海質厚材良種性既異覆以
詩書之力風生雨匯雷震電激而渾淪旁薄昌明博
大之氣扶精理以高深善手士業論次其文極之如
秀蒼古高嶢雄偉淵深奇變而本之靜予迺申之曰
北海靜而能動體用之際衆妙集焉君兄弟無憂富
貴卽世低回歎慕而顧一當于北海者觀至此止矣
獨予樂然于死生今昔之故者何如也

時術堂遺詩六卷

〔明〕方其義撰

清康熙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西陵雜詠舊叙

婁東吳偉業 梅村

天下山水之奇有盛於越者哉遊人之傳記詩賦鐫碑刻木必欲附山水以傳有盛於遊越者哉吾謂非千古之詩人不足以重山水非千古之才子俠客不足以稱詩人則甚矣詩人之難也則甚矣遊越者之難也太白以後寥寥寡儔求之近日賢豪間桐山方子直之其流亞云余讀方子文十年未可謂知方子也歲庚辰備員南雍始識其面每見揮麈座間譚論

吳序一

亢爽則心奇之見其扇頭贈舍之章妍雅軼出書晉唐之真艸下筆有神抑又奇之及與之杯酒道歡卽席唱和千言灑灑有手八叉而就之風抑又奇之而後知方子爲才人也今年春余浪跡西湖直之從其尊人中丞公來旅舍相比屬侍問之暇必過余余亦時招直之駕小艇泛中流志相得也乃四方文章道德之士舟車所過必訊直之以及談兵說劍慷慨爲氣之流每至輒從方子遊未經月而兩浙名彥畢集乘船抱甕爭迎方子眺忠臣墳墓青草離離而斷碑

荒廡間猶憶僉壬衣冠灰燼其地方子感邪正分途酒酣長嘆四座鳴絃擊石交相和也不知方子何以得此於諸公而諸公敬之愛之如此豈非古人所稱任俠歟而直之且爲四明五洩遊矣嗟乎太白生天寶間鄴落縱橫爲世所妬一朝貴倖憚其丰采主上愛妃不難侍兒使之以故唐之推氣節者必首供奉天姥題詩亦其孤憤激烈見于一往乎方子具此才與俠而遊太白之所遊山靈有知方幸青蓮之再生益厭紛紛題詩之多事矣讀方子詩竊又感於夜郎

吳序二

往事云

丙戌春夏詩舊序

芝山陳名夏

龍眠方子密之年十八遊吳越間詩名大著吾友朱雲子婆娑漢魏六朝良久一當密之遂有攻學密之之嘆雲間陳卧子喜爲閼麗之言倔強儕輩亦自嘆密之爲不及也最後予復與密之介弟直之遊直之所爲詩略相上下予竊服方氏兄弟奇不易得但予見直之有可涕者三予初見直之從兄移家白門會桐城有寇焚之變中丞公定亂于家人方伺其難而陳尸一

中之密之思中丞公鬚髮爲白于風雨中着屣覓居停俾密之匿太學程士章所直之隨王母匿吳太學所予時視密之直之直家弟也越五年予又見直之從中丞公居湖上中丞撫楚中武陵相國之忌功高爲罪謫戍于越密之時已爲名進士然直之胸中時有荷戈之慨方娛侍中丞而予適至則直之遂于垺次兒結婚好也閱五年江南降帆出于歸執喪又見直之于白門予避賊而南避仇而北一身行萬里如湖海莫知所届先君被難于土賊先師絕命于四明

自顧形影遠絕生理直之適擔簦蹕蹕而至言及中丞公麻衣草履守太夫人喪密之微服遠遊輒菽菽沍下沾裳矣嗟乎予與直之周旋久多不復記憶此乃記其大者凡予與直之相見皆有患難生歎之感又有國家存亡之事曾幾何時渺然隔世而予亦將老矣讀直之詩其可以觀世也夫

陳尸二

詩慰舊序

陳焯默公

直之諱其義桐城方中丞仁植公仲子太史密之弟也中丞父廷尉公魯嶽魯嶽父封御史本菴皆以理學名世自本菴至密之四世通顯直之席祖父兄之勢人罕目爲貴公子獨以騷人任俠得名非偶殊也直之生五歲能辨四聲隨指一物屬對迅答如流稍長精帖括籍諸生讀書日多則土苴帖括獨喜爲詩詩亦不多作興至一吟未嘗銖兩求合古人殊英分

陳序一

仇爽性情真至往往與古人神似雖攻苦磨礪者不能過也念世受國恩遭時多故慨然欲倡導志士戮力中原又拳勇絕倫挽強弓可五百斤趨捷騰空如平地據鞍控縱生馬爲之悲鳴而折節友生粥粥善下遇學行可師卽儕輩不惜進履旁及劍客酒人彈射奕碁醫卜滑稽之流無不恭謹羅致傾裝貸粟以厭其心用是慕義者咸歸方仲子云崇禎末直之隨中丞撫楚時楊武陵與熊總理先後養寇之局成中丞獨激厲左帥誓共滅賊卒以失道對簿爲武陵所

併歿八戰八捷羣賊駭服競指方公子爲前鋒蓋直之身率將士得其死力焉中丞旣以逮免再起屯田都御史而時不可爲未幾京師陷南中黨禍興中丞與密之則奸人首欲甘心者直之痛國事無成家難復劇日夜流涕向之矯若龍虎者提攜如抱鷄焉吁可憫也已乙酉江南降直之設先祖斷事公木主拜於廟哭不輟聲家人知其必死奔告余余往持之曰斷事當靖難時沉於江子族多膺仕趾美前烈固應有人不必枉子也且太史出亡中丞善病子從斷事

陳序二

孰侍中丞因勉領之然悲憤卒不能解眠食漸減日益屏削竟以蚤歿悲哉方竟陵詩盛行密之與二三同志力闢纖詭倡明古學其言詩不主何代何人自漢魏四唐以至北宋皆可取法惟務絕其不雅者所著博依流寓諸草宏肆而簡遠刻深而流動一時高才生屈服無間甚有改學密之者直之幼慧不下密之使假年以益其能正未知樂城視玉局何如而惜乎年之不永也直之詩凡三刻以轉徙佚去所存數十篇皆少作然皆可觀吾宗伯幾今之伯玉後山也

選詩憇而及直之余感其意因述直之生平之概以授之俾讀者因詩以想其人當必有慨然而如見者矣

陳序三

時衡堂遺詩後序

吾友方君直之歿十年而吾爲輯其遺詩百餘首授豫章陳伯璣刻詩憇中旣爲序以行之矣又六年君之子有懷績文攻詩日益有聲且至性篤摯無忝忠孝家兒於是思君之志節弗彰區區一弓未足以宣悱惻盡纏綿也廼搜求放失於君平生所書尺牘便面藏棄四方者必委曲致之積累既久遂得數百篇屬余重訂余仍稍加擇別釐定六卷俾有懷刻爲時衡堂遺詩而復收淚序之曰古礪節守正之士何其後序一

激昂譁鳴也彼繫爵於朝從一而終之歟靡它者姑不具論若夫斜川下淚之作實幽人譁鳴之祖矣原其志以世受國恩恥事異姓長枯已劇錫鶚何恃有餘蘊焉然按當日史乘一書再書似不因其譁鳴而始傳者豈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固無踈於能鳴耶及攷有元受命一時趙宋遺民抗志不屈者旱羽億翁而外則有新安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廬陵之劉須溪與不知誰何之張孟浩乃今世學者動言謝鄭而不識餘子徒以西臺之詩鐵函之史故也然則士

生標季履貞蹈素苟未能自鳴其志慨冀後世之知
我豈易得乎直之中年秉耒爾然埃埴之表擬之斜
川下溟風軌實同縱令弗克自鳴意他日國史具在
必有能書其姓字者已又念時趨愈下儕輩仇墨胎
而黨穢器無紫陽之特筆任耳食之相沿知與不知
正未可定則幸矣其謠鳴哉此有懷之矻矻於遺詩
而吾一序再序之不容已也嗚呼諸公誠謠鳴顧未
有能鳴其所欲鳴如有懷以爲之子者則直之所得
視古人爲孰多哉茲刻成吾友信可陶陶於地下矣

後序二

歲旃蒙大荒落之陽月同學陳焯謹再序

時術堂遺詩跋

喪亂憂患之餘履既編次先公文集成四十卷從弟
有懷亦求得吾叔父遺詩六卷俾履爲之整比以行
既竣作而歎曰古人之文章不傳者多矣嘗按班固
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自漢以來
著錄者五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幾三萬卷
然凋零磨滅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昔夫
子之六經尚不能不遺失然終得其弟子以傳子長
之史記則得其外孫以傳昌黎之集考亭之錄皆得

跋一

其壻以傳歐蘊以子傳子西子由又得其弟與姪以
傳白樂天至以僧傳鄭億翁更以并傳向秀譚峭乃
以盜而益傳由是觀之傳不傳固在書非門人親戚
子弟之能傳其書也書傳而門人親戚子弟并因之
以傳故方其不傳也雖載之于國史藏之于館閣守
以顯位世祿亦究歸于泯沒及其既傳也久而異代
遠而異域莫不家有其書人寫其副又何賴于子孫
乎雖然綴輯摭拾篇帙完好有後人而不自以爲責
他日墨渝簡斷卽有好事者將何從而搜羅采摭乎

彼漢唐之散亡縱屬于幸不幸未必非其子孫之過也吾叔父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善騎射曉兵略結客養士輒棄千金如涕唾其書法詩歌已爲時所藏弄乃三十早卒不惟濟世之懷不獲伸而天限以年著作遂終于此良可悲夫今讀其詩雄心豪氣耿耿如枉問之臨絕嚼齒椎床至死不瞑目而造物偏不使之壽此可爲掩卷痛悼者也當叔父卒時有懷甫十齡耳二十餘年來陵谷變遷家世衰落獨能抱持先集于兵火瓦礫網羅禍難之後不致漸滅力爲表

跋二

祿則又可喜也後世苟有杜伯原程克勤輩流其收谷音而次遺民吾知斯集必與焉柴林墓木雖拱復何憾矣哉因思自高祖明善公曾祖廷尉公大父中丞公以來無不有集四世家學之書凡近千卷可謂多歟行世者僅十半至中丞公詩文奏議曾未有槩本人生歲月不可把玩嗚呼是猶余兄弟之責也敢識跋尾以俟乙卯小寒姪中履拜跋於稻花齋

時衡堂遺詩

龍眠方其義直之甫著 門人楊森嘉樹編

同里陳 焯默公甫選 姪 中履素北較

五言古

上黃石齋先生二首

潁洞蓬萊波彈琴移其意今人飲濁流故無滄海志
漳浦發條風醒者皆知醉江水派朝宗行潦亦四至
方諸吸月華河清未爲瑞浮雲墮海涯鯨鯢竟作祟
烏鵲畫悲啼鮫人夜半淚一壺起中天魚龍爭辟易

府行堂遺詩 五言古

從此霄漢間永無字與彗

又

家世篤忠孝六月茹堅冰黃公威鳳姿十載懷師承
嶧山桐百尺設網復設罟汚泥不忍棲或可成雲鵬
先生知我父班草贈胡繩並車邯鄲道相對聞青蠅
椒蘭牽宿莽到處呼良朋莫言荷戈苦白日當西陵
西陵 杯酒千載以爲稱

東魏子一

異地通家子風土各相慕束髮思分湖登堂快佳晤

豈意尺水間盈盈隔烟霧一夜夢見之惓然道情悽
爲我繪龍湫還復書純素持之喜欲狂披襟發長呼
夢醒有餘聲孤燈還四顧作歌叙此懷非騷亦非賦
古人見面難應爲天所妬

寶刀歌

腰間有寶刀佐以良弓箭左右一顧盼渾身光如電
持此走天下俯仰皆稱善專掃不平事平生血一片
豺狼滿道路白晝不敢見一日弦鏃折刀鈍鋼難鍊
出門未十步狐猩競撲面手無寸鐵持安得不色變

時行堂遺詩 五言古

二

嗟哉一失勢傾危遂轉盼何如事咕嗶庶求狗監薦
安坐博進賢鄉里爭健美胡爲匹夫勇今朝令人賤

燕子磯渡江

大江西北風極目千里流蘆花吹薄霧浩蕩復難收
舟人戲艦艣如我弄吳鉤濤聲亦何壯客心亦何愁
咫尺烟雨中陡然見石頭

贈邵景說

翩翩天際鶴翔翔手陸寶清唳響鼓鐘圓吭俯芳草
階前樹菌桂池邊浮荇藻毳毳集其間羽儀何太好

千里一白鶴來自桐山道各挺不世姿雙飛振纖縞
鷄羣走且嚇嗷嗷私梁稻豈知萬里心同入芝田早

烈士行

烈士不可無頭顱不必有嗚呼樊將軍千載淚函首
紫綬束在腰金印懸在肘騶從過洛陽車裂亦不朽
富貴極生平焉知百歲後笑彼投閭人寂寂復何有

良將行

頗牧未遇時神骨當積燬雙龍鳴匣中光芒照秋水
既學萬人敵又能觀大旨決漏殺宰相吳姬樓下死

時術堂遺詩

五言古

三

閨情中夜斷傷心獨吳起果然將百萬何妨殺妻子

撫楚嘆

流賊起西鄙羽書何旁午焚殺十餘年生民塗炭苦
諸公舉我父簡命往撫楚先後奏入捷陵藩俱安堵
倡議力主勦他人偏欲撫踰年賊果叛言中人更怒
川沅詔會擊逗畱兩開府楚將獨潑入陣亡尚優叙
近者不救援顧乃逮我父黨禍相鈞連實借封疆處
悲哉復悲哉惟賴聖明主家大人撫楚年餘入戰入
捷當軸者主撫會上八議
力爭而楊武陵恨之頃以三路進勦楚將戰勝深入
香油坪陣亡而川沅不救家大人又奉閣部調回守

東陽相去八百里安能及乎亡將且賜卹而武陵
疏奏遂獨逮楚撫以黨故也時事若此可爲痛絕

贈楊丹房職方

矗矗萬松亭泛泛牙江水中產千秋人儼然楊伯起
結髮寶令名浮榮直隸批筮仕挾風霜康瓠安足比
英雲天末來下覆長千里天子錫周鐔威名世所倚
夜半落櫓槍舫勞載孤矢

編次家大人詩集

詩書私吾家新舊承恩澤相傳三百年大小吏清白
著述撰生平祖孫數十尺吾父授嘉訓展卷重開闢

時術堂遺詩

五言古

四

晤對朱與程大略天人策筮仕歷險巖山川嘗主客
寄興殖風雅皆惟意所適

寄懷劉敏功二首

岸柳絲老時四月淮水高君迴丹鳳詔我返南山嶠
既未出公門抱書嘯蘭皋少小好橫槩風俗多弓刀
髮短愈藏垢青天晝夜搔田荒墳墓在賦至傾所逃
長望日邊鴻忽落空村毛

又

富厚味既盡何妨嘗賤貧一拜憶十年風吹青山塵

衣帶何其舊思義何其新禍福會旦暮人鬼曾相鄰
思君日加餐寸心如轉輪感君故舊情位高情益真
持此故舊情別難望故人故人不可望巖壑恣其身

黨禍

北都既陷賊南都新立帝宵人忽柄用朝野皆短氣
炮聲登廟廷欲盡殺善類忤者立齏粉媚者動高位
麒麟逢狙商豺虎遂得勢手翻欽定案半壁肆羅織
蕭遼反被誣趙鼎亦受詈直以門戶故忠邪竟倒置
可憐士君子狼狽竄無地我家爲世讐甘心何足異

時術堂遺詩

五言古

五

冤歟不必悲所悲在國事先帝兒難保我輩合當斃
仰首視白日吞聲一酒淚

遊仙詩

宮闕金銀多不能住仙人間中生奇草水深垂長綸
呂政好萬歲南遊窮海濱云有三神山使車何麟麟
海外多餘田方士常苦辛王此童男女何如稱人臣
待詔金馬子據地日飲醇世宗恃雄略但求不歟藥
五利無玉蕭鳳臺空可作素鹿飾黃金汗漫青絲絡
階前荒草生白日將安託既足入終南四海自寥廓

人生最美好被髮甘霜幕桂父煉形色富貴不足學
咄咄無仙才屠門期一嚼

讀史

東漢諸名士懷德範羣愚范滂辭賢母張儉走魯墟
功施已不立徒自苦形軀已矣勿復道賢者有所須
南州感大厦一哭束生芻太學縱遊談刑獄滄惶孤
遂令容容輩以爲學中屠自此鈞黨名方正永罹辜
國家不畜才中人得馳驅賊罪自千萬厲節當戮誅
飛章誣平原賣郎乃減輪廢錮雖歷年高風爲世扶
時術堂遺詩

五言古

六

秋閨詞

朔風吹裳衣高寒侵重幃胡不謝膏沐纖絲當上機
薄命日以遠仰見鴻雁飛鴻雁未成雙良人歸不歸
空房宿長夜悲風夢芳菲大道盤中心曲阪常周圍
夢君湖海東水深蛟龍肥郎當有還日促坐感渴機

江水深

北風過寒江顏色變顚顚日者在房戶家人肩涕淚

告我江水深水深多危墜碎首鄉井間膺發遠寇魁
不惜荒土田骨肉亦可棄輕貨奔遠道恍慨試危地
順風到江南百兩市錢解千金僦大屋高會歌既醉
玉鈎飾朱纓明璫雜翡翠作使狹斜兒鄉里耀童穉
筑聲慎勿擊隱几託假寐江水若可絕驅車挽歸轡

獨坐偶成

夢登黃鵠山醉宿赤文島象園拾玄珠淮南設鴻寶
浩瀚成篇章千言未屬紫孤憤懷前人離憂非遠道
王嬌豈不佳丹青蔽其好鴛鴦戢翼遊清流唼萍藻

時衎堂遺詩

五言古

七

戈甲滿四方吐突能招討耿鄧未逢時英雄亦潦倒
取節不如葑委心終以東野徑生蓬蒿短童不須掃
詞人遊岱宗王孫別芳草役役求浮名浮名令人老
君看梁園花春風落遲早

東山篇

東山天氣涼登臨召諸友嬌鳥怯柔條新蟬怨疎柳
娟娟花月多歷歷湖山有放舟流水間初晴日色久
高言振千秋人物謾臧否大笑披南華垂楊侵左肘
日暮生長風短袖不內手四座發清謳闌干待北斗

妙曲奏河濱含情向虛囑青雲能待誰論交期皓首
牛後不屑爲吾亦羞雞口新詩倘未成罰從金谷酒

仙人篇

乾坤不足問願從韓終遊排霧凌蒼霄寥廓心悠悠
飲爾沆瀣漿早絕三彭讐東躋扶桑島北集崑崙丘
麗眉憇五嶽清風憑九州真人朝紫微天女禽蚩尤
螺舟泛樵水拔劍尋龍湫邊春桃李開玄鹿何呦呦
流覽八荒外緩轡乘青牛仙童擁華蓋縱目觀王侯
尼山亦何苦空懷千歲憂著書十萬卷不解斯文愁

時衎堂遺詩

五言古

八

行行勿復言笑傲迴滄洲

西變記略成感書

甲申旣可哀乙酉更堪哭人競擁戴功白板爭官祿
巨憝况謀用一旦秉樞軸只顧報私讐何心圖恢復
縱騎遍州郡忠良滿詔獄忽聞清君側矯旨巡部曲
徵兵拒上流不復守河濱拱手送金甌眼見惠懷辱
王行且勸進索綯望收錄此輩賣國家恨不食其肉
陽九亦大運傾覆何太速飲泣筆此卷腸斷不能讀
是非久論定留以待史局

與張稚恭論詩因出所著見寶爲賦

風雅五十年忽忽失所在滄溟與介州當世高雄聚
麒麟鳴竟陵聲聲兒女態白璧逢拙工碧霄蔽駿
美人本良姿何勞施翠黛古人豈好悲悲樂不相違
山嶽既平夷中原已邊塞與君同問天天空氣何靄
又并懷劉客生李叔則韓聖秋

三秦遊冶子劉君名湘客流寓髮初髫膠漆深疇昔
二年風雨中又與叔則獲叔則才如海飛騰過太白
逢君附朱藍三月春水碧神交隔東西因人流手澤

時術堂遺詩

五言古

九

奇句一何多天地一何窄神骨何其厚屬韻何其覈
古色照梳柳燦然掄琥珀曠世如三君嚴霜積松栢
更有韓聖秋鼓吹稱詩伯

又

聖秋善我兄我兄少字密十歲觀羣書弱冠詩名出
出門遊三吳高座泰雅瑟陳李重氣味芬芳調復逸
建安與天寶彷彿無有失我欲投大鑊鑄之以我術
嗟乎詩路險沙走風聲疾蹴躑躅憐影奈何衆女嫉
願爲陳所見高談寧甲乙

出門行

離家千里餘歸路何偃蹇憶昔出門時不謂行當遠
征塵蔽白日歲月易云晚羸馬與敝車齷齪不顧返
霜霰忽以至魂夢徒縈繞昨聞故人歸置酒東門阪
寄言家中人客子猶善飯

時術堂遺詩

五言古

時衎堂遺詩

龍眠方其義直之甫著 門人楊森嘉樹編

同里陳 焯默公甫選 姪 中履素北較

七言古

哀濟南

崇禎庚辰濟南陷張方伯公身殉難方伯夫人我伯
姑攜妾投入大明湖夫爲忠臣妻烈婦名垂天壤貞
不朽天子明聖如上聞自歎贈官錄其後方伯實爲
我婦翁招魂不得來山東可恨中貴師八萬不援孤

時衎堂遺詩 七言古

一

城遂空誰與守誰與戰哀哉新正成此變使我兩
袖淚如霰

河梁篇

賦別雲間諸子

黃雲暖隄蒼變赤太白晝見青天碧鵬飛豹變勢莫
當化爲中原豪俠客豪俠客烏號一石刀三尺鳴弦
扣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男兒生不逢辰可奈
何出東門今當網羅枝頭啼血紅墮地四野悲風江
湧波機驅童僕策疲馬夜看貫索占分野遠道日行
數十里明霞突兀暮山赭衣裳蕭蕭秋八月盤中猶

獻故山族臨行記得語家人此去錄吳還入越吳中

自咎多故人幾年不見情何親北海王孫氣磊落欬

歎當路埋車輪長揖九峯呼爾我我騎天馬馳且坐

鹿城穿山之水來自右橫泖長泖谷泖環其左中產

才人過洛蜀夕脫羊裘朝佩玉奇書異寶滿匡牀錦

裘重重覆茵褥箕踞捫蝨談當時功名那足爲榮辱

或奏鼓吹詞幾篇或彈司馬琴一曲招我限韻相和

歌擊磬聲絕又刻燭十千買醉烏程酒筆搥五嶽誰

先後與君傾倒崑崙觴破碎珊瑚落繩紐言歡未已

時衎堂遺詩 七言古

二

忽離羣折斷機雲堂下柳驪歌鳴咽曲未終送者東

歸我西禿月明夜渡澱山湖不見繇牽城上烏鴈聲

遠近風來往野火明滅人有無吁嗟短褐不蔽膝懷

抱淒涼安足述夢魂昨夜繞河梁驚破一聲吹曉簾

採蓴歌

我來此地當三月露葵在水木全沒忽忽盛夏又早

秋紫莖釵股芡芡發土人呼雉復呼龜龜者有葉雉

如絲噉之不似作羹好千升羊酪何爲奇吁嗟下蕭

山今上泖水家家拾得充盤匱食之者多甘者稀能

知此味只遊子

俠士行

俠士重義輕千金不求人面求人心百回破產無所
惜入火不焚水不溺窮途未得千金時許君急我
報之千金敢望得人歟熱腸妄擬稱知己可憐到手
變顏色冬雷夏雪青天黑誰能肝膽持動人攫金白
晝誇神術俠士不知亦不疑傾心寫意投危機一朝
禍從天上落撫膺始悔當時非嗟嗟俠士愚至此千
金不能保一灰回首當年富絕倫今餘凍餓貽妻子

晴術堂遺詩

七言古

三

醉翁亭贈馮鄴仙先生

招手狂歌呼永叔醉翁何處歸華屋作書者誰蘓端
明揮翰離披真朴邈本朝姚江先生來講壇終歲絳
綃開是時不聞爭戰苦綠鞵花陰長薜苔衙齋斜倚
豐山側老梅怪石兒孫列亭子荒蕪浪得名山水文
章主人缺邇來東海馮夫子下車闢運成幽市甃石
依雲貯滿囊草堂山閣無起止靡蕪遍地扶持之何
况凌雲參天姿翁蔭十丈羅生徒揖讓扶風高密師
維時海內宗盟落學者四无無依泊南渡黃河北涉

江佐佐負笈趨南郭太僕門前寒士多更有方生陳
磊柯先生大笑延未坐參軍行路愁長歌

酬彥林書

近日文人工繪事吾社往往稱高視筆墨之外烟雨
生鶴湖錢子多奇思我有東絹懸中堂當暑四壁秋
風涼眼中丘壑無如此畫工千紙失沈沈洋洋天授
非人爲天下江山雁蕩奇舉頭四顧天冥漠墨氣淋
漓想見之我性戀名山所見亦非一不善丹青嘗閤
筆安得到山攜山歸袖裏白雲放雲出故人寄我吳
時行堂遺詩

七言古

四

江綾吳綾一幅山幾層上寫蒼蒼之遠樹下寫田田
之芰菱披圖如夢忽如寤一泉一石知其處竊恐中
有無晴龍他日聞雷竟飛去

贈劉客生

君何爲乎來白門白門繁華感客心盛衰偶爾入懷
抱胸中眼中傷古今六朝佳麗魂難起烏衣筵步餘
荒址燕子江頭飛不回莫愁湖冷人誰是君家自古
帝王州漢秦往矣君誰儔山川勝槩雄宇宙萬里爲
君譚笑收君何爲乎來白門江南山小不足論江

五湖浮天地日月出沒大海濱徐淮舊有驅車路錢塘又是觀潮處下筆疑有波濤來片言能使蛟龍起君將交盡當代人內江范子君知心市上忽逢方六二掀髯拜手托生平方子流離四年矣不知他日窮何似自許心肝值萬金持贈無人敢當此君心有若君鬚眉嘗與天下共見之君心未肯輕贈人心心相照穹蒼知當今盜賊滿區夏南嶽烽烟照西華杜陵縱水兩布衣夜雨挑燈坐茅舍我知君懷多旅愁江南桑土無綢繆我心甚苦愁不得大醉秦淮水上樓

時衎堂遺詩

七言古

五

率我終南歷太行與君白首嘗相望

夜泊赤壁秉燭遊之

秋雲黯淡愁荒野孤舟夜泊赤壁下江月不出行人稀四面樓烏啼啞啞欲眠不眠重秉燭曳杖披衣駭童僕臨江把酒酹坡公獨飲一杯歌一曲曲終仰首天蒼涼清風颯颯吹衣裳武昌夏口在何處白波萬頃空茫茫此時星河亦錯落葦岸秋蛩鳴絡索登舟四顧夜無聊酒醒不見橫江鶴

官軍饑

危城窘急何太甚庚癸號呼乏倉庫官兵憤恨恣殺人縱橫巷陌尸相枕忽聞賊騎欲臨城城中百萬無安寢曉來牛酒勞官兵相看失色那能飲

初出軍

建業將軍卜時吉千乘萬騎西門出金鼓闐咽轟若雷黃沙慘澹蔽白日刀光照耀凌街衢小民見者爭避匿引兵十日渡長江閃閃旌旗影萬雙一朝遇賊皆背北魂消膽落聞殺降欲戰誰人敢深入欲走他鄉迷郡邑投戈涕泣猶未畢賊騎飛騰早追及

時衎堂遺詩

七言古

六

甲申變

痛哉萬歲山忽崩四海九州皆哭聲早朝宴罷先皇帝社稷不保誰所致歟者少降者多大臣誤國可奈何自從賊起年復年晝烽暮燧照甘泉未聞有人斬一首但見派餉議撫圖凌烟廟堂無人真可恥空使書生淚如水文臣愛錢武畏死天下不仁何待矣

兄密之南奔

萬歲不肯汚逆賊鐵骨無愧斃蕤節棄捐妻子爲君親剝得胸中一斗血銀當格筆真慘傷有叔言之賜

欲絕南陵叔親見吾兄 嗟彼大臣喪國家九廟遂爲

苦節同兄南奔

地豕穴歟尚不足謝君王主組冠纓儼前列兄本小
臣在冷曹却生此日逢其厄會見北伐逆賊平三司
館內恥當雪

逐客行

男兒生不成名名曰客長欽高冠譁嘖嘖不是此身
許十兄卽是從人飲食盡虛策當時魏趙諸公子屈
已散金求勇士齊得三人氣如山盜裘焚券出潼關
二千餘人飽酒肉深恩厚澤何時還屠中鐵錐何足

時衍堂遺詩

七言古

七

美兄弟十年不見面惟有朱英稱智囊春申不用身
以亡至今蹙蹙尤堪恨殺我美人神鬼怨千秋萬歲
良家兒服此鴆毒安得知果歿秦皇有先見逐客令
行疾如箭

客懷

往來江淮三月過奴僕思歸衣裳破行李蕭蕭抵片
雲恍惚酸風吹楚些烟波浩渺隔鄉關對水看山忍
饑餓匣中空有舊魚腸盜賊縱橫不敢卧擊楫中流
作浩歌調雖不高有誰和我思君兮愁怨多君思我

今風雨大

廣陵行

廣陵九曲通咽喉由來一區稱金甌四方琬琰皆雲
合爭趨十丈新城樓新城巨商與大賈舊城達官被
文組郎騎駿馬婦登車雜踏靡麗喧簫鼓水清山平
人物輕嬌翁野姑能嬌聲此地從來產顏色盡說傾
城復傾國浣紗之女不敢南燕趙之子不敢北繡閣
明珠未及笄聘作城中貴人妻只有陌上採桑女秋
來當戶操機杼侯王折柳行過門風前一盼銷人魂

時衍堂遺詩

七言古

八

不惜千金與寶璐急從水上尋老嫗今宵翠羽鏤新
郎束素一抱雙琅璫柔枝香質情意怯豈肯嫁作公
子妾多情少年善不平廣陵女子多虛名一陣寒風
城外至削蹄寒玉如雲騎男兒橫尸七十萬家家夜
夜征人睡炙羊生蔬透羅襦牛皮馬革親肌膚忍恥
據鞍嚼早韭朝餐霜露醉烟酒更有河南諸娼家惟
聞鬼哭無琵琶早知今日爲蘼醢衾枕傷心顏色改
不如盡嫁四方人畱得美人在湖海

袁生歌

越東龍遊袁生雅如義士也甲申秋吾友芝
山以黨禍匿其家燭繼滿天雖魯連平仲恐
無從脫之於難袁生毅然主之且偕之二母
八旬妻抱子僅四月又少妾病篤稍有戀心
鮮不顧矣袁生竟往母與妻若妾皆勸行無
阻色流漂萬里乙酉春始達長安嗟呼世有
夫妻母子相率以身家性命救人如袁生者
哉爰歌之

義士起東越餐霜飽駿骨蹈海不沉赴火涼心縣鼎

時衍堂遺詩

七言古

九

鏤輕斧鉞故人多才憐者稀四十男兒看白髮撫衣
夜涉曹娥江金吾使者金陵發戴星奔突歸袁生當
道如蛇復如蝸執手綆靡笑復歌死生有命將奈何
垢衣破面藏密室形影自照生風波大索令下誰敢
匿追者旦夕相經過故人仰天色盡變不如縛我送
郡縣季布既出朱家安縶首黃壤不相見袁生仗劍
砍梧桐豈忍置君檻車中南山之南北山北與君高
飛誰則得七尺何難卽許人迴頭八十孤孀親妻可
棄今尸可段有子纔生三月半冤驚妾病年十五花

殘玉裂腸難斷天台入閻暗吞聲太姥山前途我兄
從此東西易姓名瘞瘵當年舊帝京帝京遙遙千萬
里巨浪翻天渡江水風雨炎蒸不暫停蹙蹙沙塵穿
敝履袁生擔簦陳生走纍纍與同喪家狗囊無半錢
寡乾揆渴遇流泉飲數口嚴冰積雪黃河上十指凍
墮舌木疆萬苦千辛無悔心一日不灰氣猶壯誰知
禍福環無端過河名早聞長安網羅捐破倚天劍搏
空一夕生羽翰吁嗟乎窮途若不仗知己九死一生
寧至此義氣如雲刀畫鳴我乃爲之歌袁生

時衍堂遺詩

七言古

十

憶兄

山崩地裂慈母歿至今二十四年矣兄方十歲我三
齡痛哭思之何處起老親愛若雙明珠我啼夜乳兄
朝哺行行讀書各成立相期接武遊天衢喜兄努力
成名早不材愧我終潦倒那知天步日艱難勲業空
餘憂患老只今未語已先悲幾載天涯生別離憶昔
神京天晝黑龍去鼎湖攀不得萬歲一生全苦節南
歸鈎黨重羅織膝下一拜雙淚垂單衣破帽從此辭
緹騎如雲紛四出變名幸得藏鬚眉老親在家應官

捕又見風波移韋布我亦間行逃微軀兄之三子委
道路父子祖孫各千里南北東西悲瑣尾青陽建章
復蒙塵猛虎立孤江海濱老親又走姑熟道一家細
弱命我休間關捉挈返龍眠髡頭赤足問荒田荒田
礪礪不可耕仰天忽聽悲鴻鳴悲鴻鳴兮念遊子別
後音書無片紙饑寒未審存一身飄零何地淹年紀
吁嗟乎傷哉日月清明浮翳開殺人鬼域已成灰老
親日日登高臺呼我極天望消息兄胡爲乎不歸來

村婦行

時行堂遺詩

七言古

士

村婦本是良家子山谿素襪生桃李曉來輕粧暮當
機又採黃桑汲秋水脫却羅衣著布襦原在深閨別
苑裏白雪如肌映細腰翠閣鴛鴦帷鎖阿嬌曾結同心
與君子曾點朱唇送早朝朝罷承恩含荳蔻恨殺宮
中有鄭袖幸得鼻頭芳氣溫只聞王香不聞臭一朝
遠隔千雲山相思猶掛雙螭環村風勁兮寒玉指村
日烈兮傷愁顏白頭欲吟鏡中髮好鳥偕鳴村樹月
吁嗟乎車駕何時複道來賤妾重教還紫闕

七悲

輕薄狂恣人欲殺奔天歷二十八五更滿面酸風
刮山高雪深馬蹄滑力不縛鷄山難拔雙瞳泣血昏
難察嗚呼一悲兮悲且傷摧轅折軸道路長

二

遠心堂上雙飛鴈雙棲雙啄由來慣以師事兄莫敢
慢風雨衣裳無有間兄列進賢從薄宦國破家亡累
憂患嗚呼二悲兮悲悽悽至今分散仍東西

三

恨不讀書數千卷僕僕水火終貧賤猶喜功令重征

時行堂遺詩

七言古

士

戰龍蛇莫艸新統扇學挽強弓用長箭侍父揮戈平
楚甸奇功八捷翻遭譴嗚呼三悲兮悲聲高快騎獵
馬馳東皋

四

有婦薄命辭我去三年飄蕩如柳絮竈冷誰當操匕
箸空房塵土牀難據天涯夢哭東方曙香竟漠漠來
何處嗚呼四悲兮悲傷心單衣未浣霜風侵

五

生平閱歷老陌塵知我心者兩三人各持劍戟揮烟

塵電霞夾擊無良辰江南江北皆青燐不如絕交雷
此身嗚呼五悲兮悲何壯身歟骨香安用華

六

有子七歲名繩武又有小女無人撫汝母久已歸黃
土汝但嬉戲我獨苦向我袖中索乾脯何年長大豐
毛羽嗚呼六悲兮情意哀王母在堂懷抱開

七

天子出遊大臣叛聖人爲蛇匹夫竄吳亡越霸一朝
散掩鼻惡聞羊頭爛九死一生既脫難報讐釋怨道

時衍堂遺詩

七言古

三

各半嗚呼七悲兮悲風鳴吹斷英雄氣不平

驅馬行贈周宿來

良馬貴並驅征鴻無孤翼憶昔廣陌間誤與君分別
君騎白馬珊瑚鞭我騎黑馬黃金勒風捲沙擊馬爭
嘶殘雲野雨秋無極我去直向東海頭五寸文犀無
處投君去直向長安道搏風擊水飛騰早良馬既分
轡故人各東西關塞平原千萬里天衢草澤長雲泥
男兒失路誰歎息坐下空有追風蹄

行路難七首

出郭望北邙纍纍豎拳表塚前人馬作獐狀盡是富
時豪貴年嬌小嬌小幾何時蕭蕭松柏悲風吹平生
臥樓高百尺何爲山魃魍魎爭窟宅請君莫學偷桃
兒王母一去無熟期安期之棗大如瓜東海千年難
開花漢帝神仙已如此劉伶至今醉不醒

又

君不見太行山中有曲阪險且難君不見黃河水十
月層冰凍徹底蕩子辭家走崑崙崙崙臨別時無片言
忽見楊柳春花畔閨中思婦發長歎本期夫婿年少

時衍堂遺詩

七言古

四

時傷春不語至夜半一歌再歌行路難妾有絙瑟何
忍彈摩娑剗刀白如玉倩人斫斷郎馬足與郎結帶
臨妝臺馳書又自東西來束馬便向江天去人傳郎
在錢塘署文采雖多殊落落悔不城南嫁輕薄輕薄
亦不妨夜夜斷守深閨房七綵羽帳流蕙飾錦衾角
枕玳瑁床去君左右萬餘里風風雨雨豈相似手持
剪刀裁衣裳身材瘦肥那可恃行路難行路難不記
與妾雙珠碧玉簪籠頭著髮淚不涸

又

徒步行市中來至公卿門門下賓客皆輕肥鞠躬關
隸附耳言見此囁嚅氣不下所以威輦甘白社福生
一刺遍長安字跡漫滅誰投者行行重還家非龍復
非蛇寬衣大帶高翅帽且向城南城北問馳道自言
學士北三公文章百軸懷袖中襲以薄繒斑竹帙攜
得錦囊與青筆大呼泰山羊嗣祖西川豪客本趙壹
閹吏拉手索門錢叱咤委地不肯傳又云五侯七貴
賤文墨早過東廂善避匿客怒髮指絕曼胡因鬼見
帝胡爲乎還我此刺早歸去乞憐肯向豪家奴門前

時衎堂遺詩

七言古

五

有客胡虛笑不止賤貧枉自誇才子曾見長安朱門
百萬家幾人倒屣逢迎爾

又

行路難難於上青天青天不難上我今乘風凌雙翼
望見上帝宮闕浮雲狀子喬之鳥應飛來張壽乘槎
亦可放上帝願見大奇之召我叩首前致辭瑤華寶
閣賜美酒導引玉橋相遊嬉十二樓中揖仙侶環坐
逍遙殿上兒殿上隔人間相去幾萬里不至天上見
此樂謬謂人間偏側盡如此行路難摧心胸九州四

海重復重男兒七尺終難容寧爲天上之飛鳥不作
地下之蟠龍

又

汲水上山巔覆水落山底大河遠自星宿來爲入平
原千萬里黃鵠飛入建章宮有人從之挾彈子昂晶
太液池水深一彈即投洪波裏會聞東方避世金馬
門據地龍蛇豈得已斯時建造通天臺仙人掌高不
可擬雒陽良工鑄金莖上有玉盤承露甘且肯道傍
渴處乾封年長卿文園病不起此兒恢諧見武帝痛
時衎堂遺詩

七言古

六

飲神仙之酒如飲水飲此酒者卽長生誰憐臣朔饑
欲歠自稱日誦詞賦千萬言行年十五通經史二十
擊劍遊諸侯可爲天子大臣矣嗚呼東方當知之誰
言大隱隱朝市好文歎殺蠶室遷好武傷哉灞陵李
酷吏纔上書又廷見方士

又

雨淋鈴寂寂遠行客丈夫三十老布衣俯仰一顧天
地窄縱然胸有萬卷書不如身被一丈帛鴟雛失意
湖海間鴟爲腐鼠還來嚇劉向貳負坐誣罔張華龍

鮮亦無益有冢空辨服替人審音誰知用古尺長門
賦不值金錢何事一日草就五王冊東海張繡上僞
書此時可以欺人獲恩澤君不見十五六歲純袴兒
白面揚揚扭禁掖已矣哉今日尚行役願爲碑首之
螭虎下眠辭人弄點畫不殊胡當苦雨與凄風便作
蠻蛭立殿春

又

行路難天地一何寬徒步無力車憚憚北登崕峒
之山見黃帝東遊岱宗梁父封未乾西上華陰勿痛
時術堂遺詩

七言古

七

哭南海之南外有蓬萊青琅玕青琅玕更得仙人蔡
一丸欲獻武帝恐不識服此日夜生羽翰行路難流
逆反覆成句讀中有音旨百千端世人笑我好奇字
東西南北誠難看嗚呼長歌復短歌歌罷自起舞歌
不盡今其中苦

鵲江恨 爲黃靖南賦也

精騎十萬駐江北叱咤一聲天地黑名過沙漠威莫
當心在社稷功疆場吁嗟乎枝葉茂盛根本薄日月
既出安用燭殺氣慘澹暗鵲江十萬義士同時降將

軍上馬殊少戰箭穿鐵甲頸血濺吁嗟乎中原故王
掩淚擒鐘山雲斷徒傷心若使當時不奉司馬召坐
看楚天跋扈鳴皮鞘來逐鷹鵠清寢廟將軍直走揚
州發全師勝負之數未可知

時術堂遺詩

七言古

八

時術堂遺詩

龍眠方其義直之甫著 門人楊森嘉樹編

同里陳 焯默公甫選 姪 中履素北較

五言律

武昌署中送伯兄歸四首

悲歌連晝夜那復有良辰呼吸能傷我風波莫用人
血心輸草莽世路感荆榛何日親兄弟同爲忠烈臣

又

男子輕離別何須空斷腸憐歌傷血氣畏病入膏肓

時術堂遺詩

五言律

客路烟塵合家山草木荒幾時同買棹杯酒話還鄉

又

年少偏悲憤焉知秋復春尊前湖海客眼底古今人
賣賦終貧賤居官更苦辛中原正多事未忍見閒身

又

讀書觀大意慷慨氣難平恥作牛衣泣偏溪馬革情
論文難得志好武自成名願斬 首爲杯奉阿兄

感懷二首

妖星猶未滅今日尚臨鄖功罪誰人問衣冠只備員

又

叩頭何足信無齒亦愁焚不敢輕開口深山誦聖君
故鄉烽火後類首祝功臣壯士方悲楚何人說避秦
赤眉殘郡邑青眼重金銀莫謂居官好中原失撫循

范質公司馬

衣冠當代盛慷慨一名臣忠計風塵苦皇恩賞罰新
詔書朝夕下封事再三陳誰識秦淮上愁心寄白蘋

東孫克咸二首

仲謀湖海士抱膝到如今入世逢三甲行師卜六壬

時術堂遺詩

五言律

二

擬騷悲楚調逸興託胡琴莫負聞鷄約神州忍陸沉

又

欲問元龍臥高樓第幾層彎弓欺兩石飲酒笑千升
肅肅朝朝雨浮屠夜夜燈鍾山常在眼城角不須登
送別劉遠脩

踪跡知何處相看憶楚城客程依草木野食仰蕪菁
世態猶兒女天涯此弟兄可憐河上望秋水斷橋聲

自怨三首

失足投原隰今朝霜露侵

甌破還時傾池深敢夜臨墻東當垢面且莫碎胡琴

又

譏誹一賤子何日脫羊裘忍恥同唯溺隨時漆伯頭
蠅偏憐白壁燕合戀青樓但恨前車覆朝朝載鬼遊

又

自試龍泉劍頭顱值幾文甘心爲厲鬼剖腹示降平
莫怨天難問何愁稿不焚市中爭短我未必是陳君

野宿

芳艸間萋萋鄉心逐馬蹄亂雲時聚散流水漫東西

時衍堂遺詩

五言律

三

歲月消烽火江山入鼓鼙壯懷看漸老惆悵此聞鵝

北江東二首

南陽何必問冤殺薛濤箋長短休開口狂癡亦比肩

紫羅囊不佩白羽箭高縣名士今安在寥寥三十年

又

季景才堪比孫率騎已精衣裳看潦倒風雨莫縱橫
池上何妨集枝頭早變聲不勞錢十萬亦載論衡名

贈羅詡菴黃門

都梁懸珮玖人識舊君章白簡三更漏清溪五月霜

好持簪筆意夢與畫沙長嶽嶽東南柱英雲繞夜光

同陳百史吳次尾夜集聞警刻燭限韻

歌聲飛席上旗鼓一時興北塞無勞守長江自可憑
何人思曲突此日悔堅冰空抱書生志勤王恨未能

同于縉弔梁父姑熟道中分得鹽字

青山憑在望共策漸橋驢歲暮人歸遠天空雁影疎
霜楓橫暮道風木泣浮屠執紼相看後凄然飯草蔬

客雲間聞楚警送杜于皇歸白門與宋轅文徐

惠明共得安字

時衍堂遺詩

五言律

四

仗劍同湖海霜風九日寒赤肩乘勝易黃耳寄書難
西渚思雲夢東牆老建安到家秋欲盡落葉滿長干

書宋子建記黃石齋先生召對冊後

延對聞當日風生御座前廟謨抒烈天語答纏綿
揲策原三易量沙說九邊千秋遺正氣長與汗青傳

當湖舟中

未經兵火路十里一聞關飛鳥投烟亂浮萍帶水還
俗將田作墓人以樹爲山款乃當霜日長年弄幾灣

舟行

天晚寒雲重青山半欲銜湖平收萬經風急響千聲
岸有無枝柳船多不掛帆雪花飛帶雨片片落青衫

越征六首

家大人撫楚主勅以忤時相獲罪未
有原及入捷者越征戍越也義待行

言共悲
憤云爾

旗旄蔽湘江平波影萬雙何勞青眼盼不受赤眉降
節度愁高鳥中樞有吠虎簡編傳拂意辛苦立銀缸

又

露布發南漳長驅莫裹糧儒臣懷馬革壯士賴貂璫
峻嶺軍深入平川兵不揚傳聞中使至捧詔出明光

時衎堂遺詩

五言律

五

又

拜官嘗數級郡邑久丘墟額設三千卒終當卅萬車
喪師誰捲甲斬首報飛書極目皆如此芳蘭宜自鋤

又

大赦到青陽天恩下建章累臣皆自慰丞相不憚忘
開網加三等持戈各一方鋌鋸如在手不厭斬新狼

又

斗北多寒氣沙場老將星但聞逢醉尉誰見泣新亭
國破吳猶越江流渭亦涇不勞詹尹卜天意總冥冥

又

有功翻得罪誰勒舊時銘海口濤聲壯山陰草色青
高居寧上舍遠戍等殊庭村店春醪好惟求醉不醒

金山寺

峭壁俯千尋驚濤兩岸深寺鐘寒度水江日晝生陰
海近潮聲澗天高野勢沉中流誰砥柱巉絕到於今

贈王君重

十歲逐撈黎髫年入越西短衣輕射虎揚袂樂聞鷄
不信風烟惡能令山嶽低天心厭麻沸曳馬向風嘶

時衎堂遺詩

五言律

六

自金陵送敏功同舟至淮言別二首

客路此朝天相逢亦偶然不圖滄海變還博故人憐
壯業輪霄漢生涯苦石田承明如有問殘野望全蠡

又

行行不忍別乘興逐扁舟豪氣窮難盡悲歌老未休
月臨淮甸曉風送秣陵秋天惜離人苦蒼茫遺石尤

秦郵舟行夜泊三首

日出曉光微天空一葉飛人隨帆影去山送客心歸
平澤風車動低田茅屋稀蘆中來舴舺遙問有魚肥

又

竟有萍中鳥居然木上習隔堤烟萬頃沒水草千層
遊鯉無鉤釣長風帶浪葉莫愁春色晚一路點漁燈

又

百丈晚颺颺羈懷發楚騷忽添鄉國淚不見海門濤
艸響知灘淺星明覺柳高野蛙隨處鬧清露濕征袍
同百史阮仙夜坐

坐深忘寐後永夜一燈明人隔疎籬語鐘傳別寺聲
竹風清梵唄花雨靜楸枰無限相逢意當年老弟兄
時衎堂遺詩 五言律 七

夏夜

禪堂人語寂我意欲何求夜靜鐘聲斷風生暑氣收
蟲鳴淒戶外螢火照牀頭豈是單衾冷魂飛不可留

南園襟詠二首

短垣花隔處犬吠有丹丘石斷溪邊路窓開竹裏樓
城烏喧夕照村火入寒流颯颯梧桐冷清陰已報秋

又

連朝新雨過溪上不曾行細草嬌閑慢時花繡墊城
學飛燕燕出逐浪小魚生起視東籬外荒田人已耕

連雲峽

斧劈是何年嵯峨直到天森森雙壁峙密密亂藤懸
塢黑疑蹲虎松青欲墮泉白雲飛不起片片落巖前
表忠祠

荒祠甯木主遺範肅江城今日纔能拜從前未悉名
拂塵多鼠跡當戶有鶚聲草滿桓門路公卿總不行
石城初發值雨

鷄鳴山下客三月出江干潮似去年信蘆生薄暮寒
野雲先雨散遠岸入烟殘花月明朝路前流或可安
時衎堂遺詩 五言律 八

旅中苦雨同默公

邸舍愁三夕羈人似半生呼童燒短燭簡曆卜新晴
夢斷簷前溜心傷天外聲可憐江漢上風雨正行兵
和王給諫送姚永言先生歸里原韻

又

知君廷諍苦社稷未全安鳩告原無好鱗批豈覺難
單衣東海去匹馬北風寒掖省呼嚙地如何不忍看
抗顏陳大義總欲聖懷安臣節不當苦忠名何太難
草苦傷驟冷霜鐵自侵寒來往山林者行行側目看

鷄鳴

鷄鳴宿古寺殘夜發鐘清九月霜風疾衰秋客病生
怯寒頻問酒出市厭吹笙曉日當樓影披衣問履聲

潤州雜詩三首

危樓俯絕徑千里暮烟平歸鳥雲中直飛帆岸外明
樓臺騰海氣風雨作江聲吳會雄圖久三山擁鐵城

又

蕭寺重來日秋冬異感中不知烟月變那得水雲窮
松下尋朝菌林間出午鐘風泉清聽滿老衲詎能同

時衞堂遺詩

五言律

九

又

孤峯搖巨浪驅石自何年寺古行人少山空老樹全
高尋清漢月長倚白雲天衰草侵遺像經過一惘然

李太白祠

太白祠前渡登樓見大荒老松鱗甲出畫壁薦蘿長
倚馬成宮調騎龍走帝鄉千年吹不盡采石客風霜

七月十三日

一百八十日音書竟不通鳴蟬知候到去燕覺梁空
臥簾思南斗當軒近北風已占河射角無處覓飛鴻

和錢仲馭草堂二首

累石懸層級移來幾尺峯市方謠瘦馬我喜得馴龍
徑滿霜前菊門裁日下松草堂終迴絕留不住周顒

又

白社嘗同宿深言慰董京鴉啼雲外月鳩喚雨中晴
紙閣低臨水書牀正而城芳洲歌采采遙集楚湘衡

折楊柳

高樓小苑東楊柳拂輕風葉落前提遠花開曲徑通
雕梁空海燕荒樹有寒蟲欲寄遼城客春深無暮鴻

時衞堂遺詩

五言律

十

秋閨怨

嫫姚征冀北六郡盡從軍一夜秋風至千家砧杵聞
月斜侵角枕露冷濕羅裙坐看長城雁翩翩入斷雲

遺興

獨詔出丹宸微書豈問貧歸山初食麥臨水學垂綸
兒病思亡婦田荒累老親治家慚不解還作五湖人

春雨

眼底西來雨雲陰比舍東飄殘山杏白濕透海棠紅
烟樹寒春鳥簷衣浸牧童泥深愁屐滑招手待隣翁

哭楊龍友孫武公同公難

同起還同公英風直薄天先皇應色喜孤子望誰憐
大節真名士特書期後賢千秋張許烈江北一人傳

甲乙上江歿難
惟武公一人

拜五世祖斷事公墓

公諱法中洪武己卯鄉武
出方正學先生之門官四

川斷事成祖即位諸藩表賀公不肯署名被
逮抵皖境北望丘壠再拜赴江水歿家人求
之不獲遂以
瓜髮葬焉

一命遐荒賤捐軀痛不禁但知臣節重寧論主恩深

白骨無鄉土丹心自古今松楸三百載魂魄尚森森

時術堂遺詩

五言律

十一

拜川貞老姑墓

姑爲斷事公女許聘盛氏未嫁
而夫歿姑奉孀母鄭孺人誓歿

守節年八十
餘終於家

女節開桑梓典朝第一人各長齊老母義不愧忠臣

鐵骨前生受水心萬古新誰能蓋棺後猶是木蘭身

春仲入里聞子酉弟將至爲此懷之兼贈念松

四章

二公皆禿余亦
有釋名故及之

網羅雖脫盡形影復誰憐節序留留臘乾坤托梵天
新聞憑眼底往事付生前劫火燒難燼何愁骨不堅

又

愛根不可斷一斷與時同道在海天外吾存水火中

殘鐘江左夢清梵嶺南風滿腹淒涼甚何能片念空

又

我猶當戶立君已證前龕却喜二無奈何勞七不堪

慧刀愁薜荔舌劍砍華曇酷日長途久方知苦海甘

又

笑病今何似聞知破衲來老春猶有雪二月尚殘梅

世眼唯軒冕天恩獨草萊辯才持一炷待爾講堂開

時行堂遺詩

五言律

十一

時術堂遺詩

龍眠方共義直之前著 門人楊森嘉樹編

同里陳 焯默公甫選 姪 中履素北較

七言律

班荆社初集

風雨朝朝聽蟋蟀蒼天近日迴難呼有無公道畱三
楚多少知心狂五湖忍使殘年終射虎只愁誰屋共
瞻烏尊前枉灑新亭淚未許勞人咏持茶

贈錢仲馭職方氏

時術堂遺詩

七言律

一

名成十萬任操觚借箸論兵寄虎符鼎鑊何妨懸北
闕烽烟愁看列南都較門戟士誇騏驎座上狂生泣
蟋蟀引領長安難自薦漢廷今有積薪無

贈吳駿公少司成

久傳高閣過平津容與微風動幕塵方集南皮天下
士肯辭北海座閒賓蓬門幸辱檀車跡槐市還吹黍
谷春虛語拮据何所用如今經濟重名臣

和侍御孩未伯韻贈范司馬質公諫謫歸里四

首

廷評竟不重廉能放逐毋勞更引繩未雨幾人思徹
土履霜今日信堅冰仗前慣斥先鳴馬池上唯餘被
凍蠅纔識三緘真上策批鱗賣直罪誠應

又

秋風颯颯動平林破帽青衫涕不禁夢隔九關宵漏
杳心懸雙闕暮雲沉羣公虛作賢臣頌故老猶悲梁
父吟他日琉璃重卜相抗章應憶歲寒心

又

豈是君門叩不應宦途衣鉢重模稜樞衡每惡投封

時術堂遺詩

七言律

二

事鉤黨還教慶得朋羅織自矜文法巧聲名轉爲罷
官增道通賸有蒙莊蝶山鬼今朝奈老僧

又

太平全未還揺手狐鼠成羣不肯休大將幾時還賜
劍官軍六月怨披裘受恩終是堂前雀得志甘爲海
上鷗珍重黃花留晚節好諛轉眼到新州

題宋子建君子堂

中原極目半丘墟誰是隆中舊草廬高臥獨容存百
尺讀書差不負三餘逢秋腐草慚難化當戶芳蘭忍

說劍騎風塵歸未得同君且飽食鱸魚

同姜如須楊雲嶠劉薦叔登城角

夕陽千里迴難遮坐聽寒風送遠笛詞賦只今徒自
苦流離到處可爲家江頭樓櫓懸新月天外烽烟暗
落霞濁酒一尊懷往事夜深鼓亦三揭

贈田在履

楚水東流勢不回棄家今日向南來鵲鴒有賦驕人
忌豺虎成羣蕩子哀去國詩書還在壁滿天風雨亦
登臺悲歌難盡傷時事聖主臨軒正愛才

昨術堂遺詩

七言律

三

寄張五敘采石

塵沙遙雜暮烟飛流寓江南似不歸笑我三年持短
筆知君五月着寒衣宵鐘夢破長干寺霜月歌殘采
石磯回首龍眠共朝夕溪邊散髮弄斜暉

人日熊鶴臺起部見過索飲

屬目前前行識吏廉西山微雨濕牙籤偶浮竹葉傾春
甕遙憶梅花落御檐飯許赤倉蒸共飽蔬餘黃獨味
難兼楊惲愧我清談否佳客何辭竟日淹

寄周頴侯理甫中兼別吳鑒在

正月江天曉霧開可曾春到嶺頭梅畫溪獨美知名
士鍾石長留判事才蛟狂幸戾刀下斷蛇經原魯芻
成灰短歌南望當桃館縞帶相逢酒一杯

慰勞臣

何愁石上勒龍驤髮怨絲思不可忘鸞鳳偏教棲枳
棘蜉蝣並未美衣裳饒他詩酒陪雕輦分定風霜老
戰場市井皆知廉吏賤苞苴白晝到明光

聞寇下南中議守

中途偵探檄書馳羽扇高冠好賦詩那有旌旗屯壯
士行看矢石目饑兒指麾城守惟加派首策江防苦
度支輦鼓聲聲驚草木可曾傳與孝陵知

昨術堂遺詩

七言律

四

送郭孟白還山左

霜雪當心血拄刀古來壯士半半騷羞看奢侈汾陽
貴歸去逍遙東國高軍令何曾私部伍天恩翻許到
逋逃網羅疎密憑刀筆那問疆場舊日勞

寄章于野竟陵刺史

極日烽烟想太平鴟鴞猶向竟陵鳴弘宜賑恤祠多
毀孫衍嚴明崇久清有罪赤心思獻策羣氛白日尚

連營澤深污水來千里故園鱸魚報賦情

陳百史自三洞來一踏未嘗舍都亭也時將發

公車聞警且主余所感而贈之

六月南屏漫採蓴結交湖海亦憂貧應融何處知遊
子謝著原來是故人夜草長楊淹歲月春風行李隔
烟塵濁醪莫惜尊前醉珍重聞鷄是此晨

守歲達旦限椒盤二字

商陸添爐夜不寒新烟繚繞白雲端千門火樹隨時
發四壁銀燈對曉殘洛下人誰迎荔粉東來釀寒獻

時衞堂遺詩

七言律

五

椒盤都城傳座還如舊多少風生解牙冠

再用椒盤憶我父兄

淮南闕下兩鳴鑾南望高堂兩自寬風俗只今懸羣
索流離久不見椒盤尊開白獸應需賜飲占屠蘇且
盡歡爆竹聲聲驚霹靂可能移去解邯鄲

贈依秀上人 即魯幼文也

四十年前舊酒徒鷄壇敝帚棄江湖上行庖子曾留
髮顧影墨公尚有鬚一杖閒雲收道路滿瓶寒月注
醍醐君來一日當千載聞說風流都盡無

幼光移家南來詩以問之

避地江南何日歸如今臘月雪沾衣羞陳封事求恩
澤難草奇文療渴饑客舍車魚空嘆息故人裘馬愧
輕肥秦淮亦作風波態按劍朝行勿畏譏

周農父業師秋浦試竣賊阻不得渡江遂爾東
下今送之歸

秋風纔罷雪飛花極目寒雲蔽九華戰伐乾坤成沸
鼎流離踪跡等浮槎青衫隻影江千里白髮重圍天
一涯傳道故園烽正急那堪徒步夜還家

時衞堂遺詩

七言律

六

寄范汝一

還是龍眠可避秦別來君脫布袍新惟將簑笠欺風
雨莫抱筵尊問鬼神胸有五車難免夙困無一粒不
爲貧當時莖豆今存否留送明年得意人

呈兄密之

據地悲歌祇自憐每驚流寓一年年園中辛苦今如
此白下炎涼總不然烽火照入當映雪風霜勸我學
摩天松楸杳靄浮雲外回首鄉園幾淚漣

感贈故人

燈前雙髻影蕭疎風雨飄搖感敵廬難道此生憑嚇
鼠將爲肝膽盡鳴驢秦淮鬻子千行淚桑梓知心幾
駕車蔓草多時埋古道不須再廣絕交書

送周仲馭儀部內召

朝來桁上展緇衣戶外清塵帶馬飛德水雁過長佩
舞容臺笛吹落花稀雲開斗北心常見星聚天南願
不違醞酒臨風當再拜夢隨芳草到牙緋

謔詩二首

朝擁雕鞍佩寶弓羞稱王謝舊時風寂寥一任門前

時術室遺詩

七言律

七

崔辟易誰知道上聰獨許布衣能慷慨幾從華胄識
英雄當年三百文綾刺隻字蕭蕭在袖中

又

被曳羅紉逐日新向人掩口道家貧文章何處思公
子市井原來作弄臣共笑登徒能好色莫嗟崔浩不
逢辰陶朱今日當齊難卽費千金亦殺身

寄劉臣向山左

三山天末起悲風飄泊孤舟西復東生歎故人千里
外流離遊子半年中因知旅舍多成賦自笑儒冠亦

許戎醉後彎弓向空射秋雲何事少飛鴻

送張五叙北上

辭家何事蹈烽烟西望長安路幾千半壁殘燈鄉夢
冷一鞭斜日客心懸書生挾策容誰獻宰相求才想
自憐好向秦淮橋上望名成十月早南還

訪錢仲馭廬居

曲巷槐陰刺史家扁舟有客自天涯門連潮水通青
翰人臥樂廬誦白華小院雨深三徑草高樓春閉一
簾花乍聽啼鳥黃昏後猶似金陵署裏鴉

時術室遺詩

七言律

八

錢彥林家伎久爲劍客因余強奏數曲志之以

詩

渾脫爭憐劍舞才梨園宴罷爲重開纔誇擊伎盤空
捷忽作歌聲引扇來白苧新詞公子就紅牙小拍使
君催三更掩袖爭行酒醉後猶添一百杯

東陳臥子司理

白苧城南夜雨過故園尊酒說君多太冲賦就殊難
獻彥伯詩成未敢歌執法幾年虛貫索譚兵有字見
天河江南無恙夷吾在長買湖山咏薜蘿

九日同梁公秋飲

入門慘手敢言悲坐看乾坤百戰時
永菊插英聊復爾持螯把酒更何辭
貴人自重牛心炙賤子還歌馬客詞
愛汝風流能作賦不因生長住京師

和李舒章燕臺懷古詩

昭王賓客坐如雲荒草今看樂毅墳
幾見悲歌還壯士空憐泣血歟將軍
玉河莫似昆明水石鼓猶傳獵碣文
欲向狗屠重買酒恐人擊筑不堪聞

又

時衞堂遺詩

七言律

九

薊門秋色冷邊關猶憶龍旂漠北還
飲馬直教臨瀚海射雕誰敢過陰山
陣前通寇新王子口外降兵舊朶顏
側席只今勞聖主諸臣何以策時艱

懷兄三十侍家大人難中

少壯成名獨坎珂南山何計避張羅
上書泣血邀天聽得罪陳詩敢怨歌
使酒尊前豪客少低頭床下拜人多
僧房雨雪忘年歲知是無心問玉珂

寄和伯兄謁黃石齋先生請室

稽首圓扉侍杖函拘幽操罷溫青衫
法羅文簿心難

叩講授圖書口莫緘奏記誰能爲李固
舉幡徒可憶王咸檀橋有屋雖穿漏木
榻經年亦畏譏

聞掌憲劉念臺先生僉憲金天樞先生
同日蒙

譔與默公作二首

危冠仇直遂廷爭梁下先驚懸鼓聲
獨坐轉慙丰慶忌同官還累竇游平人
言太尉門墻峻帝識萊蕪釜飢清臺閣
一時誰表肅飄然南策蹇驢情

又

當陽雷電申三尺糾糾金吾遶殿前
寧使泥沙汙墨

時衞堂遺詩

七言律

十

緩勿令風雨濕花韉夜郎慷慨難辭罪
天子神明自不偏堂有直言都御史絳
鞬同散罷歸田

秋興

丈人何地覓龍威禿筆重嗟董子帷
高樹流雲添晚翠老荷著雨見新肥
解巢海燕空梁舞索食廬烏短嘴饑誰
道尊羹鱸膾好江東張翰未曾歸

懷默公客長安

夢到蘆溝夜渡河灰沙風色近如何
蒲葵粗扇今當貴練布單衣客定多
秘閣有書堪借讀南京無賦好

搜羅致身料得青雲近曾向空山憶薜蘿

東懷姜如須大行

混跡江湖不合時知君憐我最狂癡還將草閣閒情
賦遙問章臺絕妙詞長孺危冠嘗近主季方高座早
爲師驚聞拜命行人後抗疏先殲逆黨碑

有感示默公

陳子清風凌古賢濯纓同我向清泉沙飛隻影何勞
射壺載中流不肯眠漢有鼓浪皆列宿琴無宮徵莫
調絃自來惠問石交者懷袖殷勤非一年

時術堂遺詩

七言律

十一

同成寶慈侍御遊張光菴

繡衣皂蓋儘徜徉野興偏輸御史長始信山頭堪立
馬果然天外有飄香冷泉人飲當時水靈隱花飛此
日霜倘許登臨疎禮法狂奴故態未全忘

大龍湫

絕頂平湖看不見但尋花錦望依依蒼崖合脊龍蛇
抱白日陰森霧雨飛仰面乍驚天欲小移情真使暮
忘歸老親餘得扶筇興謂汝浮山勝也非

湖上悲秋

臨流高唱遠如期不似當年對酒時月滿孤舟誰共
語秋號萬木獨添悲衣裳可許忘寒暑奴僕何當畏
渴饑風雨三更竟欲斷孤山散步竟安之

曉行

千里長征馬不肥可憐行道盡戎衣霜鋪白草村烟
冷風捲黃沙野日微滿目雲山難北望多情江水尚
東歸蒼蒼肯視驕人態天下何年有是非

飲倪鴻寶先生延妙樓出其易儀見示

塵柄飛塵人曉風梁園久識玉花驄遊人拜後慚三

時術堂遺詩

七言律

三

雅飯客益中有二紅治得尚書朝荷鍤好編大易夜
流虹先生今日看吾道只恐西歸不向東

呈夏瑗公

蘭紉楚畹佩初垂堂上朱藍引素絲驥子早時驚汗
血鯁生特地拜臬比瑤琴不奏三年曲金竿還承千
日卮香在荔枝皆雨露道傍新勒峴山碑

訪張受先先生南郭

九辨歌終烈日寒憚車當戶載秋蘭東南列宿臨烏
几湖海飄風上雉壇松子間乘明月至桑枝發後白

雲寬十年衣帶飛塵少盆裏生魚倚杖看

舟中謁徐虞求先生

正採申椒原野行維舟谷水拜璵璠今朝離伏隆中
望當代麟標天上名北海瓊漿餐國士南村石髓飯
諸生春風舊散長安道獄吏猶歌紫綬清

雲間遇杜于皇深談竟夜

床頭漫說載黃金赤壁臨邛何處尋慷慨誓論當日
事殷勤同出故鄉心遠遊賦後還羞澁橫吹風前亂
橐礮百尺樓高霜入袖夢覓隨客到楓林

詩術堂遺詩

七言律

十三

李去病昆仲邀遊橫雲山房書如在座

瓊靡早已慰朝饑十里扁舟泊釣磯無賴野花當路
擁多情風葉逐人飛碧溪漾日搖書幌丹嶂含秋映
板扉折得辛夷玉堂北莫將酒灑復陶衣

與惠朗談作此

與我同聲弄碧簫芟夷惡草上雲霄三千壯士當羸
卒一派清流逐野潮驟駟有時隨款段赤眉不盡是
鷗鵲南州孺子江湖老夾袋何妨雜艾椒

贈夏存古神童

彝仲子

碧紗籠住當年字投我南山鸚鵡簪七步作碑誇白
瓦一經傳業勝黃金葩流座上公明志蘭植門前君
子心小海唱成知仲御市中不必碎胡琴

臬磯懷張五叙

天際高歌楚水沉手招故人知我心愁看壯士舞雙
劍惟向室中彈素琴鷗鵲在枝國將徙蛟龍不波江
何深當日灌園固良隱執枹上馬風又侵

廣陵贈咸陽張穉恭

西渚逢君風雨驚申椒滿匣佩璵璠玉簫夜吹泰山

詩術堂遺詩

七言律

十四

曉梳扇朝揮邛水清袖拂烏皮原上坐手持麟角舊
知名海蒼今日無消息九醞三更再一觥

與崑山朱子舒同舟兩月賦贈子舒善丹青故
及之

桑櫓連床建業東半春風雨兩人同回車信我遼陽
永擊鼓逢君蜀道桐晴點畫龍飛壁上先生切玉處
囊中夜來醉灑繚醪酒一路江山樹樹紅

懷余大微中台

五月鑾輿出帝京東西夜走避官兵莫因婚嫁愁兒

女且望干戈憶弟兄我以鄒山爲兔窟誰知黃海雜
泉鳴攜家仍問鄉關路隴上田荒不可耕

一見陳少宰卽書

何時單騎出長安涕淚塵沙送羽翰相見忽驚生歎
後當初未曉別離難滿天羅網疎還密萬里風霜暑
亦寒從此肝腸投白水故人原不羨高官

懷范小范

堂前白髮近何如菽麥離離好荷鋤貧賤祇堪求避
世澄清莫漫說登車已拚歲月供漁艇豈料江關逼

時行堂遺詩

七言律

圭

羽書風冷漳湖飛鴈少思君夢裏寄雙魚

吊廣陵

史公可法

陌頭白骨長蕪菁當代猶傳舊夏卿翻使將軍分內
地故教丞相守孤城尚方難斬權奸首封事空懷安
攘情從此東南成拱手三垣黯淡避機槍

挽漳海

黃公道周

雲屯漳海晝生潮鬪野推君冠百條蚤卜吉凶知動
靜何憂風雨致飄搖血心九死回明主正氣千秋壯
本朝慟絕床頭殘易藁老親收得自西曹

悲敬亭

麻公三衡

宛水烏啼永夜哀啾啾鬼哭正東來明知煉石天難
補妄擬揮戈日可回壯士豈緣深感激書生原不悔
癡獸獨憐一片萇弘血萬劫長燃未灰

哀秋浦

吳公應箕

萬羅劍客射金錐嘆惜延陵未識時報國幸猶存草
澤捐軀真不愧鬚眉旋頭照夜誰能指箕尾橫天獨
許騎酌酒勸君爲厲鬼黃塵青草任迷離

泣新安

金公聲

時術堂遺詩

七言律

夫

嶺頭赤幟擁貔貅天險爭傳古婺州繞見羽書終夕
報何緣金鼓一時休丹心空被門生賣白骨還憑灰
土收賴有子卿新殉國李陵今日好封侯

懷錢塘

陸公培

中原久嘆海鳧毛驚子門空擁白旄杜宇冤悲巴蜀
道獨鏤血染浙江濤襟前鎮日英雄淚地下何年國
史褒從此莫垂千丈餌波心魚去釣臺高

思歸苦二首

故園殘廡暮啼鶯裴葛相依江上行遠道傷心歌獨

漉還山極目勝孤征十年少婦風淒塚七歲饑兒夜
泣羹回首高堂霜鬢短愁子萍浪逐生平

又懷同里諸子

瓊漿久罷飯蒿藜世亂離家問市壘書信迢遙鄉淚
遠衣裳牽染樹雲低傷心語向誰人道行路難時聽
馬嘶始覺楓林三夜夢情親月落雨淒淒

題畫

隱隱丹青墨不齊門前有路自東西疎林風動溪流
急叢竹陰濃日影低亭冷主人何處去橋高行馬幾

特衍堂遺詩

七言律

七

時嘶峯橫天外環雲帶工部號詩卽此題

鳩茲過片雲效

紫雲何處向西飛一片香塵襲客微引領羞懸廓落
帶登臺猶著復陶衣宮鬟覆月新粧好椎髻飄風行
事非仔細花鈿低掌上不勞出塞卽明妃

金陵江上感懷四首

百雉橫空映夕暉時山烟樹望依稀戰艘有詔方南
指江浪無情自北歸陵月荒涼人絕跡宮雲黯澹鳥
愁飛漁翁獨向風波老簑笠年年鷺子磯

又

寢殿猶懸碧霧邊歸舟江上忽經年鹿麋盡網誰人
罪松栢爲薪自古憐義士叩頭衣帶血孝陵欲哭草
無烟當時和議尊丞相那有青蒲諫奉天

又

翠屏依舊列江干白晝長驅虎豹難月照平沙千帳
冷風清古寺一鐘寒釣魚野老猶歌漢騎馬將軍未
報韓太息金陵門戶地鵲啼春雨怨無端

又

時衍堂遺詩

七言律

六

野草青青塞馬肥京華冠蓋盡征衣宋臣有意求金
鎖蜀女何妨操玉徽鷄鳴已棲新殿闕鶴鶴仍愛野
薔薇高標節度江南省市井人猶說帝畿

乙酉秋日登浮山有感二首

亂餘苔徑欲全封策杖重登第一峯世局推枰輪遠
祖宋遠錄禪師與歐陽時平賜藏想神宗萬曆時特
藏於華嚴寺因棋說法于此
殿於華嚴寺
開雲暗鎖千巖竹落日寒鋪萬壑松轉嘆禪
宮銷歇盡此間猶未見青烽

又

清梵疎鐘迴絕塵蒼崖翠壁自嶙峋空餘戰壘成千古
山有陳友諒將趙普勝廢寨解到名山更幾人損益知幾歸我
祖先祠延尉公筮得同人于野因題野同巖於連雲峽松楸無恙痛慈親
先母吳宜人葬於墓田倘遂躬耕願從此誅茅老避秦
山北

金陵秋興四首

此夜清秋第二年帝星閃閃太微邊三更葉落誰家
夢六代風吹何處烟紅粉樓空無舊燕碧桐宮冷有
新蟬流黃照月深閨裏多少相思不得眠

又

時衎堂遺詩

七言律

一九

思承羊酪厭朝饑山遠天長莫採薇都市逢兵菰米
賤秦淮飲馬釣魚稀朝天銀燭人何往貼地金蓮事
已非縱使風流王謝在難披短髮到烏衣

又

麟麟車戟戍城闔依舊隨波問要津桃葉渡迷沉畫
舫雨花臺冷罷遊人都亭韎韐成新俗附郭桑麻盡
亂民息駕徘徊歌當哭烏頭白處長蕪蓼

又

城樓畫角曉風悲南發蒲梢帶艸馳白馬清流曾幾

日銅駝荆棘已多時成功或是前朝客畧地常興六
月師賴有將軍知疾苦蒼生猶得事餽糜

憶兄

東華憤哭欲捐軀罵賊封刀誓不污甄濟合蒙靈武
獎崔寧反被奉天誣仇姦得志應宜殺鬼蜮遮天何
處呼朋黨遂令宗社覆北都既陷又南都
吾兄之不屈國賊丹心苦節行道之人皆知之乃值仇姦障天時必欲陷之能不痛憤使如肅宗親見是非定六等之案有誰能誣何甲申忠臣之獨不幸哉

又

時衎堂遺詩

七言律

二十

亡國亡家更恨誰清流合起黨人碑自憐縑帛追難
及只苦庭闈未可離知慮縮高固不仕恥為貽範遂
堅辭
十召不受相總為白髮也相隨嶺外惟蕪過
兄幼子履追尋至南海相隨平定還鄉是幾時

時術堂遺詩

龍眠方其義直之甫著 門人楊森嘉樹編

同里陳 焯默公甫選 姪 中履素北較

五言排律

望祖陵

山川正北向風雨送茲行六服黃輿定三都紫極榮
南條何蕩漾中幹自崢嶸虎踞知將伏龍蟠亦有聲
朝宗尊帝寢拱翼肅祠祔口德彰腥穢天心賴廓
清行殊漢李佐命列彭英草昧新王造菁茅大祀

時術堂遺詩

五言排律

一

威明堂崇九尺左个倚重城東序陳弓矢西房雜琬
璜綵雲浮繡柱曉日榮華瑛祖澤開雙闕孫謀式
八紘遇灾聞素服鼎建特丹楹白土俘當獻朱鏡曲
待呈關河勞宿衛聲鼓喜連營辛苦纔懸戲倉皇又
解樂人傳湯沐邑衣飾綬胡纓容與嵐光迴氤氲夜
氣平陰風遙戢薛野雀近研旬早見蒼莖長方期蒲
葉生私情瞻對切且復下擔簾

過天台謁先高祖祠

勝地堂楹建英英雲護深爐餘千日火鐘離百泉音

桐栢思棠陰桃源卽桂林題辭新續舊謠曲昔如今

爭獻春秋候曾揮暮夜金名花飛木榻促柱響雕琴

飲水河魚出搏風海鴈沉腸迴羊祜石銘重范君衾

義僕扶歸櫬鄰人戒輟砧黑烏啼啞啞白馬足駸駸

天姥勞陳郅山靈亦產芩裔苗離故國冤夢繞孤岑

我祖當年淚曾孫此夕心拜瞻慚裋褐沽酒再三斟

寄沈眉生

懷君當此夜風雪滿江樓葛藟香遺臭蒹葭薰與猶
洛陽烽燄雨湘水血成流姐卜驚榆塞奴干犯杏州

時術堂遺詩

五言排律

二

朝餐糠不飽歲盡麥難收赤地無青草黃門愛白裘
路旁皆以目殿上自爲謀西子堪蓬首東人懷杞憂
蠱能吞虎豹蝗厭食蜉蝣車馬隨吳俗衣冠泣楚囚
折腰家市井抱膝易春秋章句何徒苦烟雲亦可休
敬亭松栢茂寧有蠅蛄愁

魏子一鄉舉

世好呼叩友連枝托弟兄猶龍歸左海雛鳳識東平
束髮能三語揮毫賦兩京西風知有淚北寺恨無聲
破布經霜雪加餐小萆菁孝經傳季子先業紹先生

日出蒼精動天空赤汗鳴憂時頻扣戟上策半言兵
木末秋花發錢塘晚棹輕五雲箋拂拂七寶酒盈盈
吾黨多垂羽君才早振翅鵲湖誇後勁雉澤廣前盟
拜手慚雙壁牽衣壽一觥縹緲光伯起譙論効立成
列宿身當應涇流夢已驚玉簫吹漸緩金殿卽長行
七言排律

同吳次尾飲劉伯宗宅賦得諸君何以荅昇平
限十三元

太平白晝忽黃昏飛擊沙塵自薊門遙望丹書勞北
時衎堂遺詩 七言排律 三

闕愁看赤幟半南轅公卿暮攫羹難和鬼域朝行飯
幾噴千里寒霜殘骨肉萬家苦雨疫鷄豚前驅裨卒
猶思戰失利藩臣不敢言塞馬西馳來絕漠燕鴻東
度泣荒原論功休怨驕人好得罪應羞獄吏尊有夢
洗腸腸欲斷無情辭舌舌還捫當年勝廣徒成盜今
日緹縈莫訟冤郢上未聞諸七覆宮中方議効三番
共知爰止瞻誰屋相對吞聲耳屬垣堅壁將軍曾折
敵受降丞相反招覓憂心江水環烟市笑指清風到
野村此夕醉醪皆盡醉諸生何以報君恩

上熊壇石大司馬二十四韻

百丈危泉到帝京調成玄灑滿門楹偶乘款段康衢
誦屬望雖鳩道路迎頭尾陣開營匝匝爪牙隊歷鼓
彭彭龍湫烟霧藏松柏鶴嶺雲霞映杜蘅孺子榻懸
亭尚在滕王序就閣猶橫雨花臺勝疑天寶日月湖
光映水晶張奮早流清白意石苞相送管絃聲傳言
敬叔遺佳麥給諫棲賢祭落英寢內圭璋司出入廐
前騏驥共飛鳴江間波浪承恩澤海外鯨鯢識姓名
子斐諷詢君降札適之宴賞客彈筆三朝夙世標元
時衎堂遺詩 七言排律 四

老十載中樞舊夏卿軍籍未聞還販鬻師興不敢發
瓶罍城南戰士知民苦山北卑官報賊情宮闕銅駝
呈綠宇邊關鐵騎繫朱纓口陳東解青州檄手拂西
轅赤地旌蒲首不施勞涕淚葵心仰答正崢嶸
宵犯惟堅壁丞相天威卜太平指顧黃巾將夜遁腰
纏紫綬御晴明露橈吳漢持高節錫衰陳騫爵大觥
並列記提當代省齊誇威質盛時清過庭久服先生
訓策杖能隨長者行從此燕然堪再勒五兵座上有
狂生

甓社湖送胡山公銓部北上十四韻

女蘿薦薦帶銀鈿，喬木生春葉不枯。
琥珀搖風馳玉碣，琳琅佩雨過珠湖。
蚤從朱戶振羣鶴，驚見黃門伏舊雛。
清畏人知誰彷彿，事隨公啟莫躊躇。
半屯未割牀頭醉，小蓋時操殿裏趨。
鳳闕只今求瑞鹿，鸞臺久已少啼烏。
豹囊誰敢分僑札，犀鑑行看列顧厨。
馳竄山中懷謝朓，停驂淮上有夷吾。
天顏咫尺疑簪笏，雲夢間關到舳舻。
白羽高梁懸玳瑁，赤鞮平野控珊瑚。
夜郎名姓圖麟閣，明王絲綸待虎符。
問字登堂抽蕙纈，行堂遺詩

七言排律

五

大酺

夏日滕伯倫明府招飲水閣值較書顧翁生李

冷香過訪其所歡馬雲中因限排律同劉阮

仙賦三十韻

我見秦淮小閣傍，錦衣日日擁紅粧。
初時擬就秋前水，取次平分月下霜。
鷺管遙吹雲乍起，鵲絃初拂夜逾涼。
纖纖不折園中柳，皎皎還凌陌上桑。
豈有綵綰侵綠髮，何須紫珥映清場。
宮鞋初製蓮花窄，圍帶斜

時術堂遺詩

七言排律

六

牽荇藻長小子別，郎來建業先生褚。
氏貴平康倚居買，得黃金屋名士都。
歸白玉堂號國專，房原不妬趙家並。
蒂且相將輕紉總，領三珠秀錦障。
渾飄十里香鷗自忘機，隨上下鷁如相探。
在中央花前羅綺明，當戶墟畔風濤響。
曲廊酒政特司飛，妬令譚鋒申禁括。
空囊雙厄既醉堪，封伯九畹頻揮可。
薦王夏屋秋初歌子夜，後庭陳亦笑。
前梁鷓鴣未聽愁，題鵲鸚鵡能言想。
鳳凰三五抱琴君，莫後十干沽酒我。
先狂使君偶入羅浮夢，國士誰分綺里光。
未必無心開小社，何時術堂遺詩

時術室遺詩

龍岷方共義直之甫著 門人楊森嘉樹編

同里陳 焯默公甫選 姪 中履素北較

五言絕句

西湖謠

笙歌喧盡舫日到黃昏泊岸歸來急錢塘早閉門

越豔二首

六月經羅帕粧成怯晚風長干樓上女不見首飛蓬

又

時術室遺詩

五言絕句

一

儂好著紅裙歡衣紅更潤不信舊王孫棄就常服葛

風雨泊石頭四首

風雨接江關烟迷咫尺間莫愁避客眼幸不見鍾山

又

雷聲喧浦口殺氣落江心莫道沙場遠天連塞北陰

又

一堤官柳路歌吹想當年怪得遊人少新添渡馬船

又

不解三春意還令舊草青清涼多馬跡寥落一孤亭

明妃歎

既結單于歡君恩良易斷笑他青塚癡身外猶思漢

怨詞

新花續舊花先開自先落恨儂情太深形得即輕薄

明月謠

常見如鉤曲何曾似鏡明終年十二度能得幾宵晴

絕筆

報國書生願誰知外未償空懷一片血痛哭見先皇

七言絕句

時術室遺詩

七言絕句

二

寄百史

膝下龍文刺繡肥樓前憶昔已全非季常休向袁生

笑渤海依然一布衣

子夜歌

為吳駿公太史賦

東家原有杜秋娘白苧橫遮太史長寫盡吳綾都不

看只言珂佩玉生香

又

昨夜西湖兩客星玉壺有句讓昌齡空勞畫盡旗亭

壁細語佳人未必聽

旅夢

旅店鷄鳴怯晚風，羈孤有夢只牆東。
明明昨夜深閨月，知是誰人到夢中。

黃天蕩懷古感作

一鼓金山赤幟新，百年南渡氣初伸。
潰圍遺恨雖天意，獻策誰知是漢人。

瓊花觀二首

千年一朶動君王，野草平臺不見香。
縱使瓊枝芳，此日迴頭難砌百花粧。

晴術堂遺詩

七言絕句

三

又

露冷香消莫用嗟，羞從人世戀繁華。
無情豈學長堤柳，送却楊家又李家。

邢陶

青燈紅粉遍河干，客去燈殘酒易寒。
滿眼淒風鳴瓦礫，舊年流血未曾乾。

六月六日雨

高皇遺澤駐衣裳，陵寢年年曝御香。
腸斷眼前風雨日，不知零落在何方。

家大人被逮北征泣別

白髮蕭蕭擁檻車，呼天搶地欲何如。
傷心含淚無他語，焚盡詩書再讀書。

片雲詞

爲百史賦

闌干雙掛石榴裙，獨向風前舞紫雲。
湖海姓名還未道，道來未必卽殷勤。

秋怨八首

多情何必賦新臺，水面荷花笑我開。
秋意不知遊子夢，相逢陌上偶憐才。

晴術堂遺詩

七言絕句

四

又

海燕孤飛入客帷，無心偏載有情歸。
相看未敢輕開口，恐被西風惹是非。

又

可惜狂奴自苦辛，何須寂寞怨家貧。
幾年得意還羞道，肯說相逢卽故人。

又

千端委曲總難堪，得意佳人苦亦甘。
清夢不知江上險，三更飛渡石城南。

又

何處秋風雜暮塵悲秋可惜誤良辰
豈知明月無情甚偏照相如渴病身

又

楊柳依依葉未齊可憐孤鳥向人啼
學飛嫩羽輕無力一任風吹東復西

又

秋入皇家不復還亂離冤夢繞三山
如今江上千竿竹盡是男兒淚染斑

時銜堂遺詩

七言絕句

五

又

秋意憐人氣不平爭看使酒是狂生
只聞歌管聲相和座上何須問姓名

蔡文姬

十二年間日月長朔風邊雪斷人腸
若非天子賞金璧雙抱見忘故鄉

答默公午夢詩

一曲驪歌拍未終故人識我在墻東
晝眠聽得塔前鼓無數青梅落晚風

邊詞

秋到陰山塞草黃車騎夜獵月如霜
封侯只欲矜年少那問深閨夢短長

又

錦袍初著射晴暉恰稱身材不瘦肥
縫就新詩藏帶結御前昨日賜征衣

烏棲曲

烏鵲日暮爭欲棲一鳥畢逋獨能啼
啼向城南見枯樹欲飛不飛千回顧

時銜堂遺詩

七言絕句

六

又

黃鵠高翔摩蒼穹有人一彈樊籠中
仰視白鳥豈可得樹南樹北飛何極

酬默公惠茶

日日加餐病未輕山茶遺我勝金莖
登堂未發封書看老嫗先知是少卿

風雨歌

江皋露濕魚歌苦兩岸荒鷄聞擊鼓
何處征人數斷腸一聲新鴈三更雨

春官曲

東風淡淡落花初白
畫闌干樹影疎
昨夜櫻桃開上苑
空懸春色引羊車

七言絕句

千山詩集二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

〔明〕釋函可撰

清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刺人尚像



一滴曹源向北端順流
 容易逆流難神龍破
 浪無尋安留得咸攄
 紙上寒

贖人聖白 陳棠溪書



序

神宗末載黨禍已成博羅韓文恪公思以力挽頽波毅然中立簡在 先帝旦晚作輔天禍宗社哲人云亡有丈夫子四宗駮宗驎宗驎宗驎最才弱年名聞海內公祖太夫人在堂閨玉掌珠種種完好以叅空隱老人得悟世緣立斬與髮同斷年二十有九耳歲乙酉以請藏來金陵值國再變親見諸死事臣紀為私史城邏發焉傳律殊死奉 旨宥送盛京焚脩今弘法天山所羣奉為祖心大師者也當大師就縛對簿備係拷訊所與遊忍死不語囚于滿人厥婦張敬共頂禮之既去追之

千山詩集 卷之序

還進曰師無罪此去必生然竊有請也師出萬死幾不一生不擇于字其禍至此師生無論好字醜字毋更着筆師為悚然真乘師者少與同學同著時名同依空老人棄家雜髮從羅浮得大師消息徒步萬里入水天雪窖中相對三月持刺詩歸示我大師遺書曰罪禿相見無期石火可念近家書從福州來流涕被面先子傳十年不報今以真兄坐索家問事或得附見此願既酬胃中更無別事矣此數者余堂疑之大師泡視生死于諸死事絡索不休乃及於難張婆何知能衝口道得老衲痛處當其酷刑刻骨忍死不一語痛定而哦復忍俊不

禁既用鐵石心棄堂上佛以下決意事佛家信遙偏情
動乃爾成佛人上報父母有蓮花座在萬里十年文負
是責皆理之不可解者也是不然世界法界忠孝所植
諸佛祖與帝王實共持之讀大師詩而君父之愛油然而
以生聲教也讀大師詩而知忠孝之言不可以苟生死
不了無以爲文字文字不徹無以爲生死身教也是詩
之所以傳也真師又爲余言大師既喜紀死事驎驎
以節死叔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元皆死姊矢孀
節城陷死妹以救不死驎婦不食死驎婦飲刃死卽僕
從多視死如歸者烏乎大師死矣復生合門不生猶未
死也烏乎文恪公之倖遠矣江寧顧夢游力疾敬書

千山詩集

宋首序

二

序

余猶憶童年追隨利人兄學語瞿曇遠塔膜拜聽梵唄
音權喜踴躍其時羣從咸在家庭樂事未幾淪桑變易
雁行中斷迨空老人從長慶返錫華首余始皈依於杖
屨間得聞兄信輒相對泫然今亦已矣悉付非非想矣
夫儒釋二道皆所以扶綱常名教之重而成佛作祖多
屬之血性奇男子兄當家國全盛之日棄紛華如敝屣
豈逆知將來劫火洞焚覆巢毀卵之痛哉及其以文字
獲罪脫萬死於一生視吾舌尚在習氣未除復寄情於
吟咏睠懷宗國篤念同氣或和採薇之歌或擬招魂之
些撫今追昔感慨繫之雖然兄固不欲以詩名也既聞
道於華首復闡化於塞外當宗門茅靡波瀾之日大機
大用全隱全彰自小乘至於圓頓縱橫該貫隨機導化
聲光莫盛焉祇今瓔珞山頭冰雪錦屏峯下松風有色
可見有聲可聞以此昭示來茲已無剩義矣當世不乏
明眼其以予言爲當否華首五戒老行人面靜韓履泰
敬題

千山詩集

卷首序

三

自序

敗龜門下捧洗脚水兼理刷洗馬桶祈禱年四日向見
吾里張孟奇先生七十後文字多不經意竊謂英雄欺
人余今歲望七十尚二十有三然備歷刑苦鬚白齒落
耳聾目瞶一切不能經意重陽後于金壇盡遣諸子每
自佇立明月在天寒風習習輒不自禁繞壇高歌正如
風吹鈴鳴噲又何曾經意耶因語二三知我及時努力
毋俟一切不能經意更有百倍切于文字者尤不得不
蚤自經意也

羞惡知詩又惡知師之爲詩第見師拈錘豎拂之餘

千山詩集

卷首序

四

目有觸境有所會輒不自禁或累疊千言或寥寥數
語日積成帙口口先生前而諫曰師胡爲乎來禍根
慎不速鋤乃復滋其苗耶師唯唯大僧復厲色而呵
曰吾儕自有本業貝葉之弗翻木樵之弗數而安事
此毛錐爲師唯唯羞伺問而進曰大僧下矣先生之
言或有當歟師微哂從容而語曰而不見夫黑毛而
長耳者乎雖霜雪在背鞭策在後而猶不禁振鬣而
鳴也刺人之爲詩亦若是而已矣羞爰是類而編之
并誌師言于右門弟子今羞和南敬識

古之爲詩者多矣未必罪古之得罪者多矣未必詩

吾師以詩得罪復以罪得詩以詩得罪罪奇以罪得
詩詩愈奇何恨不得與師諍之罪而猶幸得讀師罪
之詩因亟與若兄編而刻之使天下後世讀是編者
知詩惡可以無罪而罪又惡可以無詩也門弟子今
何和南敬識

禪師遺稿至興海幢阿字和尚樂說和尚居士韓十
洲先生皆爲藏弄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冬華首常住
始合諸本彙集之鏤板廣爲流通黃華寺所存金陵
諸作後至另爲補遺事竣附識于此蓋欲不沒其因

云

千山詩集

卷首序

五

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銘

廬山棲賢寺是撰

噫真發心出世爲前聖後昆荷擔斯道當國家全盛出
豪貴才華中岸然獨行無所盼眎始見千山剩人和尚
其人也余與剩人明崇禎間先後出師門如左右手聞
計趨芥菴與老人相向啞然其徒之在廣州者露頂跣
足再拜稽首而言曰非師莫銘吾師也余曰諾弗敢辭
老人復顧余曰然非公莫銘若弟也余起立曰諾弗敢
辭翼日返雷峯其徒復至長跪曰某將以是秋奉銘出
關門矣吾師光明全藉師筆端照耀塞外塞外人千萬
人皆曰吾師之塔銘也
禪知有宗門自吾師始某爲吾師請抑爲塞外現在將
來諸昆弟請言畢泣下稽首不能起余感而答曰諾弗
敢辭於是載筆而言曰師名函可字祖心別號剩人惠
州博羅人本姓韓父若海公諱日續明萬曆丁未進士
歷官禮部尚書謚文恪母車氏誥封淑人師生而聰穎
少食餼邑庠嘗侍文恪公官兩都聲名傾動一時海內
名人以不獲交韓長公駭爲恥性好義豪快疎闊有貧
士冤獄自分死師密白得免士方德有司廉斷久而知
韓公子所爲嘗獨出里門爲市兒所窘識者報家人追
至將赴理師遽止曰彼惟弗知故敢爾豈有吾輩不能

忘人誤犯其謬達愛人類如此文恪公卒于宦邸師奔
喪入都往返萬餘里哀毀未嘗一日間迫歸開戶絕交
遊悒悒無生人趣聞梁孝廉未央好道力致爲諸弟受
業以此得深知余適余歸自匡山師亟入廣州一見輒
曰長齋數月矣專以待公先文恪生賤兄弟四人某長
未嗣若了此願梵行終吾世余笑曰此白社諸優婆塞
事寧區區屬望耶師面亦辭去明日復來曰某妾已孕
幸而育得上報先人抑無所憾即不幸亦不復願爲俗
人矣余曰此吾儕緒餘若爲艱言之更有向上在師自
此始決意且拉余住止園凡兩月值老至東官乃相
別

二日詩集

余言答銘

見東官因僧問諸識義老人曰我這裏無五識無六七
八識僧曰祇麼則寒灰枯木去也老人曰寒灰枯木爭
解問話師從旁不覺擊節老人顧余曰此子根器大利
指示叅趙州無字有頌呈曰道有道無老作精黃金如
玉酒如澗門前便是長安路莫向西湖覓水程從此微
細披剝無虛旦夕兩踰歲復聞舉勘破婆子話更豁然
識古人長處老人日子今得不疑也即隨入匡山剃落
登具命掌記室選住華首又命充都寺甲申之變悲慟
形辭色傳江南復立新主頃以請藏附官人舟入金陵
會清兵渡江聞某遇難某自裁皆有挽過情傷時人多

危之師爲之自若卒以歸日行李出城忤守者意執送軍中當事疑有徒黨拷掠至數百但曰某軍人自爲來木再折無二語乃發營候鞫項鐵至三繞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江寧緇白環親咸知師道者無他爭爲之含涕而不敢發一語後械送京師途次幾欲脫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至京下刑部獄越月得旨發潘陽師自起禍至發遣中間兩年惟同叅法緯暨諸徒五人外無一近傍然內外安置極細如獄中一飲啗一衣履隨意而至如天中人師當時所能自爲者順緣耳庸詎知已有人屬某緇某素甲事若此乙事若彼

香山詩集

卷首 塔銘

九

開士密行不令人知何擇時地然師所以獲是報者豈非平生好義暗中鉢縷不爽諸如道在人天且當作別論也師初至潘陽觀知根欲因達藏主閱藏普濟先爲諸苾芻疏通義學時講席漸散多集座下講師頗覺師乃領大衆趨教同學人講師意始解自是潘內外護咸仰師寬大益篤信宗門開法之日元旦喇嘛率諸遼海王臣道俗稱佛出世清法謹僧屬掌教亦極力推轂自普濟歷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凡七坐大刹會下各五七百衆同時譴謫諸大老若大來左公吉津李公昭華魏公龍衮李公雪海郝公天中季公心簡陳公

始以節義文章相慕重後皆引爲法交師自處孤潔與人慷慨多意氣匪深於師平日鮮不以才氣相掩以故法海深濶向非凡器所能構管有書抵余曰門下龍象如雲若得專一人來使某得盡其夾輔之力則曹源一滴長澗塞下噫余於此知師爲法求人切豈無所見顧再易裘葛耳忽一日曰我後十日必去集大衆告誠皆宗門勉勵語搜丈室無長物平日所畜衣拂如意杖笠悉分付侍僧子然一身從金塔趨蹕踴躍行後全軀付渾河示偈曰發來一箇剝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石出衆環跪乞留肉身哀懇再三乃默然遂端坐而逝潘之人迎龕入千山建塋蓋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師世壽四十有九坐夏二十得度弟子今育今匝今日今廬今又今南皆江南人師住潘不輕爲人薙髮有乞戒悉命禮天顯律主師未開法時嘗爲顯作閤黎及說法顯請入室師亦命第一座更爲傍通華嚴梵行凡戒壇仍使主之惟宗門提唱無少假然皆一目的同人衲子能具精誠隨機大小各有所被故十年相依如正寓恥若聲光湧光作麼若而人咸受益焉是宜銘銘曰山川奇秀蔚爲異人意氣雲蒸公族振振儒

香山詩集

卷首 塔銘

九

門澹薄歸復能仁潮洞水源沛流潺湲出華首嗣爲博
山孫如馮之嚴吾師有言慧寂者誰實難爲昆嗟大樹
叢宜蔭南宗天龍等視匪法運窮慙彼遐方啟拓關東
彼土惇直惟經與律拄杖撥開別傳甫及七住道場萬
栢林立天資雄邁波瀾澎湃上下左右不知其在巍巍
堂堂曷云誰至杲日方中忽然西逝道俗涕潸湧塔千
山爲存爲歿松鳴珊珊朔方少室今古斯一

千山詩集

卷首 塔銘

奉天遼陽千山剩人可禪師塔碑銘

御史大夫銀州郝洛撰

攷釋傳洞宗博山之嗣曰華首獨千山剩大師面可實
印其法可宇祖心嶺外聞衆兒也以世度滄桑號剩人
始生而配隨父調任長安遺出匡廬山下止驛亭仰金
輪峰髮髯記白蓮開謝成措大用象山慈湖書說曾論
偶下一指於之邊云若於此識得盡十三經可貫一座
齒冷時年十八九每汗患世習命寫生手戲圖爲意中
幻肖初而拱象擁矛進而囊頭貫手幅盡一比丘現跌
巖雨花時室中黛墨如林怪之居無何扶杖觀過閭門
二口詩集 卷首 塔銘
墮水鷗沒反眼視黛黑皆髡然骷髏矣遂啞然寒裳而
去先是孝廉曾宅師雅善華首常造師必挾首說相剗
削師疑而領之及墜足吳門忽智其說直走雙栢林謁
首首纔癡然瓢笠而已爲拈趙州無字逼師師衝口呈
偈首盡叱之一時信猛俱發七八日似木偶負牆忽一
夜雷電薄窓不覺習次劃裂二十年疑關盡徹曉而唱
日門前便是長安道莫向西湖覓水程自是密拈古人
無不犁然深解他日爲舉九峰參真淨話師撲地稽首
首喜曰得子不疑吾宗振矣遂引入曹溪禮祖下髮登
具於舟中左右諦觀宛是幅末畫人殆識也而曾孝廉

亦已儼然在坐比肩現知識身矣師是年二十有九時
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也庚辰上金輪峰入古松堂
一如夙契明年禮壽昌塔又明年禮博山塔甲申年三
十有四值世變再作於戊子四月二十八日入藩奉

旨焚修慈恩寺時已順治五年矣吾上人延師閱藏爲
演楞嚴圓覺四輩皆傾漸拈教外之傳稍稍示洞家宗
旨凡七坐道場趨之者如河魚怒上六七年起大疑生
大信采珠投針之徒每叉手交脚於巖壑間不去師知
悟門已開且就化目衆歎曰釋兒識西來意乎追念吾
在家時曾刺臂書經以報父及出家而慈母背反立解

二口詩集

卷首 塔銘

條衣披麻泣血以葬之是豈愚敢先後互左而行怪顧
創巨痛深皆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也丙戌歲本
以友故出嶺將掛錫靈谷不自意方外臣少識忌諱遂
坐文字有藩陽之役是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是西來意
也重示偈曰發來一個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費常住
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渾河波裏赤骨律祇待水流
石出言訖坐逝報齡四十九僧臘二十翼晨道顏如生
浴拊其背哭之雙目忽張淚介於面嗚呼師固博羅韓
尚書文恪公之長公子也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業聲
施在天下門下多名儒鉅人故師得把臂論交雖已聞

法而慈猛忠孝恒加於貴人一等甲申乙酉間僑於金

陵顧子之樓友慟國恤黯黯然形諸歌吟不悟遂以爲禍
然事干士大夫名教之重江左舊史聞人往往執簡大
書藏在名山是殆獅象中之期牙雷管而袞袞下有屈
齒齟然無一語不根於道血淋沒趾屹立如山觀者皆
驚顧昨指歎爲有道甲午九月浴始得見師於高麗館
海口鐘發眸子電爛一接談徹三晝夜粹白瀟灑不聞
隻字落禪落竊歎梅嶺南曲江丰度久墜堂簾曹溪法
雨誰霑世界今觀其父子間入世出世兼擅一賢之美
千山詩集 卷首 塔銘

於一家豈非天壤間希有事耶至其藏密於發慧之餘
混跡勞侶其僧皆堆堆惟戒課之修乃一旦全啟其知
覺非大師智圓而語軟以了無遮結之聰明行決無退
轉之慈悲安能使鴨西數千里奉爲開宗鼻祖哉記丁
酉冬在藩南塔院一燈相對語洞濟二家之奧皓月江
翻霜鋒電掃因極贊壽昌暗藏春色明露秋光之語以
爲知言復曰趨閃回互恰却現前未易爲君描畫矣師
居嘗好跳到積雪欄門猶浩然白足而出始以逮入京
絕粒七日時有一美丈夫手甘露瓶倒注其口及還神
采益陽陽方知大士密留爲十二年撥種生芽地也計

常勝國之末一老比丘力驅豈可一輩人入道且師弟子類能以高躅保其真諦足見華首更見洞宗惜天下宗門上客不得再見吾雪窖冰天空明微妙之刺人也所著書及得法人附記碑陰自示寂之年臘月初四日龕肉身詣千山龍泉寺護真師閱藏辛丑迎至大安壬寅六月十九日已時入塔塔在瓊瑤峰西麓下是爲康熙元年迄十有二年癸丑四月浴自銀州昌暑登山裝香塔下而銘之曰西竺自嫌書太麤香至之兒口傳無常恐破顏花在手無與神州五丈夫嵩陽膝雪披屈絢能者遂取摩尼珠空階不拾石頭出二支五派各分途

千山詩集

卷首 塔銘

古

誰從雲路歸曹洞請看明月鷺鷥圖話到博山三十代菩提樹綠一千株南海陸家開寶掌三歲登樓歎蜘蛛磨刀自下娘生髮騎牛無語入匡廬靜看世界悲才子密引雙龍入紫盃一龍順行一龍逆飛劈虛空墮上都一朝洞家法幢起插向萬年冰天裏彩日輪飛樓閣紫正照華師第二子如大火聚尺有咫一衆頭燃那撐抵窓外雪花燈前蕊九十六轉問殺爾漫發木魚鑽故紙吹毛有口野干死悄悄聲聞鳴一指甘露門開舌盡匙撫琴作舞今已矣閒爲謫官說歷履曾詠蓼莪吟蘭芷敢抵素王忠孝理讀破二十一部史誰居精華誰居批

升堂有路平於砥吾徒努力雪行止蹕峰雲鎖玉爲几鳴緣環流清見底菖米無雙天下美坐齋香飯精如此鶴林忽白垂一趾瓊瑤峰西肉身是當年相好誰能似金繩界處儼慈氏于今有塔直如矢萬峰朝拱一峰倚晝夜松濤灌左耳大覺千齡護帝里四天垂青抱百雉洞宗之傳又此始

二山詩集

卷首 塔銘

五

千山詩集目錄

卷一 古歌謠 風雅體 騷體

山謠

神謠

多多謠

耿耿二章

佛不在木一章

山鬼四章

樂神辭三章

卷二 樂府

枯魚過河泣

善哉行

短歌行

長歌行

薤露歌

蒿里曲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六

秋思

秋思曲

靜夜吟

少年行

塞下曲

臨高臺

相逢行

空城雀

君馬黃

長相思

關山月

來日大難

有所思

樹中草

少年子

久別離

放歌行

隴頭歌

妾薄命

雀飛多

望夫石

有所思

野田黃雀行

行路難

卷三 五言古一

秋思新淚

採菊二首

古意二首

經言

磧中三老咏

落葉

汨

示學人三十首

與藏主夜談三首

採菊

孤吟

寒暄將行過宿

聞耀寰翁卒就道

中秋夜獨坐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七

中秋同集雪齋

採蜜

採藥

賞花

狗嬾子

贈兩公子

月

與希焦二道者夜談

贈王三

雨夜留戴子共榻

雨中聽打鐵子唱吳歌

哭吳岸先

摘藤菜

戴子賣衣買栗

佳人

崔氏筵食乾荔支

雪齋燒沉水香

雪中同我存圍棋

雪晴見月

一葉吟	殘菊
二高過訪	瓶中芍藥花
讀杜詩	
卷四 五言古二	
春雨	古硯
從千山携龍牙回約諸子同瞰	
偶懷	咏古二首
清曉	卽事有寄二首
臘月九日夜	對菊
採石耳	筆管花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散淡花	豆葉
苦瓜	網罟菜
冬月偶成十首	劉老翁
黑雪	阿字行後作七首
屍林行後作	住金塔寺十四首
老僧	
讀木尖上黃巖詩有感用原韻三首	
不寐作	所聞
痢腹	黃熟香
示定原	示諸子

令言龍翠二子禮辭有感	
寒夢	偶成二首
夜坐	木公以閔茶寄山中感賦
山行	山中
山境	野叟
偶述	客至
借書四首	答戴公
卷五 七言古	
過北里讀徂東集	大雨
辛卯寓普濟作八歌	送鹿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老人行	哀王孫
大僧行	偏仄行
贈戴三	連雨
送梨	
癸巳冬四日諸公同集普濟話別	
憶江南	寒夜作
雪中歌	海岸送人歌
朱姑歌	橋上石
築墳歌	雪花歌
花月歌	山雪歌

卷六 五言律一

初釋別同難諸子

初發

至永平

宿山海關

初至瀋陽

初入慈恩寺

思千山

生日四首

贈大通師

秋望

偶成

晚興

思友

送雁

送燕

重陽前三日

懷友滄師

偶感

千山詩集

參首目錄

千

夜雨

雨中看菊

雨中懷諸子

懷千山諸子

傅子拓新齋

遊譚家庵

送人

小河

送客

晚步

暮歸

尋詩

接新夷書

對雪

八日雪中懷北里

懷甦築

懷我存

九日偕諸子過北里

冒雪過甦築

雪中

喜哥

得千山諸老信

答千山諸老

夢遊千山

招山中諸老

夜雪

聽北里彈琴

北里新書屋二首

秋盡

贈無瑕師

寄姚氏昆仲

寄龔韓二子

壽寒還

左公往堡中有懷

和戴子堡中八咏

看薪夷病

喜薪夷病起

庭前孤雁四首

同陳子過新齋感賦

贈鄰翁

千山詩集

參首目錄

主

讀顧與治書并見懷詩

孟貞寄書不至

潔之有志入山索贈

立秋後一日孤雁忽飛去四首

瀋陽雜詩二十首

夢安仲叔

苦蚊

遊七嶺寺

留龍泉靜室

寄題易修靜室

和李公冬日成茆屋四首用韻

重和四首

贈樂亭秀才

送苗鍊師入燕

贈五千道者

得耀寰札

同陳子久坐候大翁回

大雨喜育子過訪

卷七 五言律二

別諸公往遼陽

同大來吉津赴啓如齋

和麗大師送粥臣見訊韻

同陳公敘昔有感

同木齋坐甦築齋竟日

讀李氏遺書二首

慰戴三病

喜李鍊師禁足

重送大華

重送屍林

送義忠省親

寄心公二首

答客問

雪下有感

入山寄友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山中思友二首

同諸公夜集希焦二師室

又過希焦二師

題金塔寺二首

赤公書來賦答二首

自壽

憶昔

儒釋

悼羸三首

布帷

哭李給諫

和赤公寄韻

遙送我存還集二首

得我存長安寄來書用前韻

得石雲居詩文

問雪公

聞天公病

得木公手字

和栖賢山居韻

張彌茂贈紅褐禪衣

歲暮同阿字得寒字四首

祀寵

擔水者

天公以其尊人所書扇見贈

天公贈棉衣留南塔先有此謝

聞爆竹和阿字韻

和天然兄初住棲賢韻

贈王大哥

讀梁未央贈陳全人詩有感用原韻

讀梁未央贈霍階生詩有感用原韻

寒宵二首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烏食菽爲沙彌所縛余見而釋之

金塔主人遣諸沙彌題一栗齋

歲暮有懷

仲冬末忽大暖數日冰雪盡化

題俗龕

天公新構茅舍觀音堂側

戴三移居鐵嶺

自八月初病耳至十一月不愈

懷城中諸公

與孤松

偶成二首

木公以新齋成述懷詩六首寄山中依韻奉和

聞左九哥病寄慰

贈高涵寰居士

贈高辛裔居士

喜無爲三子至二首

贈普願師

聞戴三將入長安

人日有感

留題首山丈室

宿向陽寺

遊大安寺

遊龍泉寺

遊祖越寺

卷八 五言排律

雪齋落成

宿西寺

老叟

壽苗鍊師

同社中諸子賦百韻

贈遼陽陳令公十韻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五

偶述二十韻

卷九 七言律一

甲申歲除寓南安

乙酉元旦

秋墜八首

乙酉除夕二首

丙戌元旦顧家樓

丙戌歲除卮亭同衣白雙白方魯諸子

丁亥元旦昧庵試筆

聞本師空和尚移錫闕中

聞本師將來石頭

寄阿誰

再寄阿誰

得友滄江南信

寒夜偶成

歲暮雪中

同諸子宿雪齋

偶感

聞浪大師主法繼嶺

聞遜庵繼嶺監院

寄茂之二首

寄與治二首

寄與然師

寄孟貞

寄于皇

寄澹心

寄州來

寄今度

寄一門介立二法主

寄秘經

寄爾止兼訊元白舜仲

寄文寺昆仲兼訊令姪

寄徐氏昆仲

寄無傷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五

除日大翁薪夷過集

除夕別飯藏

除夜

辛卯元旦

元日有感二首

遙哭秋濤

遙濤玄子

遙哭美周

遙哭未央

遙哭巨源

遙哭千里

薪夷暮過

與薪夷同榻不寐

北里過訪

招高一戴三同過北里喜刺翁春侯至兼訂後會

再集雪齋竟日

寒日偶成

同諸子集雪齋

再集高寒還舍

聞北堡三子爲僦主所逐

生日 諸子過集

大翁再過 有懷

過昌黎故里 踏水過雪齋

讀雪齋新詩 久坐雪齋

從雪齋歸 懷甦築

得甦築堡中信却寄 寄陳吳二子二首

再得甦築堡中信 再寄北堡三子

聞何懷山延三子度歲

贈李鍊師 贈苗鍊師

千口詩集 卷首 目錄

卷十七言律二

懷丁善甫 懷梁漸子

懷梁非馨 李耀宸移家入關

佛歡喜日 懷關起臯

聞華首都寺真乘父子無恙

聞近廬守黃華寺寄示

懷陳燮 賀大翁添丁

遊南塔寺 雨中贈老翁

懷梁弼臣 九日

重陽集北里大雪 喜藏主燕同

與甦築同臥敘昔 聞詔不果

接與治書 甦築新齋成二首

贈陳子

五月十八日接本師和尚示札

憶麗中法兄 卽事

得博羅信三首 憶耳叔弟二首

遣愁 皇天

贈潔之 接元白書物却寄

與治書來言爲徐氏田累寄慰

悵望 寄雪腸

千口詩集 卷首 目錄

懷新夷 再題甦築齋

偶成 咏蠅

贈楊濟明 遙哭筆山

遙哭羣玉 頭

答 眼

答 鼻

答 耳

答 口

答 手

答 腹

答

足

答

身

答

心

答

自輓二首

讀宗尉寄戴子書

寄贈宗尉

至前一日同諸子過雪齋因聞再舉子

同諸子過壽大翁

辛卯生日

壽甦築

賀弘甫三首

懷區啟圖

懷鄺湛若

喜我存病間

得姚雪庵書

千山詩集

卷首目錄

天

得光半雪盛二公書

讀左公徂東集

步左公贈韻二首

贈馬居士

贈李居士

卷十一 七言律三

余與大來甦築俱生殘冬感而賦此

大雪宿白塔寺靜公禪室

再宿靜公禪室

三宿靜公禪室

得寒還札

同諸老夜話

辛卯歲除

除夕懷諸子

壬辰元旦

元旦大雪同甦築賦

南塔結制

聞大來爲假僕所劫

聞同難民爲虎所食

聞耳叔弟盡節

答順天師

白蠟梅花

千山偶成

李公初度集洪福庵爲陳氏披雍時重陽後一日

步韻和李公自壽詩

大翁招同觴李公

李公贖陳氏爲尼三首

過李公寓同錫侯夜話

雪夜懷李公

和謙受始見塞雪詩

聞錢君至尚陽堡死

千山詩集

卷首目錄

三

播船堅辭大法招相隨乞戒喜示

義出作麼二子歸海州有懷

病歸承李公以詩見訊用韻奉答

步韻和麗大師寄懷詩

弼臣病阻白門兩次寄書并詩因成二章兼次其

韻

高含章出塞訪友

遊香巖寺

送明藏主全大莖屍林二子南行

因事似我存

贈陳令公二首

同甦築謙受夜坐

寒食偕諸丁訪苗李二鍊師歸見木齋留詩同賦
風雨懷我存 送高含章

喜貴庵托鉢回 浴佛日壽陳令君二首

唁

卽事似大翁木齋謙公諸同志三首

同謙公談 偶成

昌雨訪木齋不遇 贈赤公五首

喜文立參方因請藏回

寄大翁 寄昭公

寄乾公 寄龍公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寄雪公 寄甦公

寄我公 寄孝公

寄謙公 贈馮公

贈冠公 晤冠公寄呈其尊人

和木公來韻

德公約分半榻兼許春來代營茆屋

秋盡錫公江南回相見

諸公送予出郊心公詩先成賦和

問與公與謙公同榻 哭晉中張子

真乘予同門弟也前臘辭師欲出塞相訪以父在

遲遲其父訶之曰而兄不知死所道誼之謂何

遂含淚出門不數月其父已逝計音至塞而杖

屨杳然引領西風感而有懷

哭圓實 遙哭錄用道廣兩僕

卷十二 七言律

寄答金道人 寄答定者法姪

木公新齋成寄題 寄題楚女屍

題鐵嶺燕巢 寄江士輝

讀趙公受偶爾吟 題江超紀事後

題文空新室 重寓文空新室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三

證西堂新創落成二首

送寧古塔諸公 贈魏李兩公子

寄阿象姪 寄陳公路若

大翁携來琴書硯帖俱典盡感賦

卽事似冠公

重陽前一日予至瀋木公雪公約遊千山不果

同赤公遊千山途中遇雨

接本師書并衣杖諸物

寄答智師弟 寄法緯因雷而思諸兄弟

明藏主奉老人小影歸同諸子贈禮

明藏主闕回 哭大莖

恥若作麼定元刻新錄回

與屍林 贈祥光

哭邢孟貞 乙未生日四首

奇順天法主 哭左吏部大來八首

送登微僧主香巖受具

雨中同諸老納爲左公持誦經咒

爲左氏諸孤托鉢 藩城卽事

南塔卽事 買老馬二首

同天中清臣赤岳過山寺看花

千山詩集

卷首目錄

三

天中同清臣赤岳入山相訪

偕天中清臣赤岳遊千山因老馬不前獨回

落花 雪公寄書入山偶成二律

喜阿字至 和棲賢和尚見寄韻

丙申生日二首

真乘先入匡山謁棲賢後出塞訪余相見次始知

其父回實信

遙哭鄉白衣 和掌邦第二首

遙哭潤季兄同二見六在諸姪

得柱江書并詩因懷與治伯玉季納諸昆季

問柱江將至 遙哭丁善甫梁漸子

遙哭梁同庵 卽事

喜戴三謁文廟 送魏李二公靈樞回二首

寄無壞師 賀貴庵水災

得洛予叔書 得九成弟書

遙哭安仲叔

卷十三 七言律五

和謙公雪中見懷韻

大雪用栖賢寄阿字九江韻

和心公雪中見懷韻 和栖賢送阿字出塞詩

千山詩集

卷首目錄

三

步栖賢和阿字九日韻

恭和栖賢法兄奉懷本師老人韻

從駐蹕峰移向陽二首

張太守入山 題且過庵二首

偶成 同雪公遊千頂紀事十首

立春日 元旦哭喇嘛二首

苗鍊帥雪中入山相訪

季三公書來并寄茶 同阿字諸子夜坐

和潤季兄臨死詩 聞赤公專侍在茲省親回

丙申除夕和栖賢辛卯除夕韻

丁酉元旦

解嘲步謙公韻

柱江至藩相見有詩和韻

九日送阿字

重送阿字

入山有感示諸子

閱未央遺集有初夏同余入循州訪劉乃運兄弟

詩末云令威他日歸華表定在循州古樹邊似

爲予今日識也因和其韻

讀未央與荊公宅師談金輪舊事詩有感用原韻

讀未央集有先文恪神道碑感賦

聞老人復歸華首臺臺上林木加茂有終焉之志

下

卷首目錄

詩

詩

恭紀

寄華首舊住諸僧 遙哭劉乃運

聞謝伯子趙裕子二老友在喜賦

寄陳三官

憶暮春同阿字諸子遊山

聞南塔易住持誌喜 題作麼菴屋

喜作麼迎師入山

予去冬依證寓今冬依磬光皆手無半文喜賦

卽事

梅溪雪中相訪

山中讀蘿石先生家書

聞李苗兩道友有唱酬篇什雖未得讀知非凡響

遙有此和

喜聞左三哥回

贈少年道者

客有期予春初同入城者

日暮

遙哭與然師

牛莊問阿字諸子信

喜雲堂禪人入山相訪

戊戌元旦

開經日遙祝檀那盧太翁太夫人雙壽

贈湯官師

贈藏主師

步滄兄見寄韻二首

贈天鑒師時將還孤竹省墓

正修書記錄成來呈 得張觀仲書

二日集詩

卷首目錄

星

卷十四 五言絕

枝上雪二首

殘葉

題范寬真跡

同大翁看古帖

題大士像

殘菊二首

題去鴈送寒還二首

東甌築

雪十二首

淚

寄戴三

落葉二首

秋風引

古歌

同傅陳二子送北里之堡中

答育侍者

寄淡仙

寄介子	寄仙裳
寄寤明	寄與田
寄一輪	寄一指
寄黃子	寄楊三
月二首	北里暮歸
同題築看月	臥月
秋吟二首	月
夜	同傳陳二子看喜哥
春夜懷耳叔弟	雪中訪大翁
千山二首	同謙受枕上
卽事十首	弔昭君墓
馮公雪阻再留一宿	寒風
送大來先生葬六首	接鄉書二首
還山憶舊十首	真乘師臨行口占
同諸子煨山藥守歲	古別離二首
懷舊有感八首	首山律主過訪
木公寄衣	山雪三首
對月	題作廬山居十首
山曉	山暮
接爾珍書	夜坐偶成二首

臘月一日大雪病中口占	侍者勸予病中罷吟賦此示之
子夜歌二首	山夢
獨望	夢
接諸公札	寒夜風
披裘	夜雪
卷十五 七言絕一	
懷羅浮	秋月四首
寒上四時歌	寄與然師
接笑峰師已丑二月札	
暮過題築齋留題	懷陳子
喜王三爲陳子覓得館地	
懷大翁	贈戴三
訪陳子新館二首	重陽前一日雪
九日冒雪訪我存	獨望
孤燈	殘菊
小春	題築得麗服
題我存新齋二首	刺翁來城見訪
重和堡中八咏	喜陳子罷役
懷李鍊師	東焦冥

訪陳子阻雨	訪陳子二首
寄界繁師	寄功檀行者
夜雨懷傅陳二子二首	
同諸子訪耀衰不遇	題扇送耀衰
題鐵嶺花樓	秋燕
聞宗尉爲戴子直寬	贈壽光三公子
懷寒暄	送戴三
解嘲	問我存病
懷苗鍊師	聞新夷遊豫章
春前一日	祀龍
立春	枕上偶成
我存曉過	雪中懷大翁
元旦枯香	聞我存得仲氏餽貽
偶成	卽事
麗大師寄梅花詩	九日大風
寄訊堡中吳子	千山懷大來庭集諸公
題淨瓶峰	千山寄諸子五首
贈紅鴉	別千山
重入千山二絕	重留龍泉靜室
入山遇雪	山中同諸老夜話

訪無心師	千山二首
千山雜咏五首	喜梅君磊從江南寄詩
遼陽回訪大翁	喜遇沈謙受
高寒還叔姪復至	雲間錢鐘二子至
聖秋寄詩并雙管	往遼陽二首
與諸子約三日春遊第三日阻雨二首	
雨窓讀詩娛	
大雪李苗二鍊師同諸子過談竟日	
寄江南諸同社四首	慈航偶成二首
大翁出塞亦旣抱孫矣復連舉四子戲贈二首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二
東我存	寄澹歸
寄阿誰	紀聞
題王公六椽庵	寄與公三首
拈筆寄木公	寄慰大翁
寄潘公	桃源詞二首
入山雜咏二十首	偶成
卷十六 七言絕二	
贈友人十二首	九日左公招郭北登高
贈海城王令公五首	陳令公重招不往
重入山寄木公二首	至日雪

寄壽大公

龍牙寄大公

山藥寄木公

大翁携來諸物俱典盡各賦一絕

寄答曰廬諸子

寄麗和尚

答浪杖人

謝江南諸友寄筆墨

笑峰兄受杖人囑付以書來并寄諸刻

馮兄來言龍公入城同木公心公寓時心公得子

口占

心公移寓木公舍得子二首

木公書來極言乾公近狀同難家福誌喜

賀孝公被撻二首

馮公冒雪入山同臥

生日碧師見訪

贈梁公

呈麗

寫詩寄同難

看花

燕銜花

落花十首

重哭左吏部八首

重過山寺看芍藥

聞赤公扶病登山有懷

赤公同諸公遊千山余不能從二絕

示老馬十首

咏花六首

贈采郎

聞蠡雲師有詩相寄未到先有此答

和赤公韻

初春

雲中同阿字讀杜江燕詞

憶故山梅

題心公寄畫山水

題謙公寄畫梅

題天公寄畫山水

栖賢先專普雨來及閩而返今冬阿字始至戲成

二絕

戲似阿字

心公書來寄乾笋一觔不到天公書來寄乾笋一

觔半又不到戲成

阿字破袋中見滄歸書有行不得哥哥語戲成

和栖賢中秋無月二絕

千山詩集

卷首目錄

起西以長篇寄訊答此短章

和歸宗蠡雲師寄韻 偶成

五更大風至且晴明誌喜

元日山中寄同難諸老

送屍林

寄答禪人二偈

送阿字遊醫巫閭二首

聞阿字諸子改從海舶還

造諸子行後二首

夜雪

雪中懷阿字

懷侍者

譚家庵

恥若新居成

允中老僧入山過冬	聰若問十慧龍諸子入山
遙哭黃无咎	謝四翁寄夏衣
與季心雪	金塔山居雜咏二十首
聞作麼子墜冰河中戲似	
偶成	獨立
山月	大雪
寒	冬前一日即事
至日	
卷十七 七言絕三	
曉鐘二首	暮鐘二首
千山詩集	參看目錄
即事	孤吟
山中	二十七日虎至厨門
偶成	寄訊僧住
道傍塚	古怨
即景	丁酉生日二首
解嘲	臘八
懷華首臺	懷栖賢寺
懷還山諸子	懷江南
憶庚嶺	憶鐘山
憶曹溪	憶浮碇岡

憶雙栢林	憶古松堂
憶白鶴峯	憶黃華堂
山路	對鏡
閒步	月下懷赤公
心公以桂花糖寄山中	
慰病客	謝別僧招
又題一粟齋	遙哭一門師
重接亦非兄札	早起
慰老僧病	送成空下山
懷恰好禪人	寄恥若禪人
夢匡廬	月
念舊	喜恰好禪人還山
暫入海城還山	哭金居士
偶成	除夕
寄呈本師和上	聞浪大師信
贈妙法師	贈碧庵師
贈了望師	贈德悟師
贈慧虛師	贈大菴師
贈印真師	贈心庵師
贈寂庵師	贈昆璞師

贈守心師

贈澄心師

贈淨如師

贈瑞宇師

贈一真師

贈寧波師

贈正修

贈壽績

贈淨虛

贈盛公

示純徵

示無味

示蘊珠

示密訓

示非浴

謝易修師爲染衣

謝與樂兄贈藥

喜耀宗受具還

寄淨玄師

爲耀海師易號

千山詩集

卷首目錄

寄

普濟寺

賀藏主師新築

謝諸檀樾

贈田居士

贈曹居士

贈耿居士

贈毛居士

贈戈居士

贈居士

慰桂居士

贈智輪道者

禮雪庵祖師塔

送居士省母

懷堡中左氏諸兄弟二首

懷戴公

戴公以湖筆松茗見寄賦謝

戴孝臣從堡中來訪四首

送藏主師遊長安二首

寄山木師

寄胡居士

過寧遠

望醫巫閭

懷嶺南

懷華首

懷匡廬

懷白下

懷顧家樓

立春日

燕子

開原

問石人

答

又問

又答

三官廟

訪華表

千山詩集

卷首目錄

望

自題小影

接亦非書

卷十八 六言詩

月夜雪齋同諸子賦

秋曉

秋晚

山居十首

卷十九 雜體

譯鳥言七章

三五七言

答叩子寄水晶蟾

戲效讀曲歌體六章

偶成

謹言

俗語

博里歌

卷二十 水天社詩

第一會 計詩三十三首

第二會 計詩三十三首

招諸公入社詩 并諸公答詩
共二十首

補遺 七言律

和澹心因圃阻雪思歸

同澹心咏介子庭中蠟梅

哭繩海先生 廣陵感賦

朱溪臣臨行再被价竊作此奉慰并以言別

對與治懷莞羊諸同志

路中 臺中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博中 莞中

廣中 秋夢

蜚聲 聞黃石齋至

寒夜偶成

初問警友人約同入嶺作此答之

壽界繫師兼約同遊羅浮

次韻答邢孟貞并以道別

留別王子京 留別顧與治

留別余澹心二首 留別白門諸公

次鄭元白韻 次余澹心韻二首

次林茂之韻二首

陳伯璣和余留別與治詩見贈復次原韻答之

繫中生日二首

邢子才耐解誤書今昔美談然抄謄之多錯校訂之
難精亦可見從古而若斯矣是集自瀋陽傳入嶺南
歷今四十餘年錄更多手藏不一人或因隻字之偶
差遂昧全句之微盲人湮地遠既就正而未由烏變
鳥形復倘彷彿而難辨悉依原稿以存夏五之疑不敢
妄更致蹈金根之謬若夫意可逆志文不害辭則在
善讀者之自得耳

千山詩集 卷首 目錄

千山詩集卷一

博羅剎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古歌謠

山謠

一尺土一寸膏膏夜流土生濤

神謠

人肉磬神眼睜

多多謠

靈蛇頭魴竹袖皇英市多多有千年龜張大口燕支稅

千山詩集

卷一 古歌謠

風雅體

多多有錦牛駝銀獅吼死人汁多多有

風雅體

耿耿二章一章章十二句一章章八句

示警也

耿耿雙瞳遊于面間矚人則易矚已則難勿謂無非無非非至勿謂無知人將矚爾已非毋匿人非毋刻躬厚

薄責大人之特

突如其來突如其已念生無根與物爲至紛紜不輟毋用遏絕知幻卽離空明如月

佛不在木一章章十句

靜宇師送紫榆數珠作詩謝之

佛不在木念不在珠綿綿不斷無欠無餘厥色維紫厥

質維樗渠今卽我我不是渠永言數之渠我如如

山鬼四章章四句

明月在天塔影在地北風淒淒惟吾與爾

塔影在地明月在天汝不我處人誰汝憐

汝惟一舌我惟一脚我嘯汝歌汝歌我躍

天地草草山河落落霜老星殘云胡不樂

騷體

樂神辭三章

星爲馬兮雲爲轡生爲忠兮死爲厲草有子兮山有麋

腰鐵鈴兮冠雉尾擊鼓其鐙兮回瞋作喜琉璃堂兮血

千山詩集

卷一

騷體

食斯地

兒孫爲田兮魂魄爲糧神年豐兮國爲良銀者白兮金

者黃以贖命兮身面光一人安居兮保邊疆

黑雲壓兮金烏藏鼓聲死兮劍無芒血爲碧兮骨爲霜

五陵墟兮萬井荒筆墨精兮職爲郎翠鈿委地魂魄芳

日吉兮時良陳列兮馨香馬有潼兮豕有腸舞窈窕兮

歌琳琅明星爛兮樂未央日既醉兮雲路倘伴毋厄茲

土兮福祚長

千山詩集卷二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樂府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勸魚且莫泣勸魚且莫悲蛟龍有時斬何

況魴與鯢

枯魚過河泣勸魚且莫泣勸魚且莫悲若能一滴水揚

鬣還天池

善哉行

二山詩集

卷二樂府

日月燭照民多紕繆川嶽流峙民用構闢揖讓在前征

誅在後世無伯夷刻薇種豆匪知何寇匪庸何富馮道

登仙雲中稽首白鳳就烹素麟出走載沉載浮以永厥

壽稼穡既教生迺弗穀百草既管疾迺弗救星斗在胸

江河在口松栢丸斧斤祇候

南有佳人顏色靜好愛而不見鬱我懷抱昨日猶壯今

日已老何以却之出門刈稻心洞雨晴日開天掃悠哉

悠哉孰知大道仰掇玄露俯拾瑤草薄言置之無求是

寶樹下一宿日中一飽古之聖賢無他謬巧衆榮亦榮

衆稿亦稿瞻彼蜚蜚如掃

短歌行

前後左右四面八方憂愁駢集我何可當欲寄天上處

天弗禁欲埋地下恐地將沉不如收拾置我懷抱寢之

食之干焉終老滄海何濶蓬萊何高世無黃鶴乘我遊

翔古之俠士塵視生死凡今之人畏首畏尾好謀弗終

時命終窮東南失利西北多凶黃沙爲棺白雲爲柩我

則如是千秋寥落

長歌行

我歌我歌舊民猶可新民奈何

薤露歌

千山詩集

卷二樂府

薤上露晝白日日出露乾無遺迹古今杳杳無消息寶

馬空嘶塋樹直

蒨里曲

蒨里誰家地日久悲風起命盡五更頭不到五更尾狐

狸招手人不知脚下黃泉尺有咫

秋思

鴻雁逐飛雲青天亦有行兄弟本四人仲季歛云伯

竄東海隅叔留南海旁相隔萬餘里東南永相望憶昔

在長安膝下共兩雙朝去候門扉朝回牽衣裳憶昔在

南國齊掛事先王教訓日以嚴道義日以康憶昔在家

園氣力各自強讀書窮堂與落筆競沅湘神異古人遇
舉世無文章當春二三月風吹百草長登堂獻壽酒散
步陟崇岡夏日聽黃鸝陰陰亭館涼折荷綠玉池刺荔
黃金床桐葉下金井四圍橘柚黃薄暮向空階聯袂延
月光忽見梅花發大開樓上窓色映枝枝玉詩成字字
香好景必同賞佳釀必同嘗夜寒必同被得句必同商
先子忽見背血淚盡汪洋三載草土中不離阿母傍伯
也忽罹然團圓非久長拜母別諸弟難髮棲大匡仲弟
登賢書雲路步前芳叔弟薄青衿欣然慕老龐阿季獨
俶儻走馬少年場抱志雖各殊骨肉不相忘一朝日月
千山詩集 卷二 樂府 三

墜大地共倉皇紫荊長枝折飄零天一方寄書阻兵革
得罪飽冰霜遠磧聽笳吹回頭盼故鄉前月片紙來摧
胸裂肝腸閭井十無一舉家慘罹殃叔弟尚伏枕一命
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誰蓋藏登山苦無梯涉河苦
無梁山木何脩脩河水何湯湯安得高飛翼駕我以翱
翔狂雨日下來白晝黑淋浪

秋思曲

山戔戔兮水盤盤念佳期兮秋月圓攬衣視夜兮風雨
迎門彼美人兮梅一邨

靜夜吟

秋夜如漆我心憂醒亦憂寐亦憂兼之蟋蟀苦鳴不休
攬衣忽坐起還臥泪橫流大風吹樹何颼颼床頭書鬼
聲啾啾家鄉已蕩盡胡爲身獨留

少年行

紅日射高樓歌聲不肯休借問北邙山幾人曾白頭
塞下曲

臨高臺

臨高臺望行塵多少驅車向西去曾無一個是新人

千山詩集

卷二 樂府

四

臨高臺望東海海上潮回自有時流民東來無返期願
平高臺塞東海毋使流民心骨碎

相逢行

相逢路多岐君東我自西莫問名和姓回頭知是誰
相逢大路側君南我自北袖裏無黃金終是不相識
相逢大路中君西我自東不知爲何事但見馬忽驚
相逢兩復三君北我自南明知不是伴半掛畧交談

空城雀

空城雀腹中饑雀雖饑無是非莫向止林枝上棲

君馬黃

君馬黃四足忙揮鞭意氣何揚揚我獨無馬步道旁我
步躑躑君馬狂下有不測之大塹上有崎嶇百折之崇
岡萬一失足人馬皆亡願君下馬爲君指林間有路平
且康

長相思

長相思來何遲荆山鼎就紫清歸六宮粉黛化作泥王
母高居在瑤池無數仙人進玉飾千秋萬歲以爲期何
不駕六龍中天飛青鳥銜書到海涯杲杲出日浮雲蔽
之長相思不可知

長相思暗淚披蟲吟草根如知之夜深佛火光希微鐘

山詩集

卷二

樂府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鼓不鳴心肝摧白雲一片何處栖故園紫荊餘枯枝長
相思見何時

長相思在上古神農虞夏皆黃土手把黃土心欲訴黃
土烏知予心苦向空一擲散如霧天無門兮地無路龍
爲魚兮鼠爲虎願還蒼生置三五四海欣欣歌且舞

關山月

月向巫閭山上出不照人間照死骨死骨千年更不還
魂隨山月度重關關山疊疊歸魂苦蒼茫不記來時路
閨中少婦獨夜眠心心燭夢去寒邊夢去魂歸不得遇
明月如霜草蟲語

關山月何慘悽城上吹笛烏復啼城下秋草白萋萋安
得長風吹此月直向石洞青松枝關山月無盡時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風雨在門今日有客且共盤桓精衛衛木東
海必填匹夫立志金石匪堅葛洪熟識貽我大丹不願
長久顧世多艱白雪充腹敝絮遮寒咄咄罪夫在天地
間冥冥何用栖栖亦慙沮溺弗爲何况孔孟朝歌亦人
盜泉亦飲下士笑之上士同哂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村頭三五樹樹上明歌翠林鳴樹下美人
手山詩集

卷二

樂府

有所思

有所思

有所思

有所思

有所思

向空語此時山月定得聞似解不解無倫緒一捻愁心
到夜闌憑誰寄與長邊戍山月似歸天上去

樹中草

微賤一莖草寄生枯木中客土本無多安敢望丰茸孤
根藉纖露暫此朝夕榮不擇棟樑材祇貴空能容

少年子

白面少年子無金空有心半夜許人半夜死肯待東方
天日臨古來獨愛荆軻義易水一去無還志中王固佳
中柱亦喜舞陽死灰不足言勾踐嗟嘆亦非知若將成
敗論沒却一片意

久別離

久別離已見塞鴻三度四度向南飛前歲寄書今歲至
開城一片血淋漓讀不得盡卷而懷之夜半作書報君
知前有平安兩字後有相思一詞後頭是實前頭非殷
勤拜祝淚紛披書來已辛苦書去見何時

放歌行

斫却孤桐鳳或來止堙却潁川由或來洗古無天地高
下何論古無江河清濁何分我有素琴無絃一曲秋風
乍來聲出林木亦盜亦廉非夷非惠知我則希我則何
貴泰山一拳滄溟一夕天日明明亦胡能燭

千山詩集

卷二

隴頭歌

隴頭流水或西或東京此飛蓬瞻望舊叢舊叢久空憂
心忡忡

隴頭流水聲慘以悽落葉從之永辭故枝

妾薄命

十三嫁先夫十四先夫死十五嫁後夫十六後夫死兩
度踏君門依然一童稚鳳釵兩股齊羅衫色仍紫哭新
兼哭舊那復再生理吁嗟十七十八嫁何遲惟恨當年
錯歡喜

雀飛多

雀飛多觸網羅可奈何回頭語飛鳥汝母翼折待汝哺
餵不及朝朝不及暮風中之燭枝上露莫取盈倉填汝
嗟

望夫石

望夫石江邊守江易枯石不朽生公說法也難聽直待
夫來始回首

有所思

有所思所思亦何益我置君心于我心君置我心于道
側君心似我胡可得北斗在南南斗北泰山如砥平黃
河如箭直若得君心有轉移與君重復整相思

千山詩集

卷二

野田黃雀行

自識形軀小竊愧羽毛黃野田隨飲啄短叢足翱翔且
不羨鴻鵠何況鳳與凰笑彼斥鴳儔徒欲上高岡高岡
豈不樂顧影亦慚惶

行路難

行路難不在山間與水間水有漩復山有崎嶇城門大
道蕩蕩愁予見人必恭敬避人必歛歛歛亦何爲恭
敬亦須更人情不一多凶少吉

千山詩集卷三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五言古一

秋思新淚

新淚拭不乾古淚已及趾二儀清濁分傷心從此起
僂蟲日洵淘聖人鑿其知飲食藏兵戈結繩開禍始黃帝
學道流勇滅神農喬世尤縱無良榆罔惡未極大哉夏
禹功澤流應萬禩富桀放南巢扈從何名字直待採薇
人兄弟標忠義忠義既以明天下爭一死苟息殉遺孤

千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

明知是無益蒯賁命驅車其僕乃結轡畫邑布衣流懸
樹續齊祀豫讓行何苦漆身乞于市所以爲此者將以
愧後世漢祚當衰徵英雄紛舉事臧洪據地時陳容忽
楊袂當日同座人胡爲空太息卓哉巴郡守斷頭心固
貳晉惠昔蒙塵百官皆散潰獨有稽侍中衣血足捍衛
周顒急呼天下壺長臥地此外亦寥寥閒居談名理唐
有藩鎮難諸公何慷慨張興解其屍張巡挾其齒果卿
更憤激鉤舌言不已阿弟死希烈自草表與誌屈強德
宗朝劉通段秀實奪笏直唾面投床遂不食乃有孫節
度受錮無紉志宋代尤前古編簡難盡紀載觀靖康初

十人關和議第一歐陽珣慟哭深州外微言罔室焚仗

劍語將士令歲堅執膝終不拜犬兔若水槌破唇彥先

刃左臂痛惜岳家軍十年一朝棄淮寧向子韶建康楊

邦又不作他邦臣寧作趙氏鬼北兵括地來屈指數李

芾取酒飲家人徧刃無遺類幕屬及潭民舉族多自縊

林滿井無虛激厲乃如此亦有趙卯發亦有江萬里亦

有宣撫陳亦有少保李節義或一雙積尸或如壘或赴

沼自明或指腹自誓廣王終崖門陸張隨入海於赫文

文山義盡仁乃至平日讀詩書庶幾可無愧乾坤掃蕩

來聖神廣栽植烈烈復轟轟又非宋代比書以白銀管

千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

藏以黃金櫃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氣我欲從頭哭泪
盡東海水白日且吞聲歌咏聊爾爾

采茵二首

木生在高原豈意爛作泥茂草蒙其頭牛羊踐踏之自
顧不敢怨世事安可知每歲五六月日晒雨復滋晡晡
長新茵五色轉參差黃者金芙蕖青者碧玉芝天地有
正氣積鬱不得施觸物吐光艷腐朽化神奇采采必盈
筐躊躇發深思物理固難測可以療我飢

三五趁曉晴隨雲入澗壑志與枯槁遇榮茂非我樂願
視深草間異種紛相錯恐是蛇虺居根性乃獨惡憤棄

稍不嚴美口成毒藥氣化豈有殊君子懷所托

古意二首

作花莫作菊東籬成荒叢作木莫作松孤高孰與同何如蕭與艾雨露亦丰茸節序暗易換只恐是秋風

作鳥莫作鳳舉世無梧桐作獸莫作麟唐虞不再逢何如鷄與鶩飲啄亦從容鼎俎久相候安能長自雄

經言

朝出見歌舞暮歸見黃土此事未足奇所奇在何處朝出見歌舞暮歸見歌舞

積中三老咏

龍鱗積深泥鬱吟豈其志江海起胡髯噴天地涕弟

死身獨留此中有深意不作文文山徒然歌正氣讀書抱區區所爭吾是人博浪偶不中甘心東海塵萬

死存一卷遇物吐其真手栽桃李花將欲變荆榛割世一何毒取義一何癡嬉笑歌哭問往往見其微此

事信莫妄一遣遂不疑目視今古人安顧聖賢嗤

落葉

空庭肅秋氣一葉最先飛眾葉皆不顧孤客暫相依曾受日光照融和露復滋鳴禽爭上下繁陰覆塔堦誰能當此際返念樹上時御苑芳菲盡何況托根微飄零固

其分汙泥安敢辭寄語樹上葉千年長在枝

泪

我有兩行泪十年不得乾灑天天戶閉灑地地骨寒不如灑東海隨潮到虎門

示學人三十首

古人有良規不可去斯須隱微密自燭非爲外貌拘束已若不足束人貴有餘苟非大聖心惡能從勿踰豈不開詰言水清則無魚

根實枝乃茂源深流自長方寸苟自正立世大堂人譽我胡親人毀我胡傷存雲千里日月光

山詩集

卷三

山詩集

大象踏兔徑達人畧小節大本但勿渝安能事瑣屑硜硜然小人開口休辨別

大道如平砥人自向高山不知千萬程近在足趾間出戶復入戶何用苦煩難

粗糲亦克腹破衲亦遮寒身口本無多知足又何難紛紜世上人至死不得閒

古人身上肉今人足下塵塵爲人所賤昔時曾自珍幻軀何足論所貴得其真

龍亦不在天龍亦不在淵飛潛信有時神物無一事其爲葉公好頭角空自懸

我從物則奴物從我則主物我本無分茫茫失所據反
照識獨尊混然在一處雖與物去來不共物來去

人生各有病深淺惟自知百草不能至扁鵲空攢眉佛
祖入膏肓此病最難醫

言亦不可甚行亦不可極行極無餘地言甚無餘言大
人處世間常留不盡意

處安且毋喜處危且無患得失無定形禍福掌一反三
復塞翁言此心常坦坦

逆流易自持順流多失措人世陷其身不以危險故君
子慎平康一步一回顧

入世毋強同強同多厚顏入世無強吳強吳難獨全平
生默自抱不卽不離間

少年易使氣俗物必遭吐忽遇其中人胸肝急披露老
大足和平于世或無忤涇渭難自渾時復露其故

花不與蝶期花發蝶自癡世不與人期而人自干之遇
物苟無心紛然無是非

老人莫自傷白髮抵黃金請看臺下土盡是少年心晚
起若有待晚來何處尋

爲惡祇自殘爲善亦有難善惡皆幻生勞勞成今古若
識非幻者無欣亦無惡

識非幻者無欣亦無惡

有作必有受須知無受者昔日與今時互換形皆假禮
首獅子尊癡人徒嗟呀

山翠亦有色溪流亦是聲居心苟不靜山水是非生請
看金馬門誰辨濁與清

形骸暫相托保護爾何爲一息苟不來撇之去如遺君
看搗藥人誰能白晝飛

日用亦有限世人重光輝心計苦不足儵忽西日頽勞
我一生力營他眼前爲

江海本無波颶風不停吹我心與境接日夜紛交馳若
了心境幻彼此不相知

行止頗相隨不識何面目自古稱上賢只此無先後可
憐照鏡人迷頭口狂走

見人學恭敬坦率招時嫉辨節與閒言塗飾度朝日安
得古初民相與實真實

結交若如初何必重雷陳學道若如初釋尊滿界塵大
法本無多久長難得人

丈夫貴立志萬古只斯須舉步稍旁顧寸地阻前趨壯
哉海岸人蛟龍還其珠

塵生在毫芒人鬼莫能窺勿謂此纖纖鬱勃閉陽輝不
見滄海流其初涓滴微

見滄海流其初涓滴微

巨魚爭洪波細鱗集蹄涔巨鱗各別共此朝暮心我
生復何營空林張素琴

片雲起前山飛來復飛去日夕衆鳥栖微風息庭樹我
心與之然淡寂冥羣慮

子規啼不息中情諒無極鮮血流樹枝入地深一尺去
去復何云月來山寂寂

與藏主夜談三首

道窮易感恩况有一片意談深忘夜寒皎月從中起心
期正未涯人世薄于紙

高林不擇鳥大海不擇流流多海益深鳥多林益稠達

子山詩集

卷五言古

七

人貴胸襟毋爲細瑣求

善乃惡之對福兮禍所依所以學道人恬淡貴自持只
此一瓢水世世以爲期

採菊

道傍見殘菊幽幽生意微落英沉無多安能療我飢折
來置空餅共此秋風吹

孤吟

空洞接混濛其中有日月古語親至前萬象森以列草
木共話言死骨亦得活明和春山暉嚴凝灑冰雪石池
起肩波浩浩皆鮮血魚龍各生愁方寸恣出沒點畫入

重玄十指電光掣星斗盡下來入方不盈撮倏忽天地
冥鬼神棲其穴殘魄靜獨抱性光自相悅此際吾不知
雖知不能說

寒還將行過宿

憶初與子遇我命如懸絲子時顧我泣豈意共邊陲三
歲相形影孤雁常雙栖是夜足風雨來將與我辭人情
欲分手先問後晤期子今從此去心知見無時死別在
一割生別長苦思子生必思我我死子安知同是籠中
翼一伏一出飛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
勿爲兒女悲孤燈久已滅起視夜何其開戶天地黑雞
子山詩集

卷五言古

八

聲慘以悽

問耀寰舍卒就道

邊塞雖云苦久客亦有情況復飲咏多相與若弟兄言
別已兩月依依不能行昨日顧荒寺猶云候脣冰今晨
寄聲來急促事長征牛車滿殘帙牽兒苦伶仃豈不惜
離別嚴驅無暫停寸心未一言遙遙望前塵

中秋夜獨坐

明月在簾櫳披衣我獨行如何一步地偏生萬里情去
去我欲眠明月不須明

中秋同集雪齋

塞外亦團圓道古情乃至宛然一家人刻却流離意薄
暮各言歸一一邊愁起

採蜜

深山有君臣大義不敢忘枯木以爲國百花以爲糧何
以服其衆無毒者爲王王居必有臺衆遊必有方朝出
暮乃歸一心無別腸自謂可無患世事固難量烈炬何
方來舉國紛倉皇興亡掌一反儻忽無遺良物類雖甚
微性命關上蒼區區口腹欲無乃太慘傷爾蜂亦何愚
蓄積召禍殃

採藥

千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
靈根產於上道絕人際一本三四極圓葉如張蓋結
實挺中央顆顆陸紅木高出衆草上百步望光采羣生
必有長約畧具形體無莖曰睡參堅白味數倍天子憐
病人歲中必命採枵腹入深林陰翳日月晦舊人去易
歸新人迷道里抱參不敢嚙往往飽虎兇神農開禍先
遺果終不已

賞花

人愛花開好我畏花開早開早落亦先旭日無常照世
無魂與姚各自矜芳號富貴豈久長露晞色隨摘我毋
見花哭人爭見花笑笑哭亦何關衰榮本天造百物信

有時黃紫遞光耀爲語賞花人徒然亂懷抱

狗嬾子

中原所不識神農所不載味醢性微寒嘴尖腹漸大叢
生綴短枝渾疑人血洒碎搗密羅澄粉如割成塊陳列
俎豆問明明格上帝此物亦有時黍稷皆下拜

贈兩公子

公子年方少舉止皆老成阿兄益威重阿弟神復清總
角遭亂離高岡無鳳鳴從父竄東海赤脚走眉水雖乏
金與粟卷帙猶滿簾斗室足吟語晨夕披不停古人有
心血今人有眼睛讀書只讀字大海無涯津性道本飲
食九磔通神明苟自得網紐千載任縱橫天地我註脚
何況是六經切磋卽手足菽水見模型樹管爾家事文
章出至情勘哉兩公子艱虞力彌增今古無別路非關
世上名

月

人家小兒女舉頭見月笑山中老洞猿見月一長叫物
感固自殊明月同一照

與希焦二道者夜談漫紀

崔嵬丹鳳閣旁聳大羅宮中有兩道士老少顏皆童少
者王子晉老者是葛洪頭戴五岳冠霞裾佩玲瓏相將

步高瓊環漱響碧空曲終天欲曙紫霧雜幡幢有時草
玄文翻若戲海鴻有時看寶劍光芒斗牛冲冰雪貯心
腹秋水湛方瞳架上九丹經雲錦百千重問以世間典
亦有舊詩筒疑爾食字化又疑白鶴雙憶我初來時蕭
索若飄蓬李君下拜揖遙指崑崙峰千尺水晶樓白雲
有路通竹杖叩丹扃一見氣春容不識人間禮欣此邈
近逢飲我鳴綠江食我西山松贈我白馬牙衣我千針
縫乞者固無厭施者意方隆共坐論南華塵柄各橫縱
出門薄雲車金勒玉面驄瞬息三千里往來若遊龍匪
特仙骨輕兼之俠氣雄最愛秦三良三年煮石供忽聞

千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七

胥靡饑中心已忡忡欲將洛多士盡置碧紗籠吁嗟下
界苦業累安足充願借白羽扇熄此天地烽願借太乙
爐榴櫨燄方紅全收古今愁付此鼎中鎔鍊成五色石
以補西北穹再借一指頭著我七尺第一點賢巫閭化
作萬選銅白拂從中分相峙若秦嵩一飽山中狼一以
濟保虫然後拾其餘置之布袋中十日買一雨五日買
一風更買雙鳳凰朝夕鳴梧桐一鳴黃河清再鳴救黎
豐二仙笑余言茲願何匆匆一治復一亂天運無終窮
烽火牽炊烟甲士詎爲農閒愁亘古今女媧嘆無功狼
貪不可厭林林爾方叢古佛雖大悲難挽水火風買風

復買雨能令宙合同何似買果日高掛扶桑東光照北
邙山永塞高下春鳳凰亦有死黃鵠一飛神騎之遊九
州長笑入崆峒子復笑二仙斯志亦未崇不如買風鬚
束筆擬長杠高曼展素箋浩浩寫心胸心胸亦何有浮
雲日夜撞傾血三百斛奔流瀉石硤化作大海濤一蕩
天地蒙冥漠前致辭恍恍惚惚觀儀容知是前代人燐光如
白虹三讀不二歌聲聲喧寒鍾二仙寂不言怪渾亦無
從暗風吹窓櫺殘月若朦朧鷄聲催天衢妄談猶未終
吁嗟此一時萬年想高蹤一個寒氷佛長伴兩木公

贈王三

千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七

僕走馬復死手中缺銅錢茆屋臨道傍床壁相新鮮長
齋禮繡佛但祝慈母年飯僧本性情匪獨于余偏瓶粟
或不繼大笑斷炊烟已餒猶可耐人饑甚憂煎服見陳
氏子欲啗無寸穗倉皇走道途願爲覓數椽數椽亦易
易所貴主人賢下榻橫藥室授經向市廛片瓦苟蓋頭
飽食即神仙子亦爲陳子朝夕心乾乾好事見他人題
詩後世傳

雨夜留戴子共榻

爾從北山來日暮扣荒寺開門兩面愁不語淚及臍半
月絕相聞豈意俱復在我心猶恍惚是魂或是爾衣被

露用臂所苦不得死相與藉草園夜深僵無寐大雨黑
颺颺點滴到肝髓忽憶田中農一聽能無喜雨喜復雨
愁天心安有二

雨中聽打鐵子唱吳歌

孤寺沙四圍曲聲從中起初發雨霏微須臾忽滂沛飄
風遶屋梁遏雲雲欲墜驚吹與鶯啼化作清商意神女
朝暮愁鰥人深下淚半夜彈箏候河流終瀾瀾此地多
野千鎮日鳴不已願借清絕音一爲洗煩耳乍聽疑廣
陵又疑秦淮汴試問歌者誰云是打鐵子少小學閨門
隨慶慶遼海無食濕歌喉揮錘涕如雨再請歌一曲未
千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詩 三

哭吳岸先

我生亦偶然汝死何草草檻車憶初來面凹露雙肘既
被冰雪侵况復遭憂侮有口難告人束身守空窶汝書
猶在眼汝顏不復覩吁嗟骨似柴安能厭豹虎四海盡
秦坑詩書同一炬二月金鷄飛恨汝不得偶揮泪約同
人携灰反舊土茲願又已乖總入山鬼簿後先理亦齊
不如早還故地上莫能容地下可相許蒼蒼久不問休
向帝庭語吁嗟復吁嗟萬里餘妻女春閨夢或逢官道
寒邊苦

摘藤菜

清曉鳴轆轤携杖入芳園中有滿架藤稠疊鋪絲雲不
雨色常潤無風葉自翻圓實間深紫燦爛吐奇文土人
不肯顧瓜茄乃盛盤異種生嶺南移栽東海澨地瘠饒
霜雪弱質焉久存一摘淚盈把再摘心悲酸摘密休摘
疎聊以刪蕪繁輕指莫動搖恐或傷其根雖知冷必死
且護眼前安昔日蘇長公題詩謫古循諸品獨見推謂
可方吳萸子今竄遠磧舊國變荒榛親朋無一在見爾
如故人柔滑淡相得破鎗煮泉新一筐貽北里甘苦味
共分爾藤亦不幸處處逢逐臣

戴子賣衣買果

昔日豪華子揮金如糞泥舉箸常千金山海羅珍奇賓
客歸必醉僮僕厭甘肥一朝竄絕域無食但解衣解衣
衣復賤粒米如玉節身口擇所急未寒先療饑已饑尚
可忍所苦妻與兒老僧有破衲朝夕幸得披仰面看皇
天霜雪不能飛

佳人

佳人年十八生長自皇都結髮嫁遠人謂是終身夫
狗亦相將任逐東西徂西行過洞庭東望萬里路登料
一朝餓顛盼及妻棄夫餓妾亦死妾賣夫得鞋掩袂請

速行東鄰有積儲紅顏賤如土斗粟貴如珠但得前夫
飽焉顧後夫痛夫痛齒復落猛虎踞庭除十日不相容
苦勸解羅襦解襦兼解袒赤身哭向隅不願新人妾尊
願舊人奴舊人與新人倉皇走道途少小學刺繡光綾
三尺餘上有雙蝴蝶下有比目魚只今拭枯眼一片血
模糊父母若早知不如棄溝渠

崔氏筵食乾荔枝

嶺南四五月丹實喜垂垂貪者亦得飽鳥雀各癡肥一
別逾八載寤寐長相思誰謂我此生復有見爾期爾顏
寧似舊臭味已全非入手倍見惜未嚼心傷悲想爾當
繁茂豈意落邊陲見我良獨愧席上共珍奇我實諒爾
心人世貴相知

雪齋燒沉香

草木抱真性植根良獨異當其枯槁時衆目安能識藉
此星星火可以格上帝鼻端絕往來泯然在一氣氤氳
托冥會非關有夙契欲索已寂如肺腑無不至彼此本
同源靜中得其理何親復何疎當入枯魚肆

雪中同我存圍棋

世事盡如此黑白安足爭雪片大如掌棲身復打枰十
指化作水猶聞落子聲

雪晴見月

月以雪爲骨雪以月爲神孤僧立其際相與共一身僧
老身易稿雪薄骨成塵獨留一片月千年照海濱

一葉吟

衆葉落地死一葉枝上留雖自保朝夕其奈無朋儔天
日遠不照霜雪臨其頭大枝且摧折爾葉能無憂

殘菊

菊開人盡賞菊殘人盡棄我昔賞無心今看有深意嚴
霜摧其根寒風吹不已豈獨戀深秋不向離間死前芳
恨莫留後芳猶未至耐此朝暮心徘徊冰雪裏

千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二高過訪

小阮如鋒銳大阮淡如水如鋒令人歌如水令人醉共
割一片氍毹南北餘二里不約過僧廬久置人間禮趺坐
草團中相視忘我爾問禪禪不知問字禍之始不見雙
足間斑斑餘十趾正當語笑歡忽然發長慨豈爲過饑
寒各有胸中事

瓶中芍藥花

睽茲瓶中花疑我夢中身我身半泥土花開如有神憶
昔少小遇燦爛京華春富貴久凋落金谷盡荒榛胡爲
留絕域氣色倍鮮新紅白各異致相對成芳鄰白者性

頗耐紅者先委塵因以悟物理淡薄保其真

讀杜詩

所遇不如公安能讀公詩所遇既如公安用讀公詩古人非今人今時甚古時一讀一嘆絕雙眼血橫披公詩化作血予血化作詩不知詩與血萬古濕淋漓

二山詩集

卷三 五言古

七

千山詩集卷四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差編

五言古二

春雨

春日無不可，倏忽易晴陰。春晴送遠目，春陰生靜深。垂簾據半榻，羣動不得侵。殘卷落枕頭，默默橫素琴。簷雷發奇響，欲洗無塵襟。風鈴濕不鳴，禽鳥息高林。耳目乃森肅，今古同幽尋。孤吟從古來，古木助清音。雨止籟俱寂，悠然獲我心。我心豈由物，物屢悲欣起。覓已無端倪，千山詩集卷四五言古二。

古硯

余家端溪旁，持斧斲溪骨。歲深積成林，真氣資蓬勃。一從板蕩來，散作磨刀石。墨池鼓風波，焚之恨無及。奇觀乃于斯，轉復生歎息。古繡若苔斑，瑩然馬肝色。沿缺中已凹，定是千年物。黑松發黯光，滑澤水不竭。想其在空巖，無心求賞識。良工苦經營，因以珍几席。不知前代人，研盡幾斗血。神物固不常，自然遭磨折。笑彼下氏璞，欲遇從三刑。如何抱堅貞，靜默守寒磧。我見豈偶然，爲之重拂拭。再拜置諸懷，永以伴幽寂。

從千山携龍牙回約諸子同啜

不是山中人，不識山中味。采采須及時，盈筐登山翠。以山中日，濯以山中水。恬淡本性成，微苦亦有致。栳爲非其倫，弟薇友石耳。携之入城郭，猶帶山嵐氣。一嚼清齒牙，再嚼沁心髓。願言嚼雪人，共領山中意。

偶懷

手把山中雪，欲寄城中人。城中亦有雪山雪，淨無塵鮮白。却易點，願言慎厥因。

咏古二首

富春不避世，渭水不匡時。事會乃適然，隱見無預期。鷹揚若有意，何異熊羆與。熊羆若無心，客星光亦微。管丘與釣臺，千載高鬼鬼。

采采入深谷，養此眉與鬚。一朝事適逢，敢自愛幽隅。以身爲羽翼，豈曰爲帝儲。安危在一割，漢道爭須臾。卓哉四老人，山水本空虛。

清曉

清曉候門立，癯然骨空留。舉步衣塵飄，知是儒者流。向我一長揖，未言知有求。曰來自暮春，挾卷逐朋儔。只今秋有花，誰知雪空稠。許織既非素，顏瓢亦足羞。男兒四方身，口不自謀日。饑猶可支，夜寒風颯颯。擊石莢。

枝卽此是衾禰吾道乃終窮悔不事荒疇雍髮入空門
未審能見收我聞心慘裂哽咽語不休止止勿復道分
鉢澗枯喉斯文天未喪詩書安可譬

卽事有寄二首

貴賤本殊倫禍福無常理大寶不發光常恐逼神忌寧
作井中泥毋爲江上水水清起波瀾泥濁甘同棄寧爲
井中蛙毋作枝間翠枝高弋者慕井深終有底達人置
其身不以衆趨地卑汗勝高明高明吾深恥

多難賤骨肉豺虎同居止神馭若無方爪牙奮其利益
盈天地間出入將焉避防維非不同恥辱皆有以所貴

二口詩集

朱四五言古

三

我無心無心以終始

臘月九日夜

臘月九日夜明星猶歷歷須臾布稠雲青天無間隙掩
戶擁敝裘孤心守岑寂狂飈恣憑凌千峯交劒戟魑魅
集堦庭豺虎成羽翼乾坤互叫號百靈齊辟易鵲巢委
塵泥喬木無一直勢壓棟欲摧誰復支半壁東南三尺
窓恍恍萬矢射傾如裂繒聲枕上生霹靂河圻長白頽
縱橫那可敵寒軀幾欲死乃見張弋力終古竟如斯帝
心殊未測因思行道人咫尺將焉適安得大布帷萬姓
共栖息

對菊

河東一老翁贈我菊一枝一枝四五花衆葉亦紛披沃
以石泉水培以高岡泥當此草木枯孤生無乃奇春露
旣無分秋霜安可辭負性寧或殊存心良獨希城中多
鶻塵對酒亦非宜所以避名園并不羨東籬獨愛山中
人相向共茆茨本無堪俗賞非自寶幽安日夕幸無營
寂然淡共持

採石耳

唐帽萬仞崖下臨不見底乾葉掛危枝苔蘚爛蒼黃
鷓自去來玄猿或遊戲一僧年半百吟嘯依然至左手
提竹筐右手懸雙屐陟險若康途牽藤摘石耳石耳連
石骨淨潔無纖滓不知幾千年噴吼積幽氣或言冰雪
生或言霧烟寄瓦礫就泉烹舒卷黑雲颺荔枝非其倫
芥葉差可比始信深山中自然有真味

筆管花

宛如青玉管高卓白雲間神農有遺方食此可駐顏駐
顏亦何益聊以備朝飧或者輕我身飄然返故山

散淡花

青莖發紅葩蕭疎間山翠厥根衆辦攢大都菰白類性
既和且平微苦亦有致其味信足嘉其名亦是紀安得

豆葉

苦瓜

網罟菜

性迥自殊卑栖污泥中汙泥雜黃沙河岸柳條叢土人

冬日偶成十首

古人各有爲何況今之人黃金葬神仙白紙裹儒紳最

苦獅子皮束縛老狐身為壘苦不靈爲麟苦不仁安得無爲者相與率天真

咫尺有千嶂何況見面希相去日以遠相期日以非堅
白難自矢磨涅亦非宜苟非金與石胡能終勿移厥初
豈不光厥後難可知安得守貞人萬里相因依

僮僕各有口何況是閭里馨聞止門屏惡聲遠亦至李
 下與瓜田嫌疑須遙避莫言小節拘踰閑從此始安得
 君子儔相與慎行履

防微猶或疎聞弛其大章最爲法方道大抵海內

心起亡忽相續必以害咄哉野干流口口於無碍神明
雖至聳顧影恬莫怪安得持身者終始期勿敗
簞豆亦有爭何況是阿堵古聖喻毒蛇道旁不官顧往

往骨肉殘伊維此之故苟免寒暄機毋去人所惡外示
夷之清中懷跖之汙遂使烟霞間翻作井市路安得樂
道人相與寶淡素

知美斯已惡何況樂羣稱至道本平實神鬼忌高明所以先哲言爲善無近名如何資景施欲播惠正馨志士實心骨浮俗吠虛聲安得遜世儔相與效鴻冥

大聖有定業何況茲凡濁多福難自求禍患依前躅勞

勞亦何爲兒女同笑哭顏天踞乃壽順逆多反覆安得
達命人任運保幽獨

我心殊靡定何況他肺腸已物無二體君子貴自強會
聞二十劫諸道共相將胡爲夏與冬一歲判炎涼聖賢
在一決好惡寧有常未達法源底懷憂欲成狂安得曼
殊劒破此夢幻場

劉老翁

河東止一家夫婦俱老瘦膝下無兒孫籬外無鷄狗我
來度木橋疾走出門候麥飯雜菜羹呼佛不離口

黑雪

千山詩集

卷四

關東有黑雪今乃觀其形青天無纖雲皎日爭光明土
人指往事曰此非佳徵清白本其性遠近無殊稱厥色
稍不如遂加以黑名雪爾宜自慎最險是人情

阿字行後作七首

少小不相識緣師起相思毅然請獨行隨身破衲衣崎
嶇七千里出塞致書詞見書兼見汝見汝如見師我來
八九年是日一展眉

初至文殊寺日暮雪綬綬凍手解皮囊短札外無餘主
人敬愛客燒泉夜圍爐遂整鄉國語一一與淚俱或爾
強歡笑或自簡殘書談道欲託言詩每起不得句必

明咏時驚山見曉寒風亦易過從子策蹇隨遍視新流
人兼履舊邊隅一聞西嶽言躍躍動衣裾爰登千山頂
翹望醫巫閭分題寫怪石摘食盡野蔬冰解梨花落興
盡春已徂扶杖過金塔寺小足安居况復主人賢善謔
禮無拘經夏復經秋涼風滿庭除忽憶匡山期掩卷賦
歸與嚴命難再淹令我立躊躇

言別多哽咽况我大漠中我身如斷梗爾身亦飄蓬相
聚雖一歲恍惚數夕同爾留已多恨爾去更何窮秋風

振高林落葉分西東雁飛不成隊菊開不成叢作書報

汝師兼上老人峯平安復平安此語心相印

千山詩集

卷四

收拾舊布囊新詩疊重重臨行不敢泣各自慘心容河
凍不能渡言寄海船中仰看鶴路直俯視鯨波重千里
在呼吸一杯浮虛空日星掛看曉瀨氣蕩心胃禁聲莫
高吟恐或驚龍

且喜免霜雪其如多風波知爾能自信風波奈爾何因
再整麻履還向薊門過京塵猶漠漠京關尚幾幾此地
惟貴遊孤鉢莫蹉跎

乞食過東魯飲策入白門白門我久遊故迹應尚存板
橋通秦淮高樓近長干雖無鍾山松雨花可盤桓舊識
如相問休言雪窖寒

稽首栖賢老百拜華首臺少病復少僛步履永康歲月
缺必復圓鶴去必復回時序有循環雪消春水來願言
各加殮毋重念不才

屍林行後作

憶昔度廣嶺四人惟汝存况我被逐後相訪獨殷殷鄉
邑久已破眼中無別親尋屍亦多事嚙雪非前因萬里
風波際一瓢支遠頻華首重相問然云果不仁

住金塔寺十四首 丁酉十月作

前年駐蹕峯去年文殊寺到處名且過由來無定止渴
不過一瓢餒不過單食爲生已有餘樂哉顏氏子

千山詩集

卷四

九

居山不在高但自遠城市城市非江河日日波濤起
亦是前朝寺寺毀空浮圖嗟我插霄漢寂寞守山隅老
僧見再拜持斧斫枯株曲直任天然自手構茆廬四壁
堅且厚一徑不崎嶇築竈近古井支床疊破書掃葉燒
不盡拾粟食有餘明月造其堂猛虎伏其閭山前清淺
流可以濯我軀

二月三月間帶雪長山疏山疏有後先衆類同一區青
紫各異色甘苦味亦殊知名僅八九不復辨其餘山中
無毒性但食心無虞

四月五月間畦蔬摘有餘口腹亦何厭貪得無賢愚

采岸邊菌兼采水中蒲菌味既已別蒲根更復殊嶺南
金竹筍恍惚可與俱十年憶鄉土口嚼心躊躇

六月到七月田中瓜已熟或如團白雪或如削青玉白
者既純耐青者更芳藪盈筐復盈盤行路亦飽足中原
莫與京茲惟塞外獨摘小莫摘大大者棄道曲爾徒修
外觀人早鑒其腹

八月摘山梨九月摘山菊菊芳可代殮梨酸可克腹軟
棗紫葡萄牽蔓亦簇簇莫取獻王公聊可綴幽谷

十月草木盡孤松風蕭蕭托根大壑中爭期千雲霄羅
嶽鮮舊幹鍾山恣狂燒胡爲深雪間蒼然自高標本非

千山詩集

卷四

十

舟楫具無煩雨露澆造物信偶還誰能於後凋放情規
矩外寢卧任逍遙非圖保天年不材甘寂寥寧特顧者
希話鴈乃獨饒貞介乃其性敢曰凌寒飈珍重匠石流
毋使斧斤勞

掘地得塢鈴搖之音寂然細想隆平日衆鈴競高懸但
借微風力聲響遠近傳鈴去聲亦盡銷沉在何年此雖
蒙塵土乃復睹青天靜默信可久舌存安能全

山下多荒土開墾已三年種麥多不收種稻乃得全種
豆復種粟種麻兼種棉以此爲生活終歲饒頭邊耕田
博飯食茲語古所傳

一僧腰背曲見子多笑顏少小絕世味中歲歷苦艱一
從戈甲興展轉島嶼間來此十載餘不復問人晷日日
荷鋤出日日負薪還自言用力慣一生不敢閒令我聞
斯言惕然愧素餐

一僧尚年少胡爲航幽寂結屋在高層蕭然徒四壁寒
至尚開窓狂飈吹几席仰眺遠山明俯視近溪直時來
共話言庶可慰朝夕

人盡稱金槍槍亦有虛名以此得實禍殘毀無完形吁
嗟復吁嗟三匝涕淚零

安居金槍寺高吟金槍篇主人情繾綣老病意留連今

二山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冬又且過不敢擬來年

老僧

八十已有餘九十頗不足日生隆慶間少小薄魚食其
時邊境寧其時邊穀熟饑饉未曾知况復知殺戮何期
過盛年遷徙無停軸奔投海島中舉眼少親屬難髮倚
空王依然被桎梏上荷皇天慈縱之返山谷言從故里
過殘敗幾間屋不聞舊人聲但聞山鬼哭雖復身首遺
淒淒恨孤獨屈指廿載餘不識何世俗我聞未及終貯
淚已滿腹止止莫復言歲序有往復今時正太平努力

事體明

讀未央上黃巖詩有感用原韻三首

聯袂登飛雲婆娑雲頂樹夜半雨淋漓倏忽千愁聚激
發多微言感君藥石句黃巖有金僊相期此生遇
我往佳廬日君乘江上濤金輪霧欲散巫山雲尚憐行
藏從此異貢水忽相遭學道如積薪內顧發呼號
良切斯民憂豈曰邀世福調達佛之仇車匿佛之僕見
身各自殊寧必戀空谷令我憶斯人深山長痛哭

不寐作

城中有更鼓一更如夜長山中無更鼓長夜益淒涼初
更剔燈坐燈花燦光茫但願得好睡不復望嘉祥伏枕
千山詩集 卷四 五言古
當二更須臾到舊鄉夢怯王令嚴回首何匆忙開眼見
窓白疑是日之光披衣步前簷星斗亂交橫約畧三更
候掩扉強依床敝絮輕如紙病骨冷如霜展轉多呻吟
百計覓睡方四更至五更揣摩竟難詳只聞山鬼啼不
聞鷄口張盼盼復盼盼天運豈無常同臥皆熟寐唯予
起徬徨將恐長如此萬古黑茫茫

所聞

所聞未必虛我心不可存所聞未必實我心安可存天
道無一至人事有同還我自處其平得失無悲歡

病腹

昔有學道人語我護生理未饑必先食未飽必先止自
從乞食來往往飽欲死非惟口腹貪得飽良不易所以
兩歲前腹病繇此起因循直至今禍延猶未已乃悟人
世間滿足神所忌一切毋令盡災患胡由致

黃熟香

黃熟可憐香厥產在吾里土人呼馬牙血結色微紫其
次卽烏雲其次卽馬尾采擇名女兒纖纖勒玉指乾白
淨削除細碎盈筐篚江南競崇之曰此勝沉水沉水比
佳人此比隱君子芳烈雖不如甜靜斯爲貴豪達徇其
名賈人徇其利遂使黃熟香氣盈滿天地我來大漠中
千山詩集 卷四 五言古詩
永謝芝蘭氣何人遺此香再拜淚及趾感別已經時天
外逢知己非惟臭味投恭敬桑與梓

示定原

卓哉子之師見予心固二一笑割平生蕭然釋重累命
汝從子遊衣履常不置願汝作喬松願汝齊無畏汝歸
必顧嗚恐汝學業墜師死殊錚錚汝生寧憤憤我能亮
汝心見我多含泪汝行不自錄汝志不自遂所以咫尺
隔經月復經歲我實愧汝師汝顏不須愧飲咏匪自今
茲事況其最勿笑修福人修福良足貴

示諸子

我頭久已白我齒久已墜我耳近復聾我目近復瞶我
腹不耐餐况復寒傷肺餘生過十年安得長汝俟今日
復來日今歲復來歲少壯亦已亾老病誰復在好日信
無多良遇安能再古聖喻爲山進止存一簣勿以將成
墮勿以初心委勿以愚自甘勿以智自廢人世何足云
死生事迺大者不早自決後來誰汝代我生亦平平我
死汝必悔汝命金石堅汝緣胡可恃努力復努力勿更
須臾待閻眼卽他生他生未必會

今言龍翠二子禮辭有感

雲生必在山風吹雲不住鳥栖必在林枝離鳥亦去人
生雲與鳥安得長相聚汝去我尚留我愧不如汝去留
匪自錄感此泪如注

寒夢

北風吹不歇夢中道路寒故里逢父老凜冽多慘顏五
嶺炎蒸地臘月常衣單不信別來久霜雪亦漫漫

偶成二首

烏啼不爲人聲聲催速老雪飛不爲人點點傷懷抱總
予自心傷遇物無一好
有山豈無石人自厭嵯峨有水能不流人自厭風波所
見亦由人山水本無他

夜坐

人病長宜靜山中靜有餘况當深夜後積雪在庭除風
枝寂不鳴四壁虫晏如星斗宿簷際微月淡空虛其時
心腑澄泰然廓吾廬雲影暫舒卷蕩滌返太初天地化
爲水何處覓吾軀

木公以閔茶寄山中感賦

真味在淡薄高韻足幽情一啜洗心胃再啜澄神明持
甌倚喬松忽然生遠情江南素士宅一別十三齡胡爲
此山中對雪漫孤評殊品需妙製以姓爲其名

山行

山行無遠近信步入幽杳老熊拘枯枝向人正且跳因
思人世間此物應不少

山中

山中積陰霧人物遶潭蒙日光漸赫然豁見天地通丘
陵突兀出了別杉與松因思太古民胡能久混同

山境

山境只如此一一皆可悅有石無不松有松無不雪日
夕衆烟空微鐘上初月禽各靜其枝虎亦安其穴千峯
一皓然竟與人寰絕仁義屬榮華道法徒備歡我舌久
已焦我心久已決安得一二入把臂不須說

野叟

野叟從何來被褐持短筇入門但索飯竟坐無禮容見
子手執管敢問是何虫三王與五帝全不著其曾一字
未曾識安知拙與工子因悔讀書山居亦匆匆

偶述

人世難區區聖謨安可恃收拾萬古心深入塵空裏戲
謔豈子善宛轉亦非意和光豺虎間緘泪盈腹苟屈舒
無一可呼吸逼神忌所以恣餘習狂吟不能已

客至

裘輕馬復肥白日自光顯兒童口噴噴道傍誰不羨豈
意到山來山老如未見不是輕富貴從未厭貧賤始悟
人汝驕多因汝眼淺

借書四首

雲霧難遮眼言借古人書信手展殘帙心顏忽已愉人
各適其適積習寧頓除平生無所爭所爭蠹之餘
上下幾千載治亂非一途或時草木欣日月光庭除或
時鬼神哭陰霧慘不舒古笑我亦笑古吁我亦吁哀樂
豈有常掩卷乃寂如始知得與失古今只須與我心本
洞然天地還清虛

今者古之影古者今之模今人即古人何必高黃虞手

招諸聖詰羅剎坐儼如片語苟有會悅動省發苦昔
抱心死積久不得舒乃知冥冥際欣然一觀余

世人愛讀書將以榮其軀山人愛讀書亦以樂其軀倦
臥置枕邊行止常與俱人言何苦爾我亦笑其愚不願
天中天胡爲效世儒

荅戴公

魔佛界非二罪福性原空意注與道海色味等皆同麋
鹿亦可遊何必盡王公水雪亦可餐胡爲歎馬融昔日
麗居士家財沉水中豈無異與女相與笑談但悟無
生語浮雲任西東

國山詩集

卷四

五言

七

千山詩集卷五

傅羅刹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七言古

過北里讀徂東集

余家五嶺本炎方孤身遠竄三韓地四月五月不知春
六月堅冰結河底今年天氣稍冲和秋盡雪飛到山寺
出門仰天天欲沉隻杖棲棲過北里北里先生擁毳吟
詩成煮雪訝予至未曾展讀淚先傾拭淚同歌悲風起
醫巫閭高碧巉巖我下香萬香風尤積大壑一聲白晝昏

千山詩集

卷五 七言古

黑雲崩騰吼蒼兕須臾雲淨松青野泉冷白石磊磊
東海洋洋大國風茫然萬頃中無砥海氣怒叱蜃氣枯
狂濤倒飛星月沸三空流駛鴨江平寒鴈不鳴蛟龍寐
有時亟欲擲頭顱盡魚悔食神仙字有時稼穡自謀生
三尺穹廬團婦子有時喚酒罵虛空雷霆迅走黎丘儒
有時談笑和且平歡狎牛蛇羣白豕倏喜倏怒豈有常
欲殺欲活亦非意有時夜半步空階一叩青冥尺有咫
沈魄千年呼盡來死者可生生者死舊帝宵啼五國荒
閨媛暮哭長城址華表山前鶴唳孤青塚猶聞月下秋
琵琶淒切胡笳悲未免誰道此不知是血復是魂

化作吳刀切心髓心髓如鐵刀如水片片飛入陰山裏

陰山慘慘泉冥冥神農虞夏今已矣因思太古音尚希

靈靈渾渾難可冀尼山栖栖自衛歸苦樂憂傷各有旨

約畧刪餘三百篇發憤會聞司馬氏何人繼者屈子騷

汨羅萬古流瀾瀾可憐秦火恨不灰漢室蘇卿唐子美

蘇卿嚙雪聲韻淒子美三遷足詩史五代波頰宋代儒

眉山山下出蘇軾蘇軾流離僑惠間珠崖鶴嶺供指使

更有文山第一人浩浩乾坤留正氣從此荒蕪將百秋

國初高楊追正始天下承平四海清人人含官家嘲徵

琳瑯金玉廟堂音王李登壇執牛耳文長巨斧劈華山

中郎拍板逢場戲景陵一出洗煩洗頓令胡管趨平易

風雅茫茫失所宗不得不推北地李李公豪雄步少陵

匪特形似亦神似先生才凌北地高先生遇非少陵比

阿弟捐軀阿兄流西山之歌續二士不數秦關二百強

不羨蜀江千丈綺從來厄極文乃工所以論文先論世

豐干饒舌罪如山滔滔誰易今皆是三百年來事莫知

天教斯道存東鄙不然今古亦荒涼大雪紛紛吾與爾

大雨

去年秋潦森茫茫魚鼈沙虫登我床瑤宮巨室皆漂沒
何況流民茹札房死者橫道生者泣千口僅能不得食

努力高山挖草根至今面帶黃泥色眼看麥短黍差長
雖未入口心有皇上帝豈憂溝壑剝其兩其雨乃復狂
翻盤沉甕不肯止庭戶無光天重翳誰能拔劍斬頑雲
捧出日輪頭上置流民流民奈若何生世坎壈何其多
兵革遺餘鄉國絕又見遠海鼓風波老僧德薄命更鄙
偃臥若遭毒龍戲夜半滾滾浮枕頭不知是淚還是雨
辛卯寓普濟作八歌

罪夫罪夫胡不死百千捶楚餘頭趾鄉國遙遙一萬里
中有蔓棘及狐矢骨肉喪盡不得歸遠積蒼茫大風起
大風起兮沙閉天誰非人子今心恚然安得手扶白日
今上照四塞之荒烟下照萬丈之黃泉

烏藤矯矯長七尺當時與爾初相得瞿曇倒退愁彌勒
共誇有眼明如日今來絕域支冰雪獅子晝眠狐跡立
藤兮藤兮詎終窮恐隨風雨兮化作龍何日將子兮直
上千峯與萬峯

有姊有姊夫早撒手持木櫬剪玄髮諸妹零星俱天折
最小尚餘安得活憶我出門姊幽咽忽聞姊死心割裂
吁嗟人生聚散兮若飛蓬東西雖隔兮望故叢只今長
別兮無時逢

有弟有弟字耳叔少年多病就幽谷孝廉船覆青衫泥

三人惟爾守孤獨黃沙杳杳望兄回日暮走向荒城哭
哭聲到天今天不同摧背肝兮難入全休里收吾骨兮
葬江邊

父母生兒不得守山丘死者已矣生者流松楸日冷風
颼颼石人空立塵鹿遊昔煩朝使豐碑留煌煌天語題
上頭今日正清明誰人更澆一杯水團圓荒草多新鬼
安得鶴歸華表兮盡洒千年之血淚

羅浮之山多蒿萊山上還留說法臺錦繡凋殘玉女哀
村底無人空落梅鐵橋流水尚淙迴白雲一出不復來
憶昔荷鋤開荒草只今空向巫閭老何時再上羅浮道
千山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四

辛苦前朝老衲衣十年與爾不相離骨殘心碎無完肌
至今襟袖血蹟遺誰云新者可代故何忍拋撇冬夏披
衲兮衲兮汝勿悲雖然破爛勝牙排生瘡風沙死裏屍
我歌我歌歌將歇攬衣忽起增哽咽我憂不獨在鄉國
我罪當誅復何說筆尖有鬼石流血天地無情難永訣
嗚乎木佛木佛能不哀憐鴈苦雨四面來傳鴈苦雨四
面來土床一尺魂徘徊

送鹿

爾宜隱山谷胡爲露厥角昔共雲中仙今同籠中鶴送
爾迢遞入長安盡道長安可行樂高車美食即陷阱詎

料尊榮遭割剝小鹿無知大鹿憂悔曾飽噉新民栗新
民忍饑送爾行天道往復亦何速忽憶鍾山陵寢邊祖
宗德澤三百年歎忽運衰骨肉盡何況遠塞寄荒烟

老人行

噫吁戲危哉老人是百千萬劫之餘灰問其生時朝代
不敢說但云少壯尚無爲眼看富貴貧賤流三番兩番
肉作堆兒孫喪盡親戚死剩此零星乾枯骸紛紛眇眇者
扶跛者跛者扶眇者面凹骨削背復鉤離城十里五日
乃至登堦一尺如天台敢希鳩杖與麋粥但願脫籍歸
蒿萊堂上赫怒聲如雷叩頭出血誰汝哀昔日漢家天
子威海宇父老子弟還相聚酒酣歌罷帝親語豐沛世
世無所與老人兮老人爾既赤手今且回生守官園銀
官馬死作泥土填官街

哀王孫

衰草無根疾風吹王孫不歸辱塗泥頭白老妻無完衣
鴛鴦到死猶雙飛自言有子長鬚髭垂暮泣血生別離
今我若此子烏知骨肉凍折命如絲左手執瓢右枯枝
此卽二人送老兒

大僧行

大僧結束何新鮮錦裁窄袖黑貂緣出門三禮釋尊前

翻身上馬揮金鞭玉作刀頭絨作鞵疾如飛鳥輕如烟
自言五上長安道目視漢官如蠅蚤歸來依舊守空門
獨立早邊添馬草

偏仄行

偏仄復偏仄大地不容膝鳥飛翼折高踰尺岡上梧桐
化作棘蒺藜盡呼何時息

贈戴三有引

孝濱章江士也初不願從父之楚遊因被羅入
空門既聞其父見逐乃留頭髮代役海濱朝夕
無采以供菽水胸懷盡裂余悲其志而作此詩

千山詩集卷五七言古

六

孝子大痴人不隨白馬隨黃塵白馬有時死黃塵無日
清夜寒看鹿欄朝出采鬼薪不識大風與大雪朝朝暮
暮海之濱何懷裂盡面顏笑但願爺娘溫且飽

連雨

頑雲重霧裝城郭舊民新民慘不樂田中有黍誰能穫
山中有木誰能斲盤翻竈冷守空家簷溜雖多不堪嚼
老僧一鉢久皮閣出門半步泥沒脚紫蛇有光蟄有角
抱書晝臥腸蕭索庭邊杏樹驚搖落燕巢已破子深泊
眼前大地何時廓遠海浪高勢磅礴願浮我屍填大壑
毋使蛟龍終日惡

送梨

不重紫花能消熱不羨張公大谷希只愛關東土上長
汗酸肉澀墨作皮王公一張口走殺百羣黎滿筐二百
或三百晝夜擔向玉京馳天下何處無凍梨王公何不
一念之

癸巳冬四日諸公同集普濟話別

去年十月遼陽道芒鞋蕪雪踏枯草今年十月將出門
北風吹髮凍逾早蕭條古廟城南隅鍾鼓不鳴鳥驚噪
何人連袂叩荒祠各出詩篇闢天巧吏部文章足起哀
祁連千仞欣獨造毛錐如鐵面如水時復掀髯發長嘯

二日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七

學士前身金粟是相逢彈指霧烟掃興來墨汁自淋漓
明月一傾大栲栳豫章宿將舊登壇萬金散盡呼蒼昊
唾壺崩碎聲載塗三郎瘦削偏靜好布衲拋殘不耐寒
枯桐一撥鳳凰叫廬江高士雪滿肩六朝蕩滌存真藻
夢裏花深聽鷓鴣冰池獨宿鴛鴦老浙東公子神復清
屣露雙跟頂破帽寫就黃庭不換袍向影閒吟孤自悼
更有青門種瓜人五色不生形半槁主人爲我張素筵
甌飪重登燒龍腦又汲參泉煮木鷄粵橙漳橘恣一飽
衆音喧歷坐莫倫雖無音酒情潦倒請翻二十一青編
如斯良會古來少冷山寥落還安單夜郎僭耳徒遺邈

妙喜衡陽電白洪安得詩人共圍繞杯吟歌殘聲黯悽
明看孤杖凌霜曉亦知此別春必來寂寂三冬守空窖

憶江南

江南高座寺前對雨花臺臺上春風拂而來參差楊柳
花競開黃鸝百轉我心哀忽憶故山村底梅今年絕漠
冰雪堆髮白面皴骨欲摧村底無梅不歸去却憶高座
聽鶯語

寒夜作

日光墮地風裂裂滿眼黃沙吹作雪三更雪盡寒更切
泥床如水衾如鐵骨戰唇搖膚寸裂魂魄茫茫收不得

千山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八

誰能直劈天門開放出月光一點來

雪中歌

仲冬二日作

天傾地沸雲嘈嘈林木摧壓風怒號雪勢欲競浮圖高
恍如錢塘八月潮又如百羣仙鶴剪羽毛佇立骨戰身
飄飄竟欲乘之上遊遨足跨銀海步玉霄玉蟾真人手
親招直向梅花村底去千樹紛紛落如雨

海岸送人歌

水蕩蕩兮歸路長聖人出兮波不揚我送子兮蛟龍腸
安得從子歸今天蒼蒼

朱姑歌

玉華凋兮芳草枯恨從君兮君又徂君已徂兮妾生胡
爲乎噫妾今日死胡爲乎

橋上石

橋上石半是前人墳上碑細想當年立碑日兒孫羅列
盛威儀重重種樹重重護豈料墊人脚下泥車輪直碾
題名處牛蹄馬足紛交馳傳語後來人刻淺莫刻深刻
淺模糊刻深在長感千年行路心

築墳歌

去年西家築墳好今年東家築墳早東家築墳貼紙錢
已見西家犁作田田中又見生青草幾處種松能得老
千山詩集
卷五七言古
九
前人白骨化爲塵重取和泥埋後人後人得埋且莫哀
君不見狐狸窟穴沙坡臺

雪花歌

天上紛紛雪中樹樹花盡道梅花勝似雪我見雪花
勝梅花梅花開必著梅樹雪花下來隨所寓不擇高低
長短枝有風卽去無風住縱使風吹樹盡空在地還與
在樹同本來清白誰能污一任飄飄無定蹤梅花雖好
能幾日開落榮枯情不一君不見羅浮山下梅花村師
雄臥處生荆棘

花月歌

月出愛良夜花開聚名園幾見花開定無雨幾見月出
定無雲便使無雲無雨花月天誰能長艷復長圓世間
好景實無多醉月迷花奈爾何

山雪歌

山巍巍雪霏霏日夕隨風栖澗石夜寒和月照巖屏山
杳杳雪皎皎雪在山頭雪更高山頭有雪山逾老老僧
愛雪兼愛山歲歲山中自掩關每到冬來必見雪每到
見雪必開顏我心與雪何相似長欲空山抱雪死縱令
骨化定爲冰直至魂銷應作水我常對雪寂無聲雪來
見我如有情昔日袁安今日子相看相伴兩忘形從來
千山詩集
卷五七言古
十
不願銷金帳羔羊美酒斟還唱人間行樂只片時曲殘
酒醒身凋喪亦不願高樓玉笛吹梅花落處使人悲此
中何限江南客對此安能不淚垂但願深山荒寺裏盡
日無人吾與爾只恐春來爾不禁寂寂相思從此始是
時天地苦冥冥山僧作歌山雪聽

千山詩集卷六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五言律一

初釋別同難諸子

終歲愁連苦生離且莫哀問人顏尚在見影意猶猜佛
道千秋重湯仁一面開明知子未死好去勿徘徊

初發

馬上催行急歡生復自嗟身輕會似葉泪落正如麻計
日邊城近傷心故國賒幸餘穿布衲猶可耐風沙

十日詩集

卷六 五言律

至永平

舊孤竹園

去國剛三日明朝欲到關故人從此盡禿鬢自今班馬
恨如風疾心拚似石頑低頭思二士一望首陽山

宿山海關

重關猶未度破衲早生寒大海依然險危巒空自攢鄉
書萬里絕鼓角五更酸敢望能生入回頭仔細看

初至瀋陽

開眼見城郭人言是舊都牛車仍雜沓人屋半荒蕪幸
有千家在何妨一鉢孤但令舒杖屨到此亦良圖

初入慈恩寺

幸無牛馬後仍許見浮屠禮佛歡如舊逢僧笑盡呼膏
梁恣噉嚼土榻任踟躕半晌低頭想依然得故吾

思千山

咫尺白雲隔千山未許遊前王曾駐蹕幽客幾埋頭洞
壑愁中見烟嵐夢裏收可憐溪上水萬古自空流

生日四首

憶當論死際又過兩年期白日存吾分寒風任爾吹到
邊仍說法有客尚投詩且自歡茲會明冬不可知

未了黃沙債償他止一身便從今日死已是舊朝人乞
食真慚栗看書若有神無端思故事數點淚沾巾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四十未爲老顛危自古稀虛生成底事到死不知非弟
妹徒相憶家鄉那得歸從來無片紙辜負雁南飛

百歲已將半爲僧十二年殘軀委冰雪雙眼借人天只
有心方寸還餘詩幾篇時時吾笑我不改舊時顛

贈大通師

北宗風所仰開藏見高名道德傳東海袈裟搭上京開
堂龍象踏卓錫鬼神驚多少南來衲皇途漸蕩平

秋望

長平無好景秋至益蕭森不到邊關外焉知天地心風
吹連野潤日落滿城陰骨肉消俱盡空餘一念深

偶成

禪誦何曾習幽幽我自親過雲如近性古木願爲鄰午
睡無多事平生只一真客來添禮數知是世間人

晚興

死去亦閒事奈茲朝暮寒菊殘秋色苦僧老梵聲乾遇
物皆心碎無天好眼看不如長閉戶跌坐夜漫漫

思友

知己良非易何時不可親況當流離際舉目兩三人杯
水必同聚空談亦有神毋論朝及夕相與爛天真

送鴈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三
舉目漫相送遙空影漸微自從來北塞幾度見南飛一
路新霜下三山古木稀明年望春信行矣莫遲歸

送燕

空梁如逆旅欲別故飛低天下皆秋氣何方更好栖風
流思舊夢月冷度前溪爾念余心在淒涼見落泥

重陽前三日

不能待九日力盡爲登臺故國知難望鄉心終未灰孤
烟生絕漠返景照荒萊策杖且還臥黃花何處開

懷友滄師

托跡長千里能無車馬喧世人來問法遠戍獨懷恩定

有花侵案應知月到門菊英已堪把日夕對誰殮

偶感

遷客易爲感况兼秋有聲天風吹木葉一夜滿邊城是
處皆腸斷無時免淚零不知何事切未必盡鄉情

夜雨

是夜聞秋雨蕭蕭更不禁崎嶇萬里夢縈繞十年心處
世明知幻銜恩奈獨深何曾待搖落悽愴到于今

雨中看菊

風雨暗邊關何人淚勿潛我心與秋菊相向不成顏倒
臥從泥汚飄搖倚石頑眼看佳節近猶自憶龍山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四

雨中懷諸子

咫尺阻言笑其如風雨何展書當事業壯志此消磨竟
日掩門戶千年一咏歌寂寥頻得句相見較誰多

懷千山諸子

野衲還山去深居第幾重遙知岩石側猶有漢唐松施
食下林雀安禪護洞龍寄言諸老宿春曉待飛筇

傳子拓新齋

把茆亦已足拓地更精神靜坐飽秋色開書見古人童
鳥時問難慧遠復來頻何必桃花水蕭然卽避秦

遊譚家庵

諸山時閑閣當午不聞鐘此地足雲水往來多遠蹤酌
泉有妙理隱几卽孤峯繚繞香生霧應藏聽法龍

送人

去去莫回頭蒼茫塞上秋死生從此異人馬盡成愁不
敢高聲別唯應暗淚流他方倘相憶但索鬼門幽

小河

寂寂小河水波平意自閑更無舟楫苦獨有雪水艱衆
沒何曾損直行絕往還靜思源出處應在萬重山

送客

單身從此去鄉路尚悠悠兩點丈夫淚一天孤鷺秋幸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五

無爲客死未了此生愁回望遷流處沙平黑霧稠

晚步

鐘聲隨我去隱隱度前灣遙望深松暮應多野鶴還客
心在秋水微月出空山任意緩歸步柴門不用關

暮歸

只向城西去非關風有期聞歌知我至拋卷候門時終
日惟相對竟歸亦不辭老僧出戶望偏怪步何遲

尋詩

只在秋山裏遍搜黃葉堆忽然被我得却似古人裁野
月索將去寒風吹復來還家囊已滿生死興悠哉

接新夷書

憶君良獨苦書到益傷神衆命終難活一心不負人何
天堪問話無地可容身却望邊關外偏多風所親

對雪

九月尚春衣高林望已稀朔風從地起大雪近僧飛魚
懶寒誰擊塵間靜不揮無人相問訊只合掩荆扉

八日雪中懷北里

爾時應獨坐把筆自題詩以此爲良計終年足療飢寒
新生遠思雪淨望幽姿明曉來相問携將菊一枝

懷甦築

二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六

煮泉方自酌懷爾得詩題料是開窓看無人雪一溪句
從寒處索物向悟邊齊但望空林霽知余來踏泥

懷我存

昨夜風吹雪誰邊落更多最憐愁與老安得笑還歌范
叔寒如此陶公興若何明朝采殘菊著屐定相過

九日偕諸子過北里

扶伴過城北霜飛逐面來爲尋楊子宅不上單于臺水
泛東籬菊心存故國萊從茲寒日甚那得客顏開

冒雪過甦築

所思何必遠挾卷過西鄰相見亦無爲自然不厭頻大

迎遙識面雪下盡隨身此日倍蕭颯燒泉意甚真

雪中

道心宿何處風雪裏殘僧覓我了無有因人實不能
敲零敗葉佛坐老孤燈欲問平生事頽垣掛古藤

喜哥

流離方五歲隆隼異時兒所幸生年晚全無舊國思泥
深失龍性霜冷落瓊枝最是傷心處逢人自笑嬉

得千山諸老信

千山人有信望我到山中昨日滿山雪山風吹又空松
枝當戶人石徑與天通何得穿雙屐尋幽處處窮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答千山諸老

我本山中客山翁不用招爲憐地主意遂使白雲遙花
雨遲飄落松風暫寂寥石床餘半席只待雪初消

夢遊千山

夜半分明到千山萬木中霜花親骨肉雀語動虛空所
見無今日相論盡古風可憐非久住床下叫寒蟲

招山中諸老

傳言人雲去勸汝下雲間且看主人意暫拋水石間此
心無近世隨地足深山莫學高峯老頻年坐死關

夜雪

一榻渾如水雪天未肯明憐吾愁不寐到戶寂無聲白
滿思山谷寒多念友生正當孤絕際忽聽曉鐘鳴

聽北里彈琴

招我入太古孤琴此際聞林塘皆默默水月共云云指
外通心事絃中絕世氛民生慍未解何處覓南薰

北里新書屋二首

古聖亦局促圖書雨雪侵憑添數尺地不作百年心杏
樹籬穿老柴門晝掩深歌吟聽又滿餘響出寒林

卜居寧有意聊以禦寒冬殘瓦沿岡拾低垣帶雪春但
將書與共所貴月能容從此門前路時添雲水蹤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秋盡

秋光辭我去還似惜春心野雀翔空響寒雲到地陰不
能抒遠夢竟欲罷孤吟自此山門掩屐聲無近林

贈無瑕師

非關學辟穀少小便忘飢終日半瓢水長年一衲衣看
人只自老種樹已成圍來往邊城裏常愁白晝飛

寄姚氏昆仲

兄弟幽栖處開門水一方尋詩撐艇論易集空堂白
晝聽蛙吹青天數鴈行嶺頭三百樹好寫寄窮荒

寄龔韓二子

平生無半面禍患每過尋亂肆兩枯骨枯桐一片心道
同頑處合詩向酒中深後夜相思處開門月滿林

壽寒還

何物堪延歲携將數卷書到門惟有雪浮海已無桴飢
渴三仙字乾坤一老儒蓬萊如可至或許曳長裾

左公往堡中有懷

未必長相見初離嘆索居遙知兄及弟只有淚如珠踏
雪尋詩句循田得潦餘歸時屬二子亟爲報僧廬

和戴子堡中八咏

北山

三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九

未到山中去山中一片雲無心偏出岫何事屢移文白
鶴猶聞怨馴麋可與羣嵯峨千丈壁不必勒前勳

夾河

苦雨添新漲懷人在水央雙浮天日月一濯我肝腸泡
影流將去閒愁蕩更長卜居應不遠誰與咏滄浪

石人

見說衣冠古投詩寄問頻我心曾匪石爾貌可爲人蘿
月長相憶山雲乍許親最憐同伴者一半是頑民

永興寺

豈料窮邊處還餘舊寶坊定多山下士同禮法中王

豕驚清磬寒猿到畫廊他時携竹杖應許借繩床

耕烟

噴雪固余分犁雲爲汝憐何須至寒食時恐斷炊煙帶
雨將苗種拋鋤枕石眠只愁癡夢裏又到御爐邊

采蕨

采采山中蕨無爲席上珍同甘遼海雪難比故鄉尊到
壑猶聞禁盈筐未是貧老僧知此味好寄莫辭頻

蓮渚

污泥曾不染隔浦通幽香何用沾新露猶然怯曉霜願
生諸佛國可集野人裳舊社荒蕪甚池塘愛正長

三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九

觀魚

子豈知魚樂過河泣欲枯未能忘浩蕩暫可免昏瓜夜
靜蘆花白天寒野艇孤願隨風雨去清夢到江湖

看薪夷病

看看垂死病悽愴淚沾巾原罪吾居長論貧爾作鄰天
全無可否藥尚有君臣莫畏泉臺苦水河久已親

喜新夷病起

拚是沙埋骨欣聞息已蘇一瓊吞未盡雙眼淚將枯又
得吾良友仍餘爾罪夫從今知死易鎮日好相呼

庭前孤鴈四首

繪綴滿天地空門亦有憂暫依庭草宿敢望渚蘆遊夢
想洲前侶魂驚塞上秋預愁霜雪苦不得到羅浮

可是籠中物高飛不自繇鼎鼎何足恨網解轉添愁獨

叫黃沙遠頻行竹逗幽主人情意重豈爲稻粱謀

塞草青易白堂堦日又曛自存湖海志聊共鴛鴦俯

首隨人語淒聲獨我聞舊行不可問腸斷萬重雲

仰天如欲訴側首聽鳴砧影隻月常照力微風易侵禍

深曾作字愁絕少知音久矣雲霄歸何須寄上林

同陳子過新齋感賦

每過必終日流離幾弟兄土床橫茗椀笑語雜書聲佛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道尊衣馬天心寵甲兵此時況此地猶見主人情

贈鄰翁

乞食固予分頻過亦自憎如何君父子偏欲飽孤僧

杭銅匙消參泉碧盞澄只茲堪我老况爾坐高朋

讀顧與治書并見懷詩

一派江濤白驚生塞上魂乍疑驚瘦影再讀見啼痕舊

棠青衫盡空庭老樹存相思頗得句好寄莫辭煩

孟貞寄書不至

老友偏思爾容枯骨岸然祇聞寄遠字不見到寒邊稚

子應看長空囊誰爲憐明春有歸鴈莫惜寫新篇

潔之有志入山索贈

已知寒塞苦愛上別峯間掛鉢青松古安禪白石頑塵
何關隻杖亂亦到深山未歇狂心在溪流總不閒

立秋後一日孤鴈忽飛去四首

荒寺聊藏迹定知非久留庶無鷹隼患能免雪霜憂矯
首辭孤衲高飛覓舊儔江南兵未戢珍重荻花洲

秋至爾先覺空天翅獨橫既同艱險過亦有別離情度
寒宜高舉驚人莫浪鳴羅浮如可到愁絕是孤征

本是傷弓羽還愁羅網攪雖無好處去猶自惜餘生夢
警五更雨身輕萬里程似憐相聚久連叫兩三聲

二日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上林非夙昔繫帛亦徒勞爾去從飄泊余心轉鬱陶空
庭添寂寂中澤總嗷嗷何日清江海孤雲許共翔

瀋陽雜詩二十首

草草四十載乾坤一病身臘深顏益厚禍酷意無瞋性
命豈由我飢寒常累人西鄰有二老談笑見天真

西風吹破寺泥佛坐何年一鴈起庭際數聲空喚天遠

書誰可寄飽食我方眠禪律渾忘却安能效磨磚

世事看亦見邊城忽已秋塵沙必在面蟻蝨又緣頭欲

笑從他笑多愁總莫愁所知居不遠來往儘風流

吁嗟復吁嗟誰是無父母守柵供庖厨入林禦豺虎得

生亦暫時盡死安足數新服看舊人自然成堊土

盛衰自今昔佛豈眼中邊竿木隨身戲鐵錐任衆賢到

山先數馬入室但分錢亦有二三子休嗟吾道邇

辛苦法王子深慈將奈何肉殘無足食骨碎可重磨大

網嫌魚漏高林畏鳥多不如魑與魅猶自喜人過

瘦日射枯楊荒荒欲斷腸老狐來瞰室餓虎易過牆豈

爲高明誤空遭紙筆殃南中有義士風雨每同床

此地暑易盡家家聞搗衣拽車水牯瘦擊鼓鬼娘肥風

景連年是人情半刻非老僧惟一鉢每日飽方歸

白日只斯須頻年乞海隅罪多識命賤書到益身孤秉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詩

詩

詩

詩

拂等頑石題詩答腐儒明知鄉國沒仍夢到西湖

北里有遺老尋詩尚未還定知題落葉隨意到空山白

晝全無韻暮杵久已閒好携秋爽色一灑戶庭間

白鶴亦有淚悲涼與世同要從今日事稍見古人風笛

裏聲初斷囊中藥屢空只留天一線呼吸可能通

側立向空荒風吹恨愈長文章宜涸厠牛驥共禪房不

識梅花白惟誇麥子黃秋來瓜獨好小摘齒牙香

老翁時問訊不死近何如夢裏數竿竹床頭一卷書爲

人終直率對客怪龍疎午後睡方足行行過草廬

可惜團團月還來絕塞明照人幽近死到地自無聲孤

鴈忽然過遠鐘何處鳴嶺南應更苦夜夜落荒城

衛霍名何減山頭舊札營乍聞吹落葉猶似走殘兵原

草纏幽恨河流帶哭聲最愁秋雨後燐火向人明

未到秋風起先令破衲寒但捋身一擲久與世無干日

月看條去林泉到處殘如何昨夜夢顆顆荔枝丹

幾載望鄉信音來却畏真舉家數百口一弟獨爲人地

下反相聚天涯孰與鄰晚風連蟋蟀木佛共含辛

佛命亦如綫西方有剎蓮貝翻成大賈笙吹比神僊弟

子黃金貴弓裘白日鮮雷同吾豈敢只合抱沙眠

沙坡臺下土春老草難生行路踐心髓遊魂怯旆旌烏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詩

詩

詩

詩

貧天養子狐拜月成精當日無貧富鋒刀不世情

天地不可必春風或度關陰山一半揖遺老共生還杖

指烏衣巷船歸黃木灣親朋未盡鬼慟哭後開顏

夢安仲叔

昨夜分明見長鬚叔不癡衣冠非此日言笑尚前時縱

死心方寸平生酒一卮只愁關路黑來往得無疲

苦蚊

白日難容汝羣飛欲蔽天愁人頻得句終夜不成眠餓

極筋先露刑餘血尚鮮關東風景異只此似江邊

遊七嶺寺

何必入山去到來非世間巢松孤鶴冷補衲幾曾聞鐘
磬留清範嵐煙護舊關一溪水漸解流水已潺潺

留龍泉靜室

入山如數日又是一春殘花信何曾到松風依舊寒野
禽時繾綣孤月共盤桓始覺邊關外猶然天地寬

寄題易修靜室

雖在名藍內孤栖別一枝身貧客自少地僻病相宜定
有雲分榻時煩月照肩我來應不拒煮雪共煮饑

和李公冬日成茆屋四首用韻

數椽聊自可欹枕抱書眠窓閣堪延月前疎好見天殘

手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寄題易修靜室

種猶馬革點雪卽花磚坐老頻來過床頭起暮烟

不識長安樂何如東海隅夜寒聞鶴語榻短學僧跌興

至詩塗壁飢來雪滿盆西鄰遷客在鎮日待招呼

身閒居自僻豈必在山阿寒炙青藜火行吟吟遍歌詩

能窮學士酒亦病維摩向晚西風急何人著屐過

舉世皆兵革安居自朔庭佛容參米汁客與論棋經食

薄風侵骨心空月在局屢携孤杖去帶雪步荒坳

重和四首

自是客來少非關地獨偏殘棋拋屋角饑犬臥爐邊果

賴鄰兒送詩憑野衲傳情知無喜事鵲噪矮簷前

何事長邊外偏多魯國儒談經偕楚獸卜築近枯株窓

破殘詩補肌羸薄酒扶不知寒夜夢還上玉階無

敝絮蒙頭臥霜風奈若何虛庭迎木客汲井煮桑鴉適

性此云足容軀不在多小僅存道意袖手聽長歌

遠磧留天地無言雪一庭正襟坐古詰開戶看滄溟虎

跡任來去人情半醉醒老僧應不厭多病怯疎櫺

贈樂亭秀才

我苦不得去君胡爲獨來無家投大漠設帳傍荒臺客
意黃花後書聲白雪堆相逢三兩語涕淚點殘灰

送苗鍊師入燕

二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送苗鍊師入燕

白日君將去黃墟我尚留莫言朋友義能免衆生憂殘

雪填沙磧悲心滿壑溝何時垂鶴翅盡駕入雲遊

贈五千道者

隻杖淒淒日論鄉獨有君辭家一萬里學道五千文禮
斗依丹闕吹笙坐碧雲不堪詢故老清泪亦紛紛

得耀寰札

相見亦常事相離費苦思翻憐三歲過未了一生疑函
泪遙相寄關心久已知長安春夢好猶自繞水池

同陳子久坐候大翁回

稚子歡留坐主人出未歸料應無別適不過知曾作詩

卷携將去塞爐且共圍入門知有客言笑盡餘暉

大雨喜育子遠訪

相逢疑隔世一別五經年莫話鄉關事難禁風雨天等
屍來萬里問道入重泉拘折枯藤杖沙寒且共眠

千山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七

千山詩集卷七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五言律二

別諸公往遠陽

一秋良可過鎮日共盤桓談寂霜猶墮詩成月每殘開
懷偏有限握別恨無端不出鄭圖外關河各自寒

同大來吉津赴啟如齋

出門何所往定是野僧家踏破三門雪驚殘一樹鴉登
床無別禮堆案盡天花得飽不辭去邊城日又斜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和龐大師送弼臣見訊韻

不作金門賦胡爲匹馬行親朋愁遠道生死見交情望
處關雲黑臥來江月清早歸余尚在海角待昇平

同陳公敘昔有感

不過廿年事還如隔數生逢君寒磧話動我渭陽情鄉
國餘殘夢乾坤未解醒獨憐孤杖外氣骨自相撐

同木齋坐甍築齋竟日

所談亦何異相共到黃昏閒或翻殘帙饑惟索瓦盤危
微千古事斷續幾人存此日真堪錄每思無一言

讀李氏遺書二首

何期萬死後得見一生人久識灰銷骨欣看字有神每

憑心力盡洗古今塵莫恨余生晚當時無此親

舉世令人悶斯人以死爭開眸滄海窄點筆老天驚佛

祖無酸氣英雄有至情遺書今尚在再拜李先生

慰戴三病

三日不相見驚聞伏枕憂疴羸力已竭號泣意無尤未
識趨庭樂彌深陟屺愁春殘風尚勁珍重夜添稠

喜李鍊師禁足

人間亦何極隱几卽仙源盡掃青牛跡深藏金馬門閒
應採藥笈靜可叩天根咫尺三山近行看一鶴鶩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重送大莖

艱辛吾與汝耐盡幾秋霜佛了無奇特人難是久長雲
山欣有伴風雨憶同床莫戀故鄉好相期塞菊黃

重送屍林

欲囑渾無語徒將泪幾行乾坤雙草履來去一空囊故
國何從覓寒冰已共嘗老人相見處休話汝師狂

送義中省親

相見復何日相期安可忘好携沙際雪聊慰髮如霜不
孝原非佛每詩頗似狂濡毫題去袖春雨正茫茫

寄心公二首

念子何偏切爲人念獨艱相期一種意不在百年間古
聖了無異高名豈是閒遙知吟倦處徒倚望他山
別來頻雨雪心緒近如何子道承歡隔君思出塞多高
山方咫尺白日已蹉跎自有無窮事時將訪薜蘿

答客問

似此已踰分平生我自知一從得罪後總是感恩時有
病還長嘯無家亦賦詩尚猶愁未足且晚欲何爲

雪下有感

大雪真吾事天心本至公翻書甘手冷乞食望年豐舊
嶺花方發平沙鴈已空幾多未歸客對此意何窮

千言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入山寄友

入山寄友

到來方覺好山亦厭名聞世事憑蘿隔幽情與佛分猿
啼幾樹月鹿過一溪雲此處真惟我相尋未許君

山中思友二首

知己從來少况當寒雪深每同開口笑遂覺緩愁心長
聚亦無事初離便不禁如何此寒夜獨自臥孤岑
相見已恨晚更添離別心幾多鄉國思翻向友朋深山
古雲常寂天寒日易沉獨吟渾莫奈鐘磬自成音

同諸公夜集希焦二師室

弟兄能愛客老衲每來尋况有同心侶相偕徹夜吟異

鄉消積恨明月助清音何必求仙去花源此地深

又過希焦二師

好我真無爲感君此念深一從初識後數載到于今狂
極偏增重離多奈獨吟春風留洞口扶病更來尋

題金塔寺二首

人皆崇藻飾此獨尚清幽共佛三間屋連雲一個牛耕
田供客食開戶任麋遊最愛前溪水橫腰一帶流
人貧方徹骨塔尚以金名采蕨扶雲出尋詩踟月行斷
碑看字影馴虎聽經聲我到家常飯因留太古情

赤公書來賦答二首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自壽

書來惟說苦問我苦如何得食粗蔬足逢人好笑多拚
他今便死不爾且長歌只此朝還夕殘冬亦易過
我有消愁法從來肯易傳不歸吾本爾但飽即欣然拾
得絲絲命由他泯泯天爲公通一線同病故相憐

自壽

投荒三十八又已八年過罪過隨年長閒情近日多懷
人添雪夢得句上山歌且自加飡好愁顏意奈何

憶昔

憶昔君初至難分喜與悲天邊親杖屨雪底見鬚眉屢
讀三都賦相爲一字師自今酬唱隔布袋有遺詩

儒釋

儒釋雖云異天涯放逐同五車開道路一棒擊虛空
楊州慚妙喜蜀國失文翁敢謂天將喪應知吾道窮

悼羸三首 有引

大方趙子憐子艱于步率諸公爲覓一小羸牛
頭馬身四蹄如鐵初不受駕馭既甚馴乘子出
入三年矣丙申暮春寄食友人得飽芻豆忽暴
亡子爲詩三章悼羸亦自悼也

淡泊宰相守殘軀賴爾扶忽然辭我去愈覺一僧孤
牛驥嫌同早風沙怯遠途自今能解脫含淚莫生芻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布帷

一鉢同行乞三年不厭貧崎嶇勞曲折雨雪共酸辛
何忍拋愁骨翻如失故人言尋舊竹杖子更誰親
所苦不能待春深老漸長殊形寧受畜馴性最難忘
溝壑爾先俟水霜我獨嘗傷心惟閉戶咫尺卽羊腸

布帷

世事憑茲隔高眠夢亦空青編落枕上白日在山中
此外無寧處何人可與同有時開放入溪月并松風

哭李給諫

山中愁未了走馬哭孤臣白髮隨江水青雲逐塞塵
史留忠憤疏天喪老成人幸有緇袍在年年漬淚新

和赤公寄韻

相見一平淡相離偏憶君每當此月夜遙望在城雲
大雪毋長視狂歌恐或聞歲窮宜倍慎三囑泪殷勤

遙送我存還巢二首

未得臨岐別何堪話別頻同爲黑水戌况送白頭人
長路悲空索還家失老親幾多兒女淚應爲洗邊塵
艱難知爾最大患在吾身莫憶來時恨偏添去路辛
未堪逢至戚猶恐訝諸鄰巢父真無罪牽牛飲潁濱

得我存長安寄來書用前韻

行後子方覺書來淚又頻到天還憶友一路但依人
併三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罪歸何碍携霜散所親不須回白首去住總皇仁

得石雲居詩文

尚論貴隻眼平生于此深共傳遷史筆誰諒許衡心
後死亦無恨斯文未喪今遙憐孤子意山水有知音

問雪公

山寒子可耐衣薄爾何禁學道身方重論文念獨深
長貧分鶴粒多病到僧心珍重過殘臘春來共笑吟

聞天公病

下堂猶有慮出塞念偏深不是子臣淚全然父母心
或者風方勁安能別有侵加餐憑努力春至候佳音

得木公手字

受我知偏重知子乃獨深時時施藥石事事入肝心死
骨必思肉頑皮尚受鍼明知此不可又作感恩吟

和栖賢山居韻有小序

阿字出棲賢山居詩十韻并其托鉢九江時所
和予讀之數過不翅身在三峽橋頭聽水聲洶
湧因而和之從頭至尾復從尾至首迴環重疊
音有盡而情無盡也

山水無中外飄雲何必歸最嫌沙上鴈一一向南飛罪
大心方死病多力漸微誰特匡嶽淚來酒破僧衣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詩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何妨臥出日長欲話三更離外無人到窓前有虎行風
微飄梵咒雲密透書聲只此閒同過毋令別感生

無事不携筇多因訪遠松獨行深雪路忽聽隔溪鐘得
句鳴寒谷持雲贈別峯自來無定止到處幸能容

有言惟獨語更莫問青霄衣就田塍補柴分品字燒止
尋栖壑侶不赴在城招峯頂香巖寺鐘聲下半腰

出郭無多路心空覺地偏一從抱病後不敢向人前鶚
鵠留殘石素馨憶舊田止應吾與汝朗咏了殘年

高談山頂月低揖世間人判就孤寒命仍餘老病身我
心不可轉佛道未容真何處玉淵水惟應獨問津

閒知茅宇闊靜覺野雲忙僻逕人難覓深山日自長鹿

携麋入室雪共雨登堂自起撥爐火因烹蘆服嘗

大抵長邊外三冬半是陰風吹舊屋角雪補破衣襟樹

壓枝枝重燈寒夜夜深梅前初夢醒不奈此時心

每日一餐足無人白晝眠寒多寧有法嬾極不須禪時

上巖頭石遙看林外田西南日盡處一直上孤烟

生來山野性萬死不離山隨水偶然出因風急復還吟

多長倚樹客到未開關自笑頑成癖人傳老更頑

夜半一擡首星光盡在山不能同雪化只合攬雲還猿

至常無候門閑且莫關可憐猶有爾識我是真頑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詩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率爾行將去倦來樹底眠泉流時問話鳥宿似安禪霜
不凋金粟海難變視田每看敲石火一點自生烟

如何有好日不出又成陰一任霜催鬢毋令泪漬襟林
泉寧有異天地此中深竟夕寒如水空餘一寸心

不能效古昔鎮日爲人忙樹影當窓直峯嵐入夢長曉
風輕布袖暮雪靜郭堂更想峽橋畔平分一盃湯

展卷舊相識全非此日人明明千古意寂寂一孤身到
死終無二平生只是真最憐初睡熟又度大榕津

本無才足恃不是性多偏沙石甘居後冰霜獨在前難
銷檀越水不種祖翁田所以一瓢外風吹自歲年

五老何年見人間，隔九霄黃精金井洗蒼木。玉門燒未
遂，立沙志翻將白紙招龍津。終有合携手步山腰，
拘折此孤筇隨心步步松。投林仍乞食到午，但聞鐘十
年持一鉢雙眼寄千峯。且莫臨溪照恐驚憔悴客，
懷人幾千里每夜過三更。擁云時同坐沿階，又獨行不
堪鴨綠色常作虎溪聲。更有關心處飛雲枕上生，
舊山畢竟好垂老未言歸。遙想鶴峯上終期華表飛歌
殘，山月白聲咽夜鐘微。何日金輪頂相將一振衣。

附栖賢原詩

愛友尋山住山深，人未歸不知秋色暮。空見鴈南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九

飛樹密溪雲重，峯高霜月微。夜來松火怯，獨自理
寒衣。門前看五老石上待三更，望月不知處沿
杉。每獨行雲開見鶴影，泉遠聞人聲。莫訝無相顧，
高情感易生。潦倒一枝筇，逍遙十里松。偶逢犢
鼻叟，同聽石溪鐘。驟雨不出谷，晴雲隔亂峯。忽觀
殘照起，猶見金芙蓉。自笑吾生足支藤，上紫霄
松門山日近野火石雲燒。老母留芋供鄰僧，隔水
招一聲樵笛響。催我下山腰，老病心逾淡。飢寒
韻更偏，獨憐山月外無計秋風前。拾栗煨牛火，驅
茅下麥田。明朝重九日容易度殘年，客到無留

處情乖懶見人，牀頭多病衲殿角一閒身。夜色秋

旻淨，泉聲曉夢真。昨聞江上信，又阻白門津。我

自立溪上水流何太忙，年年松樹綠日日峽橋長。

林月窺巖戶，山風壓草堂。何人相見暇，熟炙橘皮

湯。偶來楓樹下孤影，息秋陰澗淺搖清瀨。風輕

爽，素襟行人歸竹遠。散犢入林深，何處不相似時

時厭此心。病骨憐秋夜夜長，不可眠。久疎蘆蕪

味，慚愧白雲禪。開戶望霜月，隨身過野田。晴峯山

勢聳一鴈入寒烟。山中嘗作夢夢裏不知山，未

可名真。安何須辨入還夜，泉寒竹簟秋月白。柴關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十

同道如相憶，歸來共學頑。

張翊茂贈紅褐禪衣

空囊不羞澀，猶自念僧寒。頓使貧兒富，能令白骨丹。雪

埋深易見血，洒濕難乾且得殘。冬過何如破衲安。

歲暮同阿字得寒字四首

經歲無人趣，驚看臘又殘。霜添寒紙厚，風使衲衣單。微

骨寒無路捫心淚，有端一從汝到後更益我辛酸。

總是冰霜地，非關我獨寒。一身蹲雪底，雙眼向雲端。索

句從朝起，燒泉到夜闌。此時兼此地，猶得共團圓。

細看生何用，平生厭素餐。涸涸將一歲，盡事向五更。橫海

靜三山穩雲高五老寒情知強言笑圖使我心歡

抖搜十年恨全傾大海寬看人忙不了于我竟無干爆
竹何曾響蠹魚依舊寒春風遲亦到且莫發長嘆

祀竈

竈無嫌我乞我自厭殘身十載猶存舌一瓢長傍人空
殮勞施主勺水賴神明此夜無須囑深知愧是真

擔水者

向陽寺止一井水澗且遠衆僧爭先往
汲常至夜半而汲者猶往來不止焉

往來餘五里風雪到更深欲趁蛟龍臥寧愁魍魎侵絲
絲盡彼力滴滴感余心因憶舊山上飛泉到金轡

天公以其尊人所書扇見贈

三山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七

三

艱危珍匣苟持贈慰荒榛乍展疑先晉徐看識故人老
來書自聖別久意逾真前日傳家信猶然寄問頻

天公贈棉衣留南塔先有此謝

念我寒如此臘終猶解衣數年惟破衲一半逐雲飛但
使存孤骨毋令嚇翠微故人戀戀意春氣透柴扉

問爆竹和阿字韻

衰殘不可耐強逐小兒情山澤了無氣虛空忽有聲一
連三夜夢親到五年城聽此翻添思髻年正太平

和天然兄初住栖賢韻

鹿洞曾經過難尋三峽橋老兄今又至浩氣可全消石

止潭邊靜泉飛谷口遙黃雲難極目夜夜夢魂搖

贈王大哥

不關裘馬事公子自翩翩戲彩春風裏尋僧野雪邊論
文憐遠戍飲酒瀉飛泉佇看凌烟上功名本少年

讀梁未央贈陳全人詩有感用原韻

我昔見君日知君慕遠林方肩斯世重不作世間心古
佛機難扣孝廉船已沉未曾滄海變懷恨到于今

讀梁未央贈霍階生詩有感用原韻

太僕捐軀日相隨鴈一行蓮池心骨淨金櫃姓名藏五
嶺明臣節千秋重義方餘生愧我在風雪思難忘

千山詩集

卷之五

五言律

七

三

寒宵二首

豈必緣鄉國耿耿開肺腸天當愁處窄夜向醒邊長海
水流何極朋情散未忘以茲難得曉星月共蒼茫

只是不能寐尋思總莫干何人甘自溺于我竟難寬照
雪一燈白迎風雙眼酸強眠仍反側非是畏衾寒

烏食菽爲沙彌所縛余見而釋之

口腹有深筭顛危實可憐爲貪半粒飽遂惹百絲牽人
世殊多患空門亦自纏殷勤爲解釋好去莫留連

金塔主人遣諸沙彌

長者亦多事初惟樹下居但留孤鉢在何必戀耕鋤鳥

散林偏靜雲飄月有餘自今吾與子茆屋本空虛

題一粟齋

一粟大如許其中世界藏臥聽宮漏水行拂御爐香天
近神仙赫恩多日月長野人頻到此破衲亦輝光

歲暮有懷

亦是尋常過髮來每覺頻爲當人歲暮無復舊鄉人烟
火投山店風霜冷水濱最憐江盡處上下嶺梅新

仲冬末忽大暖數日冰雪盡化

三冬剛踰半春氣變寒林但覺人禽悅誰知天地心崖
懸疑瀉瀑簷溜似長霖自入深山裏應沾帝澤深

三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題俗龕

亦自堆殘卷何曾一室空文殊或過問彌勒也難同畏
客長疑病教兒未覺窮只恐深夜後凍殺蠹書虫

天公新構茆舍觀音堂側

草草數間屋言依古佛居僅能遮雨雪大半是圖書梵
唱連歌板棋聲雜粥魚何須青瑣闥卽此樂如如

戴三移居鐵嶺

既在大荒外何須近郭居避人寧信虎毒毒并携書藥
厭韓康賣田隨桀溺鋤料當雪霽後曝背一思余

自八月初病耳至十一月不愈

病耳四經月耳根轉自清鳴啼久絕響雲過似聞聲蕭
鼓從來厭是非何處生老年諸鎖息毋復畏天傾

懷坡中諸公

只在邊塵裏年年老別離冰霜原共苦山水豈余私有
命荷皇澤無家感佛慈願言各努力庶足慰相思

與孤松

仰瞻皆欲拜卽我亦難親鶴語猶妨聞雪來不厭頻枝
危如接世根拙似嫌人轉厭水將解羣芳共一春

偶成二首

豈是愛山水從來任我真嫂松寧有罪叱石不生嗔歌
發隨長短倦時任屈伸回思塵世內束縛可憐人

二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好惡非他事尋思可奈何地低停雪厚樹密惹風多來
日誰堪慮今宵我且過莫爲長久策仰面儘高歌

木公以新齋成述懷詩六首寄山中依韻奉和

何處投新句松關日已曛傾來千斛雪驚起一山雲蘿
影枯逾瘦泉聲凍尚聞相期春漸暖一榻可平分

著雪心難冷攤書道未窮茆簷宜向日布帽且禁風味
淡君無厭吟寒孰與同時應招野叟興發一杯中

拚是擲窮邊心休莫問天小窓容畫景薄粥喜朝烟汲
古終無罪買山不用錢俵來拳作枕身在古皇前

據泉知不遠久息丈人機地辭誰堪寘庭開鳥亦稀但
能藏海畔何必羨漁磯祇合長相問毳毳幾衲衣
酒旆隔疎籬無人水半危望雲時有淚聞鳥不勝悲飽
食問何慮孤眠冷莫辭惟應與松柏寂寞保霜姿
只在鐵橋畔寒梅繞屋花可憐清曉夢喚醒隔窓鴉歲
暮日逾促鄉遙愁更賒那堪幾相識咫尺即天涯

聞左九哥病寄慰

君今年正少早撇少年情滅性非人子傳家賴阿兄鴈
歸春漸近砧遠雪初晴努力加餐飯無令百感生

贈高涵寰居士

千山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五

所重惟良友兼之患難同長齋親衲子獨宿俊仙翁交
道真逾淡文情老益工只愁風雪後孤迹任飄蓬

贈尚辛齋居士

出塞有諸子惟君氣獨雄見金會似土飲酒每如虹生
死重然諾文章到困窮莊周何日了相對共談空

喜無爲三子至一首

見說南中士東來道阻長何須問姓字自可共冰霜積
大堪埋骨天空欲斷腸相看強相笑不敢問家鄉
盼盼似人喜覺然慰我心暫停新泪下一見故情深夢
裏秦淮鼓山前虎豹林從今風雪際又聽操南音

贈普願師

咫尺幽居近晨昏獨扣門閒談驚鬼膽靜對見天根禮
法豈爲我畦蔬儘可飡焉知寒塞外古道至今存

聞戴三將入長安

春風得意初策馬莫躊躇木獻金門賦先懷梁獄書君
恩從此潤子道乃無餘佇看章江上青衫伴素車

人日有感

此地無人日蒙頭且自過驚心非虎兕刺眼是山河風
度衣逾薄霜霜侵鏡已皤更添愁寂處鐘磬晚堂多

留題首山丈室

千山詩集

卷八 五言律

二

出郭剛十里到來隔世譁不知誰是主即此便爲家半
榻懸清夢疎櫺見晚霞幾年淪落意盡付海東涯

宿向陽寺

但使忘人世若山何必深斷雲栖破衲積雪老禪心客
去門仍掩牀空月每侵病夫怯登陟只此易相尋

遊大安寺

石磴如天上鐘聲下界聞已捫千丈雪猶隔幾重雲山
冷僧俱瘦堂閒虎與羣古碑苔蘚合洗剔見蟲文

遊龍泉寺

洞口憑猿引逶迤石路迢到門惟虎跡望寺在山腰龍

去泉仍溜春殘雪不消老僧忘歲月恍惚話前朝

遊祖越寺

殿闕疑天闕淒淒幾個僧板橋通野豕木佛坐孤燈說
法呼頑石燒泉拾古藤禪居高絕處欲上病安能

千日詩集

卷七 五言律

七

千山詩集卷八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五言排律

雪齋落成

四海少鄰並況茲東復東登塔惟鶴跡掛壁有詩筒豈
爲兒孫計聊安君子窮委懷存宋楊論事據枯桐千卷
萬卷在兩人三人同快談當聖代高咏寄玄穹雲過一
牀影月來諸境空難容金絡馬共老竹編蟲世界半窓
隔神明寸管通囊開餘積雪簾捲渡飛鴻稠叠深秋色
千山詩集 卷八 五言排律

宿西寺

破寺背城郭開門對巘岵流雲時入席看斗獨凭欄松
落子堪拾菊荒英可餐偶行出籬外閒眺入林端意靜
鳥俱息身微葉共殘更無人問訊自與月相干池瘦荷
衣碎徑斜鶴影單疎髭先雪白賤骨抵風寒扶杖返虛
閣吹燈臥草團人生苦不足得此良已難

老叟

何來孤獨嬰自道腹中饑人戶皆先皺登塔力已衰生
年曾不記近事幸無知鬚髮留前代鄉鄰失舊時延齡
惡布袋移步仗松枝但憶身方壯世途甚坦夷

壽苗鍊師

人間初換歲天上亦添齡未老耿南極能飛滯北溟時
艱驚蝶夢神王鄙熊經寒雪尚凝砌和風已拂扇吹笙
鸞鳳集念咒鬼神聽度世心尤切彌年手不停侶沙蟲
猿鶴名雨電雷霆采藥重薇蕨汲泉帶參苓肝腸關衆
命呼吸通羣靈展卷辨蝌蚪退身號嘯巖離知守其黑
無計得以寧殘魄子將朽方瞳爾獨青金華潤菜色丹
室吐蘭膏談笑具別旨往來各忘形他山足玉石一水
人謂高志存鴻鵠大光眩爛螢胡爲懸萬石徒自擊
寸蓬鬼頑空盈匣魚腸待發劍波流豈復返宵饑可長
笑不見大椿樹八千終飄零

同社中諸子賦百韻

倚與洛多士共此海一涯慘日無舒景惺惺不斷吹盡
聞蒼兕吼夜見亂星垂春盡花未發秋來草先萎況當
嚴凝際復遇荒歉時雪大頗克嚙沙多曷任炊已看薪
似桂安得稼如茨食字字欲盡問神神不知求方希
穀繞樹嘆無枝世路腸千折人情水半危更移向何處

彈鋏更依誰却憶公孫度難尋鍾子期馬公思設帳董
氏久虛幃罪積甘縲綬汨紛比梗廩出門徒彳亍矢志
各參差家遠地難縮愁寬天可彌寄書憑塞雁解佩欠
金龜祇覺絲生鬢惟餘肉在髀囊空存兔穎貂敝羨羊
皮心腹告山鬼鬚眉照碧池矮簷常抱膝永夕獨支頤
縱爾貧兼病幸無磷與溜投林藏霧豹入市怯人螭魯
國衣冠族秦中豪傑兒嵐烟五嶺遠文藻六朝攜鹿走
看焚逐鶴飛並雉罹亦髭經火劫鐵嘴試剛椎君父恩
圓極死生苦不辭求仁又何怨質聖而無疑智爲繁憂
長力因多難羸形容雖已稟精理肯教慮文偃刺跛脚
千山詩集 卷八 五言排律 三

香嚴無卓錫但存乞食相那用買山資托鉢望城郭談
經聞邊陲運頰知莫振衲破尚堪支濯足烏龍窟洗腸
白石瀟長江還森森歸鳥正提提梅塢懷方切春塘夢
獨稀終朝勞短策暗室拭長鉢虹氣供吞吐鯨波靜指
揮四維陰器器兩袖冷颼颼荒塚臥封豕敬臺遊瘦狸
橙昨瞰廣漠縱步陟屨展涕吐牛蛇走叫呼霹靂馳東
溟觀出日北鎮讀殘碑西岫哭義士南鄰舞閼氏乾坤
仍自澗陵谷儼然移傾血倒三峽招魂到九疑揭開王
燭而喚起卞壺尸膽但當空瀝肝惟對佛披怪思屠魁
魘險欲狎窮奇幽意通岩瀑閒情侶澗麋崩崖搜朽骨

古廟索遺詞僊客遇清笑玄風布和熙雨闕去莫返華
表來何遲承露澆麻飯燒檀煮玉飴解將新布袋剖却
舊藩籬屍許從沙暴車寧荷鍤隨洪濤咒可竭頑性法
難治屢過楊雄室每逢安石棋冰心互映徹蘭味播芳
藜交誼久已棄遺文良在茲艱虞深閱歷道勁共扳追
矻矻千尋石汪汪萬頃陂土牀容偃仰細帙任晤呶古
相信孤挺狂猿本不羈雄談裂幘幅妙句出鑪錘驟雨
催吟興寒霜沁詩脾分題多吊古造意欲凌巖殘墨堪
同賞新篇足自怡桐枯未作爨松實暫療饑二子喜聽
論一錡盡成糜且拋千載憾相與片時嬉小人應學圃
千山詩集 卷八 五言排律 四

遺老亦數番豈懣懣能射宜安命所施管寧會戴帽尼
父欲居夷吾道信東矣先生將何之只聞因美里疇爲
獻鷄斯左氏三都貴蘇卿五字師傳嚴策以版渭水釣
非罷野蔭欣猶禾社蓮恨已衰山東得李白江左來桓
伊執耳爾胡讓登壇衆所推吹笙約子晉擊筑邀漸離
異域留商畔石人見漢儀空城招舊帝青草惜娥眉騷
續屈平怨賦添宋玉悲唱酬渾不厭來往各忘疲酒奈
無貲童節應到禿持雞心勿與人拙目儘教瞠此日亦
常事萬年定渴思好將藏洞壑何必勒鍾彝取義戒傷
激懷刑嫌近癡果能了性命更莫問安危鳳鳥徒鳴野

龍圖只按義滔滔者皆是廢厥若美爲世事詎難識帝
心可微窺浮雲無終蔽皎月豈長虧盈則覆之兆禍兮
福所基舉頭語諸子毋自苦嗟咨

贈遼陽陳令公十韻

聖朝恩舊里孤客宦邊庭官冷兼水冷身形似鶴形升
堂除積雪編戶補疎星衣剪殘荷碎厨炊野蕨馨尋僧
分鉢飯對吏讀基經新市憑鴉集重關畏虎局草荒連
砌白山近到牀青采木探幽谷弓田步遠垌人貧惟有
愛訟少不須聽立德存華表書名在御屏矜看寒磧上
丹鳳下天廷

二日詩集

卷八 五言排律

五

偶述二十韻

憶昔歲戊子投荒自我初舉頭多局促那步獨躊躇所
苦非冰雪相期在壑渠主人法漸弛賤子罪方紆身首
幸無慮心神尚未舒逢人強笑謔暗地足歎歎者舊常
分粒高朋許借書便將好日過不覺數年餘雙屐窮梵
宇盈瓢飽野蔬飄飄無定止處處得安居衰病因無禁
孤貧益自如偶然值老叟招我入茆廬增外無諸響瓶
中有夙儲殘編堆几滿寒月映窓虛雲密應難入山空
夢亦除以茲知足矣何必嘆歸與信口歌吟富闕門禮
法疎長林藏倦鳥幽澗縱潛魚寄問同流者爲歡信有

諸 皇仁應普及天意豈私予

二日詩集

卷八 五言排律

六

千山詩集卷九

博羅刺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七言律一

甲申歲除寓南安

梅花嶺下小溪邊
寒盡孤僧淚獨漣
衲底尚存慈母線
擔頭時展美人篇
先皇歲月餘今夕
故國風光憶去年
香冷夜深松火息
萬方從此靜烽烟

乙酉元旦

萬年新曆自今朝
兵氣都隨殘臘銷
龍虎山河開舊域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鳳凰宮闕集羣僚
波停海外來重譯
千舞階前格有苗
野老辨香無別祝
簞瓢處處聽歌堯

秋曉八首 乙酉寓金陵作

鐵騎飛傳海上音
彤雲霧縠暮秋陰
元戎已作檻中虎
黃閣空留井底金
半壁久添亡國恨
翠華難繫老臣心
獨憐白首商人婦
重撥琵琶淚滿襟

日光暗淡鵲鴉寒
獨上牛車淚已滿
魏絳讀來成畫虎
文山到死願黃冠
鄉心未盡鼙鼓聲
急陵樹先凋鶴夢殘
正擬招魂秋草裏
疎鐘微月夜漫漫

露下霜殘冷碧霄
鄉心處處長天驕
雲橫淮海三千從

風定錢塘八月潮
石虎豈能消殺伐
盧敖無計慰飄搖
何時重問峰頭侶
夜半吹簫過鐵橋

倚杖逢人塵偶揮
風流還說舊王畿
赭衣少婦能騎馬
白面書生學打圍
是處烽烟迷笠屐
年來藥碗失芳菲
菱荷葉老虫聲切
惆悵家山未可歸

美人家住白雲鄉
獨上高樓枉斷腸
丹荔剝餘蕉正熟
素馨開遍柚初香
人間何處尋黃鵠
夢裏分明見石羊
莫向鳳凰臺上望
秋風秋雨正茫茫

翹首長空動晚颺
蒼梧一去失歸期
啼魂欲擬三更月
續命先傳五色絲
天壽山前雲漠漠
石頭城上草離離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二

傷心玉葉凋零後
猶剩天南第一枝

涼月團圓照遠空
荻花如醉蓼花紅
江湖無復藏鷗迹
天地何曾享馬蹤
已見旄頭沉轅水
又聞大旆出秦中
只今五嶺無消息
望斷長干數落鴻

長松千尺野烟迷
別館蕭條日已西
廿載功名歸夢蝶
五更風雨聽潮鷄
曲池涼浸桐花影
複道塵封御墨題
燕子重來王謝改
庭前芳草馬空嘶

乙酉除夕二首

窮年于役笑狂夫
掩却閒窓一事無
對佛不殊棲影鶴
懷人欲折渡江蘆
浮山夢裏梅難寄
鼙鼓聲中日易徂

今夕劇憐燈火冷夜深空照幾僧孤

小雨空濛罩遠天愁心只在水雲邊半生事業鬢間雪
萬里音書嶺上烟爆竹不煩驚旅夢殘花留得伴枯禪
魚聲梵唄渾成淚破衲蒙頭又一年

丙戌元旦顧家樓

多難還餘善病身栖栖終不怨風塵挈瓢戴雪逢遺老
著屐尋詩有故人夜雨暫將山色改年光又逐淚痕新
遙知鄉國東風早花信憑吹薄海春

丙戌歲除厄亭同衣白雙白方魯諸子

到處看山歲已徂梅花點點怨江湖南陽事業歸何地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三

東魯旌旗仰大儒拜月盡瞻新面目窺池不改舊頭顱
世間亦有閒于我共向方亭伴結跏

丁亥元旦昧庵試筆

每逢遣老卽留連病骨支離不記年但有心胸還宇宙
更無眼目借人天石頭幾度分鄉思春色何曾到客邊
扶杖登樓開一望南山如舊涕空漣

聞本師空和尚移錫閩中

華臺附囑久相違杖履何因別翠微五嶺人天遮眼目
八閩風雨落珠璣執巾若個還隨步揮塵伊誰忽扣機
慚愧一枝寒塞外黃沙白雪亦霏霏

聞本師將來石頭

孤錫何天不可飛遙知到處足歸依願携半面新神鑑
來照三山舊帝畿風火大千生佛泪水雲百匝雨花霏
辦香拈起人皆仰白月長邊一色輝

寄阿誰

敝履曾將寄阿誰平生端許阿誰知破齋風雨三更話
亂世心肝萬古期筆墨有神烈火劫髮膚無恙大江湄
巫閭白雪厄亭柳遺老孤僧夜夜思

再寄阿誰

三百年來一老臣踰躔雙袖白綸巾數莖霜雪留前代

二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四

半幅江山付後人諸祖傳燈能共證滿庭流水未全貧
遙知橋畔梅花發極目寒邊欲寄春

得友滄江南信

燈前忽接江南信未拆先驚喜復疑大漠到來三易歲
白門死却幾相知兩人心事六千里片紙書題九月時
捧讀從頭親切語一天冰雪見鬚眉

寒夜偶成

日短無妨獨夜愁慙慙布衲自蒙頭白楊夢繞尚書塚
大石雲封仙客樓霜氣正濃心匪席鐘聲不遠月如鉤
更長任爾終須曉能使沉沉萬古不

歲暮雪中

四十風光一抹收故鄉望斷歲如流料因訶佛填水獄
豈爲修文上玉樓雪盡埋時偏得句天當崩後更無憂
當年六載行難滿殃及兒孫冷不休

同諸子宿雪齋

冰天盡日塵縱橫秉燭還教續笑聲今歲眼看片影過
幾人身在一宵情枕邊各自家鄉近筆下何妨星斗驚
到曉定知饒別淚土牀知水聽雞鳴

偶感

天地爲圓山水四無絃一操亦拘幽屬賓向自容獅子

十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五

石虎真同狎海鷗飽食更無思作佛生還端不願封侯
請翻青史兼燈錄亦有癡頑似我不

聞浪大師主法繼嶺

馬耳峯頭食蜜甜長干花瓣又重拈共經劫火三禪樂
分取曹源兩地霜繼嶺杖頭風日眼天山神底雪霜嚴
不禁鐘盡懷方切寒雁無聲月一簾

聞遜庵繼嶺監院

何人寒夜苦相思猶憶臨岐贈一枝百丈再參惟馬祖
慈明總院屬楊岐出籠孤鶴搏風疾穿市泥牛蹴月奇
鴨綠江頭頻斫額好將消息寄邊陲

寄茂之二首

髫年見爾蚤登壇瓦鉢藜羹每共飡兩世交游情更切
七朝耆舊淚難乾孤山未得林逋適後學誰知范叔寒
料得歲殘吟倦後鐵函偷啟避人看

破屋殘書虎豹鄰蕭蕭風雨獨相親一時羣士推前輩
半世相交屬古人幾食神仙終不飽屢看兒女始知貧
冰天欲寄新詩卷老眼應知淚又頻

寄與治二首

亂後投交白板門梅花香飯每同論平生最苦人皆好

古道全凋爾尚存客到定留徒四壁詩成不厭倒千樽

十口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六

世間那見清貧士猿鶴沙蟲盡感恩

卷詩書動甲兵鳥飛魚逝海天驚許多人士欣同死
費盡精神荷再生書寄極邊看雁度影留孤壁共鷄鳴
想當花發高朋集獨少殘僧笑語聲

寄與然師

半世風流薄倖名蠻烟琴韻苦冰清後門閑處如花散
大厦傾時集杖橫一幅雲山通性命四圍弓劍見交情
年來何地堪行脚絕塞思君草履輕

寄孟貞

石子岡頭共苦吟交情老向水雲深孤僧罪案橫詩卷

伯氏遺詞發道心
婚嫁若完休賣賦
鬚眉白盡好投針
連年何限悲酸句
曾否招魂到海濱

寄于皇

大風吹夢渺無垠
白鷺洲前彩袖貧
今古更教誰擲管
乾坤似未可容身
鐘聲屢聽寒僧飯
詩句時生山鬼瞋
好擬招魂東海畔
沅湘不獨沒靈均

寄澹心

木佛寒邊尚未燒
黔王宅畔夢相招
檣眸直可爍干界
揮藻真堪賤六朝
碎却青衫天地裂
收回殘魄日星昭
鐵函珍重休沉井
那見黃塵徹底飄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寄州來

頻年剝啄識相過
古寺寒泉笑語多
劍影千尋依佛火
昔聲一半落江波
每當靜夜聞花雨
祇恐雄心裂芰荷
遠傾有懷詩定苦
數篇莫遣雪兒歌

寄八度

石頭舊社羨耆英
數載周旋世外情
繡佛放參貪米汁
素王遺訓足藜羹
中山華冒尊明道
五嶽靈祇笑向平
爲語諸郎拋紙筆
無災更不用公卿

寄一門介立二法主

幾年白拂各橫縱
垂死相看道味濃
人在石頭江月冷

詩從天半岫雲封
座前花雨三春夢
谷裏松風午夜鐘
二老有心原不繫
盤巫閭下想飛筇

寄秘經

是知不可柰民艱
吳楚聲名苦未閒
須達布金爲續命
東坡解帶欲留頑
交情只在死生際
立德偏于雲水間
慚愧報恩惟一杖
好尋猿鶴步青山

寄爾止兼訊元白聶仲

孤蹤如鶴筆如泉
料撒奚囊淡淡仙
賣賦不酬兼賣卜
憂貧無計獨憂天
馬融名下立爲首
荀淑筵中實最賢
想得團圓風雪裏
共斟白水莫寒邊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八

寄文寺昆仲兼訊令姪

安世威名海嶼傳
龍泉雖失筆如椽
二難枯槁尋灰燼
一代風流入品銓
枝上鵲巢驚虎豹
枕邊靈簡刺神仙
東山杖齒須珍重
未了還須望阿玄

寄徐氏昆仲

鍾山玉氣散殘霞
猶向烏衣祿舊家
義士川陽才子韻
人間富貴夢中花
已知麟閣三秋草
何處青門五色瓜
珍重玉函天藻在
佇看溟渤又飛沙

寄無傷 時避粵中

瘴海南浮去杳然
相期猶在白雲巔
鄉情翻爲友朋勳

古誼寧因歲月遷箕子里中魂欲斷越王臺畔最將穿
羅浮邨月應無恙未必梅花似昔年

除日大翁同新夷過集

如此年光去不辭市天陰霧約同支因君父子團圓話
添我家山割絕悲一樹梅花成異想半壺冰水共交知
春風到底還來日薄暮相看鬢已絲

除夕別飯藏

明曉相逢隔歲期祇爭一宿惜分離論交死地情加重
定罪寒暄老不疑愁到盡頭寧再換頑深徹骨更難移
眼看歸路消殘晷眴眴春來未可知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九

除夜

又到邊庭歲盡時孤燈空照兩茸肴三年尚未餓豺虎
一息還將報我師繞座諸山皆老宿禮言大法已支離
歸堂穩臥不須守楫桡燒殘冷自知

辛卯元旦

鷄聲雲集禮金僊一搭袈裟泪獨漣六載雪山餘業在
五家燈火極邊傳疎星落落天將曙宿霧重重日漸開
自有辦香人不識萬年逢祝海東偏

元日有感二首

老眼未曾看曆日如何歲歲在龍蛇相逢知友休相問

不是賢人亦自嗟舊臘堅冰仍市地枯枝殘雪尚開花
新愁又是從頭起安得春風到海涯

寥落家家惜曉春朔風仍自覓孤身恒河流水還生滅
冷磧飛沙無故新西極龍顏心咫尺南天馬鬣夢悲辛
眼看鯨海波濤細猶可殘生見世人

遙哭秋濤

雲萍一出人皆望天宇頻傾勢莫收若水樹唇無二日
文龍指腹定千秋忍將禮樂隨身去盡把心肝報主休
自有容臺遺稿在長偕正氣世間留

遙哭玄子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十

龍髯一墜恨身存萬里崎嶇哭主恩鄧禹未能追鄴下
秀夫終合殉崖門詞林尚吐文章氣沙磧頻招忠義魂
從此千秋滄海上風濤怒捲血猶渾

遙哭美周

一身許國氣無前貢水波漫熨血滅菩薩道窮飯馬草
孝廉船覆失龍泉家餘老母西方淚夢遶孤僧北塞烟
節義文章渾泡影蓮鬚重結後生緣

遙哭未央

飛雲頂上憶同遊風雨相期苦不休自向虛空明節義
何妨平等別恩仇宰官忽現睢陽祖道唯懸獅子頭

未了團圓他世事白山黑水日悠悠

遙哭巨源

方節把贈大江濱垂涕相看各愴神我竄異方生亦死
君從前代鬼成人西山雨過書堂寂南浦雲橫古道堙
嘆惜舊遊誰復在獨留雙眼哭高旻

遙哭千里

甘露曾聞飲鄭平肯教弱水隔蓬瀛雲烟淡淡看間見
佛祖明明指上生看盡桑田松閣冷拋殘丹竈筆牀橫
三彭未絕身先死點淚黃沙哭紫清

薪夷暮過

日暮拋書叩我門土牀呼坐禮無煩士當縲絏非其罪
頑到袈裟不可言已訝新篇凌屈宋更參妙義指風幡
鉢中抖擻餘殘粒帶雪連聲且共吞

與薪夷同榻不寐

薄被難將笑語溫枕頭如水覆仍翻壓冰到骨兩條鐵
冷月來牀一片魂夢趣屢從鄰衲乞夜深好共老天言
鷄聲忽聽休驚舞只恐輕狂動佛尊

北里過訪

出門大雪欲何之僮僕無言瘦衛知只在南郊三里外
定因昨日老僧期帶團那得留荒寺詩句還能慰我饑

乘興不妨明又到肯因無酒便攢眉

招高一戴三同過北里喜刺翁春侯至兼訂後會

出門定向北郊行半路招呼冷弟兄羣雁嗷嗷添鶴唳
幽蘭馥馥共藜羹嗟予嶺海梅花夢羨汝池塘春草生
薄暮日歸重訂約無過隔日足離情

再集雪齋竟日

如何先遣朔風迎未到驚聞斗室轟三百年來剩一笑
幾千里外共餘生弟兄冰雪交情熱天地龍蛇老氣橫
此日不須半點淚且留佳話付邊城

寒日偶成

懶殘猶獠一身兼不合時宜我自嫌荷葉飄零衣又碎
菜根嚼盡雪方甜道心豈爲饑寒長詩料偏于沙磧添
滿面灰塵雙涕凍展開書卷向風簷

同諸子集雪齋

此是邊城第一日盧胡大笑卽神仙半收閒論歸燈錄
全承寒水當綺筵善謔支公偏墮落能飛丁令忽飄翩
茹齋西去無多路明曉同過話冷毡

再集高寒還舍

一日已離又一日蕭然斗室忽喧天笑開絕塞三年口
吞盡寒儒半塊毡冷冷牧牛諸衲子紛紛跨鶴幾神仙

何人補哀詩篇富得寒水照骨鮮是日北里携詩卷至

聞北堡三子爲饒主所逐

六朝遺藻屬三賢纔得相逢又各天及到極邊重被逐縱貧徹骨不禁憐溪頭漂母歸春夢巖下刑人望曉烟但願速來吾鉢在一匙分取濕寒毡

生日

當年墜地卽嚴冬怪得邊城霜氣濃孺慕終身思墓草君恩累代聽山鐘標鞋獨羨陳尊宿飛錫真慚鄧隱峯四十已過能幾日一生心事倚孤筇

諸子過集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三

幾人清曉問幽棲喚起孤僧意自迷到處宮牆皆牧馬極邊瓶鉢尚聞鶉空談亦可閒消日大笑何能數過溪正好團圓愁別去土牀依舊冷凄凄

大翁再過

入門先索袖中詩未出還疑句過奇幾日夢思驚鐵磬兩人心膽告毛錐斷空祇恐傷天骨雲層時堪解佛頭白水一卮忘久坐童饑任怨得歸遲

有懷

獸炭成灰冷鐵猊孤燈木佛各凄凄已聞嶺海傳烽火翻怪邊城靜鼓聲沙爲雪鋪寒更遠天因雲暮曉尤低

松枝歲歲皆東指弟子于今却望西

過昌黎故里

曾貶潮陽路八千潮陽山水仗公傳誰知一片藍關雪又伴孤踪遼海邊佛骨偏能留世道鯉魚今已遍桑田當時空自三書重此際應知識大癲

踏水過雪齋

尋風尋雪欲尋誰北里先生睡起遲千片凍雲沉地骨一方清鑑照僧眉草鞋易滑肌羸後拄杖忽停詩到時便使不禁死亦得枯骸千古浸冰池

讀雪齋新詩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十四

到門白盡兩邊籬獨擁羊裘一見疑半個孤僧連雪倒數篇新句忍寒披鬼當哭處予偏妬血到滴時佛更悲三日下來應凍死早成一首哭冰詩

久坐雪齋

蚤過疎雪掛雙眉坐到斜陽兩不知撒盡風顛寧作我留將氣骨自教兒一匙每節僧方餓半晌無言句又奇從此板扉無剝啄便知托鉢到來時

從雪齋歸

出門一步卽相思依舊崎嶇冷獨支隻雁負霜沙上至時光公從野僧將月杖頭隨總來雪窖堪長遄那見龍

津更不離歸到柴局閒未掩啾嘈寒雀共論詩

懷甦集

相思只在海之涯共是飄流墊雪沙到處談經吾有鉢
對天彈鉢爾無家樹寒夜繞徒三匝腹餓空捫剩五車
但願上蒼長雨粟從今更不用天花

得甦築堡中信却寄

一紙新傳趁曉風又添寒泪灑虛空雪中一衲朋難共
飯後無鐘我亦窮胥靡忍饑存海岸武丁曾夢到關東
他年縱有圖形至只恐愁多貌不同

寄陳吳二子二首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三

天心邊色總冥濛三子同來爾一翁白眼欲枯重著雪
青衫已破又吹風但將胷腹長留餓未必文章好送窮
慚愧老僧餘舌在廣長終不救囊空

形容憔悴氣猶雄携得江濤過海東天網既能羅野鶴
邊霜偏欲冷書蟲已知筆競湘沅富見說鍼兼秦越工
此地參苓原有禁可憐文士術終窮

再得甦築堡中信

不見音書已浹旬却疑孤骨付荒榛黃墟暫放文章鬼
白社還留餓餓民豈有信陵能醉客只餘甘贄未嫌貧
菜根共咬消殘歲竹杖柴門候早春

再寄北堡三子

相看白晝擁寒衾餓極方知天意深但使常垂地主眼
安能更入野僧心老猿或可招新社黑月應當罷苦吟
此處尚留諸子在何時煮雪一同斟

聞何懷山延三子度歲

本是蓮花國裏人黃沙此日暫羈身維摩有室能容做
須達無錢爲給貧地下三良魂可贖山頭一土骨猶隣
何時雪底拈花話方信穹廬別有春

贈李鍊師

偶爾相逢似舊知匡牀共坐飯山薇只應蝴蝶忘愁恨

千山詩集

卷九 七言律

六

莫向人民問是非多病自憐餘鶴骨愛閒無計掩雲扉
何時得遂匡鞋願白日從君踏翠微

贈苗鍊師

年少如君早息機冰霜爲骨羽爲衣虎溪何可無修靜
遼海依然見人威幾看桑田添野夢頻炊白石療僧饑
他時許共騎黃鶴好向浮山頂上飛

千山詩集卷十

博羅刺人可禪師著

書言今差編

七言律二

懷丁善甫

苦留短髮近如何無地堪容掛綠簑
山月樓臺秋夢斷江花兒女悔情多
幸存料自修文塚憤死憑誰棄草坡
天外故人心未改西風斜雨念殘荷

懷梁漸子

嶺海于今信有渠寂寥楊子病相如
國人已恐歌黃鳥

千山詩集

卷十 七言律

詩卷曾無寄白魚馬革縱能饒瘦骨
鹿門何處隱柴車他年得返皈龍洞
性索窮愁舊著書

懷梁非馨

廿年作客白門秋辛苦還家短髮留
半壁又虛惟裂眦市天何處可埋頭
文章自合隨身老貧賤除非到死休
絕塞忽思酬唱地西湖有月大如甌

李耀震移家入關

除却妻兒書一束黃沙長揖去飄然
費糧只在雲山裏羅雲善肝膽全傾水月邊回首幾人成
白骨入關半步給故云即青天愁心豈獨傷離別
不得從君鶴犬仙

佛歡喜日

慟哭慈悲古佛前蟲沙猿鶴總生憐
繇來歡喜無多日別有閒愁已十年
絕漠尚教留白晝幽魂不獨滯黃泉
自除鬚髮傷心極只恐西方淚更漣

懷關起皐

予舊築菴于宅前湖上

十畝池塘百尺松長橋曲曲度疎鐘
菴前月少孤僧影堤畔苔侵墊鶴蹤
佛手香殘凋木筆馬牙烟冷墜荷蜂
只愁第宅皆新主燕子歸來亦不容

聞華首都寺真乘父子無恙

五百何年去不還獨留父子守青山
洞雲龍冷飛黃蝶

千山詩集

卷十 七言律

砌草碑橫臥白鵬牛鬼已全傾
世界龍天依舊擁禪關團團莫說無
生話縱解無生泪更潺

聞近盧守黃華寺寄示

三把枯茆必不堪林間安得未燒庵
日斜尚自敲殘磬葉爛何人啟舊函
松檜劫餘雲冷淡菱荷秋老衲毳毳
城邊白骨溪邊月一一從今好細參

懷陳燮

長纓欲請戀荷衣踟躕長途勸屢揮
親老有身難許國天傾無地可扁扉
乘槎瘴海空相吊謫戍寒邊苦未歸
朋好已稀鬚已白不知何處奉慈幃

賀大翁添丁

殘經猶在伴空籬艱苦還添舐犢情豈爲羶鄉留字種
又從成籍注嬰名數枝照雪堦前五一曲將籬塞上聲
墮地便隨離亂過長成應得見昇平

遊南塔寺

滿堂龍象肅威儀絕漠仍存百丈規金鐸自天開佛口
綠楊近水拂僧眉儒門淡泊留遷客梵宇淋漓讀舊碑
瓦鉢繩牀吾欲老他年應見出橫枝

雨中贈老翁

不知老翁有何好大雨還令我到門匪獨黃沙親佛子

千山詩集

卷十 七言律

三

每因青草念王孫世人空自金銀死似爾偏生藜藿尊
從此土牀留一尺頻來禮數莫須煩

懷梁弼臣

曾尋彌勒許同龕分手人間便不堪一木自難支半壁
三徵終不受羣簪雲山已破家何在心膽還餘面莫慚
數畝荒塘天悔禍尚期携竹共雙柑

九日

陰雲低壓殿西頭僧老黃花對面愁九日盡拋前代淚
十年深負舊山秋紫萸豈解消羣厄吹帽誰堪憶勝遊
幸有罪夫三兩輩渾天水雪定相求

重陽集北里大雪

何須佳節亦招尋此日團圓雪費吟天外鄉關誰更遠
籬邊菊淚我彌深一牀新句添秋色數枕寒泉浸道心
趁此晚晴歸路白棲鳥未定響疎林

喜藏主燕回

龍象天門蹴踏回驚看展齒遍莓苔陌塵抖向關山盡
秋水携將雲水堆犬亦因人生氣色塵絲對客共喧呶
長安半字休須論滿汲清泉且一杯

與甦築同臥敘昔

吹燈忽敘當年話一臥長邊苦不辭儒釋道同應共逐

千山詩集

卷十 七言律

四

君親恩重又誰知樓頭鐘鼓宵中事夢裏河山覺後疑
抵背夜寒頻坐起探囊猶有舊毛錐

聞詔不果

一面還留三面開金鷄空度劔門來遺黎未死終懷土
多士雖窮幸不才絕域半飄仍雨雪舊山萬里長蒿萊
無拘獨有深春夢夜夜離羣自往回

接輿治書

平生相識滿天地此日何人片紙來數點淚彈浸墨跡
幾年夢去繞梅開土田兒女終浮沫文字心肝總禍胎
世事一番君已見莫將白髮殉黃埃

題築新齋成二首

天邊仍舊一經傳南郭新看結數椽
剩有白雲來席上隨他綠草到窓前
詩篇不數開元後茶椀還書嘉靖年
但使主人能愛客何妨竟日共留連

不離城郭亦孤村白板青袍道自尊
半掃泥牀延水月別從竹簡得朝昏
初心未遂天何問孤骨惟憐我共存
策杖相過剛咫尺對君豈直爲盤飧

贈陳子

長齋無復酒爲名累月相依老弟兄
每以笑談當佛事又從水月見交情
朋黨死地如山重儒到寒邊似葉輕

千言詩集

卷十七言律

五

南塔主人能愛客暫將白日付棋枰

五月十八日接本師和尚示札

五月天山鴻雁回披衣三拜寸楸開
一條榔櫟欣猶健萬里鄉關嗟已灰
座下半成忠義鬼峯頭空剩雨花臺
人間自是浮雲過簷雀風鈴亦助哀

憶麗中法兄

潤別何年思杳茫一聲孤鴈淚淋瀝
想當亂極悲親在共愛恩深見國亡
書信竟無通遠塞烽烟曾否到禪房
舊時相識多新鬼只恐身存已斷腸

卽事

吳楚東南舞白題庾關安得一丸泥
三岔河畔燕難乳五石城中馬又嘶
血浸花田新鬼鬧書傳沙磧老猿啼
何時重踏曹溪路只恐禪宮草亦萎

得博羅信三首

八年不見羅浮信聞邑驚聞一聚塵
共向故君辭世上獨留病弟哭江濱
白山黑水愁孤衲國破家亡老逐臣
縱使生還心更苦皇天何處問原因
莫怨穹蒼太不仁萬方此日總成塵
恩深累代心何憾命盡全家泪又新
殘日沉山猶望旦落花辭榭永無春
尋思最苦身仍在黯黯風沙愁殺人

千言詩集

卷十七言律

六

長邊獨立淚潸然點點田衣濺血鮮
半壁山河愁處盡一家骨肉夢中圓
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岡頭斷曉烟
見說華臺雲片片殘枝猶有夜啼鴉

憶耳叔弟二首

抱病多年苦未瘳那堪乳獨一身留
黃沙萬里休余念白骨全家賴爾收
舊閣遺編魚腹飽空天落月鴈聲愁
相逢恐是他生事極目鴿原淚自流
黑雨屯風折紫荆生離死別不勝情
尚書塚上憑誰掃逐客天邊恨未烹
先代箕裘應棄置故園狐鼠任縱橫
從今好把袈裟搭長禮無憂古佛名

遺愁

歎息人間劫盡灰
惠州天上亦荒萊
只拚如此家聲在
無可奈何笑口開
是處總堪埋骨地
從今不上望鄉臺
漫言出世除煩惱
悟到無生覺轉哀

皇天

皇天何苦我猶存
碎却袈裟拭淚痕
白鶴歸來還有觀
梅花斫盡不成村
人間早識空中電
塞上難招嶺外魂
孤雁乍鳴心欲絕
西堂鐘鼓又黃昏

贈潔之

我亦頭陀繫遠邊
羨君來去自飄然
衆生投虎婆心切

二日詩集

卷一 七言律

一

隻杖如龍使骨堅
鴨綠波橫杯再泛
燕支雪盡履將穿
故人白首詩篇足
跌坐還同嚼舊檀

接元白書物却寄
來書云從武人手購余小影

天涯珍重數行餘
問道何因到瞎驢
得罪以來全喪我
一殮之外總由渠
弓刀市上收殘影
風雨樓頭簡舊書
見說江南無所有一
枝猶得寄巫閭

血沽書來言爲徐氏田累寄慰

今時誰復免憂虞
幾度書來歎力痲
畫閣已空搜白屋
小民欲盡索窮儒
多情自合爲身累
徹骨惟應與道俱
無食無兒非汝恨
殘魂猶可學雙趺

悵望

蒼狗白衣瞬息中
況聞五嶺滿刀弓
親朋敢望今誰在
城郭應知到處空
蘇子堤邊屍藉草
越王臺上鳥呼風
縱令萬里餘殘魄
那得音書到海東

寄雪腸

曾向江頭見苦吟
隋堤風雨獨相尋
生來鹿豕山中性
死却鴛鴦水上心
白髮庭闈留彩袖
黃沙天地裂青衿
如何問道長邊戍
血滿袈裟月滿岑

懷薪夷

長劍蕭蕭短後衣
平生一諾去如飛
千人性命天何惜

十日詩集

卷一 七言律

八

壯士心肝淚亦揮
狂態豈宜依輦轂
孤身無復訪庭闈
邊風寂歷添愁思
秋月圓時望爾歸

再題甦築齋

案有乾螢炭有魚
風來恰受半窓虛
一時差勝蘇卿客
千古應傳楊子居
禾黍已深妨遠目
兒童屢進授新書
生涯只此聊終歲
更有何門好曳裾

偶成

中原無地可容身
塞外還生有道暎
世惟欲殺稱知己
我亦自嫌真罪人
半榻日光還是睡
一瓢詩句未全貧
鄰翁頗怪癡呆甚
飯熟時招喜過頻

咏蠅

白拂頻揮去復回，炎蒸無計避涼臺。
敎文不見青衣報，病骨先煩吊客來。
苦抱兔尖酣墨汁，願隨驥尾絕塵埃。
眼看七月秋聲急，滿塞霜飛爲爾哀。

贈楊濟明

共是孤身海上山，燕支一去不知還。
鴨江已作鴛鴦渚，翠幙仍同虎豹關。
桃李種成花更爛，詩書典盡粒方艱。
不禁更聽琵琶怨，碎却青衫淚點班。

遙哭筆山

記得梅花各一篇，暗風吹骨淚如泉。
幾年白下予同宿，

千山詩集

卷十 七言律

九

萬丈黃壚爾獨先，總爲江山能短氣。
曾因病難學逃禪，相逢一笑無難事。
只恐閻羅亦有邊，

遙哭羣玉

客舍無人促膝時，傳燈勸鼎總相期。
早知一世心歸夢，恨不當年草裏屍。
殘墨尚多留白下，孤魂應去到峨嵋。
還思思難君偏切，夜夜天山帶雪悲。

頭

一個頭顱我自題，硬如巖石賤如泥。
藁街亦可懸皆見，漆器何妨飲便迷。
磕破人間佛祖小，仲將天外日星低。
祇今暫把枯茆蓋，休怨黃沙踐馬蹄。

荅

積劫逢人莫肯低，最宜強項白猶棲。
幾乎爲爾成仁別，幸不同伊認影迷。
獅子已將償宿債，嚴顏何惜擲淤泥。
從來羞比毘盧頂，除却朱衣任品題。

眼

湛如秋水大如箕，何事年來血亂披。
樂破三千塵數點，閱窮萬卷電交馳。
幾人世上休教白，片石山頭尚可垂。
此日風沙吹滿面，幸留冰鑑照雙眉。

荅

千個何曾羨大悲，通身皆是頂門奇。
勘殘佛祖難留髓，

二日詩集

卷一 七言律

十

看到人民便皺眉，百劫春光寧轉瞬。
兩行寒泪每交頤，嵯峨石壁幾穿破。
笑殺西來碧眼兒，

鼻

端然嶽立在中央，當面逢人絕覆藏。
世上共推能作祖，夢中元不羨爲郎。
聰明久讓安無事，定靜唯聞戒有香。
莫爲此時難盡掩，故教寒塞艱清霜。

荅

上天無莫却相忘，穿拽從人也不妨。
舌拄梵宮甘自下，眼澄巨海列于旁。
吊亭最愛芝蘭室，空洞終爲螻蟻鄉。
一息不來天下事，任他蝸角逞豪強。

耳

此方惟汝選圓通順逆都忘信朔風不遇神堯休用洗
再參馬祖却教聲聲若逐同流轉本寂纔趨又墮空
謾說返聞聞自性琵琶哀怨珮玲瓏

荅

曾聞大呂與黃鐘莫厭巴歌調不同雪後木人深話月
墓前石馬亂嘶風聲從隔壁釵環墜聽到無絃山水空
音響不來吾不往十方擊鼓自蓬蓬

口

多言多敗爾惟辜舌在徒然吻欲枯吸盡西江波正淼

千山詩集

卷十七言律

十

說窮大藏字元無三絃不受金人戒午夜時同望帝呼
晴雪吞蘊知味後肯將鍾鼎易秋茶

荅

千家一鉢亦良圖王膳雖逢味不殊只把笑言當大斧
虛傳咳嗽落明珠睢陽扶齒萬年白若水揭唇兩片朱
舌上縱饒蓮十丈于今用得半毫無

手

萬里空拳出塞時一枝竹杖不相携翻雲覆雨看人世
運水搬柴學祖師龍藏搜窮沒可把鳳樓修就亦奚爲
只今兩肘提襟見黃葉拈來誰小兒

荅

靈山會上燃花枝金色頭陀也不知指月幾人能舉首
捧天乏力自支頤空談盡日猶捫虱狂夢無端欲截螭
豈有神方懸肘後却思到處起瘡痍

腹

空洞曾無一物遺君親兩字尚撐支陳公但指知難改
蘇子時捫不合宜二酉裝來寧剝淖八絃收入只餘悲
年來漸覺肝腸冷澆盡長邊雪幾卮

荅

銷盡精神獨裏癡只今猶自累人支松生久絕三公夢

二口詩集

卷一七言律

三

薇採還留二士儀書卷拋殘曾用曝山雲遇著便堪披
最嫌一點惟明白飲淚吞聲只自知

足

蕭然兩隻草鞋輕肯向如來行處行踏碎神州無剩土
踢翻靈鷲敢容情下和不泣原非玉孫子雖臍莫論兵
多少名山存未得又隨風雪到邊城

荅

與我周旋一世情無煩矧履夢中榮剛鍾亂下骨孤抵
好月能來展倒迎列子御風嫌踏雪門跛脚發鏗轟
年來暫把冰霜踐岐路何時可蕩平

身

白雲只合住青山一出青山便不開夢幻了知無大患
苦甘嘗盡信多艱陋形豈羨麒麟閣短策真輕虎豹關
世上滄桑原瞬息更因何事淚潛潛

荅

明知旅泊在人間刀鋸從他只有頑直到極邊方徹骨
得逢好友便開顏百年怪事空中電一片孤情海上山
但使五燈能續燄玉門何必願生還

心

吟到先生不可名一鈞新月掛三星破顏自此成多事

千山詩集

卷十七言律

三

斷臂徒然卒未寧魔佛揀開知夢幻賢奸混合亦頑冥
只今面目歸何處大雪緩緩下朔庭

荅

無可酬君君漫聽全超寂寂與惺惺黃頭碧眼渾難見
白牯狸奴賴獨醒代代宗傳燈上焰重重華藏水中萍
未來過現何從得雲滿峯頭月滿瓶

自輓二首

腸付饑鳥肉付泥勿爲厲鬼開東靷寒氷熱鐵家常飯
馬腹驢胎爾穩棲心大不須皈淨土骨殘幸免夢中閨
纖毫銳氣銷難盡只恐長天化作霓

世界三千任所之林林何處不生悲一枝竹杖知難帶
萬頃愁雲依舊隨定上鼎湖新鬼泣旋歸庾嶺小兒嬉
多年已是水霜慣莫畏寒邊苦欲離

讀宗尉寄戴子書有感

隻字翻令百感增看君直欲上雲層世間乃復見朋友
塞外只今餘病僧孤骨抵窮千丈雪北風吹老一枝藤
不須重問長安日收拾殘魂臥佛燈

寄贈宗尉

此道于今竟莫論當年鮑叔幸猶存氣傾渤海潮頭水

手挽陰山雪底魂白草尚多纏野恨黃沙無計借餘暄

千山詩集

卷十七言律

七

人間豈必奇男子肯惜春風散五原

至前一日同諸子過雪齋因聞再舉子

相携莫怯曉風吹盼盼天回一線期田到荒年偏種玉
松子雪際更生枝因多男子嫌多累不願公卿但願癡
團坐竟忘寒徹骨敲冰共和洗兒詩

同諸子過壽大翁

邏娑殘魄又重圓霜散氷丸貯瓦盤春草有詩康樂老
白蓮無酒遠公寒世間應厭長生苦坑底還餘盡日歡
却憶去年歌笑續漫漫何處淚孤彈

辛卯生日

冷山流屢幾經年此日看身益惘然
斃鉢無心隨積雪
松楸有恨抱終天裂裾欲續西征記
破帽長歌正氣篇
自笑出家餘習在人間斯道只如綫

壽甦築

不厭人間水半卮獨將枯杖問蒼蒼
鷄窓冷淡存餘雪
鹿埜荒沉出別枝歌滿關河聊當哭
食殘鐵石好支饑
舊時閒夢應頻見却恨殘年歎未衰

賀弘甫三首

燕支千丈亦雲生寒谷珊珊响珮瓊
彩筆翻將琴瑟譜
金笳吹作鳳凰聲香籠寶馬星方爛
雪映長蛾山更明

二日詩集

卷一 七言律

十五

鄭監園中添五色春風連夜入邊城

玉面珠纓金作鞵桃花如陣錦城圍
堂前已見垂垂老

枕上休歌緩緩歸釵釧全沾邊雪冷
羹湯應進塞酥肥

龍庭亦是神仙窟燭影雙雙舞彩衣

寒水圓而照芙蓉貂帽新沾香霧濃
黑水竟通星宿海

白山化作丈人峯鸞飛未覺三邊險
鶯語何妨九譯重

之子之來誰最望解將雜佩禦殘冬

懷區啟圖

三代論交有幾人十年不見轉成塵
肯將白眼看他世
無復青山置此身隻字俱堪存梵篋
五燈終恨誤儒紳

詞林舊社知荒草雲雨關河淚滿巾

懷鄺湛若

雨雪彌天却憶公鄉關無路問冥鴻
行藏半在梅花裏
事業空歸楮葉中已恐鬚眉能作祟
只疑筆墨化為虹
此身不共滄波去更對何人理舊桐

喜我存病間

病來方覺一身孤未死翻令轉鬱紆
被薄每勞風繾綣
道窮爭怪鬼椰榆枕邊殘卷供饒鼠
壁上幽燈照腐儒
但使昨宵餘喘盡遊魂應到舊山隅

得姚雪庵書

二日詩集

卷十七 七言律

十六

暮鐘破寺逢君處瓦鉢浮橋乞食歸
別久不知生與死
書來三讀是耶非鵝城細雨懷孤衲
雁磧殘魂憶下幃
見說第昆齊向道何年同掩舊山扉

得光半雪盛二公書

曾隨花雨卽分裾共效楊岐力有餘
一夜幾深塞下雪
十年纔接嶺南書菩提壇下心難了
苜蓿林中月久疎
聞道瓊崖鞋踏破不將沉水寄荒居

讀左公徂東集

秋風一見淚紛披可奈重歌出塞詞
百濟河山愁到處
三韓文獻幸今茲屈平既放天何問
杜甫無家別有詩

方信當年身不死千秋斯道已如絲

步左公贈韻二首

萬里相逢水一杯
蒼蒼霜積面生埃
草鞋已破趙州老
布帽新成管子來
漠漠寒雲沉大野
紛紛荒雪落空臺
幸餘古道照顏色
狼藉牀頭書作堆

堅冰堪嚼佛堪燒
久矣無心問市朝
骨冷自應投大漠
月明猶故照今宵
蘇卿杖節寧終海
韓子留衣尚在潮
溝洫未填吾與若
空荒天地可寥寥

贈馬居士

曾向山陰道上行
逢君茲夕淚俱盈
吞鴆應獨憐蘇子

千山詩集

卷十七 言律

三

滌器何人識長卿
半局閑窮田海事
一壺消盡古今情
還期禹穴同探去
亂石寒雲拆此生

贈李居士

余家東越子西秦
沙磧論交亦舊因
白雪嚙窮方有味
黑貂敝盡不知貧
虎溪屢過成三笑
塵柄頻揮碎萬人
一恣南華堪卒歲
任他滄海幾揚塵

千山詩集卷十一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七言律三

余與大來麤筌俱生殘冬感而賦此

宵從斯世問窮通千載應知吾道東
延齡共喻靈魚窟立命全歸磨蝎宮
不堪死地論生日何意令人見古風
異姓荒墳原匪偶胚胎冰雪本來同

大雪宿白塔寺靜公禪室

浮屠殘鐸舊朝遺扶杖何須風有期
雪裏敲門僧定後千山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松間振錫鶴歸時一爐芋火三更話
七箇蒲團百丈規壁上燈微鐘鼓寂
寒襟如水自應知

再宿靜公禪室

城邊猶見未燒庵重扣柴局夢正酣
畏客不除當路雪采薇常帶遠山嵐
漫拈黃葉爲清供再剔殘燈續夜談
半榻颼颼寒共被枕頭惟有舊經函

三宿靜公禪室 春前一夕

一度相逢一度新踏水捫雪不嫌煩
暮涼野苗忘僧律遠插疎籬隔世塵
白塵揮殘寒塞月黃鸝叫徹法堂春
從今半席長虛待到此應知無別人

得寒還札 因問薪夷歸里

敢向寒邊歎索居衰殘難執化人裾
會同一窖終憐雪已到中天却寄書
生死既分情倍切去留雖異罪仍俱
竹林未便成荒棘珍重逢人莫謾欺

同諸老夜話

枯藤到處撥荒萊誰遣刑餘老殍來
却怪少林空面壁漫傳北海亦浮杯
談深壺帳三聲角坐老寒爐一寸灰
窓外雪花飛片片莫將消息問邨梅

辛卯歲除

遼東何以送殘年自汲寒泉奠昔賢
子慶掛冠甘永遜二日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

幼安坐榻久將穿幸餘坑爐分僧鉢
不少山癯問法筵誰道西來真有意
漫拈白拂豎空烟

除夕懷諸子

亦是尋常朝復夕何當茲夕倍愁予
莫將爆竹驚窮鬼只合燒桐煮白魚
朔雪自能填客夢春風無望到吾廬
可憐年盡寒難盡土榻斜眠枕破書

壬辰元旦

起起今年恰在辰罪夫幸不是賢人
堂前鐘鼓龍天會被底冰霜骨肉親
兩點尚餘隔歲淚五更曾夢度江春
龍庭色色還依舊獨有閒愁一片新

元旦大雪同姓集賦

昨暮行過已隔年相將長揖謝高天似憐窮佛添花雨
肯爲寒儒鋪白氈權作江梅當折贈漫敲石火任烹煎
饑腸宛轉澆應遍又是賡酬第一篇

南塔結制

堅冰漸解柳初黃鈍斧誰將劈巨荒但任疎狂留本色
不妨粗糲是家常千羣龍象歸華表萬里風沙建寶坊
幾向棒頭明正眼混同依舊浩茫茫

聞大來爲假僕所劫

殘編猶可度朝昏四顧應知天意存窖底未容留點雪

千言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三

枕邊依舊剩空罇寒當徹骨詩方富窮到盡頭道愈尊
獨有老僧愁更劇從今托鉢向何門

問同難民爲虎所食

何須今日方憐若一度邊關卽鬼門身死不煩蠅作吊
年凶惟見虎加強只愁老瘦重遭斥但免饑寒亦感恩
白雪一杯魂未遠料應笑我骨猶存

聞耳叔弟盡節

大旗吹折海風寒未了孤心骨已殘遺訓在茲寧有憾
浮漚于汝久無干原鴛血盡生逾苦池草根鋤夢亦乾
見說覆巢餘卵在呱呱何處夜漫漫

答順天師

夢裏冠裳付劫灰衲衣趺坐冷雲堆懸崖有鳥銜花下
隔水何人問字來斷碣遠搜箕子墓破鞋羞踏李陵臺
相尋不爲鄉情重白拂交橫笑口開

白蠟梅花

侍者以白蠟爲梅花作供色調醜青
晨夕對之不啻身在故鄉賦此誌感

十年負却舊山期絕塞誰拈此一枝有骨莫愁冰雪沁
無香休惹蝶蜂疑魂飄萬里村俱幻夢到三更月共知
最好不關開落事樓頭玉笛漫孤吹

千山偶成

枕石欹眠覆短松到來時有鹿麋蹤邊愁浣盡山山雪

千山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四

鄉夢敲殘夜夜鐘一鉢野蔬消不了半龕寒月幸能容
故人相憶如相問只恐携雲過別峯

李公初度集洪福庵爲陳氏披薙時重陽後一日

昨日登臨笑語親今來又恰趁芳辰採將菊蕊猶堪獻
賸得蛾眉始是貧滿院鐘催新佛子一天霜罩舊詞臣
老僧不及籠中鶴仍帶寒雲繫海濱

步韻和李公自詩

偶然一現宰官身動業從今問野人半局乾坤能共老
一鑄賢聖欲偕春木天殘夢風吹盡白板深秋杖過頻
謔語狂歌俱可紀世間除此卽非真

大翁招同鵬李公

行過竹杖自忘疲霜滿袈裟酒滿卮離下又多一日樂
鱸邊何必十年期談深不及人間世禪喜時添袖裏詩
二老孤僧成底事夜寒燈火漫敲棋

李公贖陳氏爲尼三首

學士行歌績婦迎驚回春夢起鄉情解將腰帶文犀重
添得空門水月清雲鬢已隨秋霧散舞衣應逐雨花輕
翻憐塚畔青青草不及紅蓮積上生

淨洗鉛華迴不羣裝裝新換石榴羣幾回寶鏡凌寒雪
何意開籠見白雲撥盡琵琶鳴曉磬翻殘貝葉惜迴文

二日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五

十年抱志今方遂多少鬚眉得似君

不是流人淚亦橫夕陽荒草訴中情自拋家國甘心死
竊比冰霜徹底清玉塵柄邊紅粉淨孤鸞鏡裏白毫生
從今喚醒梨花夢收拾殘魂禮佛名

過李公寓同錫侯夜話

半間茅屋古皇前石火燒泉話舊緣公月高懸居士榻
暗風斜吹孝廉船挑殘燈碗鐘來寺敲罷棋枰雪滿天
共臥片氈奉作枕布衾如鐵夜如年

雪夜懷李公

燈盡燈微擁破衾長宵獨雪伴枯吟泥牀白滿予方臥

疎壁寒飄爾故禁都尉已明三老意鄴侯未了十年心
何時日出消殘雪酒作人間遍地霖

和謙受始見寒雪詩

寒天難曙角聲催被薄風停雪又來客臥六年僧已老
窓飛數點客方猜乍如浪濺錢塘月安得香飄庾嶺梅
賦罷不妨乘興過檢開壺火倒殘盃

聞錢君至尚陽堡死

相逢不禁淚淋瀝忽訝音來我自傷一片心肝還日月
五更風雪裏文章黃沙隨夢歸香閣白水招魂入寶坊
莫爲中原難側足故將殘骨櫛龍荒

二日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六

播船堅辭大法招相隨乞戒誓示

不向天龍會裏尋空堂丈草漫沉吟田衣獨耐長邊冷
鐵筵橫吹太古音金色何妨三度舞神光又見一腰深
了知處處笙歌滿休悔從前錯用心

義重作麼二子歸海州有懷

棄筆經年意未窮匹鞋緊峭任西東星文已見龍津合
電影終憐冀北空瓶貯天山山畔雪錫飛還海海門風
何時擁毳團圞話坐數寒更惜柑紅

病歸承李公以詩見訊用韻奉答

一從出寒骨先殘扶病歸來怯路難寒雪有心依破衲

枯腸無力道傷神吟亦可泰清梵詩句真同續命丹
自是故人情獨切此間誰復問哀安

步韻和龐大師寄懷詩

艱難百折兩人同舊話峯頭願不空佛似一家傳世業
天教五國大門風此心肯共滄波去片紙長留朔雪中
萬里遙遙情脈脈雲邊月望何窮

弼臣病阻白門兩次寄書兼詩因成二章兼次其韻

韻

驚傳一紙到遼陽舊國樓臺種白楊我友盡亡惟汝在
而師更苦復余傷孤舟臥老長干月破衲披殘大漠霜

二日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七

共是異鄉生死隔西風吹淚不成行

兩度書來僧正眠石頭仍繫孝廉船交情尚擬還鄉曲
病骨先殘出塞前舊閣遺經難可問覆巢餘卵復誰憐
幸留花雨沾新塚始信雷峯別有天

高含章出塞訪友

拂袖離家出玉門故人何處骨應存長邊自爾無艱險
異姓于今有弟兄兒嘗已捫千嶺雪招辭兼得一僧魂
殘燈欲盡難分供春老荷鋤掘草根

遊香巖寺

時諸老重建謀迎
公老人同龐大師

千峯頂上香巖寺積雪何年古道壇航海尚傳元學士

登臺空揖不仙人寶幢雨洗燈方續禪榻雲封草漸新
佇望雙飛天外錫寒邊早布十分春

送明藏主同大菴屍林二子南行

南詢萬里雪風乾拄杖如龍路不難欲回曹溪掬香水
好從長慶禮蒲團刺桐花底分巖影荔子枝頭乞鳥殘
想得別峯相見處定應先問塞兒寒

因事似我存

金石錄來未易論多猜翻怪別疎親傷心此日棄如土
絕漠相看勝幾人幸以艱難存道味何妨怒罵爛天真
曾懷但使回空水始信天涯必有鄰

千山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八

贈陳令公二首

鳬飛出塞及春晴望見前驅老鶴驚學道定知君子愛
受屢俱願聖人氓錦囊尚帶花香氣竹馬還添水月情
草昧經綸文事重行看大窖起歌聲

本是雙林大士家來尋丁令問桑麻聲冷遞沙邊月
雪辨閒飄縣裏花虎豹擎兒初度水人民連雨盡隨車
大荒到處應犁遍一鉢從今莫浪嗟

同姓築謙受夜坐

似我安能不極邊何堪二子亦如然路遙自愛親鄰盡
世難同傷祖父賢只恐冥冥僧底故應數數話燈前

乾坤刀斧予無恨生死文章各勉旃

寒食偕諸子訪苗李二鍊師歸見木齋留詩同賦
杖頭安得紙爲錢漠漠風吹寒食天野哭又添沙上鬼
暮歸因問洞中天騎驢人去空留句坐客牀餘未嚼檀
三輔遙傳榆柳盡何須待禁久無烟

風雨懷我存

宵敎一日不相聞風雨蕭蕭咫尺分鄉夢久殘思轉劇
硯田漸熟恨方殷拋書乍可尋黃鵠陟岵無勞望白雲
桃李成蹊春已老爲君何事淚紛紛

送高含章

千山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九
故人一見卽同程萬里風沙兩展輕袖裏新詩惟獨咏
匣中長劍莫教鳴翻憐野鶴無高舉誰信冥鴻有至情
歸去不須重記憶天山積雪夢猶驚

喜貴庵托鉢回

鎮日相等殺商頻經年始見意逾新一瓢尚帶書生氣
兩袖新携上國春看盡空花曾可摘探窮寶藏總成塵
故鄉田地從來穩不到無錐未足貧

浴佛日壽陳令君二首

蕭蕭匹馬度龍荒翹首真同白象王冰雪尚酬文佛債
枵腹新浴令公香盡銷兵氣爲農具好借僧瓢進鶴觴

却笑河陽空滿縣曇花一朵現遼陽

現身仍是舊王宮荒草頽垣不厭窮戶口疑從兜率下
威儀尚與漢官同量晴較雨推新政翻貝尋僧木素風
雲水滿堂春滿野樂郊今在大關東

唁

燈前雪底亦空言寒淚無端濕五原大道翻嫌諸聖淺
奇情難與老僧論平生最苦肝腸熱今日方知裘馬尊
不是唁君惟自唁悠悠終恐骨孤存

卽事似大翁木齋謙公諸同志二首

千口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一
心比蒼松化石堅迷廬却被一絲牽蠅頭盡是英雄塚
牛後須防牧豎鞭只此鬚眉何可賣任他溝壑儘堪傳
幾人絕塞身還在忍使殘僧淚獨潸
今古繇來夢幻中書生端合置鵝籠已聞越女興勾踐
難把銅山鑄鄧通出死斷編終不惡門餘積雪豈直窮
人間何貴有朋友到此憐予道未工

同謙公談

我亦流民爾似僧半牀明月半衾
常恐肝腸未可憑天外幸能留破衲世間豈盡喪良朋
談深舌冷書爲枕宵負中宵一枕燈

偶成

寒燈一點暫相親除夢都應不是真開口後來皆作聖
蓋棺前此莫論人鬼神未到須防獨涓滴雖微便溺身
縱死定令天亦見肯教風雨暗青燐

冒雨訪木齋不遇

草團風送雁歸聲孤負春深雨未晴戴笠獨行韓大伯
到門不見李先生若非策蹇尋花笑定是携詩倩鶴評
爲語小童多汲水明朝清曉待余烹

贈赤公五首

幾年遼海自依依華表驚添一鶴飛瓶鉢已非形更瘦
鬚眉猶在事多違長邊無地容行脚盡日微天幸掩扉

二日詩

卷十一 七言律

二

鉢鉢未裁磨初破夢中還著老萊衣

願過三千塵任揮到來況是舊王畿亦知冰雪皆恩澤
誰道雲烟省是非關下已聞鐘鼓遍海東猶待雨花飛
天龍翅首余多病從此焚香老翠微

滿嶺寒風奈若何逢人強自笑還歌杖挑百斛燕支雪
瓶注千尋鴨綠波高座不妨羣部擁窮途真恨一身多
近來分衛逢時稔敝緒泥牀亦好過

獅子曾聞住巖窟如空何必問前因霜連白草開荒後
日射黃金布地新舊疏未焚藏納角長歌應悔雜京塵
當時妙喜交遊廣書到衡陽有幾人

而師亦是嶺南人共種曹溪意自親罪過彌大千作備
饑寒到死汝爲鄰生成枯骨非關病剝有空瓢不道貧
何日玉門通一線願隨高步抖邊塵

喜文玄參方因請藏回

江北江南是舊遊猗猗如虎靜如秋去携隻杖同黃鶴
歸擁三車盡白牛五位諸方俱已厭千家一鉢更何憂
從今收拾西來意屋裏青山好白頭

寄大翁

幾年何日不相見相見應知各有詩公到苦吟予獨賞
余當狂叫汝深悲尋常只道窮邊事隔別應生靜夜思
千山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三
如覺寒氷良匪偶千秋萬古有人知

寄昭公

莫怪崎嶇出塞行猶將貝葉伴餘生茆堂獨喜留山野
楓陛能無憶老成浮世謾論千古重蒼生甚切一身輕
關門不日牽雛去會見聯翩彩袖迎

寄乾公

摩挲杖屨君未歸君歸余又掩山扉
露冷何須短後衣嘆息三良身莫賸當半畝事仍非
低頭且就衡門下靜臥西風待曉暉

寄龍公

未曾相識卽相思咫尺寒雲阻晤期青瑣夢回補正滿
蒼生感極泪俱垂敢言又見同人至此念終當聖主知
見說長安書一紙浮沉莫使恐山塵

寄雪公

驚騎羸馬度荒巒風冽衣殘禦寒面帶天山懸洞宇
氣分巫峽瀉秋湍四愁賦就教兒讀五葉叅來把劍看
直待丹青高閣後好携孤袖笑飛鸞

寄甦公

春風一別年將盡相憶空傳半截詩想爾獨吟逢客到
及余來訪又他之門前老僕擔新雪竈上寒灰覆舊磁

千山詩集

卷十一

三

見說我行君便返人生離恨是今茲

寄我公

布帽疎櫺雪積鬚硯田牛熟謾長吁看君此意存三代
念我當年共一孟壁倒不妨麋鹿入道窮終怯馬牛呼
殘冬暫耐寒將盡自有春風動破襦

寄孝公

君到荒山雪已出我尋破壁硯仍存
幾日重離恨索居米藥已驚林有豹彈琴何患食無魚
爲君仔細謀生事畢竟無過讀父書

寄謙公

歲歲年年愁雪下年年歲歲望雲飛風吹寸草心俱碎
手把殘編腹又饑朋好幾人予最老鄉關萬里日還睽
夢中頻見應頻問果是人歸是夢歸

贈馮公

靜如秋月氣如潮未老驚看髮漸凋挾策長歌來遠嶺
辭家短劔自前朝坐間烟雨題千尺滄海風沙見一毛
但使舊鄉看畫錦急將雙袖伴僧飄

贈冠公

當時勸我還山好此日逢君出塞行兩世論交餘衲子
十年憶別尚書生彩衣暫換悲荒戍諫草還留感聖明

千山詩集

卷一一

七言律

寄語雁行休悵望金鷄早晚下龍城

晤冠公寄呈其尊人

十年前話大江濤手把綈袍泪漬襟自別以來知罪重
相思無奈感恩深藏身蒼翠人三代繞膝爛斑玉一林
白尺長枝移遠嶺夢中應見伴僧吟

和木公來韻

閒來但借鄴侯書短髮蕭蕭亦自如已識浮生皆客寓
得逢歡笑卽吾廬乞殮粗飯心無事補句殘詩習未除
偶欲尋山成隔別爾音頻寄莫教疎

德公約分半榻兼許春來代營茆屋

見我孤貧此念深把酒無計冷風侵夜長許共維摩榻
福薄難消長者金枵腹尚能留瓦鉢殘軀只合徹空林
未曾得罪從飄泊況續餘生直到今

秋盡錫公江南回相見

去時正逐飛鴻去來日還逢是去鴻斯世幾能憐范叔
有人猶自問洪公江濤秋色携雙袖貝葉新詩共一筒
客夢最憐翻在磧牛衣依舊耐寒風

諸公送余出郊心公詩先成賦和

平生不作有情別此日河橋泪欲垂共是異鄉愁獨往
非關繞樹歎無枝因君馬上臨岐句添我山中靜夜思

千山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三

衰病沉兼寒雪重春來杖屨未須期

聞與公與謙公同榻

文章豈莫奈貧何佛火淒涼影薜蘿下榻幾人曾不顧
閉門惟雪喜同過凍毫呵後爭先草濁酒乾來共和歌
深夜漫言鄉國夢殘燈較淚竟誰多

哭晉中張子

羣雁聲摧影獨依文章嚼盡腹終饑北堂自繞黃沙夢
東閣仍開白板扉劍缺不彈聲欲絕髮膚既盡骨思歸
遊魂無禁知先到寒極還應索舞衣

真乘子同門弟也前臘辭師欲出塞相訪以父在

遲遲其父呵之曰而兄不知死所道誼之謂何
遂含淚出門不數月其父已逝訃音至塞而杖
屨杳然引領西風感而有懷

幾年峯頂憶遼陽三拜辭師哭雁行我骨尚能支大窖
而翁早已擲浮裳死生總爲交情重星月寧愁道路長
錫影不飛冬又暮西風翹首思淋瀝

哭圓實即真乘父也

扶子携孫入化城闔天風雨草鞋輕此生已了人間事
到死還添塞外情萬里冰寒含淚遺一池花發撒衣行
辦香欲寄黃沙隔孤雁無聲月自橫

二日詩集

卷十一 七言律

二六

遙哭錄用道廣兩僕有小引

錄用執役先子幾三十年道廣亦不下十餘年
生性淳樸以故郭內外遺產皆其管理丁亥而
後諸弟相繼盡節當事執二人迫其產二人私
相語曰二三孤幼在將何所存活因誓死不
同斃於獄嗚呼誰謂死真易耶

此日誰能話感恩相將含淚共酸辛但留尺寸還孤子
不向詩書學古人獄底沉埋雙劍氣天涯悽斷一僧身
最憐大義歸僮僕亂世交親未敢論

千山詩集卷十二

博羅刺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七言律四

寄答金道人 有引

予未薙髮時金道人隱予止園相得甚歡及余
結茅華首道人又來相訪盤桓月餘從此世事
波騰雲蹤縹緲十五年矣去冬道人書來并寄
所篆小印乃知道人左右空老人且喜且歎因
而有賦

二日詩集

卷一二七言律

一

故園花底憶同吟結草峯頭著屐尋
雙魚重問海波深山川已爛餘殘石城郭俱非只寸心
翹首黃龍酬唱處真人天際淚橫襟

寄答定者法姪

再拜榕溪不可知我行顛險汝流離
鄉國殘來剩一絲閩海驚濤親問話遼天深雪望題詩
邇年神鼎裝逾甚只願汾州有此兒

木公新齋成題寄

布帽荷鋤自闢萊把茆小築近城隈
木天分取遮遺卵藜火還將煖死灰
大雪齊腰仍蠹簡西風開口共殘杯

基樸詩草留餘陳好待孤雲出岫來

寄題楚女屍 有引

江上漁人舉網得屍顏面如生衣皆密縫臂繫
白綾上題絕句十餘首不言姓氏蓋楚女被獲
恐爲強暴所污而赴之江者李太翁傳其詩于
塞上予哀而賦之

雪底挑燈續楚詞靈均何必是男兒恨留青塚黃沙汚
拚擲紅粧白水知半夜驚濤酬絕句一江新月鑒雙眉
不傳姓氏人間惡母也如天自諒之

題鐵嶺燕巢

千山詩集

卷一二七言律

二

雪公鐵嶺寓舍有燕巢從者嫌其沾污欲毀之
公止焉燕昵喃若感遂移巢舍旁公爲文以紀
其事予感而有賦

巷口荒蕪舊路迷移巢將毀傍山谿未能仙嶠同高翮
敢向窮檐恨落泥似惜衣冠驚避遠難忘恩誼故飛低
門前便是鴈鵲集縱有雕梁未可棲

寄江士輝 詳紀事

驚看片紙到寒邊納納乾坤一少年獨向覆巢收落羽
又從餘燼授殘編微言豈爲懷孤鉢大義真堪起九淵
和泪焚香開口笑世間世出只如綫

讀趙公受偶爾吟

一編偶爾寄窮荒
纔讀詩題淚已汪
古道多年猶蔓草
人間此日見文章
三山一諾千金盡
雙袖長歌五嶺香
再拜雪天重閱竟
杖頭瞬息到家鄉

題江趙紀事後

千金字字淚行行
三讀誰能不斷腸
詞客有心悲故舊
門人空手哭冠裳
諸孤已見程嬰誼
萬里全傾陸賈裝
刻石鏤肝非報德
人間萬古亦荒荒

題文空新室

卽吾寓處也

門裏青山門外路
杖頭剛與白雲齊
不因老衲能偏好
二山詩集
卷一 二 七言律
三
那得長年此共栖
抱病高眠隨日暮
閒吟獨步過峯西
人生只此真堪老
況有松花共鳥啼

重寓文空新室

豈有窮猿偏擇木
到來此地便相宜
雲生榻底長聽鳥
半滿峯頭自賦詩
難得主人終不厭
歲多弟子盡如斯
從今拗折烏藤杖
久病無能力已衰

證西堂新創落成

插將葦草地
逾幽況有長松
溪水流通四面
儘容千指繞
一勞便可百年
休梧桐已種寧
憂歟江海無機
自任鷗
何日雨花峯頂
上願隨龍象一
擡頭

敢負心期力已非
年來多病願俱違
門庭既立仍虛待
雲水行看此地歸
橫出一枝猶寂寂
曾經三棒自依依
客牀半尺須頻掃
拄杖時來問翠微

送寧古塔諸公

已到邊庭苦不禁
崎嶇重復度荒岑
不因客夢今逾遠
誰識君恩此獨深
兩地總應承露遍
長途終自怯風侵
天心無外春將到
自有金鷄出上林

贈魏李兩公子

翩翩魯國兩書生
春日同生寒外情
白馬併馳黃卷重
黑貂新換彩衣輕
暫將菽水心無恨
縱是晨昏涕愈橫
千山詩集
卷一 二 七言律
四
子舍未容難久戀
回頭漠漠暮雲平

寄阿象姪

細想形容十載餘
口呼伯伯手持書
未知何日重看汝
已恐相逢不識予
大難屢丁年正弱
奇恩畧述淚盈裾
好將兩弟無窮話
到此難云只有歔

寄陳公路若

有引

丙寅秋予侍先子南都署中
木樨盛開月峯伯
率一時詞人賦詩
其下予雖學語未
成竊喜得
一一遍誦及薙髮
來南與茂之相見
已不勝今
昔之歎
今投荒又八年矣
亦公至述長安護
法

首舉陳公爲吾鄉人卽木樨花下賦詩人也鄉
國荒蕪親朋凋謝還思太平樂事益增感怆偶
因便鴻詩以代札

三十年前一小兒木樨花下共題詩于今老太投寒積
獨向水霜憶舊時嶺微親知無復在石頭賓客更誰遺
聞人說道陳公好洒淚空城一問之

大翁携來琴書硯帖俱典盡感賦

年來欲典已無衣諸友相隨願盡違霹靂祇從夢裏聽
雲烟不向冷邊飛田荒池涸端溪遠鳥死虫枯棗木稀
獨有老身無賣處好携破卷共僧扉

千山詩集 卷一二 七言律

卽事似寇公

君多意氣跨虹霓爲憶趨庭話昔時滿縣桃花誰再種
前朝水鑑又同持投荒後至推前輩傾蓋新歡勝舊知
抖擻空囊分片雪遠公無酒恨攢眉

重陽前一日子至潘木公雪公約遊千山不果

雪裏剛回杖未休又逢二老約同遊爲貪一日重陽酒
深負千峯萬壑秋逕客尚添猿鶴怨殘軀寧抱虎狼憂
莫因無妓拋雙屐松下還教片石留

同亦公遊千山途中遇雨

未曾說法雨花新一路雲龍結勝因天意欲施七嶺澤

山靈先洗八街塵骨寒竹瘦衣增濕石滑溪深步更遲
可惜嚴霜無限景會當日出見高旻

接本師書并衣杖諸物

開緘百拜淚淋漓萬里叮嚀塞上兒飲水幾人須最苦
燒香七處遠應知寄衣只爲水霜冷還杖須憐步履疲
話到曹溪終不可年來多病命懸絲

寄本智師弟

閩天萬里見題詩喜極翻令暗自悲力大有人飛嶽頂
罪深如我擲邊陲座前花雨多飄散亂後巾瓶仗護持
世事未知師已老報君三字莫輕離

千山詩集 卷一二 七言律

寄法緯困雷而思諸兄弟

萬壑千峯共掩扉華臺一下願多違舊時尚有幾人在
遠塞先分隻雁飛師齒已衰兼久病世途多難更誰依
亦知不待殷勤囑大雪題詩淚濕衣

明藏主奉老人小影歸同諸子瞻禮

面目分明錫不飛十年想見見還非瞻眉只爲羣生苦
燈目仍明一子歸水雪未沾頭已滿巾瓶雖遠影長依
諸公莫道無言好泥首同瞻白日輝

明藏主問回

春曉辭家秋暮歸杖頭偏與雁相違去携塞雪江聲冷

歸散開天月色輝
子午常思嫩藕鞋
已破抖塵衣
逢人莫話西來事
萬里長風淚易揮

哭大塋

同明古藏主死林人間
還至石頭亭于大塋

三人結伴兩人歸
一見西禪撒手飛
莫爲龍庭嫌雪重
却從天界戀花醅
夕潮竟渡鄉情淡
曉夢仍懸舊願違
一榻幾年今已矣
他生何處更相依

恥若作麼定元刻新錄回

聯袂歸來曉露寒
更掀刺語淚重彈
三春血濃燕支冷
一吼聲摧黑水乾
鷲嶺已嫌成逗漏
曹溪又見起波瀾
年來三復金人戒
罪我無辭只任看

千山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與屍林

長携一笠逐枯藤
浮月匡雲許共登
旣向石頭悲斷梗
又從海岸覓殘燈
幾人患難知余病
萬里弓刀羨汝能
最惜寶山親到後
仍將空手伴寒冰

贈祥光

不向枯株學坐禪
生涯只在饅頭邊
豆花香處雲偏濕
瓜菓饒時月更鮮
又路泥深休縱步
短窓風靜好安眠
何須更話西來事
雀上高枝噪暮天

哭邢孟貞

木曾言病只言貧
書到秋殘泪已頻
大窖尚留懷我句

中原又喪老詩人
顏分主翁吟邊瘦
道在襄陽阮處真
有子最憐遺卷在
鬼神長護石湖濱

乙未生日四首

清曉拈將一瓣香
低頭欲祝意茫茫
閩天片笠風濤惡
嶺海豐碑草木荒
出世旣違千劫願
生人空斷九迴腸
却慚歲歲當茲日
猶把餘骸抵冷霜

黃雲稠疊日沉沉
刺水殘山一點心
編簡零灰留種在
門牆片瓦感恩深
梅花夜夜飄荒戍
雁羽年年向舊岑
每到余生寒不盡
幾回搔首一孤吟

孤身自昔況千今
塵夢醒來更不禁
骨化僅餘歌嘯習

二口詩集

卷一二 七言律

人

劫灰難了友朋心
百年金石歸浮沫
四海龍蛇尚好音
幾個難飛寒雁影
夜深長與繞空林
是我何妨白晝過
匝天花雨亦蹉跎
江河易返春無脚
烏鵲難飛雉有羅
努力烟雲兼短褐
關心天地汎長戈
亦知自占林林恨
一一酬他泪點多

寄順天法主

多年石壁坐空寥
問法歸來興獨饒
饒砂磧聲傳金鼓
海門波湧浙江潮
雨花忽向冰天下
鹿豕何煩玉座招
懶慢無心非退席
深山大雪亦齊腰

哭左史部大來八首

尋詩問道幾綢繆入裁交情一夕休
拚取鬚眉理大壑肯將肝膈付東流
生前不異黃泉路死去安同白玉樓
欲擬大招何處好歸來依舊是窮愁

曾期哭我必公詩豈料公先我自悲
共洒十年前代淚獨留數卷後人思
于今白社無陶令難把黃金鑄子期
縱使故交捫雪至不知將劍掛何枝

如此漂流死不辭黑雲如幕雨如絲
世間無處堪容膝地下何人共賦詩
已并二難欣定論未完一著哭殘基
他生尚有投鍼約獨獻龍江水半卮

三更月黑漏遲遲正是同君永別時
殘藥已拋餘宿火

千山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九

孤燈還照舊題詩鴈羣入霧行應斷
鶴子無陰和更悲我欲吞聲吞不得
杜鵑啼徹海東涯

歸心客恨漸能刪寒夢依然未許閒
病久已知身是幻朋來方識道維艱
欲空世界看兒女得外形骸任往還
此去黃墟無禁令飄魂應已度勞山

三月寒邊不見春西風落日暗飛塵
青山自愛文章鬼白馬都來放逐臣
新句定將尋杜甫續騷只可問靈均
不愁寂寞無知己況有當年舉案人

勸君自昔猶嫌晚道氣如君本自餘
白日幸同飯續佛黃沙何必泣紅魚
不留積恨知浮沫那得遺金只破書

最好良朋相對死公臨死自言肯將點淚滴殘碑

吹墳直向首陽煎一擲愁城亦卓然
半世交遊臨死見千秋詩句仗僧傳
尚平有託何須恨屬國無歸不自憐
獨惜唱酬冰雪恨知君還賦和予篇

送登微僧主香巖受具

千里崎嶇問翠微香巖重啟舊雲扉
鉢浮王氣看龍起錫度寒烟伴鶴歸
戒月高懸山寨冷雨花長傍窺園飛
從今天外尊惟獨白拂高懸任指揮

雨中同諸老衲爲左公持誦經咒

茆堂漠漠雨沉沉破卷寒雲一世心
殮後還來沙際鶴

千山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一

雙餘空掛壁間琴久知此日無堪戀
又喪斯人更不禁梵唄魚聲渾是淚
悲涼豈獨自于今

爲左氏諸孤托鉢

見說遺經那可憑敝羸殘帙恨層層
修文獨取多愁客乞食還餘未死僧
衆口共餐朋友淚遊魂孤照法王燈
明知一粒須彌重坐視饑號自不能

潘城卽事

生殺繇來總是恩流離十載衲孤存
雁飛成字頻遭射金鎗爲人自不言
遷史有文觀木達義公無命道燭尊
殷勤拜囑勞勞客好向空花仔細論

南塔卽事

舊好新知總莫論，彌天風雨自孤鶩。
大呼欲折將軍樹，隻手能招楚客魂。
豈是艱難存古道，獨將毫髮透空門。
何當振袂春風起，一拂寒沙徹底暄。

買老馬二首

歷盡崎嶇意不驕，峻嶒瘦骨自前朝。
悲嘶曉月連孤磬，徐踏山花過短橋。
齒長更無煩玉勒，囊空猶未撇詩瓢。
誰言志在仍千里，伏櫪還堪伴寂寥。

驪山沙苑總荆榛，暮景翻憐塞草新。
夢怯吹笳明月夜，別思啼鳥綠楊津。
身羸似學支公病，價賤還因伯樂貧。

千山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二

幾載冰霜愁力盡，何時重踏嶺頭春。

同大中清臣赤崁過山寺看花

竹杖行過暗槍神，回來況盡異鄉人。
日光獨照黃金地，天意還留紫塞春。
嶺微十年花是夢，江南六代錦成塵。
可憐對此渾多淚，不道空門淚亦頻。

天中同清臣赤崁入山相訪

筆如嶽立氣如潮，遠戍間關興更饒。
旣挾金蘭同絕漠，又扶雲水問空寥。
東山不獨將基至，白社何須蓄酒招。
谷口久無雙屐響，好燒松火話終宵。

偕天中清臣赤崁遊千山因老馬不前獨回

相期連轡陟崔嵬，嚴雨初晴巖正肥。
匹馬似將人共瘦，片雲不與鶴爭飛。
遙看濃霧知題壁，獨倚殘陽欲掩扉。
有石有松收拾遍，并携空翠滿囊歸。

落花

昏花片片逗中情，流水溪頭杖獨行。
短笛叫殘蝴蝶夢，疎鐘飄墮杜鵑聲。
塚邊有草猶春色，樹底無人空月明。
最苦一枝橫出處，年年風雪自孤撐。

雪公寄書入山偶成二律

何處堪逃乞食名，半龕殘雪裹餘生。
莫愁壑淺雲難臥，無那溪流水有聲。
飛矢漫追孤鶴影，遺絃不作老龍鳴。

千山詩集

卷十二 七言律

三

只今最恨千層石，難隔庾關萬里情。

休道尋山山未深，冰崖木佛共蕭森。
寒鍾不到疎林外，幽月空勞碧澗潭。
獄沉頑鐵還餘氣，燬後枯桐欲絕音。
珍重故人相惜意，尺書真不數雙金。

喜阿字至

襁褓雙袖碧天遐，路滑霜寒日未斜。
荒塚覓窮聞鶴語，殘燈嚼盡摘松花。
匡山雲月應無別，遼海風濤漫獨嗟。
知子遠來非有意，久拚吾骨擲龍沙。

和棲賢和尚見寄韻

鉤斧東來話近因，寸緘未達共沾巾。
艱難故水愁孤鉢，

潦倒風沙泣罪人，夜笳聲傳鳳寒何年斗氣合龍津。
鄉關逾遠師顏老，梅斷遙知夢又頻。

丙申生日二首

何如四十六年前，莫遣雙眸見大千。隨地不辭榮世難，
到邊猶自愧風烟。衰顏畏入南天夢，冷骨無煩古佛憐。
抖擻尚餘空布袋，逢人但乞一文錢。

每當此日雪風侵，羅獄匡廬泪又深。瀑水傾殘初夜夢，
梅花撩亂十年心。門庭淡薄空多愧，天地高寒只獨吟。
安得石梁添屐齒，共拈一瓣禮孤岑。

真乘先入匡山謁，棲賢後出塞訪余。相見次始知

千山詩集

卷一二七言律

三

其父回實信

相思每恨到來遲，把手相看喜復疑。萬里觸體常作伴，
一瓢風雨自支饑。傷心何限終難忍，開口仍留已盡知。
最好匡廬雙劍合，不禁回望白雲悲。

匡廬有雙劍峯

遙哭鄒白衣

精繪事

到死應知骨未摧，戴將白雪照泉臺。江山紙上還留影，
富貴生前幸不才。短札幾回通遠磧，長歌徒自委荒萊。
塵埋雙管危亭冷，從此梅花不必開。

雙管危亭公所隱處也

和寧邦第二首

有小序

阿字出塞簡布袋破紙有二詩云是子族第堂

邦所寄也。寧邦名宗禮，從楚江入匡謁栖賢，留
十餘日，便辭欲相訪。業入閏月，竟不知飄泊何
所。嗚呼！投荒以來，骨肉凋殘殆盡，乃不意復有
寧邦其人，又復能作是語，因和其韻，亦異地填
箴也。

袈裟一搭是吾憂，萬井風烟況未收。早是無家心已斷，
忽聞有弟泪重流。洞庭波泛孤鴻影，華表霜寒老鶴愁。
兩地月明遙共望，何時還照合江樓。

空囊墨化蒼龍吼，野寺鐘殘黑霧屯。數代弓裘歸馬革，
十年心膽碎鴛原。急將短劍彈庾嶺，莫遣長歌度薊門。

千山詩集

卷一二七言律

十四

荒壘遺編重拭目，離支樹下好招魂。

附寧邦原詩

碧山風雨長離憂，湖海煙塵恨未收。有客扣鐘歌
六月，何人擊楫渡中流。數聲鼓角斜陽暮，兩地飛
鳴鴻雁愁庾信。江南哀不斷，更堪王粲賦登樓。
經旬雷雨蛟龍起，入夢雲生虎豹屯。四海羽書飛
白日，十年戎馬躍中原。但聞蘇武辭金闕，不見班
生入玉門。紫塞黃榆千萬里，瀋陽花月欲消魂。
遙哭潤季兄同二見六在諸姪

潤季父於予為諸伯官融邑令

黑霧黃旗白晝昏，哭携猶子問乾坤。到死不知仁義盡

入江翻見髮膚存，竟使庄門多氣色。始看融縣有兒孫，
鴛原濕遍年年淚。那得餘聲更好春。

得杜江書并詩因懷與治伯玉季納諸昆季

曾看舞象大江秋，一禮袞裳意莫倚。短絛那知洶海澗，
空囊欲攬地天愁。燕歌一夜悲沙漠，鶴夢千年返石頭。
桃葉無情潮寂寞，何時花底共登樓。

聞杜江將至

笑指天山氣獨豪，先持尺素報吾曹。長城雪壓龍文動，
野戍雲開馬首高。歌發欲呼猶子夢，泪飛先濕老僧袍。
荒魂招盡情無盡，收拾巖烟并海濤。

千山詩集

卷二十七言律

三

遙哭丁善甫梁漸子

幾回三笑度溪風，話盡仙羊恨轉蓬。桂樹折殘天地老，
花磚踏碎水雲空。幸將短髮皈黃面，定有遺文化白虹。
獅子獨憐頭尚在，鴈聲愁斷大關東。

遙哭梁同庵

柄賢哭詩有半楊
寒燈風雨舊之句

舊鄉朋好委荒榛，兩見書來爾是人。已買草鞋參磧雪，
旋將藥裹別江春。寒燈半榻愁尊宿，絲袖空堂泣老親。
從此花田無鶴夢，遊魂應度雁門津。

卽事

雪底紛紛望舊關，鳳書先取一人還。來時霧雨遮黃閣，

去日風雲起白山。不築沙堤皇道蕩，重圍玉帶舞衣斑。
好圖一幅流民苦，楓陛從容動聖顏。

喜戴三謁文廟

黃沙黑水亦衣冠，廟貌荒涼禮樂殘。夫子隨時無不可，
流民好學是爲難。已看絲筆能生氣，莫道青衫足耐寒。
地下江西生死望，看花騎馬踏長安。

送魏李二公靈樞回二首

金雞昨夜到陰山，帶雪鋤冰淚莫潸。無限生人如死骨，
極憐死後似生還。童男幼女辭寒積，素幔靈輜向舊關。
料得黃墟開口笑，一齊泥首拜龍顏。

二口詩集

卷二十七言律

六

白水吞聲各一杯，遊魂初下望鄉臺。共歸齊魯丘園舊，
但過城頭鼓角哀。泉底翻能見天日，沙邊何必盡風雷。
陽春枯骨多生肉，從此關門日日開。

寄無壞師

榔邱儒冠換衲衣，松門流水自樓遲。曾尋鄭子論心史，
獨向寒山問舊詩。寒草蔓蔓應未刻，秋風颯颯易相思。
東來白馬君知否，莫守孤嚴日已欹。

賀貴庵水災

深秋風雨苦連宵，瓶鉢郎當一瞬漂。龐老有船曾用載，
丹霞無佛不須燒。身家淨淨寧常聚，性海狂瀾尚未消。

從此還山松月好一枝猶自足鷓鴣

得洛予叔書

年過八十兵戈後一紙蠅頭手口書雲外阿玄猶未死
眼前小隱已無餘青衫裹骨歸荒塚黃口依人失故廬
郭外還田祠內主幾回洒血染殘裾

得九成弟書

雙魚夜到鴨江濱先代弓裘不可論骨肉盡凋餘兩弟
詩書能復讓他人須知佛法無多子那見儒冠定誤身
但自莫慚世出世臨風三囑淚猶頻

遙哭安仲叔

二日詩集

卷一 七言律

二

一生半醉爛天真到死依然未覺貧杯杓便當傳後業
袈裟終不憶前身竟呼兒女都隨我肯把鬚眉更向人
最苦一絲猶未斷年年挾卷哭江濱

千山詩集卷十三

博羅剝人可禪師著

書記人差編

七言律五

和謙公雪中見懷韻

居山偏不喜看山雪盡披衣偶啟關爲有甚因于壑苦
如何頓老一朝顏忽思振策隨雲去纔欲過橋又獨還
書報故人無一好道心客夢已全刪

大雪用棲賢寄阿字九江韻

任風飄泊不須怵便使填溝也不傷入谷孤寒深自得

二口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一

到天青白恨難藏紅鑪熱焰心無近荒嶺殘枝夢又長

五老瀑飛遼海鶴好携明月共升堂

和心公雪中見懷韻

初飄數點著衣輕冷入匡牀夢不成想爾獨吟支瘦骨
無人直下到深更忽疑近戶看無跡自起吹燈聽有聲
只此朋情渾莫奈鄉心又逐曉鐘生

和棲賢送阿字出塞詩

千里同風遠寄書天山翹首獨躊躇冰雪有緣兼累若
父兄何事苦憐余白骨此中還得見黃沙之外更無餘
何時生入盧龍塞金井梅花是舊廬

步棲賢和阿字九日韻

垂死經今又十秋莫嫌齒落雪盈頭三張紙寄長榆塞
萬里雲封大石樓父子枉勞沙畔冷身名直愧世間浮
團圞夜夜無窮淚天上如今是惠州

恭和棲賢法兄奉懷本師老人韻

雙錫香巖望又虛栢林回憶侍巾初鴈翎各散予偏遠
獅乳同餐爾自餘五石城邊音寂寂萬松坪下步徐徐
會須連袂依霜鬢未必羅浮剩舊廬

從駐蹕峯移向陽二首

短髮隨身月一鈎拖鞋又過幾峯頭不關活水終難止

二口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二

只任寒雲到處浮松石何心分好醜主賓無禮足深幽
日午一瓢夜一宿一生如此更何求

自來不肯常安住但有茅遮便暫栖烏突寒烟尋別樹
風吹殘雪度前溪沙彌歡躍面多垢者舊威儀首盡低
最愛近邨好兄弟松花和蜜賤如泥

張太守入山

何事遼陽太守來亂嘶五馬向荒萊漫拖草屨筇扶出
竟把山門雪踏開閒話無過四五句寒泉連遞雨三盃
極憐庭樹烏驚起一直穿雲去不回

題且過庵二首

山邊架屋偏留我，雙袖龍鐘豈有他。道法也因長病減，閒情畢竟老年多。自將破碗炊水食，偶就新篇向佛歌。昨日已過今且過，不知明日又如何。

二三弟子亦多事，執卷時同就薜蘿。不碍其聲侵曉啓，莫教世事掛庭柯。虎常問訊來空砌，人或每詩上雪坡。昨日已過今且過，不知明日又如何。

偶成

莫道僧閒閒不得，幾多情事撥難開。芥蒂梗敲冰者，山藥連皮拾糞煨。夜聽犬聲知有虎，晴拈雪辨恨無梅。尋常日午門猶掩，只恐溪雲撞入來。

千口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三

同雪公遊千頂紀事十首 有小序

余出塞五年始遊千頂，時大雪初晴，由大安過祖越入龍泉，與山中耆宿團圓二十日。蓋壬辰春二月也。十月復遊甘泉，取道孤山人龍泉，因有大寧之役，兩宿而去。癸巳春，顯律師邀入駐蹕，十餘日，遂繇向陽登山，過一月大雪如初。遊甲午春至香巖，緣諸老闍維。師與天然兄藏錫于此，故特一至，諸未及也。八月與木公同遊霜葉滿山如錦，前數遊所不及。迨乙未七月，香巖新像成，送入山，然止香巖，諸未及也。八

二口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四

月亦公至，又偕入山，遇雨，大安道上殊草草。杖頭各一點耳。丙申四月，顯律師開戒香巖，予隨入山，然止香巖，諸未及也。五月，亦公偕天公入山，拉子同行，以馬疲止向陽，計五年凡十登山。前後俱未有詩，去歲九月，雪公業與子約，以他阻，今歲八月乃堅志入山，并不令家人知。以廿三日，繇瀋山門行百二十里，宿泐水，次過遼陽，宿駐蹕，次向陽，過七嶺，浣熱泉，宿祖越，因登仙人臺，絕頂，予向以病不敢登，高然心甚壯，今得歷盡諸險，非獨前數遊不及，即同木公遊依然一丘一壑之見耳。仙人臺直下，即香巖元大德雪庵大師所居，塔現存，塔銘則學士陳元景所作。鄂國公史弼所書其篆額，則昭文館學士李傅光也。千頂無舊碑，僅此可讀。次過石橋，從別道入龍泉，兩宿。雪公有詩，予不能和。次重遊祖越，前後亦兩宿。太守張公使至，雪公分袂還瀋。余移寓且過庵，適阿字姪從匡來，話及千頂阿字遊興詩情，俱勃勃因觸動，習氣作紀事詩十律，似阿字兼寄雪公，然不過畧紀一時情事，巖壑之趣，松石之奇，百未盡一。願雪公作一遊記。

刻之仙人臺畔毋使山靈笑人

去歲菊花曾有約今年不待菊花开
先渡水凭鞍立爾自衝風帶帽來
曠野逢人偏問姓殘陽投寺且擎杯
此是山行第一日鐘聲佛火共徘徊

過橋卽是遼陽郭郭外行過溪已潛一郡
嗷嗷鴻乍集千年杳杳鶴無還
纔看老女孤墳草又上前土駐蹕山
我倦欲眠依舊土磴砌石壁任孤攀

望見疊峯剛八里到來門徑各鮮新
不因此地禪居壯那識長邊古佛尊
蓄瓜欲比蘋婆味見樹還生桃子津
夜半大聲何足怪山中魑魅亦親人

二日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五

經過七里泉聲熱欲洗袈裟未有塵
前者何曾是山水從茲無所不精神
松陰短短露雙塔梵宇峩峩見一人
却喜凍桃初摘下石坪分啖不辭頻

夜來已飽深林氣曉起仍添遠壑情
慙慙龍泉鄰衲意愛尋唐代舊鐘聲
龕雲尚吐將軍氣巖石還鐫御史名
百丈懸蘿千折後門前峯湧萬波生

幾度登山不到頂此回到頂畏登山
九州細碎烟塵裏萬里虛無指點間
雲在極低那可踏天雖至近竟難攀
急須携手下山去縱對仙人無好顏

半日不離松霧裏牽藤穿穴各忘疲
纔披破衲瞻新像

旋洗重苔讀古碑幾處茆堂聞蟋蟀
千年石甕守龍羅僧頭似雪心無事
手煮黃齋進白糜

不借仙人九節杖石橋幾度又攀躋
但隨虎跡過巖畔漸聽龍吟隔澗西
軟巢必須親手摘老松不過與肩齊
淹留兩日非關主坐愛屏風近鳥啼

流溪認得曾遊處更欲搜尋到別峯
山鬼似嫌黃葉響洞門都遣黑雲封
龍芽頗覺僧懷苦羊肚何妨野味濃
慚愧下賢賢太守難辭林壑一重重

半日浮生閒不得況連十日遍山屏
解開藥裹包黃粟斫得藤條下翠薇
人郭愈憐山水好逢人多與性情違

二日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六

最嫌驄馬黃金勒依舊騎驢獨自歸

立春日

不辭留滯大關東未必長吹是朔風
一世心歸松霧裏十年春到雪中羅
浮消息應非遠粥飯因緣尚未窮
從此市天多雨露曉聽雀語動虛空

元旦哭喇嘛二首有引

余初出塞乞食南嶺喇嘛見而驚曰
師胡爲乎來哉卽解身上所披覆余
曰此衣相贈貽不輟壬辰春卒諸者
舊強余開法南嶺南嶺畏地也前此
無掛搭者自余至雲水奔流龍象蹴
踏始

三月朔至七月望凡百雜護外魔不侵喇嘛之
力也喇嘛西域貴種童真入道年七十餘癯然
鶴立今歲五月忽思還本國諸老強留不可舍
淚而別七月音至已于季夏之末示寂寂時鼻
垂玉箸茶毘頂骨不壞有梵書神咒數行金色
爛然國王留建窣堵收其徒勞藏奉二齒歸南
嶺搗涕枯香不特私戚已也

滿頭白雪眼雙青方丈時時見執經四海幾回悲鶴夢
一枝今又喪龍庭頂門有骨留金字南嶺無人失典型
見說國王齊下拜浮圖千古鎮滄溟

千口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七

十年吾道塞風秋荻嶺傳來恨又稠葉是歸根看已落
杯當沉海更無浮大荒一夜霜俱白憑帳千羣淚併流
赤縣神州心碎盡更堪酒血極西樓

苗鍊師雪中入山相訪

煮窮寒石難充腹幾受刀圭不駐顏開到黃花辭絳闕
携將白髮問青山漁舟尚可通源水鶴羽何曾下世間
最苦十洲多少事尋閒一宿急須還

季三公書來并寄茶

自來不作長安字一紙驚看寄塞垣父子弟兄同友誼
冰霜雨露總君恩十年尚憶三山月七碗還饒五嶺魂

大雁欲飛寒逾好時時傳語慰田園

同阿字諸子夜坐

流光如矢命如塵水作生涯鬼作鄰歲底又添門外雪
燈前幾個嶺南人大家共話俱含淚各自傷心不爲貧
去去且將拳作枕夢中同逐故園春

和潤季兄臨死詩

賦罷金門淚未收陣連珠海誓無休崖門一夜洪波接
柴市十年正氣留已把髮膚還父母更將心膽寄春秋
鐵函聞說埋羅獄何日敲開柱杖頭

聞赤公專侍在茲省親回

二口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八

尺書纔去雪風愁侍者重來泪更流京國銀盤能早獻
邊庭金策可遲留但聞尊宿仍編履不信頭陀竟覆舟
我亦是人添哽咽夜寒壘草滿心頭

丙申除夕和棲賢辛卯除夕韻

只因生長在遼東誰是無鄉老此中今夜盡勾積歲念
明朝須發向西風哭猶有淚情非至吟到無題詩亦窮
細看此來真寂寞眼前還得幾人同

丁酉元旦

自信分明兩道眉瓣香拈起更何辭死經萬後生方重
春到邊來遠不遲屬國寧堪九歲待衡陽無復五年移

還家自是兒孫事誰道今年未可知

解嘲步謙公韻

北郊笑指峯頭老開徧千峯兩袖書但使倚閭無鶴髮
何妨托鉢向雲墟食殘自覺飽逸易載酒猶聞剝啄徐
珍重綵衣休惜我十年甘作雪中蛆

柱江至潘相見有詩和韻

黑裘未敵恥書生匹馬春風獵獵輕孤管欲收寒谷泪
空囊一瀉大江聲叔癡不負鴟原夢僧老難忘鶴嶺情
世上有人天有眼千年終厭話荆卿

九日送阿字

千山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九

經歲團圓淚未收菊花重惹一番愁來將白紙尋黃土
去挾新篇返舊丘太乙峯頭頻悵望姑蘇臺上莫淹留
而師若問寒邊事休話寒邊雨雪稠

重送阿字

送送還牽老衲衣故山終恨不同歸好從瀑水投寒句
又向梅花覓破扉冰雪已多曾徹骨蕨薇雖採未忘饑
關門不禁南來雁何口凌空錫更飛

入山有感示諸子

海角虛舟聊欲寄深藏大壑亦空勞松根盤石生難直
水勢依崖聲易高說說一枝能自穩便教三窟竟何逃

殘身久排餘雙眼萬古雲霄有汝曹

閱未央遺集有初夏同予入循州訪劉乃運兄弟

詩末云令威他日歸華表定在循州古樹邊似
爲予今日識也因和其韻

憶昔同乘訪戴船幾人同病合相憐風流雲散空予在
雪壓塵埋又十年詩卷尚留前日月夢魂難覓舊林泉
何時華表重歸去吸遍蠻蠻古塚邊

讀未央與荊公宅師談金輪舊事詩有感用原韻

人世難逢幾弟兄舊編重讀不勝情忠臣遺廟清珠海
未央殉義後當事古佛雙林冷堯城荊公脫白後卽示
建祠于海濱祀之寂今十九年矣

千山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十

地下定知談往昔雪中難免恨孤惻只今惟有金輪月
偏向棲賢破寺明

讀未央集有先文恪神道碑感賦

高塚前朝草木淒燈前雪底泣孤兒良弓久沒箕同盡
華表空留鶴尚羈大節已昭懸日月千秋不朽屬文辭
遙知定有人來過繫馬松根讀舊碑

聞老人復歸華首臺上林木加茂有終焉之志

恭紀

飛雪臺下卽華臺五百何年去復來山地荒蕪應再開
松杉蒼鬱舊親栽靈山一會依然在塞外孤兒尚未回

三囑龍天寒已微終期撲鼻頭梅

寄華首舊住諸僧

何人同守故山隅雲散天驚歲月徂豺虎幾回經蹠踏
門庭猶喜未荒蕪靈峯不逐桑田變大厦終憑衆木扶
最苦楊岐舊監寺泥牀長洒雪琪珠

遙哭劉乃運

卅歲論文爾汝交柴門雨雪每來敲朝雲墓側新鴛塚
白鶴峯頭舊鵲巢留得眉鬚身後惜肯將風月死前拋
于今哭子全無淚鄉國都來水上泡

聞謝伯子趙裕子二老友在喜賦

千山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二

少小論交四十秋驚聞二老足風流長安市上韓康伯
衡嶽峯前李郭侯陵谷已移貧未改親朋欲盡咏難休
白雲舊社時來往定話水天老比丘

寄陳三官

三官廿載前爲
子作幻相數十

五色憑君寫幻軀流民一幅不堪摹回頭細數平生事
屈指曾經念載徂氣骨支撐仍是舊皮膚脫落已全無
只今賴上何須問但寫長天風雪圖

憶暮春同阿字諸子遊千山

到處青山盡有名大家料却舊鄉情溪邊覓路花千樹
驢背迎人鳥一聲石頂松風憑管領峯頭詩句任交橫

千今竹杖蕭蕭去又向何山踏雪行

聞南塔易住持誌喜

六年前此豎幡竿萬古荒蕪手闢難一鳴青天砂磔淨
纔揮白拂水雲團象王行後狐踪集良木摧時野棘攢
從此斬新條令出山門依舊海風寒

題作麼菴屋

手結枯茆傍古幢籬邊流水亦淙淙只愁雲擾常關戶
爲愛山多盡著窓日午拾柴煨破碓夜深把卷對殘缸
山中豺虎原無毒長護烟霞不用降

喜作麼迎師入山

千山詩集

卷十三七言律

三

弟子如林汝不才暮年猶得共徘徊酬恩莫過茅三把
盡孝惟須水一杯衰老久應拚谷底是非曾不到雲堆
況兼咫尺同病曉夕還同笑口開

予去冬依證寓今冬依磬光皆手無半文喜賦

今年貧似去年貧窮鬼相逢一倍親病底病肌寒有粟
窓前積雪白爲銀半瓢薄粥分饑雀一課蠶蠶借遠鄰
處處盡忘貧與主淡而不厭只因真

卽事

山中纔拆此封書憶別經今一歲餘路到窮時天更遠
力當盡後計偏疎青衫無分常披雪白髮何人獨倚閭

翹望章江雲縹緲春風何事更躊躇

梅溪雪中相訪

驚騎瘦衛入山來爲問山僧戶始開
萬里往還君自得十年先後事空哀
囊餘前代書三紙話到深更水半杯
兩度鵲鴿原上淚一時和雪洒山隈

山中讀蘿石先生家書

柴市經過淚已前更揮餘淚拜遺箋
數行尚自如生見一線仍存未死前
耿耿丹心千古後蒼蒼正氣萬山巔
伯夷此日應相笑重唱薇歌十二年

聞李苗兩道友有唱酬篇什雖未得讀知非凡響

千山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七

遙有此和

蘭沙如霧倩藍縷縹緲驚歌下遠空
玉露只垂金掌內仙巖常發御垣東
人間兄弟何能及塞外交遊孰與同
春到定尋源水人墳荒坐聽碧雲中

喜聞左三哥回

終歲呼天恨莫過歸來如舊破囊空
交情已見心方歇遺卷仍存道未窮
日冷北堂烏漸老雪深大漠鴈誰同
從今穩坐茆簷下敝絮殘氈耐朔風

贈少年道者 楚人

少小驅蹏入紫宮翻疑百歲貌如童
種桃花發上林畔

搗藥聲聞禁苑中巫峽肯沾神女雨
洞庭曾御大王風年年只見天恩潤
不信人間路或窮

客有期于春初同入城者

一臥山中心事畢重新細碎學威儀
休將白眼看林鳥屢繫長衣接潤麋
纔話入城心便小嘗教伴雪禮何知
由來分衛存深意古佛遺模苦莫辭

日暮

方悲歲逼夕陽低寒滿空山雪滿溪
爲憶舊居知客眼偶懷好友得新詩
身閒幸不隨人轉心苦全然著霧迷
拋却杖藜還獨坐壁燈未點暗惻惻

二日詩集 卷一三七言律

四

遙哭與然師

弓劍叢中識面初半林風雨共欷歔
憐予不覺十年過哭爾仍存萬死餘
雙履已傳慈嶺雪空囊猶簡白門書
何如一副無情淚歲歲峯頭濕破裾

牛莊問隔字諸子信不得

秋風柳擺兩眉橫草履猗猗布袋輕
滄海無踪魚有腹白雲有路鶴無情
行當野雪衣偏薄吟向寒梅句亦清
老夢獨能追去處依稀猶見弟和兄

喜雲堂禪人入山相訪

未到歲除剛數日何人騎馬入山來
欲從南越通消息

曾向東齊撥艸萊星裏無過雲片片巖前依舊雪皚皚
好歸直爲而兄道不是寶山空自回

戊戌元旦

一莖白髮荷皇仁況值年年帝里春千頂曙光雲外出
二陵王氣雪邊新放流久已成鄉土老大無拘只病身
是處有山客我住桃花翻笑洞中人

開經日遙祝檀那盧太翁太夫人雙壽

火宅初離望轉奢何人等與白牛車盧公傳法燈千鍊
龐老齊眉佛一家曾囑王臣山上會新開龍藏海東涯
人天百萬歡同祝遙獻優曇一朵花

千山詩集

卷十三 七言律

五

贈湯官師

萬里相依豈偶然選官選佛似君賢薇蕢屢爲伯夷餓
艸榻偏容普化顛膏澤諸山時沃若清風四壁本蕭然
畫長客去無餘事一卷金剛自歲年

贈藏主師

驚傳白馬度關來大法東流亦快哉剖出微塵憑慧力
插將莖草仗雄才竿頭但進看飛鳳塵尾時揮起怒雷
清壑餘生吾自分雙眸何意獨君開

步滄兄見寄韻二首

知罪從他爾獨親憐予萬里一孤身平生本自無相識

世上于今有幾人清泪屢憑沙塞雁衲衣猶寄玉門春
驚聞杖屨南中去風雨蕭蕭入夢頻

故人何處思滄茫幸有音書未久荒布帽殘經情繾綣
黃沙白日泪淋浪歸來幾見千年鶴夢去還尋五石羊
門外孤松高百尺寒霄猶得伴冰霜

贈天鑒師時將還孤竹省墓

共向高林借一枝心期萬古可誰知織鞋有恨陳尊宿
玩月今同王老師寒磧頓能忘患難衰顏偏自惜分離
公歸無復薇堪采雪滿千山足療饑

正修書記錄成來呈

二山詩集

卷一三 七言律

一六

笑汝經年執管隨長言短句益支離豐干到死還饒舌
覺範投荒亦賦詩秋老野鴻書遠碧夜深山鬼哭空池
如何錄取聲前話風靜高林月落時

得張觀仲書

忽驚天上寄來書火盡西園一木餘首宿有根開絳帳
芙蓉無蒂碎香車觀仲元配爲余第五妹以故母死故云儒門淡泊思靈鷲
驚共閑荒頽泣靈魚西園公遺書數萬卷手龍艸尚沾
半子泪雪中翹首幾躊躇著亦不下萬卷俱火燼

千山詩集卷十四

博羅剎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羞編

五言絕

枝上雪二首

鳥宿寒枝動晴天雪更飛既沾臺石冷復上老僧衣
葉盡枝方滿時時飄素埃晚風吹未了疑是野梅開

殘葉

已被晚風促復受曉霜侵亦知終不久珍重片時心

題范寬真跡

二言詩集

卷一四 五言絕

嚴壑層層古全非近日山山中最深處置我于其間

同大翁看古帖

一筆筆橫楷一葉葉精神驟喜多酬接徐思晉代人

題大士像 趙孟頫筆

終不得自在即此苦何窮願取楊枝水一洒胡庭空

殘菊二首

殘菊深秋裏無人雪一堆莫嫌憔悴甚曾見十分開

世情偏愛菊吾意獨憐殘暫收無限泪權作片時看

題去馬送寒還二首

數載同樊絮秋來爾欲飛只疑天路潤烟雨向霏微

孤飛爾自可回首念同羣欲向青冥訴惟愁總不聞

東庭築

一日不相見新詩又幾篇急携來共讀午後老僧眠

雪十二首

歲歲易相思五月六月時莫愁久離別亦有霜飛飛

古瓦疎不完白雪飛滿牀抖擻一片衲猶疑是月光

半夜披衣起宛在梅花村梅花開易落白雪長到門

昔日趙師雄月明林下臥美人寒不來花落空朶朶

寒月照野雪一片老僧魂夜深招不得時來白板門

天地正高寒白月來相佐匪特肝腸如渠今卽是我

千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銷金帳不知此中有至味俯仰天地間飄飄吾與爾

相對寂無言懷人一萬里只在庾嶺頭欲折不堪寄

爾從天上來天上寒更多年年見飛下欲上苦如何

一嚙齒牙清再嚙心髓化只合深山中大石長松下

入世隨方圓淨穢亦無別只有一點心不肯因人熱

人世一火宅那堪作久居六載雪山中苦業猶未除

淚

淚非還魂香空流亦何益只愁雙眼枯還留看天日

寄戴三

農事今何若秋風舞袖單新詩遲汝讀直可奈饑寒

落葉二首

蕭蕭淚獨零落葉逐風輕秋草甘同死真樹上榮
豈不戀本枝秋霜不可耐明知春必來搖落安能待

秋風引

秋風滿天地塞上最悲涼樹聲和暮角盡捲入離腸

古歌

白日去不息松風奈爾何爲問市朝客何如山上多

同傅陳二子送北里之堡中

只有兩句別渾如送遠心把持不忍去直到日西沉

荅青侍者

千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三

松枝有東日飄雲無返期邊霜寒徹骨親到始應知

寄淡仙

我昔訪君日君來見我時一般真意味不許別人知

寄介子

風雨隋堤上相逢泪盡彈只今橋畔柳應念老僧寒

寄仙裳

執斧一長揖白門雨雪深十年曾有約珍重昔時心

寄寤明

貧極心無改所歡惟友朋平生一片意大半在孤僧

寄與田

何人不相識斗室傍城隈聞有不平事輕身半夜來

寄一輪

衲衣留俠氣不獨是深慈中夜聞相憶牀頭白月知

寄一指

閉戶見青山松風盡日閒只愁三月夢輕度薊門關

寄黃子

詞賦髫年事腰間三尺寒鐵函無限淚獨許老僧看

寄楊三

夜閣孤燈話愛君此意真可憐三幅錦蓋却古今人

月二首

二山詩集

卷一四 五言絕

四

月色本無私水寺孤人得長安富貴家燒蠟如白日

月來靜後多況已刈禾黍一望西盡頭茫茫不知處

北里暮歸

歸路不覺遠月出靜林巒舉頭貪看月誤到別家門

同甦築看月

明月在江南夜夜看逾好今夜照兩人各自傷懷抱

臥月

塞上亦良夜明月本無心照衾復照面一一感人深

秋吟二首

蟬聲隨落葉飄墮枕頭邊我心與空際胡爲白晝眠

秋風不相諒吹我破衣寒獨起向前堪誤踏草上霜

月

我同明月來一路照秋草月到朔庭荒人到朔庭老

夜

明月照夢中荒荒萬里白驚起攬衣裳猶疑是鄉國

同傳陳二子看喜哥

絕漠無芳草王孫那得歸最憐雙眼淚不識爲誰揮

春夜懷耳叔弟

夢去長不到夢來應更難相逢愁愈慘不爲隔重關

雪中訪大翁

千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五

我從雪裏去君自雪中來又是今年起相過第一回

千山二首

憶山頻得句到此句全無扶杖沿山覓時聞山鳥呼

策倦疑無路低松暫可憑老僧遠招手更上最高層

同謙受枕上

枕邊不計程驛路如可記一樣夢還鄉多君五千里

卽事十首

鋒鏑暫云免潦旱乃相仍上天亦何意厭此虫虫生

我我七尺軀不及薄銅錢塞外多霜雪猶云得所天

尋常重別離此日不同顧脫手卽生天得錢差可度

同生旣不能同死亦徒爾爾去未必生且非眼前死

汝留枯我腹汝去剗我心相持不肯放血漬破衣衾

臨行重囑咐人世貴自持願汝得他日毋忘饑餓時

所謀在升合頓使骨肉分易險但相守素心安可論

微賤勝于鬼婦子亦閒閒始知情與操惟存一飽間

自顧安足惜顧彼良可悲安得天雨粟毋令強別離

身死固足悲身辱亦足耻與其辱以生毋寧饑以死

弔昭君塚

莫作枝頭花寧作塚邊草草色至今青花開一朝好

馮公雪阻再留一宿

千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六

何必春宵好千金屬冷邊安能天上雪直下到明年

寒風

寒風一點淚我自昧其繇久厭丈夫氣何況女子愁

送大來先生葬六首

全軀違風心無灰庶速朽山前蘿石翁相待亦已久

覆土勿使厚種樹勿使密萬古與千秋長令見天日

當年吏部公四海多金石今日素車來曾否舊相識

悲風吹不歇孤月近爲鄰世上亦寥落何如山鬼親

生臥冰雪中死埋冰雪下藉此省見聞天地爲長夜

斬却墳前松遠山青歷歷毋令後世人繫馬長太息

接鄉書二首

鄉國久無望，仍存劫火餘。
淚流雙眼盡，得見故人書。
片紙來天外，封題自廣州。
開函不敢讀，一字一生愁。

還山憶舊十首

言笑不可覓，暗風吹庭隅。
開門見蘿月，恍惚照髭鬚。
相見必破顏，來往永無期。
出塞將十年，始如初逐時。
挾卷出相尋，往往借風雨。
從此得新題，但向松間語。
大音易銷沉，天地終何有。
茫茫東海沙，斯人豈長久。
枕中百十篇，暗室生霹靂。
夢裏長把持，祇恐蛟龍攫。
雨盡禽聲寂，空山似有聞。
十年稠疊恨，不是爲思君。

千山詩集

卷一 五言絕

七

常遣候君來，松枝掛月白。
君今逐浮雲，猶掃松根石。
山中多虎豹，月黑恐魂驚。
君如來入夢，須隨明月行。
約畧夢中見，一半苦吟聲。
此夜分明甚，猶恐非平生。
最憐同出塞，不得上千山。
屢咏山僧句，常思山鹿閒。

真乘師臨行口占

君去何須恨，還如未到時。
相看無一語，那得送行詩。

同諸子煨山藥守歲

歲去誰能守，山寒味獨長。
舊鄉雖有芋，未必勝他鄉。

古別離二首

殘月送君去，還復照妾歸。
生憎日光奪，不得長輝輝。

男兒志四方，不信別離苦。
妾死化銅鋤，鋤斷四方路。

懷舊有感八首

孤吟必憶君，一憶一回老。
泪滴王維句，勸君苦不早。
我生苦憶君，我死入必憶。
胡爲眼前光，日日成虛擲。
死去悲已遲，生存歡未極。
悲歡共一時，速哉各努力。
從君百千能，從君百千識。
雙眼倚雲天，到底淚一滴。
口說遍河沙，毛髮不得力。
人卽任君欺，君欺君何益。
見人手自遮，千百幻何極。
人去手自捫，一點光歷歷。
無病有千春，病來在呼吸。
細碎簡平生，收拾將何及。
好日信無多，良會誠難值。
切莫俟其時，始嘆空相識。

千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八

首山律主過訪

我居千山南，爾居千山北。
去來各自錄，大都山路直。

木公寄衣

城中寄衣來，感激淚如滂。
瓊玖安足報，願勿忘饑寒。

山雪二首

青山面面同，渾如張素紙。
欲蘸萬丈松，盡書太平字。
一片嵯峨石，中餘小徑通。
自從雪積後，那得世人蹤。
山中清且閒，寒雪共朝夕。
除却自行踪，并無麋鹿跡。

對月

明月但照雪，不照世人心。
雪深惟一色，人心種種深。

題作廬山居十首

築室最高頂山高雲逾開回看予佳處猶覺在人間
天近龍長護山空雪獨飛祇愁林鳥出帶得世塵歸
遠山俯可拾北斗近堪凭共在白雲裏君居第一層
仰臥星辰見雪來白滿牀更添簷上溜水柱列成行
無事扶筇出遠尋溪鹿遊莫行松底路松子打人頭
耕田餘牛畝今歲稱大熟小確貯三升大瓶貯一斛
粗糲可充腹生涯實有餘盡除今世事留得古人書
參葉聊當茗無人自一杯門前屐齒響定是老僧來
日午尚高眠問人雪霽未沙彌九歲餘不識人間事

二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九

山巔如可上更上一重重總斷樵人路低頭謝舊峯

山曉

山曉冷恹恹開門雪覆溪偶隨麋鹿跡不覺過橋西

山暮

薄暮一山風鐘聲在半空雲多遮不見不出此山中

接爾珍書

索笑堂中客十年塞外居主人猶不忘遙寄八行書

夜坐偶成二首

責躬宜獨厚責人宜用寬成仁誰不願殺身良所難
聖道非一端祇貴審其真殺身有時易所難在成仁

臘月一日大雪病中口占

已近予生日彌天大雪飛年年惟抱病淚濕破僧衣
侍者勸予病中罷吟賦此示之

我死終無恨我生良獨艱不因頻得句何以破愁顏

子夜歌二首

素絲繡荷花雜絲繡荷葉荷葉將比君荷花將比妾
君行路非一君心千百岐簷前垂蟬子空費腹中絲

山夢

入夜魂無禁皇恩亦已渥故山不時歸歲晚歸逾數

獨望

千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一

歲暮登高頂心心眼瞑烟東南頻極目不見舊鄉天

夢

夢入厭城郭爲君時往還不知城郭夢會否到深山

接諸公札

屢接城中札長爲野老憂一從入山後半字未曾酬

寒夜風

歸夢不覺遠合眼海門潮羅浮剛咫尺風吹斷鐵橋

披裘

頑石凍不裂雪多山更幽十年冰裏過此日被手裘

夜雪

寒風夜蕭颯門外白皚皚窓破何須補從他雪人來

千山詩集

卷十四 五言絕

七

千山詩集卷十五

博羅荆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差編

七言絕一

懷羅浮

鐵橋西畔即吾家回首黃雲萬疊遮
四百峯峯皆有夢空從笛裏見梅花

秋月四首

碧天湛湛自孤身淡寂何言一
倍親此是山樓舊相得眼中無復嶺南人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一

秋光深淺我全知正是無人獨立時
便欲關門情莫奈驚鳥啼在第三枝

出戶連天動遠思沙明如雪沁肝脾
夜深一片蒼茫色不是流人絕不知

高樓鐘歇雁聲沉一葉隨風到客心
却憶素馨田畔住美人何處獨披襟

塞上四時歌

三春不見一花開獨有城頭散落梅
却憶江南晴日好晨聲齊上鳳凰臺

紛紛牧馬問平原望見炊烟尚有村
白骨未埋青草遍

不知何處哭王孫

未到中秋吹已寒每因踏月怯衣單
何須更聽悲茄曲

白髮絲絲葉葉丹

牛車啞軋河上行下有蛟龍凍不鳴
直待冰銷能幾日

寒風吹盡煖風生

寄與然師

破寺松風臘月時君行潑墨我題詩
天山無限巨然筆不到邊庭總不知

接笑峯師已丑二月札

時辛卯五月也

三年一紙到關東江月邊雲萬里同
研淚題詩連夜寄

二口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二

不知何日達南中

暮過甌築齋留題

原是道傍半間屋自君到此足優游
縱令野月長相接不得僧來也不幽

懷陳子

十日不來涼又到預愁衣薄不禁秋
風吹禾黍人行處疑爾相隨老比丘

喜王三為陳子覓得館地

朝夕隨僧嚼公臺鄰翁為覓一枝栖
解開布裹殘書卷幾個兒童勝牧豎

懷大翁

詩滿奚囊麥滿篝別纔幾日忽驚秋只疑弟勸兄酬處
白水山花一片愁

贈戴三

一月城中走一回路傍得句倩僧裁縱令黃葉如金貴
不得而翁笑口開時來城賣烟葉故云

訪陳子新館二首

市肆開門講學初雖無僧石勝歌魚日中欲效王克閭
只賣羊皮不賣書

半歲三遷古佛家雲門胡餅趙州茶莫因舊結僧緣熟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仍借田衣作絳紗

重陽前一日雪

自啟柴局望遠峯鄉心落葉一重重似憐登陟添愁思
處處臺先著雪封

九日冒雪訪我存

定是寒僧獨扣扉書聲猶共雪花飛市中來往空如織
就裏無人是白衣

獨望

獨望寒山山欲頽城頭暮角一聲催鄉心片片隨雲去
只恐西風吹又回

孤燈

孤燈如鬼夜幽幽白髮頻添照不休最是愁人風雨後
一生心事五更頭

殘菊

登高過後冷淒淒獨向平原望眼迷已是不禁愁又見
一枝殘菊夕陽西

小春

九十春光寒夢裏小春敢望暖風回遙知故里無人處
又是梅花繞屋開

題築得麗服

何以家園衣敝裘寒邊翻作五陵遊卽今風雪全無思
繡錦重重一裏愁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四

題我存新齋二首

雪天誰復贈緇袍殘卷寒燈道自高日裏市塵三萬斛
夢中化作大江濤

車馬喧煩戶不開身雖欲稿恨難灰空齋最苦鐘聲近

夜夜還家半路回

刺翁來城見訪

到城先自問殘僧老大關情一片水莫爲空門能釋恨
空門此日恨尤增

重和堡中八咏

北山

執斧歸來泪未乾
北山山下雪風寒
當年恨不移文早
只恐移文也不看

夾河

夾岸遺黎意自凄
滔滔何處武陵溪
河流亦厭寒水苦
不向東頭盡向西

石人

石丈巖巖孰可倚
蒼天終古自悠悠
我來說法無人會
只有山前暗點頭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王

永興寺

野寺開門雲亂飄
魚聲燈火各蕭條
淒淒木佛憑傳語
只恐寒多我欲燒

蓮渚

夢破荒天苦樂齊
情存淨汗便成迷
東方亦是蓮華國
何事迢迢願更西

耕烟

秋雨連綿失所天
又聞鹿豕占餘田
可憐生計歸黃葉
無奈飄零不值錢

菜蕨

平生動業醉醒間
到此方知稼穡艱
薇蕨辛留堪緩死
莫將餓餓怨西山

觀魚

誰道洋洋可樂儀
淒涼抱鉢未彈時
故鄉自有鱸魚膾
只恨秋風憶已遲

喜陳子罷役

從此沙邊好放吟
數莖白髮抵黃金
相逢仙客休言藥
若教還童苦不禁

懷李鍊師

故鄉到去想全非
恨不當年拔宅飛
逢著相知棋莫看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不

西風華表待君歸

東焦冥

去歲憐君餘一第
予今一第昧存亡
囊中定有還生藥
肯任龍沙白骨荒

訪陳子阻雨

大風大雨掩僧扉
拄杖閒拋咫尺違
料得棋枰敲到晚
不堪掩首望雲飛

訪陳子二首

山寺相尋爾尚存
強開顏笑暗聲吞
最憐綠髮餘霜雪
猶有白頭人倚門

經年抱鉢向空門白水黃瓜老瓦盤不是閑黎鐘忽斷
何人真感孟嘗恩

寄界繫師

少小參尋老大僧雲山歷盡碧層層關東白日寒如水
欲寄清涼照古藤

寄功檀行者

如何仍滯故人家念汝辛勤淚點沙歸語故園諸弟妹
孤僧未死海東涯

夜雨懷傅陳二子二首

風雨同牀定賦詩詩中定話苦相思老僧恨不衝泥過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七

只恐天晴又別之

無雨無風愁寂寂大風大雨益淒其不知絕塞如何好
便使同牀淚亦披

同諸子訪耀寰不遇

車馬全無戶半開尋山應到日西回兒童不用詢名姓
定是吾儕三五來

題扇送耀寰

贈別慚無金匱匣白團新墨共淋漓移家不少王侯貴
那得吾曹半句詩

題鐵嶺花樓

貂錦何年去畫樓樓前荆棘滿空秋行人立馬一搔首
蚤笏還疑在上頭

秋燕

海水蒼茫何處歸深秋猶自傍人飛舊時王謝皆泥土
只恐重來我又非

聞宗尉爲戴子直冤

耐盡冰寒燄已霜春風一點到窮荒委繯僅見方義尉
更有何人贖仲翔

贈壽光三公子

炯炯雙眸氣食牛最憐未解說邊愁他時得返絃歌地

千口詩集

卷一五 七言絕

八

却望寒水是舊丘

懷寒還

數載交遊一瞬休計程應說到皇州鄉關重霧難回首
何處霜風不是愁

送戴三

半揖鞭梢雪載途懷中一幅流民圖金鷄計日傳邊海
官途縱繁却丈夫

解嘲

莫笑孤僧老更狂平生奇遇一天霜不因李白重遭謫
那得題詩到夜郎

問我存病

殘軀何異委寒林
絳帳蕭條夜雪深
獨有病魔無入處
殘長邊萬里亦相等

懷苗鍊師

一度關門便是仙
纔經兩月已千年
鶴飛縱有歸來日
只恐人民未必然

聞薪夷遊豫章

最是一身無著處
隨風直向大江西
匡廬山下子曾住
應訪茆堂過虎溪

春前一日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九

臘盡依然處海濱
寒風破衲易相親
年來曆日渾無據
未必明朝便是春

祀竈

絕塞爲神亦可憐
一瓢冰雪獻尊前
經年佳節同寒食
莫把清貧訴上天

立春

清曉開門淚已披
梅花一別永無期
寒氷到死爲朋友
便是春來也不知

枕上偶成

寒爐撥盡漏聲微
獨臥泥牀攪纈衣
枕上嶺梅三百樹

一時化作雪花飛

我存曉過

春來安得到柴扉
望斷孤雲更不飛
寒淚滿眶無地灑
却將數點濕僧衣

雪中懷太翁

開門三尺沒空堵
欲問衰安願又乖
自是雪深堪葬骨
更無餘地著吾儕

元旦拈香

野臣負罪悔東偏
羞搭袈裟見佛天
一瓣心香和淚舉
不知何處祝堯年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十

聞我存得仲氏餽貽

抖擻曾無一寸飽
只將雙眼看殘年
鄰翁斗粟渾閒事
續得寒儒命一綫

偶成

今年更比去年窮
夢到梅花香亦空
抖擻破衾殘雪在
無人知道舊家風

卽事

食得冰甜歲又新
曾無好意別疎親
從他唾面從他笑
不改南蠻鴉舌人

麗大師寄梅花詩

一枝誰折寄遼東
臘盡香殘夢久空
欲報君寒徹骨
那連雪滿月朦朧

九日大風

年年九日怯登臺
此日登臺眼獨開
瞬息寒風吹欲盡
無人知自大江來

寄訊堡中吳子

莫爲饑寒憂不禁
三人惟爾絕來音
孤僧有夢還應入
辜負寒燈夜夜心

千山懷大來題築諸公

幾年相約入千山
萬丈枯藤我獨攀
何日圓圓最高處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十一

峯峯收拾破囊還

題淨瓶峯

案頭恰置此孤峯
峯頂何人插古松
爲問山靈如可借
杖挑隨處得相從

千山寄諸子五首

一到山中便不同
山翁只合住山中
不盡憑題寄
纔欲抒毫色色空

寸寸都堪展齒留
此中何處見邊愁
儂來無限青松葉
更汲寒泉煮石頭

掃石焚香只待君
滿溪流水共云云
閒愁抖擻胸門外

莫帶纖纖亂白雲

千峯殘雪掛松杉
月下孤僧經一函
何必浮山歸便好
病軀今已委寒巖

破衲蕭蕭自一峯
思君斜倚最高松
爲留一片松間月
問疊溪橋候短筇

贈紅鴉

雪裏驚看花獨開
燕支山上曉飛回
莫憐幽谷寒無奈
爲帶春光一點來

別千山

片雲相伴出山扉
拄杖挑將破衲衣
爲語閑猿長守護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十二

石牀茶竈待僧歸

重入千山二絕

偶然飛去復飛還
幾見雲能離得山
舊路依稀猶可認
石橋流水第三灣

萬壑千峯是舊知
此回相見異前時
寒鴉亦似曾相識
兩兩飛來低樹枝

重留龍泉靜室

岩邊茆屋出林梢
亂石支牀雪半消
初得松枝重洒掃
壁間猶掛舊時瓢

入山遇雪

去歲到山曾有雪今年踏雪復登山泉聲滴瀝還如舊
山共孤僧添老顏

山中同諸老夜話

燒松共話到更深衣薄鐘殘雪又侵住得此山非近世
不須重問祖師心

訪無心師

裂却青衫三十年孤峯獨自抱雲眠相逢休問今何代
夢滿雙眉月滿天

千山二首

三月峯頭春意微晝晴時見一鴉飛東溝林外聞人語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三

野老提筐摘菜歸

天與空岩養病身衲衣無復惹紅塵故山久已荆榛遍
誰料桃源却在秦

千山雜咏五首

石人招我上高臺極目中原一點灰半局未收雲黯黯
只愁北海又生埃

空傳玉匣自神京大石泉流骨亦清鳥篆殘碑風雨後
依稀猶認雪庵名

枯藤爲幕月爲堵半卷蓮經伴古崖巾子坐窮寒未了
掃將殘雪葬枯骸

誰把燕支染白雲桃花流水日紛紛祇疑古寺顏垣下
猶壓當年峽蝶裘

歎惜前朝五寺僧雲窩占盡一層層卽今夜雨青燐遍
疑是琉璃古佛燈

喜梅君磊從江南寄詩

天外何人贈一枝未曾相識足相思翻憐蘇李賡酬處
那得中原幾首詩

遼陽回訪大翁

可堪隔別一年期見面依然霜滿髭管底唱酬良不易
老僧去後更無詩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古

喜遇沈謙受

孤身絕域守寒穰盡日無言意悄然自悔罪深餘舌在
見君翻似對枯禪

高寒還叔姪復至

何意重逢黑水濱邊愁又覺一番新冰霜已是經來慣
況復殘僧是故人

雲間錢鍾二子至

相將微喘度龍荒尚有寒水苦未嘗却怪老僧愁不死
殷勤先問耐愁方

聖秋寄詩并雙管

一紙珍重寄遼東詩卷仍將雙管同舊硯已焚無所用
祇應新句伴寒風

往遼陽二首

滿頭短髮自離披正好團圓又別之莫訝一挑霜雪重
袈裟還裏故人詩

平生作戲幾逢場每笑河流盡日忙最是雲閒閒不住
又隨風雪過遼陽

與諸子約三日春遊第三日阻雨二首

非關風雨能相妒自是人間勝會難不爲此番遊屐阻
連朝終作等閒看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五

昨宵有約東郊外枕畔風搖急雨來自此得晴便相過
無花亦到日西回

雨窓讀詩娛

此日閉門惟伏枕枕邊一手把殘編誰言絕塞無朋友
紙上相逢百十年

大雪李苗二鍊師同諸子過談竟日

莫怨崎嶇屐齒難但逢好友足開顏囊中說說長生藥
且得浮生一日閒

寄江南諸同社四首

白日歌聲滿大荒于今斯道屬遼陽翻嫌李白歸來早

不得長吟向夜郎

誰言雪積一僧孤白拂交橫泐海隅鄭俠若令生此日
竹林蓮社總應圖

餓到今稱飽亦須墨臺真樂在西山兄酬弟唱知多少
空使薇歌落世間

無罪還應出塞來石頭舊社長蒿萊會稽禹穴饒探遍
不到天山眼不開

慈航偶成二首

曲肱偏容老罪夫天山從此闢荒蕪請看自古傳燈者
問道曾來九譯無

二山詩集

卷一五 七言絕

六

百市毳裘競獻酥杖頭指處朔風驅介夫若見綾千尺
會寫長邊說法圖

大翁出塞亦既抱孫矣復連舉四子戲贈二首

含飴亦自足歡娛又見雙雙挽白鬚便使鄰國添百子
可能代得老翁無

三年四讀洗兒詩大漠維熊夢亦疲紙筆未窮從所好
只愁風雪夜啼餓

東我存

幾人風雪共留連纔過清明便不然最苦枕戈人已老
未曾先著祖生鞭

寄澹歸

曾向瓶窠覓幻身書來已是法中親何時飛錫同遠鶴
來問壘壘塚底人

寄阿誰精繪事

誰與天涯作比鄰題詩先問白頭人燕支久已無顏色
好寫青山置我身

紀聞

閉門鎮日雨聲潺忽聽流民盡解顏縱使金鷄連夜發
只愁飛不到雲山

題王公六椽庵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七

却因罪廢覺于茶椀殘編足自娛室比維摩無一半
屢將香飯致文殊

寄與公三首

水滿春江書滿車單騎何苦問天涯眼前無限悲秋客
獨有君心待折花

聞君又已離孤寺畢竟是誰割半瓊珍重夜寒應早臥
不須秉燭續殘編

茆庵燈火舊來過君自吟唔我自歌他日乘車休下揖
但逢破笠不須呵

拈筆寄木公

去年相約莫題詩收拾殘生過好時白雪下來山又冷
不禁孤寺遠相思

寄慰大翁

相看白首恨如何獨臥牛衣淚又多瓶口幾年知缺盡
不須重擊瓦盤歌

寄潘公

萬里寒雲共掩扉如何朋好足相依情知鄉井無窮淚
恐見傷心不敢揮

桃源詞二首

當年鬼哭便應焚灰冷難招坑底魂先世爲儒知不免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大

桃花那得到兒孫

鷄犬尋常得自由從來無喜亦無憂眼中若見秦時代
滿洞花開也是愁

入山雜咏二十首

曲曲溪流去復回山花夾路石門開老僧望見頻揮手

莫帶紅塵一點來

竹杖隨身任我移袈裟搭在矮松枝青山處處容吾住

欲著茆簷便不宜

居山元是此山人似我山居日日新莫笑浮生無定止

但逢好石足鄉鄰

莫問西來路不同何妨麋鹿得相從
山山到處看俱好最愛溪南第四峯

橫路枯松掛古藤幾年踏雪到來曾
偶看虎跡問人跡知是長眉赤脚僧

一飽欣欣樂有餘主人猶我我猶渠
翻思二十年前事翠幙華堂是客居

老大無家亦有筇等山山頂有高松
芒鞋常恐行來過一日排雲到一峯

杖頭到處是吾家瓶鉢都將掛樹樞
趺坐偶然盤石上不須山鳥更銜花

二口詩集

卷一五 七言絕

九

已過溪雲幾十重忽聞林外一聲鐘
欲尋人處無人問滿地縱橫是虎踪

一宿僧堂即便行主人留客客無情
聲聲只到山門止一路猿啼共鳥鳴

山花歷亂雜蒿萊一度來尋一度開
猿猱不曾離舊處笑予頻去又頻回

一雙草履一邊瓢一卷殘書伴寂寥
莫道無枝枝未穩從今更不羨鵝鷖

何處非吾得志時山麋野雀共嬉嬉
獨行率意還同阮但到窮途淚不垂

半掩柴關一徑苔山梨幾樹落堆堆
老僧定起開眸看疑是山猿拾果來

垂垂白髮坐淒淒盡日空山聽鳥啼
笑指岩松高百尺入山時節與肩齊

千峯寂寂待知音人世紛紛那許尋
不是我來頻寄迹孤他泉壑萬年心

市跡纔通便不清深藏塞外不知名
中原無限佳山水維咎人來亦世情

無如此地足幽棲滿眼蒼青我亦迷
何處老猿來覓得又扶筇竹過橋西

千山詩集

卷十五 七言絕

辛

閒踏荒萊見斷碑依稀象跡似唐時
此中或是唐朝寺問著山人總不知

采將山菜山柴煮更汲山泉徹底清
野老自言年八十年年食此不知名

偶成

不因貧病不思鄉愁緒彌天恨夕陽
自顧一身如此小千峯猶恨莫能藏

千山詩集卷十六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差編

七言絕二

贈友人十二首

愁生白日恨餘暉
夜夜披霜舞綵衣
莫道夢歸全不當
一年一半近庭闈

長讀金剛一卷經
經聲繞罷暗叮嚀
生還菽水無他願
雙白看兒到百齡

兩世持衡淡有餘
傳家只有一樓書
年來方識全無用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那得神仙到白魚

伯夷大笑入重泉
先代弓裘頸血濺
自是吹簫相和切

又看一鴈度寒邊

歲歲空看塞鴈歸
何曾一見寄來衣
遙知香閣無窮淚

出到堂前不敢揮

寥寥幾字寄空箋
道是平安淚亦漣
常恐未能癡且魯

偷將紙筆續殘篇

一杯濁酒奈愁何
盡日看天自放歌
衣上密縫還是舊

淚殘風裂已無多

含淚題詩不敢悲
春風應見鴈參差
山河異昔休輕問

夢裏曾經汝自知

獨有聲音不改初
想當細認淚盈裾
呼兒開閣應滿
簡點當年舊著書

幾年燈火伴僧孤
香燼余寒水一壺
他日鹿門山上夢

又應夜夜到邊隅

華表還將老鶴羈
先分一羽莫遲遲
何時把臂山陰道

贈我前朝竹一枝

相知惟我淚難乾
三囑殷勤曉露寒
便是羊裘容易識
十分珍重釣魚竿

九日左公招郭北登高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二

籬邊不見菊花開
門外時聞慧遠來
萬里風沙愁黯黯

相携莫上望鄉臺

贈海城王令公五首

三年前此飄花雨
今日來看一縣花
舊戶新氓俱乞遍

一瓢直入到公家

衙齋如水小窓虛
一局殘碁一卷書
未見便知非俗吏

祇疑丁令舊仙若

天明野外勸農回
又向城頭開舊萊
纔欲開門看宋柳

忽聞吏報老僧來

不嫌粗糲分僧鉢
竹院過尋日日閒
更欲論詩情未倦

幾回騎馬入深山

鳴琴關鎮曉風清
携得絃歌遍海城
父老豈長看畫錦
中原最苦是蒼生

陳令公重招不往

重招野老了殘基
竹杖將行又故遲
不是崑光鶯燕怯
暑寒如水病難支

重入山寄木公二首

千丈秋巖錦十層
去年著屐憶同登
只茲一點清閒事
除却先生便不能

塵世青山隔幾何
高人只可一來過
不知老衲修何福

二山詩集

卷一六七言絕

三

隨意烟嵐日夜多

至日雪

見說陽回何處覓
山山惟有雪風狂
幾多東手萌簷下
又見愁添一線長

寄詩大公

山寒惟予在汝先
年年酌水獻詩篇
天心只愛文章老
那管長愁幾百年

龍牙寄大公

山中何事苦相思
共是寒風君最儀
鉢底分將山味苦
幾年營盡自應知

山藥寄木公

淡中滋味少人知
帶雪鋤來寄所思
爲語鄰侯須領取
懶殘斫額已多時

大翁携來諸物俱典盡各賦一絕

一曲拘幽心已悲
高山流水尚相隨
年來絃斷桐俱變
十指空留向子期

琴

一幅長懸萬壑秋
草堂閒臥共僧遊
巨源一去雲山盡
雪滿泥傾破壁留

畫

一片寒巖袖不離
雲霞隱隱舊家遺
馬肝食盡愁鸛鴒
拾得殘磚寫舊詩

硯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四

謾傳橋李千金值
燕市相逢識者希
今日風流無晉代
更搜殘墨換鵝歸

法帖

寄荅曰廬諸子

書來知汝未曾離
竹杖麻鞋好護持
我罪已深衰更甚
不須翹足看松枝

寄麗和尚

人天翹首巖雲空
又向匡廬覓舊叢
杖底瀑飛三百丈
好携一滴洒遼東

荅浪杖人

憐兒不覺髮毛殘
幾度音來泪未乾
懷裏有香頭有雪

燈花應照海波寒

謝江南諸友寄筆墨

肯怯層氷骨已殘
獨愁破硯泪難乾
憑君寄我如椽管
寫盡天山百丈寒

笑峯兄受杖人付囑以書來并寄諸刻

石頭風雨共朝昏
萬里音書度玉門
雲月是同溪不別
更驚一吼海潮翻

馮兄來言龍公入城同木公心公寓時心公得子

口占

客言星聚塞烟微
青瑣花磚共土圍
夜半呱呱驚夢醒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五

却疑白板舊黃扉

心公移寓木公舍得子二首

舊宮深鎖土牆低
書卷荒涼俎豆泥
見說北郊夫子在
三遷直向雪邊棲

相依廡下朔風吹
更截牛衣爲裏兒
想得高堂寒夜夢

撥開深雪自含飴

木公書來極言乾公近狀同難蒙賜喜

白晝輕裘度玉門
鬚眉耿耿暗聲吞
此行不爲鄉情重
携取春風散五原

賀孝公被撻二首

獄吏何妨溺死灰
獨將鷄肋抵羶雷
翻嫌昔日王孫餓
寧受尊拳不受哀

何人雪底縛袁安
不用攢眉且自看
總爲梅花消息近
又添徹骨一番寒

馮公昌雪入山同臥

不負崎嶇路幾千
歌聲哭語雪中眠
自言到此今經歲
一夕真當勝十年

生日碧師見訪

蕭蕭匹馬扣山扉
不用開言我自知
空見雨花堆滿跡
一瓢寒雪共支饑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六

贈梁公

曾向蒼梧恐百蠻
十年才了鬢毛刪
獨支破甕炊殘雪
雙袖還留帝女斑

呈歐

憐我長將病骨駝
難隨義足度關河
生芻一束兼孤鉢
累子人呼乞食羸

寫詩寄同難

見說殘冬望我來
老僧一見笑顏開
寄君一卷新詩句
每到愁來讀一回

看花

春色蒙頭過去休，偶隨山鹿樹邊留。年年花發無心看，不似今年花更愁。

燕銜花

今年寒甚去年寒，春雪纔乾花事闌。燕子似憐人不見，故銜一片到蒲團。

落花十首

片片何因再上枝，可憐搖落始應知。老夫無限傷心淚，只在東風第一吹。

莫向枝頭頃刻論春光，一等付與園紛紛。開落無窮恨，只有青松自感恩。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七

倚仗機華最可憐，牡丹畫就亦徒然。燕支山有傾頽日，未必紅顏保百年。

未曾哀謝斷人腸，拘折何因委道旁。却憶人時情漫切，鏡臺從此恨眉長。

何須酒淚向空枝，狼藉蒼苔苦不辭。細想芳園繁茂日，由來不是別風吹。

桃李春深自不言，肯教他樹更承恩。于今金谷多荒棘，不及梅花別有村。

琥珀纔傾日已西，夜來風雨暗淒淒。會將歌舞承歡宴，敢惜春泥踐馬蹄。

亂點欹崖自不平，一番雨過一番晴。誰能記得春光住，莫怨樓頭羌笛聲。

鶯啼漸急如愁別，剩蕊殘枝日又昏。野老不知春去盡，猶將杯水奠花魂。

翠袖紅牙興尚饒，蜂愁蝶散自今朝。年年榮落尋常事，識得春風恨便消。

重哭左吏部八首

思君不見草萋萋，日落雲黃望轉迷。未必冥途風景異，定知到處有新題。

歷盡冰霜去不妨，從今無復歎冰霜。多年親友能相見，歷盡冰霜去不妨。

千山詩集

卷一六 七言絕

八

何異生還到舊鄉，兄弟團圓近若何。應知同和采薇歌，不須更話寒邊事。

生前有淚三千斛，一見流人一度揮。地下若能開別路，好呼殘魄盡將歸。

飄零雲水足深悲，最是無情淚獨垂。人世悠悠知不問，夜臺何處訪相知。

不須重擬問高天，寫盡長空也枉然。白日未曾聽半句，千今又隔幾重泉。

如君可是忘情者，屢問曾無答一言。果爾不虛南面樂，

招辭先擬到空門

風沙漠漠竟何之靜想燃鬚不語時道大莫嫌泉路窄
山鐘佛火好相依

重過山寺看芍藥

昨日來看朵朵新今朝幾片逐飛塵無情無恨還如此
休問花前墜淚人

問赤公扶病登山有懷二絕

自笑居山懶入山山花山鳥任閒閒輪君抱病仍扶杖
歷盡溪流第幾灣

山尚霧重更多風到處崎嶇路不同片石短松須歇足

千言詩集 卷一六七言絕

九

莫于峯頂哭途窮

赤公同諸公遊千山余不能從二絕

年少探奇逸興增杖頭常欲上雲層于今老病居人後
見說峯高便畏登

險阻曾經百念輕半瓢隨地足平生不須重話塵中路

縱是名山也懶行

示老馬十首

日行三萬猶嫌緩便到瑤池路亦窮年老力衰甘處後
任他逐電與追風

萬仞崇岡還易上人間最險是平康若能步步如初步

歷盡羊腸也不妨

城邊有路荆榛滿山上無塵虎豹多健步縱留何可騁
不如隨意選陂陀

汝羸我病合相憐山寺晨鐘自在眠赤汗已乾蹄已薄

長楸無復憶當年

渥佳久已無消息皮骨雖存志欲灰舊日驍騰如夢裏
莫教錯認作龍媒

惠養雖勤非素願菱藕首宿總堪羞但能不受黃金絡
雪磧荒阡亦自由

幸無伯樂能垂顧價重何曾老不才青草漸長溪漸溢

二言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十

騏驎終欲羨駑駘

却恨當年白馬來驂駟遍地轉堪哀支公久已輕神駿
只合埋頭向草萊

不遇子方誰肯贖雖然出塞不從軍龍驤鳳臆皆黃土

日暮臨風哭舊羣

錦勒絲纏萬騎奔駢駢狂若雲屯何時盡放華山去
豐草長林到處恩

咏花六首

一接春光即便休莫于花底更淹留從他爛漫從他落

只恐風來說面收

空枝相對慙清幽誰把繁枝綴上頭爲囑狂風索吹盡
莫留殘蕊向人愁

豈有紅顏能久駐空庭應自長離憂
分取春風一半愁

相看得到日斜無只恐叢空眼亦枯蝶死不知花是夢
林鶯何必苦招呼

風光微眼我明知花信頻來暗自悲二十四番腸寸寸
安能更見楝花吹

嫩蕊終當委草萊漫勞狂雨強相催空門不染猶生感
莫向朱樓綺閣開

千言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七

贈米郎

古錦爲囊背不離詞臣疏草逐臣詩閒同覓句來山頂
逢著山僧一局棋

閒齋雲師有詩相寄未到先有此答

詩筒閒說寄寒邊憶別今經十六年客底雪深埋未了
餘魂飛向玉簾泉

和亦公韻

歲盡風吹事事無閒拈梢袖自添爐山中松樹枝枝雪
莫壓城西那一株

初春

誰識山中別有春梅花爲夢草爲茵更餘布袋殘書卷
不恨身貧恨道貧

雪中同阿字讀杜江燕歌

雪底燕歌不可聽千峯不見一峯青幾年心著寒灰死
敲碎他家老瓦瓶

憶故山梅

不如此地雪花多月落村頭可奈何翠羽無聲魂已碎
夢中蝴蝶淚成河

題心公寄畫山水

筆纖料得全無意短短枯枝淡淡山細想江南何所似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七

蘭陵端不是雲間

題謙公寄畫梅

美人贈我一枝梅嶺上曾過十七回騎馬路邊香不了
斜陽石壁倚巖開

題天公寄畫山水

身在山中不識山何人潑墨寄柴關雪深最好無蹊徑
竟入長松大壑間

栖賢先專普雨來及闕而返今冬阿字始至戲成

二絕

嶺嶺低塚路茫茫普雨何曾及大荒怪殺羸軀兼善病

竟將草屨試冰霜

雁足先傳紙半張十年客底伴羝羊
栖賢門下多龍象蹴踏都應白玉堂

戲似阿字

只將匡嶽紙三張此外何曾半辦香
江月江烟兼寒雪等閒收拾滿空囊

心公書來寄乾笋一觔不到天公書
來寄乾笋一觔半又不到戲成

十載檀欒夢不成此君雖死怯山行
自憐福薄甘心餓猶幸書來兩見名

千口詩集 卷二 六 七言絕

阿字破袋中見澹歸書有行不得哥哥語戲成

會于天外寄空音忽聽連啼烟水深
磧雪果然行不得瓶塞辜負十年心

和栖賢中秋無月二絕

雪晴夜半冷雲開缺月疑從匡頂來
招隱泉邊應未臥

遙知兩地各徘徊

似此如何得好懷夜寒泉石亦難諧
却憐金井橋頭影定是吟詩憶海涯

起西以長篇寄訊答此短章

白門風雨讀僧詩夜半鐘聲動遠思
布袋裝來千斛淚

報君欲語已無辭

和歸宗蠡雲師寄韻

尺幅三年到遠天泉聲和淚落風前
何當剪燭松堂上讀盡離憂幾百篇

偶成

日日空山一卷書行吟孤坐外無餘
清風寺裏僧來到說道明朝是歲除

五更大風至旦晴明誌喜

積露寒沙一霎收天恩如水向東流
愁心吹入關門盡一片殘雲也不留

千口詩集 卷二 六 七言絕

元日山中寄同難諸老

不恨投荒我獨先春風應滿塞城邊
相將半指辭冰雪莫憶寒雲壑底眠

送屍林

六載寒沙共耐饑臨行雙泪尚依依
片雲莫道無歸處好向老人峯上飛

寄荅禪人二偈

西風吹送越江吟百斛梅花散遠林
撲鼻是香無覓處漫拈片雪報高岑

誓將寸管侍晨昏尚有招辭及遠魂
門下三千那不愧

幾人真感信陵君

送阿字遊醫巫閭二首

杖歷千山意未舒又將望海上巫閭祇疑絕頂雲封處

猶有東丹萬卷書

東丹王藏書
絕頂望海堂

嗟幾十載夢魂間羨汝逍遙一笠閒若到遼東讀書處

秋遊好續幾篇還

以讀書此山
有秋遊賦

聞阿字諸子改從海船還

草鞋脫却任乾坤日淡雲黃海氣昏縱遇神仙休眷戀

乘風直向虎頭門

遣諸子行後二首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五

幾年無復聽鄉音一聽鄉音淚更深收拾鄉音擔去盡

不教細碎動于心

東林尚不展家書況是流離萬里餘從今莫管南來雁

萬壑千峯意自如

夜雪

夜寒無那自開扉天地冥冥靜有輝莫學當年梅子咏

恐他持去織弓衣

雪中懷阿字

雪裏題詩汝最多汝行雪裏奈予何只今乞食長安市

更向誰人慷慨歌

懷侍者

從師出塞一年期幾度山前暗淚滋知爾舊鄉情倍切

夢中白髮兩垂垂

譚家庵

何處山門八字開城西咫尺白雲堆但逢柳栗橫擔者

定是譚家庵裏來

恥若新居成

何曾離却一步地泥竈柴門色色新四壁任教塗白雪

蕭然仍是去年貧

允中老僧入山過冬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六

歲暮不知何處宿深山雪底共圍爐不因滿眼兒孫好

那得孤身伴老夫

恥若聞十慧龍諸子入山

山前大路久荒蕪況復連綿雨雪鋪莫道有鄰寒始見

長松頑石盡吾徒

遙哭黃无咎

當年結束九江行無柰當年祇憤憤是金多難贖命

何如孤跡任飄萍

謝因翁寄夏衣

五月披裘自采薇故人何處按輕衣無端惹得薰風動

拂盡黃沙白日暉

與季心雪

聞尋冰雪出邊陲一局殘棋一卷詩吟罷便愁田海換
何須更待爛柯時

金塔山居雜咏二十首

長夜鷄聲迎不聞寂寥古塔與平分却嫌窓外晨鐘動
猶帶寒風闌白雲

月出開關盡掩扉山上人間事事違最是欹崖連屋角
一番下雪一番飛

端坐泥牀何所爲雪晴日影上高枝山麋野鹿全無禮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七

來不參堂去不辭

雲散鶴飛何所止殿臺散木長橫枝閒尋舊日經行處

荒草猶眠半截碑

曲木爲梁草作簾我來又蓋半間添蒲團以外惟茶竈

瓦礫燒泉味亦甜

孤松如蓋碧萋萋流水還餘未凍溪窮到生堂無半粒

儀烏帶雪向人啼

耕田博飯不須貪但看厨烟勿教斷今年種麥太無多

野雀公然分一半

莫言山裏絕無朋漸住雲間幾處僧八歲沙彌頭帶笠

驅牛一直上高層

一個小麕相得甚穿林度壑必相隨自從老衲下山去
竟過西峯更不回

山南父老扣柴局世利誰云遠翠屏一斛細糧錢一串
請僧爲轉法華經

見說遼陽諸弟子重重積雪盡衝開無非只畏山僧餓
個個懷將山藥來

山菜青青莫辨名暫時同遂隱山情驢蹄狗脚憑呼喚
不羨龍鬚得好稱

雪裏何人擔布袋沙彌望見笑聲諱昨宵好夢頻頻見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大

定是新城道士家

銅鑪豈必施家鑄木几中央照眼輝沉水夢虛黃熟斷

鋤將高本一籃歸

斫柴燒炭無多路夜夜圍爐儘意烘更傾半盃山梨汁

九十老僧滿面紅

九十老僧被破衣獨行鎮日敲荆扉遙看扶杖從橋過

知是河東乞食歸

何人繫馬厓邊樹信意登臨水一壺山鼠分餘堪共飽

人間禮數本來無

要住只須瓢一半要行只須竹一條山中迥古無賓主

自來自去亦蕭蕭

疏水古來稱大聖栖栖卒歲亦何爲深山一段孤寒樂
不到深山總不知

住山須帶住山骨山骨山情自合宜世間多少英雄漢
縱到深山也不知

聞作麼子墜水河中戲似

不因吾子將身試誰識沙河幾尺深抖擻山中塵未了
更勞冰雪洗衣襟

偶成

不知出塞年多少眼見兒童盡長成却憶故山諸老宿

千山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九

那能白髮耐清平

獨立

直看前山仰看天不知何故淚如泉若論生計真逾分
知足于今二十年

山月

夜寒寂寂照冰顏爆壑無心戶不關明月也知山上好
莫教清影落人間

大雪

去年雪大今年熟今年大雪復漫漫老僧喜極情逾怯
一番來下一番寒

寒

重裘仍舊怯衣單行道何曾泣路難自是病夫禁不得
不關冰雪迫人寒

冬前一日卽事

忽聞城裏有書來三讀書題不敢開但得寒冬無事過
何須翹足待陽回

至日

去年此日身栖雪今日依然雪裹身歲歲盡傳陽已復
何曾一線及流民

二日詩集

卷十六 七言絕

辛

千山詩集卷十七

博羅剩人可禪師著

書記人差編

七言絕三

曉鐘二首

夜寒愁思獨紛紛夢入浮山幾片雲清曉無端一百八
數聲猶在舊鄉間

曉鐘敲動未開關山鳥驚飛不出山一任穿林還度壑
莫流餘響到人間

暮鐘二首

千山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壁燈陰短冷飈颭獨坐無人未覺愁忽聽山鐘簫聲落

一聲聲直到心頭

半窓如水夜魂清總是山寒夢不成何似耳邊聲歷歷

煩君直響到天明

卽事

雲傍青山却避山青山對面隔重關始知漁父良多幸
暫入桃源不等閒

孤吟

暮林鳴噪各紛紛絕頂高歌和白雪祇恐數聲漏崖谷
又隨飛雪下方聞

山中

山中習靜共忘機人懶開門鳥懶飛縱過河東知不遠
板橋常帶夕陽歸

二十七日虎至廚門

濕盡枯柴雪滿天山厨昨日已無烟眼前病骨今如此
知爾難垂一點涎

偶成

卒歲山中一病夫寂寥已拚此生孤獨憐此外茫茫者
不飲山中水半瓢

寄訊僧住

千山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二

少小孤寒實可憐長成猶有蠶殘編前身野衲應留誓
不睹人間作業錢

道傍塚

舊塚低平雜草萊可憐新塚又成堆他年化鶴歸來日
不見繁榮那得知

古怨

花飛到地枝難上河流到海水難還蓮子落泥心尚苦
湘竹成簾淚尚斑

卽景

山山樹樹何皎皎四顧人天一色清只有烏鴉瞞不得

枝頭數點最分明

丁酉生日二首

重復生身一十年嶺梅江月總生前如何只說前生話
不分關河白雪天

總是刑餘更莫嫌嚼窮冰雪味真甜每因生日知年近
又得浮生一歲添

解嘲

夙生原是中人嶺海遷流四九春已幸還鄉踰十載
黃沙點點舊姻親

臘八

千山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三

畏寒誰復睹明星破寺柴門手自扃負屈以來經廿載
任教風雪夜冥冥

懷華首臺

臺高容易動相思歲暮應愁塞上兒想得東溪溪石畔
梅花須發斫殘枝

懷栖賢寺

破寺殘年幸不孤幾人燈下共圍爐不知五老峯前雪
得及天山一半無

懷還山諸子

去歲雪中談歲暮只今歲暮夜空長縱然未到家山去

一路梅花也自香

懷江南

靈谷無松虛夜月臺城有草照青燐多情最是秦淮鼓
夢裏聲聲到海濱

憶庾嶺

嶺頭一步他鄉路夾路梅花送馬蹄却恨當年輕踏過
如何不信鷓鴣啼

憶鍾山

鍾山野草恨茫茫寢殿無人只有霜谷裏長松三百萬
枕邊猶白鬢蒼蒼

千山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四

憶曹溪

滿界螢飛說是燈溪河半滴飲何曾肉身縱在腸應斷
既哭蒼生又哭僧

憶浮碇岡

浮碇岡頭失敝廬空傳故里是尚書人民城郭全非舊
只好榕溪水自如

憶雙栢林

雙栢林中古佛居東官城外血成渠于今縱到無尋處
更有何人讀舊書

憶古松堂

門外鸞溪面而山古松正對第三間只今縱到翻經處
松亦蒼顏我老顏

憶白鶴峯

東坡去後鶴峯寒遺像空瞻廟又殘見說合江樓尚在
何年重上淚漫漫

憶黃花堂

三畝離支一畝塘長松千尺列成行主人猶自不歸去
野草空餘薜荔牆

山路

山下溪橫截行路半水半水馬不渡山人難見聲難聞

千山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五

日暮微鐘出白雲

對鏡

波瀾盈面雪盈鬢問是何人道是予却喜此生應久沒

尚從鏡裏見須臾

閒步

歲窮無奈得閒何扶著孤筇儘著歌步到橋頭霜有跡
無人應是鹿來過

月下懷赤公

月光如水洗虛空人在城西金碧叢一自龍天推出後
何曾隻字到山中

心公以桂花糖寄山中

千載桂林消息斷何緣花氣滿烟嵐春來定借維摩樹
金粟如來許共參

慰病客

身如浮沫命如烟老少繇來別後先莫怨他鄉歸不得
人間處處達黃泉

謝別僧招

隻杖無心過別峯朝朝暮暮幾聲鐘細思最得便宜處
長占崖西一樹松

又題一栗齋

千山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六

珠闌瓊宮也太區十洲仙路枉馳驅祇今一栗寬如許

翻笑當年掛一壺

遙哭一門師

千羣野鹿伴閒身十里長松舊主人松已爲薪鹿爲腊
爭教破衲不成塵

重接亦非兄札

十年兩度寄書來春竹猶存髮已摧好水好山應歷過
肯將孤杖指荒臺

早起

殘星在戶月盈堦獨起披衣踏草鞋料得城中人臥穩

蒙頭敝絮掩空齋

慰老僧病

眼看幾日春將至
向道殘年病可哀
未到百齡何足慮
獨憐彭祖已成灰

送成空下山

誰道居山無限可
青松白雪總堪哀
生只願檀那笑
且向城西第二臺

懷恰好禪人

年年約我來山住
我到山中爾又行
想得醫巫閭上雪
也將楷柏自燒鑪

千山詩集 卷十二 七言絕

寄恥若禪人

雖依城郭亦山林
塔影河流足好吟
況有異方新弟子
何勞重話祖師心

夢匡廬

驚回溪路一聲鐘
夢入匡廬第幾峯
似向開先橋上過
輕雲半覆六朝松

月

一半若雪半映書
月來偏向山中廬
如何不照城中路
曉夕茫茫無緩步

念舊

對影高歌又一篇
一篇歌罷一凄然
子期死後琴聲在

流水高山自歲年

喜恰好禪人還山

未過溪橋笑語聞
紛紛驚起暮鴉羣
雙眉已掛家山雪
猶帶巫閭幾片雲

暫入海城還山

入城半日便思歸
歸到山中日亦暉
人世幾時忙得了
幸然忙不到巖扉

哭金居士

匆匆策馬入山來
一宿山中便欲回
早識黃鍾無返路

千山詩集 卷二十七 七言絕

何如煮雪共山隈

偶成

歲月盡從忙裏去
幸因抱病得閒過
燈前細檢無餘事
手自焚香對佛歌

除夕

燈影幢幢炭已灰
山頭無月暗相催
年光一向難留住
恰似老從今夜來

寄呈本師和尚

稽首華臺大法王
年來孤錫指何方
不才弟子今猶在
却向關東雪瓣香

聞浪大師信

曾把三緘戒鄙人如何无妄及其身莫爲相隣情較切
個中甘苦獨嘗親

贈妙法師

杖頭曾入帝王家合國同瞻又釋迦歲歲談經今幾會
佇看舌本長蓮華

贈碧庵師時方掩關

一坐柴關已十春衲衣曾不惹纖塵山空鳥寂無人到
獨有予來不厭頻

贈了望師

千山詩集 卷一七 七言絕

九

雙眼睜瞞手一編趙州雖老志彌堅直須會取聲前句
不負人間八十年

贈德悟師

一把枯筇百仞山殷勤何意扣禪關須知十萬西方路
只在尋常杖策間

贈慧虛師

白髮飄飄似鶴形每因多病得身輕日長睡起無多事
一串菩提一卷經

贈大莖師

如何萬里亦孤身歷盡豪華不厭貧越水吳山無世好

却來塞外漫相親

贈印真師

閒窓飄雪共徘徊羨爾英年出世埃盡道長安風月好
一瞻瑞像便歸來

贈心菴師

昔日牛頭山上老朝朝暮暮爲誰疲人生七十尋常事
心行如君自古稀

贈寂庵師

日高三丈各安眠早起何人獨灌園須信祖師真的意
元來只在轉轡邊

千山詩集 卷一七 七言絕

一

贈昆璞師

草鞋終日爲人忙瘦骨真同百鍊剛處處現身爲說法
須知別有好商量

贈守心師

師有子顯真藏主高足也

却因羸病息塵機兀坐經年半掩扉賴有佳兒供菽水
舞斑仍是舊田衣

贈澄心師

閉戶長翻五部經魚聲應有鬼神聽幾番剎啄知予到
自起燒茶話月明

贈淨如師

何須看教與參禪運水搬柴做百賢萬行盡從勤處顯
西方曾有自生蓮

贈瑞字師

百草曾嘗一老僧殷勤長禮藥師名夜深七卷蓮華後
重別寒燈讀內經

贈一真師

瑜珈習後學毘尼土榻蒲團日掩扉十誦從今須細討
莫教辜負水田衣

贈寧波師

海岸狂風不暫停十年波浪幾曾寧安禪可把毒龍制

千日詩集

卷二十七言絕

二

萬里長空一色青

贈正修

如何年少髮先斑問道時來扣竹關世上知恩誰得似
而師幸自慰衰顏

贈詩續

身在山中不見山遠隨虎跡度松灣野橋斷處風烟盡
依舊泉流白石間

贈淨虛

閒雲飄盡爾還留萬里長江一葉舟風靜波停山月小
碧天如洗夜悠悠

贈盛公

幾向燕然勒石銘龍泉猶帶血痕腥只今放馬桃林去
獨對閒僧問佛經

示純徵

庭前柏樹事如何日日披衣聽法螺選佛有心空未得
祇因鄉夢近來多

示無味

胃藏大巧貌如愚終日勞勞未覺痛收拾饅頭閒一枕
祇應蝴蝶共歡娛

示蘊珠

二日詩集

卷二十七言絕

士

年少如何學懶殘而師恩重似丘山但能盡孝名爲戒
酒掃堂前慰老顏

示密訓

白髮庭闈近佛圖彩衣舞罷學驅烏英英謾道年方少
出世居然大丈夫

示非浴

一鉢閒僧爾獨依殷勤莫負好春暉遼陽那得楊州鶴
自向晴窗補衲衣

謝易修師爲染衣

臨塗雙袖淚痕乾何意偏憐范叔寒一榻雲烟分半席

長宵擁毳共團圓

謝與樂兄贈藥

祇因貧病易相憐清淚頻揮白雪前大馬殘生偷旦夕
何須藥餌更延年

喜耀宗受具還

羨君坐裏自閒閒雙袖蹁跹亦度關不識長安行樂地
三衣明月一肩還

寄淨玄師

如何一去更無音皓月相期空有心爲問田中禾熟未
西風索索漏沉沉

三言詩集

宋一七 七言絕

爲躍海師易號

金鱗不見自徘徊幾向洪波擲釣回三月海門看汝躍
桃花浪裏一聲雷

晉濟寺

到此都成選佛才嵯峨高閣倚雲開關東處處精藍布
那得摩騰經卷來

賀藏主師新築

桑得幽居典却衣土牀茶竈廠荆扉白雲自許時來去
不放紅塵一點飛

謝諸檀越

龍藏多年始一開菩提無種大家栽應知此會非今日
共向靈山付燭來

贈田居士

子道如君孝獨全逢僧便解杖頭錢從來福報徒千劫
莫遺宮成第四天

贈曹居士

一室蕭然佛作鄰長齋惟與老僧親祇因世事難開眼
一卷詩書付後人

贈耿居士

世外情多見爾偏紅塵終日自仙仙家中時有閒茶飯
千言詩集

宋一七 七言絕

四

但見僧來不問錢

贈毛居士

塞外逢君見所親壁間長掛一壺春莫嫌混跡塵埃裏
相識全歸世外人

贈戈居士

六祖當年不識丁金剛一句便回程而今一卷從頭誦
猶自深更愛聽經

贈李居士

本來面目無文字執卷何須問老僧愛汝清貧偏好學
寒窓風雪對孤燈

慰佳居士

明知是幻復何憂生滅從他海上瀾竹院相過應不遠
何妨竟日爲淹留

贈智輪道者

法華轉罷讀皇經仙闕依然彷彿局鍊就丹砂堪作供
鶴衣長舞法王庭

禮雪庵祖師塔

孤留石塔鎮千山想見當年冰雪顏身後能來天子詔
更無一語落人間

送居士省母

千山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圭

望雲幾度淚沾衣此日長邊一雁歸兄弟團圓歡共舞
莫將風雪訴庭闈

懷堡中左氏諸兄弟二首

岵巖應向雪中吹猶喜城邊見左思料得鵲鴿原上淚
未曾秋到已先披

弟兄何處采山薇白雪空多豈療饑頗恨年年沙上雁
秋來偏自向南飛

懷戴公

共是水宿一見難新詩猶得寄禪關月明乘興來相訪
又恐途中興盡還

戴公以湖筆松名見寄賦謝

夜鬼年年哭未休江郎五色漫相投思君此日情方渴
自煮新茶老趙州

戴孝臣從堡中來訪四首

憶昔相逢古佛家今朝何意共天涯莫將遼海三冬雪
去比江南二月花

祇因舞彩換袈裟曾見圓通老作家寒雪一瓢應羨我
何時重馭白牛車

但將救水慰而親自在塵中不惹塵不見當年盧行者
獵人隊裏易藏身

千山詩集 卷一十七 七言絕

六

倚闌雙眼望邊城忠難應添舐憤情歸去宮廬風雪際
團圓正好話無生

送藏主師遊長安二首

去年馬度中關除却經書兩袖單此去長途風雪際
殷勤爲囑好加餐

長安篇鼓鬧聲喧料得君遊自晏然一見故人便回首
舊山明月待君圓

寄山木師

不結人間一面緣半安兩字仗君傳而師定有江南信
莫使寒烟望眼穿

寄胡居士

舊疏重題識姓名老僧何意重君平
英雄定有無端淚不是偏多世外情

過寧遠

此地曾開細柳營荒臺空見草青青
祇疑一片城邊石猶有當年舊勒銘

望簡車閣

一片晴雲萬壑閒行人立馬自開顏
風沙此際還留勝豈必羅浮是故山

懷嶺南

三言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雙淚紛紛灑大荒弟兄叔姪轉難忘
不知嶺海風波後若個猶存若個亡

懷華首

山中兄弟幾人留料得堂前草已秋
欲把尺書憑雁足又愁飛不到羅浮

懷江廬

鷺溪溪畔歸宗寺松下何人尚掩扉
問道幾回雲散盡祇應如舊落花飛

懷白下

欲寄音書道路長霜風驚夢思茫茫
惠州此日真天上

却望江南是故鄉

懷顧家樓

幾年掛錫石橋頭屋角梅花盡意留
多少幽人尚輟首可憐明月下前樓

立春日

城郭依然古殿閒人民去後剩青山
山中有雪猶堪嚼何用春風度玉關

燕子

春盡枝頭始見花風流何處委黃沙
尋常百姓今猶少飛人清寒古佛家

三言詩集 卷十七 七言絕

開原 或云卽五國城

顏垣荒草亂雲橫野老仍傳五國城
欲擬招魂愁漠漠何人能聽杜鵑聲

問石人

半掛低聲問石人何年風雨臥荒榛
威儀恍惚猶前代不識皇家制令新

答

一臥荒丘不記年眼看田海變朝烟
老僧何事勞相問未必君心似我堅

又問

見說當年此極邊
芊芊白草已連天
憑君莫話滄桑事
只恐愁多石也穿

又答

無情久矣學枯禪
話到傷心我亦憐
骨勁冰霜雖已慣
不禁秋雨泪漣漣

三官廟

張公舊住處

宮闕崔嵬近大羅
雲裾瓊珮老仙多
瑯璈奏罷星辰隱
永夜如聞不二歌

訪華表

人民城郭盡皆非
鶴去千年更不歸
惟有只今遼海上

千山詩集

卷十七 言絕

元

一年一度鴈飛飛

自題小影

衲衣一寸馬蹄塵
多難還餘未死身
直看古來橫看世
更將此事委何人

接亦非書

兩片雲飄各不知
忽聞萬里話相思
關河看取行行淚
多少胷中不盡詞

千山詩集卷十八

博羅荆人可禪師著

書記人差編

六言詩

月夜雪齋同諸子賦

奇哉吾輩猶在絕域從他歲徂一片月明盡看三更霜
白重鋪但能談笑無倦即與家鄉不殊城曉鳥啼客散
天高磧冷僧孤

秋曉

一聲林際天白數點門外峯青昨夜雨來入夢今朝葉

二口詩

宋一人六言詩

一

落滿庭

秋晚

月始出林尚小鐘來越澗漸微且留半戶莫掩少待片
雲未歸

山居十首

日日山嵐遶戶夜夜山風透籬日夜風嵐幾許問著山
翁不知

破屋老僧兩個古木寒鴉幾枝前溪欲凍未凍有人橋
上行時

仄徑積雪掃去枯椿欄戶推開今早矮簷鵲報前山古

洞猿來

閒歌白雪幾句靜讀南華半篇無人遶樹數匝有時欬
枕孤眠

乾葉亂飄屋角枯枝橫柱籬邊誰道山居閒暇初枝掃

葉燒泉
野鼠每投案下小禽近訴窓前即此是亦爲政山中無
黨無偏

雲封八九層松蓋百千萬尺塔頂一雙鶴栖溪邊兩
行虎跡

溪長水去無歸戶淺雲來直入老僧手把鐺頭口道明

千山詩集
卷十八六言詩
二

年九十
剪藤縛木依崖鑿石引泉入屋結構不俟歲時經綸已
遍山谷

出門不過數里前邨獨自一家二老見人必笑山梨山
棗山茶

千山詩集卷十九

博羅刺人可禪師著

書記今差編

雜體

譯烏言七章

行不得哥哥世無商王誰開網羅

鷓鴣

都惡都惡不如沙漠沙漠有水猶可啄

杜鵑

得過且過身無毛夜無窠誰能留白日莫使下滄波

寒號

鵲惜惜多少新民不得食

鵲

呀呀呀安得大日輪照此海東涯

鴉

千山詩集

卷十九

雜體

一

姑姑姑一月三夫舊夫瘦小新夫癯

鳩

快耕快鋤地霜多今不努力奈饑何

布穀

三五七言

寒草白寒日黃埋沙無老骨掛樹有饑腸安得長風生

此夕盡吹殘魄返其鄉

答卬子寄水晶蟾

九載不相同萬里勞相寄分明一照見肝腸中間恍惚

相思子

戲效讀曲歌體六章

辛苦道傍井轆轤無停時行路日千百若個心相知

捶碎簷前鐘十年剛把手此別更難逢

揖謝簷前鐘幸渠話未終話終泣何窮

盤中堆紅炭炭熱人亦聚炭銷人亦去人去留不住住

亦無意緒

炭熱盤不覺炭銷盤不知勸君且住不須去盤當再熱

時

大雪不得食野雉馬前飛少年惜泥彈只用馬鞭捶鞭

捶死亦苦其奈腹中饑

偶成

斫却相思樹鋤却金銀花世間自有好男子何必嘈嘈

千山詩集

卷十九

雜體

二

老釋迦

桂言

桂之言若曰爾松太不情孤直千年苦何似一朝榮松

聞寂無聲便使爲薪竈下死不願開花世上榮

俗語

海舶來海舶不來無剪裁

海舶來海舶不來飽難捱

博里歌

博羅人也幼聞里中歌偶憶其四

奈何許擔水放白艚到底克不去

噫於戲魚鰾著水交不固

休語語休言
偏柴燒火嘆無緣

苦瓜苦有時
鋤儂心苦無時
無黃柴苦有時
枯儂心苦無時
無若得儂心
無苦時長河
無曲路無巖

二口詩集

卷一九 雜體

三

千山詩集卷二十

博羅刺人可禪師著

書記人差編

冰天社詩

序曰白蓮久荒堅冰既至寒雲幕幕大地沉沉嗟
 寒草之盡枯幸山薇之尚在布衲毳毼匪獨某長
 老之梅州遠逐孤臣憔悴尤甚韓吏部之潮陽夕
 遷珍重三書蕭條隻杖每長歌以當泣寧寡和而
 益高蘭移幽谷非無人而自芳松植千山實經冬
 而彌茂悲深猿鶴痛溢人天盡東西南北之冰魂
 二日詩集 卷二十一 冰天社詩 一

酒古往今來之熱血既不費遠公蓄酒亦豈容靈
 運維心聊借雪窖之餘生用續東林之勝事詩逾
 半百會未及三楹檠漫題

同社名次

楹檠和尚 廣東人原住羅浮華首臺 北里先生 山東人
 湧狂 千山僧遼東人 大鈴 江人 希與道者 北直人
 正差 塔寺僧遼東人 寒還 陝西人
 魁築 南直人 叫寢 陝西人
 東耳 南直人 天口 南直人

兀者 陝西人

錦魂 浙江人

刺翁 山東人

光公 山東人

春侯 山東人

薪夷 陝西人

孝濱 江西南人

小阮 山東人

阿玄 山東人

大頑 山東人

二愚 山東人

雪蛆 遼東人

冰鬼

石人 尚陽堡十里人

沙子 大漢人

青草 遼東人

狂封 朝鮮人

丁令 遼東人

子規 五國人

不二先生 陝西人

千山詩集

卷二十 冰天社詩

二

鎮君 醫士閩人

社集詩

第一會北里 庚寅至前二日為北里先生懸弧
 之辰余首倡為詩和者僧三人道二人士十六
 人堡中寄和及後至者八人合二公子共得詩
 三十二章

楹檠

塞外高松青百尺淒風吹雨半天聲共經萬死知生重
 却羨孤身似葉輕東海只今餘大老西山不愧難兄
 子生匪遠寒逾甚白雪同歌歲歲情

湧狂

短髮投荒又一年每逢山寺便留連
遠公自愛尋幽客吏部曾無識大顛
一片鐘聲和骨冷半邊月色可人憐
文章節義渾閒事何日還題到白蓮

大鈴

詩滿龍庭雪滿囊我來初沸竹爐湯
二雛將護人中鳳草雁時驚磧上霜
豈爲觀瀾親海岸每于覓句到僧堂
蕭條野外無供給糞火煨芋好共嘗

正羞

竹杖方袍久不疑蕭然茗椀雪來時
枯桐未賣寧堪爨千山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三
古墨多殘足療饑已過虎溪難強笑
欲投魚腹亦成癡但將泡影看身世
海角天涯月一池

希與

長携孤月論黃庭知爾身從去國輕
一片骨留支雪窖半牀書在卽雲城
文章盡向清天問肝膽偏于野鶴傾
采得五芝渾不羨寒氷端自怯長生

焦冥

何人清曉扣柴扉不是閒僧定羽衣
笑溫中庭班共舞談傾四座塵頻揮
關門又見青牛度遼海今看白鶴歸
未有丹砂堪作供一簞聊取伴山薇

寒還

何人幽谷響丁丁共琢堅氷欲舉觥
可見天心留不死幸從雪際識先生
談深今古青松塵閣盡冷桑楸玉杵
多少野人無別祝千秋莫負歲寒盟

甦築

古來報國幾身完憔悴孤吟見淚漣
未到投荒肝已烈只今留息骨先寒
鼎湖何處遺弓在敵笥仍餘舊絛單
臣子有心剛一寸西風漸漸雪漫漫

叫寢

一日相逢笑一回世皆欲殺是真才
長歌東海濤千頃二日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四
共進南山雪半杯萬卷自堪延歲月
九州真可付塵埃當年縱爾開東閣
那得幽人踏踏來

東耳

天下文章淡大家泰山今仰海東涯
氷清本是人中鑑雪滿還疑縣裏花
有子傳經看舞鳳無枝繞樹歎飛鴉
春風尚洒傷心淚又聽寒吹日暮笳

天口

古今斯道足長吁遺老流民共一圖
磊塊時堪澆五斗荒蕪那復賦三都
幾回欲立程門雪此地仍逢魯國儒
共是傷心愁日暮茫茫何處哭蒼梧

兀者

泰山千仞望嶙峋幾度從遊得所親足似中徒師忘我
家無原憲病兼貧居夷且喜依君子學圃何妨是小人
白雪霏霏天漠漠一樽四座忽同春

錦魂

愁雲紫氣滿關東無數頑民厭壽同眼底河山三盞內
世間日月一杯中懸弧豈必皆男子嚙雪今看有鉅公
愧我不才花筆在追陪長共笑虛空

刺翁

小雁城邊大雁邨邨中尤覺雪霜繁饑來却憶周人粟
千山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王

寒極難吹伯氏填骨肉幸餘心已碎詩書無用卷猶存

觥盞注鴿原淚慚愧空空北海樽

光公

多難相依有弟兄驚魂未定又離羣歲寒尚喜留蒼柏
夢去還疑到故園但覺冰堅沙淚結俄驚詩縱海瀾翻
不堪讀至傷心處老鴈無聲只自吞

春侯

魚網同罹鴈一羣邊城飛過雁羣分遼陽尚有歸來鶴
五國惟看就死鷹忽俄吟仙三斗淚相思望隔幾重雲
清泉遙酌冰方結寒雪和魂白到君

薪夷

高名久矣仰山東何意流離一識公下里幾能磨白雪
寒天猶得坐春風節旄既落心逾壯詩卷猶存道未窮
欲與斯文慚後死一片聊與野人同

孝濱

慷慨孤臣彼一時餘生終日戀庭幃君親欲報倫俱大
忠孝貪全事已非阿弟已隨滄海變大人又向玉京歸
應知夜雪空廬夢猶自聯翩舞綠衣

小阮

大阮猖狂小阮癡到邊仍自共論詩每經雪壓蒼松幹
千山詩集 卷二 水天社詩 六

常護霜摧玉樹枝蜡日未能華氏燕東山猶有謝公棋
羊皮舞罷偷捫淚只恐高堂見又悲

阿玄

出塞無殊聚故園一家骨肉黑雲屯叔癡不在山濤下
兒後終憑郁鑒存偏愛覆巢猶有卵却驚大漠亦開樽
聞詩久欲偕諸弟只恐風霜獨倚門

大頑

朝來旭日起東溟多難驚看兩鬢星半菽尚堪供雪窖
敵貂時共舞龍庭駒隨檻下慚千里金盡篋中剩一經
但願椿萱寒更茂冰霜長伴八千齡

二愚

知年何處問堯章但覺年來鶴似形玉樹階前渾是雪
老人天上見爲星參苓亦可延寒歲詩禮時聞過謝庭
欲效伯兄齊獻祝千年松栢似青青

雪蛆

當年亦自悔懸弧欲射四方亦枉圖半刻山河惟裂骨
千秋殺活在枯鬚祇應免管天心見恨不龍泉頭血枯
想得玉京時一笑存亡生死總同途

冰鬼

豈特文章世所宗寒天惟我論心曾不容然後見君子

千山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七

請學何妨是老農大雪自應持漢節高松寧肯受秦封
最憐門下餘窮鬼此外仍多野鶴蹤

石人

相尋兩度忽相思白社重開敢後期司馬門前寧曳履
泰山頂上尚留碑補天可是終無術柱國真憐獨莫支
剝盡赤胎元少肺煮將肝膽佐寒巵

沙子

漠漠風生莫浪嗟潮來曾共泛仙槎樹欲奪清溪錦
學道真輕白馬牙最愛一篇懷屈子何煩千粒擲經家
饒他鬼蜮能含射影伴鷗閒到海涯

青草

一叢寂寂自埋香願上裴公綠野堂却喜疾風知勁草
肯因寒雪損孤芳垂條不學章臺柳粒點全宜蘇子全
近日禁中無可視暫隨詩句入奚囊

狂封

黼黻曾將付子孫只今風俗未成髦采薇已見叔齊死
抱器何妨微子存三代禮儀求在野一篇洪範道仍尊
華山此日難歸馬雨雪淒淒不可言

丁仙

衣白山人歸故鄉只今洛邑是遼陽携將別島峯頭月

千山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八

來佐前朝雪底觴淅淅西風千古淚壘壘高塚一天霜
世間甲子空三百只恐重來社又荒

子規

今時人共昔時人五國千年更不春流落殊方連骨肉
淒涼異代足君臣乾坤易換啼難盡江漢空流血尚新
不見只今愁更稠西湖珠海總荒榛

不二

汨作洪波氣作潮縱枯到底亦難消君來我後事逾烈
此比生前恨更饒自昔在心惟向北只今無日問同朝
湘沈魂散江流細大海蕪蕪何處招

鎮君

昨日今朝憶舊封五臣瞬息走寒風雲愁霧結橫骨頭
嶽動山傾擲筆中正直難容吾幸在聰明速禍爾方窮
茫茫總是羣生事天地錄來尚未窮

北里

答諸公見贈

神農虞夏忽蕪荒五十五年事杳然絳縣春秋羞甲子
楚歌宋玉謠宮商腐儒不死靈空在竄客添齡罪愈彰
松柏好在冬日色任隨灑沫注滄桑

第二會揠揠

賤辰承揠揠大師率諸公賦詩投

贈至後五日卽師一手指天之期子作頌諸公

千山詩集

卷二十

冰天社詩

九

和者亦如前數

北里

去年已見西方曙今歲仍親大海瀾片月人天隨竹杖
慈雲忠孝一蒲團既窮震旦三千里又想堯莫十二看
劫火常留多佛塔蒼生灰燼共盤桓

湧狂

土牀閒坐吸黃壺得句時翻經背題義膽久拌沙暴骨
禪心不學絮粘泥難期蘇子看羝乳長伴支公聽馬嘶
塞外無花拈雪示何人微笑各淒淒

大鈴

終年長許傍孤筇翹首雲飛第一峯航汲幾乾湘水浪
魚敲欲起鼎湖龍既收殘骨埋花雨又召遊魂聽雪鐘
五嶺三山當此日清泉共酌祝寒松

正羞

拈將寒瀑問吾師華首仍餘未斫枝十丈青蓮半櫟矢
一腰白雪兩華眉已知佛椀燈爲火那見人間沙作糜
得髓及皮子是石不知瓦鉢付阿誰

希與

亭前栢樹子青青風雪當年恨獨醒縱死兩間留正氣
纔生四月睹明星談經聽去人爲石乞食歸來月滿局

二口詩集

卷二

冰天社詩

十

却笑詩篇成罪案新題今又遍龍庭

焦冥

百鍊曾經骨愈堅孤身迢遞出長邊死生既了人倫繫
忠義仍憑祖道傳枯寂無心時咄咄慙慙破衲亦翩翩
丹砂欲作如來供只恐如來不羨仙

寒還

采薇直上首陽巔好供人間忍辱仙刀鋸尚能餘白足
冰霜依舊長青蓮苦將累日留方寸笑把微塵擲大千
安得我離煩惱早朝昏長禮法王前

甦集

羅嶽飛雲杖獨登天山積雪更峻嶒英雄古佛來寒嶺
節義文章屬老僧一寸丹心三寸舌千家香飯五家燈
猊烟縹緲天龍擁如此投荒見木曾

叫寢

忽聞獅子吼空林幾度來參白雪深松塵頓令頑石起
蒲團長有野雲侵仍餘點點人天淚未了纖纖俠烈心
何日佛容爲弟子免令朝夕費相等

東耳

榔却吳勾久不看烏藤七尺斗牛寒心經雪窖何曾冷
泪到空門總未乾妙喜多言五嶺遠蘇公好咏一生難

千山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士

靈山不及西山會薇蕨優曇作是觀

天口

先子遺文付弟昆辭家久矣托空門杖頭欲豁天人眼
竿底先招忠義魂身世肝腸傷半碎乾坤風雨冷全吞
田衣淚漬緣何事到死知君不哭冤

兀者

飄然孤錫淚如麻爲憫寒邊老作家漠漠黃沙成佛土
紛紛白雪散天花傳燈尚欲留三代說法時兼演五車
天下衆生余最苦迷津憑指海東涯

錦魂

世間兩字是君親明白輪他世外人自是傳家無二道
循聞報主有孤身到邊已作開荒主先代曾爲柱石臣
見說佛慈原等視巨航普度盡頑民

刺翁

大漠飛沙白晝昏肝腸碎盡骨空存龍髯天上悲難挽
魚腹江中冷欲蹲半縷髮餘思學佛一林霜滿歎窮猿
禪宮亦自淒淒日況是人間可復言

光公

投師無計托空門短髮蕭蕭淚獨捫荷芰已殘曾可製
木魚雖大不堪餐頻年無復知生樂此日空餘見佛尊

二山詩集

卷二十一 水天社詩

三

但願梵音清切處晨昏或可召冰魂

春侯

惠州天上舊知君救世才猷壽世文累代箕裘全與弟
千年鐘鼎薄于雲天傾不覺袈裟動鬼哭惟餘拄杖聞
此日此邊相憶處盤水一覺淚紛紜

薪夷

不羨人間布地金蕭然破衲冷風侵家山應自添新夢
寒雪真堪助野吟何必盡留文字墮定知難解友朋心
寒齋幾度勞飛錫日極千尋黑浪沉

孝演

十年前現比丘身舊習難忘下筆神心史未能藏古井
新詩直欲問高旻誰知濁世佳公子便是湘江老逐臣
海畔行吟時說法人天八萬盡霑巾

小阮

曹溪久矣羨南宗何意今來北塞逢菽水難供思鉢鉢
雪花初下忽聞鐘重開白社吾將往又恐黃塵佛未容
翹首城南高座上寒水千丈冷芙蓉

阿玄

何緣此日得逢渠竹院閒過飯一盂遷史腐刑孫子刑
瀉山水牯趙州驢餘情未剖食成佛大義難忘每讀書

十日詩集

卷二十一 冰天社詩

五

却笑鍼錘終未惡又容饒舌到荒墟

大頭

三尺穹廬僧作鄰不嫌托鉢到門頻猖狂普化重來世
憔悴靈均是化身却怪愛君偏野老須知選佛亦文人
趨庭每許聞新句自覺寒邊日日春

二愚

門前竹杖破莓苔木佛燒殘志不灰未喪斯文留子在
欲聞大道喜師來父兮每咏驚新和伯也前驅愧後陪
料得夜寒猶有夢鄉情端在嶺頭梅

雪蛆

野鶴何天不可飛時同寒雪共棲遲火風劫盡身仍在
西北天傾杖欲支不愧先公真肖子元來出世是男兒
死生知罪渾無涉却怪年年只有悲

水鬼

乾坤納納一身孤出世分明大丈夫松栢自堪凌寒雪
菩提終不怨秋荼從來罪案添洪果始信示門有董狐
青史傳燈無二事笑他枯衲與迂儒

石人

又見生公冰四圍頑心如我足相依痴猶研雪從添罪
妄擬炊沙爲賑饑一世心腸頻看雪大千勳業在披衣

十日詩集

卷二十一 冰天社詩

四

纔枯白骨天龍慘花雨紛紛帶血飛

沙予

昔年西度到神州此日漂流伴海漚人擲紫金成糞土
官隨黃石傍山丘江河可是終難塞鳥篆從茲正好畱
請看只今堤上築何如撒手大潮頭

青草

一寸芳心自不同幾偕松菊傲霜風窓前自許依周子
溪畔長宜揭遠公已愛社中蓮瓣白官隨馬上石榴紅
當年錯恨丹青畫今日方知色是空

狂封

何須八百與匹商
滄海由來好變桑
天運欲窮無大事
野人先自學狎狂
幸將斯道留孤杖
猶喜枯花到外方
白馬若能先漢至
袈裟定作老僧裳

丁仙

山前華表雪風寒
縱有千年泪不乾
衛國來軒看若夢
青城飛矢避應難
翎輪蓮瓣三分白
頂共君心一寸丹
城郭已非人尚是
可能騎我海天寬

子規

日暮悽悽向北鳴
如何天事總難明
最憐枝上三更月
照見人間五國城
十二金牌恨未了
一條竹杖淚方盈
千山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血流滿地君休聽
古佛由來亦有情

不二

不二歌殘天地沉
感君霜夜一孤吟
幾年但食僧堂飯
到死空餘故國心
曾學雙趺惟一面
每聽清梵亦盈襟
只今滄海愁雲裏
除却蓮花總不禁

鎮君

老僧本是山中住
一出山中事便多
魚鹿縱應勞短策
蝸牛何必用長歌
骨頭欲比巖巖石
意氣仍留浩浩波
從此極巔供陟降
青天咫尺手堪摩

搥推 答諸公見贈

刀組遺餘生久殘
漫勞諸子摘琅玕
春風沙磧驚新至
臘月盤冰好共餐
萬里鄉關三歲夢
七觔布衲五更寒
淹留竟日歸須晚
只恐重來事又難

招諸公人社詩 諸公答詩附

招不二先生

三扣先生知不知
殘僧亦有膽堪披
蓮花一瓣歸來好
上帝年來只掩扉

不二答

何意相尋到海涯
袈裟微動我先知
帝閭縱扣原無益
只恐空門亦有悲

千山詩集 卷二十 水天社詩

夫

招雪蛆

永作肝腸我作鄰
愛君清冷絕纖塵
死生欲了三冬事
只恐寒消不耐春

雪蛆答

天地高寒一世人
對君如水話應頻
死生總是須臾事
猶幸長邊不見春

招青草

一寸青青自耐霜
茂陵驪嶽總茫茫
黃塵不獨埋紅粉
社裏蓮花比爾香

青草答

紅粉消沉恨獨長千年會許伴寒霜遠公一去君今到
那見蓮花日日香

招子規

乾坤千古總糊塗何事年年帶血呼只有蓮花歸處好
鳳凰山上亦荒蕪

子規答

千年痴恨在西湖無奈啼多血亦枯木佛已燒山寺冷
不知蓮社久長無

招狂封

三韓總是爾封疆籲咍能留只一方洪範遺編存布袋

千山詩集

卷三十 卜尺止詩

七

歸來別有好商量

狂封答

國家拋盡話倫常只道余狂爾更狂三子西山居不遠
待來携手到僧堂

招水鬼

白水青波是舊身夜深惟許爾相親衲衣一片寒侵髓
不久當爲若輩人

水鬼答

雪灶家鄉月是鄰閒來偏與老僧親即今便是吾儕輩
談到當來一點塵

招丁仙

歸來莫羨海天寬眼見天傾海亦乾從此社開時可到
千年那得一人存

丁仙答

到處孤雲共一間彌天風雪骨毛寒杖頭已了無生話
一日千年作是觀

招石人

松塵招來好論心憐君獨立高岑巖巒欲去非關酒
只恐愁多抱爾沉

石人答

千山詩集

卷二十一 水天社詩

六

共爾沉江我亦欣相從終不了頑心笛聲未聽肝先烈
惆悵當年直到今

招沙子

大地茫茫一聚塵我來撲面爾先迎他時片骨知堪托
莫使沉埋見月明

沙子答

聚散由來不可論大千佛土總成塵黃泉亦是安身地
何事偏于白月親

招鎮君

聰明正直亦前因五戒曾聞授獄神我到冀營君是主

淨除庭雪待風輪

鎮君答

古廟禪房近作鄰
燈光長與法王親
塵揮每逐天龍後
白社偏勞問主人

千山詩集

卷二

冰天社詩

三

千山詩集補遺

七言律

和澹心因圃阻雪思歸

又見千山絕鳥飛，閒拈玉麈對君揮。
綏綏白晝荒城路，淅淅寒生破衲衣。
焚火芋香聊共剝，梅村夢斷未言歸。
年年風雪樓廡下，惆悵殘更憶翠微。

同澹心咏介子庭中蠟梅

處士庭前續舊歡，數枝開遍共團圓。
瓣當白雪偏能見，名托浮山亦耐寒。
金色頭陀花底笑，黃衣舞女夢中看。
珊瑚何處吹橫笛，權毳躊躇到夜闌。

千山詩集

補遺七言律

哭繩海先生

素車猶憶十年前，生死交情更不遷。
曾記郵筒傳嶺月，獨齋鏡老破江烟。
何人報國身能在，賴汝孤臣節已全。
一瓣香消寒淚濺，亂鴉啼上古城邊。

廣陵感賦

舊堤楊柳不成裁，劫火經今五十回。
瓦碎尚餘香粉膩，市喧疑是野魂哀。
高飛獨羨楊州鶴，倚杖難尋月觀梅。
祇爲繁華易消落，遍將清淚點寒灰。

朱溪臣臨行再被价竊作此奉慰并以言別

兩年飄泊石城東，垂死憐君病復同。
窮鬼憎人寒不徹，

黑貂論盜數仍空，家鄉路遠心逾苦。
海角天傾恨未終，舊社梅花看欲發。
一枝惆悵老西風。

對與治懷亮羊諸同志

論交茲夕復何疑，屋角參橫動遠思。
今世幾人堪久別，他鄉惟子許相知。
但看綠漲流桃葉，已是朱明負荔枝。
去住總來成繫念，一生憔悴此情癡。

路中

石頭曾共典寒衣，五月光分幾雁飛。
前路烽烟愁正劇，一春花鳥願多違。
還家莫話滄桑事，遲我常開夜月扉。
江水茫茫悲倦翮，何時同採故山薇。

三日詩集

補遺七言律

臺中

無聊長寄一枝筇，悔不同君四百峰。
舊榻儘容獐虎待，半鐺常煮野雲供。
到家應共憐窮子，博飯無如學老農。
從此入山惟穩睡，只愁僧打五更鐘。

博中

數別何曾見淚痕，長干落日自吹壩。
故園一任荒叢菊，急難方知憶弟昆。
小雨滴生春草夢，西風飄送老梅魂。
爲懷正好愁冬際，蘆葉蘆花江上邨。

莞中

蓬轉長空跡未孤，栢林能不念吾徒。
回何敢死還多畏，

柴也其來幸是愚強把笑歌酬木石空令涕淚滿江湖
浪遊愧我恒終歲白首曾成一事無

廣中

出門又過半年期獨夜心情黯自悲鄉夢似隨風雨入
歸程仍爲甲兵遲一生未了蒿間淚萬里長縈澗畔思
想得生還重見面幾人歡動藕花池

秋夢

荒原寂寂落花鈿錦瑟閒拋五十絃蟬咽未離芳樹裏
馬嘶偏繫畫堂前甄山道士傳兵解陽羨書生合醉眠
盡向湖船載西子城頭空見草芊芊

二日詩集

補遺七言律

董聲

驅馳鎮日自空食剩有逢迎好結歡流涕可堪客賈誼
無魚終欲笑馮驩共誇金穴千年滿閒倚水山半夜寒
一著未施全局盡弈碁曾不似長安

聞黃石齋至

驚傳一騎到江干繞遍梅花淚未乾鄧禹幾能扶漢室
鍾儀終不改南冠空餘短劍龍文暗好付殘軀馬革寒
豈爲緋袍今哭汝灝天風雨正漫漫

寒夜偶成

木佛寒燈共一堂漫思往事浩茫何曾辱我非能忍

無奈思多未易忘門掩疎鐘人自古更殘薄被月如霜
吾生猶及梅花發豈必羅浮是舊鄉

初聞警友人約同入嶺作此答之

長安花事獨相關荔子丹時尚未還無可藏身惟酒肆
何須埋骨向青山一瓢以外無餘物荷插相從便不閒
到處飽食到處死故人多淚自潺潺

壽界繫師兼約同遊羅浮

身形似鶴古來稀深谷梅花冷共支坐破蒲團千頃月
閨窮滄海兩莖眉閒知歲月終堪惜老愛雲山亦是癡
爲囑趙州行脚處麻姑峰畔荔支期

二日詩集

補遺七言律

次韻答邢孟貞并以道別

高樓春盡恨難刪每見君來一破顏客夢荒烟迷去道
平生知己重名山却憐遠別逢梅雨早願餘年入玉關
幾處草菴燒不盡秋來猶得掃苔斑

留別王子京

慙慙破衲掛枯藤敢道無情淚又增不爲金錢思長者
每從處士揖孤僧甘貧但酌空江水受樹仍留異代陵
長想政閒無一事一軒明月話高朋

留別顧與治

嶺海無家亦有憂歸心那復戀狂遊頻年獨寄楊雄宅

此後誰登謝朓樓永夜月來僧不管一春花落鳥空愁
茫茫正溯長江水何日重過問石頭

留別余澹心二首 次韻

春風猶滯秣陵關曉夢先飛黃木灣弟妹可能存世上
笑啼徒自向人間三年不見雲中信一鉢終歸何處山
最是與君情不薄悠悠去住兩難刪
數天處處谷爲陵刺水殘山見老僧乞得一食常自足
饒他百事總無能關心獨有池生草白首何堪鼠嚼藤
歸去把茅詩卷在思君常剔佛前燈

留別白門諸公

二口詩集

補遺 七言律

五

不因行樂亦蹉跎幾度柴門石易過豈有文章逢運使
屢將香飯乞維摩三山花落催行棹五嶺雲飛返舊柯
莫歎江流千萬里鶯啼無限夕陽多

次鄭元白韻

烟縷城頭日未斜曾來乞食到君家于今年代非當日
始信人間有落花雨後每尋黃葉寺春殘惟聽白門笳
臨歧無住悲鴻漸爲數庭前樹上鴉

次余澹心韻二首

家本飛雲白石龕偶言來去亦優曇遺篇青簡千年事
山月蒲團一杖擔此日曉風歌柳岸他時高閣坐江南

摩騰翻譯多故身外累繁貝葉園

摘葉燒泉處士齋幾翻相向寫幽懷看殘今古無天眼
踏破青山有草鞋雁去休教虛隻字猿歸應已共層崖
世間定亂非裴度雪夜何人更度淮

次林茂之韻二首

數間茅屋水東涯四海爲家不當家鉢底已無兼宿食
離邊猶憶隔年花典型獨喜先生在風雅徒令異代誇
自笑僧貧遠行腳擔頭猶有舊袈裟

憶昔相逢未是僧青山處處總堪登斑斕子舍終天恨
花草吳宮百感興周粟價高思義士羊裘典盡笑嚴陵

二口詩集

補遺 七言律

六

莫言我去知心少但過牆東有好朋

陳伯璣和余留別與治詩見贈復次原韻答之

口歸曰歸我心憂野草荒烟失舊遊幸是天涯逢有道
相投杖策上高樓西山遺老留雲臥韻水新魂帶月愁
話至傷心窓又雨何年重約虎溪頭

繫中生日二首

稽首牟尼古佛圖今朝猶剩舊頭顱縱經萬死知何恨
欲盡餘生亦是虛破寺獨松撐日月短牀閒夢到江湖
從他知罪渾無涉納納乾坤一病夫

三十七年事事非兩行新淚點田衣世間白日還容我

海上青山未許歸天意每於窮極見故人不爲病多稀
明朝好惡休須論且共團圓話日暉

右七言近體詩三十一首皆

禪師丙丁間寓金陵所作者稿存黃華寺瀋陽原集
未之載也梓事將竣黃華主人始出相示不及依次
編入附諸卷末另爲補遺一卷云

千山詩集

補遺七言律

重刊長慶語錄 附錄 詩集捐資列

華首臺常住 肆員

麗泉 貳員 月印 貳員 拙峯 貳員 展文 貳員

靈鷲 貳員 服膺 貳員 靜基 貳員 謙受 壹員

允受 壹員 寶池 壹員 宏燦 壹員 秉受 壹員

證禪 壹員 乾麻 壹員 淡綠 壹員 翼成 壹員

慧通 壹員 平矩 壹員 守常 壹員

海雲常住 陸員

自航 貳員 祖印 陸員 展祥 貳員 同真 貳員

奇觀 貳員 省來 伍員 瑩徹 壹兩 承至 壹員

二口詩集

積良 貳員 卓悟 陸員 玉光 貳員 仁端 貳員

原今 壹員 福遲 肆員 知方 貳員 沾潤 貳員

俊章 壹員 浞池 貳員 淇愉 壹員 暢開 壹員

鷲階 壹員 懷良 壹員 彌深 壹員 沛毓 壹員

宇量 貳員 培芳 壹員 巨量 壹員 蔭慈 壹員

志安 壹員 漢登 壹員 喻銳 壹員 潔升 壹員

東讓 壹員 蹈通 壹員 禮空 壹員 立權 壹員

晃昭 壹員 果來 壹員 肇林 壹員

海幢常住 貳拾兩

瑜山 肆員 恆信 貳員 照中 貳員 純謙 肆員

奕中 貳員 渡津 貳員 元珠 貳員 爾助 肆員

二嚴 陸員 戒珠 貳員 迪昌 貳員 接航 壹員

宜章 貳員 靈苗 肆員 敏學 貳員 叢靈 叁員

順航 壹員 序經 肆員 悅仁 壹員 崑石 壹員

遜怡 壹員 俊舒 壹員 曇樹 貳員 倬掄 貳員

銓誠 貳員 石根 貳員 穎勤 肆員 親潔 陸員

澤念 壹員 喜成 貳員 培之 壹員 瑾瑩 壹員

彥之 貳員 惺勤 貳員 悟非 壹員 榮芳 壹員

務開 壹員 允存 壹員 良欣 壹員 茂菊 壹員

守初 壹員 滙渠 壹員 寬行 貳員

千山詩集

捐修藏經餘銀壹拾壹兩叁錢伍分

大佛常住 拾大員

慧鑑 肆員 若蓮 拾兩 純寬 貳員 逸龍 貳員

忍微 肆員 建庸 貳員 奮進 壹員 勉之 肆員

明初 壹員 容與 壹員 聖傳 貳員 兆昌 壹員

遠齡 壹員 曙臨 壹員 景蕃 壹員 恂齡 貳員

超岍 壹員 衍琮 壹員 湛瑩 貳員 堅遜 貳員

英霖 壹員 祺秋 貳員 壹員

田間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八卷（一）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斟雉堂

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田間文集序

蜀唐 甄撰

出於險終於窮不喪所守而能成其學吾罕見其人飲
光先生有焉在昔南京嗣位閣藁綠作猛獸出檻將肆
噬人先生亡匿吳中旦夕不保清側之兵突與鉤黨之
捕乃緩已而南京潰避之福州又之桂林周旋五載天
之所廢不可復支於是髡緇間行歸老江村其志良苦
矣嗟乎以先生之才顯名數十年交游徧京省公卿折
節士林景從孰不樂爲之先後者惟時徵召之命徧於
巖穴而先生晦迹遠引能令當世薦賢者齒不之及可

田間文集

唐

一

謂善藏其用者矣先生通六藝尤長於易與詩進退百
家尤好屈莊之書自甲申以來遭大變蒙大難竄瘴鄉
能善其用不瑕不害以至於老蓋以易制行貞而不至
於固以詩用情和而不至於流又能以濠上之懷濟澤
畔之志與之處者無貴賤方圓莫不敬而愛之以是普
全其身而免於難其得於學者然也先生註二經二子
成負書至吳郡并手次其文曰田間文集凡三十卷詩
別編焉諸公助之雕版畢成余讀其文而論之曰文不
可以僞爲也不學而強爲之者僞也優偶衣冠雖似非
真駢拇枝指雖真不正言不已出而塗飾之者譬則優

偶也言出於己而雜亂無章者譬則駢枝也若是者皆
不學之過也我之所謂學者法乎自然色象天成非如
雕刻丹青模而可就今世之所謂學者誤矣多誦廣記
博證肆辨附綴多端自謂雄文蓋世而不知其犯吾二
譬也先生遭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安自少至
老所歷多矣易言精潔詩言典雅屈言愷惻莊言高蕩
所陶習者淡矣其爲人如彼其所學如此皆本性達情
無所庸其支飾故其爲文如泉之流清瑩可鑑甘潔可
飲繁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吾甚
樂觀而亟有取焉蓋有是人乃有是學有是學乃有是

田間文集

唐

二

文豈可以強作乎

序

長洲韓 奕撰

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立蓋文未有不貴乎博者而要必有所尤好者以名其家以孔子之聖晚而尤好易也漢時經說繁盛各有專師故有漢於易者有漢於詩者有漢於書禮樂春秋者其於他經豈有所不闕而必專一經以貫其餘措諸行事而寓諸文辭終不易其所得力者則精之至也龍眠錢田間先生當吾世學之博者鮮及焉自少負盛名爲諸生祭酒遭明季根株黨人以最著名字幾不免跳身遠游崎嶇喪亂

田間文集

韓序

一

之餘卷懷房王之世與時消息全生遠害其用至妙弗易闕也余晚而獲奉教蓋先生之學於易精矣汎濫出入於京邵以來諸家旁及於象緯曆律奇門太乙之書後乃歸諸程朱子著易學一編開闢發明得經本趣歷歷乎其能尊聞行知者於是知先生遜之肥也節之弗苦也由其平日之講習切究而然也既先生出其所著古文視余屬之作序抑余何敢序先生然幸甚得受而讀之廣大渾涵靡體不具而馳騁歸宿亦得之易爲多要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非碎義巧說贅疊漫羨者比於是又知先生之於易不獨以之持身以之立教卽其

小文單辭固弗有旁通發揮之趣也抑又嘗論之古文之廢久矣惟剽竊擬似之是患朱子嘗歎退之荅李翊子厚荅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而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爲可惜夫古人言語聲響必已出抑猶末也況襲古人之言語聲響以求工不尤末乎先生之文明理而止爾辭達而止爾意雅不欲附一家絕去塗飾單行孤詣余得仍舉易之一言以蔽之曰賁无色也无色故无所不受其先生之文乎先生又若有詩學余尚未卒讀嘗讀先生之詩沖澹渾渾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余又將以无色者蔽先生之詩也

田間文集

韓序

二

田間文集目錄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第一卷

論

第二卷

論

第三卷

論

第四卷

書

田間文集

目錄

第五卷

書

第六卷

書

第七卷

議

第八卷

說

第九卷

記

第十卷

記

第十一卷

碑記

第十二卷

序

第十三卷

序

第十四卷

序

田間文集

目錄

第十五卷

序

第十六卷

引

第十七卷

贈序

第十八卷

壽序

第十九卷

壽序

第二十卷

題跋 書後

第二十一卷

傳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墓誌銘 墓碑誌 增銘

第二十四卷

墓表

日間文集 目錄

三

第二十五卷

祭文 哀辭

第二十六卷

雜文

第二十七卷

雜文

第二十八卷

雜文

第二十九卷

行略

第三十卷

行略

日間文集目錄

日間文集 目錄

四

田間文集卷第一

論

伯夷論

太史公爲伯夷列傳於首陽餓死一事反復致慨若淡悲其遇者而以孔子求仁無怨之語爲疑遷殆以夷齊淡於怨者也夫遷亦知仁爲何物乎不知仁安知夷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夷齊以讓國而逃以恥食周粟而死孔子之仁夷齊正以其逃而至於死也而遷卽以一死疑其怨夫遷以夷齊之怨爲殷耶周耶夷齊本世受國恩旣已

田間文集

卷一

論

伯夷論



之兵而不得始轉求於首陽之餓則事亦愈難而節亦愈苦矣西山之詩猶之扣馬之語凡以自明其不得不死之心且以存天下萬世不得不死之心也而遷以爲怨謬矣遷以夷齊之餓死爲天道之無憑而因以頹回之屢空天死盜跖之肝人壽終皆致疑於天之報施善人爲不足信如遷所見則將以孔光之生賢於龔勝之死華歆之達賢於管寧之窮朱留李之覲顏賢於文謝之殉節矣此數君子者其幽囚死辱皆百計以求久而後得之也亦可以爲有怨而歸過於天耶遷重身名而不知節義故史記極稱季布而不爲鄭君立傳季布爲

田間文集

卷一

論

伯夷論

楚將數窘高帝帝購之急布俠士何難一死以報楚至髡鉗爲奴卒用朱家謀因滕公謝上受漢官顯名於漢是不可以已乎鄭君亦嘗一爲籍將籍死高帝令諸故項氏臣悉名籍惟鄭君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廷鄭君如遷所論則季布之顯名賢於鄭君之放逐矣遷求夷齊之死而不得其故乃引賈生之言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則似以夷齊之死爲求名者而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遷所知者名而已彼烏知有仁而可與論夷齊之士哉

管仲論一

管仲王佐才也而其時不得不出於霸孔子於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獨心折仲其贊仲功至矣而忽有器小之論議者遂謂聖人以霸佐小之夫聖人而欲仲輔其君以成王業也將誰輔乎若輔齊桓以王是遂無周矣若輔周周是時其勢尚不能比於列國而欲因之興禮樂教化以息諸侯之侵并戡其強梁之志而上奉一王之尊仲能之乎亡論仲卽孔子能之乎仲知山東之國齊爲大列國之君桓公爲賢桓公可霸也欲匡周室計惟有霸齊霸齊而後周之統以尊周統尊而後周之王業或可以漸興乎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仲可謂知時達

印問文集 卷一

變乃心王室者矣當桓公未稱霸之先天王至於求車求金貧弱已極繻葛之戰鄭伯射王中肩此周何等時也自仲贊桓公以禮尊王毋敢隕越而天下君臣之義以明迨至晉文公有大勳於周一請隧而襄王能引先王之典禮以拒之君臣之分凜然終五霸之世天下共戴周爲其主誰之功耶吾故曰使仲在周初畢散之列也於宣王中興亦方召之亞也使畢散方召當仲之世其功亦不過與仲等也而曰仲非王佐之才豈信論乎夫仲之事豈惟孔子所不譏使孔子得志亦將爲仲之所爲能霸而不能王也何以知之觀聖人周游列國皇

皇求仕而未嘗求仕於周知天下之勢在列國而不在周也其意亦欲得列國之政行管子之事以中興周室故不覺發歎於佛肸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未嘗一日忘周也史記稱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此見當時諸侯之從服固在霸矣然使孔子遭管仲之時得管仲之君其所就必有大過於仲者以桓公之威令諸侯之秉承聖人因時乘勢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爲之霸主者一切奉行天子之賞罰如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庶乎文武方策之政不難再舉決不以周之不足有爲但一尊之而已也仲蓋

印問文集 卷一

以周本不足有爲陵夷如此而吾能尊之吾事止矣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蓋演惜其止也至於孟子之世周益微諸侯益大宗周之事又不可行矣齊威王一朝周周人責以禮遂勃然怒叱之曰汝母婢也以爲天下笑當斯時而欲如桓公率諸侯以朝天子亦猶當管仲之時而欲輔周室以興王業其不可一也是故霸之事不可行於戰國也戰國之圖霸者徒思廣土地以殺人民耳孟子以救民爲心必先黜霸黜霸則不得不首黜管仲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至於稱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載書歷然則管子之功亦正不可誣矣

說者謂孟子不知有周歷說齊梁以王然觀孟子之陳王政皆以文王爲師曾不以改命之事望諸齊梁則猶未忍絕周也使在孔子之世目擊周事必以孔子之心爲心豈真以管仲爲不足道哉

管仲論二

自管仲相桓公合諸侯尊周室訖春秋之世霸主迭興諸侯朝王王亦能引先王故事以責諸侯之禮當是時天下始知有周羣奉爲共主皆自桓公倡之管仲之功也而子貢輩區區以不死子糾之節責之何其固哉聖人亟稱其功而略其節以死節事關一身而不死所係

田間文集

卷一

五

者在天下也他日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蓋以聖人視之而仲器爲小蓋淡惜之也夫仲之功雖大而其治純任智術其得諸侯也一以術籠之而未嘗以道也是故其心甚勞事甚繁經營十數年而後能得志於天下若聖人相魯三月而魯大治略不見其施爲之迹至於男女異路道不拾遺而三家拱手以聽其所爲此其潛移默化之妙神明不測非大聖以下之所可窺豈仲之所及哉吾觀周之盛時太史采風諸侯述職皆陳詩於王以觀其政之得失而行賞罰焉自王迹熄而采風廢而春秋時列國聲詩猶籍於王府而傳諸四國士大夫皆能

賦之豈非自仲尊王以後其脩侯職而陳詩之典猶不廢乎而不能使賞罰之權操之天子是有其尊之名而無其尊之之實也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賞罰其大端也設使聖人相魯有仲之得君之專任事之久諸侯懷德畏威因而佐魯君以諸侯朝王禮樂征伐之出自天子也必矣於何知之於相魯知之魯之有三家不亞於王室之有諸侯其不聽命也久矣一旦欲強公室弱三家而墜三都三家皆聽墜焉其不墮者天也以服三家者服諸侯何難舉先王巡狩述職之典使天子得行其賞罰乎而仲不能亦仲之器不足以辦此謂之器小惟聖人爲能小之也仲之器祇能借尊周以霸齊而聖人則實能用魯以興周也議者謂桓公多內寵仲不能諫有豎刁諸倖仲不能除身死之後公歿齊國大亂以爲仲過嗚呼此仲之任智術之過也仲之志在得齊以有爲則必得君之專而後能爲其所欲爲故一切聽之而謂皆不足以害霸亦欲及其身以成其志耳至於身後之成敗古豪傑之士固不計也武侯死黃皓用而後主降魏王猛死慕容垂聽而苻堅亡國豈足以是病亮與猛哉嗟乎武侯之興漢管仲之興周皆爲之於無可爲之日雖用不同而其志則一也

田間文集

卷一

六

申包胥論

春秋時齊桓公存三亡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天下稱義焉衛人木桃之詩所以誦也至於吳之入楚楚且亡矣秦哀公以兵車五百乘救之破吳復楚楚後益昌與存亡者何異而楚未聞有以報秦秦亦不聞責報於楚後世未嘗以哀公與桓公並稱何也余嘗攷而論之桓公之遷邢封衛桓公之義也彼蓋以義舉而服諸侯也秦之救楚非秦義也秦固感於包胥之義而起者也楚昭王母秦女也王子哀公甥也昭王奔隨吳師從之命在旦夕乃使胥乞師於秦其亦恃秦楚有舅甥之誼乎

包胥文集 卷一 論

楚包胥致命秦伯使人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楚請何急秦應何緩秦之不念其所出也可知矣包胥知秦伯之無意於楚也楚之勢必亡也立依於庭牆而哭之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當是時胥志在必死而已七日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然則秦師之出非爲楚也爲胥也吳師新勝其氣方銳秦子蒲子虎一戰而挫之豈秦帥勇哉胥義以鼓之勇也五百乘兵之用命胥義以激之用命也皆爲胥也秦庭一哭而使秦之君臣將士毅然與之同仇不自知其憤而憤義之感人如此哉豈惟秦師卽楚之敗軍

之將如子西子期者收合餘燼以致死於吳而士卒之氣亦以再振皆胥有以振之也是故楚之復直胥一人復之而已雖然秦之義何可蔑也夫以義感人與爲義所感而興於義者其義一也且包胥之初請於秦也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卽昭王之命胥應如是矣當其時楚國已亡其地皆吳土也吳師旣去秦據楚而有之以號召於南國曰吾取之於吳非取之於楚也豈曰無解而況包胥之前言猶在耳乎而秦不爲也楚王復國秦師遂歸割地輸幣之說曾不與譁然則非獨包胥義也

包胥文集 卷一 論

秦亦義焉後世若南齊雲之乞師於賀蘭進明其義豈滅包胥哉而卒不能激之以救睢陽至於劉璋迎劉備以擊張魯未與魯戰而先滅成都古今之不義未有甚於備者若秦之不利人國不望人報以義興師何必遜於齊桓哉嗚呼世之請兵報仇而能復其國者蓋亦鮮矣後代惟唐肅宗借兵於回紇克復兩都用以中興由今論之回紇亦可謂義矣

蘭相如論

蘭相如勇士也其氣可奪三軍之衆而凌萬乘之主以死殉節不辱君命者也若謂有功於國家吾不信矣王

弁州氏謂相如完璧事甚危足以禍趙而極解其渑池之勁謬矣夫趙以璧予秦秦弗予趙誠曲在秦相如完璧歸趙卽相如危趙弗危也使秦更遣使責璧於趙而趙有詞矣曰趙之璧天下所共寶也秦以十五城易趙璧天下所共聞也趙畏秦之威不敢愛璧敬獻之秦謂秦之必不欺趙也今璧已入秦秦城不出是秦自失其信使臣寧死不辱君命故以璧歸若秦必欲璧則願先得十五城而後奉璧秦王雖主其不以璧故負不直之聲激諸侯之怒而堅其合從之約明矣至於渑池之會何爲者耶秦連歲攻趙其於趙非有兄弟之好而仇讐

田朝文集

卷一

九

也苟可以得志於趙何所不至一旦欲與趙王會於西河之外當是時秦趙不相及非如項羽之力足以破殺沛公不得不至鴻門自解於羽也又非若郭子儀之素有恩信於回紇一旦出其不意免胄造藥葛羅營而與之定盟而返也彼皆於不得已之時而出此急計耳今秦王欲會趙王不欲行趙何難辭諸秦亦無以加於趙而頗相如計曰不行示之以弱且怯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虎欲齧人而人避之亦可嫌人弱耶夫不肯示弱與怯此頗與相如臣子之所當自盟者也而欲以是效諸君使之輕於一擲乎頗送王至境與王決請

田朝文集

卷一

十

立後以絕秦望是頗與相如亦共知此行之至危矣然使其君無故而屢至危守者以之建功從者以之顯節謀國者固如是耶頗爲此語亦欲以壯相如之氣使不見奪於秦之要劫而相如亦恃頗語以毋所顧惜而氣益壯於是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不肯則欲以頸血爭之夫相如則壯矣彼視其君不猶之腐鼠哉晉平公與齊景公投壺穆子曰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景公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未嘗敢與晉抗也而晉臣猶曰齊弱晉矣不可不示之以威而況虎狼之秦哉夫秦趙之不敵久矣卽使爲敵晉楚之盟趙武且讓楚再先於晉春秋不以晉爲弱秦趙之會趙卽不讓秦天下亦豈以趙爲強於秦秦亦豈遂不加兵於趙哉以秦爲可信也相如之從趙王則當如孔子相魯侯夾谷之會以禮折齊之非禮可也固不必用壯矣以秦爲不可信也則渑池之會是亦不可以已乎相如之用壯其志在捐軀耳獨不爲君計哉使秦左右果刃相如豈真一叱之所能止吾不知其置趙王於何所也是故秦昭王之能容相如與齊桓公之容曹沫其度量皆足以霸其難在兩君不在相如與沫也且壯豈可以數用哉方相如於秦庭持璧睨柱頭且與璧俱碎彼知秦王之深

愛璧也愛璧則不得急相如今秦王豈有愛於趙王哉而復蹈擊柱之故智誤矣且相如之以死爭璧也必使人先歸璧於趙而後請死今趙王猶在坐也而以一死激秦怒是相如重趙王不如其重璧也秦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此猶市井小兒之爭口語必求勝一語爲能耳何所取哉何所取哉

田光侯嬴論

古人以身許人未嘗輕用其死必以死濟其人之事事不濟則死之末有如侯生田光之謀甫定而身先死者田光侯嬴論
既非以死濟事又非因事不濟而死吾嘗論之蓋有不得不死者光之死史稱其自殺以激荆軻光亦自謂以死明不言夫軻已許太子矣惡用激之太子之謀實容皆知之不泄光豈不足自信而必以死明之乎曰太子遣刺客入秦客未有能往而復返者光舉軻自代是舉之代其死也故先以一死償軻以明己之非愛其死於太子耳侯嬴爲信陵君畫計竊虎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計定度公子至軍卽自刎以死或曰侯嬴符殺鄙之謀卽公子行後事且發公子且不忍鄙之死而忍侯嬴之死乎故侯嬴先死以絕公子之顧念或曰晉鄙噉啗宿將

魏國賴之賴以朱亥隨公子往擊鄙也公子爲之泣王蓋傷鄙之死矣嬴曰臣度公子至鄙軍之日北向自刎以送公子是鄙死之日卽嬴死之期也嬴豈償鄙死哉蓋以死償公子之泣耳二者之說皆近似之而非也夫光與嬴皆所謂義士也義士與策士不同策士期於成人之事義士期於成人之志成成人之事者必圖其有利而無害成人之志者雖害百而利一猶將圖之蓋不如是不足以成其志也至於志已成而害隨之則爲其計者固非一死不足以謝之矣若太子丹之刺秦魏公子之救趙此皆天下之至危而光與嬴爲之計皆一往而無復後圖者也夫丹以不忍秦王之小忿而欲遣刺客以快其私怨豈爲國家計哉然其志決矣光豈不知軻之入秦適以速禍然所欲成者太子之志而已魏公子不顧其國而欲救趙以取信於趙勝旣不能得諸魏王而欲與賓客赴秦軍與趙俱死此其志不救不已嬴以爲非竊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必不能救趙然使公子以救趙之故而至於竊王之符奪王之軍殺王之宿將以樹怨於強秦則不謂之負魏不可公子却秦存趙之後其不能自歸於魏也明矣嬴固知之而欲成公子之志計無有出於此者夫以光之計遣軻入秦而速燕之

滅王之擄太子之誅以羸之計竊符奪軍而使公子冒負國之名蹈出亡之禍於兩君之志得矣於其國家何於其父兄何此二人者所爲以計成其志而卽以死謝其父兄國家也光死於荊軻入宮之初羸死於晉鄙隕命之日蓋以軻一啗鄙一死而兩君之志成矣志以成則所以謝其父兄國家者固不容緩吾故曰兩人有不得不死者也

陳涉論

太史公列陳涉爲世家在漢功臣之前徒以其首發難耳而不立論但云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

田間文集

卷一

七

亡秦由涉首事也涉之爲涉盡此數語耳至其計畫畧置無一足取者獨是起事之功皆由吳廣事既成而廣乃推勝爲主豈勝亦有過人者耶抑如陳嬰母懼爲世所指名故以讓勝耶夫勝自起斬至陳相去不數百里遂自立爲王此豈有大志者哉勝蓋鄉里小人也纔得一城人爭奉之爲主生平鴻鵠之志於此足矣且起兵以來未嘗見強秦一將卽稱王亦草澤旦夕竊號耳而乃以宮殿幄帳誇其故人傭耕者其與傭耕者叩宮遮道之見相去幾何哉雖然勝之王不足異彼其時不王不足以監諸將三老豪傑之言是矣所可異者旣王之

後曾不出陳郭門一步但遣將四出而已儼然決居享王者之奉此以知其決無成耳古今初業中興之主皆身經百戰冒矢石蹈死亡未有不躬履行間而能坐議廟堂以成功者也高帝不已王漢乎其與項羽決戰頻於死者數矣及至羽滅天下已定帝貴爲天子而且擊臧荼利幾韓王信及陳豨黥布猶必親自將兵不以委之諸將卒爲布兵流矢所中病以死彼豈好戰而樂危哉誠不如是不足以定天下也天下草創之初其帝王名位皆一時權相推奉凡欲爲其所爲者其衆乃拱手而假人以兵保其無異志哉卽無異志而已泰然而享其成其何以責人之爲我效死也而況於勝其才智遠出諸將下又相奉未久乃欲居中御外出號令行賞罰使一時之豪傑爭爲己用豈不愚哉是故勝所遣出之將不自立爲王卽互相誅滅未聞有始終遵勝令者其勢然也設使勝能聽張耳陳餘計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援六國必德勝推勝爲盟主使六國自戰其地爲秦敵者衆勝雖據陳不出猶可假名號數年以待真主不至於王六月而遂滅也然勝猜忌其不肯立六國後張耳見之早矣周市旣定魏請立魏咎爲王使者五反始遣之國吾不知勝何心也勝豈惟不欲立六國後武臣

田間文集

卷一

七

王趙輒捕繫其家室葛嬰立襄強爲楚王既殺之猶不免於誅秦嘉之立景駒必俟勝敗死之後以吳廣爲假王廣守滎陽未有敗衄田臧矯涉令殺之獻其首於涉涉卽時拜臧爲上將則謂勝實令臧殺廣可也以勝妄庸如彼猜忍如此天下豪傑有肯爲勝用者乎而太史公謂其所遣侯王將相竟亡秦以爲涉功夫涉所遣亡秦者非涉能擇而遣之也當是時涉初發難爲天下先天下侯王將相之才爭聚於涉涉所遣者無不足以亡秦若如涉者烏能亡秦哉

范增論

田間文集

卷一

論

漢高帝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卒爲吾禽論者以不用增爲羽罪自吾觀之羽何嘗不用增哉其不用者惟於鴻門不聽增殺沛公耳吾不知增之欲殺沛公以何名也沛公之言諸項伯曰吾入關秋毫無所犯籍吏民封府庫還軍霸上而待將軍守關者備他盜耳此非妄詞也項伯謂羽人有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此非不忠於羽也夫沛公何罪於羽何仇旣無夫差句踐之釁又無纖毫疑似之罪以致諸侯之討羽初入關而卽勸其誅首功之人其誅無名將何以服諸侯而爲之盟主羽不聽是也懷王爲增所勸立增非羽將而懷

王將也懷王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今欲負約而殺沛公是背懷王者自增始矣羽之伴尊懷王爲義帝而實不用其命者增啓之也且增亦知奪沛公之關中而猶恐諸侯以負約而叛之不知何以欲殺沛公於鴻門而不慮諸侯叛也夫奪關中而以巴蜀漢中王沛公者增陰謀也羽聽之榮陽之圍勸項王急擊勿釋者增策也羽亦聽之凡增之所以圖漢而出之有名者羽未嘗不用也卽增去羽後漢王亦自以計遁出耳羽未嘗棄增策而縱之也而奈何謂羽有增而不能用哉羽之不用增自漢間之也夫增之所以事羽猶待漢間而羽始稍奪其權則羽亦可謂能容增之至矣增初從項梁起又與羽同爲楚將救趙彼於羽益以僚友自待而未嘗有君臣之分也史序項王與沛公飲於鴻門項王東向坐亞父西向坐亞父者范增也噫嘻亢矣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是時良猶韓將也而以臣禮待沛公吾不知增目之何以自安於項氏耶迨沛公旣去而使良獻璧於項王獻玉斗於增增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增所唉之豎子非羽乎而羽絕不聞有怒也羽聞沐猴而冠之說卽時烹殺之至於增之聲色獨能忍之羽所以尊事增可知衆稱羽仁愛恭故良不誣

也觀增之所以待羽卽知其所以待羽之左右其左右能堪之乎陳平之間何難於行其更持惡草具以待羽使者不過借使者之歸報以信左右之語耳史謂羽疑增與漢有私是大不然夫勸羽圖漢者增也豈有私之而反圖之羽必不以此疑增漢亦必不以此間楚漢之間楚必曰漢所畏者增耳不畏羽也其能操縱乎漢者非羽也增也故分別進具於使者所以顯示其重增而輕羽也增旣以圖漢爲己計漢又間之則欲羽不疑增之市權於漢也得乎故奪增之權而聽其去卒不解滎陽之圍羽疑增之故益在此矣以增之大怒去羽行

田間文集

卷一

宋至彭城卽疽發背死此其生平任氣性少度量羽始終能堪之以迨其去則羽之於增猶有始終哉

留侯論

方陳勝發難之初張耳陳餘勸勝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勝不能用不旋踵而亡迨項梁起兵范增亟勸立楚後以從民望子房亦請立韓公子成爲王益多樹黨雖志在報韓然其策亦未嘗有異於耳餘也及漢滎陽之困酈食其謀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子房借前箸爲籌亟言其不可其事遂寢何子房爲計前後自相抵牾乎嗚呼若子房乃漢達時變者也夫秦爲無道滅六

國後天下恨之入骨髓方舉事之初以立六國爲名則入心嚮附海內之豪傑義士莫不瞋目攘臂以爭起從之惟恐後項羽所云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卽此指也迨秦旣破滅天下之大勢已歸於漢與漢爭者獨一羽耳而酈生乃欲立六國以撓楚權夫六國之後能爲羽敵足以抗羽者誰乎如田氏兄弟已自爲王不待漢立之矣若猶是趙歇魏豹等輩彼亦視楚漢之勝敗爲去就耳漢王彭城之敗諸侯皆與楚而叛漢其情可見矣且楚常勝漢常敗則立六國者是爲楚樹黨爲漢樹敵也何撓楚權之有哉彼撓楚之計子房決之早矣當是時能與楚抗者獨有信布越三人耳帝以子房謀欲捐關以東地予人子房以爲必捐之此三人此三人真足以撓楚者也而酈生猶持始事之故說以進何其謬哉且帝捐關以東地予三人者非真能捐之也子房固知此三人者之終爲漢有也若立六國之後其土地旣皆其故物而其人士爭歸臣其舊主事定之後漢寧能復廢之哉廢之是仍冒項羽倍約之名貽諸侯以口實而開兵端矣或曰子房始志爲韓報仇復六國卽所以復韓也今爲漢計若此獨不爲韓計乎夫子房之爲韓亦已至矣旣已求成立爲王方去漢歸成而

羽竟殺成子房復何望哉子房知六國之不可以再興而韓仇不可以不報也初韓滅於秦則志在報韓之仇故從諸侯以亡秦及成誅於羽又志在報成之仇故欲從漢以滅羽爲漢計不忠則羽不滅羽不滅則成之仇不報卽謂子房始終爲韓報仇可也

淮陰侯論

傷哉淮陰侯信之見誅於呂后也高帝實無誅信意蓋帝知信之必不反也非其不反不能反也信之爲人自治兵以外至於治生涉世無一所能惟得兵而用之遂如蛟龍之得雲雨騰驤變化不可復制故信之感恩死

日聞文集

卷一

論

心於帝惟帝能假之兵柄以任其所爲使得畢展其能也其謝羽曰漢王授我上將印子我數萬衆以信生平之大願漢王一朝而滿之此其所以始終不肯倍漢也惟帝知之又能駕馭之故既予之兵而時輒奪其兵不欲其多也尤不欲其用之久也久則兵精兵精而多雖帝亦無以制之矣方信甫下魏破代帝輒使人收其精兵詣衆陽迫與張耳破趙之後信兵益振乃自稱使者晨馳入趙壁卽其臥內奪兩人軍而使信另收兵擊齊信旣已王齊會兵破楚天下已定帝卽乘其時襲奪信軍而徙封於楚帝之所以防信者至矣防其有兵也信

之語帝曰臣多多益善卽帝亦自知其不如信也夫信去齊而楚不過一分封之國耳非如齊之實爲信之所自有也其士大夫皆信素所撫循而將卒吏民受其節制久矣齊知有信不知有漢也帝以楚易齊固已制信於股掌之上矣而陳平猶曰天下精兵莫如楚楚兵雖精非信素有固不能用之如齊兵之臂指使也然鍾離昧實在信所昧將吏部曲存者尚多楚之豪傑皆昧所習知信急與昧發兵以反亦其勢也故昧曰漢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耳而信實無反心聞帝爲雲夢之遊遂斬昧謁帝以自明其不反帝械信至雒陽赦爲淮陰侯

日聞文集

卷一

論

倖於萬一者而以此蜚語坐信反狀冤哉帝見信已死
且喜且憐之蓋深憐其冤也或曰帝在則信不反帝百
歲後后與太子能制其不反乎夫帝卽百歲後信亦不
能反也人臣之謀反者非外有重兵卽內有黨援信恃
功倣忽舉朝中無一與信者卽以滕公之救其死未聞
如張敖之報德王陵也以蕭相國之薦賢未聞如陳平
之歸功魏無知也又何論絳灌樊噲哉信一孤豚耳
使后不殺信高帝旣歿信有悒悒失志以死耳惡能爲
哉惡能爲哉

田間文集卷第二

論

平勃論

吾嘗怪陳平周勃其始阿呂后意以王諸呂後雖有定亂之功而漢幾危使當其時能與王陵合詞面折庭爭則產祿不王呂氏禍亦未如此其烈也已讀呂后紀乃知產祿之禍不在王而在使居南北軍入宮用事耳當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辟疆謂丞相請拜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然其計呂氏權由此起丞相者誰陵也陵既以兵柄授產祿而乃欲禁其不王甚矣

田間文集

卷第二

論

平勃論

將欲王則王雖后內疑之亦無由以發難及至永訣之時乃授產祿方略曰必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后至是情亦迫矣而詎意產祿之不能聽也當齊兵西向時彼產祿者一爲相國主重兵於內一佩上將印悉天下之兵東迎擊齊雖不能勝齊猶足以自固而乃以兵屬頽陰侯將之使留屯滎陽與齊連和呂氏之大勢於此去矣且呂祿本不知兵志在王而不在將酈寄知之久矣寄計雖爲諸呂所阻乃給之出與游獵祿爲大將而輕去其軍祿豈知軍事者哉無怪呂頽之遇之而怒也祿一去軍太尉卽已矯詔入矣然是時印猶在祿所也太尉入軍卽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祖之尚右也舊矣王孫賈於市中曰欲與我誅渫齒者袒右陳涉起大澤亦袒右稱大楚乃勃故謬其旨右呂而左劉示諸軍以不可測而軍皆從左則知軍心之向漢也必矣軍心卽將印也祿雖不解印勃固已得而將之也知北軍之心卽以知南軍之心不必入南軍而產祿之命已制於太尉之手矣而產乃思呂后衛宮之語求入未央宮爲亂不已晚乎夫產旣失軍卽入宮亦不能爲亂不過劫少主以令諸大臣圖旦夕活計耳而賈壽之謀朱虛侯業已先之吾固知產祿雖主兵實無能爲漢患也

田間文集

卷第二

論

平勃論

設使平勃不順呂后之旨使后內懷猜怒陰以計誅夫臣後有用事者皆呂氏黨以產祿之權而信用其黨漢之爲漢尚忍言哉唐武氏事其左證也吾故曰平勃之安劉其機固在於聽呂后之王產祿也

灌夫論

太史公序魏其灌夫兩人相爲引重相得甚歡而夫使酒用氣卒以陷禍其始皆由於兩人之失勢相倚嗚呼勢之不可以已也莊子曰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況失勢乎夫魏其武安所好者交遊喜賓客也而賓客皆以勢交見失勢而去此兩人所以極不甘耳然魏其失勢倚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因藉夫之謾罵以發據其不平之氣而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何居哉彼魏其默默不得志屏居謝客獨與夫游魏其僅夫夫亦空僅魏其兩人者亦足以豪矣而乃欲博名於列侯宗室間甚矣夫胷中之不能忘勢也迨籍福爲武安請田於魏其魏其望曰者僕雖廢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此失勢傷心之語夫豈能聞空其勃然發憤而罵籍福也夫以魏其之失勢武安至欲奪其田魏其怨之已又罵之則武安者亦可以謝絕矣豈可因籍福不言幸武安之未知而重與之

日問文集

卷二

二

日問文集

卷二

二

作合乎迨聞武安欲過魏其則驚喜若出意外而惟恐其不至以爲魏其之辱其視武安之一過一何寵也田蚡貪人也蚡自以有功於魏其故欲得城南田而未知其不肯則蚡之過魏其與魏其交驩焉知其不猶欲得田也而夫以爲寵謬矣以蚡之驕倨至不欲與兄相向坐豈有夫哉而夫乃責之禮以語侵之則何初之重視武安之一過而後乃易之也而況蚡乃更聞前日之口語哉蚡欲案夫罪而夫亦持武安陰事用賓客居間俱解夫於是益危矣以田蚡之勢請田而夫罵止之案夫罪而爲夫所持是夫再勝而蚡再負也蚡受淮南王金而爲夫所持是夫再勝而蚡再負也蚡受淮南王金許立太子此何等事而爲人所持豈賓客居間者之可以解而已乎蚡之必欲殺夫不待言者而知之也而魏其猶強夫同過武安何其疎哉當灌夫被酒之時無所顧忌豈亦以淮南之事足以始終持蚡雖罵固無如我何且以欲見氣於諸賓客也縱夫無此心蚡疑夫之意必出於此矣故曰吾驕灌夫謂以前事驕之也卽時繫夫而捕其宗黨又多爲耳目使不得言武安陰事蚡蓋計之早矣魏其與武安辨於東朝廷卽韓安國鄒當時皆持兩端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其理在魏其其勢在武安也舉朝中不畏勢者獨有汲黯一人耳而魏其

竟爲夫死嗚呼兩人之禍由於既失勢而復不肯忘勢之爲害至此豈不悲哉

袁盎黷錯論

盎與錯皆忠於謀國者也削諸侯以尊漢室賈生所謂久安長治之計也其議始之於盎而成之於錯使兩人者和衷協謀以共成大計則皆漢社稷臣而奈何以私怨相陷至於死也太史公言錯擅權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其云報私讎者言吳楚反時錯欲借吳事以害盎也盎因請問言事卒誅錯以自免是其難端自錯發之也故罪錯而不罪盎以吾觀盎

田闢文集

卷二論

五

錯相陷之事錯一疎愚無術者耳豈盎敵哉夫削地之說自盎論淮南王發之議發自盎盎安得與錯爲異同也而盎又爲吳相素知其欲反用兄子種計得免豈待削地時始有反謀哉當吳楚反時舉朝無有與錯者其意見稍同計獨有一盎耳錯於此時宜急引盎爲助盡蠲私忿共濟國事可也上言袁盎昔爲吳相數勸王毋反且演習吳事盎與臣素不相能臣不敢以私廢公請得自謝於盎以其謀吳盎固俠士豈不釋然於錯而必欲撓錯之計者哉不知出此而乃謂長史曰袁盎多受吳金錢知吳計謀宜請治盎當是時錯方用事以此殺

盎不難盎怖死焉得不急因寶嬰請召見以謀錯也夫

錯業有謀盎之心獨不防盎之謀已乎既不能用盎使

其間盎之對謂吳不足憂明知其迎合上意固將有進

計也卽面攻盎曰臣本知吳不足憂但盎受吳金爲吳

間漢其言不足信上卽不誅盎亦足以制盎之間錯之

口矣而奈何贊於上曰盎策之善蓋自七國舉兵以來

言者爭張吳楚之勢帝心已內怵錯恐見疑故欲借盎

之一言以堅帝之信已而忘己之初欲殺盎也夫帝所

恃者錯耳錯既爲衆口指謫帝不能無疑聞有更能謀

吳者卽傾心向之矣而錯復善盎之對使取信於帝卽

田闢文集

卷二論

六

帝亦以盎之計必有過於錯者也焉得不信盎乎夫盎

與錯敵也兩敵相持鋒刃之際非彼卽己間不容髮如

錯者是自舍其兵以授人而使戕之也寧待趨避東廂

時錯始宜知恨耶夫吳楚之反當削諸侯時錯言之早

矣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其禍小不削反遲其

禍大帝豈忘之乎卽盎豈不知反者借錯爲名斬錯必

不足以解兵盎此時計且斬錯以紓目前之死耳至於

策之不效上異日悔錯之誅而治盎之罪皆非所暇計

也迨吳楚破後上不以誅錯爲盎罪漢之失刑盎之倖

矣設使錯初無謀盎之心盎何以至此既已謀之而又

不爲之備生其死也

魏相論

史稱魏相明易經有師法而相在當時不以善易名吾觀其佐宣帝中興未嘗緣飾經術謂古今異制獨好觀漢家故事凡便宜章奏皆奏請施行之而漢以大治此其審時達變似非通於易者不能然吾跡相所爲殆善趙時以就功名者耳不可謂知易也觀其始攻霍氏因許伯上封事去副封而霍氏之謀以聞相由是得柄政大許氏不亦一外戚哉相由許以進依然假權於外戚忠國者固如是乎相特因之以集吾事耳易所謂遇主白問文集卷二論

於巷是也其弊遂流爲張禹夫禹以易名家而其用惟精於趨避易教人趨吉避凶若禹者不論吉凶惟知禍福苟可以趨福者無不爲也苟可以避禍者無不至也以至成帝災異之間禹徒以門戶之計陰右王氏遂使成篡國之禍在禹自以爲趨避精矣以是爲易則吉莫吉於徇私之小人而凶莫凶於守道之君子夫易固有福爲吉禍亦吉者貞故也有禍爲凶福亦凶者不貞故也德之合於吉者明哲保身爲吉殺身成仁亦吉也其吉也以貞德之合於凶者亡國覆宗爲凶全軀保妻子亦凶也其凶也以不貞而亦有貞而凶者功名而有震

主之嫌讓爭而有僨事之害其心則是其術則非聖人有憂之亦非以得禍爲凶也若張禹之爲吾見其凶未見其吉也相之請去副封使霍氏陰謀漸聞此自臣子忠愛而必因許伯以請以爲伯請而後吾謀適用及至爲丞相上疏猶云願陛下與平恩侯及諸臣詳議乃可相意引伯自濟使其說得行耳然漢家專用外戚遂爲厲階幸許氏謹厚而相必使之與聞國事則后黨顯政之禍自相基之矣相本無他心不過徒濟己一時之謀而陰貽國家後日之禍以易道論之皆不得謂之貞吉也吾嘗謂漢之明易者莫如朱雲雲從白子友受易連

白問文集

卷二論

柱五鹿充宗及至上殿請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若雲者可謂貞矣當是時毋論帝悟留折檻以旌直臣爲吉即使下從比干龍逢遊庸非吉乎善易者因乎時時有潛有亢惟明者不失其貞人徒知時潛而行亢之事之爲凶也而不知時亢而行潛之事之亦凶也雲固貞於亢者也雲一經廢黜遂不復仕進而猶贊蕭太傅不屈以死惟時雲處其潛蕭處其亢耳京房既以攻石顯斥外而猶欲行考課法請乘傳奏事此亢而失其貞者也故其弟子姚平曰房可爲知道未可爲信道也左終凶矣然而寧爲房不爲禹房凶乎身禹凶乎國也魏

相善通時務其學雜霸惟朱雲其庶幾爲知易乎

光武論

史稱漢高祖微時卽豁達有大度光武初起春陵人皆目以謹厚後遂以此定論二帝馬援謂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自吾論之高祖之豁達霸者之略也光武之恢廓王者之器也高祖外寬內忌故其御下也皆以術光武內外如一故其御下也一以誠高祖自謂取天下在能用三傑耳三傑中惟張子房不將兵常從上軍中又多病講道引辟穀之術不爲帝忌至於韓信始以豁達用之求將則將來王則王卒以猜忌制之命以將而奪其軍封以王而徙其地及信死而後高祖喜可知也蕭何留守關中轉輸佐軍不竭而帝疑之何非從鮑生言使子弟悉詣軍所危矣天下已定誅淮陰擊陳稀而疑猶不釋幸一用邵平計以家財佐軍而上悅再從客言多用田宅以自污而上悅史兩紀上悅則上之初意不測可知而卒用請上林地爲民田以爲何收民心下廷尉械繫之是其忌何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何爲帝故人功第一且忌之如是又安論其他哉若光武任人則不然夫寇恂之守河南猶之蕭何之守關中也當時亦有以鮑生言勸恂循何故事自請從軍帝以河內重地

田制文集

卷二

本

光武論

不可無恂固請終不聽馮異在關中人有言異專制關

中百姓歸心有咸陽王者之號帝以章示異且詔曰將

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如

帝之開誠布信豈不足以駕馭英雄而必須高祖之術

御耶然高祖任術光武任誠在當時已有不能欺者高

祖之招田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橫義士有死不辱

耳使橫來寧免一死而侯王耶赤眉使劉恭乞降且請

曰盆子一旦將百萬衆來歸將何以待之光武曰待之

以不死耳而赤眉遂降夫高帝詔人以侯王而不至光

武許人以不死而爭降則誠與術之效亦可睹矣夫光

武之豁達過於高帝惟其出之以誠故以謹厚得名世

未有豁達而不誠者也若高帝之豁達吾固疑之馬援

稱光武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又動如節度不如高帝無

可無不可此可謂巧於優劣高光者矣彼石勒梟雄耳

乃謂當北面事高帝與光武並驅中原嗚呼以勸之才

性自應俛首高帝彼烏能知光武之所爲哉

三國論

世之論三國者皆喜備而惡操而惡權次之此甚非平

論也夫世之惡操者指操爲奸雄爲漢賊其指爲漢賊

者謂其挾天子而令諸侯也當董卓亂後天下尺寸皆

非漢有操之天下皆取諸魏操之手非取諸漢也操迎天子都許昌奉爲共主存義反於既廢本以爲義也而曰操挾天子操百戰以取天下未嘗以天子令號召天下而有之也卽號召之當時誰奉天子令者操使天子擁虛位不猶愈於天下之棄天子如弁髦乎夫輔天子興漢室之說毋論權所不欲卽備亦豈真有心耶是三人者亦各自欲王耳設使操當日不迎乘輿委天子於羣兇之手漢之亡久矣以垂亡之孱主衣租食稅數十年得保首領以歿操之罪固未可與後世篡逆者同日語也使操不迎而歸諸孫劉此兩雄者能一一請天子

田園文集

卷二

七

命而奉行惟謹乎一不謹天下必以今之所以罪操者罪兩雄矣卽操亦豈不能指兩雄爲漢賊而興問罪之師耶吾嘗謂操之迎天子是苟或諸臣之通心於漢而實非有利於操也至於殺優妃后屠滅大臣操罪無可道要亦相逼使然彼所謂騎虎之勢不得復下蓋實語耳吾恐欲問操罪者當此之際爲人所圖亦未肯束手以就死也孫權奸狡操且畏之若夫備世所稱爲寬仁忠信者也備之言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然則備之寬仁忠信特以圖反操而濟事耳豈其本

志哉備不忍負信而取劉琮之荊州何以負義而取劉璋之益州耶且孫權嘗欲取蜀備以大義責之去當殺入山不失信於天下吾不知備此日之信安在權謂其猾而狹詐非虛辭矣操之用詐變詭百出至其取人之國皆師出有名未有因嫌爲寇如備之取璋之負心也卽以兩人始終跡之操之遇備可謂厚矣備屢負操操未嘗負備也吾不知備何以謂操爲誦而謂己爲忠大抵世之喜備者徒以備漢室之裔而惡操者則以天子在操之所使操不擁天子世卽惡之不過與孫權等耳何至罪浮於權哉

田園文集

卷二

七

武侯論

史稱先主一見孔明於隆中卽定三分鼎足之勢所謂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戎越而結孫吳卽霸業可成隆中之策盡此數語而已然先主甫已得蜀而荊州失守卒僻處一隅不能自振以至於亡武侯所策亦竟未能剛也或者謂劉表新喪曹操軍至新野表子琮迎降武侯勸先主攻琮取荊州不聽以此失計夫操以百戰之師受降而來先主卽攻琮有之度能爲操敵乎不能敵操徒負不義之名以取破敗爲天下笑固不如去之以爲義也又有謂既定蜀後宜增置重兵於荊州爲羽援

不立獨任羽致爲吳所圖按史孫權聞先主已得益州
卽遣呂蒙襲奪江南三郡先主引兵下公安爭之乃聞
曹操入漢中因與權連和而反蜀國初建兵力無幾焉
能備魏復備吳耶吾以武侯之失策在聽先主取成都
而不速取漢中也建安十六年曹操欲來爭漢中劉璋
遣法正迎先主進討張魯供其貲糧益以兵衆以先主
之雄略舉漢中如振槁葉耳既舉漢中軍威益振璋素
懼怯可折東而下也彼張松法正之徒急欲賣國以自
爲功其言烏足信哉得蜀之後嚴兵漢中使無北顧之
憂然後并兵出荊州與漢中遙爲聲援因北向以爭中
原詎憂吳襲其後哉奈何聽張松之言頓兵葭萌不卽
討魯且厚樹恩德以收璋軍士之心淹三年久而反棄
漢中圖取成都與向時不負劉荊州之言何大相左哉
吾不知此時武侯何以無一言爭之豈惟不爭必且贊
之觀其淡德法正不復禁止以法謂其獻計取蜀有大
功於先主也武侯於此時漢喜得蜀且置荊州於度外
矣攷先主以十六年入蜀十九年始取成都二十年出
公安與權爭江南而曹操已破降張魯當漢中破時蜀
一日數驚設使操聽劉璋之計乘勝而下寧有蜀哉先
主之自公安回其實以自救也而荊州從此日蹙關羽

從此失援矣及二十四年攻漢中與魏百戰僅乃得之
而羽卽以是年被殺荊州以是年亡非先主之亡荊州
與羽其力有所不及也其力之所以不及者用兵之先
後失立故首尾不相救耳使其早定漢中徐圖成都東
向一面以制荊州雖權計百出應之有餘矣然吾觀武
侯入蜀之後不惟不急荊州并不急漢中彼豈徃於天
象知三分之勢已定卽無漢中蜀亦足以自成一國故
先主與張郃相持久急發益州兵武侯猶遲疑未決非
因從事楊洪之言則且欲先主退保蜀疆以自守夫無
漢中則無蜀人所盡知而武侯必俟洪言而始信者何
哉

李泌陸贄論

唐中興以來稱賢相如李泌陸贄皆有社稷功泌歷事
三君參贊帷幄收復京邑爲謀居多贄扈蹕奉天崎嶇
山南裁答詔令區畫機宜乘輿卒以反正與泌功略等
二人者同有定亂之才謀國之忠而其用各不同泌道
家者流有陰謀多奇計其進言於人主也有術或迎機
而利導或微引其端以聽人主之自察終不抗顏力爭
重拂上意而僨事機也以故人主樂而親之故德宗云
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也必以是能大行其志而以功名善終若贊則儒學之醇者其致主必稱仁義其出言必本經傳其於強梁也一服以禮於吏民也一動以情褒職有闕雖事之細微者未嘗不爭也雖主之隱諱者未嘗不言也常流離播遷之餘使天下人心攸繫四方藩鎮用命皆贊之力也遭猜忌之主雖一時信用而其中實有甚不堪者當其在奉天朝夕相見解衣衣之山南相失驚而涕泣詔得贊者予千金呼爲陸九而不名何其重也彼蓋以時事之顧問詔書之旁午不可一日無贊故不得不隱忍以共濟時艱迨京師市克車駕言旋卽召李泌於杭州而

日知文集

卷二

主

全至泣而目腫何況贊言誦犯上諱者多乎故泌初入相見上曰願陛下勿忌功臣所以全李晟馬燧卽所以全贊也後人謂德宗擇相必舉實參董晉以對而不及贊似於贊有不足不知此泌之知贊之淡而待贊之重者也古之命相一人而已後雖益以數人名爲副相實不分相權也相不專則不足決大計而定大難以是上欲張延賞主吏禮柳渾主刑罰而泌皆以爲不可謂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誠欲專之也久之乃請更除一人以弭猜主之忌而舉無學術之實參寡言之董晉徒取充位而已豈可以是施之贊哉贊才不在泌下而學問過之可以繼泌而不可以副泌者也與其云時竝相使賢者有不得盡用之才何如相繼而相爲朝廷多致數十年之治安泌不舉贊其意計必出此而豈有不足於贊哉謂之兩賢相昵是以小人度君子也泌死後贊爲相卒以極言褻延齡罪惡犯上忌竄逐忠州而猶賴泌所薦之陽城奮身抗議以救贊之死泌早見先幾亦可以爲有道之士矣

李綱論

嘗讀宋史於靖康初年金兵逼城欽宗內禪諸宰執請幸襄鄧以避敵鋒而李綱不可力請堅守以死遂之而

金兵亦退城得以全至於建炎初召綱入見諸將爭請
帝還汴綱首議巡幸論天下之形勢亦以襄鄧爲勝是
襄鄧之足據汴城之不可守不惟當時宰執知之卽綱
亦知之熟矣在靖康初實有不能棄汴而去者綱言於
帝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歸
散孰與爲衛且鹵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
以禦之帝乃悟而止帝蓋知去之不及去也綱死守之
計誠出於不得已然亦危矣而在當日實猶有可以守
者是時都城富安人無去路六軍之士皆思保全其父
母妻子金雖渡宋尚未渡知宋之虛實且勤王之師四
集故不俟金帛數足而卽去也自此以後宋之虛實見
矣居民久困圍中旣解嚴而先幾出者衆矣六軍觀敵
鋒銳有戒心矣設使敵去而綱仍用吾知綱亦必如向
者宰執所請幸襄鄧而去汴也何則古今立國未有不
據天下之形勝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必有山
河之險可據以守也若汴之形勝何所據乎張方平曰
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也恃重兵以立
國耳其地形反居河下秦嘗決而灌之以滅魏矣朱溫
直由宣武篡唐就其便安五代相襲以爲都邑彼盜賊
苟且爲計豈能有志爲子孫建不拔之基者哉自五代

以來兵至輒破其不足守可知以不足守之城恃積弱
之兵抗方新之寇而謀之以貪庸無識之小人坐其以
二帝子金也易曰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三代之君未
有不經數遷而興者後奈何以遷爲諱也狄去之後汴
之當遷固不待再計而決綱在建炎初定巡幸之議卽
遷都之計也其議以長安建康襄鄧並言而意主於襄
鄧故云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
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招集士馬東達江淮
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
以遣救援據天下形勝建都未有過於此者綱指陳瞭
然不惟廷臣當信卽昏如高宗亦宜知之而終不足以
回南渡之駕蓋綱之論於國家之大計則是而於高宗
之私衷則相左也初高宗爲質中道脫歸其志惟知逃
死而已父母妻子皆所不顧而尚肯顧祖宗之疆土中
原之人心哉汪黃效忠於其主者不過勸之遠避狄氛
惟東南一隅有大江爲之限也而綱舉建康與襄鄧並
言亦未嘗不將順其意但當陰謀之汪黃以避狄誠莫
善於建康由揚州泝流而上與由襄陽順流而下同是
一水襄陽外臨漢江龍舟水殿鱗集以待移蹕發權卽
可東巡與在建康無以異今以襄鄧並建行都而雒陽

汴梁皆設重鎮控制關陝以鞏外藩黃河限其北江漢在其南無事駐宛有警幸襄車駕往來不時此萬全無虞之地也彼高宗與江黃輩小人直畏死耳以此說之彼知遠有藩鎮之鞏護近有江漢之通舟建康舉樁可達君臣得以安枕無驚未必不聽從也既予之以安而後布置經畫惟吾之所爲以講戰守圖報雪則宋事其猶有望乎奈何以祖宗之疆土中原之人心迂緩不足聽之言而欲易其畏死之心耶譬如中流遇風之人幸而獲免祇求得岸而止不復願行柁師徐引其舟使見岸之不遠也釋其恐怖然後可以漸進不然雖有御風破浪之才謂吾舟可以萬全彼固不信也嗚呼論宋當日之形勢汴之當棄襄鄧之當都固不待智者而知南渡而後百餘年陳亮建議中興之策必由襄鄧以經略中原而後有事北也有一事發於天下根本之所在而使昏主邪臣享之若習技陷阻智量若此綱目奈之何哉彼後世迂儒惟祖綱堅守汴都之說而不省其建炎初以巡幸爲遷都之計亦可謂不審勢達變者矣

田間文集

卷二

論

田間文集卷第三

論

戰勝廟堂論

天下無常勝之兵而有必勝之算算定而用兵所謂先勝而後戰者也夫制勝之算不一有不戰而勝者矣有因敗以爲勝者矣有可以勝而不必勝而因以大勝者矣此皆臨敵制變因勢乘利轉勝敗於呼吸之頃故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未有方略一定至於事變已更機會可乘而猶稟廟堂之成算以取勝者也史稱光武戰勝廟堂請得而論之光武策赤眉之必就穀東來但折箠以應之赤眉果遂歸附策彭寵之必內自相斬殺朱浮但需受降而子密果斬寵以降策鄧隆朱浮爲管相去百里其勢不得相及之必敗使者未反而軍已敗策吳漢進逼成都與劉尚阻江爲營分屯南北岸之必敗詔書甫到而漢已敗賜寶融璽書言河西情事一一指諸其掌河西大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諸如此類皆見幾於事勢之先決策於廟堂之上尺一指揮無有毫髮或爽史謂戰勝廟堂者豈不然乎然帝自起兵春陵迄踐大號無日不在行間故其於地勢軍形物情事變習之既久故算之輒得也若夫後世人主身不御

鞍馬目不識戎行既不知有兵凶戰危之事而所與謀者又皆白面書生可聽不可用之言以其籌畫據爲勝算而欲使邊庭百戰之將稟之以成功於外者難矣隋煬帝之征高麗也下敕諸將舉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故每有事機可乘諸將不敢擅赴卒至於敗此戰勝廟堂之說誤之也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則廟堂之上不足以定方略審矣是故光武之有算輒勝者不過一將之智一算之中而其所以取天下不存乎是也光武之取天下在於審天下之大勢而知用兵之先後也其始專意河北取河內以爲根本以待更始之自敗既都洛陽則委長安於赤眉以俟其饑困之自降長安已定先服河西之心而置子陽於度外專事天水觀其自將征隴雖以郭憲之拔刀斷鞬而有不可止得隴望蜀子陽固已坐成禽矣此所謂制勝之全算也漢高祖屢挫於項籍當是時天下非漢有也而曰誰爲我問英布使反楚吾取天下可下以萬全卒用布與彭越往來撓楚以定天下唐高祖推戴李密使爲過東方之師而乘虛以取關中宋太祖不取太原使爲備西北二邊迨削平四方而太原拱手以授此數君者不惟能用人也并能用敵不惟能用敵之仇

并能用我之仇廟堂之勝算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抑更有進焉禹征有苗不服退而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民格命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而增脩文德因邇而降則制勝之道又在德不在算也

大吏論

天下大矣昔者聖人不能獨理也於是列之萬國而立之君分之九州而統以方伯使各治其職以聽命於一人於是人端拱於上而天下以治古之國君即今之郡縣有司也古之方伯即今之督撫大臣所謂大吏者也大吏者所以爲天子督帥郡縣之有司而不治郡縣之事莊子曰上無爲而下有爲無爲則用天下而有餘

田間文集

卷三

三

有爲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大吏之於郡縣其道亦由是也故曰下職詳上職要上下非專爲君與臣言也位益下則其事益煩位益上則其事益簡非簡也所轄者衆其勢不得不然也天子執要以課大吏大吏執要以課羣有司天下雖大惟其意指之所在而趨赴恐後則亦得其要而已矣夫大吏之要豈不在於察吏哉察吏而當謂之稱職不當謂之不職天子所以責大吏者惟此一事也今夫吏弊極矣然非甚難察也直道在人其有善者人未嘗

不稱之有不善未嘗不詬厲之不脛而走無翼而飛道路之口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又加察焉則其善惡情僞可以得十之八九矣是故於其始至也舉一二人而格外優之以示勸劾一二人而盡法治之以示懲刃發於劓使其知吾鋒之不可犯也而後濟之以寬和慎用其耳目使復有不可測之慮以持其後非甚不肖未有不思改圖者矣夫吏所以懼大吏者以其能察而有舉劾之太權也舉劾不行則察何懼焉然劾尤急於舉察而不舉賢者未遽改操察而不劾不肖者益無所忌憚矣漢世有刺史之職猶後之直指也以刺名官其義

田間文集

卷三

三

可見故多劾少舉令其權一歸諸大吏矣故凡大吏始至郡縣望之若鬼神畏之如雷霆委巷市井間處處疑有爲之刺察者在其側也郡戒其縣縣戒其吏互相約束奉法惟謹者月餘莫不惴惴然側耳以聽大吏之動靜一月之後舉劾杳然間一行之不過卑冗老疾不足爲民大蠹者或先已有處分者借以塞責而後向之惴惴者始迨然其自得也頑者仍其故狡者且思有以用之也而且曉之以誠諭申之以禍福要之以鬼神凡所以教廉而禁貪者亦既浚切而詳至矣夫廉可獎也而不可教也貪可懲也而不可禁也今之革私派減火耗

省詞訟罷罰鍰有取於民者無不禁也廢交際絕間遺損驕從止宴會身服浣濯之衣口厭藜藿之味苟可以教廉者無不身以先之也而郡縣果遂悉遵行乎亦咨遵之而實悖之乎夫事之已甚者聖人不爲也不近人情者不可以行久也銳於始者必怠於終也上之所禁過嚴則下之所取愈巧民懼其巧取之無窮則固不如不禁之爲愈矣上帥以儉誰不欲儉然祇儉於出也而未儉於入祇儉於至親故舊也而未嘗儉於妻子皆藉口曰上之教也則是上之教儉適以濟其貪而已廉云乎哉吾謂頑者不之遵而狡者遵之以爲利非虛語也

日間文集 卷三 論

而且煦煦以爲恩察察以爲智好親有司之細務煩瑣多端至於罷黜叢脞不克勝任爲其下所竊笑則益不足以治吏矣此無他皆務其詳而不務其要也苟卿子曰上好要則百事詳上好詳則百事荒豈不然哉吾所欲爲者不必自己爲之吾舉不踰時而爲之者衆矣吾所不欲爲者不必禁彼之不爲吾劾不失實而爲之者沮矣振衣者惟挈其領張網者必舉其綱綱舉而目自張固不必一一盡心於其目也大雅之頌文王也曰綱紀四方其誦成王也曰四方維綱明王之治天下未有一切從事而不攬其綱者也賞罰者朝廷之綱也舉劾

者大府之綱也舉劾當而賞罰不行則朝廷之綱紊矣察吏嚴而舉劾不用則大府之綱弛矣綱之不振而徒恃其精神才智之足以有爲名曰治之實亂之而已吾所謂上之職要者此之謂也

正統論上

歐陽子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晉隋是也皆可予以正統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端南北分立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止又不能合天下於一曹魏及五代是也是故正統有時而絕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凡三絕而後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說是也獨怪其以東晉不得比於東周謂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愍帝歿而琅邪興位非嗣君正非繼世不可以言正統與後魏並黜過矣後魏繼劉石慕容符姚之後并一中原所繼者誰之統與若晉既予以正統矣琅邪爲晉帝之子懷愍繼頌江表代與兄終弟及而謂非嗣非繼不得與平王比何也設使幽王之世左曰死護驥山禍作諸侯以王無嫡嗣遂坐視其亡乎抑將更求

周室之子孫而立之耶則謂所立者非平王遂不足以繼周統乎使無平王卽奸命之攜王亦正統也且平王舍豐鎬而都王城與琅邪舍洛陽而都建業何以異歐陽子又以蜀漢與劉崇相擬謂備與崇不得爲正統則琅邪亦宜在所黜也且崇豈可與備並論夫崇所繼之漢可以與備所繼之漢同日語乎崇之先當五代之季因時竊位本無正統相承若蜀則猶是漢高光以來正統之所存也山陽公崩漢中王稱帝一姓繼興不得謂之統絕若以備爲漢之庶支光武獨非庶支乎皆景帝後也若以蜀地福小東周三十六縣不太於巴蜀漢中

歐陽子幸而生於宋全盛時也不幸而生於徽欽之世其何以處夫爲南宋者耶然則豈惟東晉爲正統無疑卽蜀漢亦斷宜予以正統也東晉雖僻在江外海內人心屬焉卽北朝人士如王猛輩亦以爲江東正朔所在

歐陽子烏得而絕之文中子曰陳亡而後五國亡五國

相承者晉之統也自陳亡而統絕而後隋始得以繼之

非繼晉統繼中國之正統也歐陽子謂統凡三絕漢得

之而絕是旣不予蜀也謂晉得之而又絕是以東晉與

五戎並黜而不顧中國一線之在江表者未嘗絕也謂

隋唐得之而又絕若後五代南北分據天下無君者四

十餘年此爲真絕矣於此不謂之絕則弊泥王莽皆可

以稱繼統也吾嘗謂正統者天命之所歸也人心之所係也然而人心爲本天有治命有亂命人心之所不屬者天之亂命也雖合天下爲一統而不得謂之正統天命旣去人心猶存雖竄伏於偏方一隅人心隱隱係焉卽萬世人心隱隱係焉則統雖至微如線而未嘗絕也寧都魏禧曰東周君一日未遷惡孤聚則正統猶一日曷周蜀後主一日未出成都城則正統猶一日屬漢禪宋之詔一日未書則正統猶一日屬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則正統猶一日屬宋此非有強之人心實然也人心一日未忘卽天命一日未去正統一日未絕也彼後世正統之說者各持一義其義皆有難通其一以人心斷之可乎

正統論下

蘇子瞻之論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不

以實也吾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蘇子

蓋進魏與梁并後五代而皆予以正統也其說曰今有

言鄉人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不知鄉

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

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

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簒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蘇子之論於是爲大謬矣夫爲盜者與士大夫皆坐在士大夫或有不得不與皆坐之勢若旁觀之人肯遂指此坐者同爲士大夫耶後之人肯令此坐者與其俎豆於一堂耶卽令其之後之人必且釐而黜之不黜則王荆公至今以配孔子可矣而欲躋朱溫於堯舜禹湯之後與竝稱爲帝何不倫之甚耶歐陽子雖不予梁以正統然猶不肯僞梁謂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夫古之篡逆者誰無土地誰無臣民誰不立宗廟社稷以生殺賞罰制其人命以此謂不立僞則夏之羿浞漢之王莽唐之安史皆不得爲僞矣彼溫土地不廣於此數逆傳世歷年不久於此數逆也而蘇子以魏梁竝論夫溫安得與操比哉當獻帝時中原尺寸非漢所有操百戰以取諸羣雄之手而奉山陽公衣租食稅者四十年卒以令終溫之中原皆一一效諸唐而有之也弒昭宗殲其子孫滅唐社稷古今來篡逆之臣窮凶極惡未有若溫之甚者也蘇子蓋惡朱之統無所承不得不以五代爲正統相承以及於宋而以梁繼唐焉因并進魏者所以爲梁

日聞文集

卷三

三

說也苟如是則應以後唐繼唐矣夫梁亡唐者也後唐爲唐報仇者也以爲唐報仇者繼統則亡唐者爲賊矣非僞而何吾嘗謂天下如大第宅其更姓易主者常也一旦爲盜賊竊據或居人去盡禽獸窟宅其中久之驅除整頓復爲大力者所有後之人歷數宅主屈指從上以來未有竝盜賊禽獸而數者也由蘇氏之論凡宅其中者卽盜賊禽獸與從上以來宅主無以異矣由歐陽子之論苟居是宅則不得目之爲盜賊禽獸矣有是理乎歐陽子又曰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其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興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勢不得不僞梁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歐陽子何其庇溫之甚耶溫滅唐蜀王建致書克用請各帝一方克用荅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其後又以勳存勳存勳泣言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彼其平生志報梁仇一旦改圖稱帝張承業始痛哭謂誤老奴則其父子平時未嘗有窺唐之志亦可知矣今夫大盜人人室殺其主殲其子孫盡掠其所有人人痛憤有壯士奮起而勦滅之凡盜所據有者皆悉爲壯士有舉世莫不稱快而議者猶謂壯士與盜向皆利主人所有使不爲盜據彼且據之矣今特借報仇爲名原其心與盜

日聞文集

卷三

三

同律可乎歐陽子何其於沮過厚而於李氏過刻耶原歐陽子不肯僞梁之意蓋不難子梁以正統特無奈於人心之公義不容耳蘇氏宗其意而遂昌其說吾不知兩公皆宋賢者其是非好惡何以與人異如此

形勢論

今爲形勢之說者謂自西北下兵東南猶據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其勢順故其事易由東南進取西北猶仰面而攻也其勢逆故其事難以愚觀之直視其人視其時而已形勢豈足論哉項羽漢高皆起自下邳沛上直取咸陽劉裕以江左之衆一戰而破廣固再戰而復長

日聞文集

卷三

七

安非自東南而西北者乎桓溫北伐破藍田進軍漸上柳景元破魏師克據潼關直自抽兵回耳未聞有與交鋒挫銳而退者安見其難也北來之師曹操不敗於赤壁苻堅不殲於淝水乎六朝以來鍾離壽陽之間互有勝負木闡北少有加於南而何以爲易也漢唐之正位長安遣師南徇與明初之定鼎金陵命將北伐皆所向無前其易無以異也至於建都則爭以關中爲形勝之地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留侯曰關中左轂函石隴蜀阻豆而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鳴

呼此本六國時策士之見也秦自穆公以來不與諸夏爭長閉關脩政以撫馭諸戎使爲之用終秦之世無戎患焉至孝惠之世西并巴蜀南取漢中北收要害之郡義渠諸戎爲之扞敵是其關以內亦既金湯鞏固無有後虞而又加以富足兵強於是開關延敵天下不能與之爭彼六國自相殘滅左右受敵秦坐乘其弊譬如猛虎負嵎以聽羣羊之鬪待其自斃而攫而有之也秦豈能制六國哉六國自折而受制於秦此所謂能一面以制天下也漢以來時勢變更東方無事關險不足重矣婁敬亦云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強族一日有變未得高枕而臥願徙六國後及郡縣豪傑以實關中爲強本弱末之謀則敬之所謀亦依然任人事而不全恃地利也當漢之初北邊有警烽火通乎甘泉唐太室時突厥直至便橋及乎代宗吐蕃突便橋入京城燒官室天子出走是關以內敵人所以窺秦者非一路秦受敵之處固非一方而謂阻三面而制一面留侯之言至此不足據矣其曰左轂函右隴蜀當其盛也隴蜀皆以固圉及其衰也隴蜀卽爲敵國諸葛亮不由蜀出祁山而與秦民雜耕於渭濱乎唐時吐蕃之寇皆由隴道關中之形勝安在毋怪劉裕既定三秦委而去之雖誠意在急

日聞文集

卷三

七

歸受禪亦或以關中不足守而其所爲形勝無以過於江南也夫以晉之取吳謀之數十年竭中國之財力值孫皓之暴亂僅乃克之裕孤軍獨進直指長安覆其國繫其君則函關之九泥固不敵長江之天塹矣是以曹丕佛狸皆臨江不濟歎爲天之所限謂其險也惟是國無其人則江不可守然無其人關亦豈可守哉漢之赤眉唐之安史黃巢之輩入其關如踐無人之境關不足恃明矣故曰恃德不恃險雖然國亦何可無險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丘陵地之險也設之以爲險者王公也而天下之無險可設者莫如汴梁吾觀五代之君互相篡滅以及宋祖受命皆兵到輒降未曾有拒守之事誠知其不可守也張方平曰國家無險可守恃恃強兵立國初太祖欲遷洛陽晉王力阻而止歎曰不出百年民力竭矣蓋知民力之竭於養兵也迨其後民困兵弱粘罕長驅城下遂以二帝與之毋怪其然矣周武王語公旦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詹伊洛毋遠天室意在營雒也成王承武王之志使召公相宅周公復卜卒營洛以奠九鼎及其後宣王復古會諸侯講武成周以奏中興之功誠以是爲風雨和會之鄉朝貢道里適均天下所共便也且其地東有成皋西

有澠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而子房以爲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夫秦漢唐之末關中四分五裂終日尋於戰爭豈必洛陽之爲四面受敵乎若論山川之回環地氣之龐厚宅中以建極未有踰於洛者也晉都洛陽其滅自滅之也東漢北魏興文致治幾於太平其後奸臣內亂召寇興戎互相爭奪以至於亡非以無險足據一旦有敵國之師攻而取之也然則論形勢退洛陽而進長安亦攷之不得其詳者矣

成敗論

成敗不足以論英雄自古記之軍旅之事有垂勝而忽敗者有將敗而轉勝者皆天爲之也後之人於敗必吹索其所以敗於勝更推原其所以勝者妄也晉桓溫伐蜀蜀禦之晉師敗督將戰死衆懼溫遽下令收師鼓吏譟鳴鼓師遂進擊大破之隋王辨與王世充討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辨已攻敗密營毀其柵將乘以入世充不知鳴角收兵反爲所乘遂大潰辨走水上溺死鳴鼓鳴角皆誤也而或以勝或以敗豈人之所能誤哉晉謝玄與秦苻融阻淝水而陣晉師不得渡玄語融令少退師得濟而戰融麾陣且却欲因其濟以鐵騎覆而取之軍退遂不可止融親馳略陣馬側被殺師遂大敗後周

尉遲迥遣將安惇與隋韋孝寬隔水相持亦用此法以致孝寬之濟而孝寬鼓行徑渡大破周師夫豈與孝寬渡水索戰兵家所忌犯之而以成功符融安惇俟其半濟而擊古有成效行之而以敗死則必謂此應勝而彼應敗豈信論乎兩軍之勝敗千古以爲口實要非所謂必勝必敗之道也若夫未戰而知其必勝未敗而知其必敗者有之矣項羽之救趙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劉裕伐南燕度大峴舉手指天喜曰吾兵已度險士有必死之志已取長安舟師乘勝至渭王鎮惡悉令放舟順流急去謂其衆曰去家萬里不死戰立功無自問主集 卷三 論 以歸矣若此者其勝寧待戰而知乎泓之戰宋襄公俟楚師既濟成列而後戰必之戰中行桓子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夫待楚既濟而戰是堅敵人以致死之心下令先濟有賞是教我軍以求生之計若此者其敗又豈待敗而知乎今夫將一國之衆裹糧坐甲而驅之戰者驅之死也人孰肯死卽平時有感恩效死之志及臨死而志變矣則惟法以制之利以誘之勢以劫之法之制制其死也故犯者必殺使萬有一免焉則法不足以制之矣古人行法雖親愛必斬以徇所以信法也利之誘誘其死也民貧則命輕命輕則舍生以趨利富則命

重命重則利不足以誘之矣古人知兵富不可戰嘗潛令燔其所有貧之而後可鼓之趨利以就死也勢之劫劫以死也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生路不絕則勢不足以劫之矣韓信出背水陣使人知必死然後肯致死以求生也由是論之兵有死志者必勝有生心者必敗此一定之理矣閩粵之民好亂吾嘗謂其必不能亂近山者倚山之巖穴近海者恃海之帆檣先辦退步後事搶攘故其民易以亂亦易以敗惟其有生路無死心也若今之爲亂者其將吏富樂已久其士卒室家可戀當發難之初倘能焚其巢穴棄其室日問主集 卷三 論 家悉衆以前無復後顧成敗猶未可知爾乃倚故土爲之根本頓兵險固之地算出萬全爲之將者有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之計爲之兵者有進則受賞退則寧家之思退步在後豈尚有進心乎以此而守守必潰以此而戰戰必敗吾故曰有必敗之兵不待敗而知者此之謂也

田間文集卷第四

書

與方素伯論周正書

聞釋疑一書已爲姑孰郡伯授梓計日可成當得全覽
所示春王正月一冊似專主蔡說力闢鄭孔改時改月
之謬博稽詳攷詞達義暢足以折諸儒之辨而僕疑終
不能釋也凡足下所說僕向者亦有此見但未能如此
攷核耳觀近日諸儒闢九峰而并訾晦菴康侯者皆以
左氏爲據愚謂因經而立傳以傳證經者是也足下引
詩書以駁左氏之謬此亦本蔡氏之說蔡氏謂伊訓元
日開文典
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爲太甲卽位之元年商正建丑
故以十二月爲正朔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
數惟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其後三祀奉
嗣王歸亳亦在十二月則所重正朔可知矣泰誓惟十
三年春春者建寅之月也武成惟一月亦寅月不曰正
而曰一者商以十二月爲正朔故以寅月爲一月也蔡
說如此夫商法固不可以證周周初之法亦豈可以證
周治定後之法乎而今有說者謂商正建丑其十有二
月乃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傳言湯崩踰年太甲卽位箕
殯而告也於子月卽位者所以便丑月新君見諸侯朝

正旦也若云必踰年而卽位改元此春秋之義周制未
可以律商也三祀之奉王歸亳亦以是月其義亦猶是
也泰誓十有三年春此卽春王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
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牧野其謂一月者孔氏
以爲建子月也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一月
內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班固以三統曆推周之興
師在殷十一月戊子夏十月也伶州鳩曰武王伐商歲
在鶉火日在析木析木亥之辰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
卯朔越二日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
至則武成一月之爲夏正十一月而周正審矣蔡氏以一
月爲寅月果足據乎然吾猶怪周末受命遂不用商正
也朱子以詩經皆用夏正觀幽風七月之詩夏正歷歷
可攷蓋以后稷先公皆夏諸侯也解者謂篇中有就后
稷先公時言者則以夏時如凡言月者是也有就當時
言者則以周時如凡言日者是也蓋日月錯舉未嘗沒
周時也小雅出車之詩小序謂文王奉王命以出師
是商正則春日爲卯月草木亦已榮矣不得以爲季冬
寅月也周頌臣工維暮之春若辰月則戒農功不已太
晚乎來牟將受將者預計之詞於寅月之暮色已下已

月之麥秋矣宣王六月之詩朱子引河漢法冬夏不與師六月正夏出兵言其急也周六月當夏四月猶是夏也小明之二月以爲五月則日月方除日月方與義有難通然以三月爲卯月除字亦豈可通乎解者謂除舍舊而從新也子月中日南至矣此月則去南陸而北陸有更新之象焉與與堯典厥民隩同義詩未嘗作輿也謂日月正在季冬氣極寒民方隩處之時也且采蕭穫菽夏正九月十月之事而詩言歲暮非周正乎四月之詩序以爲大夫刺幽王而憂禍亂之作今誦其詩愁慘可見若就夏時言則夏秋冬三時如常無所可譏意必時令乖錯寒暑反常故足憂也外紀載幽王九年六月隕霜故有正月繁霜之詩此詩之作疑卽其時所謂正月者正陽之月在夏爲四月在周爲六月徂暑者言自卯月立夏至此月爲季夏暑氣盛日盛一日矣蓋必因不暑而始述其常也於何知之於次章秋日淒淒百草具腓知之周之秋則午未申月也正當極暑以長養萬物而淒冷如此百草皆病蓋自六月徂暑而至於秋猶不知暑則繁霜之爲災也過此爲冬宜漸寒矣而暑反甚曰冬日烈烈以見陰陽之乖其序寒暑之失其常皆亂亡之象也諸如此說雖未必於經義悉合然言之有

據足下固未有以折其說也若足下引金鰲秋大熟未穫以爲必酉戌之月然後可稱大熟周六七七月皆秋也今六月江楚食新穀吾鄉七月稻已登場豈有不知其大熟者乎而猶未穫似與今無以異也引君牙若涉春冰之喻以爲必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夫周雖建子而寅月猶是春也月令寅月立春卽言東風解凍北方立春一日卽不敢涉冰不俟凍真解也足下又以魯郊啓蟄於正月卜郊爲疑按魯有兩郊正月卜郊冬至也四月卜郊啓蟄也啓蟄周所賜也冬至僭也夫子曰魯無冬至之郊原其始以譏之也田獵雖有四時之名古人之稱謂亦不盡據宣王車攻之詩既曰駕言行狩又曰之子于苗豈兩時兩事乎孔氏云田禮惟狩最備故以爲獵之總名若春之獵爲蒐然比年簡徒亦名爲蒐三年大簡車徒名爲大蒐而凡有事於征伐者皆先蒐乘亦不盡拘時月也此皆不足深辨總之以左傳按之周正之改時改月斷然無可疑者足下以鄭漁仲郝仲輿之言謂左氏爲後人之書多所傳會此猶王介甫之以春秋爲斷制朝報歐陽永叔之不信繁辭爲孔子作也豈其然乎左氏浮夸其言鬼神占卜夢兆之事多涉荒唐當亦不諸列國紀載非以臆撰至於本期正朔

爲七百年遵行之鉅典寧可以妄言耶其最著者則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也足下謂春秋之法書異不書常若十一月爲正月日至其常也何必書攷諸經實未書也傳獨載之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經何嘗書以紀異乎又謂昭二十年日南至若以二月爲五月丑月安得日南至乎杜註有之史失閏也攷春秋時之失閏者屢矣自文公閏三月傳曰非禮也杜註曰閏在僖公末年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蓋周十一月今九月也當建戌而再失閏矣蓋周十一月今九月也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其後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僉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註火伏在十月今西流是九月矣失閏故也由是觀之自襄公二十七年至昭公二十年凡二十四年其閏法錯亂不知凡幾故杜註以爲此日南至當在正月己丑朔也惟司歷不足信故經每於閏月不書魯閏月不告朔亦以是乎以日南至爲據則經書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紀異也彼梓慎日食之對火始昏見之對彰明較著又何疑乎是故改時改月周家一代之王制如此然在當時已有不盡遵者矣所謂三正

田間文集

卷四

五

迭用者非謂天下通用也周封杞宋使得用其先世之禮樂故杞用夏正宋用商正亦祇於其本國用之至於朝覲會同有事於王國皆遵周朔也自東遷以後王室陵夷天子不頒正朔諸侯升髦王制因私用夏正者有之晉是也攷之春秋經書僖五年春晉侯殺其太子申生傳稱四年冬十二月太子申生縊於新城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錯迕如此蓋經據魯曆而傳依晉史也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卜偃引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晨朝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此在魯史爲十二月而晉固稱十月也至於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乃魯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也則晉之用夏正可知秦亦用夏正也韓原之戰傳敘秦伯及穆姬語當采諸秦之紀載則獲晉侯之月據晉史亦證以秦史也故太史公秦本紀與晉世家所載獲晉侯歸晉侯時月皆同戰國時呂不韋爲秦相書懸國門月令紀夏正也使非夏正久行於國中不韋敢

田間文集

卷四

五

自初始哉卽始皇改歲首不聞有行夏時之令其所由
來者舊也至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爲嘉平則知其以
丑月爲臘月久矣秦用夏正豈待有天下後哉若其正
朔建亥稱元年冬十月不過因三代改正通先一日以
秦代周故以亥先子知亥純陰不可爲春卽以冬爲歲
首彼秦之壞井田廢封建滅禮樂至於始皇焚書坑儒
何所忌憚亦何難逆四時之序以冬先於春哉漢因其
陋不變故賈生於文帝時汲汲欲改正朔至武帝中年
始用夏正漢時君臣何怠視若此則亦以其時序無乖
特以歲首爲異遵行既久無所不便故因循也而蔡氏
日用文集 卷四 譜
引之以爲周不改時月之證疎矣吾意春秋時固有夏
商二正不廢於是列國就其所便凡於王事遵周正於
本國用二正者不獨杞宋亦不惟秦晉然也惟魯則斷
然周正矣齊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則齊之不盡秉也
可知晉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則
晉之不知有周禮也可知夫正朔則周禮之大者也昭
公十七年夏六月日食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以正月
爲辭太史曰在此月也平子不知六月卽四月亦習於
周正者久也故梓慎於十八年火昏見詳言之曰火出
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亦因魯人不

知五月之卽三月也魯君臣可謂尊周者矣聖人蓋見
當時有不純遵周朔者故於魯史春正月而加以王正
月若曰此一王之正朔也而敢不遵哉春正月魯史也
春王正月者聖人之特筆也然而遵周朔則實有甚不
便者蓋用周正則三至不在冬夏一分不在春秋故易
曰至日閉闕左傳曰土功日至而畢又曰日南至孟獻
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祖其不言冬至夏至者言不順也言冬至則立春已
半月言夏至則立秋已半月矣二分亦然在夏正則當
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故左傳但謂之分所謂日過分
日用文集 卷四 譜
是也又謂之日中所謂馬氏中而日中而入是也蓋
亦不便言春分秋分也且夏時分至與啓閉前後相距
皆四十五日周正啓閉之後卽遇至分至分之距啓閉
前十五日後七十五日多寡相懸民家不準以夏時亦
何以順天時利民用哉聖人秉周正所以尊王以一諸
侯也至於民間出處語言因其所便自不能禁卽聖門
弟子欲以暮春浴沂風雩其爲暮春必辰月非寅月也
張敷言謂筆之史冊者用時正正月之數至民俗歲時
相與語言則仍以寅月起數此說是也而足下復引周
禮云云僕平生不信周禮爲周公之書周禮二字見於

仲孫湫及韓宣子卽所爲易象與魯春秋及左氏稱諸
典故者是也周公制禮作樂其禮樂具見於雅頌及禮
書所載甚詳太史公謂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
周官別其立作立政以便民卽今尚書周官立政二篇
也豈別有書哉若如今所稱周禮則官不勝其冗政不
勝其煩其病國以擾民也甚矣大雅之頌成王也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何有更張若是王安石黜春秋而信
周禮所以亂宋之天下而至於亡也今足下不以左傳
證經而以此書爲證得毋好古而有所蔽乎吾人凡有
著書後人無不駁之理但須引據甚正原委甚清確然
自信雖難端四起皆有以應之則彼卽持其一端之見
終不足以勝我也足下以爲然乎否耶餘卷刻成幸更
一一示我如何

與方爾止論虞山說杜書

昨在雲從席間可謂縱談然弟意猶未盡也弟力斥虞
山之說杜詩兄不以爲然今請更悉陳之據其言中興
中字當作去聲因子美至行在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
中興年送鄭虔詩云百年垂死中興時二字若作平
聲則不叶律因欲叶子美之律遂改從古中字之音弟
向在長干時曾與力辨繫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謂易作於上古聖人故稱文王以中古以興也殷有中
宗鄭氏云殷王大戊爲湯之玄孫商道衰大戊脩德
商以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唐亦有中宗以其承武
后之後再興唐室皆因先業中衰而後有中興之號今
作去聲是何義乎二宗亦可以去聲稱耶且子美中興
二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有云側聽中興主
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詩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
送靈州李判官詩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諸將詩云
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汾陽異姓王此四中字亦宜作
去聲耶又謂中酒中字宜作平聲亦因唐人氣味如中
酒情懷似別人之句中中字作去聲不叶乃據中聖人之
說改爲平聲此尤不通中酒者爲酒所病如中風中寒
中暑之類皆偶中其筋絡穴道而成病也故云近來中
酒起常遲謂病酒不能起也中聖之中言酒清也非醉
也何事起遲乎若云近體無不叶律之法唐人多有不
叶者卽以子美言之官定後戲贈云老夫怕趨走率府
且逍遙白水明府舅宅喜雨詩精禱旣不昧歡娛將謂
何重遊何氏詩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遊脩覺寺詩
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逢唐興劉主簿詩江山且相
見戎馬未安居王閬州筵惜別詩良會不復久此生何

太勞送李卿聯詩霑衣同行在走馬向承明宴胡侍御
書堂詩閣開書簾滿輕花絮飛獨坐詩江欲洲清出
天虛風物清銅官渚守風詩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怪
此類不一不可枚舉皆中聯也至於起結全扣又無論
矣則中酒中字固不必作平聲中興中字又何必作去
聲耶或謂開句不妨則去屬詩如何關塞阻轉作滿湖
遊非對句耶五言有之七言左亦有之故是聲病寧以
病而妄改音義乎如夔州覆舟詩徒聞輶轡斂劍無復樂
犀船本用牛渚然犀事改然字爲纂字以叶律豈非尤
病耶而今謂子美詩必無不穩無不叶不據正經而引
韻則文集
陸德明釋文作張仲反以曲徇子美十字之失因言子
美於音訓甚核則試舉子美音訓之不核者言之凡詩
中判字多作平聲與拚字同義另有判斷之判乃去聲
也子美重遊何氏詩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本是平
聲作去聲以叶律可乎至曲江對酒詩縱飲久判人其
案將赴成都草堂詩先判一飲醉如泥又何以爲平也
詩中應字作平聲與左字同義作去聲乃感應之應也
子美峽州四十韻有云刺史諸侯貴郎官列星應用郎
官上應列宿事本爲去聲而作平聲因欲叶韻遂繆其
義可乎寄高彭州詩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難字本

諸背令章作去聲以爲平聲押案字可乎此皆病之大
者虞山又何以回護焉至於玉盤避上文玉字改爲金
鈕飯煮青泥坊底芹字出韻寺下春江淡不流複用
春字皆小疵矣虞山尊杜詩謂不敢註至謂昔人言不
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此語猶不足盡何
其尊之已甚耶謂杜詩字字皆有根據則今人詩用慣
陳語苟逐字求之豈有無所根據者耶若謂其每飯不
忘君國以羈荒微心戀闕庭纏綿悱惻此亦臣子之大
義騷人一本旨非絕無而僅有者也杜詩之佳在於格
力氣雄迥絕諸家至其體物盡變造險入神幽奇屈曲
之境瑣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載而下讀
之如當其時如見其事故其詩千載猶新區區典故之
詳核音調之悲壯豈足爲公稱卽聲病又豈足爲公諱
哉公皆從苦吟而得者若虞山生長華貴沉溺於柔曼
靡麗之場又學豐才裕每一屬思應手敏給不知有苦
吟一路至於子美之時地情事生平所未嘗歷胷中無
此種境界自無此種情思決不能作此等語亦豈能知
此等詩之妙哉其所知者典故與音調而已近日腹笥
之富討論之精莫如虞山其說杜詩多所攷證少事解
釋然吾謂其攷證亦有傳會者如言秋興蓬萊一章是

公獻賦蓬萊官時事是也若瑤池紫氣二句自是國家
全盛天下無事人主惟求長生好神仙緊接承露金莖
一語耳必以王母指貴妃謂曾爲女道士以函關句謂
指老子降形田同秀獻靈寶符事以譏玄宗之荒淫失
政毋乃鑿乎吾謂此皆稱承平盛事追思宮闕之壯威
儀之肅而自慶於肅宗時以拾遺扈蹕曾玷青瑣之班
於其上也恐無譏刺之意昆吾御宿章謂記與岑參遊
漢陵之事仙侶同舟指參兄弟亦似未然按漢陵行其
遊值風浪雷雨僅得泛舟而天暝月出與此詩情景迥
異公遊漢陵非一度與鄆縣源少府宴漢陵詩云應爲
白日對文襄
西陵好則漢陵卽西陵也其西陵泛舟詩云青蛾皓齒
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樁動遲日徐看
錦纜牽豈非佳人拾翠仙侶同舟之左證乎不指此而
指彼何也其所自矜勅使則勅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
盤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寶少蒼胡王萬匹羅一章也
按勅律堅昆皆西方絕遠之國國初以來朝貢不絕自
吐蕃之亂貢使不通因蕃賊總退追憶昔時二國貢物
之盛朝廷賞賜之隆庶可再見之今日所以志喜也詩
意似止如此今因一寶字起論而引西域記四主之說
爲證不過自夸其博耳詩果有是意乎異國之書作者

容有未見何取窮搜爲添蛇足諸說亦據兄所稱聊以
相難弟實未見其書聞箋註已行必當確而有據終不
以一瑕疑其全瑜也惟兄更有以教之如何

已酉秋因院院上兩止自白門來日與辨難聊以解
憂因作此書書甫成而兩止病未幾返棹遂死此書
亦竟未見悲夫惠子既死莊生
無其質矣見之益增老友之慟

與徐公肅司成書

別後因人爲汴梁之遊涉滹沱過漳河一路懷古多有
吟詠無由錄呈座右一悉旅情弟老矣念與諸君子尊
酒論文不知後會更在何日也向與閣下聚首於令母
舅寧人寓齋寧人極詆陽明之學又出吳江二老生所
日開不美
寄寫陽明書比之毒藥猛獸備示坐客弟見其方寸敗

紙耳字畫怪誕文理惡劣皆陳羹餽飯語不惟未嘗見
陽明書并未嘗讀程朱書者不知寧人何以欣然夸示
人也弟見寧人罵與甚勇如此固陋尚欲引之爲助其
所以惡陽明者至矣故默不與辨酒間問曰顧涇陽何
如曰正學也弟曰余觀其解學庸亦頗采陽明語何也
寧人大哈以爲妄問弟見諸何書弟偶失記無以應益
大喙久之曰君元來於此事甚淺閣下爾時亦主寧人
之說以涇陽淡闊陽明者也猶記之乎弟比大慚非慚
其學之淺慚其以爲妄也既抵家搜諸敝篋得之盡額

先生小心齋劄記也卽命兒子鈔奉寄託爲轉致寧人以謝此慚頃再至汴梁則孫徵君重刻聖學宗傳所謂小心齋劄記儼然載於其後書行想閣下與寧人皆得見故不更寄所錄也徵君學陽明之學弟不敢知但涇陽先生采陽明語一一可按弟固非妄言也寧人學問淹博弟不能窺其萬一但似詳於事而疎於理精於史而忽於經經如春秋說不謂不精要亦史類也弟嘗與論易闢象數而主義理謂程傳朱義外不立更有見解不省程傳但言義理朱子兼通象數本義之外復有磨蒙故曰程演周經邵傳義盡則寧人於程朱之異尚

日知文集

卷四

書

未淡悉弟故以爲於經忽也至於稽古之勤攷證之核近世罕有其匹意其目力所到應無遺編而顧先生小心齋劄記獨未之見又可怪也抑弟更有請焉陽明宗象山象山與考亭異者吳幼清以爲一主尊德性一主道問學也聖人之學具是二者今謂主其一豈卽廢其一耶亦其所從入不同耳讀書而有悟與悟後之讀書何以異哉若寧人不喜人言性與天道專以多聞多見好古敏求爲聖人之爲學則自不信有悟之一路也豈其然乎幸轉致鄙私期更有以教我

與浪亭禪師論莊子書

承示漆園指通屬序於弟伏讀之竊有請焉師以莊子開宗門之先應踞祖位尊其書爲之拈提倡頌等之宗門語錄弟未敢以爲然夫莊子固老子之徒也天畀浪叔人以莊子爲孔子之孤而託諸老子作託孤說甚奇此巧於發明孔子而借莊子爲孤以傳孔子之真者也而師以此說立就祖道未入中國時言自教外別傳以後莊子明爲宗門之一枝旁出其肯承嗣柱下哉夫莊子言道德而訾仁義毀禮樂其言必稱老子莊子之爲老子嗣久矣然其意中所尊服者則惟一孔子其言之涉於侮慢者此訶佛罵祖之智也嘗以己說託爲孔子而稱之者以爲孔子必當有是說也而又假託老子教孔子之說以爲孔老相見時應作如是說也一正一反抑之揚之以逼出孔子設教之所以然若認作實語便是癡人前說夢矣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論語曰中人以上可與語中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是故仁義禮樂皆道之可見者所爲器也孔子之言不遺器以爲道不離下以爲上然聽者不察或得其下而昧其上莊子以爲不盡其下則上不可得而見也蓋以救夫受教者趨而愈下之弊所以爲孔子救也其稱孔子之語老聃惟是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日知文集

卷四

書

經而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冷
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莊子於
仁義禮樂詩書之術極力排擊其大旨要不出此數語
亦豈有甚戾於孔子之教哉孔子於子夏禮後下語而
漢賞之特不欲盡言之耳莊子之源流實自子夏子夏
知其後而篤信謹守不敢略其後焉蓋以非是後者無
以治世也此儒者之學也莊子欲盡捐之蓋知當世之
必不可以仁義禮樂治也世不可治而習其說者徒以
繁文長偽而聖人之道不復見矣固不如託諸老子爲
天下無所可用之人而徒存其大言使萬世而下庶幾
知聞文集 卷四
猶見聖人之道杖人以爲託孤於老子豈不然乎弟以
釋自釋儒自儒莊子指無不通而師以爲獨通宗門謂
之爲釋家教外別傳固不如杖人謂之爲儒家教外別
傳爲較近耳何則釋氏所言皆出世法也若莊子固有
用世之志有用世之學惟世不可用而始託爲無用之
言以藏其身者也觀其內七篇語語精於涉世亦妙能
用世者至於外篇有曰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又
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諸如此說
莊子豈不能用世者乎莊子之用以自然爲宗感而後
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其學一本諸易司馬談曰

不爲物先不爲物後因時爲業因物與合因固易之道
也故吾著易學之後繼之以莊詰誠以莊子漢有得於
吾易之學與師以爲宗門之一枝固有間矣所見各異
故不敢爲序見異而序其書是違心之論也任己見而
反師說又失師見委之旨敬述鄙說質諸侍者以各成
其是而已

田間文集卷第四

田間文集

卷四

一

田間文集卷第五

書

建寧脩誌與姚經三司李書

久留芝城荷諸當事以郡誌見委固知出於足下之謬推也足下見推徒以弟爲能文耶抑以其平生顛直之性語言文字之間不肯假借以曲徇人耶如有取其直也則諸當事宜一聽弟自率其直不立復有以撓之也足下謂弟毋太認真將欲弟委曲以從當事之意指而聽諸紛紛者之陳乞耶則與足下相推之本念大矛盾矣夫郡誌猶國史也異時朝廷纂脩往往取各郡誌以

田間文集

卷五

一

爲張本史不可以不信則誌不信可乎今世之好僞也凡一切行狀碑誌皆飾詞諛說大抵出於其門生故人之手不則其子弟力能得之於當時士大夫之名能文者或以賄取之若是則必有無力無賄而其人其事遂湮沒無傳者多矣而作史者遂欲據之以紀實毋怪今之史爭以爲僞史也惟是郡邑誌非一家之私言鄉評難消庶幾猶存公論之萬一於此而更不信焉則史寧有一足據者乎夫史善惡畢書誌則紀善而已不直則紀不足信真者與僞者並列後且以真者亦不足信矣卽如各宦鄉賢傳前此真僞已難悉釐今之入誌者寧

田間文集

卷五

二

可不核且如司理一官有季彭山本郭青螺子章二公可爲當世矯矯者矣凡司理入名宦者十數人而兩公不與則他司理之爲名宦者可知而諸名宦之爲名宦又可知矣今欲爲兩公補傳是以兩公爲諸公續也封李廣侯賜劉黃第辱之甚矣弟意另爲兩公合傳以見名宦有傳者之不足信而當時不爲立傳者未必非兩公知己也弟所謂其僞不容並列此之謂矣節義傳風教所關而當事於丙戌死事諸君子頗有忌諱禁勿書洪世祖與魏黨書云足下與吾相去絕遠本非吾亂臣賊子當時欲爲君所爲者甚衆但事定宜自審去取耳

夫竊與世祖同時舉事尚不目以亂賊豈有本其故物一姓繼起而謂之僞朝忠於故主守死不屈而比之叛逆古帝王於天下初附未嘗不錄降者之功而聽不降者之死天下既定之後則必以死事者爲忠臣降者爲失節所以教忠也不當國家鼎革之秋則忠臣義士之節不見今禁丙戌死事者不得名節義則節義將以何事見當於何時成乎當事既諱各縣亦不肯采訪以聞無從紀載據合郡所稱如建陽黃大鵬癸未進士在閩授兵垣同鄉御史爲虹守浦城兵至冠服登陴射之屹不爲動城破大罵死之爲虹亦死其次如阮寧諸生謝

宮錦名士也兵至避入山學使者耳其名諭謝族人趣
回許破格待之宮錦誓死不出情詞哀切聲淚俱下值
大雪山中火絕遂不食以死又次如松溪陳有祚天啓
甲子科舉人聞建寧失一夕棄家去久之有友人遇之
浙中握手道故歡洽如平生曰來日於此訪我如期往
則設酒饌與促御談談話旦再往謝之已不知所之矣
其家至今消息杳然雖未死豈非節義士耶至若臨川
之揭萬年諱重熙者丁丑進士任福寧州知州旋擢吏
部郎闕亡起義兵屢挫不回問道入粵以大司馬節鉞
出嶺聯絡粵收匿建陽山中縣令誦得之解入郡公甚
田間文集 卷五 詩 三

之諭令入誌者皆此輩也亦何取夫誌哉足下謂弟未
認真者此是也而弟又有不得不認真者建寧最重儒
戶歷代所以報先儒之盛典也優免大徭有司禮待異
於他戶要不過十餘家皆先儒嫡裔爲之今復有冒稱
儒裔者彼寧知重先儒哉惟利僑戶優免而已又有如
延平四賢之裔在彼郡已自立戶優免今還建寧而欲
爲建寧儒戶將以先儒亦曰建寧之籍可乎如陳白沙
先生廣東新會人新會應有從祀守祠諸典而子孫流
寓建寧者亦求以儒戶著建寧籍以圖優免此何理也
又有留姓者係泉州留夢炎後夢炎不過一降元狀元
日間文集 卷五 詩 四

喜曰從此畢吾事矣繫建郡獄人有往見者談笑自若
臨刑巾服如舊慷慨就死觀者數千人莫不垂涕初公
入獄時有一江右男子自稱公黨願同死於時亦縛至
公不識問曰爾爲誰其人曰公固不識我我慕公義特
來隨公死爲公作伴耳遂同死卒不知姓名今郡人皆
傳揭公爲郡城隍有死去再甦云親見之者人情之感
慕亦可觀矣如此事附諸節義傳末雙行細字以爲別
紀寧足諱乎一大郡誌書不載一代奇偉之人烈烈可
傳之事徒取其小廉細績循資遷擢者以爲名宦取曲
謹自好致身顯位者以爲鄉賢而且皆不足信今當事

宰相耳本非先儒未立儒戶於泉州而欲冒儒戶於建
寧乎此數項屢來煩聒屢峻拒之乃復求諸道鎮而道
鎮再三爲之轉請自足下視之謂弟宜從乎不宐從乎
今天下脩郡邑誌者類取久於學官之諸生領其事往
往一二無藉者夤緣竄入其中惟上是奉惟勢是趨惟
賄是求黑白倒置致令真正節婦義士皆以與名共書
爲恥足下視之以此足爲誌耶否耶今既有鑒於此輩
之不可用乃聘四方名士爲之復取懇直如弟者司其
筆削是欲成一郡之傳書也弟敢不認真以仰副盛心
而復令曲從上意去若輩幾何弟寧受過於一時不肯

受過於萬世寧得罪於當事不敢得罪於先賢當受委之日卽已自誓如此至於書成或存或毀惟當事是聽今則惟有認真而已足下其堅念之

與董松溪書

僕以甲辰冬入閩閩之人稱廉令自執事外指不再屈已晤諸當事則言執事谿刻已甚不近人情去歲滯此一年未聞有置可否者冬盡抵芝城與諸君往還則皆翕然稱執事之善也今之不能廉者非真欲飽其囊歸爲妻子計也其勢有不得廉者然而爲不廉之心甚苦事甚勞究其計則甚拙也今執事毅然不爲不得已之

日聞文集

卷五書

五

勢所轉上之人旣以廉而置之親矣過客復以廉而恕之執事乃得以超然無所責望之身竊閒暇弄文史飲水噉蔬嘯歌不輟則執事之所得不旣多乎母怪諸公之翕然稱善而羨樂之也聞執事近脩邑誌而僕謬承當事以郡誌見委倘大槩既定望以鈔本速示之司李檄所云合八邑之全書成一郡之信史也但諸邑視此爲漫無關係之事檄下絕無應者正不知何時始得合編告成書也別有欲聞者敝宗錢孚于諱嘉徵嘉興人以崇禎末年任松溪甚有惠政此公風節凜然曾以諸生上書參魏璫不報令嗣諱泮中丙子賢書皆與僕交

好而僕又曾與孚于共事頗有知己之誼計其宦績必應入名宦祠若尚未舉行則似有時於執事也越詢諸父老諸生定知僕言爲不妄耳邑誌中亦望載其大槩僕舊籍越西執事亦屬同鄉幸俱有纂脩之任表章是賴正此老幽光將闕之日也惟留意萬萬

與黎博菴先生書

江門惜別奄忽兩年在閩爲建寧當事留脩郡志不知明春得竣事否若以明春回便逾三年矣歲月飄瞥可勝慨然別時晉江何子忠寅欲爲其先人乞銘於某公僕謂日子之銘親專以文重耶抑兼以人重耶卽以文

日聞文集

卷五書

六

南昌黎先生僕見其文不多友人趙國子曾示我其氣灑灑灑灑其言質實其爲詞也寧生毋熟寧拙毋巧非今之文而古之文也與夫世之擬漢魏之菁英而襲大家之膚革者固有間矣何子然之遂謁執事而請令旣獲所請信僕言之不謬也郵其文以見示僕讀之辭氣斷落絕去蹊徑略似莊子而實有得於昌黎韓子之學也韓子謂古於文必已出而以務去陳言爲難今之爲文者非不知陳言宜去而洛誦旣熟需役復久纔一屬思輒輒奔赴雖欲自己出一語而有所不能陳言網之也至於稱觴諛墓之詞往往夸而失實按其題不必

閱文其所應有陳言皆可懸揣而得也。以是竊於人而人益喜之。斯所謂今之文耳。僕嘗語人曰：使余爲政，諛子親一如子之所欲，諛譬如寫生者爲寫其親，端嚴妙麗而諱其所不足，美則美矣，然非其親也。夫寫生者亦得其似而已，若文之於人，則必傳其真也。僕於韓子之言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爲詩文過於真，率其意亦欲其自己出也。今觀執事所爲何公之文，一用我法，無枝詞無溢語，僕未嘗見何公而其人之情態器宇宛然於紙上，見之無怪何子之歡欣悲泣以爲其親爲不死矣。僕因之亦願竊有請也。僕先子少有名稱，亦好爲古文，詞坐是久，因揚屋至，僕復蹈前轍，未能於少壯時博一第以榮親，然在於今，卽先子猶存，亦不願僕之求榮矣。所榮者，惟得大君子一言，足以不朽耳。猶記卯辰之間，僕在塾讀執事制墨先子見而嗟異之後，有人自江右來言：此是吾邑舊令君黎公子也。先子歎曰：吾嘗受知於令君，余不善書，公酷愛余書，令小吏齎紙筆屬余爲諸公子做本以時計之。此君亦曾寫做本者，已間執事時尚未生言之，要知與執事稍有通家誼也。晚年講學里門，從遊者頗衆，皆載在狀中。僕爲先子狀，不事飾詞，豈有禁他人之過諛其親而已反自爲之乎？執事閱

與潘蜀藻書

當知之已。令家人錄其稟寄來，俟僕回時舟過章門，叩階前百拜以請。惟執事毋拒便訊，附候預致鄙私不一。

汗漫入都，遂已改歲。每與夢敦樂數晨夕，未嘗不念石經齋銜杯朗詠時也。頃接郵函，淡荷遠憶家訊，至言邑中近脩誌書，主其事者某於節烈傳削去亡妻，而以胡令意指爲辭。合邑多爲不平，弟以爲極可幸也。弟嘗謂誌書爲國史，張本必須正人，有文筆者據實直書，而其文又足以傳將來。史官采之以成信史，故其事至重。以

得與名於其中，爲榮也。弟在建寧脩誌，與姚司李一書言之詳矣。今之充斯選者，類皆無藉老生貪祿廣文，竄名局中，惟賄是求，惟勢是媚，其所爲鄉賢果鄉賢耶？所爲節義果節義耶？而真爲鄉賢節義者，無以要之，必不載。卽載而使老子與韓非同傳，其甘之乎？名者鬼神所怪，僞以取之，久而必敗，而使真者與之並載，後有黜僞者，并真亦致疑焉。固不如聽其湮沒，存爲幽光，以俟後之闡幽者之表揚也。傷哉亡妻之死於震澤也，其辨死也久矣，尸出裙襦皆密紉，不可開，因以入敏通市，嗟歎之迄移櫬至家，啓視初如故也。比三吳人士哀輓成帙

梓布越閭間至今尚有傳者而時足下編入邑乘未嘗與弟相聞故雖紀有未詳誠以足下鄉邦名宿得一字褒稱足以不朽今之爲此者何如人耶其所去取不問亦可知矣表章之事得之賢者則榮若出於不肖乃大恥也今誌之鄉賢節義豈盡可議而不無議者以此人爲之政而議之也則如亡妻者以此人之削爲幸耶以不削爲幸耶則又何必爲不平也至於胡令仇弟誠有之而云此舉受指於令此妄語耳令小人也弟過孝感知其起家甚微故視其一第甚尊一官甚重恐盜案有礙其官堅欲諱之故聽奸蠹計坐亡兒以惡名而與弟日間文集 卷五 書 九

爲難因爲臬司所持至行賄七千金卒未能有以加於弟也今有悔心矣吾友有紀綱爲其父執比在署悉知其事頃於都門孫豹人數過弟云有楚中給諫彭君諱之鳳者渴求一晤意甚殷勤余悟曰非吾邑令胡某之本房師乎曰然也知君有憾於令令託爲解紛耳弟歎曰吾黨自廢於時爲俗吏所陷害固吾分也卽力能報之所連甚衆泥首對簿吾不再辱矣令以諱盜而庇盜盜益衆其事必敗吾老矣有傷心詩二十章備述始末傳之於世以祈冥報耳若假手報復之事吾不爲也幸謝彭君由此觀之令既有虞於弟其無過求於弟審矣

豈有遠託所親以求成而近屬此輩以結怨者哉此輩媚官希揣意旨無所不至而以是爲出於令意誣也吾邑誌書不數年一條無關重輕獨怪鄉稱節義邑有指紳而以宗族鄉黨素所不齒至俗無文之人居然司筆削之任豈不羞龍眠而貽四方之笑乎是可歎也已里門清議尚賴足下努力主持毋徒畏避中語而一切委之不問也如何

復陸翼王書

同里江柳州自吳門還得足下手書具悉近狀承以尊作爭光集序文見委僕未得覩其書焉敢屬筆審集名日間文集 卷五 書 十

義當是表章從前死難諸君子也其自啓牘以來合死關死寇者并紀耶抑專紀甲申國變以後事耶甲申以後國凡數變死者徧東南人不能盡知卽有知之者足下亦未必盡知人所知有不知則足下書已成後將以之爲據其所遺者卽終不爲世知矣雖後此有人能補其遺而於足下闡幽之志終未慊也故僕願足下博訪四方親經喪亡之士而參以故老之見聞庶幾其言足信而所收益廣僕昔流離閩中以吟詠紀事凡所傳聞卽爲詩誌之有哀江南續哀廣哀及悲賴州諸雜詩俱錄入生還集已在嶺外復值亂亡親見死事諸君子皆

係以詩亦散見兩粵集中然且所聞有限漏者甚多不知爭光集於僕所知者業已盡知之否若僕所知猶未盡知則足下之所不知者衆矣近丙丁間再遊閩爲建寧當事屬脩郡誌各縣以節義上者寥寥問之則當事不欲以戊戌死難者入誌僕力爭之僅存數人猶是僕所熟知數人而已壬子冬入都過江陰江陰令苦留脩誌僕問曰誌肯載乙酉秋守城事乎曰不可僕曰他吾不知如戚中翰勦城破之日一門七命自盡血書在壁今屋毀壁立每陰雨字血逾鮮如此忠赤能使其終於湮沒不彰乎名教攸關鬼神可畏僕未敢聞命也遂

日聞文集

卷五

七

辭去由是觀之吾人耳目既臨地方居官者復以此事爲忌人傳者益少則吾人之所得知者蓋亦寡矣嗚呼死甚難死而傳亦不易蓋有幸有不幸焉而幸而傳者又未可一槩論也有期死而死者有不期死而死者往流寇起時吾里中婦死者無慮數千百人皆倉卒遇寇無所逃匿相率赴水以死其實畏殺者十之七畏辱者十之三其中有預辦一死死後出其尸衣履皆密紉者有爲賊所獲慷慨罵賊屠割極慘而死者等死耳而所以死不等如此寧無辨乎夫罵賊死與預辦死者皆期死而死者也若夫倉卒無所逃避而死是不期死而死

者也然而世之期死死者未必傳而不期死死者之請卹建坊者比比而爲之紀載者復增飾其事氣節凜然可觀至於期死死者雖或傳之其激烈或反未能及也今吾鄉脩誌專創此而存彼人以創者爲不幸僕以爲其大幸也何則所載者不足信後將與並載者俱不信矣婦死烈者旣已如是臣死忠者亦寧有異乎僕所見者昔贛州城破被屠人民死者數萬惟士大夫得以死事聞其中期死而死者固多不期死而死者亦不乏死後表章褒卹各有差等質諸輿論皆以爲未甚確也大抵子弟門生有氣力能文章者在世其死也必傳傳亦

日聞文集

卷五

七

甚烈不則僅紀其死耳未知其所以死也又甚則死亦未有紀之者矣然後知從來史傳紀事大抵如此曷足據哉今足下勤搜博采以爭光名集義至慎重亦嘗於僕之所謂幸而傳者覈其實乎夫人旣已死而吾猶欲於死後求其所以死而分別之非有苛於死者也惟悲夫烈烈而死與碌碌而死者之死無以異也松柏摧矣而與衆芳之蕪沒同嗟則松柏不足嗟矣干將亡矣而與牛刀之缺折並惜則干將不受惜矣是故幽光不聞非徒與草木同腐之爲幽也以烈烈與碌碌者一例其光猶之幽也有光同闇而幽則於足下爭光之義外矣

故僕願足下之廣搜詳攷不厭過慎然後敢爲之序言
附以不朽也足下稱僕所知錄文直事核僕何敢當然
此二字固僕平生自矢以所知錄爲名明其不知者多
然猶恐知之未悉也此事甚大何時與足下抵掌談論
各出其所知以互相質證乎僕年過七十一日尚存未
敢一日忘此志也如何如何

與張敦復學士書

比在邑出所著詩學奉覽執事許爲之序值有憩山之
遊遂留蜀藻架上第且趣歸知閣下未盡寓目輒略陳
其大槩惟賜省覽以便屬筆弟於詩特宗小序以小序
日間文集 卷五 書

注

去古未遠其世次本末雖難盡據然大要不甚謬也至
於註疏傳註諸儒之說未嘗專徇一家朱子集傳凡從
鄭夾漈說者槩不敢遵若毛氏之傳會鄭氏之穿鑿皆
力闢其謬亦各從其是者而已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
然必攷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
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及皇王大紀以辨
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而且列國之封域山川
之形勢變遷不一卽今之輿誌以攷古之圖經而參以
平生之所親歷則鄭譜言之不詳而圖經所載亦未確
也若夫義理文句之奧諸儒多以臆解朱子置爲未詳

細繹經旨本自分明循理據實絕無牽強於是或發先
儒之所未發或先儒見及之而說未能暢者則極言以
暢之自乙卯冬以來迄今凡七易藁矣二雅異音三頌
各體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
於詩莫不爲之攷詳辨正自謂於經學有微功焉而更
欲與世共明者則變風變雅是也淮南王安曰國風好
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安云
國風者變風也若二南無所爲好色之事也其云小雅
者變雅也若菁莪以上無所爲怨誹之言也屈原處亂
國事昏主而憂謏畏譏情辭哀楚蓋其所遭者變風變
雅之世也故安以爲兼有其音而世動謂詩以溫厚和
平爲教往往撫安語爲口實謬矣夫國風於衛宣齊襄
陳靈之事醜言無忌寧諱其淫乎采風者因其言之醜
而錄之以爲淫者誠故曰不淫以是謂之溫厚而詩人
未嘗溫厚也小雅當幽厲之世宮闈左右肆其指斥不
謂之亂得乎原其心惟冀聞之者之知所畏懼雖得罪
而無悔故曰不亂以是謂之和平而詩未嘗和平也是
以論詩者必論其世也生當明備之世自有安和豈樂
之音處多難之時自多哀怨愁苦之調未有不疾而呻
無憂而歎亦未有當呻而飾笑臨歎而強歡者也世變

日間文集

卷五 書

古

則風雅不得不變不變者其人必無性情人無性情可與言詩乎今之爲詩者大抵緣師漢事規摹唐音不顧其所當之時所處之地務襲陳言全失本色雖格調儼然而真意盡矣而猶斤斤號於人以爲不如此則不可名風雅嗚呼是亦未有以國風小雅之義告之者矣於諸什字字詁釋尋繹發揮益盡其妙雖曰研經亦思有以曉夫世之侈口風雅者使自得諸其性情也倘吳中當事果付剞劂得閣下一序爲暢其立言之旨豈惟經學式賴卽有造於詩教不謬也惟閣下留意焉

荅池州喻太守書

陽明文集

卷五

五

明公爲政暮年於郡國利必興害必除求之於古可謂良二千石矣而猶過自抑損曠咨博訪務求其至當無弊而後已僕江北野老本無知識仰承虛懷下問不敢不竭其愚悃以效一得敢以所學易義對僕見古先王因革損益之道未有外乎易者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變者天時人事之所必趨非能強之使然也通也者因天時人事之所趨而利導之以聽其自趨而不知其變也易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化也者裁之無迹可尋者也如寒暑之有節使不至於太過此裁之說

也然寒不遽受之以暑也至春而溫焉使寒氣漸盡以交於暑而後暑不爲虐暑不遽受之以寒也得秋而涼焉使暑氣漸盡以交於寒而後寒不爲苦此化之事也聖人爲治知其勢之所必至而行之有其漸推而行之亦本時宜物情漸次及之而已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如庖丁之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批卻導窾恢恢乎遊刃有餘地也是故變者理之自然而通則因其自然也然必待其窮而變變而通蓋暑不極則人不知涼之可樂而反以寒爲苦寒不極則人不知溫之可喜而轉以暑爲虐是故二至者天地化裁之事二分者天地推行之機也聖人因革損益之道亦若是而已視天下之所其苦而急欲去者因而去之視天下之所其便而急望於舉行者因而行之初非有所強也至於治化之效則徐以聽其自致未嘗求之於旦暮也今明公崇學校開書院簡鄉約重保甲凡所有爲皆教化之本務也而又諭令葬枯喪懲淫俗弭盜賊郡且大治以明公之教如彼而治如此而僕所獻於左右者務其實毋務其文求其成勿求其速也明公創興學宮尊師重士士習亦既丕變矣學校之外另有書院此宜求通經熟史之士使爲之師宋世謂之山長與有司不相統屬凡各屬諸

日聞文集

卷五

五

生有志於經史者皆召集書院受業明公亦時以公餘捐分聽講務求經學明史事實出而爲有用之儒彼制義烏足道哉若仍領之以廣文脩飭故事而所談皆博士家之陳言是亦不可以已乎明公慎鄉約之選擇其人隆其禮而善良之人終不肯應者蓋習見吏胥虐害之甚也上雖禮之下之虐之如故也今諸生豈無告老有德行著於鄉里者禮請至官使任其事而益隆重之職在講約他不與聞因而與社學以訓二鄉之子弟而傾之於官數年之後任職者請於上給以虛銜冠帶雖久不更出是以廣擇鄉里之善人則人爭樂爲之矣係日間文集 卷五 書

甲之法一家可疑九家不與其結此法至善然須係長之得入也不得其人則懦者不敢遵行也狡者因以行其私也而今鄉民之役莫苦於係長其願受役者必非善良也今宜先釐吏胥作弊之端係長受害之故而盡革之於是并數係爲一係使甲戶衆多而求殷實有才力者爲之量行優免許承役一年無過者其家免異時雜役一次兩年者推擇爲吏滿三年與吏久在官者一體考職如是則胥役少存忌憚有才力者不避役而亦樂於久役矣以上數項僕所謂宜務其實者也至若民間信堪輿之妄說久停親喪不得歸土今促令速葬澤

及枯骨善矣然恐令行太嚴限期太迫奉行過當武倉卒阡葬不暇避水蟻者有之子孫耐葬先隴不肖者遂至騎頭截脈而破冢者有之禍福不足信然於仁人孝子之心固有所不忍也今未必有此明公亦須慮其萬一有此也貨婦之俗郡人相沿已久嚴禁而痛懲之亦禁其自此以往前此不空問矣盜賊嘯聚自有弭之之法用盜弭盜亦非計之全得者也夫盜竄取其小者而養其大者以爲之用此捕役之故智也今招盜魁養諸官使舉盜以自贖其所舉必狗竊之輩而真盜與其真盜未必報也既廢之在官係無與捕役通乎立重法

田間文集 卷五 書

太

設嚴防籍其所報者密誌之而亟令捕役多方緝盜其所獲與所報相符則以爲功若既審實是盜而不在所報中則加之罪庶幾猶可以得盜十之二三也總而論之但使約係得其人而行之有其序則此數事者固不勞明公之心力也於四鄉中有一如上所禁者約係始論之繼促之繼驅之出境寬與之期不聽斯可以行吾法矣僕所謂宜圖其成勿圖其速者此也夫以此郡風俗之弊壞如此明公毅然欲與之更始斯亦窮而變之二時也而僕之所望於明公者遵成法而稍加損益焉因民情而導之有漸焉明其賞罰需之歲時使之潛移

獸化而不自覺斯變而通之之義也化裁推行之道於是乎在矣僕所學於易者如此輒敢為芻蕘之獻惟明公鑒之

與澹歸禪師書

澹歸即金給事堡道隱也昔在

中自不宴客余嘲之曰聞張天師命黑虎請客中途虎飢食其客反命天師問客所在虎對以飢食之矣天師大怒訶叱虎曰過在天師我從來祇知喫人幾時會請人來喫堂一笑此語謔傳致諸君後有與余相值與門話是夜杖垂死今出世為僧與余相值與門話也云有人遇虎於道將食之人泣告曰家有猪願以代虎許隨至其家商諸妻妻曰一家生計在此猪安可取代國有菜足供一飽以易猪可乎人以妻言告虎虎曰汝妻言亦有理但汝看我臉鬚可是肯喫菜否飲光

田間文集

卷五

充

不能茹素因不果為僧為此嘲之以報三十年前天師請客之謔其侍者從余迷下轉語余答曰此人後復遇此虎直前不顧虎呼問之曰汝何知不畏我人曰知汝出家喫齋矣虎曰汝何知之人曰我看汝臉鬚是久慣喫菜者耳既答其嘲旋作此書

此番聚首如隔生再見來詩捧之益令怆感詩後云云聊以報三十年前一字之謔君謂虎不喫菜謔不出家者為虎也弟答以虎久慣喫菜則謔虎之已出家者也不懲前害更復相謔誠如來論所云老年相見無幾且可諧笑為樂耳弟生平好謔每不自禁所至人往往目之而其得禍亦不盡由此也漢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則知古人未嘗廢謔

日閒文集

卷五

三

孔子猶不免於前言之戲況吾人乎若淳于髡東方朔之徒直以恢諧事主比之滑稽之流不為當時所重至宋世蘇軾劉攽諸子皆以好謔取罪於人本其天性後邁而又有其口情事相觸誠有癢不能忍者明知其足以為害而不顧顧也子瞻曰吐則逆人忍則逆己與其逆己也寧以逆人要皆未學道而任性之過也夫謔一時事也謔之足以博人一笑者必當乘間抵掌掩人所不及備一語中之使人無以自解而後人以為笑也此習既熟則凡作為文章得其款絮必將求有以愉快其一時之說盡態極情以是論事則善矣以之論人則刻畫已甚人將有所不堪弟之詩文亦頗坐此嘗有詩稱人而人不悅惟其言之太似也況於譏乎足下之文毋乃近是以足下透徹之見出以犀利之筆於事引繩批根無所逃隱論人或不留餘地人之恨之不畏其醜詆也恨其一經指摘將無以自容耳單襄公謂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夫言之盡者非極其所言之為盡也惟是單詞半語而其人之生平以盡之為盡也當命筆之時且惟恐其不盡盡之以為快豈顧其恨哉而揆之於道則過矣弟憶往時亦曾數相規諫此猶醉人而勸人戒酒宜其不見信耳今足下已得法稱大師其聞道也

久矣若弟則仍故我也而區區往事以爲言者誠追悔
往昔之愆莫可自道思於老年爲一訥訥不能言之人
以贖前失以少進於道而足下論以且諧笑爲樂是又
談虎而誘獵師之技癢也豈可乎一笑

田間文集卷第五

日間文集

卷五

手

田間文集卷第六

書 崇禎年間舊
作附錄二首

擬上興學取士書

臣觀古今之治天下未有不遵祖制者也詩曰率由
舊章孔子曰憲章文武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也所謂先王即文武也其法即祖制也祖宗時革
故鼎新一切與天下更始以天縱之聖人聚一時賢智
老謀之士相與攷訂古今之得失而損益因革以初爲
一代之令典使後世子孫無以復加亦豈有過焉者乎
然而時移事變則法有難盡行者故有望於後世子孫
日間文集 卷六 書

之賢者能神明吾意而已夫祖宗之法非有弊也由奉
法者初以己意有所高下其間相襲爲例遂成極重莫
返之弊數傳而後反以其弊者爲祖制而不復知有始
立之法是以陛下欲行一政用一人廷臣謂之破格輒
引祖制以力爭之祖制果盡如所爭乎且祖宗之法初
立奉行惟謹法久而玩巧偽滋甚即祖宗在今日亦難
仍守其舊矣故臣望於陛下者在除今日奉法之弊循
祖宗立法之始益思有以神明之也即以取士一端言
之祖宗時立賢無方尚已其後定爲三途竝用則辟舉
也歲貢也進士也今惟存進士歲貢兩途而特重進士

非進士雖賢而才者終不得大用資格限之也夫進士
中豈曰無人而謂人才盡於進士者過矣且舉進士之
法臣以爲亦未善也虞書曰明試以功敷奏以言非言
無由進則今日舍文何所據以取士乎而今日科舉之
文非古之文亦并非祖宗時所取之文也祖宗時初場
經義務取根極理要以帖括之體暢經傳之說今則浮
辭而已問以經義茫如也二場試詔誥論表判取其鴻
辭博學足爲國華不知何以永廢詔誥不試而但存題
紙論表惟勦襲陳言五判則互換而已三場試策本取
通達古今曉暢時務爲國家有用之士往往有經義不

日間文集 卷六 書

錄而以五策見收誠重之也而今之爲策者即其所對
以問其事之原委皆相顧愕然莫能舉似以文取人本
屬無用又失其所以爲文朝廷亦安取若輩而顯榮之
哉惟若輩顯榮故使天下之士皆薄行誼而重文藝益
舍實學而尚浮辭人才之弊由此其極也國初特重國
子監設爲六堂積分之法詔勳戚公卿大臣子弟讀書
其中舉人下第者入監郡邑生員每歲選其俊彥者貢
入國子監充太學生則是歲貢者每歲一貢蓋選士也
故國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與歲貢皆稱
監生也自朝廷不重太學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

中而所爲歲貢又皆郡邑諸生之久於學官需次待年而貢者非俊秀之選也於是歲貢資格益下又皆慕齒衰頹其足爲國家用者少矣至於辟舉已成曠典若係舉之法歷代以來至祖宗朝皆行之而有效者令陛下偶一行之而羣臣皆哈愕以爲勅舉何也陛下又嘗以召對特用矣或因上書言事而擢以不次之任矣然而卒不獲一人之用非久輒罷彼持資格者初噤不一語以俟陛下之自厭使其不得不仍出於此由是資格益嚴科目益重而人才益少矣夫以陛下之多方求人破格用人而不能得人者惟其求之一時而用之太驟其

日聞文集

卷六

三

先未嘗有以造之其後未嘗有以試之也臣以爲進士亦可得人則科舉之法宜遵祖宗取士之初制而神明其意少變易以行之祖制三場並重今則特重初場經義既錄後場策論點閱而已然則何取於試三場哉臣謂三場不必限定先後惟陛下臨時所命或以策論居前而經義居後或經仍居前而策論次之使顛倒莫測主司取定初場其後場以次調閱則士子知經義不足恃而皆思究心於策論之學矣宋臣蘇軾有言取策論則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臨時剽竊以眩有司臣謂今日士子之空疎即使纂類綴輯亦足以誘起其博物

讀書之志而士之通今學古者必從此出焉經義惟取明理不重詞章詔誥論表惟取爾雅通達五判據律折獄安事駢儷五策每問一事必雜舉周漢唐宋已事之得失微引其端使詳爲敷陳以驗其該博從而論斷以觀其識見非是者不入格此非徒事纂類綴輯者之所能辦也科舉之法如是是亦黜浮崇實之一道矣而臣所謂取士之法不在是臣所謂先有以造之而後有以試之則在於興太學也夫今之學校布列郡縣其士子未嘗一日教於學也臣謂宜裁教官之員減諸生之額但存之以待夫應進士科舉者而不必廢也若真實教

日聞文集

卷六

四

士則必以太學爲本在陛下因祖制兼古法而神明之而分設少學於各郡郡設博士一人與太學博士皆極一時之選須行爲人表經任人師不限已任現任以及山林隱逸之士詔內外各官悉舉所知以應而久其任俾盡心於講習優其禮不領諸有司教成之後擢置侍從講讀之班而舉者亦蒙上賞如是則賢者樂出而博士得人矣又令博士自舉其所知以爲教授優其陞遷使任課讀之事於是鄉設小學擇諸生有行誼者爲之師里老族長歲舉子弟十五以下儀狀端方資質秀敏居家孝謹者令入小學教以儀禮孝經攷正音訓點畫

益通律算諸書俟其精熟始授之以經義粗通試諸少學試之者於其所誦習經書摘取數段令當堂默錄一字不遺一書不謬音韻反切旁註分明兼以步趨應對悉有禮法然後使教授而教之不及者以需再試教授每年令習一經一史五經不能盡通也然不可不盡讀也諸史不能盡讀也然不可不悉覽也教之三年能通一經熟一史以上者博士上其籍於大司成充少學生而後博士教之以立身行己之道與夫致主澤民之術窮六經之要與辨史學之是非攷古今之異同策時務之得失略彷彿胡安定湖學之教經史之餘於兵刑

日聞又集

卷六 書

王

錢穀之類各治一事或數事察其才力之所近者使專精焉要令適於世用非徒以資空談也然後教之以經義策論之體以漢之賈董唐之陸贄韓愈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文爲法務在疏明經義論斷古今斟酌時宜實可見諸行事者而一切枝詞浮藻槩黜不用或曰若此則猶是科舉之業也夫問德者以行問才者以言自古記之矣特茲之爲言言其所學爲有本之言言之有用者也彼未嘗學而爲其言皆勦襲以取世資言之無用者也相去遠矣學有餘暇則教之以禮樂騎射之事釋菜以祀先師鄉飲酒以禮大賓所以行禮也卽所

以習射也先王之典凡有事於祭祀賓客先一日校射澤宮以擇士中者與於事不中者不得與士以有事爲榮故射必期工也且每試文鈞則以射定其次第若夫書算律令於小學業已習之矣如此教之六年所成者不啻十之五漸取其成者貢於太學未成者需之歲時彼士知力學六年之卽可以遊太學而得出身其不奮勉以從事於學者非情也旣入太學則大司成亦以少學所試之法試之而加嚴焉博士亦以所教之法教之而加增焉益令通本朝之故事覽時代之奏章如宋世分爲三舍之法凡始至者皆爲外舍生由外舍升內舍

日聞又集

卷六 書

六

由內舍升上舍朔望則令上舍生隨朝郊祭大典令之執事亦以射擇之天子幸學大司成講畢任召一生問以疑難稱旨者獎賜之邊庭督撫有事則令上舍生齎敕以往益令察知山川之形勝邊塞之險要兵衆之強弱人情之苦樂使回陛見一一奏對詳明大司成紀其勞績是皆陛下所以親教之之法也通計在學三年得入上舍者大司成彙名奏聞召入祕閣命學士試之量取數十人其曾經獎賜紀勞者雖被放大司成爲特奏各天子臨軒親試焉臣攷漢廷射策故事設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

彰露射者隨所取得而對之以知優劣猶後世糊名之法也所以防假手夙構之弊也今宜倣行其法題須陛下臨時命意學士撰文分置兩函別以甲乙另設甲乙之籤隨所掣籤其發其函悉意以對閱取既定再行召對以驗其言之果與文符也然後賜以及第出身有差號爲制科此固唐宋間行之而今直宜歲一舉行也蓋所取不多合三年所取不及進士一榜之數而太學生徒漸繁歷年漸久一停舉則必有壅滯之歎矣凡及第不必限以三人皆備侍從之選出身者吏部量才授職優於進士一等其上舍累舉不第者照國初例以太學

日聞文集

卷六

七

生同科目一體選用臣所謂教之而後試之試之而後用之者此也若然則制科與進士科並舉而上之待制科也少優則進士之資格不期輕而自輕矣又進士舉以文辭也制科舉以實學也彼進士有志者寧肯以空疎自甘見諍於制科制科亦恐以積學無用見譏於進士彼此勉勵陛下不惟收學校之用亦並收進士之用矣或曰祖宗初設監規分舉貢官三例今所謂官則廩生是也舉人循例入監不過數月授官以去耳貢即郡邑諸生之食餼滿歲者一赴廷試即乞恩就教未嘗到監也臣攷古國學有國子生有太學生凡廩生舉人宜

皆充國子生以俟入官而太學專以待少學之選士亦相妨也或曰祖宗有六堂積分之法需之遲久茲毋乃速乎夫少學之博士猶是太學之博士特散置於各郡也少學之講習課試猶是六堂積分之法特分於各郡而行之也少學六年而入太學且歷三舍漸次以升天子乃始召試不爲不久矣或曰以太學生用可矣不必另開制科夫世所尚者虛名也不榮以制科之名則士不樂赴而爲進士者祇以太學生待之久而仍以資格繩之矣或曰國家三年一大比制科歲一舉行不亦煩乎夫大比例有經費茲所取數十人試諸祕閣與試者

日聞文集

卷六

八

再倍而止不過費大官一日之供也人數既少召對亦易陛下今於進士殿試之後召對改官何難召對此數十人於榜前以定等第乎臣謂不但宜歲一舉凡有需才即便舉行直以此爲陛下儲才之館隋唐以來明經與進士兩科並盛宋元祐間詞賦與經義並行二者豈相礙乎或曰各郡建少學置博士教授其費甚鉅諸生在學者應有以餼之皆安從出乎臣謂少學設則郡學可廢移其生徒仍其舊額散還各縣而以郡學改爲少學所增費不多但增餼耳裁郡縣訓導之員以資博士教授之俸減郡縣廩生之額以充少學諸生之糧不患

不給也舊例郡學食餼者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皆不論郡邑大小臣嘗與江北小邑生同試見其言詞鄙陋文不成篇在臣邑不當下劣在彼邑居然優等廩餼矣額廣而才乏不得不以備數合無分爲上中下三則除大郡州縣照舊外中者例減五人下者例減十人取其所減之餼以給少學不爲過也至於太學師生之祿廩益須加厚外舍倍於少學內舍增半焉上舍又增半焉不如是不足以久羈京師而得盡心於所學也今京衛之兵大抵老弱雇倩及勢家所養冒名占籍歲糜國餉數百萬尚不之惜而惜此區區以養國士哉

田園文集

卷六

九

或曰今之需才也急矣學校之興非十年不可用於時事何賴焉孟子不云乎猶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今亦且畜之而已固無礙於進士科舉之及時應用也或曰是其所係全在於博士矣合內外博士須以百數舉者安係其果能稱職且安得若而人而舉之乎臣謂若舉不足數請於每年殿試後罷落常之選以選博士年四十以上擇其品行端方經學淵渾者爲之彼知其且致身講讀也則校庶常選更優矣十年以後由太學出身者取之固有餘也夫國學造士古先王之制也取鄉學之秀彥者充太學生祖宗之法

也今欲使郡邑有志學問之士棄父母捐妻子遠遊太學而十餘年不歸所必不能臣請設少學於列郡者蓋以國子博士就郡邑之士而教之也鄉舉里選已行於入小學之日六堂積分早課於在少學之時滿歲拔萃既經六年更歷三舍寧僅三載比之古人九年大成而出學殆將過之試之祕間以慎其簡策之制科以勸其學是一法而學校選舉賢良文學皆備是焉如是而人才猶不足用者臣不信也惟陛下下內斷於心卽祖宗之法上準前代下酌時宜通其變而神明其意毅然行之無疑不爲廷議所撓則積弊可除賢材可致而及今之

田園文集

卷六

十

天下猶可爲也

擬上係舉用人書

臣頃者不揣愚妄謬陳取士之策由選舉歷學校教而後試之試而後用之庶幾人才造就十年以後朝廷可大獲實學有用之士有爲之言者曰方今邊庭不寧寇賊滿野吏弊日甚民不聊生皇上宵衣旰食聞鼙鼓而思禦侮之臣覩哀鴻而思恤民之吏所側席以求者惟此爲至急也今需之十年而後得士其能待之乎臣固言之矣臣謂宜及今教養儲其才以待異時之用原不礙於目前用人之途也若目前用人之法則莫善於行

保舉矣臣歷攷唐宋以來國家致治皆以保舉得人唐太宗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用致大平宋太宗察朝臣有德望者悉令舉官真宗令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並令舉內外官各二人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奏聞行罰內差出亦須舉官後方得入辭出使回須有所舉察先於閤門投遞方得入見蓋以舉官爲朝臣攷課之實績也英宗朝祕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詔令兩省及御史臺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日具表附驛以聞國初洪武十五年令大田間文集

卷六

七

下朝觀官各舉所知一人正統二年大學士楊士奇言宣德七年以前藩臬守令惟聽吏部舉用聞見不廣未盡得人宜宗敕令大臣保舉自此得人遂盛今合遵行但所舉之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賊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慎不敢徇私是自唐宋及本朝用人之法多由保舉較之銓司之循資遷轉固萬相懸矣但舉主與所舉同罪未免已甚故人以舉官爲畏途即有所舉不過曲謹庸陋苟幸無罪而已誰能判己身名冒不可知之罪爲朝廷舉一非常之士哉宋臣蘇軾謂知人之難堯舜病之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數十年

之後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仕而未得志者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主既見其廉謹勤幹之績其勢不可以不舉又烏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景德間詔內外羣臣所保舉人亦有中道變遷但或不令言上必恐負累滋多宜令此類並許陳首懲責其人特免連坐由是保人始有自豁之路而不以保舉爲苦此法之善者也今國家保舉之法久廢不行陛下嘗一試行之其所得之人亦可見矣彼其所舉惟是曲謹庸陋苟幸無罪之人毋論非常之士即其知交中有一敢言任事者皆匿不以聞惟恐其將見累也陛下所求者在此田間文集

卷六

七

而所舉者在彼毋怪乎不稱上意而仍資格之是循也今內外銓除之任盡歸吏部惟三品以上始用會推亦故事也彼蓋當事所欲用之人借會推以示公而會推者亦無舉主之名任連坐之罪固樂得奉行其意指耳臣謂三品以上宜倣宋世舉官自代之制每受命必表讓一人後有員缺先視其讓之多者而授之即其讓表以爲保狀矣此下品官須內外兼任庶僚不由州縣不得授臺省與兵二部臺省與吏兵二部不歷道府不得陞京堂京堂不歷兩司不得陞卿貳卿貳不出督撫不得陞正卿由內而出由外而入皆非保舉不得遷保

舉者亦祇係其所舉之一任既遷以後又聽後舉者之
係不必係其終身也夫今日所最急者莫如吏治與邊
才則係舉亦惟此兩途最重矣夫吏必試之治而後見
兵必習之久而後知今之將爲州縣者皆初筮仕者也
士大夫未嘗習韜鈴之略踐戎馬之場責令廷臣係舉
將何由識其能而係之乎臣謂州縣之職不空以爲初
任之官彼其官小而於民最親民之安危所係卽國家
之治亂由之祇任非輕奈何輕任之也臣觀今之爲州
縣者大抵舉貢進士舉人累試不第志氣已頽貢士日
暮途窮情趣可見若進士用其一往新銳之氣似可有

田間文集

卷六

書

爲然民情不諳吏弊未習其始也聰明自恃久之爲猾
吏所窺玩弄之於掌上矣臣攷宋縣有令有知縣令則
猶今職也知縣則以京朝官出知縣事視令秩有增職
司遇之亦異今空分州縣爲上中下三等上者依宋法
於京官七品正員內係舉廉能著效者出知州縣中下
則於京外幕職佐貳散員之內長官係舉爲令係舉者
係其廉也舉其能也廉而不能亦不足以爲治歐陽修
曰臧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臧吏而強黠者政事必
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戶至於不材之人
不能主事胥吏其爲姦欺民無貧富盡被其毒其害有

甚於臧吏焉故今日百姓之苦官者有曰寧貪而明毋
廉而昏昏則滿堂皆官廉一而貪百矣此歐陽修所謂
不材之人臣所謂曲謹庸陋者皆是輩也今詔係舉者
以廉爲本至所爲能者必明舉其所能何事曾奏何效
不許朦朧但加虛譽異時貪者犯臧昏庸者盡民舉主
皆與之同罪或能有不如所稱或騁能而至於債事則
舉主祇從失察之罰如是庶有瑰異之才爲國家效實
用不徒以曲謹庸陋苟幸無罪者上塞明詔而已大計
之歲地方有司各舉其所屬上其名於吏部吏部校其
多寡以第考成而存其係狀以資選錄異日之功罪憑

田間文集

卷六

書

焉知府知州縣陞遷必舉其屬中堪任守令者一人後
得離任限之以必舉之法誘之以多舉之利而薄其過
舉之罰則所舉益衆而人才不勝其用矣自國家承平
日久重文賤武士大夫目不識孫吳之書身未御鞍馬
而輒論疆場之事一有挫折則羣起攻擊之不遺餘力
爲陛下任邊事者數年以來其得以保全要領幾人哉
由是邊方節鉞曾不推津要之人而把持門戶者藉是
以陷害異己之類擇其必不能勝任者公推舉之未數
月不死於敵必死於法彼其意寧知有封疆唯知置若
人於死地以自愉快也而亦有人在廢籍者明知其才

足有爲而爲門戶所持雖屢入薦章終格不用蓋度其
不足以置之死恐遂因是以復進也如是則邊方節制
之能堪其職者蓋亦鮮矣臣謂此後邊方督撫有缺不
用會推詔廷臣各舉所知悉破資格毋論曾經察處及
名掛丹書但真知其才力足任樂許保舉夫魏尚赦其
罪罰韓安國出於死灰張敞起於亡命用人之際往事
豈難問哉但保任之法較舉他官者宜少有異惟是治
軍無狀臨敵規避掩敗報功及他贖私不法者坐舉主
罪至於勝敗關其禍命非盡由人才舉主豈能任之乎
敗而能死猶當賞其知人之明也又請於兵部添設一

田間文集

卷六

書

主

侍郎以曾任邊職曉習邊事者爲之日夕講求戎務職
在進賢詔各督撫鎮將諸臣悉舉其幕中門下之客通
知兵略久在行伍者赴闕召對有而不舉者罪之令侍
郎審其虛實第其優劣量其才能授以府州縣之職還
赴彼處遇邊方員缺照職題補願留監紀者聽而悉罷
題授贊畫監紀之例有輟略優長機務諳練者直授主
事專令佐侍郎訪求邊才得人多者加以不次之任不
效者責有所歸凡內外薦舉者俱須經其勘驗始謁侍
郎以聞則空談之士難以輕進而資緣借徑之恩亦可
以漸杜矣夫騎射本儒者之事六藝之文也春秋大夫

翊辭令之美者未有不兼弓矢之長而今學子恥而不
爲陛下屢詔學官習射矣諸生優等必驗騎射始與食
餼令非不遵也具文而已其實未嘗習也陛下必行此
令則須有以誘進之凡諸生應食餼者除首名外十名
之內以射序其前後童生入學於正額內扣額數名取
文理相等者較射以補之而又時下破格之詔凡文生
鄉試罷能入武場中式者准同舉人會試一次不中者
准以恩貢生廷試會試舉人能於武會場中式者准與
文科進士一體殿試同賜進士出身此固不必以爲例
也而亦不妨間一行也則人爭趨之恐後不較射而自

田間文集

卷六

書

主

習矣臣觀宋世有鎮撫之法凡太學生久不第去從武
舉已乃鎮撫應進士第凡秉義忠翊郎皆換京秩林穎
秀上言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大袖專教舉子夫科
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微倖名爵之心疏入
遂罷鎮撫宋法使武士皆趨文事今反其法而用之使
文士盡習武備不亦可乎臣既以州縣非可初任之官
則是進士舉人貢生應授州縣者於何置之臣觀京外
幕僚有經歷司照磨所國初各有職掌而今皆冗員也
今宜依進士甲次與舉貢分司補授爲之長官者時行
委用使之熟習於錢穀刑名之事歷任三年長官察審

其能堪以京職任大州大縣或僅堪中小者分別具狀到部吏部憑以選授此在應得官者惟遲三年因以練達吏事庶不致有未操刀而割之虞矣臣又以爲據吏之輩皆可舉而用也漢代公卿大臣往往多出其中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皆以吏起家東京如胡廣之賢而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俱下而爲郡決曹吏徐穉初筮太守請補功曹當時入仕者未嘗以吏爲辱儒與吏亦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媿按其出身本由推擇爲之猶是選舉之

日聞文集

卷六

七

遺法也後世流品大分鄙吏爲至賤而爲吏者不知其所從來苟得資緣在官以舞文玩法爲能官民並受其害久之照資參轉循例授雜職以去上旣以雜流限其所至而彼先亦自限無復進取之望惟展其筭壑歸求田舍於事畢矣則其中寧復有如古人可用之才哉臣前學校議中欲先設小學歲舉子弟十五以上端方秀敏孝弟謹慎者入小學教以儀禮孝經兼通六書律算能熟一經者試諸少學少學別其優劣以去取之其不及格者即可推擇爲吏而又復古試吏之法問以古今之疑獄使之據律引例文理條暢字畫精楷乃咨送各

衙門分隸各曹其已在官者皆歲一試之不法者懲革之察其善者歲舉一人謂之貢吏視他吏資格異等而後不限其所至此一吏也其始由鄉舉之其旣也教於小學又其旣也試於有司而有司復爲之舉主其進身亦甚難矣寧可復以雜流遇之乎倘不限其所至使有兩漢公卿之望有不敬慎奮勉圖爲國家報效者非情也臣因時方多事陛下求人甚殷吏職邊才非廣開條舉之門不足以濟一時之用誠恐資格之中搜羅猶有未盡故又以舉吏之說進焉

日聞文集

卷六

八

田間文集卷第七

議目觀時弊既擬上二書略言取士任人之道其
所徵言當衰亂之秋不欲爲一切苟且之計雖
語多迂闊要期平實可行故實言之不敢文也

鄉約議

古先王之設教立政皆由鄉始其在成周比閭族黨之
長皆以命官主之比長秩下士閭胥秩中士其職卽今
保長之事也族師秩上士黨正秩下大夫正歲屬民讀
邦法書其德行道藝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職卽今鄉
約之事也漢時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
置以爲三老掌導鄉里助成風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

田間文集

卷七

一

教復勿繇成職禁重矣是故壺關三老可以爲太子言
冤東郡三老可以爲郡守奏治狀其時上之重之如此
自唐宋以來比閭族黨俱失其職統謂之鄉役與里長
保正同爲執役於官之人至國朝乃設立鄉約所擇有
身家德行者爲之令以大誥及六諭教民始未嘗不愼
重而後漸陵夷也至於今有司之誅求胥吏之需索訟
獄之干連筭筆比較鄉約一切與保長共之而講約徒
以爲名也於是稍有身家者百計避免其應役者惟是
奸詐之徒慣熟衙前事體逢迎貪猾魚肉鄉愚丹怪乎
官吏之困賤之也夫以其應役之人如彼而上之人何

田間文集

卷七

二

賤之如此而猶能司教導之事以助興治理乎今欲行
鄉約之法宜如古重其任而慎選其人以爲職也不以
爲役也雖周漢之秩祿不可遽復要當厠之士人之列
於有司前得以悉意指陳使爲鄉里所敬畏然後可以
施教而約束之也員不空多凡十保中設一鄉約所所
有正十保長皆屬焉其約正則令郡縣教官於諸生中
察其真正德行端方公平正直爲通鄉素所推服年五
十以上志罷科舉者申詳督學給以劄付開列應行事
務爲之職掌有司相見待以屬禮量給官田若干畝爲
其俸糧各保月派二人爲之役使歲時聚民講約而兼
舉善察惡之任至於約副約贊約監約史各保中舉堪
任者以充專司教誡之事他不與聞而監史之選尤重
其能勝任無過者約正推舉爲吏各保中有善足紀者
惡當懲者體訪得實史卽爲之登記每遇講約畢令十
保長各行糾舉互相質證有失實者罰不聽者歲終并
以聞官其舉者孝弟也力田也子弟之端方俊秀堪入
社學也民人之篤行狷介者可以爲掾吏也其糾者不
孝不弟也邪術也賭博也健訟也游手也每歲終以糾
舉之得失多寡爲約正之考成若其視爲故事混俗隨
流漫無糾舉卽行申上革退其有不公不法要索鄉里

覈革追糧并係舉教官一體坐罪責任既重賞罰兼行如是約正既得其人復得克盡其職則成周鄉黨教民之法其猶有萬一存乎

係甲議

今之言弭盜者莫如行係甲之法然而其法難行何也以係長難得其人又其役至困賤少有身家者皆避不肯爲也周制五家爲比使之相係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受閭有胥胥有祿秩以士爲之職也非役也漢時有亭長胥夫掌聽訟獄收賦稅游徼掌巡禁求盜亦有祿秩進身至於卿相若張敞鮑宣之徒皆不恥爲之凡

日聞文集

卷七

三

皆後世所爲係長之任也至唐有里坊正村正之名宋有耆長係正副乃執役於官催徵錢糧勾攝公事往往破家蕩產號爲鄉之重役無復成周比閭係受之遺義矣國朝略仿宋制而徵催勾攝之事不與然而有司無名之苛派胥吏無厭之需索盜發則係長受責盜獲則係長候審俟盜斃而後已鄉鄰有訟干連質證月朔唱名點集蓋有終歲守候城邑而未一日寧家者此人方救刑僇之不暇而暇爲比閭聯屬守望以盡弭盜之職哉今欲行係甲則必有司優待係長不許胥吏陵虐而擇有身家者才力者充之夫葢爾小邑所轄不止百餘

保且每年一更安得有如許有才力者而爲之長乎愚

按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宋王安石變法十家一保

保有長猶周之比長也今所爲甲長是也五十家一大

保大係長猶周之閭胥今所爲係長是也又以十大保

爲都擇爲衆係所推服者爲都係正安石固不足法而

於係長之上更設係正使係長有所統屬則其事易以

集而固亦可以少紓且鄉域既寬係長之員無幾卽求

有身家才力之人亦易得也今宜略仿其義以十甲統

於一係長十係長統於一係正爲係正者自須才力勝

任亦須稍有名器爲有司所不得刑辱胥吏所不敢陵

日聞文集

卷七

四

虐者然後可以克盡其職宜於武生中令教官擇其習部伍饒藝勇素號公直年四十以上者上於督學免其歲考給劄付開列職掌有司優以禮貌給官田一如約正例鄉里公事與約正相輔而行凡有司有所徵調符下係正係正徧行各係如期而集失期則申請發差差役不得無故下係也胥吏之虐係也或取一而徵百或此免而彼徵輸而不收奸弊百出惟賄是視係正固可以面陳其弊也如是則係長之害稍輕有身家者始肯就役而得以其暇從係正講察奸弭盜之術矣管子之作內政而寄軍令也曰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

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什郎
甲也伍卽保也今令十家互結重連坐之法其有爲九
家不肯共結者保正卽時驅出什外有自別保遷來側
耕或遠來傭食者查其本係何保牒問彼處保正果有
來歷以何事出保素無過犯方許容留所行十家牒詳
裁丁口或有出門者幾日得回或有遠戚到家來人大
小若干一一報聞保長轉聞保正保正時出不意到門
照牌查點或多或少保長不行覺察皆以違法申究於
是相險隘以設防守置更樓以司眺望勤教閱以練鄉
勇習射獵以明部伍既有成緒有司親驗試而行賞罰

日聞文集

卷七

五

焉保正三歲考績能者請於軍門量授職銜使益竟其
功不能者免不法者督學被革治罪而保長有能勝任
無過者亦許推舉爲吏久其役與在官者一體參考如
約所監吏例既假之以事權復隨之以利害法在必行
人知自衛則奸盜無所容卽有竊發者亦易獲矣抑愚
又有議焉編十家爲一甲寧有餘於十無不足於十也
今寬鄉僅足十家而狹鄉人戶稀少不及數家其徵調
與寬鄉等甲長循環充役不得耕種民益逃戶益少而
甲長益困且一保中大姓子弟與勢家奴僕借口家門
優免皆超然免於戶役之外其爲甲戶當甲長者皆單

門個人而已合無查子弟非在優免例者悉應輸充不
則輪助役錢以貼保長而奴僕則品官士庶定有限有定
數籍其名於官聽服私役餘悉編入甲戶一體差徭亦
得以少息窮民之肩也且凡投身勢家爲奴僕者類皆
不軌之徒挂名藏身陰行不法盜賊竊發皆此輩爲之
囊橐保甲長悉不敢問倘先清此輩根株以窮亦弭盜
之第一務也如是則戶口衆戶役均保甲法亦易以行
而盜賊稀少矣

社學議

日聞文集

卷七

六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大夫七十而
致仕老其鄉里爲之師春令民畢出在野冬畢入於邑
春將出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以教之耕其入
也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以教之學故日出而負耒
入而橫經大田之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言耕者無
非士也所謂塾者施教之地卽學也謂之家塾合一鄉
以爲言所以別於官也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使知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使知朝
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然則所謂小
學大學者皆鄉學而鄉學卽家塾也及至後世以庠序
爲鄉學其家塾則私家各自設館以課其子弟貧家不

能延師子弟雖有俊異者往往廢學而家塾所課不過章句帖括毋論禮樂無聞卽所謂書算律令亦罕有解習者矣原其父兄本意祇是苟且於時俗之學希僥倖以取功名未嘗思有用於國家也國初設有社學以教民者猶存鄉學之遺義而後遂陵夷焉今亦頗有行之者一免園老生聚七八童子朝夕訓誥所習仍是章句帖括之學問以小學大學之事其師范如也愚謂欲興社學必復古鄉學之教必求明習古學者以爲師斥罷章句帖括使學者判童穉之歲月從容博習俟學成而後使爲世俗之學宜於十保之中近約所之地設爲社

田園文集

卷七

七

學可容十數人量給官田以爲社師廩餼而督學特場考取社師教官擇諸生德行端方素通古學年四十以上願試社師者列名另試任於孝經小學儀禮試以一論并問律令書算大義能者給社師劄餼以官田免其歲考許其鄉試諸生貧而自好未有不思爲此者則必勉力習古學以求得當矣約正察其鄉子弟十二以上十八以下儀狀端正資質秀敏居家孝謹語言誠實曾讀過四書者舉於官送入社學教以孝經小學儀禮律令書算暇則習射既熟乃命通經行文通計在學六年方許就試有司先試以所習學業次及經藝其不能通

經行文者約正推舉爲吏若學業未成或不及期而試父兄與社師同以違令罪之督學祇取社師係結不用原生凡勢家子弟不由社學教習非社師係結者槩不許入試社學既設或勢家子弟膏粱宴安有未能與貧人同起處者卽貧人相去甚遠有未易往還供餽者許其授書自習於家朔望到學憑師掣籤挑誦再令默錄數段誦則考其音韻不誤錄則察其點畫不謬貧甚者約正量請給米膳之社師六年考成視其教成之多寡而行賞罰焉夫然則諸生皆以社師爲美職而爭學其事子弟必由社學以進取而別無他途功令盡一趨向

田園文集

卷七

八

同風則士爭爲有用之學卽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亦陰寓於其中矣

舉孝弟力田議

古之取士者先德行而後材藝德行莫大於孝弟故卷阿之詩曰有孝有德則以孝爲德之本也至漢時有孝弟力田之舉文帝詔曰孝弟天下之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尊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閭閻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終漢之世郡國薦舉人才皆以孝廉與

賢良方正竝稱二科而無力田之名蓋以力田者惟魯無文不可以入仕故惟以孝廉應詔然而賢良方正至則令對策以驗其所學而孝廉無對策之事蓋取其德行而非資其論議且其能孝廉者方歎然自愧於此舉寧肯敷陳其說以表著其行諒乎至東漢左雄請令舉至者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而坐謬舉者罪於是牧守畏法莫敢輕舉亦因當時濫竽特甚往往不考實行惟事干求故假試法以蔽革之然而失設科率指矣東晉初凡孝秀皆令試經至者莫敢應命多辭以疾唐太宗於諸州所舉孝廉賜坐問以政事太子問以曾參說

田間文集

卷七

九

孝經竝不能答宋太祖於禮部貢院問諸道所解孝弟力田多至數百人詔問不稱悉令隸兵號告求免詔勅官司濫舉之罪由是觀之豈惟力田者不勝仕宦所謂孝弟者大抵皆固陋下士不能以文藝進身者故貢緣州郡以應詔舉本欲求拔萃之士而反得下劣之流毋怪乎行之輒廢罷也然則孝弟之舉遂不可復乎愚以為必宜兼力田而後所舉者足信也夫敦風俗莫如尊孝弟重務本莫如崇力田二者皆治理之大要然以此名設科取士則力田者皆純樸之子而孝弟皆奸詐之徒矣名之所在舉世奔趨或賄賂以得之或詐僞以圖

之大抵然也今誠詔鄉舉孝弟不由力田者不得舉雖單門素族目不識丁終歲勤動但有實行可紀為鄉里所共知者卽行舉聞至於士族賢者自有薦舉之典不必由此科出身使人知孝弟之美力田者皆可官又使人知力田之勤必孝弟乃得舉則風俗益以惇本務益以重矣往成周時士疑不分所謂力田者皆髦士也舉力田孝弟卽舉孝弟之士也後時士農判然士之不能耕猶農之不能仕也吾欲任之必度其事之所習性之所近而後足以副吾舉之之意則莫如先授以司農幕職之銜使治農田水利倉場之事俟有成績卽授正員以至於列卿又何靳焉彼更歷既久智慧日增左右親交必多文學之人朝夕講究如今之行伍起家而致身大將者何嘗識字往往通達事體卒為名臣季路所云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哉

舉吏議

今天下政事之弊民生之困其壞於有司者十之三壞於吏書者十之七有司非有吏書為之腹心亦不能壞京師根本之地四方津要之司皆此輩盤據其中執其要領當事拱手惟所提弄其有營謀干求者必先之吏而後之官吏不先則下不能遂所求而上亦不能獲所

田間文集

卷七

十

欲有賢者痛懲其弊思有以汰之則百務叢脞惑多端遂至一切顛仆不行不得已而復用之用之其弊益甚雖以朝廷之清明百執事之勤敏而此輩弊不能除天下何由而治也夫此輩豈盡不肖哉蓋由上之資格有以限之使爭出於不肖也今之所謂吏古之所爲掾也今之所爲書古之所爲史也皆以刀筆進身故統謂吏西漢之時以文學與吏術兩途取人未嘗偏有輕重一時吏治赫然稱爲極盛而賢者往往亦出其中如丙吉龔勝尹翁歸之流皆以吏起家吏豈必遜於儒也故當時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爲惡則

印聞文集

卷七

七

吏與儒未有大分至東漢始別流品然亦未嘗廣試吏之途士人未遇無所知名雖郡吏亦屑爲之以致身通顯自是之後雖有品秩漸爲卑冗而唐劉晏爲度支使凡勾檢出納雖至纖細必委之士類吏但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謂士陷賄賄則終身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審晏此語固知吏之非生而貪汚者由上之資格有以致之使然也今欲去吏之弊則莫如重吏清其途而不限其所進夫漢吏之所以得入者鄉里有推舉之科朝廷有試吏之典今之爲吏者皆不知其所自來但以賄

得之至於要途羶缺占以爲窩有同金穴上下承接其直多至數千金有數人共一窩者非買窩不能進身其所以謀進者謀作弊也其號爲老吏能奔走海內士大夫爲世俗所歸羨者善作弊也一善作弊之吏大則薄視卿尹小則鄙斥守令權之所在故也權者非他弊而已朝廷雖限之以位而此輩竊有其權不爭位而爭權亡怪其專以作弊爲職也愚以爲宜盡革從前賄進買窩之例而悉由鄉舉其德行才藝亦旣推擇於鄉里矣乃郡設一官專司課試察舉之任而統之以臬司其試於律法算術文移外能文者試以孝經小學儀禮大義

印聞文集

卷七

七

一條有勇藝者試騎射合式然後補吏視其等第分充郡邑各曹又每歲一試優者籍其名上諸臬司凡地方各衙門吏缺須移文臬司轉行各郡取用三歲則各衙門察舉其在官優者於臬司合試之而取其最者咨送都察院以憑分補在京大小各職司吏謂之貢吏有總窩不就貢者懲革在京專設御史一員以司檢察察廉爲首能次之而重懲其貪廉能者滿三載以貢吏名色同士流一體選用運陞餘授雜職而罷三考之例凡不由鄉舉吏者雖卑秩不得冒濫如是則郡國之吏爭自勉以期貢而吏於京府者亦爭濯磨以望入清流也或

曰舊吏一日不革則其弊一日不除一人猶存則其黨線索不絕勢勢劇新補者無由授受安所從理乎愚謂除現在舞文積蠹不赦外餘者分別懲革其稍能守法無大過者悉與雜職一官盡刻其高俟新舊交代凡當代典例前後原委須爲新補者細與講明視其既習足以治事然後有官者給憑到任有罪者量減一等若一事欺誤迫而治之夫彼所委曲難盡者弊端也若夫吏事則貢自郡國者已久習之亦豈難速達乎國初權吏有至九卿祭酒御史者猶漢法也今遵行祖制而略倣漢代舉吏試吏之法既以除吏之弊而復足以收吏之用則亦何惡而不爲乎

田間文集

卷七

主

練鄉勇議

保甲之法既行所以緝奸懲防盜賊以衛地方則鄉勇不可不練也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用鄉軌連里之法以治其民而陰行部署以整其軍旅大略卽依周制而稍變之以從民便使民相安而使鄰國不覺不數年教令既成一出而爲霸於天下卽今保甲之法猶其遺義也宋時王安石行保甲法有保長大保長都保長之相攝有十家五十家十大保之相維農隙則令肄習武備有司期日於要便村坊比試分等免役亦未嘗不做管

子內政而變通以行之也民人嗟怨海內騷然此非其法實然行之者使然也且其意本欲練習鄉民以備征戢民以上之將盡籍我爲兵也毋怪其不樂從矣司馬公條其爲民害者非一謂其不俟農隙每時五日一教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保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聚於教場得賂則縱去不則留之使收穫耕種之時盡廢且其所籍之兵太多教練之法太繁若使之備盜賊衛鄉里何用如此之多若以之當大敵猶驅羊而戰狼也則當時法之行之不善槩可見矣夫以立法之意既爲民所懼行法之弊又重爲民害母怪乎後之指

田間文集

卷七

古

爲虐政而論治者以保甲爲戒也若如愚議則官不勞民不擾民自爲民而卽民是兵官不教練而民自願練則惟各保正之得其人也夫鄉民之欲習拳勇技藝以防身者不獨狡僞者好之卽椎魯者亦好之矣不獨子弟願爲之卽父兄亦不禁其爲之矣言所設之保正既足以爲教師又與保丁時時視習無有勢分之太殊每農隙無事聚壯有力者而教以已藝不費一錢未有不樂從者也相距甚近演習自便無所爲煩擾也其初槩教以藥弩火器爲防守之具再教以雜藝以冬月收穫已畢春正月東作未興此兩時合十保行田獵之禮每

田三日爲期先一日比試擇其能者以從次日聚衆操演分爲隊伍各立之長辨以旗幟節以金鼓教以進退坐作之方一切以軍法部署之違者有罰演習既熟次日始田田所以爲名也管子內政其軍令使鄰國不覺今之保甲其軍法亦使民不覺而已田畢各取所獲合酒爲樂人未有樂之而不益習者也習成請有司下保而試量行賞罰能者給以鄉勇名目免其雜役尤能者給以民壯名目籍其名於保正然後合試現在隸卒一以其法不能者盡革而取新籍者充補保正時時教習則鄉勇衆有司每歲校試則民壯日增而又益加練

田間文

卷七

五

焉如神術衛教習青澗之法多方以鼓勵之無事輪班入直有警召集守城給以工食又何取客兵防守糜餉哉先朝王文成破寧濠未嘗調募只用各縣機兵而帥以郡縣有司遂以成功夫機兵非卽民壯乎同在善用之亦在久練之耳然則鄉勇之練不惟足以衛鄉亦足以守城練之既久使人有利無患將人自習戰家自習守鄉城所在皆精兵矣又何必以兵名也

官田議

古者公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者皆分田賦祿未有用其身而不給其食者也後世田不屬官而稅盡輸國

故一切俸祿皆取給於國遇國家有故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於是減俸以給國用而有省扣之例至於今省扣盡矣而官吏貪益甚說者謂上無以養廉毋怪其虐取於下賄賂成風雖嚴刑懲之不能禁也夫欲施嚴刑必先制厚祿國課不足以供祿其必廣置祿田乎夫祿田猶之乎爲官田也官田自未賈似道行之虐徧東南然其說始於太宗時何承矩營田之議承矩既有成效矣至道間陳靖復上募民墾田之法廟議舉行公私便益卒爲庸人所沮而止賈似道括買官田以給國用以致東南失國者非官田之弊買官田之弊也承矩所言不過順安軍一帶因曠土興水利以開稻田漢魏故事可遵也陳靖所言近畿之地民逃田荒寬租稅募遊惰以誘之耕墾略倣古井田制也非有買民田以爲官田者買之自官其與奪之於民者無以異矣其害載諸宋史固非一端若今之堪爲官田者所在而有正不必買但在上之人虛心以詳究之用之得人而行之得法弊亦何自而生乎大約中原田多而農寡其法在於集耕衆東南農多而田寡其法在於清閒田中原經賊亂以來逃亡死喪不知凡幾膏腴沃壤盡化榛蕪官誠召號之使復其業而免其稅而終不至者盡收其田入官不知

田間文

卷七

六

幾千萬頃矣於是分爲營田祿田二項營田給諸將以兵耕而供軍餉祿田專設官吏理之募民墾耕以賦官祿若應募者少則如古法徙罪人以往而益嚴游手賭博之禁犯者必徙毋赦夫賭博者盜賊之根源而頑民之首惡也究其所至罪在必誅徙而之農固屬寬政今者此輩十室而九倘法在必行則耕者不勝其衆矣至於處置得宜約束有方則在官吏之得人給牛種營屋室授田器又在當事之善爲區畫耳東南土狹人衆田有主而耕有佃而勤農受田往往不足於耕則田之荒者少矣然而逋稅積久計所有不足以償逋而逃亡者

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七

有之或田多賦重頻遭荒歉追比莫償久困刑獄累及家族甘心送人而無人受者比比而是倘官收其田而悉蠲其逋猶更生之也若夫江淮海澨常有沙渚突生廣袤數里居然沃野豪家賄通有司占爲良田久不起科欺隱之罪縱不追論倘盡行清理以充官田豈爲虐乎國初凡腹內衛所有閒地分軍立屯歲久軍情有屯田之名而實無其事管屯者未嘗一巡阡陌往往平曠沃壤盡歸勢要之家屯田軍餘有經歲賠糧而不知屯田之所在有今按籍清查爲屯軍所棄而爲朝廷所收不亦可乎至於閩越之間僧田不應差徭者亡慮數十

萬畝號爲常住田所以供十方參學之衆也僧衆旣散常住久毀香火僧據其田以爲子孫之資或爲豪民冒奪或輕鬻與鄰右其歷來簿籍皆可按比里冊皆可稽也夫參學之徒分衛托鉢本是佛制常住何取有田而沉不爲常住乎收爲官田誰曰不立由是推之則東南官田亦自不乏特在清理之人公平寬靜毋刻核毋煩擾不半年愚知所入之田足以供所賦之祿必有餘矣諸如此類田不必定在一區亦不限以多寡隨其田之所在別爲祿田以本處約正保正司之俾召民佃或卽見耕者留之照舊額減十之二而耕者爭赴矣有司一

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七

勿預惟設一勸農吏擇鄉舉勤幹忠實習農事者爲之專司檢察其勤者雖厚獲必量蠲之以示勸情者雖折收必盡征之以示懲而耕者益力矣近田鄉保置倉廩以儲之收畢吏與會計登簿上諸縣縣總計之以上諸郡郡又總計之以上諸藩司而聽藩司賦祿焉有贏餘者存爲常平倉本嚴敕有司不許那移別用自勸農吏以外不許胥吏一人干涉違者重罪之如此通行似亦無害於民而有利於國而凡有職役者皆有祿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禁其貪也

常平倉議

愚嘗讀甫田之詩曰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鄭康成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貸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豐年之法如此宋謝枋得曰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者耳言歲有荒而民無荒也觀其末章云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夫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在官者業已分田賦祿則此倉箱者皆爲農夫以備春秋補助之用雖無年猶有年也寧不足慶乎然在當時謂之補助明是有出而無入未嘗責其償也鄭氏賒貸取息之說疎矣左傳

田間文集

卷七

支

稱齊陳氏施舍已責家量貸而公量收之以收人心則春秋時業有賒貸而取贏之事後世言利之臣遂專以此法取息於民以資國用而民乃大困青苗錢之害所由來也漢唐以來聞有發倉廩以賑荒者矣未聞有春補而秋助者周時兵民不分未有無事坐食之兵後世兵民既分兵餼於官凡此倉廩大半皆軍儲也而有出無入補助寧可繼乎至若賑恤之政所及無幾每遇凶饑有司不肖者不以上聞既聞之矣比及報可文移往復動需時月民之轉死溝壑久矣而且監臨胥吏相與侵漁少有霽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鄉村老

弱豈能匍匐數百里以就乞餒舍之米哉三代之後莫

善於耿壽昌常平倉法也無損於上而有益於下饑年

百姓陰受其濟而不必有賑卹之名其法祖於魏之李

惲李惲之言曰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人

無傷而農益勸謹視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糶三倉

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人適足價平而止小饑

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之

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

餘以補不足也漢宣帝時歲屢豐穀大賤壽昌乃本其

義奏請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

田間文集

卷七

支

貴時減價而糶常平倉所由名也然至東漢明帝時纔百餘年劉般極言常平之弊由豪右因緣爲姦而小民不得其平隋文帝時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隨其所得貯之委社司檢校收積饑歲出此穀賑給唐目爲社倉畝稅二升商賈無田者分爲九等戶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隋唐之制官無糶本使民自輸積隋猶勸民爲之唐則以爲功令而徇假以給他費是於常稅外又增一稅矣便民云乎哉宋神宗嘗發諸路封楮以爲常平倉本王安石變常平倉本爲青苗錢制給斂出息之法司馬光力言其害言常平之法公私兩

利此三代之良法也而後至於弊者因州縣缺常平糴本遇豐歲無錢收糴亦有官吏厭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實價信憑牙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收成之時農人情需速糴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比糴既盈方始添價中糴入官是以農糴只得賤價官糴常用貴價又有官吏欲趁時收糴縣申州州申各司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此乃法由人壞非法之不善也司馬公之說較劉般詳矣而金華社倉記云王氏青苗立法之意未嘗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三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是以終不能行故朱子於其鄉建立社倉請本鄉士居朝奉郎某其任收放其法簡易大便利於民可遵行也愚觀今日欲救百姓之困莫急於復常平而復常平之法使無弊者有三議焉其一察本地富實鄉紳素為鄉民信服者有司以名申於上敦請委任召集約保隨其鄉田地之廣狹人戶之多寡公同量給糴本若干登記在冊增糴減糴一依時價為準糴足糴盡皆以報紳其中委曲收放紳任其事官不與聞歲終會計出入贏蝕之數籍諸官胥吏不得預預經費不得那移如是

則糴本可常存也其一倣隋當社立倉之法於鄉而不於城約保酌其糴糴之近便而人煙輳集者為之不但一倉亦不必在一處也其一則因以行補助之政穀價既平人不乏食當春耕時不許假貸蓋倉粟必須久儲以防夏季之踊貴也至於禾苗盈野青黃未接時有空乏之憂則又如朱子法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還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不數年倉粟五倍於前以後不復收息止每石收耗米三升粟倍之夫貴糴賤糴減增不過一二分之間即有損折此亦足以補之矣此在約保能信其人之不負察其田之足償

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三

斯不至虧糴也而愚又謂義倉亦可相輔以行愚所謂義倉非若隋之勸民立社而為官賑飢也非若唐之計畝輸倉而後假他費也當豐稔之年勸諭富戶各自置倉鄉保驗實一如常平之法貴糴賤糴聽自由納官吏不問亦不借以賑飢但取其能平穀價而已其貸農取息亦憑約保如常平例計各倉出入多寡報聞有司有司分別旌獎在彼人無所損而有義名亦足勸也說者以國用空虛糴本不貲何從取辦愚觀漢世有入粟授爵以貲為郎之令國初亦有納粟入監之例暫一行之事罷即已官取章服以樂其身上惟優免以異於民不

混清流仕進之途未爲不可又觀唐宋每有興作經費不足有司每請度牒告身以濟工費夫告身名器而賤用之有以高品告身易一醉而不得者誠可笑也本朝士大夫誥命須考滿甫給或有現任守令期屆考滿而父母老病恐有不逮先期請給樂輸常平以速榮其親一以助國施一以慰孝思也不亦可乎自佛入中國游惰奸宄盡逃於僧舍天下僧尼幾百餘萬戶口爲之益少誠宜一切禁止唐宋及國制皆須給牒方許剃頭故度牒可以利用今則人自剃頭千僧未有一牒也尚嚴報牒制可備行查勘凡無牒者除五十以上年者有道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三

者量免此外槩令納價給牒不納者悉令爲民當差至於婦女出家爲尼尤傷風俗不論老少皆須有牒輸價倍僧以困之使自遠歸反俗此後凡僧尼有不請牒而私自剃度者本人及師皆以重罪罪之此固國家政化之所關非欲借此搜括以濟國用然國用之濟莫有大於此者矣夫以此輩不耕而食逃避差徭爲四民之蠹久矣以絕無脩行坐受吾民之供養出其纖毫爲救濟吾民之良法準以因果之說亦兩利也

權節議

愚按征權之政三代未嘗有也至漢世欲崇本抑末惡

商賈之不事作苦而擅天下之厚利於是爲關市之征以重困之而取所入以助國計而後以征權遂爲歷代之經制矣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所在關使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又詔賜商稅則例於關門毋得擅改更有增損及勅收者累朝因之守爲家法高宗南渡猶慮津會稅網太密減并一百三十餘處然其間貪吏竝緣苛取百出或私立稅場擅用稽察措置置置專欄收檢虛市空舟一切有稅遇士大夫行李搜囊發篋日以輿販小民墟集之場專易瑣細器物指爲漏稅輒加以罪權務所在爭指爲大小法場田間文集 卷七 議 四

則是朝廷設關本有常額苛暴之政皆由關使亦非關使自爲之也爲之吏卒者導官爲之其計日從其法日密其貪日甚其虐日深以官爲名而大半肥已故其弊遂至此極也然則今日之弊可勝舉乎國初止有商稅未有鈔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今增者幾矣以宋高之庸猶慮稅網太密輒行減并今反日求其增豈上意哉且增者徒有利於官而無益於國總而計之或反虧國課也夫商賈操奇贏以取利四方心計豈在官吏之下關太密則必有逃稅之地與逃稅之法豈無重費然必有倍減於過關者而後爲之此胥吏與商賈通同

所爲而官不知也於是關愈密稅愈重而船愈少課愈虧課虧則官所獲薄而益肆其貪而吏胥益飽亦何苦爲之哉往時征船者不征商而船之鈔皆出於商增船鈔即以增商稅也設關既密商寧堪此數增哉且如征船之法亡論船有載無載朝夕上見船卽輸滿料人雖至愚寧肯駕空船而輸滿載之稅所以過關輒經歲不返關上之商又以無船久滯下候載而上候船約計兩年纔得一年之稅名爲增而實減也夫船取其上下之速商取其往來之多使日日過船通商雖日計爲減而歲計之則增也倘遵依祖制量裁新設而統計近年

田間文集

卷七

重

以來所收船鈔商稅亦依宋祖灑派各關開截商稅則例顯示關前曉諭商人務足舊課關雖廢而課不虧彼商人稅雖稍增而少幾處關門之守候需索費正相等則樂輸恐後矣至於吏胥之積弊非得至廉之關使以身率先則陋規必不能革弊端必不能清也而今循資出使者視爲金穴方下計圖之而望其處脂膏而不潤寧有人哉合無取現在行取之知縣候考選在京者且與差遣滿一年弊政清而國課足免其考試卽授臺省彼清華在望寧肯以有限之貨賂而易其無窮之功名哉至於鹽鐵始於管子之治齊榷酤始於漢權茶始於

唐雖非王政而歷代之國計以賴今鹽茶稅如故而酒酤獨免愚以爲酒之有害於天下大矣上之荒淫失國下之喪身破產風俗之敗壞盜賊之羣聚皆由於酒故周官有萍氏掌幾酒謹酒幾者掌其酤賣謹者節其所用除祭祀賓客養老三省外不得用酒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徇周法也漢文帝卽位賜民酺五日則五曰外有禁可知古帝王所以禁酒者深知酒之害也若賈誼所云酒醪以糜光殺有害於農民此猶其大略也然則酒之有禁自古有然至於後世無禁而惟之

田間文集

卷七

美

榷之則必禁私釀而飲之者少矣寓禁於榷而國家因以收利是征科中之有益於國而無損於民者也至唐宋立法酤利多與鹽等德宗憲宗皆官自置店酤酒收利以助軍需並置榷鹽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酒務以釀縣鎮鄉閭許民釀而定其歲課民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處以極刑以下論罪有差法甚嚴矣故宋時酒課之厚殆過於鹽初猶藏之州縣已而入爲上供而歲有增添至爲七色酒錢然官自釀酒酤事至猥瑣至於糟載之細皆以使者提舉殊傷國體固不如依行鹽之法召商給引使之

分地置賣而官坐收其利也夫民之私釀無從禁也惜有禁麴而民私自造麴其爲法也到處不同而皆可以釀今惟先嚴私造麴藥之禁官頒麴式每郡置一麴務計麴若干得酒若干酒分上中下三色分別定課每一引以麴計酒計酒輸課商人錢藩司給引赴所分州郡麴務照引發麴聽其分散鄉鎮置店轉酤專設巡捕緝察如捕私鹽之法麴禁嚴則酤利專而國課日增行之既久可以收唐宋權酤之利而不貽官店賣酒之議也今當事不言興利則已如欲興之則權酤之法亦濟國用之一端乎

日問文集

卷七 議

三

錢鈔議

自太公立九府圖法錢鑄錢爲幣以利民用萬世遵之後世或廢而用穀與帛奸僞百出民情不便復議用錢然歷朝每更鑄錢行之未久輒廢則由輕重之不得其宜也夫錢重則難用錢輕則盜鑄者衆而私錢多私錢多則官錢滯而不行齊高帝時孔覲上書言人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務欲令輕而數多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變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是故國家鑄錢惟令錢重費工則盜鑄者

息矣何則盜鑄之罪大而所獲之利微也是則錢法之壞非盜鑄者能壞之也由司鑄者以錢重則少而利薄乃輕之以取多蓋先自壞之而盜者因而壞之也未其輕以取多由銅之難得也則莫如禁銅禁銅之說賈誼言之早矣唐劉秩尤詳焉秩謂錢鑄而用不贍者在乎銅資銅之貨由采用者衆矣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禁之銅無所用而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且銅不布下盜亦無因而鑄也今誠詔各路州郡悉收銅器入官而如其直酬之凡民間器用以錫代銅而設銅捕之令以私鑄之罪罪蔽銅以首

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三

商賈之厚薄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然吾觀交子會子猶今之會票彼此俱有現錢遠難齎致以交會互通之納錢於此而取錢於彼耳若後之鈔則不必有錢以交會而直用交會以為錢夫鈔止方寸腐敗之楮加以工墨命百則百命千則千而欲愚民以為之寶衣食皆取資焉惟其能上行者也蓋必官司喜於收受民心不疑自可轉易通流增長價例然楮久則敗於是限年為界界滿則易謂之稱提迨後稱提益急舊界未滿新鈔已

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三

頒商賈所藏一旦廢棄無用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大困而有司又以出鈔為利入鈔為諱鈔不上行徒以愚民而已此鈔法之所由壞也然吾觀宋元以及國初鈔雖屢滯而猶能設法以行至於今雖嚴刑峻法萬萬不能行者亡他則以往代不用白金而今專以為幣也夫鈔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輕齎可到故商賈雖知楮無用而便之今銀既足寶而復可輕齎以之代楮不更便乎永樂間因鈔法不通禁用金銀交易者準奸惡論蓋不禁銀則不能行鈔而銀終不能禁則鈔亦終不行矣夫白金古

不經見漢武帝始造白金以為中幣民弗寶用而罷宋時發帑銀散各軍州以易錢河東轉運使歐陽修請減免一半景德間救各關每銀一兩納稅錢四十文當時不以白金使用可知迄國朝嘉靖末年錢法大壞止勿鑄錢公費惟用白銀銀之寶用纔百餘年即禁之寧不可乎縱不可禁當立法定制每錢一千直銀一兩鈔一貫直錢一千而銀以五十兩為錠三者相權而行零用則錢整用則鈔滿五十兩始用銀錢多折鈔鈔多折銀而碎銀以代錢鈔之用者罪之有司徵收民糧亦以是為則至於關樞本名鈔關祖制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

田間文集

卷七 議

三

十之七未有徵銀之例於各關專設一鈔務以俟商至用銀買鈔輸官銀鈔循環亦朝三暮四之術但務在鈔之轉易不窮而商人交納亦免吏胥之爭銀色較錙銖固所便也鹽課亦然如此則鈔庶可行乎愚故曰錢法惟在禁銅鈔法惟在禁銀崇銅人以為迂談禁銀則世以為怪論然不如此恐終不能行也

時方議行鈔故及之

田間文集卷第八

說

義士說

士君子不幸丁改革之際君亡與亡其大義也則有爲之說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君旣死社稷矣而死者寥寥則又曰立於朝者死可也在野之臣不仕而已誰非臣子而盡責之死乎夫不能死而且臣於異姓者固當別論矣至於不死亦不仕苟全性命此一庸懦人耳無足道者而有一介之士身未膺一命之榮驚聞國變自慷慨以死有從容絕粒以死者矣有棄其田間文集卷第八說一

妻子枯槁嚴穴或逃諸方外飢困流離以死者矣是亦不可以已矣乎嗚呼是皆聞伯夷之風而興者也所謂義士也伯夷本孤竹世子旣已讓國居然匹夫矣且避紂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其不善紂也甚矣迨武王伐紂伯夷於師前叩馬而諫其志本以求死也左右欲兵之則夷志也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於是不得死乃餓於首陽之下而死焉其與死於兵何以異哉太公特不欲周有殺義士之名耳夫伯夷旣已千古矣後之守義者如漢之薛方蔣詡東漢之管寧晉之陶潛之類亦惟心伯夷之心固不必爲伯夷之所爲也卽以孔子

論之亦不爲伯夷之所爲也於何知之於孔子之稱微箕知之孔子稱伯夷求仁而曰殷有三仁夫伯夷與比干皆以死成仁同稱可也若微子白馬賓王固已爲周之臣矣卽箕子釋囚而授洪範來朝而歌麥秀豈伯夷之忍聞哉而皆以爲仁不惟無異於比干并無懸於伯夷也則孔子之所謂仁者本其心後人之所爲義者論其迹也薛方居家教授郭欽蔣詡歸鄉里臥不出戶管寧終身稱漢處士陶潛紀年惟書甲子豈務名哉蓋於心有不得不然者夫不得不然之心卽仁也以之著於倫紀則義也後之希伯夷者亦惟寧與潛等庶幾近之乎而世有慕子房之義者夫子房以絕人之智勇竭五世相韓之貲力僅奮博浪之一椎誤中副車幾且不免況其他乎古今來於宗國覆亡之後而以義兵重復者惟夏遺臣靡而已若劉裕雖滅桓玄復晉室而卒以自爲不足術也其舉事敗者比比而是宋文丞相百折不回其最著者也至於漢翟義之討王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曌皆世受國恩義不容己雖覆宗湛族固所不惜然皆公卿世家勢位富厚之士自度其氣力足以一戰非草莽一介之士所能爲也今以烏合爲衆以盜賊爲魁軍無現貲皆仰諸富室之輸助不給則掠斂之事起

矣以義始以不義終見敵則鳥獸散株連宗戚遺毒鄉里至使村市爲墟身死妻子爲僇固其所矣無一分之益而有萬分之害徒足以絕故國之思而堅從新之志以是爲義不如其已也夫士固有士之義也士之義聞伯夷之風而死者吾猶以爲過之若子房之事何其不自審也雖然吾亦爲爲士者論也

義帝說

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猶言借也蓋指齊桓之尊周室晉文之納天子皆借是以令諸侯而服天下也自三代以後取天下者皆竊用其術未有初無所假而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三

天下一旦心服而從之者也若夫湯未伐桀會諸侯於景山爰有景亳之命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蓋湯武功德於未舉事之先諸侯推戴久矣天命人心方且辭之而不可得而又何假焉自非湯武其能然乎而陳勝者因亡秦之暴虐人心之思亂揭竿而起不能求立六國後以號召天下纔得數郡遽自稱王以是勝遣諸將略地所至亦各自稱王由其無其主於上彼此等夷不相臣服故各爲所欲爲耳勝王不數月而敗其勢然也項梁立懷王孫心爲義帝以係人望可謂審於大勢者矣而義帝能收梁軍拔宋義爲上將位

籍上其人亦非凡才遣諸將入關約先入關者王之秦既破亡項籍使請命於帝曰如約居然漢汗不反籍雖終負約然當時不能不請命者誠以諸將之心隱然凜一其主不請命則無以服諸將之心使籍能始終翼戴假之以約束諸將卽漢高誰能爭者而籍不知此無用之爲有用也乃以私憤廢而弑之反使漢高因之以爲羽罪使三軍竊慕爲之發喪凡項氏所假之虛名轉爲漢有而天下諸侯之心轉爲漢收是此虛名者漢高於其死後猶得假之以濟事也雖楚漢成敗不盡由此然其取天下之勢之順逆固有然矣春陵兵起奉璽公以田間文集

卷八 說

四

之亂臣未有如李希烈之愚妄者也其地去畿輔不遠希烈受命於朝廷乃自擬諸河北合從諸藩遠自稱帝此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亡矣夫藩鎮本皆好亂之人初希烈與之約結未有不欣然聽從者迨既稱帝而諸鎮心變矣向者皆與國也希烈稱帝而向爲與國者應自稱臣彼固以爲同是叛臣豈有舍累葉天子不臣而臣叛臣者哉其不心服而敗乃成者勢必然矣而希烈者方自以爲得諸侯之助王室孤弱帝自我稱誰能禁之是不惟不講於桓文之道亦未知所以爲篡逆之謀也愚已甚矣然則後有欲爲希烈之所爲者踵是覆轍其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五

愚不更其乎

余不遠字說

聖人讀易至坤復之交歎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漢喜陽之復也然復之繫辭曰七日來復至繫初九之交詞則曰不遠復此復初之九卽剝上之九也歷坤之六陰至於此而一陽始見以數數之得七謂其爲陽也故稱曰爲曰七日來復幸之也今夫一日無陽則天地幾乎息矣而需之七日乎夫七日無陽猶世界之七日無君人之七日不汗而尚有世界與人哉初九之不遠何以稱焉且夫剝之上惟九也故曰碩果不食至於坤而

純六無九則所爲碩果者食矣乃於復而再生乎夫人之死而復生必有未嘗死者也死則不生矣木之枯而復榮必有未嘗枯者也枯則不榮矣吾嘗默察坤復之理而知剝之陽未嘗絕於坤也蓋一陽不勝其摧折造物者惜之而護之密於是乎腹於坤焉使之浹根固藏以至於復而始見故坤者十月之卦也而十月爲陽月義可識矣儲城余生名復字子遠余爲改字不遠生之言曰復之不遠吾既已知之矣而吾以爲猶遠也蓋欲剛之反者切也是生祇知陽之見於復而不知陽之腹於坤也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六

處萬物未生時言一陽之初動未嘗言初生也若必至子半而陽始生則子半以前陽氣既盡生機之絕久矣復於何有由是言之則坤之後有復卽求其不遠者尚不得而遠云乎哉以人事論之當祖龍肆虐之秋芒碭已有真人矣於煬帝窮奢之日太原已有王氣矣夫沛公與州將之晦迹於秦隋坤之事也及至受命爲漢唐之高祖復之事也不特此也呂氏擅漢平勃韜光武暨改唐梁公屈節當是時豈知平勃梁公之爲碩果哉然所以安劉反唐者卽在於不知其爲碩果之頃惟其藏身浹密故不爲陰邪所害亦天之有以默默保全之雖

欲害之亦不可得也猶之陽之危於剝而決不絕於坤也迨至復而始幸其來見已晚矣夫以復之陽自剝而來洵可爲遠若知夫坤猶陽也而果遠乎哉吾以不遠字生又何疑焉

與雲間張寄亭論李杜詩說

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終唐之世李與杜並尊至元日少加軒輊自宋以來學者亡慮皆以杜爲法而言李者寡矣在當時杜之氣往往爲李所奪其贈李諸詩或至不能成語則以李才非杜所可及而杜惟以學力勝之千載而下李遂不能與杜爭若夫文章之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七

光燄李得諸大生搖筆卽出正如明月之珠出海遂已照乘杜則經百鍊而得者也干將之劍精光愈久愈新任其沉埋其氣直上燭牛斗之間此其淺深遠近蓋有不可同日而論者然而兩公各有其長也李譏杜作詩太苦杜亦諷李曰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李之不細由其不能苦耳然吾觀杜之好苦吟而欲與李細論者皆在律詩其曰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蓋窮幽造險其必有極不易穩之句而忽得穩非今之但協律叶韻之爲穩也又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蓋一句而有數折一字足當數轉中無不盡之義而外無可見之痕故律之

細古今惟子美獨也太白之詩特妙於古風絕句諸體律體非其所長其律有通篇不對似古詩者本是古詩而與律協人乃入之律詩中耳既非俳偶寧可以律名哉至於歌行之妙自可獨步千古起不知所以起結不知所以結轉不知所以轉意思不知所自來章法不知所自本一聽其才之所爲而已不與故其詩皆不經思索而得賀監謂之謫仙人是矣今試誦太白所作其人豈能苦於吟而肯細於律者哉宋以來言詩者皆尚律體故空其以杜爲宗師也雲間張伯子爲律詩每一題輒數十首立就藻思奔赴愈出愈奇其縱筆直抒自然合律直覺太白無法子美無才而吾終欲進之以苦吟也夫子美亦有一題而數首以至數十首者其所爲吟之苦律之細者固不在於是而在於其一首之中也子能以數十首之才思屈而就一首之律使數十首意無不盡吾知其吟不期苦而自苦矣雲間前輩詩亦多苦吟然琢鍊太過鋒銳俱盡有光無燄自謂至矣然于美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太白亦欲以驚人句搔首問天大抵驚人處卽是光燄所在然則苦吟之功固有在此不在彼者吟久當自知之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八

詩說贈魏丹石

詩也者文事中之最精者也凡文字中數百十言所不能盡者詩以一句盡之一句中常有數轉凡文字須數百十言轉者詩惟以一字轉故其事至難而其法甚巧自古昔所傳墳典丘索大抵皆詩體也爲詩者有天事焉有人事焉若夫性情氣韻聲調之間皆天之爲也不可強也至於謀篇造句則人事之所由盡矣夫篇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起結開合變化無端頓挫抑揚自然節奏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不可以有意爲也惟造句則心欲細而功欲苦是以詩貴於苦吟也苦吟無他情事必求其真詞義必期其確而所爭祇在一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九

字之間此一字確矣而不典矣而不顯顯矣而不響皆非吾意之所許也於是慘澹經營索之久而不得而置之而此一字忽然現前乃真不可易矣然非讀書研理體物盡變者求此一字終不可得何則無其本也賈閻仙有云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杜少陵亦云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所謂安與穩者豈不在此一字乎求之甚難得之乃足快耳不然今之稱能詩者援筆輒就叶者其律押者其韻亦何有字之不安句之不穩而古人必求之如此其難哉魏子丹石好道而耽吟從事於詩者有年吾更欲勉而進之其在苦吟乎夫丹石之

詩亦既安而穩矣惟苦吟而後知安者有不安穩者終未穩也吟不苦則不能自見其弊亦不能自生其巧然吾之進丹石更有在於苦吟之先者則本之說矣丹石爲吾友青城猶子謬以余知詩出近稿就余求益余感其至誠輒恃通家之誼率意點定復作是說以貽之凡余生平學詩之少有得者盡諸此矣丹石亦信之乎

陳官儀詩說

吾學詩五十年矣其前此十餘年皆以才情氣調爲時所稱自後四十年身廢無事益專志於此見三唐近體詩之設辭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詩成名未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十

有不由苦吟而得者也是故古人有十年始成一句或一生僅得一句句稱絕唱其工只在一字之間此一字無他奇恰好而已詩既成持以示人即人人皆如其意之所欲出所謂一字者現成在前然非讀書窮理求此一字終不可得蓋理不徹則語不能入情學不富則詞不能給意若是乎一字恰好之難也故吾四十年來矻矻於經史之學不倦者非以爲詩而詩亦因有資焉陳生官儀稱詩久矣才情氣調迥出時流吾嘗勉以苦吟賈其近作用意造語皆非率然而就但其意之欲然筆未能然惟無以給之也所爭一字耳既入情矣而詞武

不典與矣而義不朗朗矣而調不高慘澹經營雖以接天之才終不能不窘於此一字也官儀亦覺其苦亦知其故乎請更以吾說從事力學深思自有詩成恰好之一日也官儀從余問詩故屢以吾學告之

地獄說

寧都魏凝叔江右學儒者也謂佛氏地獄之說其旨不悖於聖人其言曰三代以上禮明刑平君相治於上百姓安於下故鬼神無所事賞罰及夫世衰刑賞不當人心鬱而不平有惡極罪重考終以死又或一死不足以償罪於是幽冥設地獄使備嘗其苦于請賄賂無所謀曰問文集

卷八 說

士

孝子慈孫不能代以極其惡報而後已於是而生人不平之心始平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之以名也而卽有不顧名者方且謂不能流芳亦當遺臭則名之之說窮矣是故刑賞窮而作春秋筆削窮而說地獄魏子之說蓋感憤於世間刑賞之不平馴致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不得已望諸地獄以紓此憤耳而世有執生殺之柄以制數千里之命而其所以示天下者舍法令不言亦引閻羅天子之威嚴以懼之而使爲善及約束羣吏亦誓之以鬼神果報之事其意甚厚然而失政體矣夫閻羅天子之威權不重於督府也犴狴之

拘囚鞭笞之狼藉刀鋸之斬截其慘痛不減於地獄也刑誅者現在必然之法也地獄者死後不可知之事也不懼之以現在必然之法而懼之以死後不可知之事其誰聽之民之犯法者但得緩數日之刑猶且悅之況緩之以至於身死之後後雖苦更有甚於死者固所甘也毋怪乎犯法者日益衆矣或曰然則佛言果報不足信歟夫春秋所記善惡之報歷然不爽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此非果報之最顯者耶聖人特言其人可據者而已不言其死後不可知者也固與佛言有異曰問文集

卷八 說

士

佛生於西方彼國固不知有先王之禮樂法度其亂必有甚於中國者佛思有以教化之而無禮樂可循則因事說戒以止其惡於未明是故戒律者所以代中國之禮樂也思有以懲治之而法度不備則設爲因果地獄以昭其惡報使勿犯是故因果地獄所以代中國之法度也當其說戒之時必要之以誓言臨之以鬼神其不敢犯戒者畏鬼神也生而畏其威死而受其制因果地獄與戒律相爲表裏其與吾儒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之說何以異哉佛言之非誑也若夫中國人心之邪妄則非戒律之所能制也戒律之條載諸王章者森然

犯者不赦而是蚩蚩者一不之避而肯避一無權勢者之空言乎現因因果猶不之信而信不可知之地獄乎佛教不足以治中國審矣莊子曰爲不善於顯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隱者鬼得而誅之以鬼誅補人誅之所不及使爲惡者一無所逃於幽明則地獄因果王者亦樂得之以輔其法令 明太祖謂之陰翊王綱大哉言也魏子之說則猶是莊子之旨也使爲惡無顧忌者逃於王法公論庶幾有萬分有一之後慮以恤其隱微也夫魏子固無誅惡之權者聊以是說紓其疾惡之志耳若夫有權而足以行法者人之畏之甚於鬼神何則田間文集 卷八 說

孽子說

余攷古人於嫡子之外有爲庶子者有爲孽子者庶與孽要無分別同是側出之子也史稱齊王肥爲漢高帝外婦子蓋私通之婦所生也電錯謂之孽子而王齊七十餘城惠帝兄事之與行家人禮卽呂氏至如視之未嘗有異於諸王何則爲其親高帝之子也蘇武使匈奴持節海上不屈者二十年旣歸無嗣乃自陳發匈奴時

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使者以通國歸爲郎爲武後當時北海之胡婦其非單于所賜武所聘娶者明矣武以之爲婦不知以義合耶抑苟合耶而以其所生者爲其子惟武能自信之也武信其爲子漢庭安得不以爲武之子也左氏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賜之蘭旣而文公見之子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已生穆公名蘭其後鄭之公族惟穆公子孫極盛古人稱妾猶稱婢也曰賤妾則婢之下者也見御於君而慮後有子而不信非慮公之不信慮諸大夫諸子之不信也然惟文公信之而田間文集 卷八 說

其子卒有鄭國國人無異詞焉晉阮咸自追姑婢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也謂之人種知乎已娠也而乎卒爲晉名士裴秀年十八有令望諸名士爭造之嫡母猶令其母進饌於客客皆起拜母曰微賤如此而諸君致敬應以小兒故耳此母殆亦鄭賤妾之流也卽其嫡不以秀之母爲裴氏母未嘗不以其母之子爲裴氏子以秀之父子之也古人如此類甚多而枚舉亦稱枚乘之孽子大抵母賤而無名位其所生卽孽子矣孟子所謂孤臣孽子正言其極危苦可念耳非有差等於諸臣子也今世固有無子而宗祀是懼或獨子軟弱而虎視眈

耽者衆嫡妻妒悍有妾不容或貧不能廣置於是有所私幸而生子者有嫁出之婢妾生子而心藏其爲己子者惟其父確然信以爲子則子之矣焉有父以爲子而門內之人不以爲其父之子者乎門內人賢者固慶其門之多一子也親愛有加焉不肖者或幸其無子而思有其所有或幸其子孤且弱而覬覦其所有其屬之疎者又從而構闕其間冀鵠蚌之相爭以收漁人之利亦不仁甚矣其說不過謂其事涉可疑夫親父信之効人何從而疑之又不過以其所出之賤耳聞有母以子貴者矣未聞子以母賤者也易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

日聞文集

卷八 說

五

有此子以延其一綫則此公之功大矣吾故特爲是說以表之并以告夫世之思齟齬於孽子者

係遜說

癸丑秋在都門值合肥葉崇伯公病不能入直欲乞休有傳上意且晚且大

拜公

其家人及門下士力阻公去余爲說遜

明交

卦九三一爻公大喜志遂決因作是說以申

遜之九三曰係遜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遜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當遜之時雖二陰浸長而九五當陽下應六二二雖陰類而中順自守未嘗顯與君子爲難則君子尚可爲彖傳曰遜亨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而君子於此決言遜者蓋惟當此時而遜是以亨也夫陰陽消長氣運爲之君子小人皆有不能自主之勢氣運相催人心以變其始也微有異同其後也判若水火哲者見於幾先昧者信諸事後事後而悔之無及矣是以遜之爻莫善於嘉當君臣無間之時見幾最早以禮而退至於醴酒不設穆生待禮衰而後去不謂嘉矣其次則爲九四之好遜李泌之於唐肅宗是也肅宗於泌可謂好之矣而泌竊有所見遂能絕之以決去勇哉爻詞謂君子吉小人否蓋言好而不能絕直小人耳過此而下則九三之係遜矣九三何係乎係於好也而究爲臣妾所繫夫三豈不知時之不可爲而好

日聞文集

卷八 說

六

之不足恃乎而無如臣妾之不肯令去也臣妾之不肯舍榮華而就閒冷固然無足怪又有門人賓客與臣妾同見者復爲不可去之說以惑其聽於是內揆諸理外牽於私二者交戰不能自決以至於疾傳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此勢所必至矣說者曰九三之係爲世道人心係也三去則又一陰進而爲否矣故三所係甚重至於剝時尚賴有不食之碩果況未至此時乎夫陽氣不絕當其時自有爲之碩果者必嘉遯好遯其人也彼係者爲小人所重困方且求去之不能而能久留爲碩果哉正月之詩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田間文典

卷八

七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此以狀繫者之苦也詩言特者喻君子之獨也机者動搖之而不拔其根也既不容其生又不迫其死外尊之爲典型內忌之如仇敵不能退不能遂蓋至是而始悔爲其所羈縻也亦已晚矣古人留其身不去以係世之安危卒致身與世同盡若漢末之爲望之更生東漢之爲陳蕃李膺者不可指屈其以係而收不食之效者一狄梁公耳然而瀕於死亡者數矣其不食天爲之也士君子當視陰陽之消長以爲進退然後身安而其所係者大也則豈可不明於易哉

持滿說

孔子觀欬器喟然而歎曰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問曰持滿有道乎子曰挹而損之夫挹損之事蓋在將滿之時挹之以不令其滿而非於既滿之後也書曰滿招損易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俟既滿而始求損焉則已難矣嘗觀宋儒邵雍於先天易卦圖以坎離爲陰陽之限離當寅而盡於卯中坎當申而盡於酉中謂卯酉爲陰陽之溢數也用數不過乎中故取寅申而不取卯酉蓋其學以得半爲中又不欲至乎已半而以將半爲中也凡草木之華見蓓蕾則以爲盛見大放則日開又集

卷八

八

以爲衰蕙蕙然惟恐至於半也蓋半者滿之始也滿者虧之始也於半而憚之是以滿不終滿無滿則無虧斯持之最早者矣論語稱衛公子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也者未足而自以爲已足也夫學問之事未足而自以爲已足聖人之所惡也至於利祿貨賄則甚喜其足以爲不足而求足之則害之者至矣史傳所載係世亢宗者類皆貴而能謙富而能讓彼其事皆在既滿之後誠以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爲此者所以係其滿也非夫子所謂挹而損之道也得其道者其惟文王乎詩曰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言天命既集文王不受退守其舊以終身於侯服是文
王之所受諸天者終其身未嘗滿也而文王之後卒有
天下周頌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蓋至於成王猶受而不溢則文王持滿之效亦略可
覩矣今士大夫鼎盛之家未有不由祖宗積累德行以
致者也積之有數償之亦有數惟不盡其數以貽其子
孫豈可當吾世而滿之乎即吾能保之而數之既滿後
將無以望其復償矣而況滿者造物忌之人世惡之其
地甚危而其心甚苦保之固未易言也歎器之歎惟不
田間文集 卷八 說 尤

令其滿而已不滿者邵子所謂得半而止也天之道也
察天之道順人之情因陰陽之消息通晝夜之進退玩
卦爻之往來文王作易之旨居然可見矣而區區明哲
保身云爾哉

田間文集卷第九

記

抱蜀堂記

左忠毅公初起家時卽有別業曰三都館取君家太冲三都賦題以爲名也館當龍眠山口去城不數里公休沐之暇時時讀書其中至今人往來龍眠經過其地輒指三都館所在徘徊久之始去當忠毅公罹璫禍時產盡鬻輸官公刑困時猶問曰龍眠亦鬻乎以是此館得留今屬仲子子直薦遭兵燹向時行吟坐嘯之處悉化爲墟莽無有存者仲子痛心於忠毅之魂魄之不忘此

田間文集

卷九 記

一

士也日夜謀所以復之力不給則復之僅三之一里中姚休那先生因其三而一也於是易名蜀厂以蜀於三都中得一而已其亦有感於今時之爲蜀者乎因有蜀稱也吾署其堂爲抱蜀堂管子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蜀者獨也姚先生因之輾轉以明獨之義其意則勉左子之讀書宜深入一門以爲獨也故引杜元凱之於左傳郭景純之於爾雅皆以爲能得其獨者其論甚精惜其但主讀書之一端而吾以爲古聖賢豪傑之士未有不有其獨者其於天下事必有人所共然而已獨不然人所不爲而已所獨爲生死利害之端固不足以惑

之矣莊子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夫且無古今之是非

而又何有於旦暮之生死哉以武王之聖天下皆是之而伯夷斷以爲非至死不易夷誠有獨見其非者非人之所能知亦非人之所能解釋也故曰抱蜀不言抱其獨者固無可言也嗚呼生死之際亦太矣知其死而決志行之而不疑亦不肯自負其獨而已方忠毅公蒙難時太翁年踰八十難將發公心知之慮傷翁心乃時演椒山死事傳奇以嘗翁翁擊節稱善公然後舍然於翁也當是時公已承訣翁矣人固不知翁亦不知唯公自知之所謂抱蜀不言者非耶大學言慎獨之學一則曰

田間文集

卷九 記

二

毋自欺再則曰此之謂自慊蓋有不如是而不得慊卽謂之自欺者矣子直日讀父書其亦有見於此乎左子曰吾無所用於世然見世之貪富貴而忘先德者吾心鄙之吾志在老於斯堂而已此卽子直之獨也昔者武侯高臥南陽抱膝而吟梁父以定三分之業者此獨也使姚先生於三分所存之一而特有取於蜀亦此獨也使忠毅公而在重新是館而以命名其亦必取姚先生之所取也何則共此獨也亦天下忠臣孝子所大共之獨也子直能抱而勿失是爲真讀父書者矣若惟以讀書深入一門爲獨恐猶非左子所爲不言之獨也

越巢記

並三都館緣溪而上倚山臨流可半里許故皆土人居忠教公所旁拓而增置者也而四分之以屬諸子各爲別業季子子厚所受適當溪口爲往來過涉處有事龍眠山者必由此循徑入也舊有老屋數楹竹千竿季子沿竹徑濟溝洫引溪水灌之穿林遶屋而去每暑時刻坐其旁效古人流觴曲水爲樂遭寇亂一時離散流寓白門子復以黨禍亡命天隅十餘年始歸重訪故山所爲老屋者僅存遺址但竹伐後重茂耳左子於是別構小屋三間於後山半嶺以課其子望其栖托有類於巢

田間文集

卷九記

三

因名爲越巢屬予記之吾聞上古之世巢居而穴處巢父掛瓢樹間風憂之有聲惡而去之疑其巢猶鳥之巢於木也已遊關雒間所見山壁立如削其上往往鑿穴而居下亦有穴以栖牛豕綿之詩曰陶復陶穴復者復也意其複而在上者卽所爲巢也故曰上者爲巢下者爲營窟巢父之所居或卽此類非真栖樹以爲巢也今左子所居半嶺僅方丈地自下睇之與壁上穴居何以異哉洵可謂之巢矣左子曰吾之巢居非能逃世者也聊存其志焉耳吾往時習博士家言見世之以科舉成名顯榮當世者羨之如登仙焉而今以爲不足羨也平

生樹聲名別氣類引繩批根以爭天下之是非賢否而

今以爲無可爭也謬以名父之子爲當世所獎借未嘗少折辱於人今人以聲色加我者吾受而甘之以爲所應得也故吾居於城見世俗之人聽其言去之惟恐不速雖有先人之敝廬吾若不能以一日容退居吾巢而始曠然其自得也掘竹間薺筍以佐脫粟日一再飽吾子享我以肥甘吾食之不樂也然而世俗之累猶且相通而來過吾之居者風雨之夕聽其上有讀書聲望之燈火熒熒必指之曰某在斯旦朝隱樹而窺見有人自城來者亟欲引避聞人叩門聲則驚由所居近也故

田間文集

卷九記

四

吾思更求山之深者而栖焉而力不能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居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人固各有所好而左子昔不然而今然者其時爲之乎左子退處既久爲鄉里小兒所狎侮虐吏又從而魚肉之一惟怡然順受人或以爲異不知左子乃真審時變者也左子家世學易易之道因其時而已時有大過焉有小過焉大過之辭曰君子獨立不懼若忠教公之抗節以死其有得於大過者乎小過之辭曰君子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左子今日之所爲

蓋小過之學也固非決絕流遞者之所能知矣

懷西樓記

吾邑有東西山山之自西來者蜿蜒數百里而盡於吾邑其別而東者奮迅直去以峙於邑之左而兩山數百里之水皆合諸城北更前折而西以迴抱邑治無復東注者司是西山轉似爲邑障水故邑人重之而邑之勝槩多在西山焉凡在城內居者大抵開牖面西以納爽氣吾友左夏子所居負北郭建小樓其居之左側正望西山題曰懷西樓亦猶夫邑人開牖面西之樓也夏子曰吾親在西焉吾之居吾祖父勑也吾親以授諸吾而

田間文集

卷九記

五

城西有吾弟子周廬吾親從之居弟少也吾晨昏則有間焉是故西吾親所在也吾望西山曉知吾親與焉西山暮知吾親定焉兩則如覩其愁寂寥則如承其愉悅也四時之間一日之內西山之氣候不齊其所以觸吾懷者亦不一故吾之西向而樓非猶夫人之西向而樓也吾之於西蓋未能一時去諸懷也吾嘗讀小雅四牡之詩曰不遑啓處魏風陟岵之篇曰瞻望父兮一則上之人取諸其懷而言之則直自言其所懷此皆有不得已於君國之事身羈異地而不獲親其父母故懷之如此其切也若夫居不離闕闕行不出步武視寢問瞻

猶膝下也而猶以晨昏有間爲懷焉誠以待御公行年八十卽晷刻皆人子所宜愛惜承歡不可斯須以少離者蓋孝子孺慕之至情也夫左氏自忠毅公抗節死璫禍而又有侍御公以直聲著聞稱一門忠貞吾於夏子之孝思而知爲其家作忠之本也夫爲人臣一日不忘其君必爲人子一日不忘其親者也或曰侍御之志在西山非北山之謂也見西山而有懷非徒不忘其親亦以不忘其親之所不忘也若是則夏子之懷又非尋常瞻依者之可同日語矣

紉軒記

田間文集

卷九記

六

今年夏予以校刻拙集久寓花谿距韓慕廬學士所居近數過韓子飲其堂西偏之紉軒韓子指其軒屬予爲之記予問紉義曰古極字也六朝人稱體中不遑曰小極予亦記程曉嘲熟客有曰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是極卽倦也韓子胡有取焉韓子曰吾取諸陶元亮之所爲鳥倦飛而知還也小雅詩云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夫戾天亦飛之至者矣意必飛之至而後可言倦若元亮居官前後不及七載其仕止於鎮軍參軍以是而倦是猶斥鷃之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自以爲倦云爾易之象小過也有飛鳥之象焉不宜上宜

下父曰飛鳥以凶豈戒其一勿飛乎吾嘗察於鳥之辰
天其始之欲飛而上鳥也既上則勁風舉之翼不自由
雖欲下而有不得下者然後知元亮之所謂倦而還者
倦於飛非飛而倦也飛至於倦而欲還還固未易言矣
韓子通籍以來不十數年而至侍郎學士於是而倦焉
其視元亮蓋已不及之非有過之者也然與韓子同時
起或更後時聲名不及君而位過者有之人情苦不知
足而韓子倦焉則亦可謂之倦於飛者矣莊子解列子
御順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此即宋儒邵
子用半之學也陰陽之氣盡於十二大陽以六月息晦
朔之數周於三十列子以旬五日返皆得半也古人稱
棟脊爲極乘屋者至於極則轉身而上下各半則亦
適得其半之爲極此又一義矣韓子以列名軒豈直有
取於元亮歸田之義亦深得於邵子環中之旨乎

遊洞天岩記

出沙縣城西可五里有山曰洞天岩山不高徑逶迤穿
林數折以上巨石或跪或仆出沒林內所謂岩者岬然
尋丈而已傍有曲室幽邃人罕到開軒俯瞰大壑怪藤
百餘丈騰空夭矯與干霄竹勢爭峻峙林以外史溪廻
抱短蓬三三兩兩上下可數也沙自插兵以來廬毀田

日間文集

卷九記

七

日間文集

卷九記

八

蕪民逃亡盡所在蒼翠一望重然獨此山林石無恙是
可以遊矣余以今年仲春訪老友鄧子與因謁邑侯傅
君蓬仙君載酒邀予及子與爲岩上遊是日天氣晴明
風物和善君從壯士十數人挾弓矢騎馬先出城往來
馳射溪濱百姓聚觀如堵君三韓世家子少年偉容觀
控縱如神百姓觀者非觀射也君自莅沙甫一年其所
以治民者吾不知惟是向之毀者漸以葺蕪者漸以整
而逃亡者漸以還今城內閑闌大半起炊煙矣而君方
坐不善事上官求去百姓皇皇然恐代君者且至一日
三四驚於是葺者輟工墾者廢耒還家者中道遷延不
肯進忽見君出皆喜曰吾君久不出今出意氣甚壯殆
不去矣射畢騎導入山騶從鼓吹隱映林薄間居人望
久之不見始散蓋不知余兩人之爲令客在其後也既
至山張具縱飲予舉觴政坐客皆霑醉日已晡君復前
行則觀者益衆已知今日之遊爲宴客也益喜曰君必
不去矣客豈復來其中有老者尚識予指謂傍人曰
此吾郡舊李某公也去此二十年矣今乃爲吾君來耶
皆歎又指子與曰此鄧公邑賢大夫也吾君所重舊與
某公好今同遊甚善予初不知君之不獲於上者何事
聞父老之歎然後知君之所爲與時左也中庸曰不獲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以今觀之不虐夫民上不可得而獲也君得民如此而又與予及子與迂疎不合時宜者友其不獲於上也不亦宜乎子與顧謂予曰今日之遊雖巖壑不足以壯觀而一時之情事不可不紀也因退而爲記而系以詩

得已齋記

今夫事非命諸天不可解者孰非得已之事哉善夫莊子之言曰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夫惟不得已於事而後事之得已者衆矣唯事事得已適以成其一事之不得已也某生爲邑史蓋有不得已於事者近卜

日間文集

卷九記

九

一宅於北山山據一城之勝籬茨疎野川原在眺又鑿土得石疏石爲沼大纔盈尺引泉注焉泉上雜樹竹卉沼朱魚間以荷荇客來坐臥其傍收汗酒塵悠然作濠濮間想而以得已名其齋客笑曰子旣以得已矣今爲是泉石草卉之僕僕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則應之曰是非吾之所爲得已也吾蓋以是而奪夫世之得已之事也吾移世之穿鑿之巧而以之疏吾石移世之流變之智而以之導吾泉移世之安排之術而以之位置丘壑移世之貪得之私而以之愛樂花竹凡吾之所爲皆人之所不暇爲而人之所爲吾一以吾所爲當之惟不已

於此乃所以得已於彼也吾惟以是爲得已然後無惡於吾不得已之事也莊生不云乎乘物以遊心謂能游其心者不滯於物亦不離乎物也今生以是爲得已亦是亦善游其心之說也苟善是心則其於事之所不得已者應焉而不藏也勝焉而不傷也則又何必舍所不得已者以爲事也因爲記其齋併以易之

何劔客十詠樓記

閩上游諸郡固多佳山水順昌一邑適當汀邵兩水合流之處山亦左右夾之以來物之兩而將合者咸負勝爭奇必各盡其所長而始折而歸於一以示兩無所方

日間文集

卷九記

一

也是故山水至順而盤鬱怪特有異他邑亦其勢然矣邑之人終日樵山而炊擊水而耜未嘗有知其佳者何子劔客於城西作十詠樓以收之而遠近共有之山水遂爲此樓所獨私嗟乎造化以大美公之於人人不能有因而爲人所私者多矣奚弟山水哉吾嘗與何子登樓而眺凡雨暘晴晦旋其面目無不可以嘯志舒懷把酒高吟者因語何子曰樓之可詠者不止於十子胡以十詠盡之且子之十詠各有其處至於邑之各勝樓皆見焉子何遺之何子曰吾非不知十者之不足以盡吾樓也然吾私其十自以爲會矣又多乎哉吾所私之十

亦取其境之偶會於吾意者耳非必以吾私者爲勝而遺者爲劣也凡人之以爲必不可遺者而吾遺之人之以爲不足私者而吾私之吾蓋惡夫世之以周旋人事者而周旋山水其取舍之間有世法存焉吾不爲也何子之言近於道矣聞何子夙有仙緣其名字皆未生前呂仙所賜今觀其寓意山水類有道氣夫山水與詩文之事非有道固不足以知之

蓋樂堂雨集記

曹參爲齊相迎膠西蓋公自避正堂舍之因師其清淨以相齊而齊國大治吾友龔子雲石治永安於署左築

日聞文集

卷九記

士

堂三楹顏曰蓋樂堂意有取於蓋公之清淨而樂之也予以秋七月過訪龔子每飲此堂卽雨龔子笑曰惜哉子來之遲也方夏大煥時予不吝性璧以祈神今每集輒雨則何如以酒酌予也飲酒固可以召雨哉予曰然酒固召雨在易象坎爲酒爲雨凡六十四卦中言酒者必有坎象焉酒與雨固能以氣相召也需之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不知其飲食燕樂以需雨乎抑雨之有需于飲食燕樂乎夫需之事必有在於飲食燕樂之先者矣需之反對爲訟不克訟者需之本也曹參去齊語後相曰第無擾獄市而已及爲漢相國日飲

醇酒其治也唯稱府中無事于定國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而民以不冤需訟之義之有合亦可驗矣今龔子之治永安也泊然若寄盡遣其家累歸里一榻蕭然每出聽訟卽片言立決獄無繫囚邑以大安顧時時召客飲酒吾不知其與曹相國于廷尉飲何如然若龔子之治訟亦可以飲矣民之歌相國也曰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其精定國也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由是言之兩公之以酒雨天下者大矣而雲露乎哉夫雨與酒與客亦其偶會者耳必可以飲酒然後可以娛客可以娛客然後可以得雨故

日聞文集

卷九記

士

谿黥七夕偶集記

辛亥秋七月予與魏子子存訂爲斜塘之遊其主人入城不果去子存曰其訪谿黥乎谿黥之主人吾爾斐也貧甚不能具饌聞之辭以異日而予兩人舟已及門門閉別院有女郎徐生啓室延客坐久之爾斐亦載酒以來其夕俗傳牛女相會人間兒女爭於此夕穿針號爲乞巧酒間爾斐曰吾老而益拙不知巧洵可乞乎夫爾斐巧於文而拙於生巧與拙各半者也爾斐登寶書三

十餘年有田有廬差足自給老乃殫力於園亭遂大窘於是里人爭笑其拙其尤拙者割園已成之半質諸人以佐未成者疏鑿之費而所割之半久且圯則又思爲質者葺治之不然盡廢而爾斐乃益大窘然則爾斐治生之拙蓋莫拙於爲此一園矣而園之構特巧其山向背起伏隱然有紀也其水迴環四達不見其際也其石落落然或臥或蹲在有意無意間也其逕逶迤上下不知所出入也其竹森然以蔽罔其樹蒼然以覆水也其亭樹軒閣參差斷續未嘗不臨水而面山也蓋屢經結撰而始成巧則巧矣而所爲拙者乃以甚然爾斐引

田間文集

卷九記

三

客看園必前行親爲指點贊歎客默而已以無以益其贊也爾斐殆欲矜其巧以諱其拙乎人生貴適意耳吾適意於吾之所爲巧而世之所爲拙者固不足問也吾嘗爲文矣吾得意之語自爲至巧而或觸時忌招尤遂成大拙然吾終不以彼而易此也造物之位置人其巧固不容人自爲巧拙於其間爾斐卽不爲園庸詎不窘乎爾斐爲園而窘不勝於不爲園而窘乎吾嘗語爾斐子有文采喜山水年且七十有兒女而無其累得以放意於林泉設更不貧彼造物者必妒子將有以敗之雖爲是園豈能晨往夕返以長有茲園之樂乎爾斐巧於

貧以謝造物之妒巧於爲園以成其貧凡世之所爲拙者卽吾之所爲巧也而猶乞巧耶是日同集者巖燭其長公也詞客張芸城女郎徐月仙芸城度曲月仙行觴盡歡而散予與子存始願不及此亦一時之巧會也

聽雪軒記

陶元亮之咏雪也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杜子美亦曰燭斜應更見舟重竟無聞是雪之爲物不可聽也可聽者霰也非雪也然莊子有云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苟以心聽雖雪亦焉有不可聽乎吾從子扶升以聽雪名其軒則直以無心爲聽亦猶曰聽之而已今夫

田間文集

卷九記

四

時之有冬冬之有雪其德潔清其氣淒冷足以動富人之欣賞而助貧士之憂愁意造物者之所以重困貧士而試其堅忍之性將有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夫造物旣以困我而我不聽焉造物者必以爲不肖而棄之矣扶升家固不貧以兄弟力學而貧棄大廈僦居廡下環堵蕭然遇風雪擁戶或數日不能出而扶升讀書其中曰吾何怨尤之有哉因以聽雪名其讀書之處使造物者知吾之無所往而不聽也兄子鵬祥語我曰扶升且將虛其軒以爲授經之所而聽學者之自至亦猶今之閉戶端居一聽雪之隨風而集窺簾而進其不入於吾室

者吾不強也扶升之聽學者猶之乎其聽雪也夫雪資清以霏乘氣以化斯萬物之最潔清者然而不擇地而集焉風爲之也扶升曰吾聽雪雪又有聽豈惟吾無心雪亦無心吾與雪相聽於無心而已無心之說幾於道矣吾故樂述其意而記之

北山樓記

樅陽漢初屬廬江郡漢縣大令不知其治所在及武帝南巡自尋陽沿江射蛟江中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逮隋末輔公祏屯兵樅陽以策應江東西意是時爲江介衝要之地舟航所必經非漢初所稱日開文集

卷九記

三

樅陽縣也東晉時陶侃嘗爲樅陽令有封鮓寄母事至今鮓爲樅陽物產則侃所治疑卽今樅陽市市有陶公祠古城隍廟居民千餘家賈販駟駒雜處其中予居田間去市僅十里每過其地必迂道山北以避塵囂蓋厭之至矣戊申冬予子澧祖隕於盜邑令胡必選諱不報予與力爭反庇盜以仇予而盜益思甘心於予於是田間不可居就居市爲逃死計明年老友魏子存督學三楚知予困招之入楚分俸爲買山資勸令山居而予不敢離市且求市之極喧隘者卜居以圖安枕蓋令不去而盜愈橫也久之得寺巷前賣餅家陳氏弊宅索直百

七十繕入其室幽暗無所覩然前後有樓數楹宅在市南樓皆南向南可見江及江外諸山復以牆壁障之使不得見慮泄宅中氣則居積不厚市俗皆然也向北絕無開闢者卽市北負山而居亦不啓北扉市之人蓋終身不見其北有山予竊從樓後隙窺之其山固頑而重當吾樓之北者石勢參差層折其傍雜樹蒼翳與石色相映帶樹間茅屋高下時聞讀書聲予喜曰此中固有丘壑遂如其直酬之悉爲更改費倍直焉凡不可見山者仍其舊向爲藏息之所而山之當吾樓者則開北窗以納之於是北山之勝遂爲吾樓所有登吾樓者推窗而望有絕壁流泉枯樹怪石蘿薜處隱隱似有人居皆恍然坐宋元人圖畫中忘其爲市而後市人始知其北有山而居於市者始知有北窗可啓也題曰北山樓由北山得名也北山樓後曰存心閣示不忘子存也樓既以待客予亦讀書其上春夏之交新綠如染至秋皆成錦樹雨中石上泉奔有聲惟月所見無多雖盛夏亦覺淒清雪之朝上下一白微見孤茆洩煙耳予所著易學詩學兩書大半成於此樓而以衣食之拙時出求諸四方合計居此不滿數年樓不負予予負樓也予少時慷慨有大志頗欲爲陶士行之所爲生非其時患難顛沛

日開文集

卷九記

六

乃竊慕君曾孫靖節先生栗里之隱以詩酒終其餘生
不意今與盜比奪其林泉而驅之市井予何以爲生耶
幸有此樓於市井中得少林泉稍足自慰耳棕陽士從
吾遊者皆曰先生來北山以不朽使樅陽亦因北山以
與聞於世則今以盜虐先生而以先生惠棕陽也此令
口碑殆與陶公同千載乎諧言可存因併記之

田間文集卷第九

日用文集

卷九 記

十七

田間文集卷第十

記

追雅堂記

余子鴻期楚國之學者也今年夏與予同出都車歷馬足疲罷於風沙酷日中既渡河抵汴已復入洛共處學使者署中并屋而栖終日下簾坐斗室如處炊甕中汗喘無可自遣則相與言志余子言其家去郭不數里有山面長江旁瞰大湖有竹萬竿茅屋三楹往讀書其上蕭森陰寒不知有夏卽言之冷然清風生也今歸富貴而居之更別創一堂以貯今所購書余子向有書千卷田間文集卷十記

十年前盡燬於火今以次購之又幾百卷矣余子嗜書其天性也生平博聞強記經目過者略能成誦其遊也雖困乏遇書輒收以是客都門三載橐裝爲之蕩然及其行筭篋纍纍馱而從余發而視之其書亦多有不必收者余笑余子之志太侈而嗜太雜也夫道不欲雜故勸余子擇其言尤雅馴者存之餘可損也余子雖余言因以追雅名其堂屬爲之記嗚呼大雅之不作久矣莊子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俗言之盛也雅言之所以息俗樂之興也雅言之所以亡久矣夫雅

之不勝俗也雅俗之間邪正所由辨焉吾之論文亦以此辨之吾之辨雅俗也不於其辭章而於其氣韻其爲雅言也不必其文也言之俗者要不失其爲雅其爲俗言也非以謂俗也言之愈文而其俗愈甚是有不事修飾一意孤行直自據其所獨見不必盡合於古人也亦不顧人之以古人律我也雖瑕瑜不掩吾必謂之雅若已一無所恃徒取唐宋及近代諸大家之文規模而擬似之惟慮有一字一句之不肯使人得以議我此非以爲古祇以媚時也若然者於人謂之鄉愿於文謂之時文俗而已矣俗也者合於時之謂也雅則有甚不合日聞文集卷十一記

黃檗山居記

今年夏入城姚子耕壺邀遊其新構黃檗山居去城可十五里蓋龍眠之奧區也地名黃檗嶺一曰荆山峯嶺迴合僅一徑折入纔堪厠足石壁巉巖下臨深澗既至曠焉平衍有田百餘畝大壑奔注溝塍周匝爭漚於山口而出喧阗有聲姚子相其形勢爲梁之沼之亭之於是倚山而樓以奉太夫人板輿游息其中左側最古園有軒豁然設几案書史傍列奇石雜樹花竹吟誦之餘

手自灌刈以娛日也前爲樂耕堂則所以召客飲酒賦詩之所凭闌頽眎蒼崖翠壑爭卷幔而入此山故屬望菴方氏變亂以後爲耕壺所有瞿菴固耕壺舅父行也爲人豪舉好事喜賓客近吾鄉少有能及之者至於初置園林匠心獨妙故當時刺山之勝冠絕龍眠乃以貴公子不自斂毀適遇世變以致衆毀其家傷哉今求刺山遺址故壺不可復見矣太夫人每爲姚子稱述其盛姚子夷然自失者久之間搜得其片石勺泉必表而出之曰此吾舅氏舊物也嗟嗟姚子用心亦已厚矣吳中人所稱假山以相誇詡而笑吾鄉園亭之陋予應

日間文集

卷十記

三

之曰吾鄉有真山水何以假爲惟任真故失諸陋洵不若吳人之工於作僞耳作僞雖工久而必敗吾見更姓之後高臺傾而曲池平向時丘壑之玲瓏問其處無有能識之者矣豈若吾鄉山水雖經喪亂化爲榛墟後有更起而治之者山水固在也彼此位置各不相師而各臻其妙則有真山水爲之質耳決滌鄭氏謂禹貢分州必以山川主之蓋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況園亭哉是故卽茲一山前後異宜不恨我不見昔人但恨昔人不及見我豈直人事之能哉惟山水之真故無所施而不可也真僞之不敌審矣今吾邑廣文

王君亦吳人也嘗親見予與吳人爭真僞之是非者何時要其來遊以信吾言使知吾鄉山水果有真也

講易登翠樓記

今夏以抄書之役久於城吳子天況昆仲就其同志諸子邀予講易於其家塾登翠樓下諸子皆治舉子業習聞老生講章一旦聽予談圖象卦爻之義皆豁然相悅以解吾說亦不甚遠於老生然而老生能習其說而不能明其故予爲一一指示故諸子聞而喜而予亦深喜吾學之將有傳也惟時盛夏酷暑聚坐橫經者十有餘人非樓下虛敞固不足容且予老而易倦非有樓可供

日間文集

卷一記

四

眺望亦無以爲予游目舒懷之地也樓爲吳氏五世祖方伯公建到今百五十年矣往時鑑在授式昭經予過之亞侯飲我酒未嘗至樓下後廿年式昭置酒邀同諸老友觴咏其上今又三十餘年矣式昭者天況先府君也既久作古人其先後同時飲酒者無復尚存獨予以七十老叟猶能抗音吐氣爲諸子談四聖人之絕學於茲樓下近四十餘日斯可幸亦可悲也吾每登樓聯望龍眠李伯時之所画山莊遺址髣髴可見近指穀子趙州橋在焉是此翁八十行脚過此以得名也其他諸峰層現疊出鬱鬱蒼蒼以環繞於郭外而踴躍於樓之北

窗前者皆不能悉識疊翠其以是名與吾觀古之文冰
未有不得力於山水者也學道者入山必求其深蓋山
水者遠俗之物也俗者敗道之資也與俗日遠自與道
日親道親而後可以讀書而後可以研理不獨爲文已
也俗不能遠則求可以超然曠望之處以遺寄其心雖
迹不離闌闕而心目常存乎山水之間如茲樓者是矣
吳子知茲樓之有益於學也朝斯夕斯以求其所以親
夫道者卽四聖人之絕學不難極深研幾又何有於吾
說之區區哉聽講者吳子天況天驄天驤左子峙匡尹
士未生孫子幼服童子方平及吾家扶升臥南始未相
日間文集 卷十記 五

要聞而至者李子長康吳子世修也

鄧朴菴譙客記

老友鄧朴菴年八十五矣今春自出橐中金付二子命
大置酒召里中戚友諸年相若者或年不及平生與交
好者次第畢集曰吾齒踰大耋與諸君數相見無幾且
及時宴會倘不卽先朝露每歲一舉行可也於是里中
盛傳鄧翁譙客翁曰吾以言別也且吾與客皆客吾爲
此譙猶客中別客耳達哉翁乎夫人未有久客而不歸
亦未有久聚而不別者年運而往時時嚴裝以待長發
凡同爲客者正如浮萍相值倏忽聚散耳而昧者不自

知其爲客臨將別時戀不肯別其宛轉糾纏非有身世
未了之事卽爲其子姓顧慮者多也翁律身以正飲入
以和八十餘年無所悔於其行有二子才而賢合邑稱
孝焉則翁之於身世子姓既無不足矣是故翁之嚴裝
待發蓋不至今日而始然也裝久不發閒暇無事而乃
召客飲酒言別甚矣翁之達也抑造物者固將相之使
成是達人也夫造物者固不與人期世之久於客而戀
不肯別未必不達之別而慨然召客言別者未必不漸
其別而留之使長爲客也近聞新安有山人客廣陵欲
歸黃山要人爲文送之文旣成快送今二十餘年山人
猶在廣陵猶乞文不已翁之與客飲別得毋亦類是乎
漢疏廣賜金歸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
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曰此金者聖主所
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
日翁之譙客亦顧橐中金幾何餘日方長恐歲歲舉行
卽所費大不貲也後將毋更惜之乎翁耳少聾吾以此
意大聲誦說之笑而領焉遂書其說而爲之記

金莖樓記

縱陽倚山爲市山皆礪然石也不可樹其東一山稍有
崖壑之觀雜樹數十株參差與石映帶如画是吾北山

樓窗中物也山頂有臺址傳爲黃山谷讀書臺遠瞰大江平挹江南諸峰之翠臺以北石與土雜樹不植自生每秋後霜凋楓柏丹黃爛然隔岸萬松鬱鬱遙帶如屏幃松外拔起一峰各金字尖四山迴合中抱大湖土人以爲山之面實在北而市其背也市有易翁者於其側爲建讀書樓以存山谷老人之遺意其樓正對金字尖湖光松色紛然入座窗前一峰正如金莖擢霄漢也因名爲金莖樓屬予記之吾觀世間樂事莫如擁山水之勝課子弟讀書區區名利固不足道然而世不乏極園亭山水之奉而終日役役於名利曾未一至其地者亦日聞之矣

卷一記

有終日坐臥園亭山水中而名利之攀緣未嘗一息去諸懷也雖課子弟讀書其意祇在子弟富貴以遂其名利之私則猶是徵逐故智耳山水果足以淡人名利哉翁旣爲是樓而令其子謙從予學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夫其極精義之思慮乃所以斷懂懂之思慮也且夫世之名利豈懂懂者足以致之乎懂懂徒自困耳精義旣專無心於名利而名利從之與懂懂所致之名利相去遠矣是故淡於名利者非謂一切捐棄而不事事也未嘗舍名利之業而不以名利役其志是則吾之所謂淡也是則易之所謂何思何

慮也吾之所以授易者惟此因書之爲記

問西上人住塔院記

天啓末年予年尚幼聞浮山金谷巖前有遠來僧了悟結茅念佛赤脚衣木葉晝夜經行不臥同居僧問西金陵人不知以何時相隨解師兄弟了悟但辦念佛一切臥起飲食之具皆取諸問西問西奉事惟謹各爲道友事之猶弟子之於嚴師也丁卯春博山無異大師掃塔過浮山了悟見大師問其所爲曰晝夜誦陀十萬聲師曰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悟惘然莫對遂禮拜知念佛非了義也棄而參禪久之流寇起吾鄉亂兩人腰包日聞之矣

卷一記

去不知所之予以今辛卯春度嶺重入閩迹邵武村中之寶蓮菴菴主岑伯爲吾里中僧故博山侍者菴後有小塔院傍舍栖一老僧頭白齒豁見予至問知同鄉甚喜岑伯謂予曰此舊同了悟師住浮山問西師也塔卽了師藏蛻處了師歿問公以師喪喪之守此塔二十餘年矣因更言問公所以事了師者師西人善嗔怒或觸之呵罵不已至批其頰公唯唯受之師每放參一飯兼數人食飯至或不中師食晏呼公曰來汝嘗公就嘗之卽自責曰果不中噉噉改治以進不敢問可否立戶外候師噉盡無一語乃退而喜一日失師意大杖撻之

去輒取其臥具鉢囊盡擲出戶外公避之山下久之意
師且飢怒已過乃潛回自語曰下山遇某僧與語不覺
貪坐久歸遲師飢矣速往炊已忽見其臥具委積階下
喜曰誰爲我驟耶驟已乾急收進師終不答一語復相
依倚如初岑伯述罷問公潛然出涕曰向後復有誰如
師指鍾我耶遂大慟因言了師定多慧少嘗飽食上單
一坐七日已而曰此生不了矣須翻一筋斗再來不數
日示微疾遂化去公募衆建塔而廬其傍塔前一燈晨
夕相對二十年未嘗遠離也問公好吟詩岑伯每阻之
不令示予臨別贈予一杖杖端鐫二語曰點絳脣峰眼
日間文集 卷十 記 九

虎竇記

距青山一里岡巒迤邐以南忽迴旋若有抱者土人言
其中故有莽址廢久矣荆棘蒙籠豺虎狎處樵夫牧豎
皆躑躅不敢深入今年有上人一笠一杖自青山石屋
下經其地樂之謂可以把茅栖也里方氏子慨然願斬
林樾刈荒穢糾同志築土室茨茅以栖焉予過之門扉
缺如編薪爲籬虎常伏屋後籬反以爲虎衛予從子龍
友名其廬曰虎竇請予記之初予秋上九龍菴有僧爲
何生灝誦經予見之曰此非誦經僧也與語叩其源流

所親近者皆大師吾老友也何生因言其操履精嚴性
孤僻有大姓肯建精舍以居之不應願樂居茅蓬生勸
其蓄一行人給薪水亦不聽納以外無長物思獨處萬
山虎豹中卽風雪擁戶其何以濟乎乃知卽青山下卜
栖之上人宜堂也今至其處見之方跌草屐坐客至自
起斧薪汲澗視盎中米幾何悉炊以飯客予因問以所
聞於何生語曰有之我教中隨緣而已吾非不住精舍
也但彼初有其願此旣已紉始矣其不能舍現在而待
未來吾猶夫人之心也吾所以尋窮山而獨處者將以
事吾之事焉有米日一食可也隔日一食可也米盡托
鉢乞食可也吾經月食淡亦不以爲苦置一行人不飽
則不得其用吾以欲得其用而必營其飽彼以身爲我
役我以心爲彼役而吾事輟矣故吾不爲也莊子謂棄
世則無累釋氏於人世之境往往舍順而取逆豈僅求
無累而已哉吾聖人亦然聖人謂不以道得之富貴不
處也不以道得之貧賤不去也嘗疑富貴可以不處至
於貧賤烏得而去之由今思之此必可以去之貧賤也
以有非道之富貴在去此卽處彼矣而聖人斷然不爲
必且就其所惡辭其所欲亦猶釋氏之舍順而取逆務
矯拂其情以求其所爲性者是也夫釋氏之學在能了

生死吾人欲惡念盡卽生死亦盡而仁在是矣莊子大宗師極論生死而終以子桑戶之處貧安命甚矣貧之難處也莊子以貧富之關能破卽生死關亦能破矣然後知聖人之言不去不處此破貧富之關也曰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卽破生死之關也雖儒釋異教然極其所以爲佛爲聖人者亦何以異哉吾里諸子多有天資好學問然不知有向上一路今宣堂來而諸子皆樂與周旋諸子卽不必學宣堂之道但學宣堂之所以求其道者以求吾之道則凡游處晏樂之地皆作虎賁念可也

田川文集

卷十記

士

六龍灣看杏花記

今年春因臥田間招陳生官儀見過生報曰適欲赴方有懷社日大龍灣看杏花之約大龍山去樅陽三十里近皖郡山郡之望也石塘湖環其下居民依山住廻繞處多以灣名皆以種杏爲業花時爛熳遠近數十里不絕最著者曰杏花村山下有白家灣爲白安石先生故居予少時常就先生問難屢宿其齋皆不值花時先生亦向予夸花時之盛以不得一見爲恨頃得官儀訊意興勃發遂以社前二日過其石舫次日與偕至有懷白鹿莊有懷已先期往深莊與劉超宗再看花矣暮歸言

花正盛但慮有雨耳明日社果雨集蟄存堂與諸子分

韻各成詩一首明日又雨諸子與闕予堅欲往又明日

雨止官儀回予與有懷致士叱蹇行未至深莊望見隔

溪田畔有負手獨行者致士識之曰超宗也急呼志止

超宗亦望見三人揣知是二方子但不意有老翁同來

也騎驢到階始下壁間猶存予甲寅秋過訪舊句屈指

又十年矣明日雨住超宗前導爲指示某村某家炊煙

相接松竹參差杏花掩映其間漸遠則花漸盛而最盛

者白家灣一帶也是時雨久花色已殷然猶有初開者

居十之三亦有半開者濃淡交互其下菜麥鋪地如錦

日間文集

卷一記

士

益見造物視貼點染之工適安石先生故居已屬皖城蕭氏向時所宿處門徑全改窗側溪聲久斷矣宅後雜樹茂密花方盛開爲歎歎久之不能去到石塘嘴越小岡望見新柳修竹中往往有垣宇稍壯則所爲杏花村是也自石塘嘴以西益近郡郡幕府將吏三千石以下於花時輒游獵其地因張飲花下惟時官已過超宗挈壺榼欲就其處飲以此地寬平足容數十席有杏花土數株羅列環繞皆合抱古於他村者居人言他村苦官來車騎雜沓皆斧作薪炭久矣唯此地每設供帳官所熟見不敢去耳又言官來時獵戶先期運獸匿山谷間

以後掃地遺棄多買巨魚而無尾後省來提綱以獻冷
年幕府公出不及來省費已多唯三千石於此燕客亦
吏驛驛耳天且雨超宗方赴他招急移其返白家灣雨
至致士曰盍趨雲巢雲巢者昔年超宗曾勸予買爲別
業予應之稍緩旋爲他氏子所得相距甚近冒雨刺促
以往主人方置酒召客客阻雨至者少見不速者三人
來頗喜延入門由門內仄徑右轉上雲巢雲巢高下一
石其石自山巔通相崩壓如獅象牛馬之屬奮迅作勢
以下奔於溪不及溪而止於是爲岩爲洞爲壑有泉下
注隨石漩湫忽見忽隱奔激有聲石斷處架木鋪土以
通往來泉流其下有亭間屋三楹屋可宿亭可飲也
正飲間聞牆外驢背正呼聲漸近則超宗已醉蹤跡吾
輩至此復痛飲雨止先起諸子亦從之出超宗譙予
曰向不聽予言使此勝地辱於俗子何山之不幸歟有
懷曰非惟山不幸亦予輩之不幸也倘得先生爲雲巢
主予輩往來吟和山必傳香數尺豈不足以千古哉予
笑謝而已既抵深莊有懷母寄母花猶未殘但少艷色
耳前二千石來時花正初放復值晴日爛如蒸霞今非
其比矣予曰彼立未若遊也今日窮士之遊也豈爲燕
客與衝泥策蹇遠來同花者幾希亦各有宜耳且予以

田間文集

卷十記

雲

少艷色爲花病此正宜吾老人之賞也以白頭翁猥倚
半老佳人而猶恨其芳時已過者亦不自量甚矣皆大
笑酒間分韻各成二首因詮次其遊覽之事而爲之記
予之此來本由陳生鼓興予既得遊生反興盡先歸不
獲與遊天下事不可定類如此

更亭記

古者天子養國老於上庠有三老五更之名更義無攷
或曰文近於更殆更字訛耳或曰更古更字晉帖嫂作
嬖亦一據也此不足辨大抵更者長老之稱而近於野
人之流予在都門與諸朝士遊西山同游友作紀遊詩

田間文集

卷十記

更

有贈予一章題曰贈錢更宗伯龔芝麓公見之大怪叱
曰君豈不足當其先生稱哉遂疎之予爲解之曰公何
怪更與先生皆尊稱之詞寧有異哉梁惠王稱孟子曰
叟齊宣王稱之曰先生在孟子豈必以齊重於梁孟子
於高子謂之叟於宋惲謂之先生亦豈必以宋惲賢於
高子哉先生之稱宜朝士叟之稱宜野人吾野人也固
宜叟使吾靦然而朝士則亦先生之矣易所謂稱物平
施是謙德也而公以爲傲乎既歸遂取以名其亭曰叟
亭見者笑曰子高叟乎莊叟乎曰高叟之爲詩也固孟
子叟之意有所不足也莊子怪誕無禮法人不以爲叟

亦自更耳然予所爲更者不在是予居田間久其與
酢者有二更焉非釣則樵亭成吾與二更時時共坐
踞袒裸其中互相更焉視今之攝衣廣坐中鞠躬執禮
稱先生者其勞佚固有間矣吾寧更不先生也

西田莊記

吾江上舊廬聚居百餘年矣子姓蕃衍居不能容辛丑
久構田間別業於先人墓前纔能容膝戊申冬遇盜喪
子長子遂棄去徙居樅陽市上剏北山樓栖焉久之不
樂市居令亦敗盜少衰止思還舊廬食指益繁廬益隘
田間別業已舍爲僧舍久矣子孫皆有家室男女爭圖

田間文集

卷十記

五

爲久安之計不得已卜築近莊莊在田間之西廢田數
畝爲之故名爲西田莊田本吾王父芹野公手置業也
王父同產四人析箸時授田獨遠會鄰人程氏有田近
在宅右欲售遂厚其直買之田雖無多皆我王父與王
母童孺人辛勤蓄積拮据半生以有此土也先府君每
言之輒淚承睫下予兄弟以祖業各分數畝府君歿流
盜饑饉予流寓白下轉徙閩粵者十餘年歸則田已半
歸
唯屬三兄幼安與予者存耳
歿諸子
貧不能守間鬻諸他姓予心傷之已復思盡鬻予不可
則請歸諸予適方剏北山樓役未畢因輟費以應之併

前所鬻數畝益爲贖回此田始仍爲錢氏有今卜築於
此欲吾子孫安貧守分恭儉翁和世世保此土無忘吾
祖父母之辛勤也吾所望於子孫者讀書課耕而已詩
書吾家世業雖極貧不宜輒廢子弟貧而廢書必趨下
流勢所至也吾非有世俗之見望汝等讀書以科舉成
名圖富貴也但能明白義理通達古今之事勢傳吾之
經學以不愧爲田間子孫足矣古者取士於農凡力田
者皆髦士也惟工商不爲士類是故出而貢耒入而橫
經舉孝弟力田以此今寧以負耒爲恥乎今吾之廬開
門卽田其爲耕耨之事甚便也若謂汝等筋力脆弱不
足以勝襁褓耒耜之勞則牆外種桑百株麻一頃蔬一
畦搗鋤而治抱甕而灌本無難爲亦是韻事誦讀之暇
亦可以是以紓暢其血脉也且勞固可習筋力習之久雖
弱者亦強吾見大姓子弟舍讀而耕其力作不減於世
農夫也治日少亂日多一遇饑歲惟耕足以自給詩不
云乎稼穡是寶力田是好此蓋於饑饉亂亡時咏也今
四方無事及汝輩之世烏可不預爲子孫慮乎至於宅
之陰陽向背皆吾所自相山自青山旁峰側出岡嶺起
伏凡十數折至吾家舊廬而止此則十數折中之一折
也要亦回互深秀足以安隱彼形家以爲氣脉不厚水

田間文集

卷十記

十六

不翅抱皆妄言耳吾本不求富貴也水固西流但須於宅西多植榆柳使行人不見有宅以謝俗議足矣吾爲此宅五年始成心力殫竭汝所知也往吾王父置田時賴王母重老孺人內助之力居多吾之爲此宅也徐孺人暇勉供億厥勞甚焉後世子孫當具知之

花谿雪記

冬十一月白澄江返港塞舟不得出三日始抵齊門門已閉遂宿城外夜大寒雪大早移舟入城雪甚岸上飄撇一白市無行踪予冒雪踏凍急走抵花谿則小奴已逃兒子及門人親共執爨煮粥初熟予至正得一飽殊

田間文集

卷十記

七

不覺寒也推窗屏見隔谿林岫皓然山益深板橋石徑斷續隱現與雪相掩映可畫也已登後山亭子眺城外諸山皆遮不見獨見虎丘塔影迷茫耳俯視牆下行人持蓋避風敵雪以前予髮鬢固白又爲風捲雪滿亭裘帽一色雪中人數回顧指予笑予亦笑彼此皆在畫圖中則相笑也寒無從得酒但令兒掃雪供茶領陶家風味而已次早韓子慕廬知我回急送酒則雪已止矣生平見下雪先愁其止尤愁是日出融雪時也工部惜花詩云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予於雪亦然即安得雪止卽一夜吹盡不令其見覩曰消乎雪消花

謝劇散大是難堪事也憶往昔燕中遇雪下慢擁炕不出出亦無高處可眺望積雪覆軟塵既融淖深數尺或半月澤不可行故在燕見雪下則以爲苦惟碧山草堂地曠軒楹虛敞差與雪宜耳不知此時其中主人獨捲卷看雪耶亦置酒大召客耶抑筆墨夢如應酬雜沓不知外間有雪耶亦念花谿之勝大好亭館讓老翁獨居此時能吟嘯如舊否有酒飲否計所得應遠勝碧山不心妒否吾老矣荆氏事畢卽返棹江村聞君已乞休不允歸來無期正不知何時聚首此地復何望朝與促膝把杯指林壑說今日情事也

田間文集

卷十記

七

碑記

黃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記



當天啓丙寅予年方成童則聞有吳門義民擊殺梟騎之事已詢知爲逆閹矯旨逮吳中周公某及越東黃公某者既被擊失去駕帖不敢前黃公聞變卽投牒徒行赴都下就詔獄考死天下悲之未二年烈皇帝卽位誅閹凡死閹禍者皆予卹與易名建祠其鄉於是公得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一子已謚忠端建特祠邑西之西石山有司以歲時致祭亦既有昔賢煌煌巨文爲之碑

銘矣鼎革以後浙東不靖用兵者數年而祠適當孔道兵出輒屯駐其地借爲營房而祠以廢迄今歲在乙丑合邑人士請諸學使者擇地重建祠旣成以丙寅春下丁復舉祀事如舊蓋距公丙寅之逮死六十年矣吾嘗讀公之正氣集及諸君子所爲公碑誌狀而痛公之死蓋致命而未遂志者也善乎文相國之言曰新法之行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閹人以行報復吾黨激之之過也觀公於難初發之時其所以規楊忠烈魏忠節者憂深慮遠凡期於國事有濟不欲其徒以名節自矜旣已自矜而復不留餘地以待小人使甘自棄

其名節此禍之所由烈也易不云乎易之於夫也而惡

其壯惡其自矜也於婦而利用包不欲使人自棄也使

當日諸君子能從公言稍出之以和平彼小人者雖陰

爲表裏猶知有所顧忌不致公然比周以顯肆其醜正

之毒至於此極也而或者以持和平之論則將有畏死

之心夫當時號激烈者莫最於楊忠烈公而公先楊公

有疏以發其端繼楊公有疏以益其怒諫部臣之廷杖

叱羣奄於閭噪無一非撓逆閹之鋒者及其聞逮卽行

不俟檻車之至赴死如歸臨命之刻叩壁而別同難攝

衣而拜君親從容就義公豈畏死者哉獨是公言不用

而與諸君子同時併命正類以盡國家元氣以傷死而無益於國而徒博一忠臣之名以垂諸奕禩迄於今甲子已周而丹誠如見步玉已改而廟祀重新古稱死而不朽尚已然豈公之志哉吾故曰公命以致而志未遂者此也公伯子某能守公之道以倡教於東南顧以予爲前代遺民而辱之臭味孫某亦能世其學者與予相遇於燕邸以特祠本末見示屬爲之記予自成童聞公之死事已知爲之咨嗟慨慕迄於今老且耄矣所居相去數千里思一拜公於祠下而不可得而何幸得附一言以從諸先賢之後也公生平載在史編及諸先賢之

誌狀碑銘言之甚詳茲特記祠所由重建而略述鄙見所及以志其歎恨之私云

龔端毅新水縣生祠重新碑記

合肥龔端毅公以弱冠成進士起家蘄水縣令用異等擢給諫旋遭國變爲今朝錄用回翔卿寺久之洊歷御史大夫大司寇司馬宗伯所至有聲號一時名臣發謚端毅海內被其風流文藻者垂四十年以予觀之公古所謂仁人也仁道甚大儒者不易言之然其可見於外者必以愛人爲之微大傳不云乎旁行而不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夫旁行委曲以行其仁者也安土敦仁則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三

所謂造次顛沛隨處安身無時無地不以愛人爲其道也公昔在垣中未暮年疏數十上皆言人所不肯言以致被逮下獄今讀其疏石畫井然無一非仁人之言也爲少司寇請令滿漢司官公同訊實詳註呈堂不令徇已獨斷所全活甚衆既遷總憲每議爲輕重兩議以聽上裁同列慈之旋奉旨指爲每倡另議曲引寬條卒鐫級以去公去官不足惜而心滋戚矣已賜環還大司寇公喜曰予天性好生非刑官不能生人使吾爲宰相不如爲是官之足以遂吾志也而天下稱公政事亦以任大司寇爲第一惟時大獄頻興無辜坐死者比比公務

於萬死之中求其一生不得則放其妻女令贖歸每與同官爭一案自朝至暮不得當不止而罪疑者往往得減死嘗歲終緘印有詩云萬事喜看人乍活一年追數憾無餘所喜足遂其志者爲此也夫以公當言路所陳無非救民之言以公居刑官所行無非活人之事可不謂仁人乎則當其治一邑爲民父母利循良吏又可知矣公之治蘄也年纔二十值流寇衝斥公單騎赴任賊突至晝夜立樓櫓矢石間與吏民誓死守賊不能破引去益脩守備浚城濠濠冬涸賊乘夜襲城將躍馬過忽水高丈餘不得過而城中備以嚴疑有神相之云是時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四

經略熊文燦家在城故賊攻之力公登陴曉諭情詞激烈賊有感泣者因勸令就經略乞撫乃解去賊語人曰彈丸小邑直用馬足踏平吾不亟攻者吾見令青年仁人特全之耳公在蘄過兵措餉晝夜無寧晷而猶不廢聽訟每聽數言立決無留獄庭中亦無桁楊夏楚之聲勤撫循申保甲一如承平無事與士子講說詩書課其文藝楚風爲之一變而軍書旁午應荅自如撫軍桐城方公每得其所上奏記輒咨嗟歎爲奇才方去繼者宋某宋爲舊輔姚門下士姚不善公嗾宋圖有以中之併語直指林君林有檄下縣公立刻詳覆擊盡機宜一一

中欵傲至如雨詳覆網精林大驚遂厚遇之稱知己焉
宋以勦兵譁爲名猝至斬勅翌日四鼓備酒席百羊不
各百犒師教場將以難公也公咄嗟立辦宋大沮亦以
是才公遂寢其事公治斬七年日與賊相持豫楚江北
城無不破獨斬得全公去後一載而斬破邑有浴蓮菴
士民供公像其中賊入城見之曰是令君也君在吾屬
豈至此哉皆歎有拜者吾嘗遊楚見斬之父老問公所
以治斬狀皆曰治行未易更僕數至於愛惜民命曲體
物情春風風之春雨雨之當時民日在湯鑊中而相與
忘其痛也卽今之黎民于遺猶公賜也公去而祠之久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五

也其視斬人猶家之人也召公歷數世而後有虎以繼
其家聲公一傳而得僉事於斬父老親見之鼓舞歡慶
宜祠之益不容已於新也僉事君屬予爲之記予受公
知厚不具述其生平惟据其治行所習知者而述之以
紀諸石

虎丘萊陽二姜先生祠記

虎丘故爲吳門遊觀之地士大夫過吳必一至虎丘眺
覽久之然後去當事召客亦往往譙集其上予五十年
前坐可中亭所見一片石曠然僧舍旁列吾猶惡其曠
雖石以拓基以侵巖壑之勝今來則所拓基已不可見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六

於其外增置茶坊餅肆欄楯層層往時僧舍大半爲人
家祠堂凡當事官滿當遷去則預勅其下擇勝地建生
祠以爲民之不能忘也而鄉士大夫位望通顯子孫賢
有力者類皆有祠以比古之鄉先生之歿而祭於其社
也予過之有詩云崖壑漸湮前代蹟軒楹相望上官祠
則虎丘可知矣今年又至見有萊陽二姜先生祠則吳
郡邑人士合詞請諸上而爲之者夫祠祀也祀所以報
也凡有功德於人者死則祀以報之云先生未嘗宦於
吳其功德無所表見非若諸當事之皆能使民之不能
忘也又流寓非生長斯土官不甚顯非可比諸鄉士大

夫之歿而祭於社者也而祀之何耶然後知德莫大於忠孝忠孝不泯於人心人心所在報必彰焉固不待屬其民吏藉其子孫及時謀之以自爲不朽也二先生萊陽人一諱塚官給諫一諱塚官行人兄弟皆前進士給諫以糾貪輔觸上怒下詔獄刑鞠累次僉死舉朝力爭之移刑部廷杖一百先是塚早夜微服刺候詔獄前不解帶者數時已至刑部卽移病入園扉侍兄寢處廷杖日接於午門外人中躍出抱持哀號與訣慘動天日觀者無不泣下給諫傷重氣絕塚含洩吐兄口中得甦已謁良醫親爲刮去腐肉斗許不死而萊陽報陷一門殉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七

難廷臣請釋塚歸治喪葬不許塚上疏請代兄繫獄釋兄歸疏詞哀切一字一淚亦不許塚乃徒跣奔喪歸而上亦心動厚卹其家贈太公光祿卿賜諡忠肅予祭葬贈弟坡翰林院待詔益異數也久之貪輔敗賊氛漸逼乃釋塚謫戍宣州未及赴而國變弘光卽位諸奸與大獄兄弟走匿浙東改革後返吳絕意仕進塚先卒塚自署宣州老兵臨歿遺命曰必葬我宣城是吾戍所君命也遂葬焉兩先生生平大節如此方給諫下鎮撫司再加考訊備極刑楚都無語惟以指染口血書死字當是時亡其身矣寧不念其親乎及觀於忠肅之殉難然

後知其家教固以忠爲孝也不亡其身不可以爲人臣卽不可以爲人子是故給諫之忠人知之給諫之忠以成孝人未易知也大行之急難幾以身殉今讀其請代一疏情文酸楚血淚交迸雖不足以回主上一時之盛怒而終微異數於死事之亡親亦誠有以感之也不謂之孝得乎易代以後堅貞自矢不爲困苦少動兩先生於君親之際可謂完人矣稱爲一門忠孝寧有愧焉今登先生祠者慨然如見其人則給諫百折不回之氣猶在也優乎如聞其聲則大行呼捨無從之淚猶滴也不寧吳人比來虎丘遊者瞻仰之餘退而攷其行事庶幾皆足以感發其志氣而生其忠孝之心功德顧不遠與則祠之宜矣祠僅三楹制甚朴不如諸祠壯麗飾觀吾爲之記明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寶幢精舍碑記

出順昌城北門十里爲龍興巖自龍興進可三里蹊路偏側道弗可行大石或蹲或臥循石左轉微有徑通蓋畚客所往來與虎狼互出入之地也稍進漸有丘壑適當牙角之麓荆棘柱焉人迹不到者不知幾歲月矣戊子冬有禪人默可披草探幽直造其勝見廢址宛然相傳爲鼓音琴禪師卓錫地惟是灌莽叢生砂石崩頽

僅雙礎存耳默公心樂之謂可以避世因率其徒剪刈闢基結茅蓬其中招道友密因同居種山自給久之願昌兵變居人踰城避難或倉皇有至茅蓬者師不問其姓氏一一接濟粒盡糜以給此人出語外人人始知茅蓬有行僧云由是遠近嚮風因緣日廣明年甲午衆請易茅以瓦更拓而大之或輸資或輸力轉相勸助不數月工成更其名曰寶幢有堂有室有廚有寮凡常住應有者無不有四方拄杖腰包之流爭接踵而至師手一鐮遇一石必搜而拱之道傍也有泉必邀之過吾階入其廚而去也木之嘉者往往爭諸蕪斧之幾殊而始得

日聞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九

之未十年而石森然而泉盎然而木蓊然凡來遊者步步蹈師布置中行遇其匠意處徘徊久之則師色然而喜於是順昌城北精廬推寶幢第一而人以開茅蓬名久至今猶茅蓬稱之師亦不忘茅蓬復從精舍右側穿林並石拾級而上有兩石對峙如門折而入其中得一團瓢地茨以茅時宴坐其中以存茅蓬之舊一日慨然曰吾老矣且歸身祖庭此精舍固宜付之得人今佛制盡壞常住多私其子孫等俗耳何留之爲吾雖一莖草當擇賢者付之因籍其建置始末并述已志請予爲之記碑以垂後以予觀默公可謂不負此泉石者矣今世

佳山水造物者不肯私必以付之世外之人惟世外人之能公之也若茲地固向者荆棘之所據而豺虎之所爭造物者將闢之而開之自默公則默公即私之可也然爲泉石計使傳之非人異日見辱於俗髡固不如棄之於荆棘豺虎之猶足自全也師之必求人付之豈惟不肯負泉石亦自不肯負此開闢泉石之心力耳繼之者其亦無負師心力以負此泉石哉

重興雙嶺寺碑記

日聞文集

卷十一 碑記

十

雙嶺寺在洪都之西北古所謂雙嶺崇勝院也其地爲西山之南麓距江可十五里山水環帶土田沃衍相傳晉刺史胡尚舍宅爲寺請天竺僧曇顯居焉列七石磴坐天神之稟法者謝康樂嘗緝經於此今猶有其遺址自曇顯建化以來代有禪師如玄真似化倚遇其最著者元開慶元年寺燬於兵又三十年有僧竹隱者重來修建稍復舊觀僧圓至爲之碑記迄明三百年來四方雖共尊爲祖庭而法席寥寥常住日以荒頽久之爲豪宗占爲田園瓢笠至者皆不敢問改革後屬諸土人則已化爲荆棘瓦礫蛇虺之所蟠聚豺虎之所游處人跡不到者又二十餘年矣昔慈山清禪師嘗過洪崖望雙嶺淒然墮淚有願重興自曹溪寄學使者黃公汝亨書

有云衲以興復祖庭爲本願誅茅廬岳峰頭容一衲以
守蛻耳過去再來圖伸素志期公以宰官身重爲護法
而今日相囑機緣應爲後身印記其拳拳不忘於雙嶺
如此洪浪淵公桐城人生不茹葷出世履跡俱在江西
晚乃受法於青原久之辭回曰吾於洪崖有夙願未酬
則指雙嶺也初淵公爲南昌黎博菴迎住西方菴別營
石幢精舍於嶺上嶺上樵者言雙嶺每風雨晨夕輒聞
鐘磬聲近聽之寂然或風日清麗遙見廢基上有衣金
欄綵縷者跼聚礎畔下就視無有也又伽藍像毀久矣
土人建庠屋以栖其神凡遠近祈禱小致稱伽藍以請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三

則蛟應不則不應也有苦茅寺址上輒爲雷火所焚自
東晉以來有羅漢柏一株傳二千餘歲至今鬱然種
蓋異殆寺有將興之幾淵公於是發大願力募資買荒
不數年盡復其故土從荆棘瓦礫中埽地說法演青原
之宗旨道風丕著因緣漸廣幕府董大司馬爲之護法
諸公子歡喜贊助二年間佛殿法堂以次漸舉四方僧
衆聞聲輻輳叢林之規模略具聞師說戒時日方午有
人見尊神一軀高與屋齊繞齋堂三匝而隱蓋戒神也
其夜神光遍山野雉皆鳴雖山固多靈異抑師之願力
勇猛精誠足以感致之乎夫人世之有廢興猶易理之

有消息釋氏所謂成住壞空正如四時之迭至日月之
循環未嘗一息少停聖人聽其自然而然知非人力之
所能爲也而釋氏以願力堅者足以爲之夫願力非一
世之事也教中稱異熟果有異地熟者有異生熟者此
生之果必種自往生其熟乃易若淵公無端發願慨然
欲復數百年不可問之雙嶺而時節因緣於焉湊合以
爲慈山大師之乘願而來豈不然與公興復既畢欲仍
以歸之青原之祖庭不肯本也予故贊歎樂爲之記

重修浮山華嚴寺碑記

天啓壬戌年予時十一歲從所親上浮山曾一到華嚴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三

寺殿宇莊嚴丹碧尚新殿東西楹列四大櫃所親指謂
予曰此勅賜藏經也寺本遠錄公開山既毀萬曆間有
僧朗目重爲興復國母陳娘娘頒施藏經遣中官賁勅
到寺又賜隨藏紫衣因指示殿前聖旨碑爲之誦說予
時雖甚幼心竊知藏經之爲法寶勅賜之可貴而祖庭
一時之盛事也猶記殿側有所謂滿王殿柱礎僅存蓋
昔滿王施花楸賜金造殿功未竟而朗公去燕不返後
難其繼遂至於圯也後十三年甲戌再過浮山與友人
坐臥於會聖殿前石廊下者半日未嘗到華嚴寺嗣是
以後予足跡半東南去浮山五十里而近曾不一至其

地甚可笑也近年息影江村每遇四方游學衲僧自浮山來者爭言華嚴寺之勝極稱新住持山足師道行真率雖居方丈而服食作務與衆共之衣鉢之資一無所私既鼎建大藏經閣維陀殿又爲買供衆田視其舊增十之三佛殿後向有禪堂浪杖人駐錫於此嫌其勢少沉欲改建爲閣使與巒嶂相稱今已居然閣矣其制度矩方繩直不事工巧朴素渾堅不施藻繪一切彷彿江西祖庭規制往時僧寮環處殿側階庇偪隘今皆拓而遠之爲廣檐長廊上下左右處處周通雖風雨昏晦無少沾濕晨夕課誦往來接待庖廩田園事事精辦蓋古叢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三

林遺法具存也予聞而怪之此山不住大僧久矣二十年前有欲住者予送之以詩其略云如今道場那得與權在居士不在僧如今禪師入院苦拂子沿門求山主佛法之壞大僧之不肯住其弊槩可知矣吾不知山公何以能久於此而得行其志也僧曰君不聞山公住持之始末乎山公銜本師青原和尚監院之命而來語之日修浮山誌建藏經閣此山中兩大事汝能爲之甚善山公凡住山九年而兩事告成之日撩衣卽去惟時青原業已遷化吳水部湯日居士倡衆請公代主方丈公堅辭不應水部公心知公不應之故固深悉從前住

持之弊如吾詩所云者也乃與其仲次履號集宗黨暴發前弊同心合誓盡革其陋習以懇留公辭嚴義切載諸志書永爲約束於是而公始留今寺之百廢次第以舉矣予聞之歎曰有是哉水部護法之善而山公道力之堅也山公吾所舊識今夏欣然往訪之抵山下隔溪望見巖石巉然其下林木蒼蔚髣髴識寺所在及尋徑到門則惘然自失無復舊觀蓋不至者六十五年矣惟佛殿仍故金相儼然而所賜藏經既已於殿前新建高閣移貯其上矣其他構造皆一一如僧所言予益歎山公之功直繼明公而水部公爲能善承宮諭公之志也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古

方明公時寺已久廢爲民居殿址丘壘纍纍明公發心興復宮諭吳公矢大願力惟時大中丞晉川劉公開府淮上主持之故其事雖難而功以共濟後此則寺不廢而實廢不爲民居而猶之民居非水部公奮然與衆更始綜其名實一以歸諸山使權無旁制則公安能久容然非公志堅定勇決亦安足以發其誠信而致其歸依如此也水部爲宮諭公從子山公青原高座而青原於世俗固宮諭公外孫也寺以青華嚴得名青禪師固六陽所寄直履皮屨託遠錄公爲求以續洞宗者浪杖人洞宗嫡傳青原爲之法嗣世出世間淵源一脉青原辭

世以青原上座代領之固其所也吾謂是舉有三善焉
其能興復祖庭一也使知茲山為千年之道場而俗人
不得為之主二也溯其肇始蓋曹洞之祖庭諸方未有
源流者不得竄入三也山公屬予記之予時年七十五
矣因綜先後見聞所及知者述其槩而為之記

重修漢陽縣儒學記

漢陽之為郡舊矣自明洪武初郡始有縣丞樂初縣始
有學殿於正統間火學以廢生徒併隸於郡庠至萬曆
乙酉少宗伯漢冲蕭公請於直指張復縣學直指以上
聞報可適即故址敗朽以次修建閱十五載而工始告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主

成明末兵賊旁午烽燹頻仍學再燬順治丁酉楚兵漸
息民漸安郡守丘君及邑令某君心傷茂草銳圖興復
經始於榛莽瓦礫之中規模粗具熊學士鍾陵業已碑
紀之矣而制度未完日久漸圯學博方君目擊其敝率
諸生請於郡守陳君邑令唐君益加修治焉未朞年頓
還舊觀計自丁酉創始至庚戌春始落成為時亦有十有
四載蓋燬之如此其易而成之如此其難也工既竣請
予記之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成之難而毀之易
固不惟物理為然又況漢上為貨財紛攘之區士女繁
會之所人有市心焉俗有侈行焉其以毀人之防導人

之邪者甚易邑人士得無有人聞夫子之道而說出見
紛華靡麗而悅者乎成毀之故為士者宜知所以自儆
為師者亦宜知所以訓士矣吾觀詩書所載漢為最古
禹之明德遠矣二南之化江漢首被之周室大封同姓
諸姬在漢陽者實多豈非以其地素有先王之風敦存
焉厥後地雖盡入於楚其遺風流俗必猶有迥然自異
於楚者宋游定夫黃勉齋皆嘗守是郡定夫聽政之暇
日召士子於堂講學不倦勉齋時詣學舍為諸生說書
又於鳳棲山為屋以館四方之士立四先生祠以風勵
之明初徵名儒趙雪航為縣教諭侶明理學此三先生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主

之風流至今豈無有存焉者乎楚諸郡之文漢為盛文
者行之賁也既攻於文益勵於行思植基之甚難厥成
之極易慎其始必慎其卒以無負諸當事今日崇宮精
育賢才之本意為之師者亦尚加意於勉齋定夫雪航
三先生之所為學者以教其弟子非徒以土木之飭祀
物之備遂謂有功於先聖有裨於小子也是役也功凡
再舉皆宜有紀前此創始諸君載熊學士所撰碑記中
茲自已酉以來綜其事者例得併書於石以彰勞績

增修貴池學舍記

貴池學宮相傳為黃侍中別業舊址直郡城之西南隅

城以外湖山映帶一一皆几案間物固勝地也學宮發
久矣文廟明倫堂遺構已無存者所有廣文官舍欹斜
數椽不蔽風雨前令劉公豫東鼎新文廟而吳中金君
賓王適以司鐸至欲更從事於明倫堂以爲生徒講習
之地有志未逮先葺堂後所居舍既成舍北故有尊經
閣殿瓦礫成阜君募工剔荒穢運瓦礫畚而置之齋西
偏填其卑窪窪以平君顧其地可亭可沼迺益募工重
加培築拓地穿池爲館舍臨水以待賓客予親見君拮
据卒磨身雜傭作中手足泥塗以爲樂也丁未竟而君
以艱去代者將至君不欲以臨去遂隙其丁也更廣之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七

之碌碌居官者皆以官爲傳舍去其舍如去逆旅或更
加毀之矣君用志如此無怪池之人目君爲愚也天下
事惟愚乃任任天下事惟愚乃成雅人高興不愚則其
事不傳惟不能愚斯以成其爲鄙耳代者亦吳人吾家
介臣君同志友也君旣去介臣將益踵其事而增治之
以竟君所未克竟之志吳固多愚人哉

田間文集卷第十一

田間文集

卷十一 碑記

六